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五〇冊目次

履齋先生遺集四卷（宋）吴潛撰　吴許公列傳一卷　明吴伯敬刻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後村居士集五十卷目錄二卷（宋）劉克莊撰　宋刻本　〇五六

雪窻先生文集二卷（宋）孫夢觀撰　附錄一卷　清初鈔本　五一四

履齋先生遺集四卷

（宋）吴潛撰

吴許公列傳一卷

明吴伯敬刻本（四庫底本）

履齋遺集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吳潛撰。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嘉定十年進士第一。官至參知政事、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左丞相，封許國公。後謫化州團練使，安置循州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是集爲明末宣城梅鼎祚所編，凡詩一卷、詩餘一卷、雜文二卷。蓋裒輯而成，非其原本。如詩餘中有和呂居仁侍郎一首，居仁即呂本中字，呂好問之子也。爲江西派中舊人，在南北宋之閒。寶祐四年，潛論鄂渚被兵事，稱年將七十，則其生當在孝宗之末，何由見本中而和之？則掇拾殘賸，不免濫入他人之作。本傳載潛紹定四年有論京城大火疏，又有務畜人材疏。端平元年有陳九事疏。爲江西轉運副使時，有奏造斗斛等十五事疏。知太平州時，有論急救襄陽疏、請分路取士疏。知鎭江府時，有言邊儲防禦十五事疏。爲浙西制置使時，有申論防禦江海疏。爲吏部尚書時，有乞遴選近族疏。爲左丞相時，有令朝臣各陳所見疏、論鄂州被兵疏、劾丁大全等疏。今皆不見集中，則其散佚者尚多。又如題金陵烏衣園滿江紅詞「天一笑，滿園羅綺，滿城簫笛」句，乃用杜甫「每逢天一笑，復似物皆春」語。甫則用神異經玉女投壺天爲之笑事，本非僻典，而鼎祚乃註「天疑作添」，則其校讐亦多妄改。然潛原集既佚，則收拾放佚，以存梗概，鼎祚亦不爲無功矣。潛詩頗平衍，兼多拙句，求如送何錫汝五言律詩之通體渾成者，殆不多見。其詩餘則激昂悽勁，兼而有之，在南宋不失爲佳手。雜文雖所存不多，其中如與史彌遠諸書，論辨明晳，猶想見嶽嶽不撓之槩。是固不但其人品足重矣。

吳[illegible]公列傳　　宋史
吳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秘閣修撰柔勝之季
子嘉定十年舉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軍節
度判官改簽廣德軍判官丁憂服除授秘書
省正字遷校書郎添差通判嘉興府權發遣嘉
興府事轉郎　遷金部員外郎
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上疏論致災之由願
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以惡民必使國
之毋徒減膳而已疎損聲色必使天下
毋徒徹樂而已閹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
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晴宇生扇爲尊嚴之區
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小淫
不泆使皇天　陛下有畏之
百姓知陛下有憂之　然後明詔二三大臣
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　選用忠良貪殘
者屏回衆者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
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衆說正論
以爲皇極以培國家一線之脉以救生民一旦

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弭災爲祥易亂
爲治又言重地要區當豫畜人才以備患論治
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又貽書
丞相史彌遠論事一曰格君心二曰節奉給三
曰振恤都民四曰用老成廉潔之人五曰用民
將以禦外侮六曰重吏弊以新治道授直寶章
閣浙東提舉常平辭不赴改吏部員外郎兼國
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又與
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以爲金人既失
與此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所
自荊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寖
廣百姓狼狽死者枕籍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
不過荊榛之區獲俘不過暖昧之骨而吾之内
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
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偉然取之若易守之
實難征行之兵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
内郡率爲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自後其
師入洛潰敗失亡不貲潛之言率驗遷太府卿

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留守上疏
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江之筭備海之宜進
取有甚難者三事端平元年詔求直言潛所陳
九事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意二曰植國本
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倫以爲綱常之宗主
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脈五曰廣畜人才
以待乏絶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邊事
當鑒前轍以圖新功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絶
後憂九曰盜賊當探禍端而圖長策以直論忤
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秘閣修撰權江西轉
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西安撫司擢太常
少卿奏造斛斗輸諸郡租寬恤人戶培植根本
凡十五事進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樞密都
承旨督府參謀官兼知太平州五辭不允又言
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執政論
京西既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爲精兵以保江西
權工部侍郎知江州辭不建請養宗子以係國
本以鎮人心改權兵部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
私意之蔽以爲襄漢潰決興沔破亡兩淮繳擾
三川陷沒欲望陛下念大業將傾士習已壞以
靜專察羣情以剛明消衆慝警于有位各勵至
公毋以術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謀相
訐而以識見相先協謀并智戮力一心則危者
尚可安亦衰證尚可起也又請分路取士以收
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
置使改知平江府條具財計凋敝本末以寬郡
民與轉運使王埜爭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提
舉太平興國宮改玉隆萬壽宮試戶部侍郎淮
東總領兼知鎮江府言邊備防禦等十有五事
改寶謨閣直學士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
部尚書浙西制置使申論防拓江海團結措置
等事進工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乃
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
理又遴選近族以係人心而俟太子之生帝嘉
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
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

宮遂請致仕授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辭丁母憂服除轉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轉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敝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以不孱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告于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丐祠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奏乞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改封許國公大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阯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險士設爲虛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媕阿諛媚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黃漢廣右之兵已蹈賓柳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已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絶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嘯聚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炎實趙與𥲅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爲之搏擊姦黨盤據血脉貫

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爲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髙鑄羈管州軍不報屬將立度宗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潛卒以炎論劾落職命下中書舍人洪芹繳還詞頭不報謫建昌軍尋徙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聞雩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還執政恩數明年以太府卿柳岳請贈謚特贈少師

〔履齋一卷引作〕

履齋先生遺集目錄

明同邑後學梅鼎祚編校

十二代孫吳衍文閱梓

卷一

詩

喜雨歌　宿省
睡起行北園　郡治晚望
寧川道中　幽居
送何錫汝　宋山掃墓書所見
山樓枕上　桐川道中
送曾向宜往戍　和章子美閱武見貽
丞馬燈廣張樞副韻
古劍　春日襍詠
偶題　遊白紵山
即事　陪庾□道中書況湖
送率翁歸狼山　吳波亭二首

頌

謝世頌三首　愛山臺

卷二
詩餘
滿江紅
送李御帶珙
送陳方伯上襄州幕府
宥山蕭春臺　豫章滕王閣
金陵烏衣園
和呂居仁侍郎東萊先生韻
寄趙文仲南仲領淮東帥憲二首
送吳叔永尚書　九日郊行
禾興月波樓和友人韻
和吳季永侍郎見寄
劉長翁右司席上
姑蘇靈嵓寺涵空閣
梅
京口鳳皇池和蘆川春水連天韻
蘆川詞 三山張元幹
續集一首

武陵春
哨遍
括蘭亭記
水調歌頭
焦山　霅川溪亭
送趙文仲龍學　送叔永文昌
江淮一覽　續集一首
聞子規
生查子
沁園春
多景樓　江西道中
賀新郎
送吳叔季侍郎
吳中韓氏滄浪亭和吳夢窗韻
金縷歌 四明吳文英
寓言
用趙用父左司韻送鄭宗丞
寄趙南仲端明　春感二首

滿庭芳

春感　　西湖

酹江月

瓜洲會趙南仲端明

梅

暇日登新樓望揚州於雲煙縹渺之間

寄趙南仲端明

八聲甘州

和魏鶴山韻

壽吳叔永文昌季永侍郎

二郎神二首

解連環

漢宮春

吳中齊雲樓

祝英臺近

和吳叔永文昌韻

和辛稼軒寶釵分韻二首

摸魚兒

喜遷鶯

千秋歲

聲聲慢

和吳夢窗賦梅

青玉案

和劉長翁右司韻二首

又一首

江城子

示表姪劉國華

鷓鴣天

和古樂府韻送游景仁將漕夔門

南柯子

昭君怨

糖多令

湖口道中

謁金門

霅上秀邸溪亭二首

鵲橋仙

更漏子
海棠春
郊行
卜算子二首
憶秦娥
長相思三首
柳梢青二首
阮郎歸
訴衷情

霜天曉角
點絳唇
蝶戀花
吳中舊園　又一首
天仙子
舟行阻風
如夢令十首
望江南十四首
浪淘沙
和吳夢隱席上贈別
小重山
踏莎行
南鄉子
虞美人
瑞鶴仙

卷三

文　記　墓誌銘　贊　跋

宣城摠集序　鵝馬山文集後序
忠節廟記　二仁堂記
養濟院記　陶隱君墓誌銘
梅和尚稅院墓誌銘
孫守叔墓誌銘　孫守叔像贊
宗譜跋

卷四

表

以變生同氣丐祠　再乞祠
乞休致　以疾乞休致

再乞休致　乞休歸
循州上謝恩表
書
上史相書　再上史相書
上廟堂書　答蔡樞密書
詞
楚谷王八詞
續附
八慧正塵根藏序
平權才貝記　[illegible]逸老堂記

履齋先生遺集卷一

宋左丞相許國公宣城吳潛撰

詩

喜雨歌

南州六月天不雨千里川原成赤土禾黍盈疇強半枯桔槔[illegible]吉望雲仰見日在天[illegible]魃肆虐[illegible]煎焦夷匿淵恐波濁[illegible]山然天外悠然片雲起倏忽丕騰八極[illegible]風鷲電白晝昏霾[illegible]一聲坡[illegible]傾須臾陸地波濤生禾黍充茂復故[illegible]道生歡聲秋來尚見時豐年會須售粲二錢斗官家燮理當有人太史還[illegible]大有

宿省

襆被趨省宿披襟對曉涼古心知老[illegible]新篁鐘鼓鳴形合凋蟬咽更長靜中觀物化誰與共平章

曉起行北園

曉[illegible]冠[illegible]園行獨自吟山昏知雨到樹密覺

春深竹外童相報門前客少年歸來即敗意訪
着是知心

郡城晚望

秋老逢天晚孤城倚碧空升沈當此際悵望與
誰同遠樹沒歸鳥寒莎泣候蟲所懷無晤處殘
指向西風

寧川道中

十日爲山客今朝問水程沙橫疑港斷灘迅覺
舟輕遠近村舂合高低漁火明
望一關情

幽居

竹院秋逾靜柴門晝不開病先攜老去懶漸逐
衰來莫遣新緣結都將舊念灰川魚與雲鳥從
此莫驚猜

送何錫汝

風雨一樽酒此㡳誰得知三春花老後千里客
歸特浩浩人間事悠悠身外思君能袪物役林
下早相期

宋山掃墓書所見

松楸長夜夢風雨路作晨征山近邦畿色霏店偏
有聲架禾知歲熟種麥得天晴到底農桑好營
營誤此生

山堤流上

山近寒偏早愁多夢不濃鵶啼半夜月鶴唳五
更風曉接殘燈裏吟成落葉中塵埃今已厭懶
聽上方鐘

桐川道中

伊軋籃輿拂面風桃花倚路笑相逢鶯鶯交囀
春愉客燕燕于飛煙樹濃日午暫休欹客枕年
饑忽喜聽村舂鄉音到耳知家近尚及鋤犂伴
老農

送曾阿宜往戍

幾年西戍暫歸田又向澄江買去船劒閣山巒
雄蔽日昆明池水闊浮天故園此際同明月蠻
域明朝隔瘴煙此去須期勦胡虜丈夫勳業在
安邊

和章子美閲武見貽

事業諸公闘長雄詞才惟願課田功誰知絃管江南地漸有弓刀塞北風大徧未須抱猛獸先驅聊用習騎驄還知武備資文事要在人心可即戎

走馬燈賡張樞副韻

半勺蘭膏煖焰生恍疑赤壁夜鏖兵騎乘猛燎奔馳疾人運長鈴轆轆輕旗影靜移雲母帳劍鋩微掣水晶營何人幻此圓機妙獨向元宵策美名

古劍

何年神物爲埋幽時見虹光射斗牛出匣試來霜刃暗倚天立處土花浮礪膏新淬冰泉潔錦帶橫懸鬼魅愁不是張華能博物黃塵滿眼欲何求

春日襍詠

門前春水滑柳外夕陽斜欲識春風面滿城桃李花

偶題

淺淺烟村碧淺深霜葉紅蓬窗今夜客盡聽曉來風

游白紵山

信馬來游白紵山僧寬容我片時閒人生自古少行樂試爲春風一解顔

即事

春陰漠漠護輕寒春晝無聊午夢閑幽鳥不知人意故銜花飛傍小闌干

陪陳立道中書泛湖二首

幽幽池館鎖蒼苔萬朶芙蓉取次開却似昭陽舊宮女含嬌只待翠華來

二

絃管叢中畫舫行都人一一荷昇平飛鴻不識人間事猶作窮邊腸斷聲

送李翁歸狼山

孤雲任處是狼山雲本無心山自閒老李似雲雲似李等閒飛去又飛還

吳波亭二首

吳波亭下繫扁舟輕雨輕煙又麥秋烏兎騈將
日月去江山管定古今愁

二

雲收煙斂遠山明時有漁歌度晩晴綠葉青枝
生意思白鷗蒼鳥野心情

數莖半白半黑髮一片憂晴憂雨心（明見學次序志）

謝世頌二首

夫子曳杖逍遙會于易簀戢聖賢樂天畏天

六展香卷一　六二十二百六十八

吳子中通一線

二

大帶深衣緇冠素履籍以紙衾覆以布被一物
不將斂形而已其人伊何履齋居士

三

生在湖州新市上死在循州貢院中一場傑劇
也好笑來時無物去特空

愛山臺（湖州郡治西北隅郡丞汪泰亨建取蘇軾尚愛此山看不足之義命名登臺則城外諸山一覽在目）

直殿風流間世才乞恩監郡築高臺從遊便覺
開懷抱石甃何須辟草萊奎璧九重文運煥烟
巒千里畫圖開愛山必欲斯民愛需澤行看早

晩來

履齋先生遺集卷二

宋左丞相許國公宣城吳潛撰

詩餘

滿江紅

送李御帶珙

紅玉階前問何事翩然引去湖海上一汀鷗鷺半帆煙雨報國無門空自怨濟時有策從誰吐過垂虹亭下繫扁舟鱸堪煮　拚一醉留君住歌一曲送君路遍江南江北欲歸何處世事悠悠渾未了年光冉冉今如許試舉頭一笑問青天天無語（中興詞選載）

又

送陳方伯上襄州幕府

露驛星程又還控西風征轡原自有孔璋書檄元龍豪氣蜀道尚驚鼙鼓後神州正在干戈裏佐元戎一柱穩擎天襄之水　功名事山林計人易老時難值看新絲一髮甚吾衰矣轉首從遊十五載關心契濶三千里便秋空逕鷹落江南書來未

又

齊山繡春臺

十二年前曾上到繡春臺頂雙脚健不煩筇杖透巖穿嶺老去漸銷狂氣習重來依舊佳風景想牧之千載尚神游空山冷　山之下江流永江之外淮山暝望中原何處虎狼猶梗勾畫規模非淺近石符事業真俄頃問古今宇宙竟如何無人省（中興詞選載）

又

豫章滕王閣

萬里西風吹我上滕王高閣正檻外楚山雲漲楚江濤作何處征帆木末去有時野鳥沙邊落近簾鉤暮雨掩空來今猶昨　秋漸緊添離索天正遠傷飄泊歎十年心事悠悠莫莫歲月無多人易老乾坤能大愁難著向黃昏斷送客魂銷城頭角

又

金陵烏衣園

柳帶榆錢又還過清明寒食天一笑滿園羅綺滿城簫笛花樹得晴紅欲染遠山過雨青如滴問江南池館有誰來江南客　烏衣巷今猶昔烏衣事今難覓但年年燕子晚煙斜日抖擻一春塵土債悲涼萬古英雄迹且芳尊隨分趁芳時休虛擲（梁作歌中興詞 選叢此亦作天）

又

和呂居仁侍郎東萊先生韻（入履齋卷二）（三）

擬卜三三椽問何處水廻山曲朝暮景清風當戶白雲藏屋更得四時瓶貯酒未輸一品服圍玉待千章手種木成陰周遮綠　且休彈陶令菊也休羨子猷竹算百年一夢誰榮誰辱喚客烹茶閑話了呼童取枕佳眠足但晨香一炷願天公時豐熟

又

寄趙文仲南仲領淮東帥憲　二首

嶽后湘靈曾孕箇擎天人物臨古峴綸巾羽扇笑驅胡羯護塞十年高叔子出師一表脩諸葛有孤忠分付與佳兒眞衣鉢　劉家驥馳空瀾薛家鳳飛橫絕比君家兄弟可能豪傑草木聲名如雷掃氈裘心膽聞風折待安排江漢一篇詩歸來說

又

細閲浮生爲甚底區區碌碌算只是信緣隨分早尋歸宿造物小兒忺簸弄翻雲覆雨難擺腳設一堆歲月鬢邊來跳丸速　田二頃非無粟官四品非無祿更不知足後待何時足恰好園池元自有近來新創三椽屋且飢時喫飯困時眠平爲福（入履齋卷二）（四）

又

送吳叔永尚書

舉世悠悠何妨任流行坎止算是處鮮魚羹飯喫來都美暇日扁舟清霅上倦時一枕薰風裏試回頭堆案省文書徒勞爾　南浦路東溪水離索恨飄零意況星星鬢影近來如此萬事儘

由天倒斷三才自有人撑抵但多吟康節醉中
詩頻相寄

又

九日郊行

歲歲登高筭難得今年美景盡歡却兩埋風障
霧派雲暝遠岫四呈青欲滴長空一抹明於鏡
更天教老子放眉頭邊峰靜　數本菊香能勁
數朶桂香尤勝向尊前一咲幾多清興安得便
如彭澤去不妨且作山翁酩盡古今成敗共與
亾都休省

又

禾與月波樓和友人韻 禾與疑誤

日薄寒空正澤國一汀霜葉過萬里西風塞雁
數聲哀咽耿耿有懷天可訊悠悠此恨誰能說
倚闌干老淚落關山平蕪隔　提短劒腰長鋏
昔壯志今華髮有江湖征棹水雲深濶要斬鯢
鯨埋九地可憐烏兎馳雙轂羨渠儂健筆掃磨
崖文章別

又

和吳季永侍郎見寄

乍雨還晴正輕暖輕寒簾幕時悵望故人煙水
鷺翻鷗落老去可堪離恨結新來轉覺吟情薄
況等閑容裏送年華成揮霍　天一顧西南角
人萬里風埃濶咲長卿歸蜀錦衣徒着不是等
閑螳臂怒也休剛道雖聲惡但千年往事誤平
凉今番莫

又

劉長翁右司席上

癡霧頑陰風掃盡安排今夕便放出一輪金鏡
皎然虛碧照徹肺肝明似水是中空洞無他物
倚亭皐搔首問天公天應識　人共景都非昔
君共我俱成客且相逢一笑鼓笙簫笛老去可
憐杯酒減醉來謾把闌干拍便明朝煙水挂征
帆還相憶

又

姑蘇靈巖寺涵空閣

客子愁來閑信馬到涵空閣誰爲我歛雲收霧
青天爲幕八萬頃湖如鏡靜波神護斷東南角
望孤帆杳杳度微茫山邀却　三塞外紛孤鶩
三徑裏悲猿鶴笑鴟夷老子占他頭著正使百
年能幾許看來萬事難描摸問吳王池館復何
如霜楓落

又

梅

試馬東風且來問南枝消息正小壁幾株斜倚
數花輕拆自有山中幽態度誰知世上眞顏色
歎君家五嶺我雙溪俱成客　長羗管孤城笛
天未晚人猶寂有幾多心事霜清月白好把寒
英都放了莫教春訊能占得問竹籬茅舍景如
何惟渠識

又

京口鳳皇池和盧川春水連天韻（地定蘇龍）

借問如何春能好客儂偏惡消遣底閑言閑語（公舊游也）

近都濟作歲月從今休點檢江湖自古多流落
倚危亭目斷野[illegible]　人事改人情薄
退後步爭先[illegible]流盞爲君斟酌拂拭鳳
凰池上景漫滄洲行鶴山中約更東陽雋瘦到腰
圍渾如削

滿江紅（[illegible]川詞）　三山張元幹（字仲宗）

春水迷天桃花浪幾番風惡雲[illegible]下起遠山遮
[illegible]芳洲生杜若數帆帶雨煙
中落傍向來沙嘴共停橈傷飄泊　寒猶在
衾偏薄腸欲斷愁難着倚蓬窗無寐引杯孤
酌寒食清明都過却最憐輕負年時約想小
樓終日望歸舟人如削

又（[illegible]東）

爲問人生要足何時是足這箇底蝸名蠅利但
添拘束便使積官居鼎鼐假饒累富堆金玉似
浮埃抹電轉頭空休迷局　分已定心能宛
句畔昭亭曲有水多於竹竹於屋閒看白雲歸
岫去靜觀倦鳥投林宿那借來推枕與門槌休

撒撲

武陵春

慘慘淒淒秋漸緊風雨更瀟瀟強把爐熏待寂寥無語立亭皐　客路十年成底事水國更停橈蒼鳥横飛過野橋人不似汝逍遙

哨遍

括蘭亭記

晉在永和癸丑暮春初作蘭亭會集友賢臨峻嶺崇山有茂林脩竹流水暢幽情縱無管絃絲

竹一觴一詠佳天氣於宇宙之中游心騁目此娛信可樂只念人生相與放形骸或一室晤言襟抱開靜躁雖殊當其可欣不知老至　然倦復何之情隨事改悲相係俛仰間遺迹往往俱成陳矣況約境變遷終期於盡脩齡短景都能幾設古換今移時銷物化痛哉莫大生死每臨文弔往一興嗟亦自悼不能喻於懷算彭殤妄虛均爾今之視昔如契後視今猶昔故聊叙錄時人所述概想世殊事異後之來者覽斯文將

悠然有感於此

水調歌頭

焦山

鐵甕古形勢相對立金焦長江萬里東注曉吹捲驚濤天際孤雲來去水際孤帆上下天共水相邀遠岫忽明晦好景畫難描　混隋陳分宋魏戰孫曹回頭千載陳迹癡絶倚亭皐惟有汀邊鷗鷺不管人間興廢一抹度青霄安得身飛去舉手謝塵囂

又

霅川溪亭

皎月亦常有今夜獨娟娟浮雲萬里收盡人在水晶奩嬌首銀河澄徹搔首金風浩蕩毛髮亦冷然宇宙能空濶磨蟻政迴旋　倩魚翁撑舴艋柳陰邊垂綸下餌須臾釣得兩三鮮喚客烹魚醲酒伴我高吟長嘯爛醉即佳眠何用驂鸞去已是地行仙

又

送趙文仲龍學

宛水纔停棹一舸又溼江嵩花離蕊開遍時節
正重陽喚起沙汀漁父攬取一天秋色無處不
瀟湘有酒時鯨吸醉裏是吾鄉　濟時心憂國
志問穹蒼是非得失成敗何用苦論量年事飛
烏奔兎世事崩崖驚浪此別意茫茫但願身強
健努力報君王

又

送叔永文昌

才惜季方去又更別元方驚心天上雙鳳接翅
下高岡萬里瞿唐煙浪一片昭亭雲月渺渺正
相望夜雨連風壑此意獨淒涼　杜鵑聲猶不
住攪離腸黃雞白酒吾亦　與動家鄉人事紛
紛難料世事悠悠難說何處　眷肯落兒曹
淚一笑付滄浪家鄉一作江鄉中與詞選載

又

江淮一覽

勳業竟何許日日倚危樓天風吹動襟袖身世
一輕鷗山際雲收雲合沙際舟來舟去野意已
先秋恨石癡頑甚不省古今愁　郗兵彊韓艦
登談徐州但憐吾衰久矣此事恐悠悠欲破諸
公磊磈且倩一杯澆酹休要問更籌年年闌干
角手摘莫驚不

同前遺集

每倚天下士要與共艱危誰知暗裏摸索得此
世間奇却笑當年拔老過眼翻迷五色遇合古
難之訪我鴛湖上真足慰心期　醉談兵愁論

世夜闌時自憐磊磈近來鬢底兩二絲目送雲
帆西去腸斷風塵兆起老淚欲垂垂騏驥思長
坂好鳥擇高枝

又闕于規此首集並不載見吳氏家譜

揄塞朊憂責闌徑遂遊嬉吾年適六望七休退
已稱遲日日登山臨水夜夜早眠晏起豈得不
便宜有酒數盃酒無事一枰棊　休更世途惡
宦久羈迷深林密去處人物兩忘機昨日既盟
鷗鷺今日又盟猿鶴終久以爲期蜀魄不知我

猶道不如歸

生查子

誰家白面郎畫舫朱簾挂十二列金釵一名文揪罷　歌舞不知休醉倒荷花下歸棹晚煙波燈火蕪城夜

沁園春

多景樓

第一江山無邊境界壓四百州正天低雲凍山寒木落蕭條楚塞寂寞吳鉤白鳥孤飛暮鴉羣注煙霞微茫鎖戍樓凭闌久問匈奴未滅底事菟裘　回頭祖　何劉曾解把功名談笑收算當時多少英雄氣槩到今惟有廢壠荒丘夢裏光陰眼前風景一片今愁共古愁人間事儘悠悠且且莫莫休休

又

江西道中

落雁橫空亂鴉投樹孤村暮煙有漁翁拖網牧童戴笠行從水畔唱過山前雨闇還垂雲低欲墮何處行人喚渡船蕭蕭屋更柴門草店竹外松邊　使然倚馬停鞭歎客袂征衫歲月遷既不務富貴功名繫絆也非因妻子田宅縈牽只有寸心難忘斯世礧磈輪囷知者天愁無奈且三杯濁酒一枕酣眠

賀新郎

送吳叔季侍郎

說著成都楚正塵飛岷峨瀲灩兕嗥孤舞顧牧禁中留不住彈壓征西幕府便一舸月汀煙渚四塞三關天樣險問何人自鬬雞鬩路成敗事幾今古　酴醾芍藥春將暮最無情飄零柳絮攪人離緒屈指秋風吹鴈訊應憶西湖夜雨謾歲月消磨如許上下四方男子志肯臨岐昵昵兒曹語呼太白爲君舉中興詞選載

又

吳中韓氏滄浪亭和吳夢窗韻

撲盡征衫氣小夷猶樽罍杖屨踏開花事邂逅山翁行樂處何似烏衣舊里歎荒草舞臺歌地

百歲光陰如夢斷算古今興廢都如此何用灑
兒曹淚　江南自有漁樵隊汜家山猿愁鶴怨
問人歸未寄語寒梅休放盡留取三花兩蘂等
老子領些春意皴皴風流心自許儘何妨瘦影
橫斜水淺翠羽伴醒醉

金縷歌（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　四明吳文英（字君特）

喬木生雲氣訪中興英雄陳迹暗追前事戰
艦東風慳借便夢斷神州故里旋小築吳宮
閑地華表月明歸夜鶴歎當時花竹今如此

枝上露濺清淚　遨頭小簇行春隊步蒼苔
尋幽別塢看梅開未重唱梅邊新度曲催發
寒梢凍蘂此心與東君同意後不如今今非
昔兩無言相對滄浪水懷此恨寄殘醉

又

寓言（詞林萬選載）

可意人如玉小簾櫳輕勻淡竚道家裝束長休
豨歸無尋處全在波明黛綠看冶葉倡條渾俗
比似江梅清有韻更臨風對月斜倚竹看不足

詠不足　曲屏半掩青山簇正輕寒夜永花睡
半歆殘燭縹緲九霞光裏夢香在衣襟漸覺又
只恐銅壺聲促試問送人歸去後對一奩花影
垂金粟腸易斷倩誰續

又

用趙用父左司韻送鄭宗丞

又是春殘去倚東風寒雲淡日墮紅飄絮萬社
鴻秋人不問儘管吳笙越鼓但短髮星星無數
萬事惟消彭澤醉也何妨袖卷長沙舞身與世

只如許　闌干拍手閑情緒便明朝蒼鷗白鷺
北山南浦笑指午橋橋畔路簾幕深深院宇尚
趁得柳煙花霧我亦故山猿鶴怨問何時歸棹
雙溪渚歌一曲恨千縷（中興詞選載）

又

寄趙南仲端明

煙樹瓜洲岸望旌旗獵獵搖空故人天遠不作
沙鷗飛得渡直到雕鞍側畔但徙倚危闌目斷
自古鍾情須我輩況人間萬事思量遍濟似雪

風如箭　揚州十里朱簾捲想桃根桃葉依稀
舊家庭院誰把青紅吹到眼知有醉翁局段便
回首舟移帆轉渺渺江波愁未了正淮山日暮
雲撩亂閣酒盞倚歌扇 中興詞選載

又

春感

笑口開能幾把年年芳情冶思總拋閑裏桃杏
枝頭春纔半寒食清明又是但歲月飈飛川逝
回首秦樓雙燕語到如今日斷斜陽外將往事
試重記　香羅尚有相思淚芳人生新愁易積
舊歡難繼水上流紅無覓處還隔關山萬里但
贏得新來憔悴昨夜東風顛狂後想餘芳盡是
飄零底詞寫就倩誰寄 中興詞選載

同前

一笑春無語但園林陰陰綠樹老紅三數底事
東風猶自妬片片狂飛亂舞便驚嬌鶯殘初暑
芍藥酴醾還又是伏何人說與司花女將歲月
浪如許　悠悠倦客停江渚倚扁舟浮雲盡月
桂煙帆雨留得閒言閑語在可是卿卿記取待
盡把愁腸說與泛梗浮萍無定準怕吳鱗楚鴈
成離阻歌未了恨如縷

滿庭芳

春感

漠漠春陰疎疎春雨鵓鳩喚起春眠小園人靜
獨自倚秋千又見飄紅墮雪芳徑裏都是花鈿
年年事閒愁閒悶挂在綠楊邊　尋思都過了
功名竹帛富貴貂蟬但身爲利鎖心被名牽爭
似依山傍水數椽外二頃良田無縈絆炊粳釀
秫長是好花天 中興詞選載

又

西湖

春水溶溶春山漠漠淡煙淺罩輕籠危樓欄檻
掠面小東風又是飛花落絮芳草暗萬綠成叢
閑徙倚百年人事都在畫船中　故園無恙否
一溪翠竹兩徑蒼松更有魚堪釣有秫堪舂底
事塵驅物役空回首社燕秋鴻功名已蕭搔短

髩分付與青銅

酹江月

瓜洲會趙南仲端明

紅塵飛騎報元戎小隊踏青南陌雪浪堆邊呼曉渡吳楚半江分坼歲月驚心風埃迷目相對頭俱白揚花撩亂可憐如此春色　誰道黃鸎鶯多情猶自認得年時客重習江南腸斷句為我滿傾雲液畫鼓舟移金鞍人遠一餉煙波隔斜陽杵冉依然無限悽惻

又

梅

曉來牕外正南枝初放兩花三蕊千古春風頭上立羞退穠桃繁李姑射神遊壽陽粧褪色界塵都洗竹扉松戶平生所寄聊耳　堪笑強說和羹此君心事指高山流水隴驛淒涼却怕披哀角城頭吹起此處闌情為他凝竚淡月清霜裏孤簷何事歲寒相誓而已

又

暇日登新樓望揚州於雲煙縹渺之間

寄趙南仲端明

半空樓閣把江山圖畫一時收拾白鳥孤飛飛盡處最好暮天秋碧萬里西風百年人事謾倚闌干拍凝眸何許揚州煙樹歷歷　應念老子年來浮名浮利已作虛空擲三徑才尋歸活計又是飄零為容回首平生驚心雙鬢容易成悽惻樽前一笑且由醉帽欹側中興以來選載

八聲甘州

和魏鶴山韻

任渠儂造物自兒嬉安能止吾歸有秋來竹逕春時花塢夏裏荷漪何事東塗西抹空遣鬢毛稀矯首看鴻鵠遠舉高飛　點檢人間今古問誰為贏局底是輸碁謾區區成敗蟻陣與蝸圍便掀天揭地勳業怕山中拍手笑希夷如何是一尊相屬萬事休知

又

壽吳叔永文昌李永侍郎

記高岡兩鳳攪朝暉翩翩萬里來向樞庭深處
松廳察東却立徘徊一舸風帆煙浪擬豎錦江
桅聊為元暉老共拂塵埃　我亦歸來嵩鑿正
不妨散誕笑口頻開算人間成敗何用苦驚猜
便江南求田問舍把歲寒三友一園栽今宵酒
只消辦吸不要論杯

二郎神

小樓向晚正柳鎖一城煙雨記十里吳山繡簾
朱戶曾學宮詞內舞浪逐東風無人管但脈脈

歲移年度嗟往事未盡新愁還織恁堪重訴
凝竚問春何事飛紅飄絮縱杜曲秦川舊家都
在誰寄音書說與野草淒迷暮雲沈黯渾自替
人無緒珠淚滴應把寸腸萬結夜惟深處

又

小亭徒倚慢[redacted]步立秋千影漸夕照林梢曉風
池上緝緝輕寒嫩冷又是將他春僝僽釀一種
花愁花病空客鬢歲遷征衫人老倚樓看鏡
還省故園多少紫殿紅凝窗外曉鶯啼拂牆金

纈煙柳慵眠乍醒挑菜路青趁蜂隨蝶長負灞
明時景凝竚久驀聽碁邊落子一聲聲靜

解連環

絲繞芳苑隄東風處處殘紅漸殺記得標格
精神正雲濃暮天雨荒閑館斂綠愁紅但回首
一川波暖想嬌倩恭容倚裡淡粧畫樓簾捲
吳歌數聲冉冉料移商變羽人共天遠須信道
飛絮遊絲儘春去春來景色爭換得飛紅纔成難
寄我濃愁深怨只如今問龜問卜望伊意轉

漢宮春

吳中齊雲樓

樓觀齊雲正霜明天淨一鴈高飛江南倦客徙
倚目斷雙溪凭欄自語算從來總是兒癡青鏡
裏數絲點鬢問渠何事忘歸　幸有三椽茅屋
更小園隨分秋實春菲幾多清風皓月美景良
時陶賢樂聖儘由他岐路危機須信道功名富
貴大都磨蟻臨雞

祝英臺近

和吳叔永文昌韻

碧雲開紅日麗宮柳碎繁影猶記朝回馬兀簇頻醒天教一舸江湖數椽澗壑漸擺脫世間塵境　已深省添買竹塢千畦荷澌兩三頃鶴引禽伸日月嶠壺永不須甕裏思量隙中馳驁也莫營玉關風景

又

和辛稼軒寶釵分韻二首

霧霏霏雲漠漠新綠漲幽渚夢裏家山春透一犁雨傷心塞雁同來問人歸未怎知道蝸名留住　鏡中覷近年短髮難簪絲絲不禁數蕙帳塵侵凄切共誰語被他輕暖輕寒將人憔悴正悶裏梅花殘去

又

旋安排新捻合鶯谷共鷺浦好處偏慳一向風和雨今朝㨀得晴明拖條藜杖一齊把春光粘住　且閑覷水邊行過幽亭脩竹淨堪數百舌僂羅漸次般言語從今排日追遊留連光景但管取籠燈歸去

摸魚兒

滿園林瘦紅肥綠休休春事無幾杜鵑啼醒三更夢意外露澄風細渾不寐但目看一簾夜月移花未捲衾自起念歲月如流容顏不駐鏡裏留無計　人間事休說賤貧富貴天公長把人戲蕭裴曹郭今何在空有舊聞千紙若設試數青史榮名到底三無二浮生似寄爭似待江湖煙簑雨笠不被蝸蠅縈

喜遷鶯

良辰佳節問底事十番九番為客景物春妍鶯花日鬧自是情懷今別只有思歸魂夢却怕杜鵑啼歇消凝處正綠楊冉冉寸腸千折　謾說臨齒水脩竹茂林人境成悠絕俯仰俱陳彭殤等幻何計世殊時隔倚樓碧雲日暮渺渺遠山千疊沈醉好又城頭畫角一聲聲咽

千秋歲

水晶宮裏有客閑遊戲溪漾綠山橫翠柳紆陰

不斷荷遍香能細撐小艇受風多處披襟睡
回首看朝市名利人方醉蝸角上爭榮悴大都
由命分枉了勞心計歸去也白雲一片秋空外

聲聲慢

和吳夢窗賦梅

挨晴擬暖載酒呼朋東園西園綠萼枝頭
兩三初破輕[illegible]生自甘寂寞占冷妝不為人
妍林逋去問影疎香暗誰賦其間　空想故山
奇事正煙橫嶺曲月浸溪灣杳錯挑訛那時青
子都圓惟繞夢窗知處對翠禽依約神仙休引
角怕征人淚落塞邊（中興詞選載）

青玉案

黃昏先自無情緒更幾陣風和雨闊把樓頭更
點數挑殘燈燼裝成香縷此際憑誰訴　新詞
舊曲歌還住欲說相思恥無處闌定寒爐人不
語暗蛩啾唧征鴻嘹唳憔悴都如許

又

和劉長翁右司韻

人生南北如岐路倜悵方回斷腸句四野碧雲
秋日暮葦汀蘆岸[illegible]時有鷗來去　一
杯聊聊懷今古[illegible]青箬綠蓑便
野處有山堪采[illegible]計聊如許

同前

十年三過蘇臺路還又是匆匆去迅景流光容
易度鶩洲鷗渚葦汀蘆岸總是消魂處　蒼煙
欲合斜陽暮付與愁人砌愁句為問新愁愁底
許酒邊成醉醉邊成夢夢斷前山雨

江城子

示表姪劉國華

家園十畝屋頭邊正春妍釀花天楊柳多情拂
拂帶輕煙別館閑亭隨分有時策杖小盤旋
采山酌水美而鮮飲中仙醉中禪閑處光陰贏
得日高眠一品高官人道好多少事碎心田

鷓鴣天

和古樂府韻送游景仁將漕夔門

去日春山淡翠眉到家恰好整寒衣人歸玉壘

天涯惜舟過松江月半垂　千萬緒兩三匝遶
君不忍與君違書來頻寄西邊訊是我江南腸
斷時

南柯子

池水凝新碧欄花駐老紅有人獨立畫橋東手
把一枝楊柳繫春風　鵲絆遊絲墜蜂拈落蕊
空歎鞦韆庭院小簾櫳多少閑情閑緒雨聲中

昭君怨

小雨霏微如綠人在暮秋庭院衣袂帶輕寒臉

初殘　脉脉情何限惆悵光陰偷換身世兩沈
浮淚空流

唐多令

湖口道中

白鷺立孤汀行人長短亭正垂楊芳草青青歲
月盡拋塵土裏又賜日是清明　日暮碧雲生
魂傷老淚橫算浮生較甚浮名萬事不禁雙鬢
改誰念我此時情

謁金門

雲上秀邱溪亭

溪邊屋不淺不深圍簇野樹平蕪秋滿目有人
閑意足　旋喚一樽綠菱芡煮來新熟歸去
來辭歌數曲醉時無檢束

又

東風惡一片梅花吹落獨上小樓閑渡索雲垂
天四角　春自於人如昨人自於春難託惆悵
光陰虛過却情懷無處著

又

庭垂箔數點楊花飛落倚遍闌干人寂寞閑鋪
棊一角　容裏春寒偏覺睡起春衫偏薄想得
故山猿共鶴笑人身計錯

鵲橋仙

扁舟昨泊危亭孤嘯目斷閑雲千里前山急雨
過溪來盡洗却人間暑氣　暮鴉木末落鳧天
際都是一團秋意癡兒騃女賀新涼也不道西
風又起

更漏子

杏初賦花正好又被雨催風惱紅滿砌綠垂堤
杜鵑和恨啼　對殘春消永晝乍暖乍寒時候
人獨自倚危樓夕陽多少愁

海棠春

郊行

天涯芳草迷征路還又是匆匆春去烏兔裹光
陰鬢燕邊情緒　雲梢霧末溪橋野渡盡是春
愁落處把酒勸斜陽小向花間駐

卜算子

春事到西湖處處梅花笑扑撒長安車馬塵眼
底青山好　身世兩悠悠歲月閒中老極目煙
波萬頃愁此意誰知道

又

茗雪水能清更有人如水秋水橫邊簇遠山相
對盈盈裏　溪上有鴛鴦艇子頻驚起何似收
歸碧玉池長在闌干底

憶秦娥

嬌滴滴嬋娟影裏曾橫笛曾橫笛一聲腸斷一

天秋色　隔墻頻聽無消息龍吟海底聲聲覓
梅花殘了杏花消得

長相思

要相逢恰相逢畫舫朱簾脈脈中雲時煙雨重
怨東風笑東風落花飛絮兩無蹤分付與眉峰

又

鶯高飛燕低飛正是黃梅青杏時榴花開數枝
夢歸期數歸期想見畫樓天四垂有人攢黛眉

又

上簾鉤下簾鉤夜半天街燈火收有人曾倚樓
思悠悠恨悠悠只有西湖明月秋知人如許愁

柳梢青

襯步花茵穿簾柳絮堆地榆錢乍暖仍寒欲晴
還雨春事都圓　午窗睡起厭厭屋角外初啼
杜鵑百種凄涼幾般煩惱沒箇人憐

又

斷續殘虹飛翩去鳥別岸孤村傷水樓臺滿城
鐘鼓又是黃昏　悠悠歲月如奔正目斷邊塵

塞氣雨髮秋風百年人事無限消魂

阮郎歸

軟風輕霧弄晴暉鵓鳩相應啼畫堂人靜晝簾
垂闌干獨倚時　閑拾句困尋恭沈吟心事誰
酴醾開過柳花飛惜春春不知

訴衷情

幾回相見見還休說著淚雙流又聽畫角嗚咽
都和作一團愁　雲似絮月如鉤憶任允模惠闌
情性梅竹精神長在心頭

霜天曉角

雲收霧斂萬里天空碧舟過娥眉亭下景似舊
人非昔　年事如梭擲世事如碁奕撫掌扣舷
一笑今古恨問誰得

點絳唇

禁鼓三敲參旗初挂闌干角淺屏踈箔夜氣侵
衣薄　欸乃吳歌艇子當溪泊休休莫五湖煙
浪不是鴟夷錯

蝶戀花

吳中趙園一首

野樹梅花香似撲小逕穿幽樂意天然足回首
人間名利局大都一覺黃粱熟　別墅誰家屏
簇簇綺戶踈櫺尚有藏春屋鏡斷釵分何處續
傷心芳草庭前綠

又

客枕夢回聞二鼓冷落青燈點滴空階雨一寸
愁腸千萬縷更聽切切寒蛩語　世事翻來還
覆去造物兒嬉自古無憑據利鎖名韁空自苦

星星鬢影今如許

天仙子

舟行阻風

百舌撥春春已透長驛短亭芳草晝家山腸斷
欲歸人風宿留船津候一夜朱顏煩惱瘦不用
尋思開宇宙倦鳥入林雲返岫小園自有四時
花鋪錦繡鍾醇酎儘勝纍纍懸印綬宿去聲留去聲

如夢令　十首

行遍門前楊柳又是清明時候歲月不饒人鬢

影星星知否知否知否且盡一杯春酒
昨日春衫初試今日春寒猶殢待得晚風收獨
上危樓閒倚閒倚閒倚目斷半空煙水
江上綠楊芳草想見故園春好一洞海棠花昨
夜夢魂飛繞驚曉驚曉窻外一聲啼鳥
樓外殘陽將暮江上孤帆何處搔首立東風猶
是少年情緒凝竚凝竚一抹淡煙輕霧
枝上蝶紛蜂鬧幾樹杏花殘了幽鳥亦多情片
片銜歸芳草休掃休掃管甚落英還好

鎮日春陰漠漠新燕乍穿簾幕睡起不勝情閒
拾瑞香花蕚寂寞寂寞沒箇人人如昨
庭院深深春寂還是他鄉寒食閒利與閒名羈
把光陰虛擲虛擲虛擲知道幾時歸得
閒向園林點檢又見小桃開遍切莫便飄零且
爲春光留戀留戀留戀待我持杯深勸
一餉園林綠就柳外鶯聲初透輕暖與輕寒又
是牡丹花候花候花候歲歲年年人瘦
雨過遠山如洗雲散落霞如綺嫩綠與殘紅又

是一般春意春意春意只怕杜鵑催裏

望江南 十四首

家山好好處是三春白白紅紅花面貌絲絲裊
裊柳腰身錦繡底園林 行樂事都付與閒人
挈榼攜壺從笑傲踏青挑菜恣追尋贏得箇衣
眞

家山好好是夏初時習習薰風回竹院疎疎細
雨灑荷池萬綠結成帷 呼社友長日共追隨
淪茗空時還酌酒投壺罷了却圍棊多少得便
宜

家山好好處是秋來綠橘黃橙隨市有嵩花籬
菊逐時開管領付樽罍 新築就別館共閒臺
搖手出離名利窟掉頭擺脫簿書堆只在念頭
灰

家山好好處是三冬梨栗甘鮮輸地客鮆鯿肥
美獻溪翁酒滴小糟紅 識破了不用計窮通
下澤車安如駟馬市門卒穩似王公一笑等雞
蟲

家山好結屋在山椒鉦莘琴書筆伴侶有時風
月可招邀安樂更相饒 伸脚睡一枕日齊高
不怕雨衙催判事那愁五鼓趣趨朝此福要人
消
家山好底事尚忘歸但我辭榮還避辱從渠把
是却成非跳出世關機 將五十老相已難推
爭得氣來有甚底更加官後亦何爲奉勸莫癡
迷
家山好一室白雲中時喚道人談命蒂也呼和

尚說禪宗孔佛老和同 淘渲盡入而總玲瓏
欲把捉時無把捉道虛空後不虛空且問主人
公
家山好負郭有田園饑可充衣天賜予耕能足
食地周旋骨肉盡團圓 旋五福歲歲樂豐年
自養雞豚烹臘裏新抽韭蘗薦春前活計不須
添
家山好有底尚縈牽馬後樂聽餘十載眼前赤
看也多年滋味只如然 身外事不用强探拈

自古幾番成與敗從來百種醜和妍細算不由
賢
家山好好處是安居無事不須干郡縣有餘但
管濟鄉閭及早了王租 隨日力也者幾般書
靜裏精神偏爽快閒中光景越舒徐臘月盡工
夫
家山好無事挂心懷早課畦丁勤種菜晚科園
戶漫澆花秖此是生涯 塵世裏從擾攻如麻
散後聚方知上蟻左還右旋壁間蝸只爲那紛

華
家山好百事儘如如渴飲飢餐都屬我倒橫直
立總由渠更不要貪圖 三逕裏恰好小茅廬
種竹梅松爲老伴養龜猿鶴助清娛扣戶有樵
漁
家山好不是撰虛名世上盛衰常倚伏天家日
月也虧盈退步是前程 且恁地捲索了收繩
星
六字五胡生口而三言兩語費顏情贏得鬢星

家山好凡事身且輕一窽儘由儂飽飣三才不欠你秤停有耳莫閑聽　靜地裏點檢這平生着甚來由爲皎皎好無巴鼻弄醒醒兒後有人憎

浪淘沙

和吳夢窗席上贈別　一首

家在霞亭東老檜蒼楓浮生何必寄萍蓬得似滿庭芳一曲美酒千鍾　萬事轉頭空聚散匆匆片帆懸掛曉來風別後平安真信息付與飛鴻

又

長記去年時雪滿征衣佳人攜手畫樓西今日關山千里外此恨誰知　想見綠窗低依舊空閨惜春還是惜花飛縱有游蜂偷得去爭似簾帷

小重山

溪上秋來晚更宜夕陽西下處碧雲堆誰家舟子采蓮歸雙白鷺驚起背人飛　煙水漸淒迷漁燈三數點乍明時西風一陣白蘋湄凝竚久心事有誰知

踏莎行

紅藥將殘綠荷初展森森竹裏閑庭院一爐香燼一甌茶隔墻聽得黃鸝囀　陌上春歸水邊人遠盡將前事思量遍流光冉冉爲誰忙小橋竚立斜陽晚

南鄉子

去歲牡丹時幾遍西湖把酒巵一程姚黃偏韻雅相宜薄薄梳粧淡淡眉　回首柳楊堤依舊黃鸝紫燕飛人在天涯春在眼淒迷不比巫山尚有期

虞美人

美人一舸橫秋水冉冉煙波裏綠楊也解識離愁故向東風搖曳不能休　是非得失都休計只有抽身是橙肥蟹熟正當時想見雙溪風月待人歸

瑞鶴仙　遺集

小亭山半枕又一番園林春事整整微陰護輕冷早蜂狂蝶浪褪黃銷粉闌干日永數花飛殘崖斷井仗何人說與東風莫把老紅吹盡　休省煙江雲嶂楚尾吳頭自來多景愁高悵遠身世事但難準況禁他東兎西烏相逐古古今今不問筭踞夷猶却扁舟箇中煞穩

履齋先生遺集卷三

宋左丞相許國公宣城吳潛撰

序　記　誌銘　贊　跋

宣城總集序

問宣之山孰不知屹者爲昭亭崒者爲文脊崔巍者爲九華問宣之水孰不知翕淪者爲江浩淼者爲湖洄迤者爲雙溪問宣之文章或知退之書與序而已或知聖俞少隱有集而已其它與篇隱帙皆罔聞知宋宗正丞李公兼吾先君子正肅公心交也世有令德居鄉恂恂博雅好修老不厭學自晉宋齊梁而後迄今皇朝渡江之初上下一千年前後三百家居者仕者游者寄者苟片言隻字及于吾宣往往漁獵而網羅之凡得詩千餘首賦頌雜文二百篇分爲二十有三門合爲二十有八卷名曰宣城總集而世變之盛衰人物之賢否風俗之媺惡山川園林亭堂樓閣之景花草果木鳥獸蟲魚之名莫不會萃於斯噫公之心亦勤矣力亦勞矣公之

于後軒居士蒙善繼先志手自讎校顧鋟梓以
廣其傳前守檢詳揚侯伯嵒今守司業孫侯夢
觀嘉書之成悉捐金以佐工費吾兄退翁臨長
平道亦助給焉後軒今請文以冠集首此吾宣
盛典也吾又奚辭因爲之說曰使宣之山而產
金玉宣之水而產珠璣聚於此必散於彼山水
之秀不產金玉珠璣而產文章也雖散於彼復
聚於此然則文章之貴於金玉珠璣萬萬不侔
矣繼今以往甲乙名集將不一書高於山深於

水遺遺續筆抑亦公家來昆雲仍之望也後軒
曰唯故序之覽者其毋曰子宣人也知宣之詩
文而已

魏鶴山文集後序

端平二年冬潛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時文
靖魏公繇樞筦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其始辟幕
府領袖之士每■天下選然率以時好向背違
不就潛于公非交遊知舊亦驟辱援引爲上客
或謂潛曰盍審諸潛曰公善類之宗也可無從
乎乃不馬追公于溢浦之上雖王帳贊籌專務
戎事而暇日尊俎咲談獲見公高文大冊及聞
公崇論宏議曰文[illegible]有所得也嘗曰學必本六
經之謂正學道必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
之謂正道彼邪說詖行是乃荊榛闢而通之則
理到文醇矣至于天文地理禮樂律曆官制兵
法典章文物莫不極纖纖如辨白黑而數一二
潛益信公根柢學問枝葉文章落陳啓新翼華
抵實天出神入不可覊控此豈偶然之故哉後

二年公歿潛哭之流涕曰天喪斯文矣又十有
五年公之子近思克愚相與蒐遺罔軼有正集
外集奏議一百卷將鋟梓行于世既屬叔氏序
其首又俾潛曰子爲申言之潛竊謂渡江以來
文脉與國脉同其壽蓋高宗於司馬文正公資
治通鑑謂有益治道可知諫書自孝宗爲蘇文
忠公文集御製一贊謂忠言讜論不顧一身利
害洋洋聖謨風動四方于是人文大興上足以
接慶曆元祐之盛至乾淳間大儒輩出朱文公

倡于建張宣公倡于潭呂成公倡于婺皆著書立言自為一家凡仁義之要道德之奧性理之精微所以明天理而正人心立人極而扶世教使天下曉然知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中國之所以異于夷狄吾道之所以異于佛老有君臣有父子而不斁其綱常之正者功用弘矣永嘉諸老如陳止齋葉水心之徒則又創為制度器數之學名曰實用以博洽相夸雖未足以頡頏二三大儒然亦有足稽者寥寥然四五十載我公嗣之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高忠貫日月而不自以為異德望在生民名望在四夷文章之望在天下後世蓋所謂兼精粗一本末集乾淳之大成者也惜其位不稱德命不待時不及相明天子以興禮樂致太平而斯文之澤所見僅止于此悲夫公諱了翁字華父卬之鶴山人天下士師尊之曰鶴山先生云

忠節廟記

寶祐戊午九月虜大舉入寇淮東閫廣陵蹂通泰蹂儀真擄略人畜而北歸淮西總管智原策其過淮必取五湖渡請以舟師邀之既而賊知有備遂轉由安豐智原以判司令提兵往援至則合諸將會議約賊至于城下彼此緩急必速救應衆曰諾遂引兵往西門嚴陣以俟午後賊擁衆至安豐南門智原激厲將士奮入賊陣自未至酉戰數十合手刃賊首數人積屍蔽野賊大懼遂悉兵夾擊我師智原奮呼復麾殺數百適虜後軍至其勢愈張智原戰愈急會素與智原有隙者嫉其成功擁兵自衛坐視不救智原軍力屈勢窮猶勉勵餘卒戰久之援絕而沒事聞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廟祀於安豐賜額忠節以旌其功新廟落成且葬有日其兄智春等以書來求文爲記其兄弟昔予部曲也跡其事而有感焉夫忠孝一本也君親一道也家國一機也能孝于親必能忠於君能宜于家必能宜於國智原平日事親以孝聞庭闈之間怡聲下氣非學曾閔而有肅謹之風籲天剔股雖未

中理而得則眞賞罰毋臨官盡忠自其催佇親
差且以未能官封大人無以答劬勞爲辭黎樹
丁寧類非武夫之所能爲者記曰戰陣無勇非
孝也蒞官不忠非孝也智原平日臨陣必欲效
于敵臨官必欲忠于君烈烈一命勇往直前寧
殺其身不敢虧爲臣之道此其義凜乎秋霜
使未成奸綠膽寒肝裂豈非推事親之孝而致
之歟方智原與虜搏戰之時甚於睢陽之急也
使同事者無賀蘭擁兵不救之奸則虜必不能

專力以向智原遂懷私憾遂不復救嗚呼私憾
可釋也國事不可不勉也彼非人子耶不信于
友必不忠于君不忠于君必不孝其孝忠孝本
心旣已俱亡其去禽獸不遠矣然而此時武夫
悍卒嗜利無耻乃其素心尚未足多咎世固有
以禮法自將以忠孝自負平居暇日慷慨議論
無非捐軀徇國之言一旦臨事小有齟齬則全
身遠害往往嫁其禍於他人者其視不援智原
者尤其靡也故因智原之事而極言之以爲來
者之戒云

二仙堂記

宗正亞卿陳公作屏于宣居無何政平訟理迺
以其暇日凭高遥目顧客而言曰宣爲淸爽之
邦雄甲江左吾東北而望淸溪灣環波光混漾
孤帆隱見白鳥出沒若有若無恍然畫圖豈非
玄暉之詩澄江淨如練乎吾又西北而望千林
競妍萬山呈技中有一峰巍然獨尊朝暮晦瞑
變態難狀豈非太白之詩相看兩不厭惟有敬

亭山乎此二公者以神仙中人物爲溪山主徽
音逸韻浸漬薰蒸草木泉石尚出光怪而况人
耶故詞華之士派接踵見若唐之許棠張喬駱
用錫我朝之高中舍梅都官張曲肱周竹坡善
五言者得玄暉之清麗善歌行者得太白之豪
放風流騷雅至今不絶抽扃啓鑰繄誰之功矧
玄暉嘗爲郡守懇懇福民去不忍與吏民別至
今稱謝宣城太白往來斗牛分遇勝境輒終年
不移尤愛宣遂終焉故題詠比他爲多二公之

靈爽戀戀如在祠而祀之益不特慰邦人士之思而已也今玄暉像雖龕郡樓隘陋塵埃香火弗肅而太白祠留青山自分當塗爲郡青山不隸宣二百年宣無他祠非缺歟昔白傅守杭歷五代至我宋和靖處士始以詩名西湖後之人合而尸之二公獨不可耶於是雖後圃築新堂敞中侈外繪事儼然所以振既往之流芳昌斯文於方來也太白有云我家敬亭下輒繼謝公作相去數百年風期宛如昨異世同調宜其可

以並祠亞卿公立朝作牧咸有聲游戲篇翰氣劘謝李又宜其能作是祠也太白揮斥八極因號謫仙若玄暉之風神襟度散悟空曠當其擺脫華轍徜徉高齋世我兩忘飄飄丹霄其謂之仙亦宜亞卿名阜字立道莆田人文懿公之嗣

年月郡人吳潛記

養濟院記

本朝聖聖相承深仁厚澤滲漉宇宙我主上嗣無疆大歷服仁培而愈積澤濬而愈流用能延洪有宋億萬年之基雖遭世之難三邊用兵久不解甲而本根不搖其所扶持憑藉遠矣某服勞中外歲垂三紀事主上最久熟知德意志慮無宵旰不在赤子故鞠躬受任歷符節者十二三惟以撫摩愛養爲主既不敢鄙夷其齊民而尤不敢鄙夷下民也且古言治莫盛于帝王其在堯舜則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在禹則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在湯則曰予惠困窮在文王則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在武王則

曰無虐煢獨在成王則曰其不一能誠于小民又曰以小民受天永命帝王爲治之綱領槩具於此而豈高明威福云乎哉四明爲浙右大都會城邑井市人物阜繁則夫鰥寡孤獨與瘖聾跛躄之民宜不能免焉自強大之家豪奴黠隸極智術以牟利而齊民之生理血脉日蹙以至于竭齊民困則窮民益困于是鰥寡孤獨瘖聾跛躄之民得其生者鮮矣自淳祐初柄國者立爲厲禁常平義廩之儲有司不得擅發凡窮民

歲晏始一濟所發者微而受濟者洪於是鰥寡孤獨瘖聾跛躃之民得其養者又鮮矣此固長民之官所當視猶飢渴者也屬初蒞郡核徧浮淫之蠹併省酒務得敝屋一區亟加繕葺且增創新楹合前後共一百餘五間聚城內外鰥寡孤獨瘖聾跛躃之將溝壑者使居焉以三百人為額大口月給米六斗錢十千中口四斗七千小口三斗所費皆不取于郡之經常庶幾其可以久也前輩有言士夫苟有意於及物由一

命以上皆可行志天下安有不可為之郡哉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正義明利禁民為非毋以寵賂相尚毋以膏辛自肥而又能窒罅漏而絕蔽欺則財常足矣以餘財而及民物詎非行志中之一樂哉或曰城邑井市之民固幸矣如田里何殫復損羨錢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五貫文頭為六縣人戶代輸寶祐六年折帛以寬布縷之征倣補助之義焉若本院田畝之數金谷之入規畫之詳且刻左方後之君子其相與增益之以廣德意於無窮云

陶隱君墓誌銘

陶世雄字伯英曾祖安妣奚氏祖甦妣崔氏江氏吳氏吳郎中之姑也父允升妣劉氏魏氏俱隱德弗仕世雄五歲喪母未幾又喪父繼母號之有恩劉以世雄執喪有禮鄉人兩稱之養婚姑惟謹雅重好書善治生早貧晚歲優游治家教子俱有法度寶祐丁巳四月十有一日以疾卒得年五十有一以九月壬申葬於崑山白楊

之原娶劉氏繼以劉氏高氏子男三人九皋九雲九功女四人長適進士張俊民次適進士陳宏中餘尚幼陶氏世居姑執先君子正肅公篤友于之愛俾遷于宣之慈溪以便歲時敘集予兄弟時相與周旋九皋父子兄弟之間別幾年而九皋以繚經請予銘墓矣為之銘曰宋正肅吳公甥孫陶世雄伯英之墓積施有食其在子孫乎

梅和甫稅院墓誌銘

□□爲宣城著姓國史有傳者給事中諱詢席殊寵於咸平都官員外郎諱元臣扇盛名於嘉祐自時厥後遺響不傳□□□□□□□□□□□至紹定癸巳護倘金陵一日□□□□□□守于梅姓者入謁曰給事都官來昆行也予油然喜躍迎則美鬚髯豐下魁梧談天下事熟而有大志沈毅而善謀適懷前修尚幸有後桑梓敬心油油然將明試事功則君以內艱去回首離逖垂十五年百不一施屬予銘墓矣嗚呼君諱應奇字

和甫弱冠通六藝游鄉校有雋聲試太常輒不中有勸以勇弁媒科第者遂調武進校尉再試江東轉運司議事官以邊賞轉承信郎已而歎曰吾本儒家子何以鶡冠爲哉與其聞金鼓之聲孰若課子孫以絃誦與其見干戈之擾孰若娛賓客以豆觴浩然歸歟從者不能奪其志於是漁於后港有魚有蟹田於草湖有稻有粱覃及鄉鄰凍者衣餒者食貧者賙恤無一毫鄙吝意雖抱負蘊藉迄不獲伸而幅巾杖屨自□□

遂□憂時憤世無以寄興則擔風而長嘯□□而浩歌間亦假詩文以宣泄其不平嘗曰隱之有味哉淳祐丙午□□□乙未以疾卒得年若干歲曾祖考某妣某□□□某妣某考某妣某妻貢氏男某孫某將以明年己酉葬於縣之章務里清遠石瀏之原子某等拜予而泣曰孤不天願丐銘誌光賁幽壤予論其世奇其才惜其不庸於時姑志其族望歲月之大槩而繫以銘曰

天降爾才亦孔之厚灌而養之益陽以茂而尼

於期害其不偶生不有以亢厥先歿不有以鴻厥後

孫守叔墓志銘

嘉熙丁酉余以工部侍郎領吳牧適常平使者闕被旨攝事於□與鄞人孫守叔爲同僚郎之□□見其人溫純□□潔心異之未幾守叔果擢級而上青雲矣其在朝廷則靖共之度正直之□□□尊而仰之其在郡國則廉平之與愷悌之風民歌而誦之然年未六十遽棄明時其命也夫其□

可悲也夫君諱夢覲字叔其字雲甫其號也世家
大父使又改登仕郎泗州招信縣主簿妣嚴氏
繼張氏大父才冠故承信郎監臨安府於潛縣
稅妣孔氏考參贈奉直大夫妣陸氏贈令人君
登寶祐四年進士第與兄國俱占南宮魁列授迪功
郎潮州州學教授淛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
管尚書六部架閣文字除武學諭添差通判嚴州台
州崇道觀復除武學博士太常寺簿諸王宮大
小學教授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嘉
興府仍舊班兼右曹郎官將作監國子司業知
泉州兼提舉市舶事改知寧國府除司農少卿
兼資善堂贊讀太府卿兄御試編排官宗正少
卿兼給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直龍圖閣予祠
慈溪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秘閣脩撰江淮等
路提點鑄錢公事復除起居郎兼右侍郎給事
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集英殿脩
撰知建寧府積官至宣奉大夫君世居鄞之慈
溪奉直公質直而好義以善人稱于鄉慈溪先
生楊文元公嘗誌其墓積厚報豐遂生君君少遊
人初與二兄因困自為師友既中第益留意古
學為郡博士專以考亭之書淑諸生州境有饑
宼帥廉君宜於士而習其俗越次命君攝事宼
即定浙右鹽筴最浩繁爲幕官者諸場歲時例
有餽君皆卻絕戶庭如水王侍郎遂以待從典
州以其學行才美薦于朝甫登畿輔當面對首
論人主聽言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
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切中
千古之病時鄉袞執國柄咸謂美官可券取君
力請員外治中以去旋引疾歸蹐奉復召積經
朱邸皇弟太傅嗣王嘉其三益之助愛敬彌篤
復當陛對援周書無后虐黌及文中子戎狄之
德黎民懷之之說懇懇爲上陳之尋以戎監轉
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諫者封
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且論道揆
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
患作當路者浸不悅出守泉州旋易宣繼迪杖

賦不許經后凡有汎入蓋籍于公號食布衣如
若行儈稍時雖供億甚繁而郡不告匱歷曹尊
官督賦如星火急闔郡皇皇莫知爲計君曰吾
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丐祠且狎以郡
印付卑守尋官聞之夜遣宣人至今言之尚流
涕也臺丞相杞以樞密召還上問江東廉吏首
以君對上悅除司農少卿遣資善講官缺員上
遴選端良之士亟命君兼贊讀翰當陛對奏謂
國家必有所恃而後立今内外之臣恃陛下以

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次
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
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
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
分之賜其言一一如蓍龜上首肯且奉玉音卿
在資善更須盡心先是有以越職言事削秩者
踰季黄猶在牘君曰此非法也即日塗歸且乞
叙用其人時有爲公論所指目者除職予郡君
奏謂王安石欲去熙寧之君子則名以流俗京

卞欲去元祐之君子則名爲邪黨秦檜欲去紹
興之君子則名以異議李沐陳賈欲去慶元之
君子則名以僞學其人復倡爲虚議論以盡去
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非所以爲世道計四
月以資善堂滿歲遷制詞有曰雖合章從事有
誾誾侃侃似不能言之風及批勅塗黄乃謇謇
諤諤有凛不可犯之色蓋上意也當國者惡之
是月免兼瑣闥進右螭八上章引退乙卯正月
進左螭免牘三四上憸人吴燧擠而擊之除直

龍圖閣予祠十月升秘撰提泉諸道丙辰正月
甫抵司存復以舊班召公聞命凡泉司供帳悉
付之護印者歸爽蕭然抵門奏事抗論益切大
槩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爲言且謂未易
相之前弊政固不少既易相之後弊政亦自若
在廷之士皆危之君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
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未幾遷侍郎
右選仍兼瑣闥贊讀如故皇子忠王聞君再爲
講官喜甚君每入講必援先儒格言反覆開陳

王亦多所諮問七月進大司成旋眞除二卿陞翊善君親被主知屢膺天獎兩地可以拾級而升然雅志恬淡入從僅三月即三疏祈閑辭甚苦至上留之不可二月以殿撰守牧武夷夏五領事旨以考亭先生絜矩之義諭郡人綢繆救之積逋不翅以萬計不遺一卒下屬邑兩造在庭决以公是雖麗于罰者無怨言布衣蔬食之操親守宜有加焉建多君子其達官顯人徐知院清叟蔡參政抗皆相推以爲有古循吏風君

每謂諸邑月解自鹽運不續鑿空取辦展轉病民方欲爲千里赤子祈哀于上圖所以變而通之者遽以疾至大故未屬纊前猶攬衣危坐曰吾荷上奇遇忠言無不售雖屢爲柄臣所排獨主上保全以至於此今疾不可爲論報已矣口授遺表忱實懇惻不出於大學末章人才貨財之二事草畢凝然而逝七月十二日也享年五十有八訃聞上悼惜久之䘏恩如律加賻贈三百疋兩制詞有曰貳銓省以掄材其清如水

登瑣闥而批劾有力回天深悼惜　再加䘏錄嗚呼君之報主未終而上之眷君益厚君有遺憾而上則無遺憾矣君未薨前二日郡人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自郡治出觀之則公也俄而君不起闔郡士民相與驚異多至泣下君娶葉氏平庵項公宣撫之親甥躬蠶勤儉克相其夫先君十八年卒贈令人子男六人五人皆幼亡從孫將以公致仕澤補承務郎女二人在室從孫九月辛酉葬君于邑之郎官坪之原并徙

葉氏令人合隧潛嘗謂孔子才難之歎以爲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際者接也言自唐虞下至于周而人才之盛方見於斯意者自皐陶九德之目至周之九人而始備乎故曰才難不其然乎後世之才固未易與唐周時比然如君者亦幾於寛栗柔立愿恭亂敬擾毅直溫簡廉剛塞彊義之大致矣其爲人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雖賁育之勇不能過故其立朝之節光明俊偉與嚴霜烈日爭光至二治郡則純

以寬大奉行詔令在宣時教條簡刑罰寢息日未晡吏散庭宣廉閒然人不知其爲太守治所也古所謂循吏非耶廼若居家孝友居鄉退遜處鄉之紛爭以陶朱頗相雄長而泊然自好視貲財如糞土入都法從出領藩符不過敗屋數間人不堪其憂而君處之裕如也可謂清風高節遠追前孝而逼矣瞻衆鳥之翔飛悵祥鳳之孤逝不重爲世道惜耶潛與君交雖澹而意甚真其死也不克臨其棺其葬也

一人展香夫 三 二百

不克臨其穴從孫以狀來請誌其墓不忍辭而爲之銘曰有德之人默默循循内不足者驕誇矜盈彼美雪窗抱德懷節退然無能厥聞四達越三十載中外薦吏不急不徐維義之行淳祐中年風憲消弭亂匪自它權貴所使誰能抗疏排雲敷陳君於是時王吉貢禹之初朋引憸慝邪說欲熾正理幾蝕誰過罔俾復然君於是時富弼李藩方在像里人當路填步要津掉頭引去强御桀横行誰敢直哂怒虎

折箠奮呼身在南邦心在王室方歸妖夢隨入名山大川舒歛英靈則爲人幽復爲神不以存存不以亡亦理之常者千載而下川陵變遷視諸斯文油然

孫守叔像贊

神氣完固胸次灑落雲鶴遊空冰蘗在壑以敬義爲持以經史爲該博引君當道也則天開日明國除暴也若風驅電却可托孤而寄命哉先憂而後樂惜乎年甫六十而今終失此北

一人展夢 三十二 二百九十

門之鎖鑰也噫

吾吳氏宗譜跋

維吳氏系昉於周泰伯故潛之祖府君佐爲姑蘇人漢番君吳文王芮之裔胄也當後唐之中世親國政不獨念蘇爲湖海之衝且多盜乃徙其族自蘇之宣卜築於郡城六十里許母夫人皇甫氏墓所之馬山人號其鄉曰來蘇言自蘇而來也於少微者徙歙之新安曰晄陵者徙廬江鎮之姥山佐之後有曰

好問者衍洪之瑞陽左旂之族始故著見於天下
矣但世系遼遠難以詮次宜曰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姓况同所自出乎敬跋之而歸諸譜

續附

大慧正法眼藏序

此事亘古亘今漫天漫地端視側視直視橫視
開視閉視明視暗視無不視亦無所視亦無無
不視無所視直故道謂正即離謂法即塵謂眼
即鑿謂藏即塞是故這四箇字直須撤向大洋

海東方免擔枷帶索受人圖䞋然雖如此初机
鈍根也要得一則半則胡言漢語覷來覷去綻
些光景此時正好拚命捨身單鎗直進如老鼠
入牛角挨墻撥壁更無去處正迷悶中猛忽地
頭破額裂通身流汗得箇休歇始知法眼慧眼
天眼佛眼只是一雙凡眼到這裏說道學人事
畢也且未在假老子即說偈言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寶祐丙
辰仲冬望日金陵吳潛書于四明郡齋

平橋水則記

四明郡阻山控海水自高而卑盡納于海則田
無所灌注于是限以碶閘水溢則放涸則閉其
啓閉之則曰平水尺往往以入水三尺爲平夫
地形在水之下者不能皆平水面在地之上者
未嘗不平執三尺以平水水無不平矣余三年
積勞于諸碶至洪水灣一役大略盡矣已未劭
農翠山自林村由西門泛舟以歸暇日又自月
湖泛竹洲繞城南偏度水勢其平于田塍下者

刻篙誌之歸而驗諸平橋下伐石爲準榜曰水
則而大書平字于上方暴雨漲水沒平字戒吏
卒請于郡丞啓鑰若四澤適均水沾平字鑰如
故平橋距郡治巷語可達也都鄙旱澇之宜求
其平于此而已矣後之來者勿替于茲哉寶祐
年丞相吳潛記

重建逸老堂記

逸老堂者紹興十四年郡守莫侯將所創并爲
文以記之者也其義蓋摘李太白所云四明逸

之言拔賀公字季眞居[illegible]元十三年
[illegible]侍郎集賢院學士肅宗正儲副授秘書
監太子賓客天寶初移疾請爲道士還鄉里詔
賜剡川居焉剡隸越鄞故越封部公亦自號四
明狂客故庾綈堂妥靈于是邦之月湖且命太
白而祀之然太白初見明皇倨傲鮮腆待高力
士輩若奴僕其氣眞可以揮斥八極驅役羣動
而其末也乃陷於永王璘之黨季眞遭時遇主
彈指可都顯位忽飄然引去蓋肅宗之人品已

瞭於季眞胷中矣使相與終始則靈武之事犯
父子之大倫季眞亦將不能逃萬世之責易曰
知幾其神季眞有焉又豈止于蟻蠓富貴涕唾
卿相而已哉是堂之建殆今一百十五年矣屋
老圮壞幾無存者予領郡之三年始克鼎新之
規模宏敞視昔稍異乃求季眞之像於越繪而
龕之且誄以詞述以特用詔永久俾邦之人士
景清風而企芳躅或少裨于風教云開慶元年
觀文殿大學士判慶元軍府事吳潛記

卷終

空格據寫
餘缺此

履齋先生遺集卷四

宋左丞相許國公宣城吳潛撰

表

以變生同氣乞祠 寶祐五年十一月

臣輒瀝危衷仰干聖聽臣去歲仰蒙聖恩起之山林付以藩閫服勤半載凋弊之郡漸無捉衿見肘之形奪攘之民粗著賣劒買牛之習誓竟竭於分寸圖報效於萬一分而臣福分滿盈變生同氣身殁異鄉憂慮薰心神情恍惚雖強加於

鞭策懼難免於曠瘝欲望　皇帝陛下軫文王哀煢獨之心推中庸體羣臣之意俯垂矜惻畋畀眞祠俾得亟還里社少盡殁存之誼實戴君父隆天厚地之恩臣干冒宸嚴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再乞祠 四月二十三日

臣比緣迫切之情僭上退閒之請恭膺明詔未拜俞音愈蹐地以回皇復仰天而祈顙載念臣茲叨委使猥玷旬宣所期殫積日累月之勤以

□□□□牧人之效雖微如垤蟻義敢廢於君
上然負若原鴒念難忘於兄弟欲望 皇帝陛
下俯垂睿鑒深察臣衷僞俾賦祠因出曲成之
造或加于告尤爲特異之恩臣疊冒宸嚴無任
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乞休致 九月二十八日

臣昨具劄子仰瀆宸嚴乞歸田里恭拜詔書不
允者伏以消息盈虛皆本好謙之理出處進退
當明知止之宜捧讀訓詞愈增感涕載念臣猥

由踈遠積誤柬知自鼎覆於當年宜遯藏以沒
世復忝四國于蕃之寄敢貪九命作牧之榮惟
對越于主威以勤勞于王事然福分已過寵辱
常驚天運不停晝忽夜其相禪特至則化精與
神而自知浸迫負薪之憂但覺投林之便欲望
皇帝陛下特容歸老或俾祝釐歲併赤符儻苟
延於視息心堅丹府猶願效於縻捐取進止

以兩考乞休致 八月初一日

臣伏以代賈海垣倏歲成之再攷循還天運巳
卦氣之一周理粗識於盈虛分當知於止足仰
瞻崦嵫淺倚遲蟻恍伏念臣子爾孤羨楞然大瓠
思寧考延集英之對龍頭凡擢於十人自慶元
數進士之題翁背倦餘於一老 陛下繼有臺
之府錄豐芑之遺雨露滋生培埴於扶芟之日
天地覆載扶持於條達之時莫名頂踵之大恩
迄被股肱之重寄自魁鼎舜求合遯藏皇明不
棄於蓋帷青冥復下於斧鉞尤險易擲積効蔑
聞而臣徒以弊精神於滯書獄訟寒淺之間增

疢疾於筋骸齒髮衰遲之際況値甲庚之數適
臨巳午之辰聚併壘衝杳刑互延身困形於宇
宙宜致寇於陰陽覺春景之難憑恐長夜之忽
至欲望 皇帝陛下憐臣膂力之旣竭察臣悃
福之非欺錫以安存許其休謝或仍賦洞祠之
祿俾退尋堯野之耕熊禽亦愛身儻少追西日
桑榆之迫犬馬知戀主但庚伸南山松柏之祈
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懇祈之至

再乞休致 八月十七日

臣近嘗具疏聞奏乞畀祠官恭奉詔書不允者渙放溫詔猶儼對於威顏震惕危衷合祗承於休命尚備丹悃仰扣皇慈伏念臣夙被鴻恩未殫蟻報徒以涉歷更嘗之久寖乎憂患疢疾之多心勦神疲敢謂勤勞之故氣衰曉薄良由遲暮而然比肅觀湘弼醴泉之詞具恭諳欽相洞霄之制莫不嘉其恬退於是錫以優閒如臣素懼於滿盈寧獨不思於止足況閱官成之再致靡聞郡最之一書其職具僚尤虞不績伏望

皇帝陛下俯加從欲仍俾祝釐病類長鳴雖難忘於閑廄驚翁却顧終願返於山林臣疊冒宸嚴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乞休歸 開慶元年八月十二日

臣比緣負薪之憂嘗上乞骸之請恭承溫詔未拜俞音伸再櫝以籲天望九霄而蹐地竊惟臣子之事上在明進退之宜聖主之御臣務存終始之義顧臣濩落久備使令每當雪霜摧剝之時獨賴乾坤覆載之力臣高祿厚毫髮之報蔑

聞病過安生膏肓之疾浸劇自量筋骸積衰東知不惟委寄之隆尚策於駑駘抑且拔擢之峻徧及於豚犬一門何飾舉世莫京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易昭明訓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聖若格言敢以衰殘之跡猶冒旬宣之寵況復平主之多難凜乎晚節之有虧數蜀范鎮謝事之期已踰兩載誦歐陽修告老之疏何待來年恭祈日月之明曲賜臚肝之照垂憐狗馬常結戀於蓋帷特俾肖翹獲退安於飲啄雖桑榆之景迫但葵藿之心傾臣干冒宸聰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懇祈之至

衢州上謝恩

臣某言伏以生有同於晝夜定數難逃義莫重於君臣孤忠彌切雖神氣之已索尚心聲之未離親稟遺章遠塵淵聽臣某哽戀頓首伏念臣廷恩寡偶凉薄多奇方先王策名嘉定之中濫叨首選遂 陛下錄之寶慶之始徑預旁招被三紀之寵榮爲一時之歆艷風波摇兀不知幾

救於扶持雨露霑濡背使健成於拱把迄備股肱之列悉由頂踵之恩而臣命與仇謀禍隨德謝巢覆浮沉於既老乃擴脣以寘行富殃畏忌於重來及師心而妄作積爲尤戾合抵誅夷仰聖度之寬洪酌人情而斷制畀流遠服尚貸餘生祿臣蒲柳之質早衰桑榆之景寖迫憂危既極疾病交侵綿惙何救於膏肓若曾參將啓於手足自傷末路永别明時伏願　皇帝陛下有道之長無爲而治歷變履險已垂四十載之

憂勤持盈守成宜底億萬年之安樂與天同久如日方升一堂載賡載歌內寧外謐四海來王來享大畏小懷臣飲痛號旻包羞入地百骸將散傾葵之念愈堅一性長存結草之衷敢二臣無任瞻天戀聖徬徨哽噎之至謹奉遺表以聞

臣某哽戀頓首謹言

書

上史相書　史彌遠當國　火後上六事

竊見鬱攸挺災變起不測大丞相憂國憂民之心夙夜討不能寧處今歲距辛酉整整三十年而辛酉爲先帝即位之八年今歲爲主上即位之八年似若有數但辛酉之火止及於民居而今及於宮闕朝廷辛酉之時公私優裕而今則公私赤立此所以不同也然事已爾徒憂無益惟有若臣上下修實德實政以漸經理更願丞相少寬鈞抱尊安尹躬求所以慰天心愜人望者某偶有管見一二僭用伸聞仰乞鈞覽

一曰格君心竊見先帝在位三十年中間不無患難然乍起乍消有小驚而無大變端由先帝節儉仁慈嚴恭寅畏終始如一所以天心眷顧人心愛戴而弭災消禍於冥冥之中今道路所傳主上聖德似少損於即位之初旨酒美色未免過差小人無知怨汝詈汝此非小故自執政而下以至侍從經筵之上皆主上踐祚以來所擢用者不惟君臣分嚴未必敢於犯顏逆鱗抑恐主上亦未必嚴憚聽信其可以正救納誨者惟丞相耳越王之於孝廟止是一時際遇爲王

講後居相位每事盡言始之以啓沃繼之以諫
諍雖逢孝廟之怒有所不憚况丞相擁立主上
動德被于社稷主上豈不知之正使繩愆糾謬
稍近切直主上將敬信容納之不暇且益足以
彰丞相格心之事業固不在於以順適爲從也
丞相盡言則執政侍從經筵之人方敢盡言丞
相不盡言則執政侍從經筵之人決未必能盡
言消天變同人心其端本在主上而夾輔主德
格正君心其機括在丞相惟丞相深念之

二曰節俸級朝廷財計既蕩於火當經費方殷
之時委難措置竊見晉宋間國家有軍旅之事
則百官減俸祿之半或三之一開禧用兵執政
亦曾減俸若更自內廷后妃而下以至州郡其
數不少欲丞相試入鈞慮密啓主上作一指揮
或諭臺諫作一陳請仍分爲等級如后妃嬪御
宦寺宰執侍從臺諫監司守倅則權減一半其
百執事以及州縣文臣則減三分之一武臣不
在此限積小成大不爲無補於國試乞鈞慈酌施行

另行寫

三曰賑恤都民都城民庶失業無歸已蒙朝廷
優散錢米此誠收拾人心之第一義竊惟財貨
謂之泉布言其如泉之流散布天下聚則生蠹
丞相素不以官職財物爲心人皆知之妄意以
爲乘此機會少捐私帑濟給都民一次又啓主
上稍出內帑之儲并行賑恤則君臣一德感動
人心捷於影響機括所在惟丞相留意
四曰用老成廉潔之人竊見嘉定五六年間丞
相收用老成如汪逵黃度劉鑰蔡幼學陳武楊
簡袁燮柴中行趙方備以陳剛厚德明錢文子
楊方楊楫諸君子布滿中外一時氣象人以爲
小慶曆元祐此更化之盛際也十餘年來人物
凋落後進之士不復知有前輩典刑多以利口
詖行誑竊朝廷官職故州縣之間略無善政浸
成盜賊之變可爲寒心近者朝廷舉復諸籍之
人官職宮祠一時並命有識之士無不贊歎其
間二三人雖於王沂公所謂純意國事未免有
欠然處負時望人亦惜其久閑欲望丞相更加

錄用起之家食其他老成廉潔忠信愷悌之人或尚有閑廢者并願丞相收拭而用之亦所以慰士心而厚風俗惟丞相留意

五曰用良將以禦外患京師爲天下根本緩急之際全在人才而茲洗觀殿步帥而下以至諸軍制領皆非智勇臨難不二之義又多掊剋不得士心設有變故彼且不能自保何暇爲君相討區區之愚欲望丞相亟於京淮江池諸軍偏裨間收拾良將十數輩分置殿步司厚加恩遇

以爲緩急之備此等人物某粗知其一二如丞相采用鄙言續當以其名聞惟丞相念之

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今日天變流行人心渙散大要起於州縣之間貪利縱橫無所顧忌往往以苞苴爲名而實則盡歸於囊橐此非具文空言之所可轉移欲望丞相申嚴此禁楊之朝堂自今日以後與士大夫更始庶幾觀聽聳動貪風少革消民愁而息天怒莫大於此惟丞相留意

再上史相書

某等輙有管見上干鈞聽伏見變故爲變君相焦勞誅賞未須正欲審重近忽覩殿帥馮榯按馬振遠等不能防護太廟或鐫或斥及覩兩浙運判趙汝僼所申許安世等救火有勞等第遷官一則移過以逬罪一則駕妄以邀功衆聽譁貽咸謂未允切惟殿步司之設所以扈皇居衛宗廟今都邑當火勢逼近太室之時馮榯王虎方命酒歡酬坐視弗顧畧不肯捐軀爲士卒先

以致焚蕩殆盡及乘輿移之變典合卽顯戮夫以平日之推剝不能用士於一旦及其敗闕顧乃歸咎部曲欲逭憲章情之可誅莫甚於此趙汝僼觀風雨道權位事力與京尹等竭忠盡力救焚止燎乃其職分既燔宗廟燔朝堂燔百司廨府其罪亦與京尹等今乃指背風不燎之地侈然自詫以爲宣勞撲滅之力聞之都人如炭橋以北自是偶下將兵救撲如太常寺等處自是臺諫親自督責救撲如張循王府自是其家以

私財用以私僕撥撲初非汝熚指麾兵將奔轃之力就使其果有絲髮之勞胡不用之於宗廟用之於朝堂用之於百司庶府適足以彰其避事於風勢不及之地而已况近日之火尋以兩司兵將端坐不救遂致蔓延汝熚乃鑿空造僞多裝地段强生詞說其意不過欲借此妄張巳能陰以傾取京尹之位又以傍解三衙失職之欲耳以君相為可欺以通國之人為可欺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情之可惡莫甚於此某等妄謂巨變之餘萬目睽睽以覩朝廷政刑廟堂虛心無我言當罰者即罰言當賞者即賞亦當以信必慰中外之望豈料倫壬畏罪貪功肆為誣罔自馬振遠等之罰樹虎安意肆志自謂必無解罷兵職之事自許安世等之賞汝熚足高志揚自謂行有晉尹京邑之寵刑賞失宜詭詐得計萬口籍籍謗讟滋深遂使廟堂勸懲之美意反以便或者之私某等載惟欺瞞誕謾此曹之常何苦出位指陳以召仇怨實以朝廷消變弭

災之機茲為發軔施行小誤關係不輕是用冒昧控陳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亟行樹虎之罰以正首罪亟收許安世等之賞以止奸謀其於國政實非小補某等下情無任激切震慄之至

小貼子某等切惟災變之慘人情易搖根本之地亟當培植培植之道無過結軍民之心而為朝廷結軍心者殿步帥也為朝廷結民心者京尹繇曹也今採之縉紳章布以及於小夫賤隷之微則有大不然者馮樹本無橫草之功朝廷以其久任殿巖因仍寵任徒能囊帛匱金醉醲飽鮮擁名姬美妾以自娛樂其摧剝士卒之計窮極竭盡連營列寨咸欲無生王虎雖本淮人安於豢養氣習轉移拮尫將士了無藝極林介趙汝熚皆自謂小有才者介昨守吳門當丁亥震凌之變以儉為豐視民之飢而不知救死者無算巧於竊取術妙不傳天奪其筭人以為報汝熚為雲眉貪汙殘忍載籍所無雖孝宗皇帝之枝葉孤兒嫠婦亦遭逮辱得賂而後止富家

大姦畫擬無遺兩州之人至今切齒是四人者
軍民之怨氣叢萃盤結於其身而置之根本之
地恐非所以召休祥而消禍變也況四人者取
數過多厚藏積財神人共憤豈止於不能救焚
而已脫有緩急正恐不能自保其身豈堪倚仗
儻使從罰何以消弭衆怨欲望朝廷亟爲區處
誅竄廢置俾各當罪別選忠良以綏軍民以安
京國天下幸甚

上廟堂書論用兵河南

竊見金虜既滅我遂與韃爲鄰法當以和爲形
以守爲實以戰爲應自京襄首納唐鄧之空城
繼與韃合兵攻蔡兵事一開招納浸廣調度浸
繁公私之積遂至掃地目今湖襄間米石之價
爲湖會五十券百姓狼狽死者枕藉加以征調
夫丁排門盡起文移程督急於星火州縣奉行
驅以重刑自辦資糧自備搭索暨至信陽軍前
運錢運米運攻具凡往返于蔡者五六次亾流
雖寃聲動地如科買物件只常德一郡數月之
間數下牛三百頭犂二千具布三千疋漆二千
斤㹨皮五百張紙甲三千副布衲綿襖綿袴三
千副傘三千柄紙一千萬張漆茶盞托一千副
其他項目不可盡述所部諸郡以是爲差邊城
荒寒從何取辦不過分科之縣縣分科之民以
此爲人知省民之愁怨漸有相挺作過者桃源
百姓閧以起夫不均幾至嘯聚賊殺縣令兩道
生靈肝腦塗地君門萬里無自徹聞夫所謂得
地不過荆襄之兩城所謂獲俘不過駿殊之灰

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
言矣今又聞有以恢復之畫進者其說曰天氣
方炎韃且北去因其無備疾取河南撫其人民
用其豪傑上自潼關下至清河晝河而守使韃
不得渡則我備禦之勢成而規恢之畧定矣此
其策計可謂俊傑但擧事必先量力圖利必先
審害爲目前之謀河南取之若易爲後日之慮
河而守之實難蓋自潼關河至清河上下二三
千里非精兵十五萬人其勢不固今吾兵備單

弱不知何所取辦藉使招河南之强壯襍以我兵十五萬衆可以收湊然兵必資糧人日食一升有半則月用米約十二萬石姑自九月置守三月罷守亦計用米八十四萬石不知何所取給藉使吾之事力可以趣辦然糧必須夫運一人致遠其力可負七斗八十四萬石之米非調一百四十萬夫不可不知何所取備藉使戍守之兵可以爲耕屯之舉然非遲以歲年未易就緒目前權種牛具農具不知何所取用十五萬

衆之屯必須營寨必須器甲凡百征行之具闕一不可不知何所取資淮民自丙寅蕩折瘡痍未瘳又自丁丑開邊迄今假攝官吏摧剝城邑蕭條田里憔悴衣不能葢體食不能充口者十室而九今又重之以征調萬一民窮不堪激而爲變如隋煬末年高麗之役不已遂有賦無向遼東浪死歌者將內郡率爲盜賊矣此其大可畏者也或又謂我將通汴以運糧夫汴廢百年遡流而上水道淺澁今欲朝開汴而夕通舟能

及事乎且運糧於我地猶有盜賊中梗風水失亡之憂况出入敵境舳艫數千相銜而上近則飢民張喙遠則彼虜垂涎忽有抄擊襲奪一壓上飛吾舟中斷皆泥沙置之耳果能保乎且桓溫伐燕袁眞能平譙梁而不能開石門遂致枋頭之敗韓滉自京口運米至關中是時天下爲唐有猶以五百弩從之盜乃不近今日能爲袁眞者甚少雖欲效韓滉不可得也無他由乎敵境故也說者又謂金人南遷力守潼關及㳂河

尚持久一十二年夫金人以窮髮北種筋骨堅鷙社稷所係惟在於河故集其百戰之兵盡其死力如山不退每歲之冬運柴取草堆積河岸晝夜燃燒以防河氷之合其堅忍勞苦如此雖中原之人不能也况南兵乎韃非人類其言曰你氣力大則我投拜你我氣力大則你投拜我今河南爲彼所殘破而我瞷其後取之彼必擁百萬之衆併力於我萬一一處不牢使彼得渡大河則我之人心駭動勢將南奔千里歸師其

闘可虞之事何所不有縱使閫不失河不渡如金之前日而蜀口有路覆車甚明如兎尋窩如虎尋跡今蜀口謂關隘爲平地不可修復設使修復非費數百千萬緡不可趙彦訥雖號時英得專制其事然未六三數月豈能遽復舊觀以塞此孔道哉此道不塞誠使闗不失河不渡彼反出吾之後而荊湘先危矣不特河南不可守也韃之大兵在河北韃之宣差在河南我師一出彼必告急於河北健馬疾驅而列城之中爲韃

人受韃命者亦必自守我後有强敵前有强城此危道也雖李顯忠尚以此取敗況李虎王鑑輩乎若不幸而潰精甲利兵芻糧牛馬一切委棄是又蕭梁洛口之覆轍也韃自南向人吾土地擄吾人民知吾畜積慕吾繁華盻盻朶頤不過待釁而動今彼以和欵我我正宜亦以和欵之庶幾少延歲月急急自治而乃欲僥倖必不可成之事以速立至之患亦左計甚矣又況襄閫方議和而兩淮乃進兵鄒伸之輩雖不識事

體胃昧遠使然以身蹈不測之淵亦曰國事也彼獨何辜而遽置之必死之地乎孝宗初年銳意恢復一日奏知高宗高宗云彼有勝負我有存亾孝宗聳然而退以此聖訓細加紬繹則今日之事豈可輕議哉列聖金甌之業儻以孤注一擲實關宗廟社稷安危存亾惟廟堂熟討之

答蔡樞密書

釣誨諄諄若評其恝然於斯世意欲推而出之此可以爲愛我而未可以爲知我也疇昔得政

時固常對相公言宰相有兩種人要做其一君子要做要做者將以安國家利社稷拯救生民攘却夷狄也其一小人要做要做者將以擅權利報恩讎儲囊玉帛珠珍買歌童舞女驕妻妾遺子孫也其於小人之事既不敢爲而君子之事又不能爲徒以有限之心爲無窮之思慮以有限之身爲無窮之應接雖欲對清風明月與良朋佳友舉三杯而不可然則亦何樂於爲宰相乎今時又非前比矣國事日艱邊事日亟正使

長才大智豈易挿手天既予之以全名保節而自棄于天稍有識知者决不爲也况坐山林月享俸錢萬餘緡米[redacted]三百石門戶既闊尚費支吾使再爲宰相斷無緣受四方盤合月請正舊楮千餘緡米五十餘石百物又貴必須擘畫陪備以給用度此竟私討之不便者也矢心以告願祖公勿復言乃佩久要之誼

詞

焚告天詞

吹生有命知難苟於逃遁疾痛則呼豈妄祈於安愈一誠所在衆聖皆知伏念臣秉法招愆任公造孽永作癘鄉之鬼固所當然復爲治世之民已難忘此兄神明之所啓告與夢寐之所感通示以遠然日於響應累而陰傷之寇萃於春夏之交雙足先浮兩髀繼腫漸浸淫於手臂遂侵犯於心脾氣喘而夜臥惟艱胃衰而晝餐盡絶嘔噦大作臓腑不舒度去程不踰於朝夕雖倉扁莫救於膏肓惟代謝去來之變固已處分於平時恐吟呻楚劉之憂或能轉移於正念共望上帝昭鑒大道慈悲縮以五三日之期俾之速化護此六七尺之體得遂全歸

後村居士集五十卷目錄二卷

（宋）劉克莊撰

宋刻本

後村集五十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劉克莊撰。克莊字潛夫，莆田人。以蔭入仕，官至龍圖閣直學士，諡文定。克莊初受業眞德秀，而晚節不終，年八十，乃失身於賈似道。王士禛蠶尾集有是集跋，稱其論揚雄作劇秦美新，及作元后誄，蔡邕代作羣臣上表，又論阮籍晚作勸進表，皆詞嚴義正。然其賀賈相啟、賀賈太師復相啟、再賀平章啟，諛詞諂語，連章累牘，蹈雄、邕之覆轍而不自覺。今檢是集，士禛所舉諸聯，其指摘一一不誣。較陸游南園二記猶存規戒之旨者，抑又甚焉。則其從事詩學，特假借以為名高耳，不必以德秀之故，遂從而為之詞也。其詩派近楊萬里，大抵詞病質俚，意傷淺露，故方回作瀛奎律髓，極不滿之。王士禛池北偶談亦論其詩與四六皆好用本朝故事，與王義山稼村集同譏。然其清新獨到之處，要亦未可盡廢。瀛奎律髓載其十老詩，最為俗格。今南岳第二稿惟存三首，而佚其七，則此集亦曾經刪定，非苟存矣。文體雅潔，較勝其詩。題跋諸篇，尤為獨擅。蓋南宋末年，江湖一派盛行，詩則汩於時趨，文則未失舊格也。坊本所刻詩十六卷，詩話、詩餘各二卷。毛晉津逮秘書又刻其題跋二卷，而他作並闕。此為傳鈔足本，前有淳祐九年林希逸序，較坊刻多文集三十卷，詩話亦較多，後集二卷，蓋猶從舊刻錄之云。

後村居士集序

作者不祈人之知知者常在數
十年之後從上諸名人皆云然蓋
未有其人之好惡未齊而其文之
聲價已定者貶斥小疵笑愈大極
悠悠穹壤俗喙一談昔之人固有
憤恨於時而棄擲其平生所作者
或瘞以塚或泛以瓢豈非痛識真
之難耶獨我
祖宗盛時道學明而士具眼文章
家之品[illegible]以窮達為高下若
歐曾蘇之[illegible]稱黃陳之名以
詩雖其身困蹭蹬寥落者習者附
和同聲而片文隻字人人寶重其

傳則自若也　中興百年以文字
行於今者其最大亦十數然太半
手自編次一時或遇或否亦為升
沉於文何加損焉此　我朝人物
議論之公有非前代所可及也
後村先生劉公得文名最蚤排觝
於時亦最甚僕纔少公七歲而疇
昔受學樂軒時已嘗誦公南嶽藁
蓋吾師　日得之喜甚呼而語僕
曰予於詩喜義山禹錫二氏是編
猶有劉李所未到者余受而味之
曰此世所稱二劉諸孫者耶此章
泉澗泉諸君之所畏者耶此水心
所謂可建大將旗鼓者耶兩鄉相

望雖未睇數舍而其人則未之識也既而僕走江淮後村以譏廢十年身雖詘而文日傳時從數千里外有能道其名而誦其詩者語以為今人率不信益知公之詩名久而傳者遠矣　端平初余留太學偶謁討幕湯公巾後村時以西府

掾對晦靜語余曰子得潛夫對踈乎言所難言非特詞章為妙西山之門此為巨擘余於是知公於詩之外尤有過人者然猶未及登門也余成進士南歸後村旋亦去國始克謁見於其居挾策過從凡一再歲頗嘗聞所未聞中間睽携時

貴寄以新稾聞者必爭求之丙午余待罪校讎府公自江左召甫見上即錫第長蓬山專史事未幾日又入經幄直綸者僕於公為列屬遂得時見講卷詞草諸藁每每精妙絕出無何乃以留黃不奉詔去而掖垣諸藁膾炙於人好文者至

傳寫以和詒遺是公之連蹇不得志雖甚於諸賢而文字之傳亦非意見不同嗜好相背者所可得而抑遏也昔者李定之於東坡且以奇才見予況他人乎然世猶以余集不盡見為恨去秋余補外此來聞得語從容輒以此請而公謙避

再三不之許余曰菁名郡也前輩諸閩人文字散落不少夾漈著書宜多可名者七百種今之存無一二艾軒沒五十年遺文始裒集僅得二十卷放失知幾何他如次雲之詩西軒之賦與先正二劉所作則世無復見者矣前之守於斯者能無媿乎僕將逃此媿於後公獨何所靳於今此非為僕賜為國人賜也公於是不得已而出之余既盡得公所藏刊之郡齋且連月諷詠不去手乃斂衽而嘆曰夫文章非一體能者互短長王粲他文不逮賦子美無韻者難讀溫公不習

序

四六南豐文過其詩此皆前輩評論也以余觀於後村自非天稟過殊學力深到何其多能哉詩雖會衆作而自為一宗文不主一家而兼備衆體模寫之華工妙援据之論精詳其錯綜也嚴其興寄也遠或春容而多態或峭拔以為奇融貫古今自入爐鞴有穀梁之潔而寓離騷之幽有相如之麗而得退之之正霜明玉瑩虎躍龍驤閎偉瑰奇超邁特立千載而下必與歐梅六子並行當為中興一大家數也至如倫紀奏篇塗歸諫疏與夫其人獻事之詞此又公立朝大節來

序

若宜焚香誦之不然文章能使傳哉公名克莊字潛夫莆陽人後村若因其居以自號也淳祐九年龍集己酉中春既望竹溪林希逸書

後村居士詩集目錄

卷第一

郭璞墓　魏太武廟
徐孺子墓　北來人二首
北山作　早行
黃蘗山　第三龍湫
客中作　小寺
晚春　哭葉茅錫教授
瑞香庵　送薛明府
蒜嶺　示觀老
武步道中　浦城道中
幽居寺　大目寺
哭容倅舅氏二首　吳大帝廟
鐵塔寺　聽老
哭薛子舒二首　贈川郭
贈錢道人　張麗華墓
送鄒景仁　二將
陳虛一　揚州作
南浦亭寄所思　蒜嶺夜行
別敖器之　哭揚通老吏部

老歎　答友生
趙清獻墓　烏石山
除夕　呈表叔監
漁梁　小梓人家
送拄杖還僧　雲峯寺
盖竹廟　瓜洲城
送仲白　鳳凰臺晚眺
贈王隆劉道士　晉元帝廟
清涼寺　冶城
雨華臺　新亭
魏勝廟　眞州北山
故宅　送余子壽
送周監門　挽黄趙郎中二首
寄趙昌父　寄韓仲止
戊辰書事　晚春
臨溪寺二首　即事
孺子亭　碧波亭
豫章溝　題寺壁
西山　宮詞四首
秋風　跋小寺舊題

憶殤女　報恩寺
歸至武陽渡作　舟中呈景建
書山壁　華嚴寺遇舊營騎
田舍　古墓
題本草　下蜀驛
出郭　病起
再贈錢道人二首

卷第二 詩

蒙恩監南嶽廟　烏石山
貧居　挽鄧處士
老將　老馬
老妓　挽趙仲白二首
贈風水僧　挽鄭夫人二首
除夕　挽鄭淑人
悼阿昇　送眞舍人帥江西八首
送仲白葬登石室　立春二首
去春　燈夕
戲孫季蕃　匹馬
宿靈巖山懷一僧　訪碑支盤二僧值雨
送王實之赴長沙幕　哭豐宅之吏部二首

深村　挽林進士
東人求鹽字　寄濱陽守王中甫
與客登華山絕頂　戲答同游
次方武成華山韻　挽方孺人
方侗泛舟得南字　空寂院
紫霞觀　靈霄道院
方寺丞新第二首　小齋
東巖避暑　方寺丞艇子新成
友人病瘡　乍暑
衛生　先儒

游淨居諸庵二首　次方湖得同字
又得湖字　問友人病
偶賦　滄浪館夜歸二首
贈翁定　送孫季蕃
哭毛易甫　月下聽季蕃吹笛
哀陳璹　題方武成詩草
送劉連江之官 世鈞　挽何東海 夢得
送客　哭王宗可 以成
書考　哭常權
亢蟻　方寺丞除雲臺觀

哭方主簿　陳寺丞過訪丈齋
棋　宿千歲庵聽泉
題西重山瀑布　秋夜懷傅至叔父子
書小窗所見　哭宋君輔 倚
曝書　觀元祐黨籍碑
答翁定　挽陳潮州 㬢
城中募兵二首　哭張王父
友人病痁　書事二首
李文饒　西風二首
昔仕

卷第三 詩
九日次方寺丞韻　戲鄭閎清灼艾
暝色　示寶上人
海口官舍　瑞峯寺
瑞巖　答湯升伯因悼紫芝
挽林宜人　送葉知郡 采
送人赴廬陵尉　別翁定宿瀑上
身在　至外祖尚書家
命拙　憶真州梅園
歲晚書事十首　元日

題李尚書效野堂
又題黃其止堂
晚悟
書燈
書感
山茶
落梅二首
野性
懷聰老
哭五一弟先輩二首
腰痛
上冢
平床嶺
溪西
夾溪草堂
棋山院
西林寺
興化縣
麥斜
鯉湖

蔡溪巖
九座山
香山寺
仙遊縣
溪西子弟降箕
白昔
耕仕
真母挽詞二首
蘭
感昔二首
山丹
燕二首
過永福懷仲白二首
詠史二首
韓曾
春旱四首
次韻黃天谷二首
得曾景建書
示兒
瀨陽塘
春日二首
悼毛易甫侍郎
有感
哭趙紫芝
哭周晉僊
中峰先塋
被酒
小園即事二首
夢豐宅之二首
漢儒二首
暮春
哭吳杞
橘花
薔薇花
答鄭閎清
前輩
鐵塔院
方寺丞病足
卷第四詩

贈徐相師
送孫季蕃
寄何立可提刑
和曾史君喜雨
送饒司理
贈防江卒六首
哭黃寺丞二首
不寐
寄瓊漕王中甫
送章通判
旱蓮
辭桂帥辟書作
聞何立可李茂欽訃二首
夏旱
憶藕
夜飲方湖
哀江帥張常二首
瀑上值雨
瀨
送沈僩

紫薇花　書第二考
送鄭閩清　貓捕燕
次方寺丞方湖韻　鄰家孔雀
答傅監倉　蟾蜍研滴
讀崇寧後長編二首　午瞼
書感　答客
卭杖　寄泉僧真濟
羊毫筆　空村
題齋壁　題繫年錄
晚出　伏日

自警　詠鄰人蘭花
夏夜　書田舍所見
郊垌　客過
孟浩然騎驢圖　有興
聞笛二首　健忘
宿莊家二首　妄想
白社迓客　七月九日二首
夢賞心亭　郊行
懷友　牢落
跋方雲臺雲文藁　雲

櫻冠　方寺丞招宿瀑上不果
詩境樓觀月　野望
西湶山觀雨　宿山中十首
次韻方寺丞瀑上雷雨　秋望二首
村校書　聖賢
懷李敬子　華嚴寺知客寮
聞黃德常除廳安倅　閑居即事
自勉　少日
貧病　示同志

卷第五詩

和李若瀑上種梅五首　再和五首
賦瀑布得斷字　送陳寺丞守延平
送丁元暉等南海　黃檗道中崖居者
橫塘　菲溪
哭東巢山覺初長老二首　贈蕭高士
挽李端　海口三首
黃檗寺　和西外趙知宗
悼秦醫　讀劉賓客集
戍婦詞二首　游水南
哭陳鑰主簿　傅諫議和李兵字詩次韻

宿別溪上二首　宿囊山和方孚若韻
白鹿寺　發梳峯
嵩溪驛　環翠閣
崇化麻沙道中　過晦伯劉尚書墓
謝墳　大乾記夢
館頭　發臨川
豐城和別景建　自撫至袁風雪
安仁驛　萍鄉
牛田鋪大雪　醴陵客店
湘潭道中即事二首　謁南嶽
勝業寺　發嶽市三首
湘江六言　煙竹鋪
衡永道中二首　黃羆嶺
祁陽縣　零陵
深溪驛　全州
炎關　秦城
未至桂州答葉潛仲迎詩　游水東諸洞次同游韻二首
春日五首　訾家洲二首
舜廟　得家訊
湘南樓　上巳水月洞分得事字
出城二絕　陪帥卿出游
次韻葉武岡二首　移居二首
弔錦雞　哭孫行之二首
即事　楮樹
象弈　送陶仁父
書壁　栽竹
卷第六　詩
癸水亭觀荷花　棲霞洞
堯廟　五月七日游諸洞
泛西湖　題許介然詩藁
慈氏閣　翛然亭
屏山　千山觀
魯公巖　郊行
遠華館呈胡仲威　老大
伏波巖　詰猫
八桂堂呈葉潛仲　挽聶孺人
題胡仲威文藁　戴秀巖
寄左次魏二首　湘南樓餞張昭州
榕溪閣　哭譚戶錄二首
風　觀射

荔支巖　冉游棲霞洞
倂云巖　劉僊巖
龍隱洞　哭梁運管 次
琴潭　清惠廟
辰山道人　玄山觀
榕溪隱者　楼亭
自用臺字韻　篸帶亭
程公巖　哭林晉之判官
鵲　榕臺二首
巖関新洞　乳洞

發湘源驛寄府公　鏵嘴
書堂山　湘中口占四首
見方雲臺題壁　土馬村
祁陽道中　罨溪二首
浯溪二首　石鼓
湖南江西道中十首　鷄
哭裘元量司直　豫章二首
還杜子埜詩卷　訪李公晦
道傍梅花　戲書旁舍
懷安道中　哭澤孺方先生二首

真隱寺　道傍松
挑峰寺　乍歸九首
題坡公贈鄭介夫詩三首

卷第七 詩

蔡忠惠家觀帖　癸未瑞慶節
有感　挽水心先生二首
林容州別墅　哭林山人
挽方孚若二首　挽方武成二首
福州道山亭　建州
起來　入浙

寄人　壽昌
桐廬　富陽
記夢　出都
題硯　杜丞
久客　贈陳起
贈翁卷　路傍桃樹
題壁　馬上口占
挽李尚書二首　橋西
黃田人家海棠二首　郭熙山水障子
挽林夫人　挽葉夫人

題洪使君詩　聞仝縣丙圖
哭左次魏二首　寄永嘉王侍郎
秋熱憶舊遊二首　哭李景溫架閣
送鄭瑞州 起沃　送子約赴衢教
李園有懷孚若　送衢州方掾 阜高
答敖茂才　失猫
送張應斗　爲圃二首
送黃寄文赴欽教 壁　挽表侍郎二首
敖器之宅子新成　答陳珍
挽趙帥君任二首　池上榴花

蘇李泣別圖　芙蓉二絕
鄒莆田傳葬書　挽鄭參議
瀨溪即事十絕　敖茂才論詩
鐵諫圖　哭劉運江
明皇按樂圖　哭李公晦二首
送鄒莆田　即事四首
梅花五首　送邢仙遊
夜登甘露山二首　書事十首

卷第八 詩

送詹權郡　再題鍾賢良詠歸堂
送洪使君　送陳[illegible]史
黃九萬見訪　別宋斌
和熊主簿十絕賦海棠　再和十絕
和水心先生馬塔歌　別高九萬寄孫季蕃二首
題何秀才詩禪方丈　挽洪倅
挽婁潛王中甫二首　挽葉潛仲二首
送熊主簿　送徐夏叔
和答北山　挽樓暘叔二首
勞農二首　答曾惠州二首
勝參議挂冠　挽詹建昌二首

和葉尚書解印二首　送葉尚書奉祠二首
挽盧母　寄熊主簿
寄徐夏叔　贈趙鑿立之
與陳北山　答陳龍圖
和趙吉州三首 崇度　挽傅諫議二首
寄二徐　答留通判元崇
和陳北山王家酒二首　和北山
送建安鄭尉　答范叔範
送揚休文　答羅天驥
林守贈瑞香花七首　和趙南塘荔支五首

築城行　開壕行
運糧行　苦寒行
國殤行　軍中樂
寄衣曲　大梁老人行
朝陵行　破陣曲
村居書事四首
卷第九詩
挽陳北山二首　送五六弟赴四明倉官賦
挽龔汀州二首　送戴復古謁陳延平
挽外舅林明道二首　柬陳寺丞築城

答揚弁　挽方岳倅
梅雨獎築城自用前韻　跋茾人詩卷
城壞復修又賦　山間種竸十首
題邵武胡將祠　沙縣祝將祠
挽王簡卿侍郎二首　挽高九萬翁礀
挽陳師復寺丞二首　別高九萬
贈鑒士揚椿老二首　挽潘柄
贈輝書記二首　答黃鏞
答陳斑主簿　寄題胡氏春風堂
送孫明府　答陳瑲司户
辛卯天基節六首　挽王瓌甫二首
還黃鏞詩卷　次韻徐撫功釣河
答陳珦修職　挽陳孺人
壬辰春上冢五首　訪李鋼草堂不遇
題陳遂卿隱居　題林逸人道室
方氏聽蛙亭　贈鍾主簿父子
寄趙簡叔知宗　贈豫知子
簡叔和詩再寄　寄姚贛倅
三寄簡叔　寄姚贛州
蔣邁說易　讀金參登記
哭鄭君瑞二首　獲研

再獲一研自和　蔡偉叔講通書
遺編　一念
貧居自警二首　清明寒食二首
上巳　村墅
進德　答梁文杓
哭章泉二首　贈馬相士二首
送王堪五首　和南塘食荔歎
卷第十詩
送西山再墳温陵　水仙花

葵□一首　題鄭筮文卷
悼阿駒七首　鄭筮示邊報
挽劉學諭　送陳巽户曹二首
盱上張季注三略　送湯伯紀歸番易
病後訪梅九絶　陪西山游鼓山
鼓山用趙丞相韻　題真仁夫畫卷
題龍眠十八尊者　跋米元章帖二首
跋周忘機畫　題林户曹寒齋
呈黄建州　過建陽二首
過亭戴二首　荅李泉州元善

送趙善州二首　題趙子固詩卷
題湯伯紀程文　和高九萬感詩
荅曾無疑校勘　題袁秘書文稾
題廬陵羅生詩卷　陳夫人哀詩
挽連夫人　參與陳公挽詩二首
又二首　送王實之
重餞趙信州得寝字　鄭丞相生日口號十首
出宿環翠　移宿客郎
桐廬舟中　朱買臣廟
江山道中　徐偃王廟

漁梁　馮唐廟
新逢二嶺　春陰
觀僧升座　田舍即事十首
賦趙廣文南墅　寄和湯仲能
送湯季庸監獄　別徐鼎夫
次韻王元度二首　送趙牧愚赴潯州理掾
離郡五絶

卷第十一　詩

寄徐直翁侍郎二首　和仲弟十絶
丁酉元日七首　用延平葉夾成韻

題黄巖叟詩　次王元度韻
送范守仲台二首　挽趙漕簡叔二首
次曹路分韻　用曹帥韻贈曹路分
次韻永嘉曹君贈詩　謝林大鼎端硯
挽鄭子敬都承二首　次韻實之春日六首
挽戴丞　題永福黄君行卷
送方清孫參學　挽南塘趙尚書二首
次韻實之春日十一首　別張季
挽淮東丘升撫幹　五月旦日紀夢
和□史君　題趙別駕委齋

次張史君韻　讀邸報二首
白和二首　和實之讀邸報四首
再和四首　挽李儒老二首
挽鄧貢士　梅州楊守鐵菴
梅州重建中和堂　題張淳尉梅溪集
題陳景升補化度寺碑　端嘉雜詩二十首
卷第十二詩
洛陽橋二首　泉州南郭二首
同安　龍溪道中
木綿鋪　靈著祠
韓祠二首　留衣菴
潮惠道中　循梅路口四首
白雲菴　叱馭菴
將至海豐　東坡故居二首
豐湖三首　羅浮八首
扶胥三首　兼船
兼諸司二首　唐子西故居二首
風幡堂二首　羊城使者廟
江南五首　即事十首
藥洲四首　登城五首
城南　題蕭則山文編二首
題唐察院詩卷二首　次韻黃殿講鳴珮亭
廣州勸駕　廣州都試
燈夕二首　次韻二首
哭嫂子二首　蒲澗寺
越臺　次韻劉帥出郊
次韻李倉春遊　挽崔丞相三首
陸賈二首　浴日亭二首
追和坡韻一首　白鶴故居
唐博士祠　六如亭
再題六如亭　十五里沙
道中和方孚若題壁
卷第十三詩
送項季約使君二首　送王梅州二首
癸卯燈夕次楊守韻四首　辛卯春日
挽林煥章二首　送趙阜主簿
挽游勉之侍郎二首　挽唐伯玉常卿二首
送居厚宰崇粟二首　居厚不果行次韻二首
居厚得祠復次韻一首　贈蜀士盧石受二首
送陳寔之宰連州　挽林承奉

挽姚漕貴叔　挽陳開國二首
挽王居之寺丞二首　挽方鎔貢士
題黄仲炎文卷二首　和吳教授投贈二首
和張簡齋分韻　用王去非韻送林元質二首
送兪簽院赴潮州二首　賀王實之得第二子
送方蒙仲赴省　書事二首
送葉士龍二首　甲辰春日二首
題小室二首　送表弟方時父
送葉桂發助教　建陽馬氏晚香堂
贈施道州二首　送揚彥極提刑二首
題陳霆詩卷　夢方孚若二首
哭孫季蕃二首　懷曾景建二首
洪內翰哀詩二首　送李漕用之二首
答謝法曹　次王實之家藝韻
喜湯伯紀登第　泛舟十絶
飲方園十絶　跋江貫道山水十絶
卷第十四
雜詠一百首
卷第十五
雜詠一百首

卷第十六詩
讀竹溪詩　甲辰書事二十首
送王實之倅廬陵二首　送葉士龍還汶亭精舍
題李丑南詩卷　題安仁陳慧父詩卷
讀樂平吳槃書鈔　挽湯仲能二首
無題　番易紫極宮次太白韻
用韻答王侍郎　答廬陵彭士先
題方谷良藏寒巖山帖　答陳楙伯二首
送王允恭隱君　送方時父
題宋謙父四時佳致樓　題宋謙父詩卷
寄揚休文高士　題倪上人詩卷
題羅甘祖取芻　題餘干姚三錫書鈔
挽李秀巖二首　用南塘韻題尹剛中潛齋
次南塘韻呈伯紀子潛　題蔡炷詩卷二首
題汪道士雲庵　次韻伯紀送別二首
餞高著作守嚴陵　進經筵講禮記徹章詩
恭和　御製徹章詩　丁未春五首
和鍾子鴻二首　題端溪王使君詩卷
疊前韻　三疊
挽陳惠倅　挽姚衢州

荔支感歎四絶　石塘感舊十絶
九日登巖過丁元暉　工部弟墓一首
題林璞平寇録　季父書靜哀詩四首
工部弟哀詩一首　挽方寶學三首
挽方孺人
陪諸先輩題名呂福公韻二首
答循倅潘起　過季父新阡
卷第十七
詩話上
卷第十八
詩話下
卷第十九　詩餘
哨遍一　六州歌頭一
賀新郎三十一　沁園春九
摸魚兒三　一剪梅二
滿庭芳一　鷓鴣天二
卜筭子三
卷第二十　詩餘
滿江紅十四　風入松四
水龍吟四　浪淘沙四

念奴嬌五　木蘭花慢四
最高樓二　臨江仙四
昭君怨二　清平樂四
長相思五　菩薩蠻一
玉樓春一　生查子一
憶秦娥五　鵲橋仙一
踏莎行一　水調歌頭八

後村居士詩集目録

後村居士文集目録

○卷第二十一 記

汀州重建譙樓記　端平江閣題名碑記
建寧府新建譙樓記　邵武郡治譙樓記
建寧府李明倫堂記　尤溪縣復平糴倉記
味書閣記　汀州鶴鳴庵記
郢州貢士田記　風月窩記
艾軒祠田記　建陽縣廳續題名記
晉江縣飛黃堂記　淮東總領所貢廉堂記

○卷第二十二

雲泉精舍記　古田縣二祠記
新修三步泄記　興化軍新城記
重修太平陂記　重修通判廳記
聽雨堂記　陳曾二守生祠記
興化軍創平糴倉記　漳州代輸丁錢記
登聞檢院續題名記　華亭縣平糴倉記

○卷第二十三 序

甲申同班小録序　和平志序 代人
送陳東序　劉圻父詩序
送高上人序　陳敬叟集序
瓜圃集序　退庵居士集序
艾軒先生集序　野谷集序
賈仲穎詩序　張尚書集序
王南卿集序　石塘閑話序
竹溪詩序　王瑚子文詩序
趙寺丞和陶詩序

卷第二十四 序

趙虛齋注莊子内篇序　唐人五七言絶句序
本朝五七言絶句序　中興五七言絶句序
王隱君六李九書序　季父易藁序
張昭州集序　網山集後序
樂軒集序　江西詩派小序

○卷第二十五 啓

上傅諫議　上制置李尚書
謝制置李尚書　謝傅諫議荅著述
賀安宣撫除少保　賀傅諫議休致
代通趙西宗　赴辟廣西通帥
謝聶侍郎舉著述　改官謝丞相
謝胡礼侍舉著述　謝鄉郡應詔薦擧
謝傅諫議應詔薦举　通安撫王侍郎

回文代葉參議　謝參諫參附陟
謝聶閣學李自代　謝葉尚書薦
謝沈提举薦
卷第二十六 啓
謝葉秘監李附陟　謝王侍郎李所知
上程給事　謝程內翰薦
除湖倅謝丞相　謝臺諫
除仙都謝丞相　謝臺諫
除吉倅謝丞相　代上西山二
除將作簿兼參議謝西山

謝丞相　謝兩參政
謝洪中書李自代　謝余中書李自代
除宗簿謝丞相　除玉局觀謝二相
除雲臺觀謝丞相　謝諸府
卷第二十七 啓
廣東提举謝李丞相　通唐經略
賀右相還朝　廣東漕謝二相
除崇禧觀謝丞相　謝三府
謝史端明　再除崇禧觀謝丞相
謝史端明　謝諸府

賀范左相　賀杜右相
賀鄭丞相除少保醴泉觀使侍讀
江東憲謝鄭少保　謝丞相
謝給舍侍從　謝臺諫
賀謝司諫　賀劉察院
賀江察院
卷第二十八 啓
賀鄭少傅　除將作監直華文閣謝丞相
謝臺諫給舍侍從　賀鄭少師
賀游丞相　賀湯司諫江小坡

賀鄭侍御　賀謝殿院
謝王賓齋舉自代 逸　受告謝程中書
謝王侍郎舉自代 並　回曹制置
答韓徽州　答池州魏通判
賜第謝丞相鄭少師二府　賀鄭丞相
賀二府　除秘撰閩憲謝啓三
○卷第二十九 樂語上梁文半
樂語五　上梁文三 茶渊殿 建陽縣西寄 孫還畫堂
雜啓十九
○卷第三十

疏十五　青詞二十五
卷第三十一　題跋
跋宋氏絕句　跋趙忠定與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跋馬提刑譜　跋艾軒繳駁奏槀
跋朱文公與陳丞相帖　跋柯崑文詩
跋宋吉甫和陶詩　跋阜昌福臨浮化帖
跋王實齋送林靜芳序　跋李敏甫詩
跋先君與耿氏帖　恭跋　御製二帖
跋吳參書說　贈日者呂丙
題汪應文卷　跋梁司直詩
跋宋自達梅谷序　題宋自達詩
題程垣詩卷　題趙戣詩卷
題葉介文卷　贈日者許澄之
跋蔡端明茶錄　跋蔡端明寫章草千文
跋蔡端明書唐呂氏家冊　跋山谷書范滂傳
跋王元邃詩
卷第三十二　題跋
跋東坡聽琴水調與山谷帖　跋蔡端明帖二
跋朱文公與方耕道帖二　跋南軒與方耕道帖
跋南軒送方耕道詩　跋魯簡肅晏元獻宋宣獻帖
跋蘇才翁二帖　跋劉原父陳述古帖
跋趙清獻公帖　跋陳了翁鄭介夫帖
跋余襄公帖　跋陳懶散王晉卿帖
題丘攀桂月林圖　跋許教一鶚廷策
跋韓致光帖　跋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跋林竹溪禊帖二　跋伯時臨韓幹馬
跋戴嵩牛　跋王摩詰渡水羅漢
跋江貫道山水　跋厲歸真夕陽圖
跋韓幹三馬　跋信庵墨梅
跋李伯時畫十國圖　跋米南宮帖
跋放翁與曾原伯帖　跋舊潭帖
跋馬和之覓句圖　跋石鼎聯句圖
跋揚通老移居圖二　跋石虎禮佛圖
跋明皇聽笛圖
卷第三十三　祭文
祭趙仲白　祭曹宅之郎中
祭方孚若寶謨　祭李蘄州
祭方武成　祭李尚書
祭袁侍郎　祭李監丞東
祭方孚若掩坎　祭方氏表弟

祭趙縣丞　　祭傅諫議
祭樊澧王中甫　　祭亡室四
祭陳北山　　祭外舅
祭胡仲方尚書　　祖奠外舅
祭陳師復寺丞　　祭胡伯圓尚書
祭周淳仁　　寺官祭西山
卷第三十四 祭文
路祭西山先生　　代宰執祭曾知院
葬祭西山先生　　祭鄭子敬左司
祭張敏則都丞　　祭余子壽尚書

祭丁元暉給事　　祭南塘趙尚書
祭崔相二　　祭黃市舶二
祭李左相　　祭顏君立
祭妻弟林養直　　祭林焯章嫂
祭游勉之侍郎　　祭唐伯玉常卿
祭百五姪　　祭趙叔愚
祭湯仲能　　祭都官兄
祭徐仁伯
卷第三十五 祭文　哀詞
祭李公晉靜　　祭工部弟

祭古田弟　　祭從毋陳恭人
祭寒齋　　祭方德潤閣學
祖奠工部弟　　祭工部弟掩坎
祭王實之少卿　　祭鄭伯昌吏部
祭杜子昕尚書　　祭魏國三
祭臞軒掩坎　　代祭故相
泰伯墓哀詞
卷第三十六 祝文
祝文八十九首
卷第三十七 墓誌銘

趙仲白墓誌銘　　林沅州墓誌銘
叔毋方宜人坎誌 代　　林程卿墓誌銘
方武成墓誌銘　　閤皁揚道士墓誌銘
卓推官墓誌銘　　敖器之墓誌銘
方子默墓誌銘　　鄭孺人墓誌銘
王翁源墓誌銘　　亡室墓誌銘
卷第三十八 墓誌銘
巴陵方通判墓誌銘　　外舅林明道墓誌銘
姚元泰墓誌銘　　顧安人墓誌銘
林龍溪墓誌銘　　李節婦墓誌銘

陳太孺墓誌銘　丁元有墓誌銘
方子約墓誌銘　柯孺人墓誌銘
方東叔墓誌銘　黃柳州墓誌銘
周夫人墓誌銘
卷第三十九 墓誌銘
杜郎中墓誌銘　知常州陳寺丞墓誌銘
賢首座塔銘　林煥章墓誌銘
林養直墓誌銘　孫花翁墓誌銘
林判官墓誌銘　林承奉墓誌銘
趙孺人墓誌銘　林處士墓誌銘

卷第四十 墓誌銘
王孺人墓誌銘　林寒齋墓誌銘
少奇墓誌銘　審淵翁墓誌銘
叔父習靜墓誌銘　陳孺人墓誌銘
方竽鄉墓誌銘　方揭陽墓誌銘
方閣學墓誌銘
卷第四十一 墓誌銘
劉君方氏壙誌　刑部趙郎中墓誌銘
潘庭堅墓誌銘　陳安人墓誌銘
方潛仲墓誌銘　司農王少卿墓誌銘

卷第四十二 表牋
擬代謝表七　代遺表二
袁州謝表　廣東提舉謝表
廣東運判謝表　江東提刑謝表
袁州貢布表　江東謝戒諭贓吏表
賀明堂禮成表　賀皇后箋
進銀狀　謝明堂赦表
除將作監華文閣謝表　謝賜同進士出身表
經筵徹章轉官謝表　除秘閣修撰福建提刑謝表
卷第四十三

玉牒初草
卷第四十四
玉牒初草
卷第四十五 書
丁丑上制帥　戊寅與制帥論海州
庚辰與方子默僉判　辛巳答傅諫議
乙酉答眞侍郎　乙酉答傅諫議
乙酉與胡伯圓侍制　戊子答眞侍郎論選詩
卷第四十六 書
與鄭丞相十三　與喬丞相

與李丞相三　與游丞相六

卷第四十七 書

與游丞相二　與范丞相三

與范杜二相　與李執

與高撫參　與郭小坡

與吳叔永尚書　與鄭昭武

與南雄翁教授　答林公琰監場

卷第四十八 行狀

寶章國博林公行狀　寶謨李丞方公行狀

卷第四十九 行狀

開府忠簡傅公行狀

卷第五十 行狀

參政眞公行狀

迪功郎新差邵州司法參軍林　秀發編次

後村先生文集目錄卷終

後村居士詩卷第一

詩 南嶽稿

郭璞墓

先生精數學卜宅未爲疎因捋虎鬚死還尋魚腹居如何師鬼谷却去友靈均此理憑誰語人方寶葬書

魏太武廟

荒涼瓜步市尚有佛狸祠俚俗傳來久行人信復疑鴉爭祭餘肉馬飲江時意氣今安在城笳暮更悲

徐孺子墓

今曉安墳意悔仙甚解傍臨成龍不至羅設鳳高翔豈銅人俱燼先生骨尚香小詩拈未出何以侑椒漿

宿庄家二首

初秋風露變偶出憩庄家原稼無全穗陂荷有晚花疎鍾踰澗響微月轉林斜鄰媼頭如雪燈前自績麻

茅茨迷詰曲廋谷復踰陂世上事如許山中人不知牛羊晴臥野鵝鶩晚歸池粗識爲農意秋輸毋及時

北山作

骨法枯閑甚惟堪作隱君山行忘路脉野坐認天文字瘦偏題石詩寒半說雲近來仍喜瞶閑事不曾聞

早行

店嫗明燈送前村說来真山頭雲似雪陌上榻如人游
覺高星少纔分遠燒新何須看堠子來往暗知津

黃檗山

出縣半程遥松間認粉墻峯排神女峽寺刱德宗朝
老巢高木僧寒曬隋衣早知人世淡來住退居寮

第二龍湫

絶頂為龍公森寒石作宮路盤青壁上瀑瀉白雲中
說聞雷出人疑與海通幾時陰晦夜來此看蟠空

客中作

漂泊何須遠離鄉即旅人吟翁嘗海品書剌謁田鄰
寄寒衣少山來曉夢頻小兒仍病瘧詩句竟無神

小寺

小寺無蹊逕行時認鞋痕大寒鳴似豹僧老瘦於猿淵
水來旋磨山童出閉門城中梅未見已有數株繁

晚春

花事匆匆了人家割麥初雨多田有鵝潮小市無魚充
筆回僧館褰衣看古碑經年稀見客碧折轉生疎

哭葉孝錫教授

瘴雲深處死太息念君何詩友俱來弔埋銘久未磨琴
冢無子繼書畫落人多舊宅今移主斜陽掩涕過

夜過瑞香庵作

夜深捫絶頂童子旋開扉問客來何暮尋僧去未歸山
空聞瀑瀉林黑見螢飛此境惟予愛他人到想稀

送薛明府

長官三載內屢被督郵嗔鎮靜答刑少公清縣庫貧減
租憐野老揖待詩人秖恐鳧飛後民間事事新

蒜嶺

到此思家切寒衣半淚痕燒餘山頂禿潮至海波渾僕
怕昏無店人言近有村吾生輸野老笑語掩柴門

示觀老

住山仍黑瘦瓶錫極蕭然頂髮千莖雪跏趺一縷煙禪
堪拈出衆詩亦長於前燒盡西窗燭相看各不眠

武步道中

一路荒涼極無端過此頻官於鹽起稅俗事蠱為神暝
色初逢驛溪聲只隔鄰留題於泥壁不見有詩人

浦城道中

纔入僊霞路重來尚不支居人收栢實爹子辦梅詩地
濕然莊坐霜寒隔被知向來真錯計不買草堂基

幽居寺

相傳有儒者唐季隱茲峯竈已收遺墨雲方鎖暮鐘木

碑無世次石洞斷人蹤此士何曾死林深不可逢

大目寺

來人云虎出留此到昏鐘寺小於諸刹山高似衆峯未寒先得雪已夏尚如冬老子曾游浙微微有舊蹤

哭容倅舅氏二首

老赴容州辟移書勸不回客迎蕭寺哭喪附海舟來瘴雨銘旌暗空山挽聲哀未知墳上栢此去幾時栽

尚記陪言笑如今叫不譍兒分身後祿僧上殯前燈宅有遺基在田無一畝增聞天何至此在日以廉稱

吳大帝廟

露坐空山裏英靈嘆不迴久無祠祭至曾作帝王來壞壁蟲傷畫殘爐鼠印灰今人渾忘却江左是誰開

鐵塔寺

細認苔間字方知鑄塔時不因兵燹壞似有物扶持古殿人閑少深𥦗日上遲僧言明受事相對各攢眉

聰老

聰老才堪將髡緇意未平僧中能結客禪外又談兵喜聽詩家話多知　情何當長須髮道戍國西營

哭薛子舒二首

竪自金壇至猶言疾可爲瀕危人未信聞死世皆疑交共收殘稾妻能護殘債借來書冊子掩淚付孤兒

忍死教孱息留書訣父兄讀來堪下淚寄去怕傷情墓要師爲誌詩於世有名夜闌秋枕上猶夢共山行

贈川郭

川郭頗狂甚平生挾術游老猶攜侍女貧不謁公侯用藥多投病訓錢或掉頭金陵官酒貴應典舊貂裘

贈錢道人

除了布裘外都無物自隨既能行大雪飢但嚥華池説相言多驗嫌錢事更奇一般難曉處要背貴人詩

張麗華墓

臺上栢蕭蕭空堂閉寂寥芳魂三尺土往事幾迴潮嘗翠憂難見埋紅恨未銷猶勝江令在白首入隋朝

送鄒景仁

衡寒何處去新戍尚來年客勸休辭幙君言已買船霜清江有蟹葉脫木無蟬若過東林寺攜家往問禪

二將 石侯韓仔

二將同時死路人聞亦哀力窮爗轉急圍厚突難開戰骨尋應在殘兵聞有迴傷心郵遞裏隔日捷書來

陳虛一

幾載皖山耕忽提孤劒行戰場中有骨人籍上無名焦

白鼻歸路身空試賦營卻疑兵解去曾説鍊丹成

揚州作

幾多精甲沒黃沙野哭遥憐戰士家瓜渡月明空弩棨
蕪城煙斷只昏鴉似聞漢使攽王醢尚吿[illegible]
怊悵兩淮蠶織地春風不復長桑芽

南浦亭寄所思

只是從前瘦病身官卑活計大清貧買來吾帖多成贗
吟得唐詩轉逼真生擬棄家尋劒客死當移冢近騷人
秋風爛熳吹雙鬢目送停雲欲愴神

蒜嶺夜行

嶺頭無復一人來漁店收燈户不開松氣滿山涼似雨
海聲中夜近如雷擬披醉髮横簫去只寄鄉書與劒廻
他日有人傳肘後尚堪收拾作詩材

別敖器之

舊説閩人苦節稀先生獨抱歲寒姿老年絳帳聊開講
當日烏臺要劾詩東閣不游緣有氣草堂未架為無貲
輕煙小雪孤山路折贈梅花寄一枝

哭揚吏部通老

白首除郎已晚哉民閒桑柘手親栽蓋棺只有深衣去
行李空擔語錄廻士衆遺孤猶未冠著書殘藁漫成堆
可憐薄命飄蓬客度事江西莫府來

老歎

肘後奇書懶更開只今年鬢已相催但聞方士騰空去
不見童男入海廻無藥能留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醉鄉一路差堪向終擬劉伶冢畔埋

荅友生

讀易參禪事事奇高情已恨挂冠遲清於楚客滋蘭日
貧似唐人乞米時家為買琴添舊債廚因養鶴減晨炊
君看江表英雄傳何似孤山一卷詩

趙清獻墓

南渡先賢迹已稀蕭然華表立山陂可曾長吏修祠宇
便恐樵人落樹枝幾度過墳偏下馬向來出蜀只携龜
自憐日暮天寒客不到林間讀墜碑

烏石山

客子家山亦此峯可堪投宿聽疎鐘旋沽村酒開霜柿
欲訪禪扉隔暮松鄉信寫成無便寄寒衣著綻倩人縫
遠來只為營瓜圃不是貪泉萬戶封

除夕

憶昔都城值歲除高擎張燭戲呼盧今依淨社參尊宿
難向新豐認酒徒天子未知工草賦鄰人或倩寫桃符

夜寒別有窮生活點勘離騷擁地炉

呈表叔監

近日頻聞有峻除人傳君相重師儒細䌷坐穩方輪講
鞏玉峯高未要扶別後曾過東閣否新來亦乞鑑湖無
幾時供帳都門外真寫先生作畫圖

漁梁

春泥滑滑雨絲絲一路陰寒少霽時水入陂渠喧似瀑
雲從山崦上如炊焠衣去傍田家火炙焙來看野店詩
落盡梅花心事懶獨搔逢驛遞殘枝

小梓人家

生來拙性嗜清幽因過山家為小留頂笠兒歸行樹杪
提瓶婦去汲溪頭炎天老竹當門碧盡日寒泉遶舍流
我料草堂猶未架規摸已被野人偷

送拄杖還僧

頭白高僧行脚嬾一枝筇竹久生苔不逢太乙然藜照
時借山翁荷篠迴夜拄多尋蕭寺磴曉拈恐化葛陂雷
還師此物禪須進曾入詩人手內來

雪峯寺

七里深林集暮鴉插空金碧被林遮華堂何止容千衲
菜地猶堪置萬家虎去有靈知伏弩僧來秋舊約分茶

世人要識峯頭冷六月重綿坐結跏

蓋竹廟

借榻叢祠日已曛瓣香頻此謁靈君儻來無事休重卜
向去詩材進幾分明主不消人諫獵故山空使客移文
寄書報與荊妻說十襲荷衣莫要焚

瓜洲城

先朝築此要防邊不道　見戰船遮斷難傳河朔檄
修來大費水衡錢書生空抱閒難志故老能言飲馬年
慙愧戍兵身手健箭樓各占一間眠

送仲白

官舍蕭條葺舊簷拾薪獨有一長鑱同來杜友因飢瘦
遠作參軍得俸廉國士交情窮乃見古人詩律晚方嚴
中年各要身強健別後寒衣切記添

鳳凰臺晚眺

經月踈行臺上路秣陵城郭忽秋風馬嘶衛霍空營裏
螢起齊梁廢苑中野寺舊曾開玉帳翠華久不幸離宮
小儒記得隆興事閑對山僧說魏公

贈玉隆劉道士

觀中曾訪老黃冠爾尚為童立醮壇新染皂衣披得稱
舊泥丹竈出來寒詩非易作須勤讀琴亦難精莫廢彈

懷上洪崖題瀑布因游試為拂塵看

晉元帝廟

元帝新祠西郭外野人弔古獨來遊階除盡碧開冠劒
寂寂絲窠上環旋勢比龍盤猶在眼事隨鴻去不迴頭
葉碑廊下無人看欲去摩挲又少留

清涼寺

塔廟當年甲一方千層金碧萬緇郎開山佛已成胡鬼
住院僧猶說李王遺像有塵龕壞碎斷碑無首立斜陽
惟應駐馬坡頭月曾見金輿夜納涼

冶城

斷鏃遺鋒不可求西風古意滿原頭孫劉數子如春夢
王謝千年有舊遊高塔不知何代作暮笳似說昔人愁
神州只在闌干北度度來時怕上樓

雨華臺

昔日講師何處在高臺猶以雨華名有時寶向泥尋得
一片山無草敢生落日磬殘鄉寺閉晴天牛上廢陵耕
登臨不用深懷古看着鍾山幾箇爭

新亭

此是晉人遊集處當時風景與今同不干鐵鏁樓船力
似是蒲葵塵柄功幾簇旌旗秋色裏百年陵闕淚痕中

興亡畢竟緣何事專罪清談恐未公

魏勝廟

天與精忠不與時堂堂心在路人悲龍顏帝子方推轂
援臂將軍忽死綏灑泣我來瞻畫像斷頭公恥立降旗
海州故老凋零盡重見王師定幾時

眞州北山

憶昔　入控弦宮軍迎戰北山邊笳簫有主安新葬
蓑笠無人發廢田兵散荒營成舊僧從敗屋起茶煙
遥憐鍾阜諸峯好閒鎖行宮九十年

故宅

恰則炎炎未百年今看枯枊著疏蟬莊田置後頻移主
書畫殘來亦賣錢春日有花開廢圃歲時無酒滴荒阡
朱門從古多如此想見魂歸也愴然

送余子壽

去歲與君同聘召何曾杯酒暫相離兵謀元帥多親訪
心事同官盡得知三六金忽懷歸去掀一枰未了看殘棋
此生聚散須牢記記上揚州戰艦時

送周監門

一領青衫似敗荷秦君毋老秩卑何三年幕府無人薦
常日柴門有客過身畔擔輕藏俸少江頭船重載書多

故人若問軍中事爲說防秋夜枕戈

挽黄巖趙郎中二首

朱公徒弟兵公婿操致雖高氣亦和心向參籌才甚白
髮因時事欲參籌計傳淮甸邊情惜路出蕭山巷巷多
最長郎君師友盛我知莫礪有人磨

青衫昔作督郵時嘗參除公更有誰劾獄不嫌人少法
撰文當對衆稱奇策豪居庵生前意寥寥難謝地下知
欲寫哀思使挽者身今我服不能詩

寄趙昌父

世上久無遺逸禮此翁白首不彈冠一生官職監南嶽
四海詩盟主玉山經歲若書人少見有時入郭俗爭看
何因擬服供新水得附高名野史間

寄韓仲止

昨仕京華豪未減脫轡不聞青游嘆詩家爭欲推盟主
丞相差教作散人閉戶自爲千載計入山又忍十年貧
幾思投劾從公去昔又看琴澗水濱

戊辰書事

詩人安得有春衫今歲和戎百萬緡從此西湖休插柳
剩栽桑樹養吳蠶

晚春

書幌冷冷子夜風杜鵑啼月小墻東江南詞客惜春去
清曉披衣拾墮紅

臨溪寺二首

綠染庭蕪一尺深老師閑坐幾駒陰自言不看傳燈了
只讀楞嚴見佛心

一徑松花颭紫苔東風落盡佛前梅道人深掩禪關坐
莫聽鶯聲出定來

即事

自汲新泉養牡丹銀壺滴貯怕春殘晝眠一餉東風惡
爲掩窗綃護晚寒

孺子祠

孺子祠堂插酒旗游人那解薦江蘺白鷗欲下還驚起
曾見陳蕃解榻時

碧波亭

了却文書上馬遲白蘋洲畔有心期斜陽忽到傳觴處
落盡荊花啼子規

豫章溝

溝水冷冷草樹香獨穿支徑入垂楊薔薇花滿地無人見
唯有山蜂度短墻

野店蕭蕭掩竹門岸沙猶記雁來痕東風枉是吹花急

綠盡平蕪却斷魂

題寺壁二首

栢子熏衣眉暈銷女垣榆影冷蕭蕭屏山一枕游方夢
楚錫飄然過石橋

素練寬裁白衲衣普陀煙裏現幽姿日長讀罷楞伽了
閑折柑花供祖師

西山

絕頂遙知有隱君飡芝種术麋爲羣多應午竈茶煙起
山下看來是白雲

宮詞四首

出海新蟾玉半鉤風翻荷蕩起輕鷗女郎定有穿針約
偷看明河記立秋

涼殿吹笙露滿天木犀花發月初圓君王少御珊瑚枕
多就宮人玉臂眠

一夜秋風入碧梧蟬聲永巷月華孤幾回夢裏羊車過
又是銀牀轉轆轤

先帝宮人總道粧遙瞻陵柏淚成行舊恩恰似薔薇水
滴在羅衣到死香

秋風

黃葉蕭蕭忽滿街獨騎瘦馬發章臺莫將宋玉心中事
吹向潘郎鬢畔來

跋小寺舊題

禪几曾陪白氎巾柑花似雪鬪芳新而今柑子圓如彈
不見澆花供佛人

憶殤女

靈眼羈魂章水西冷風殘雪古招提老憐已作空花看
更把楞嚴曉荊妻

報恩寺

一抹斜陽上綵垣荒花滿地栢陰寒城中客子聞鐘去
獨立空山聽斷猿

歸至武陽渡作

夾岸盲風掃楝花高城已近被雲遮遲時留取城西塔
篷底歸人要認家

舟中寄晏建

低篷小雨夢殘時忽憶同羣楚老祠夜過豐城占斗氣
想公別後有新詩

書山壁

斲地栽林自起墳一燈精舍就玄文詩成莫洒澗雲臺
題徧青山題白雲

華嚴寺逢舊參頭

曾向叢林寄幅巾十年塵涴卧雲身依琴童子長於竹
去禮山僧作主人

田舍

稚子呼牛女拾薪萊妻自饁小溪鱗父知曝背庭中老
不是淵明輩行人

古墓

古碣闕耳筍生苔要讀豐碑與客來精舍荒涼僧已出
尾墻一朶佛桑開

題本草

勤讀方書不爲身里中耆舊半成塵幾時作箇荒山主
多種黃精借與人

下蜀驛

幄殿荒涼屋欠扶紹興遺老故應無舊來曾識高皇帝
尚有庭前栁一株

出郭

江邊一雨洗秋容北郭東郊野意濃老大怕它人檢點
隔溪隔栁看芙蓉

病起

病起登樓怯曉風愛他殘雪映前峯傍人休問何郎瘦
不見梅花過一冬

再贈錢道人二首

拙貌慙君子細看鏡中我自覺酸寒直從杜甫編排起
幾箇吟人作大官

尋師入蜀未曾逢要看羅浮曉日紅若見仙人知去處
却來相引到山中

後村居士詩卷第一

後村居士詩卷第二

詩 南嶽第一藁

蒙 恩監南嶽廟

久問嫖姚乞退閑今朝準勑放生還人欺解罷青油幕
帝遣監臨紫蓋山營卒展辭回玉帳林僧講賀到柴關
丈夫不辦封侯事猶要名標處士間

烏石山

兒時逃學頻來此一一重尋盡有蹤因澠戲魚羣下水
緣敲響石鬪登峯熟知舊事惟鄰叟催去留華是暮鍾
畢竟世間何物壽寺前僧朴百年松

葺居一首

兵火間關發欲絲歸來聊卜草堂基架留手澤書堪看
爨有躬耕米可炊畏濕先開通水竇貪明稍斫近簷枝
旋移梅樹臨窻下準備花時要索詩

挽郭處士

昔聞東郭先生者處士寧非是遠孫空有新詩喧一邑
竟無明詔老孤村雷琴酷愛應同殉草字尤工惜不存
復說歸從葱嶺去騷成何路可招魂

老將一首

昨解兵符歸故里耳聽邊事幾番新偶逢戲下來猶識
欲說遼陽記不真兒覓寶刀偏愛惜奴吹蘆管輒悲辛
夜寒忽作關山夢萬一君王起舊人

老馬一首

脊瘡蹄蹇瘦關千火印年深字已漫野齕有冰朝洗怯
破坊無壁夜嘶寒身同退卒支殘料眼見新駒鞁寶鞍
昔走塞垣如抹電安知末路出門難

老妓一首

籍中歌舞昔馳聲憔悴猶存態與情愛說舊官當日寵
偏呼狎客小時名薄鬟易脫梳難就半被常空睡不成
却羨鄰姬門户熱隔墻張燭到天明

挽趙仲白二首

生被才名誤摧殘到死休家留遺藁在棺閉故人求對
月悲孤詠逢山憶共遊昔年携手地今送入松楸
昨吊寢門外萊妻泣最悲因言兒上學復為墓求碑零
落燒丹訣淒涼哭鶴詩託孤朋友事非謂九泉知

贈風水僧

向人說葬又談空郭璞瞿曇併入宗指得山經如誦呪
頂將禪笠去尋龍偏為檀越栽生壙預定公侯出其峯
想亦自營歸寂處一丘卵塔種青松

挽鄭夫人二首 李尚書母

九秩復何憾生榮沒更哀閶門天下斗北位傑中來貝
葉從頭看庭槐一手栽侍兒聞曉磬猶恐坐禪廻
昔事征西幕年年拜壽聞那知丹旐至曾勸扳輿歸元
帥拋金印諸生返布衣感恩惟有淚來向路傍揮

除夕

除夕陰寒怕卷簾雨聲斷續下疎簷壁穿自和乾泥補
窗損教尋廢紙粘紙有青燈相守定縱無白髮亦生添
更殘自筭明年事不就君平卦肆占

挽鄭淑人 李尚書內

憶在軍中爲記室謝公門館事皆知謙卑若婦初嬪日
儉素猶夫未貴時病了死生惟點首晚憂家國每顰眉
舊人獨有任安在攬涕西風獻此詞

悼阿昇

寶惜吾兒如拱璧那知變滅只須臾愚啼尚宿通宵火
塗頰猶殘臘日朱坐客相寬云夢幻故人來吊許清臞
荒山歲晚無行迹心折原頭樹影孤

送眞舍人帥江西八首

諫書元不爲求名上有宵衣聖至誠密疏傳觀皆動色
豈知難悟漢公卿
聞道泉人截鐙留翰林從此去吾州村中父老相持泣
但祝今侯似故侯
舶客珠犀湊郡城向來點涴幾名卿海神亦歎公清德
少見歸舟箇樣輕
雁羿詼諧路亦開漢家天子日招徠當時惟有滕西相
不向平津閤裏來
淮漢沄沄戰血腥蜀山鬼哭不堪聽如何一綫江西路
獨現奎星併福星
自昔安危等置棋繫人著數匪天爲何因國手來當局
要看閑奩布子時
少小聞人說復讎至今禾黍徧宗周自憐謝病離軍去
始聽王師下海州
身已爲民與出疎的無一步離村居昨朝出郭逢公至
發了窻間數葉書

與客送仲白舜回登石室

絕頂荒寒斷客過偶攜之子共捫蘿縱觀天外皆鯨浸
下視城中等蟻窠悼友孤懷方渡落逢僧逆境暫銷磨
夜歸剩乞松明火霜滿前山滑處多

立春二首

恰歸舊隱再逢春村巷荒涼草沒人犬壞園中門作竇
盜規墳上樹爲薪官如巫祝難羞賤家似樵漁敢諱貧

聞說鄰醅低價買病夫一滴未沾脣

今歲春盤始仕家也勝羈旅走天涯雨晴萊折經霜甲
林暖梅飛徧地花閒有工夫憂世事老無勳業惜年華
近來死盡吟詩者得句聊從野叟誇

去春

去春烽火照江邊曾草電書夕廢眠萬里旌旗真儘命
一丘耕釣且隨緣偶然謝客元非病閒亦尋僧不爲禪
尚有惜花情味在銅缾終日玩芳妍

燈夕

千炬金拖映玉蕖臺城聊夢又年餘斷無絃索鳴華屋
惟見炊煙起草廬兒報瓶空因止酒婢言油盡暫停書
蓬窗亦有精勤士何必然藜向石渠

戲孫季蕃

少日逢春一味癡輕韉小袖趁芳時常過茶郎租船出
或在禪林借梜歆名妓難呼多占定好花易落況開遲
身今憔悴投空谷悔不當年秉燭嬉

匹馬

匹馬曾經小店炊一株玉雪映疎籬無言誰識含情處
有韻全看背面時乍見心方驚絕艷重來人已折繁枝
斷烟殘照山村路消得劉郎一首詩

宿靈山懷洪岳二上人

憶在山中識二僧一亡一已拂衣行壁間筆跡名猶掛
寺外松邊壽塔生朧月定知今夕恨澗泉猶咽舊時聲
隨房侍者皆新剃不似閑人却有情

訪辟支巖絕頂二僧值雨

聞有比丘隱絕巔多年無跡下山前僧稱功行幾如佛
樵說神通復近僊食少僅炊盈握米身寒不挂半銖綿
重巖風雨妨游陟回眺蒼烟一悵然

送王實之赴長沙幕 殿試第四人

賈傅遺蹤在君於此泛蓮不應卑濕地猶着廣寒仙第
奸人爭誦名高士貴全衡山余所管擬結草鞋緣

哭豐宅之吏部二首

江表依公稍自強訃聞朝野共淒涼纛移北府兵皆散
笳返西州宅已荒舊戍交鋒淮水赤新墳埋劍越山蒼
此身虛作田橫客血淚無因滴壠旁

康時才業未全伸晚建油幢白髮新畚土爲城壁滿面
握拳猶戰勝通身一生偏任公家怨四海皆知後事貧
多少貴交方厚祿恤孤吊葬屬何人

深村

身老深村有歲華青苔巡裏是貧家晚風一陣無端掃

不爲山人惜柚花

挽林進士

一門皆擢第君獨老儒冠試卷年年納經書日日看文
爲前輩賞命合主司難遊想泉臺恨銘旌未寫官

東人求驢子

聞在江寧得小驢價高人說是名駒行時亦肯過橋否
飢後還能飲澗無不稱金鞍馱侍女只宜席帽載貧儒
灞陵雨雪詩家事乞與它年做畫圖

寄漢陽守王中甫

自辭莫府徑歸耕同舍分攜觸寄聲帳下飛書空有草
軍中上級獨無名山深僕不聞時事塞近君應得
聞道漢東堪卧治訊來依舊說招兵

與客登壺山絕頂

十里稀逢寸地平且無木影蔭人行見飛雉要王喬舄
魚貫全如鄧艾兵樵子獻花簪帽重山靈供水入瓢清
捫蘿莫恠匆匆下恐賺林僧束炬迎

戲答同游

君到中峯力不加却疑絕頂事皆誇烟含晚市微分外
日照鄭州近隔沙

次方武成壺山韻

圖經云此有神仙曾見壺公跳入年所未人多山澗
結庵僧去石誰眠鳥歸半嶺銜斜日樵返疎村起遠煙
君若能拋塵裏事一龕共占野雲邊

挽林推官內方孺人 艾軒侍郎子婦

身畔無釵澤何由葬禮奢明時選人婦先帝近臣家白
首持巾帨青燈緝苧麻寺西同窆處風日慘寒笳

方湖泛舟得南字

湖波煙雨綠如藍小艇閑推乃容二三墜絮颺萍生細浪
驚魚避鷺沒深潭入荷似與飛傍無岸穿石方知上有巖
却凭朱樓同望海一規寒玉帖西南

空寂院

院名誰遣稱空寂入得門來寂又空舊有田園官户占
別無衣鉢老尼窮砌傾苔色侵堂上厨廢炊煙起草中
或說古碑鼎冠寫栖禽不下似傷弓

紫澤觀

修持盡是女黃冠自小辭家學住山簾影靜垂斜日裏
磬聲徐出落花間祭星綠鬢親書字避客青衣密掩關
最愛粉墻堪試筆苦無才思又空還

靈寶道院

兩行松繞垣數箇竹當軒山主出山何處道人知不言只

發詩草至尚僧聲聲頻俗奉毀儀諱儒家亦捨擔

方寺丞新第二首

宅成天下借圖看始笑書生眼力慳地占百弓多是水
樓無一面不當山荷深似入若溪路石怪疑行鴈蕩間
只恐中原方鼎沸天心未遣主人閑
一生不蓄買田錢華屋何心亦偶然客至多逢僧在坐
釣歸惟許鶴隨船按行花木皆僚友主掌湖山即事權
京洛貴人金谷裏安知世上有林泉

小齋

小齋日理畫并琴匣貯香薰怕蠹侵出塞已忘傳檄夢

入山猶有著書心南船不至城無米北貨難通藥闕參
却為貧居還住少門前留得綠蕪深

東巖寺避暑

若非來寺裏無地避炎蒸經兩房基潤依山井氣冰湖
虛涼睡客松瀑酒歸僧對此專宜靜為詩亦不應

方寺丞舫子初成

船成莫厭野人過久欲從公具釣蓑積雨晴來湖面闊
殘花落盡樹陰多新營小店皆依柳舊有危亭尚對荷
所恨前峯含暝色不然和月宿烟波

友人病瘡

自撿方書坐一床教尋蒿白采菖蒲黃舊習連日跡難除
鍊氣通宵任僕房俛聽瀑聲令睡醒閑拈詩卷遣心涼
猶勝華髮從軍客歸卧茅簷養戰瘡

作暑一首

南州四月氣如蒸却憶吳中始賣冰綠浦游船常載妓
畫廊浴鼓或隨僧每過水榭聞涼笛身在山房伴曉燈
帕帳為絲欄上筆漫臨學寫字如蠅

衛生

衛生草草昧周防小郡無醫自處方採下葯宜為枕貯
碾來芎可入茶嘗身因病轉添羸瘦人到衰難再盛強

藥囊讀書今亦懶銅罏慣炷一銖香

先儒

先儒緒業有師承非謂聞風便服膺康節易傳於隱者
濂溪學得自高僧衆宗虛譽相賢聖獨守遺編當友朋
門掩荒村人掃迹窗鈔小字對孤燈

同孫季蕃游淨居諸庵

捨俗依空事梵王部頹寂寂度年芳門前草色迷行徑
院裏花陰接步廊弓樣屐來靴尚窄黛痕剃出頂痕涼
當時若使猶懸鏡一步何因出洞房

又一首

蕭院靜沉沉徹聞有梵音不來陪客語應只壞禪心毋處歸全少師遵悟已深戒衣皆自衲因講始停針

孟夏泛方湖得同字

長笛橫吹露滿空棹行渾不辨西東岸回初見遙峯出浦盡新添別港通月照鷺鷥身明石畔風翻荇影沒荷中書生此樂閑時命歎息無因夜夜同

又得湖字

帝賜先生一曲湖畫船領客泛孤蒲蓑茅亭子柔柳遶隔柳人家看似無渴嗜瀑泉頻遣汲醉行釣岸屢需扶假令不立功名死史筆須編入酒徒

問友人病

病來清瘦欲通僊深炷香篝掃地眠野客勸尋康樂寶外人偷出近詩傳術庸難棄醫求效俗陋多依鬼乞憐鷗鷺如欺行迹少分明溪上占漁船

偶賦

身已深藏畏俗知客來鄰曲善為辭偶彈冠起成何事徑拂衣歸自一奇村飲婦常留燭待山行童亦挾書隨明時性學尤通顯却悔從初業小詩

滄浪館夜歸二首

萬疋沙場似電奔轟天笳吹簇轅門而今出借東家馬煙雨孤行小麥村

立馬飛書萬衆看雪花蒲硯指皆寒自憐衰態今如此挽上裁詩字未安

贈翁定

相逢乍似生朋友坐久方驚隔闊餘徧問諸郎皆冠帶自言別業可樵漁住鄰秦系曾居里老讀文公所著書十七年間如電瞥君髯我鬢兩蕭疎

送孫季蕃

家在吳中處處移的於何地結茅茨囊空不肯投牋乞程遠多應稅馬騎短劍易錢平近債長鉼傾酒話餘悲衡山老祝淒涼甚明日無人共講詩

哭毛易甫

至尊殿上主文衡誰料臺中有異評垂二十年猶入幙後三四榜盡登瀛白頭親痛終天訣丹穴雛方隔歲生策比諸儒無媿色自緣命不到公卿

月下聽孫季蕃吹笛

孫郎痛飲橫長笛玉雪胸襟鐵石顏解噴清霜飛座上能呼涼月出雲間病翻凍馬嘶荒塞失侶窮猿叫亂山可惜調高無聽者紫髯白盡鬢毛斑

哀陳璘

滿懷千卌策自請以邊城不得兵書亦翻然稱亦名題
方調錦瑟客已吊冊旌都下人來説送因青衣生

題方武成詩草

性僻愛詩如至寶借君詩卷百廻看吟來體犯諸家少
改定人移一字難東瀑爲題猶夭矯吞山入句尚崔嵬
嗟余老鈍資磨琢安得同衾語夜闌

送劉連江之官

每説土風淳今聞未易馴數侵官府弱税去縣衙貧
印辭州遠開軒與海鄰中朝教方者多用薦賢人

挽柯東海

不持寸鐵霸斯文瞻昔曾將膽許君撰出騷詞奴宋玉
寫成帖字婢羊欣喪無歸費人爭賻詩有高名闕
昨覽埋銘增感愴尚存舊友去爲墳

送客

騎驢送客一壺隨汗透中單熱似炊客又不來天落雨
路邊茅舍坐移時

哭王宗可

昨現官身往今迎影子廻拋云是入覲誰料賜爲祭
靜公人去門荒吊客來故園花滿架猶似去年開

書考一首

卷十二　十三

香火精勤閲一朞孤臣無路答淚和衙如已發陳人森
傑比初開小學時卌上升沉姑付酒考中功狀是吟詩
五錢買得羊毛筆自寫年勞送有司

哭常權 字士晴安縣簿君爲令

曾佐下風山縣衆長官貴重若神明行香埜寺徐方至
白事琴堂久始迎遠遞無書悲契闊老襟有淚愴生平
郎君如王聞先夭誰護冊旌問去程

冗蟻一首

冗蟻能防患當於未雨移聚如營洛日散似去邠時所
續緣高碍周遭避淺池誰爲謀國者見事反傷遲

卷十二　十四

方寺丞除雲臺觀

河嶽腥羶憤未忘羨公遥領舊靈光草荒太白騎驢跡
雲冷希夷蛻蒙底有遺民來獻土可無散吏去焚香
吾聞同華多奇觀不比炎州寂寞鄉

哭方主簿伋

鶉衣不似擁千金用破燈窗一世心太學空聞能賦久
春官未察讀書深柴車巾出身猶健梘簡拈歸病已侵
寂寞殯宮來客少故人野外獨沾襟

陳寺丞續荔枝譜

蔡公絕筆山川歇荔子蕭條二百年巽觀略如唐進士

慕名幾似晉諸賢昔與品劣辨虛得亦有形佳味不然
題徧貴家臺沼後詰君物色到林泉

棋

十年學弈天機淺技不能高聊自娛遠聽子聲疑有着
近看局勢始知輸危如巡遠支孤壘狹似孫劉保一隅
未肯人間稱拙手夜齋明燭按新圖

宿千歲庵聽泉

因愛庵前一脉泉襆衾來此借房眠驟聞將謂溪當戶
久聽翻疑屋是船變作怒聲猶壯偉滴成細點更清圓
君看昔日蘭亭帖亦把湍流替管絃

題方寺丞西重山瀑布亭

與客窮源上盡山林霏初卷蘚泥乾似嫌甲第施朱戟
別築茅亭俯碧湍龍怒豈容緣磴汲雹寒不敢近崖看
平生粗有登臨膽今日凭高立未安

秋夜有懷傳至叔太博父子

憶昔遊君父子間高才窮力莫追攀讀書衆壑歸滄海
下筆微雲起太山幼嗣尚存宗武在遺文難附所忠還
荒丘衰草埋雙璧兀坐空齋涕自潸

書小窗所見

幹撥枝分整復斜隨緣裝點野人家小窗有喜無人見
開在林中出一花

哭朱君輔侍

早題淡墨魁多士晚着青衫事講帷方見叔孫來議禮
已傳子貢去修文先朝緝藉為書學近世摧殘用斧斤
回首冶城棋飲地凄涼哽咽不堪聞

曝書一首

秋齋近午氣尤炎命僕開箱更發籤蠹蝕闕文勞注乙
嵐侵脫葉費裝黏雲迷玉帝藏書府日在山人炙背簷
誰道閑居無一事袒衣揮扇曝芸籤

觀元祐黨籍碑

嶺外瘴死多不及家中枯骨亦加刑稍寬末後因奎宿
暫仆中間爲彗星蚤日大程知反覆莫年小范要調停
書生幾點殘碑淚一弔諸賢地下靈

答翁定

牢落祠官冷似秋頗詩消遣一襟愁喜延明月常開戶
貪對青山懶下樓客說瀑奇邀往看僧誇寺僻約來游
何當與子分峯隱飢啗巖花渴飲流

挽陳潮州伯霆

當年舍選最居優上到青雲亦白頭律賦數篇天下誦
遺書幾卷館中留入游太乙曾臨地出牧昌黎所典州

耆舊凋零今欲盡傷心笳吹掩新丘

聞城中募兵有感二首

調發年多籍半空虎符招補至閭中庄農戎服來操戟太守儒裝學拓弓去日初辭鄉樹綠到時愁見戍旗紅募金莫作纏頭費留製衣袍禦北風

昔在軍中日募兵萬夫魚貫列行營懸金都市招徠廣立的轅門去取精二石開弓猶恨少雙重被鎧尚嫌輕伍符今屬他人手歷歷空能記姓名

哭張王父

華髮客朱門文高道又尊十分窮不忸一片氣長存雖掩湖邊宅墳依郭外村二孤彈舊鋏泣感孟嘗恩

友人病痁

昔聞詩可驅痁疾今日詩人疾自嬰勢似邊兵塞未解根同野草剗還生能蠲熱障惟山色解洗煩襟只澗聲溪友祝君如虎健督僧栽種課奴耕

書事二首

黃旗旁午責軍需括匠搜船遍里閭士稚去時無鎧仗武侯屯處有儲胥粟空都內憂難繼甲出民間策恐疎昔補戎行今簡汰空搔短髮看兵書

人道山東入職方書生膽小慮空長遺民似蟻飢難給俠士如鷹飽易揚未見馳車修寢廟先聞鑄印拜侯王青齊父老應流涕何日鸞旗駐路旁

李文饒一首

畫取維州如拾芥棄捐降將似嬰兒九原精爽人猶畏想見中書秉筆時

西風二首

性愛芙蓉淡復穠倚欄日日待西風池邊數本無消息愁絕東家半樹紅

花葉猶存是苦吟或投野店頹寒林西風何處無詩料水際山巔亦去尋

昔仕

昔仕年傷早今歸計恨遲賴存南嶽草可荅北山移

後村居士詩卷第二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

詩南嶽第二稾

九日次方寺丞韻

木落山凋水見涯感時短髮半蒼華人陪柏大將軍笑誰管陶潛處士家砧動寒衣貧未剪杯空癡酒貴難賒病身索漠如黃蝶繞匝籬邊未有花

戲鄭閎清灼艾

點穴不須醫鍼經手自披既云丹熟後焉用火攻爲閎出創牽步端居痛上眉閉門功行滿應有解飛時

暝色

暝色千村靜遥峯帶淺霞荷鉏歸別墅乞火到隣家疎鼓聞更遠昏燈見字斜小軒風露冷自起灌蘭花

示寶上人

昔尋老岳到庵西岳死庵空路已迷師舉舊時詩余不記茫然恐是夢中題

海口官舍

曉起齋中望千家未啓扉潮能驅海去風欲挾人飛煙寺鍾初定霜林葉半稀客身偏忌冷看盡帶來衣

瑞峯寺

寺在高山頂天寒偶一登孤僧營粥飯諸佛闕香燈潮落洲分派林疎塔見層危欄宜老眼欲去幾廻凭

瑞巖

金碧千間盡惟庵免刼灰佛歸何國去僧自別峯來亙石神鞭至懸崖斧鑿開幽尋情未已木杪夕陽催

苍湯升伯因悼紫芝

紫芝曾説子能詩開卷如親玉樹枝古佛寫成翻水偈天仙遺下步虛詞的然沈謝何難識逝矣應劉不可追寂寞西湖三尺墓誰携斗酒一澆之有中貴人葬紫芝于西湖之上

挽林宜人

曾究西方學儒書亦有聞賜金存日施遺珥病時分白首夫同穴青山子結墳吾詩非溢美字字效埋文

送葉知郡 禾

家在春風住二年借侯無路意悽然到來不飲官中水歸去難謀郭外田燈速村氓多點塔擔輕津吏易撐船壷公亦似追程送青過蒙山古寺前

送人赴廬陵尉

聞説江西路而今不宿師省民來着業少府去吟詩夜月營門鼓春風射圃旗雖然溪峒事閑暇要先知

別翁定伯瀑上

偶送詩人共宿山擁爐吹燭聽潺湲已將名事排安枕

因看梅花撥啓閱崖邑無吝通徹底月光如練抹抹閒
平生所歷同鄭寄獨到庵中不忍還

身在一首

身在樵村釣瀨行秋豪不與市朝爭自云嗜酒相繩急
誇到吟詩所犯輕沉水一銖銷永晝氍毹數葉伴殘更
閉門孤學無窮味笑殺韓公接後生

臘月十日至外祖尚書家

古樹啼朱門空堦篆蘚痕昔容萬閒屋今止數家村泉
少池因發田荒廩尚存遺書零落盡身愧吏還孫

命拙

命拙躬耕逢歉歲旋營水救旱蒸昏晴天田含禾歸窖
臘日山家洒滿盆護竹短墻修復壞澆花小井汲來深
早知不是封侯相蓑笠何因肯出村

憶真州梅園

當年飛蓋此追隨憐滄淮天月上時樹密徑鋪氊共飲
花寒常怕笛先吹心憐玉蕊今存否塵暗關山阻寄詩
縱使京東紅暫過可無一二斫殘枝

歲晚書事十首

荒苔野蔓上籬笆客至多疑不在家病眼看人殊草草
閒林迢遞見梅花

日日抄書懶出門小窗弄筆到黃昏丫頭婢子忙勻粉
不管先生硯水渾
踏破儂家一逕苔隻魚去換隻雞回幸然不識聱牙字
省得閒人載酒來
書生元不信機祥老去無端慮事詳白髮社巫云日吉
明朝渫井更苫墻
鬱鬱鍾馗尚改更青雲變幻幾公卿人間止有章泉叟
撲斷衡山了一生
細君炊秫婢繅絲絲勝酥花總不知窗下老儒衣露肘
挑燈自揀一年詩
門外如水儘不妨由來富貴為奢奢誰能却學癡兒女
深夜潛燒祭竈香
歲晚郊居苦寂寥日高猶路去城遙深深搭遝苫墻裹
忽有銀釵叫賣糕
主公晚節治家寬婢慣奴驕號令難圃在屋邊情種菜
井臨砌畔怕澆蘭
丐客鶉衣立戶前豈知儂自窘殘年染人洒婦通猶緩
且送添丁上學錢

元日

元日家童催蚤起起搔今鬢惜殘眠未拼柏葉簪新歲

且莫梅花叙昵年甥姪孫行推花發觀朋來少孝許心
人生智力難求勉惟有稱觴阿母前

寄題李尚書茂暉堂一首

江上歸來兩鬢絲閑來作剩茂暉堂貴雲山有態爭呈素
天海無邊入指麾怪石遠從商船至名花多自別川移
寄聲獨樂先生說世事而今尚可為

又真止堂一首

作堂肯以止為名出處遥知講已精縱使胸中橫綠野
未應度外置蒼生波頹公獨能山立漏盡人方喜夜行
千載英雄須念笑孔明回首學淵明

曉悟

曉悟才為崇深苦學養生乃知是丹丁差勝少游兄絕
淵携餅汲空山抱未耕兒孫聽苦語世世勿談兵

書燈

童子挑新就籠紗碧色深喚回少年夢照見古人心每
對忘甘寢頻挑伴苦吟與君交到老莫處棄墻陰

書感

鬓髮馳逐少年場晚向深山學老莊名以馬牛猶不改
喇為犯犬極何妨性踈熟客來難記意懶生書讀易忘
却笑癡人誤標榜賢愚千古共茫茫

山茶

青女行霜下曉空山茶獨殿衆花叢不知户外千林縞
且看盆中一本紅性晚每經寒始色深却愛日微烘
人言此樹尤難養暮溉晨澆自課僮

落梅

一片能教一斷腸可堪平砌更堆墻飄如遷客來過嶺
墜似騷人去赴湘亂點莓苔多莫數偶粘衣袖久猶香
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

又一首

昨夜尖風幾陣寒心知尤物久留難枝踈似被金刀剪
片細疑經玉杵殘痛叱山童持帚去苛留野客坐苔看
月中從倚憑空樹也勝吴兒賞牡丹

野性

野性無羈束人間毀譽輕客言詩甚誘妻諫酒傷生意
納鄰峯碧瓢分澗清近來尤少睡打坐到鐘聲

懷保寧聰老

秣陵一見歎魁梧每恨斯人不業儒幾度劇談俱抵掌
有時大醉劇留鬚探梅尚憶陪山屐煨芋何因共地爐
我已休官師退院肯來林下卓庵無

哭五一弟先輩二首

来冠辭家出麻衣不肯廻瘦因身久客貧爲性踈財猜
力書中去科名病裏來空傳場屋義留與鋪家開
自小即相依天涯影伴飛共燈抄細字分俸贖寒衣巳
痛身長訣猶疑客未歸素幃惟幼女斷續哭聲稀

腰痛

偶得休文病行遲卧不安益綿身尚怯加劑脉猶寒扶
出着山易驅教立雪難邊頭方募士自愧巳衰殘

上冢

落梅萬點曉沱乾碎紙攜家去上山窣與先君遊地下
肯隨諂子乞墦間塹墻漬雨頹偏易沙土栽松長極艱
畢竟有慚廬墓士林棲夜只付僧關

平床嶺 以下十二首辛巳遊山作

一動非容易三年議始成倩人挑旅橐買紙剳山程下
嶺峯如拜登崖樹若迎暫無塵事汨便覺長吟情

溪西

暮止溪西宿喧呼聒四鄰滿村無別姓比屋喜生人解
榻勤爲黍烘衣許覔薪客房惟有月偏照不眠身

夾漈草堂

嶺絶瀑源斷曾於此築宫得知千載上因住萬山中發
址苔荒盡遺書電取空高皇南渡始却議及招弓

祺山院

昔日祺山院今惟認土丘有僧逃債去無主施錢修野
叟樵難禁嵓僊弈未休何須悲幻境併比作浮漚

西林寺

將謂如廬阜因行數里行問俱無古迹來等慕虛名借
榻眠難熟逢碑眼暫明殘僧逃似鼠難結社中盟

興化縣

繞縣百千峯初疑路不通居民猶太古令尹似春風箏
遠呼難至杯寒吸易空却從歸路望飛樹半天中

麥斜

謗比武夷君來游稱所聞嵓開花似染洞出氣如雲壁
老殘詩在崖枯小篆皴只疑龕室内猶有文軒文

鯉湖

凡是龍居處皆難敵此泉下窮源至海上有穴通天小
派猶成瀑低峯亦起煙莫疑乘鯉事能住即能僊

蔡溪巖 陳聘君隱處

愛瀑戀苔磯難招出翠微死因巖作墓生以石爲扉巳
歎逃名是猶嫌學佛非後來無此士不但鶴書稀

九座山

化盡開山物惟存窣堵坡俗傳潭出雨僧說火因魔舊

給甯綫暗新鐫蔡字訛譏前觀蝌石尤覺可疑多

香山寺

併廢何關儒者事要知開刱亦辛勤居人公拆純攤柱
巨室深藏舊記文鍾已毁樓移山寺石猶鐫字從爲墳
吾詩句句通陰騭安得檀那子細聞

仙遊縣

不見鬐嵩與葰嵩眼中吏牘似江南煙收綠野連青嶂
樹闕朱橋映碧潭丞相無家曾仕寺聘君有宇尚留庵
荒山數畝如堪買徑欲誅茆老一龕

觀溪西子弟降僊

似有物憑箕傍觀競卜疑曾從師授易旨問鬼求詩嵩
冘雖高枕乾坤尚弈碁老儒心下事未必紫姑知

自昔

自昔英豪邑苟同此身易盡學難窮只爲聦絕真庸體
講到玄虛有晉風蠟子盡云參妙喜乞兒自許識荊公
安知斯世無顔閔到死浮沉里巷中

耕仕一首

耕不逢年仕背時蕭然井臼掩茅茨貧求生產爲謀早
病學還丹見事遲馬上功名成畫餅林間身世似持棊
未應對客呈飢面尚有荒園可種葵

真母吳氏挽詞二首

系出白華宗來嬪隱約中貧能安苦節貴愈積陰功立
志如歐母生兒似富公如聞新塋處神告在溪東
族昔多名壻今觀子更奇他年梲樹讖早歲柏舟詩割
股延姑壽指䰂活衆飢事皆堪入史何必墓旁碑

蘭

深林不語抱幽貞賴有微風遞遠馨開處何妨依蘚砌
折來未肯戀金瓶孤高可挹供詩卷素淡堪移入卧屏
莫笑門無佳子弟數枝濯濯映堦庭

感昔二首

談攻説守漫多端誰把先朝事細看棄夏西陲忘險要
失燕北面受風寒傍無公議扶种李中有流言沮范韓
寄語深衣揮麈者身經目擊始知難
先皇立國用文儒奇士多爲禮法拘湟水歸來邊奏少
熙河捷外戰功無生前上亦知强至死後人方誅尹洙
螻蟻小臣孤憤意夜窻和淚看輿圖

山丹

偶然避雨過民舍一本山丹恰盛開種久樹身樛似蓋
流頻花面大如杯怪疑朱草非時出驚問紅雲甚處來
可惜書生無事力千金移入畫欄栽

燕二首

曾容烏衣看落花春風吹影傍天涯主人簷亦有安巢地
何必王家與謝家

野老柴門日日開且無欄檻礙飛廻勸君莫入珠簾去
羯鼓如雷打出來

過永福精舍有懷仲白二首

永福招提小步廊憶攜詩卷共追涼年來行處常迷路
纔近君家即斷腸

一樹梅花掩舊居主人僊去客來疎白頭留得吟詩友
每見郎君勉讀書

詠史二首

中原力不支洛陽名勝浪相推可憐揮麈人如璧
半夜排墻尚未知

保惜金甌未必非臺城至竟亦灰飛隱侯老任梁朝事
却爲閑情減帶圍

韓曾一首

道散斯文體尚浮韓曾力與化工侔山瞻泰華巍巍聳
河出崑崙混混流長慶從官銷不得熙寧丞相挽難留
滄州奏疏潮州表猶被人拈作話頭

春旱四首

一春閔雨動龍顏晚殿權停賀雪班林下散人看邸報
也疎把酒廢游山

去冬玉塞靜無埃春雪雖遲亦歷災大士送歸天竺去
相公宜入浙江來

屋山無筍圃無蔬釜冷樽空客至疎說與厨人稀作粥
老夫留腹要盛書

清明未雨下秧難小麥低低似剪殘窮巷蕭然惟飲水
家童忽報井源乾

黃天谷贈詩次韻二首

浪迹徧萊州曾從劍俠游尚嫌秦政良苛要郅支頭客

禮朝三殿兒嬉弄五侯吾猶看不破何况道家流

世無仙則已有必爲斯人丹熟將分友雲遊每念親小
愈時讀易靜室夜修真符篆皆餘事題詩亦出塵

得曾景建書一首

聞君別後買傾城酒戒中年亦放行遠使忽來知病起
近書全未說丹成莫嫌身去依劉表曾有人甘殺禰衡
何日斷原荒澗畔一間茅屋對寒檠

示兒

瓜芋村邊一畝宮閉門不復問窮通生涯奏技伶人裏
死怕標名押客中講學有誰明太極吟詩無路和薰風

身今老矣空追悔但祝吾兒勿似翁

擲陽塘

塘水年時似練湖春來亦已化平蕪農官久廢存遺址
樵子公行作坦途葦折鷺藏身不得萍乾魚以沫相濡
桔槔伊軋聲如泣借問龍公睡穩無

春日二首

睡起無人小院空南華一卷磬聲中鼻端老去齊香臭
分別掛花是曉風

隙地新鉏一逕通野中手自植芳叢生來不慣游金谷
屋角花開也自紅

憶毛易甫薛子舒

昔在江東會集時二君獨許話心期春風蕭寺同登塔
落日荒臺共讀碑百吏染毫供草檄萬花圍席看題詩
那知數尺無情土別後雙埋玉樹枝

有感

如將□□就未十年南北間干戈穹廬昔少曾居汴
□□□□□□河□□石不生誰可將奉春再出亦難和
處□□是詩人職莫怪吟中感慨多

哭趙紫芝

毒到斯人處詞林亦可悲世間空有字天下便無詩盡

出香分妓惟留硯付兒傷心湖上冢誰葬復誰碑

哭周晉仙

君在詩人裏功夫用最深古如神禹鑄清似鬼仙吟死
定無高塚生惟有破衾長安酒樓上猶記昔相尋

中峰先塋

昔遇重華厲舜前因排貴近去胡然叩墀袖有馳毬疏
易簀囊無沐櫛錢當日僅家惟諫草至今贍族賴祠田
原頭宰木蒼如此繞見山巔葺數椽

被酒

酒户當年頗著聲可堪病起困飛觥醉呼稽令爲傖父
狂喚栢公作老兵舊有峥嶸皆鏟去新無壘塊可澆平
投床懶取騷經看只嗅梨花解宿酲

小園即事二首

何處瑶姬款户來薔薇花下暫裴徊分明抖蝶通消息
未有人知一朵開

因聽鶯聲一念差碧雲遮斷阿環家春來無遣閑愁處
玉面紗巾出看花

夢豐宅之二首

一別扶搖九京夢中慷慨語如生老猶奮筆排和議
病尚登陴築恭兵天奪偉人嬰氣數時無好漢共功名

殊明仍在王師老寶劒雖埋憤未平

斯人古少況於今每恨諸賢識未深朝給賻錢方掩骨
家無餘帛可爲衾向來夫子眞知已近世門生喜負心
惟有天涯華髮掾獨揮衰淚望山陰

漢儒二首

執戟浮沉亦未迂無端著頌美新都白頭所得能多少
枉被人書莽大夫

賣賦長安偶遇知後車歸載遠山眉可憐才子真窮相
不見劉郎過沛時

暮春

燕子來時春事空杖藜來往綠陰中靜憐朱槿無根蔕
開落惟銷一陣風

哭吳杞

七十未陞含目深雙鬟殘病中依佛寺死處近嚴灘俗
薄揮金少家貧返骨難遺言令火葬聞者鼻皆酸

橘花

一種靈根有異芬初開尤勝結丹蕡白於薝蔔林中見
清似旃檀國裏聞淡月珠胎明璀粲微風玉屑撼繽紛
平生苟令熏衣癖露坐花間至夜分

薔薇花

泥露含風匝樹開呼童淨掃架邊苔相紅深就高張起
[illegible]乍剪來公子但貪桃夾道貴人自愛藥翻堦
[illegible]亦有繁英送一盃
[illegible]清

多着儒冠少裹巾形容蒼槁意清真舊時論語都忘記
難做深衣社裏人

前輩

前輩日以遠斯文吁可悲古人皆尚友近世例無師晚
節初寮集中年務觀詩雖云南渡體俗子未容窺

鐵塔院

鐵塔荒涼院年深失主名昔遊基已廢今至屋皆成人
出私錢施僧逝願力營如何榆塞上却有未包城

東方寺丞病足

西北名山未徧經詎宜倚杖立吟聽脈通氣數豎難曉
病在皮膚藥易靈昔走戰場常縱轡今居內屋更施屏
平生受用嵇康論欲獻公爲座右銘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

後村居士集卷之四

詩　南嶽第三藁

贈徐相師

許負遺書果是非子憑何處說精微使君豈必如椰大丞相元來要瓠肥袖閒日常籠短刺看寒春未換單衣半頭布袋挑詩卷也道游方賣術歸

送孫夢宮

大帝開江左無錐身遠孫自言埋戰地也勝活侯門短褐邊風緊孤舟海浪飜知他三尺劍携去報誰恩

寄何立可提刑

故人握節守承安聞說邊頭事愈難赤手募丁修險隘白頭擐甲禦風寒半腰城用刁圍畢一把兵甘點淬殘收得去年書在架憑君燈下展來看

和曾史君喜雨

雄鳥忽變作雌霓太守爲壇水畔祠多謝龍公來把彼寄聲風伯莫吹之麥殘黑穟差傷晚秧出青鍼未過期想見鈴齋聞點滴銀鉤滿紙又成詩

送饒司理端學

一郡參饒椽才名果不虛忽聞歸去男極恨往還疎因戴公平德敘擔性理書京華逢友舊爲說閉門居

贈防江卒六首

陌上行人甲在身營中少婦淚痕新邊城柳色連天碧何必家山始有春

壯士如駒出渥洼死眠牖下等蟲沙老儒細爲兒郎說名將皆因戰起家

耶者邳徐表奏通聖朝除吏遍山東新來調卒防秋浦又與山東報不同

身屬嫖姚性命輕君看一蟻尚貪生無因喚取談兵者來向橋邊聽哭聲

戰地春來血尚流殘烽缺堠滿淮頭明時頗牧居深禁若見關山也白愁

一炬曹瞞僅脫身謝郎棋畔走苻秦年年拈起防江字地下諸賢會笑人

哭黃直卿寺丞二首

久在文公几杖旁晚年所得最精詳貧甘香火辭符竹病整衣冠坐簀床壯士軍中悲亮死先師地下惜回亡法雲破寺三間屋却有門人遠赴喪

當年出塞共臨戎笳滿行營戍火紅督府凱旋先請去堅城築就獨無功身謀彼此皆迂闊國事中間偶異同莫怪些詞含哽咽在時曾賞小詩工

不寐

萬戶千門盡擁衾據梧展轉看橫參不知身已成衰謫
枉被人疑是苦吟周漢前書盲記憶乾坤外事彊思尋
華山老子差堪語安得呼來論此心

寄峽漕王中甫

舊歲書猶至漢陽新年夢已隔瞿唐西人久苦供軍費
南士專營出峽裝塵暗二邊途尚梗身遊萬里鬢飛蒼
蜀山聞說多僊者試爲余求辟穀方

送章通判

半刺已官尊常時讀曾論身居恭叔里心在晦翁門貧
士來遮路詩人送出村君能齊得喪何必戀華軒

早蓮

晴久方池可跣行荇枯惟有草縱橫朱葩未見叢二折
綠柄纔看寸寸生悴若放臣臨楚澤厄於學士踏秦坑
輸他抗越花如錦畫舫名姝夜按笙

辭桂帥辟書作

一昨聞公莫府開夢魂頻繞嶺頭梅久拋韃袴辭軍去
忽有弓旌扣戶來茅舍相過爭借問荷衣欲出却徘徊
舊時攀筆今焚棄孤負黃金百尺臺

聞何立可李茂欽訃二首

初聞邊報暗吞聲想見登譙與虜爭世俗今猶疑許遠
君王元未識真卿傷心百口同臨穴極目孤城絕救兵
多少虎臣提將印誰知戰死是書生
何老長身李白顏偏閫死尚握州符戰場便合營雙廟
太學今方出二儒史館何人徵逸事羽林照日訪遺孤
病夫疇昔同寮西望關山淚自濡 二君皆嘗同官

夏旱

滿望梅天雨誰知日轉驕畦蔬新住摘盆樹久停澆米
貴糧囷盡泉乾汲路遙未遑憂世事災已到顏瓢

憶藕

昔過臨平召伯時小舟就買藕尤奇如拈玉麈涼雙手
似漏金莖灩上池好事染紅無意緒癡人蒸熟滅風姿
炎州地狹陂塘少渴死相如欠藥壁

夜飲方湖

貪聽月下小叢歌擲去金蕉吸碧荷四面凉如浮震澤
五更渴欲挽斜河古稱賢達誰存者今不懽娛柰老何
長笑峴山空感慨羊公湛輩兩消磨

哀江帥張常二首

關破壘猶堅傷心援不前生居諸將下死在衆人先憤
極拳雙握創多體少全豈無人策應擲棄此江邊

昔我居戎幕豸侯論戰動旌旄伐熗赫書扎尚殺勤國
難忠方見天高事未聞九江殘部曲暗哭故將軍

瀑上值雨

絕頂嵐煙合危亭略見簷不知山雨過但覺瀑流添悲
壯張瑤瑟迷濛展畫縑野人雙草屨來往任泥霑

懶

病入中年百事闌頹然一榻倦衣冠客方接話俄辭起
書未終編已輟看架壞儘教花卧蘚砌荒亦任草侵闌
力求香火非無意疎散明知涉事難

送沈僩 玫亭門人

建學多通顯何爲尚布衣不聞行聘久始悟設科非落
日君尋店深山我掩扉幾時殘燭下重聽講精微

紫薇花

風標雅合對詞臣映硯窺窗伴演綸忽發一枝深谷裏
似知茅屋有詩人

書第二考

遥領叢祠又一年何功月請水衡錢江南塞北雖無分
林下山間尚有緣兵去未妨行酒令印收不礙掌詩權
秖妒海嶠登臨少夢繞朱陵紫蓋邊

送鄭君瑞知閩清

疏邑猶淳古君行作長官假令三尺密終有一分寬桑
里歸差易桐鄉愛種難千峯青繞郭暇日想凭欄

猫捕燕

文采如彪腦智非畫堂巧伺燕雛微梁空賀客來俱訝
巢破雌雄去不歸鸚閉深籠防鷙性蝶飛高樹遠危機
主人寘在花甃上飽卧徐行自養威

次方寺丞方湖韻

晚來吉語到茅椽太華詩翁約泛蓮況有鄒枚同預蘂
可能李郭獨如仙帝猶給我還山俸天不需人買月錢
揮手闕門冠蓋客急歸勿攪覓閒眠

鄰家孔雀

初來毛羽錦青葱今與家雞飲啄同童子有時偷剪翅
主人常日少開籠嶠南歲月幽囚裏隴右山川夢寐中
因笑世間真贋錯繡身翻得上屏風

荅傳監倉

少豪頗似括談兵老去方虛理未明窗下殘書千遍讀
卷中一字幾回更撚髭人盡嗤吾拙嗽血誰當踐此盟
肯啖菜根抄脫粟許君十載共經營

蟾蜍硯滴

鑄出爬沙狀兒童競撫摩背如千歲者腹奈一輪何器

較餅盟小功於几硯多所盛消滴水後世賴餘波

讀崇寧後長編二首

自入崇寧政已荒由來治忽繫毫芒初爲御筆行中旨漸取兵權付左璫玉帶解來欲貴倖珠袍脫下賜降羌諸公日侍鈞天讌不道流人死瘴鄉

陳迹分明斷簡中幾看卷首可占終兵來尚恐妨恭謝事去徒知悔夾攻丞相自言芝產第太師頻奏鶴翔空如何直到宣和季始憶元城與了翁

午牕

恩賦支離粟一囊午牕卧看世人忙東家學究窮於我六月褫衣上講堂

書感

仲尼已沒世無師新學專門各自私死守不爲它說勝秘藏似恐外人窺欲招程子看通典兼起歐公講繫辭浩歎邇來著攈盡緒言分付與羣兒

答客

誰謂貧難忍三年閉戶居老兵能合藥小僕會抄書白髮羞彈鋏青山共荷鉏既於吟得趣功業合渠除

卭杖

珍重卭山鶴膝枝十年南北慣攜持扶登石磴穿林嶮往過溪橋抵近危昔涉畏途麾不去今行平地棄如遺主人尚要防衰老會有重扶入手時

寄泉僧貞濟

師遂於醫者開諸諫議然若非禪性悟必有脉書傳藥貴逢人施方靈丸日痊西風餅錫吟儻肯訪沉綿

羊毫筆

拔到羝生族多因兎穎稀只宜麤合用難向玉堂揮弄翰虛名似吹毛本質非兒曹負價賤鴉蜩掃如飛

空村

棄置在空村浮名豈復論因思戎服客方悟緼袍尊城遠雞司曉家貧犬守閽常怜劉越石辛苦戍并門

題齋壁

浩如煙海積如山紙上陳人叫不還白首書生無事業一生精力費牕間

題繫年錄

炎紹諸賢慮未精今追遺恨尚難平區區王謝營南渡草草江徐議北征往日中丞甘結好暮年都督始知兵可憐白髮宗留守力請鑾輿幸舊京

晚出

晚出別村幹夜深扶步歸飯猶懸早稼衣尚在鄰機

塞秋防急田園歲入微咽然投來歎寫右與八邊

伏日

屋山竹樹帶疏蟬淨掃風軒散髮眠老子平生無長物
陶詩一卷枕身邊

自警

筆枯硯燥自傷悲文體全關氣盛衰倚馬縱難揮萬字
騎驢尚足課千詩奉盤誰可推盟主撼樹人方謗老師
疑有更深於此者入山十載試精思

詠鄰人蘭花

兩盆去歲共移來一置雕闌一委苔我拙事持今棄殖
君能調護遣花開隸人挑灩巡千匝稚子澆泉走幾迴
亦欲效顰耘小圃地荒終恐費栽培

夏夜

熱極不可度起行林影中開窗需過月移簟就來風蒙
鼠喧深夜高蟬響半空求言時物變露已濕莎叢

書田舍所見

漠漠晴埃起遠疇占祠雲日幾家愁細民方虞填中壑
巨室何心堰上流斬木由來甚小寡澆瓜誰爲解私仇
寧知送老茅簷下猶抱書生畎畝憂

郊垌

所住在郊垌田園事過經淺溝晴後寒高壠雨餘青屋
潤鄰翁富祠新社鬼靈南州無酒禁十户九旗亭

客過

客過柴門歎寂寥旋挑野菜拾風樵無錢輟膳開衣笈
有病來求採藥瓢偶與荒郊思種樹每逢斷澗欲營橋
書生一念終迂闊猶恨吾黔與肖翹

孟浩然騎驢圖

壞墨殘縑閱幾春灞橋風味尚如真摩挲只可誇同社
裝飾雖然貴人舊向集中窺一面今於畫裏識前身
世間老手惟工部曾伏先生句句新

有興

有興駕柴車無心起草廬淺傾家釀酒細讀手抄書門
巷慵耘草園雞課種蔬非黄叔度未易得親疏

聞笛二首

少年騎馬逐秋風笛起連營響裂空今夕夢向村墅冷
一枝孤奏月明中
初如廢將哭窮邊又似孤臣訴左遷何必謝公雙淚落
野人聽罷亦凄然

健忘一首

昏昏健忘廢專精默坐空齋忽自驚少作回看如兩手

讀書眞讀似前生却辨安世知二疏不曉睢陽記一城
奚怪詩成呼燭寫曉窗追憶大分明

宿庄家二首

初秋風露變偶出甜庄家原稼無全穗敗荷有晚花疎
鍾踰澗響撒月轉林斜鄰媼頭如雪燈前自績麻
茅茨迷詰曲度谷復踰陂世上事如許山中人不知牛
羊晴卧野鵝鶩晚歸池粗識為農意秋輸每及時

妄想

妄想如氷已盡消朱顏日向鏡中凋玉關萬里曾投筆
草市三家却負瓢弱水古來無路到小山歲晚有人招
吾廬寂寂何須笑君看閒僧住退寮

白社迓客一首

貧食官倉不自由強扶衰病坐荒鄉送迎不是祠官事
偶見青山急下頭

七月九日二首

海激天翻電覆吹蒼松十丈劈為薪須臾龍卷它山去
誤殺田頭望雨人
樵子俄從閒路廻因言溪谷響如雷分明兩怕城中去
只隔前峯不過來

夢賞八章

夢與諸賢會賞心怳然佳日共登臨酒邊多說烏衣事
曲裏猶殘玉樹音江水淮山明歷歷孫陵香閣冷沉沉
曉鍾呼覺俱忘却獨記千門柳色深

郊行

一兩餞殘熱忻然思杖藜野田沙鶴立古木廟鷄啼失
僕行迷路逢樵負過溪獨遊吾有趣何必問栖栖

懷友

老鶴孤飛久失羣天涯懷友寸心勤狂生似賦窮堪近
佳士如香故可熏無復孥舟乘大雪有時倚杖送停雲
秋來逕草深三尺誰伴青燈緝舊聞

牢落

牢落吾何恨先賢未免窮寧為田舍子不作國師公螢
影穿窗隙蛩聲出壁中殘書殊有味讀到角吹終

跋方雲臺文臺二十韻

文人何瑣碎夫子獨雄尊擘水移南海追風出大宛黑
潭龍怒起碧宇鶻孤騫剪白波濤湧須臾雷雹奔筆鋒
山突兀墨瀋雨傾飜軒豁青天露淒迷白晝昏至微該
草樹極大括乾坤金鼓條侯壁旌旗渭上屯聚如羣玉
圃散似建章門覽似親臨頃窮河直至源撫書傳絕漠
評句落中原猛虎鬚堪捋脩鯨可氣吞寂寞時數語浩

蕩或千言神與紙營力誰魏斧鑿痕流行通象柱換刻
遍湘沅欲揀皆逢窮搜芟不見縈居然開突厓詎肯閑
離藩拔幷㨾天大溪流笑海渾不妨兒輩撼姑付後人
論拙詠雖卑弱因公僅並存

雲

農家望汝卜年豐似絮如峯態不同縱有濃陰工閣雨
略無定態喜隨風往來與月爲仇敵舒卷和天盡蔽蒙
安得竦身騰汗漫叫開閶闔掃長空

椶冠

羽士過門賣新製椶俞奇堅如龜屋製精似鹿胎爲功
杖扶相稱唐衣戴最宜柔他蟬冕客變長白髮須稍

方寺丞招宿瀑上不果

久與瀑泉疎勞公下檄書極知居陋巷不似宿精廬奴
客辭看犢鄰人畏借驢何時兒子壯聊爲舉籃輿

詩境樓觀月

人世應無第二樓暮雲飛不到簾鈎未開寶鑑青冥裏
先湧冰輪碧海頭白似雪濤翻赤壁孤如夜日出羅浮
酒醒何處吹橫玉徑欲乘風萬里遊

野望

稍有西風起孤筇挾自隨名山多着寺古木必爲祠鳥
過投林急樵歸度嶺遲相尋惟有月插首待移時

西湶山觀雨

與客同登萬仞崖蔽天風雨夜然來六丁白晝誅炎魃
百怪蒼淵起蟄雷毒蟒噴時林盡黑怒龍裂處石中開
吾生不及觀河決得賦斯遊亦壯哉

宿山中十首

城中人惟我清旦買芒鞋君若知其趣還應日日來
玉磐上沙堤金鞍成磧西何如寒澗底落日蹇驢蹄
就泉爲碓屋鑿石作黄龕龍有意耕汾曲無心起水南
市脯店猶遠刈芻人未歸夜深語童子且掩半邊扉
路危防陟遠溪黑阻窮深涼月如高士頻招未出林
嵓僧殊好事絶頂劚龍君勿笑一泓水能生六合雲
崖居供給少不用犬防籬只恐偷兒黠來窺壁上詩
山中無價寳月色與泉聲莫向貴人說將爲有力爭
玉筯篆文古銀鈎楷法精得知千載下時有打碑聲
淒風轉林杪露坐感衣單不道山中冷誰憂世上寒

七月二十日白瀑上先歸方寺丞遣詩奉雷雨
之壯次韻一首

成裏遥看雨出時想公筆墨發雄奇山深龍虎飛騰變
海運鯤鵬瞬息移灑壁前鋒如赴敵堂堂迴勢似歸師

驪還始悟山靈意怕向蒼崖寫犢詩

秋望二首

暮色蒼然上野臺廢塘尚有數荷開草中愛殺城南柳
只怕霜風一夜來

舍南舍北種芙蓉及到秋來次第紅自是詩人才思窘
清風明月有何窮

村校書

短衣穿結半瓢空所住茅簷僅蔽風久誦經書皆默記
試挑史傳亦旁通青燈窗下研孤學白首山中聚小童
却羨安昌師弟子只談論語至三公

聖賢

聖賢自牧極卑謙後學才高膽力兼悔賦不妨排賈誼
誘詩遂至劾陶潛事見攻和御史章疏取人最忌規模使絕物常
因議論嚴君看國風三百首小夫賤隸採何嫌

懷李敬子

此士今徐孺柴扉肯妄開空聞去鴈去不見鳳麟來塵
阜尋僧出東湖赴講迴何由操杖屨林下再相陪

華嚴知客寮

簷外蒼榕六月秋小年來此愛深幽壞墻螢出如漁火
古壁蜂穿似射侯涉世昏昏忘舊話入山歷歷記前遊

故人埋玉僧歸塔獨聽疎鐘起暮愁前四句亡友蔡仲所作今補足之

聞黃德常除德安倅

幕下相從若弟兄當年曾悔誤談兵足行江北生重跰
髩爲山東白幾莖病擁琴書專一壑老攜撥筆赴孤城
暮雲不見關山路空有天涯故舊情

閒居即事

性偶安林藪元非哀獨清未從仁祖乞粟是伯夷耕廢
井通鄰汲深墻隔市聲却因虛澹極亦自覺身輕

自勉

海濱荒淺幼無師前哲藩籬尚未窺玄詠易流西晉學
苦吟不脫晚唐詩遠僧庵就勤求記亡友墳成索索碑
天若假余金石壽所爲詎肯止於斯

少日

少日關河要指呼晚歸田里似囚拘氣衰不敢高聲語
腕弱纔能小楷書坐有老兵持共飲路逢醉尉避前驅
子元兄弟何爲者自是嵇康與世疎

貧病

默默守柴荊人間事頗更病方知養性貧始欲謀生尚
有狂奴態元無老婢聲邇來塵慮盡勿怪小詩清

示同志一首

滿身秋月滿襟風敢歎栖遲一歲中除目解令丹竈廢
詔書能使草堂空豈無高士招難出曾有先賢隱不終
說與同袍二三子下山未可太匆匆

後村居士詩卷第四

後村居士詩集卷之五

詩 南嶽舊稿

和方孚若瀑上種梅五首

仙翁八詠春風手高拂茅簷矮映窗選勝多依巖畔種
豎奇或併樹身扛海山大士寒蒙衲月殿仙姝夜擁幢
商略此花宜茗飲不消銀燭綵纏缸

其二

天賜梅花爲受用繽紛玉雪被層矼素芳林下超群品
繁蘂枝頭巧異雙朧月照時霜翦翦澗風吹處水淙淙
主人筆力迴元化催發何須杖鼓腔

其三

瀑映梅花何所似蚌胎蟠彩浴寒江夢向東閣頻牽興
吟到西湖始豎降雪屋懸香開紙帳月窗憐影掩書缸
若將漢晉間人比不是淵明即老龐

其四

百匝千回看不足管他急雪濺奔瀧瑤林錯立明梁苑
寶珞橫陳照楚邦愛殺嚼芳仍嗅蘂吟狂哆口更踈尨
曉來翠羽驚飛去應爲煙鐘樹杪撞

其五

欲賦梅花材涑無公分生意到枯椿鉅題昔只韓聯孟

妙手今惟弄兪蓬守穀尚須看木居護花雖少吠龍尨
冊崖臺砌宜揮掃止要遊人筆似杠

再和五首

先生多在山中宿為愛横斜影上窻苔蔓偏從深澗伐
蘋有奴過別峰扛和羹未相調金鼎止渴將軍擲碧幢
空谷不知如許事沽來村酒且開缸

其二

厭看花開平地上故攀絶磴緩危𥓓節方静女尤專一
韻比高人更少雙堪伴愚公居北谷宜偕漫叟隱南淙
素標尚恐詩輕褻敢犯人間曲子腔

其三

手選千株高下種似行庾嶺泛湘江只銷一朶南枝拆
盡受群花北面降自愛空山吹縞袂絶羞華屋照銀釭
主林神禁人殘毀深夜應無斫樹龐

其四

絶巔歲晩無人到但見山風激瀨瀧高鶴恍如珠照乘
深葩還似寶迷邦巢居公未甘枯槁鼎實朝方起碩尨
詩在簡齋和靖裏追攀真以寸莛撞

其五

杖屨暇時常檢點細分枝幹數株椿試呼童子調香弄
絶勝奴兵擒曉逢色映巖松寒引鶴根連圃杞夜聞尨
社中作者鉛錚韻甘竪降旛束紐杠

賦西淙瀑布得斷字

蒼山七百畝主人新買斷于時積霧開素瀑掛青漢冷
冷逆初鏗瑲璀璨珠乍貫久晴雨飄翻忽暖氷柱泮恍如
白浪湧翔舞下鳧鴈又疑黃河決崇祭沉玉瓚不然蟒
出穴或是虹吸澗客言下有潭龍伏不可玩攫拏起雲
氣喑噫蘇歲旱平生愛奇心欲此築飛觀沿流路淺清
陟巇騰汗漫低頭拜主人分此華山半

送陳寺丞守南劒

詔免廷英對輕衆見老民極知杜柣早豈是急頒春邑
為援空垜州因劇受貧此行休戚係未敢賀朱輪

送丁元暉知南海

不用急符催先行要看梅歲時親尒海休沐必登臺鮀
井聊供飲韓碑待拭苔遥知蠻俗喜令尹帶琴來

醫

脉差死活懸三指灸誤風攣廢四支蛩餌生金殺野葛
有身不可試庸醫

哭蒙山覺初長老

豈謂茶毗速龕前一愴情空留尊宿貌難副小師名骨

巳迎歸塔衣多唱入城百年如此過何異不曾生

又

雲峰寺裏曾相識面皺顏髙五十餘削髮入山恭最久白頭出世瘦如初覺心不共眞身壞遺偈猶能戰手書何必塔銘并語録吾詩自可表幽墟

題鍾賢良詠歸堂 水心爲賦詩

細繹華堂扁徵君志可知策弘無聖詔與點有明師忽枉賢良刺頻需拙惡詩續貂吾豈敢泼落水心碑

挽李端

要識君操履全如字畫眞病能妨獄賦窮不廢修身月旦推先輩春官失此人如聞埋玉速里巷共酸辛

黄蘗寺

猶記垂髫到此山重遊容鬢已彫殘寺經水後增輪奐僧比年時減鉢單絕壑雲興潭影黑疎林霜下葉聲乾平生酷嗜朱翁字細看荒碑倚石欄

和西外趙知宗

片妙新如神源深汲愈新仙宗疑有趾海若忽無津傳遠須公等鑽堅盡此身平生師友意非爲雨中巾

悼秦豎

敢睨陰陽謐於身獨不靈有妻持舊肆無子學遺經蠹蝕抄方簽莎生嗁鼠埏城中墨絕少堪惜霜彫零

十月二十二夜同方寺丞宿瀑庵讀劉貢父集

縣山木落霜寒夜共讀吾家夢得詩坐對遺編忘漏盡手遮殘燭怕風吹森嚴似聽元戎令機警如看國手棋千載思深相對處未應地下友微之

久旱即事

賜烏下飲百川空民自祠龍禱社公豈是長官渾忘却水車聲不到城中

其二

輸租嘗占一村先不望明時舉力田老畏里胥如畏虎敗人詩思攪人眠

送楊休文

初驚学與隱侯同徐讀文編始歎工似倩麻姑抓背癢能令孟德愈頭風玄機固已超三昧副本何因寫一通消得劉君詩送路西歸未可嘆囊空

哭陳鑰主簿

不但心孤介生形已惟奇在爲官長罵沒使邑人思魂遠鄉猶隔名徽世未知空存朋友誼到此力何施

傅諫議和予所贈傅監倉詩復用前韻

諫草如山不論兵當年出處最分明中朝安可無耆舊

故事猶應問老更敢與鳳毛評句法素知牛耳執文盟
詩壇亦合先生築遥逆偏師已拔營

宿別瀑上二首

十里荒荊手共開癸痕歷歷在青苔山中後鳥愁予去
爭問先生幾日回

其二

兩日相隨鄙吝生今當遠別若爲情夜深看到千峯黑
枕上猶貪落澗聲

初宿橐山和方雲臺韻

客游萬里踐霜氷旦旦披衣坐待明畢竟功名成未必
跳丸歲月去堪驚即今紙被攜尋宿當日油幢聽報更
頼有雲臺公好事追程來送老門生

白鹿寺

歲晚霜林落葉稠攜家來作鹿門遊傷言恍似前生說
詩藁猶煩侍者收身上征衫拋未得山中靈藥採無由
十年不獨行人老入定高僧白盡頭 謂長老洪公

答姊兄林公遇四首

霜下石橋滑蛩吟茅店清夢廻殘月在錯認是天明

其二

悵余行李速愧子酒杯長日暮子誰屋天寒陟彼岡

其三

自笑如窮鬼相從不記年每煩詩餞送不止辦車船

其四

握手如王雪未易得親疎何日深山裏同燈共讀書

發枕峯

蒼顏來辟書嚴裝犯霜晨豈不謀出處歲儉水菽貧
黑投山中明發趨江濱漁父隱者與葉舟方垂綸相逢
飄然逝似笑來往頻白鷗我同盟青山吾故人即之欲
與言邈若不可親昔迎歸軒喜今見行塵嗔素願悵未
諧抱歎終此身先賢遂志喻千載猶如新

嵩溪驛

舟子初辭去風吹薄酒醒一莖新鬢白數點晚山青溪
倒彈長鋏荒凉宿短亭鄰雞空喔喔不似昔年聽

環翠閣 閣上有宣和二陸詩

大陸題詩小陸和寶鞍書戟傳呼過兩片頑碑未百年
已有牧兒來打破

崇化麻沙道中

經行愛此人煙好面俯清溪背負山半艇何妨呼渡去
小橋不礙負薪還遠聞清磬來林杪忽有朱欄出竹間
深處安知無隱者卜鄰容我設柴關

過劉尚書墓 楚人鄭孙武

士林方卜道窮通一旦騎鯨萬事空醒下有人師董衎
墓傍無客哭喬公白頭猶得談經力青簡尤高絕幣功
尚記長安攜墜硯今看華表立西風

謝墳

一月山行未有梅此來戲着小詩催謝家墳寺更衣處
初見墻西半樹開

大乾記夢 辛酉年夢予方廿二

昔夢遊湘水琴書寄棊舟安知三十載真作夢中遊

館頭

雨少漲潤蹊堠長不堪流潦入車箱撫川城外黃泥路
即是人間小太行

發臨川

始予丱角來家君綰銅墨縣齋多休暇縣圃足戲劇維
云嗜梨栗亦頗窺簡冊弟妹俱孩幼親髮方如漆後予
捧檄至軒蓋僕攘陌於時志氣銳門戶況烜赫郡花照
席紅湖柳拂鞍碧耆老互問訊酒饌紛狼籍今予挑包
過城郭宛如昔高年凋落盡滿眼少朋識算予仕瘴煙
寂寞掩泉穸華門訪舊師日閣西黑買醪與之酌往
事話歷歷既生畢異縣感復起故鄉憶吾翁墓草深高堂
已斑白貧居澗髓空遠遊溫凊隔二季宦海濱女子各
有適曾不如阿奴碌碌在母側回思盛壯時去矣難復
得因成臨川吟吟罷淚橫臆

曾景建自臨川送予至豐城示詩為別次韻

追程送我劍池邊一一清談晉宋前豈意白頭攜幕日
延逢紫氣出關年夜深續炬俱忘寐地冷吹薪久未然
臨別祝君加帽絮高峯雪後尚童顛

自撫至袁連日雨霰風雪

窮臘天地閉雲氣匝野垂何況袁撫間積潦盈路歧寸
移拔寸步一步費一時忽跌落深淖有似鳥著梢寒日
已酉僅游予方南馳孤店此煙際僮馬飢以羸羸雪
沒屐檐風裂肌古人貴遺體不肯臨深危兒行風雪
中慈母安得知終當投紱去重補南陔詩

安仁驛

偶向溪邊洗客塵數株如玉照青蘋淒風冷雨分宜縣
賴有梅花管領人

萍鄉

聞說萍鄉縣家家有紡機荒年絲價賤未敢議添衣

牛田鋪大寒 萍鄉境內

瞑色驕空起獰飇激地吹漸看雲布裂稍有霰紛披

蚊初飄尾輕輕巳點犀居人朝未覺客子夜先知巧似
莊嚴就匀如剪刻爲宛庭冰氏喜縞户染人疑濯家谷
緘遍擘多樹壓垂高峰迷頂踵遠渡失津涯窅兒低躑
草僵禽鮮墮枝馬難分牝牡烏不辨雄雌倏忽斜還整
冥濛合又離半埋官路堠亂打寺廊碑猛勢欺袍絮寒
光照鬢絲店荒敲盡閉橋滑步尤危破釜羞窮竈殘灶
燎濕萁巖堆憐婦怯露骭笑兒癡下起毛皆蝟深藏手
亦龜大驚鄰吠急雞噤野鳴遲偏滯南轅路翻思北伐
時旌旗明鴈塞刁斗亂鵝池呵筆堪飛檄收燈可奕棋
暮嘗蒙虎卧曉獵射鷹隨冷鐵成何事披裘白一奇空
山吟忍凍窮巷嚼充飢袴簡悲才退烘衣感氣衰猶欣
矛癯巳覔麥畦滋稱怕村茶冷愁嫌市酒醨帶聞三
十韻聊補昔人遺

醴陵客店

縣郭依稀隔渡頭解鞍來倚店家樓巳殘柱樹啼招隱
因看梅花賦遠遊市上俚音多楚語橋邊碧色是湘流
直南鄉國三千里目送羈鴻起暮愁

湘潭道中即事

敗絮龍鍾擁病身十分寒事在湘濱昔非野店沽官曆
不記今朝是立春

其二

儺鼓鼕鼕近廟門可憐楚俗至今存屈原章句無人誦
別有山歌侑桂尊

謁南嶽

中原昔分裂五嶽僅存一嗟余生東南有眼乃未覩借
晨犯寒慄馬上青歷巖怪雲何處來對面失嵩華午投
勝業寺僧訝余不憚苦餘因獻嘲君定非韓匹彼來旣
軒露君至若封鎖余謂僧無躁兹可以理詰止僧坐說
亭霽雞鳴忽冰釋石廩先呈身峋嶁俄見脊須臾天柱開
最後祝融出高峰七十二圖巳得彷彿邦依何嘗死嬾
殘元非夜忱疑在山中明當從爾肓咄哉三尺雪孤此
一雙屐駕言欸雲頭棲堞晃冊赤柏深不見人盡妙如
新霽珠擷十嫮婷彈琴撫瑤瑟茫茫冥神事荒幻難究
悉吾師太史公江淮徧很迹嗇焉又停佃汗漫恣遊陟
雖然之毫端亦頗增目力規摹五字體蝸屈萬丈碧詩
成投褚中何必題崩壁

勝業寺

寺創於何代問僧皆不知搓牙古殿后栢殘鉄柳侯碑雲
過禪堂冷冰餘嶽路危上封猶未到太息負心期

發嶽市二首

嶽下無耆老何從訪舊聞不知紫蓋峯更隔幾重雲

明仲寶鼎煙欽夫棄妙年空令後死者有淚滴遺編

昔者監香火今焉裂芰荷祝融應冷笑還肯再來麽

湘江 六言

屈賈死將千載劉君來泛湘江沽酒偶留村店看山不拆船窻

煙竹鋪

野逈村踈起暮寒偶逢廢驛卸征鞍主人家比漁舟小客子旁如鶴栅寬燈與鄰通眠未易風從隙入避尤難似聞南去加蕭索一夜披衣坐不安

衡永道中二首

一令常分作兩程雪鞭雨袖少逢晴平生不識終南逕來傍湖南堠子行

過了衡陽鴈北廻鄉書迢遞託誰哉嶽山石鼓皆辭去惟有湘江作伴來

黃熊嶺

黃茅迷遠近不見一人行信步未知險回頭方可驚路由高頂過雲在半腰生落日無棲止飄飄自問程

祁陽縣

入境少人煙寒江碧際天小留因買石久立待呼船留延漁汀上鷗飛縣郭前若無州帖至令尹即神僊

零陵

舂陵曾識零陵郡今日方知畫未如城郭恰臨瀟水上山川猶是柳侯餘驛亭幽絕堪垂釣巖室虛明可讀書欲買冉溪三畝地手苫茅棟棲移居

深溪驛 去廣右界一程

苔蒲朱扉半闔開更無人跡獨徘徊湘江臨別如相語早買扁舟出嶺來

全州

寂寂全州路家家荻竹扉異僧留塔在過客入城稀傳舍臨清泚官亭占翠微沙頭泊船者多自嶺南歸

炎關 亦名嚴關

關北關南氣候分雪飛不過古來云若非曾發看山願老大何因入瘴雲

秦城

鉄甕殘磚无處尋當年築此慮尤深君王自向沙丘死何必區區戍桂林

未至桂州葉啓仲以詩相迎次韻

柘岡西路别君時幾見天涯柳弄絲横草壯心空忼慨驛樓燈殘夢懶尋思羞將白髮趨新府却憶青山領舊祠

猶有南來哥特事馬頭先得故人詩

遊水東諸洞次同遊韻二首

桂山前未到今日是初游招鶴登青巘呼龍俯碧湫深
蹊通秉炬小竇劣容舟豈敢輕題詠同官盡柳劉

舊聞巖洞勝欲往自髫年發秀過靈隱幽深似善權遠
環州堞外近獻屋簷邊倘有登臨約甘爲子執鞭

春日五絕

眼邊桃李過匆匆鏡裏衰顏豈再紅久覺骨寒疎建焙
新因血熱戒郫筒

步入西峯不見人數聲澗鳥自啼春下山欲與唐碑語
先遣家兵細拂塵

歸到城門欲發更馬頭惟有暮鴉迎小窗了却觀書課
幾首殘詩旋補成

老懶何心更出嬉閉門終日讀陶詩湖南二月花如錦
恰似扶疎遶屋時

曉風細細雨斜斜倦憶書生屋角花想見水南僧寺裏
一株落盡病山茶

砦家洲二首

來訪唐時事荒洲暮靄青遍生新草棘難認舊池亭毀
記欺無主存祠怕有靈今人輕古迹此地少曾經

穀抑哭靈祠葬印橋頭應不記遼東讚恭只有蛩鳴雨
往事全如鳥印空谿水无情流傍繞海山依舊碧叢叢
斷碑莫怪千迴讀今代何人筆力同

舜廟

粵俗安知帝遺祠亦至今青山人寂寂朱戶栢森森雨
打荒碑缺苔封古洞深曾陪張侍講來此想韶音

得家訊

不覓離鄉久南來驛使踈羈臣一掬淚慈母兩行書租
稅聞輸畢田園說歎餘何時眞官遠処処奉潘輿

上巳與二客游水月洞分韻得事字

勝踐造物慳貧交世情棄昔戒十客來旦無一人至惟
余暨兩君鼎足坐水次歡言天氣佳誰謂風土異高吟
雜騷選序酌遺羲釋潔塵去亞詩捫石認缺字古來幾
禊飲傳者總一二蘭亭感慨多未了生死事杜陵更酸
辛窮眼眩珠翠旨哉玆日遊超然遺塵累俏搖千載後
尚有浴沂意巖罅滑如玉歲月可鐫識

出城二絕

日日銅瓶插數枝瓶空頻訝折來稀出城忽見櫻桃熟
始信无花可買歸

小憇城西賣酒家綠陰深処有啼鴉主人歎息官來聯

謝丁酴醾一架花

三月十四日陪帥卿出遊

未出堯山雲既出雲徐開君侯與天通造化力可回駕言訪巖扉群春森然陪旗鉞映川原笳吹喧蒿萊掃石坐爽塏捫葛窺崔嵬嘗州久蕪没草樹皆新培范張數君子遺刻蒼蘚埋方半不忍去返照明千崖沙鷗就棲宿緑鵲猶泝洄眷焉宇宙間此樂何常哉鄰都會應劉梁園命鄒枚主公富貴人襟抱尤雄猜當年籍翰存往往鄰併諧英英大都督黑鷹招遺才雲煙生妙筆氷雪瑩靈臺況復是夕霽素魄海上來一碧九萬里空洞無纖埃臨風惜飲量孤負黃金罍座中盡文豪授簡奚徘徊吾詩固拙速聊爲石生媒

武岡葉使君寄詩次韻二首

詞客紛紛載後車誰能遂寄病相如雙旌已拜湖南牧尺素猶題嶺外書詩句騎驢游蜀後情懷賦鵩弔湘餘似聞閩郡春風暖便擬移家占籍居

比戌逢君歲建寅豈知今作落南人瘴來客病鄰山鬼船去鄉書託海神目送飛鳶偏戀土夢隨征隼共行春謝家兄弟如雙璧交契寧非有宿因

移居

庭下薔薇樹花開玉雪堆主人明日去相對似含愁隣曲無還往何由有別情惟應小窗月長記讀書聲

弔錦雞一首呈葉任道

炎州産文雞毛羽固天禀朱冉飾尾距綵繡錯襟衽主人極珍憐端合分俸廩畜諸後園中小奴司啄飲地荒雜榛棘落鬼輒危懍黠狸出没猜豸鼠窺伺稔諒乖夜鵲逆或瞷君高枕駭機中夕發果以斃來諗裂冠首立碎臆咳聲已噤酷哉三尺喙殘此一段錦長嗟命瘞埋詎忍付亨飪始爲文采累終欠智慮審老聃戒孔公千載憤凜凜黃祖殺処士龐羈累犯流品況兹毒鷙物尤索防閑甚善視雙翠衣夜涼勿嗜寢

哭孫行之二首

已了燈窗債心知舉業非立朝多諫草取友必深交盍簪資時兵書尚貴後孫病身偏惜淚一爲故人揮

世上高科衆君尤自貴珍如何一夕裏忽盡百年身雙雛齊眉女孤燈擁髻人傷心推孟母頭白送歸闉

即事

嶠南氣候異中州多病誰令作遠游瘴土不因梅亦溼颶風能變夏爲秋方眠壞絮俄歎葛已著輕絺又索裘自歎幻身非鐵石天涯豈得久淹留

楮樹

楮樹婆娑覆小齋更無日影午窻開一端能敗幽人意
夜夜墻西礙月來

象弈一首呈葉潛仲

小藝無難精上智有未解君看橘中戲妙不出局外此
然兩國立限以大河界連營禀中權四壁設堅械三十
二子者一一具變態先登如挑敵分布如備塞盡銳貫
吾勇持重伺彼怠或遲如圍莒或速如入蔡遠砲勿虛
發冗卒要精汰負非繇寡少勝豈繫強大昆陽以象奔
陳濤以車敗匹馬郭令來一士汲黯在獻俘將策勛得
雋衆稱快我欲築壇場孰可建旗蓋葉侯天機深臨陳
識向背縱未及國手其髙亦可對忸捷敢饒先諱輸每
索再箸爲握節死安肯屈膝拜有時橫槊吟句法尤雄
邁愚慮僅一得君才逾十倍霸圖務并弱兵志貴攻昧
雖然屢就獲詎可自後怵呂蒙能鹹羽衛瓘足縛文南
師未宜輕夜半防斫寨

送陶仁父

自古送行情味惡君行快似泛仙槎新班人少先投卷
下水船輕易到家南浦不堪看草色西湖尚可及荷花
諸公若問栖栖者爲說吟詩兩鬢華

書壁

紙衾蒲褥小綸巾四壁清風一榻塵誰謂先生貧到骨
百金新聘竹夫人

移竹

借居未定先栽竹爲愛疎聲與薄陰一日暫無能鄙吝
數竿雖小亦蕭森窻閒對了係詩料郭外移來費俸金
自笑明年何處在虛簷風至且披襟

後村居士詩卷第五

後村居士詩集卷第六

詩南歙舊藁

癸水亭觀荷花

執熱屏人事偃卧慵巾棠過門二三友失喜跳下床鳴騶出華陌聯轡遵野塘崇軒俯萬荷濯濯涵波光都忘瘴海中疑墮玉井傍淒無膏粉氣近有冰霜涼製葉可以衣采的可以嘗離騷譜靈草品介列衆芳似曾識三閭安肯肖大郎詞人更儇薄比詠猶妃嬙曷不觀夸華意色和而莊風吹月露洗豈若冶與倡衆方慕絕艷誰能參微香余詩緻枯淡一掃時世妝

棲霞洞

往聞耆老言茲洞深無際闇中或識路壁外別有世幾思絕人事齋糧窮所詣惧終出易迷炬絕入難繼孤亭渺雲端於焉小休憩憑高眺城闕樓樓如聚蚋盡捐浮穢念遂有飛舉勢山靈娟清遊雨意來極銳漭漭濕莎草浥浥涼松桂暝色不可留悵望巖扉閉

堯廟

帝與天同大天存帝亦存桑麻通絕徼簫鼓出深村水至孤亭合山居列岫尊尚餘土階意樵牧踐籬藩

五月二十七日游諸洞

來南百慮拙所得惟幽尋約余玉靈友共此丘壑心江亭俯虛曠亢室窮邃深是時薄雨收白霧籠青岑異苗追野步却扇開風襟炎方豈必好差遠鼙鼓音且願海道清莫問神州沉徘徊惜景短留滯畏老侵昨遊感嘗嘑今至聞蟬吟常恐官事縶佳日妨登臨譬如逃學兒汲汲貪寸陰何因釋膠擾把臂偕入林

泛西湖

桂湖亦在西豈減潁與杭丹橋抗崇榭淥波浮輕舫休沐陪勝餞軒蓋何煒煌停橈藕花中一目千紅裳詎知白晝永但覺朱夏涼古洞半蕪廢仙人今在亡路石散醉髮吸澗澆喻腸延緣綠溪步詰曲經禪房野鳥啼客竹高蟬嘒疎楊雖無絲管樂談論諧宮商諸君敏於詩援筆如飛翔顧予乏華藻山雞追鸞皇頗能讀古碑所愧侵夕陽明發復擾擾前游未可忘

題許介之詩藁 益公亦稱其詩

我留鳶跕外君住鴈迴邊走僕行千里敲門授一編眞妍非粉黛巧謝雕鐫何必周丞相男兒要自傳

慈氏閣 馬氏建

閣建五季時丹碧見晉紫吾行半區中鉅麗莫與比想方營締時伯心極雄侈但思窮耳目寧論竭骨髓一朝

陵谷變飛電掃憯蝕佪波日夜流不洗爭羨恥惟存伊
屠居願力久未毀夕陽吊陳迹危檻聊徙倚憑欄下界
熱蒿處涼如水若非逼嚴鑰坐待鐘聲起

翛然亭

每到闌干畔徘徊暮始還爲憐鄰水寺盡見隔城山墻
繞青苔裏舟藏緑樹間松扉宜步月只是限重關

辰山

一峯疊三洞延似弘景樓下洞初俯入蘚室寒颼颼中
洞忽躍出有逕通玄幽豁然崖谷判萬態誰鑴鏤或如
植寶幢或如綴珠旒或如鯤鯨飛或如龍麟游石橋狀
天台木棧疑蜀州稍憩大士巖遂縋羽人丘力窮至上
洞身載空氣浮未畢山水緣勉爲塵世留平生避地心
茲焉宜菟裘長斧樵青壁短蓑耘緑疇獨恨没路遠徒
倘皆背流會當逢異人卓錫成靈湫

千山觀

西巘林巒擅一城翛然飛觀入青冥子湖數字題華棟
陽朔千山獻畫屏境勝小詩難寫盡天寒薄酒易吹醒
獨遊不恨無人語滿壑松聲可細聽

曾公嵒

廣容內嵌空層峰外巍嵬仰視駭懸石俯踐愁滑苔古
竇風颼肅陰澗泉佪佪飛梁跨其間上可陳樽罍愛涼
復畏濕當暑重來求名嵒者誰歟兄因弟子開憶昔建
中初國論幾一廻惜也祖判舒卒爲清議排至今出牧
地姓字留蒼崖躊躇增慨歎日入禽聲哀

郊行

薄有西風意郊行得自娛山晴全體出樹老半身枯林
轉亭方見江侵路欲無何妨橋缺斷小艇故堪呼

秋日會遠華館呈胡仲威

嶺表豈必熱庚伏頻滂沱薄莫辰招要盆李參瓶荷君
侯如長松矻節交藤蘿奇字識夏鼎古音彈雲和今日
素商至高屋涼意多夜清群籟息已有蛩鳴莎人生不
飲酒賢愚同銷磨拍手問湘纍獨醒欲如何謬承青眼
顧詎惜蒼顏酡客散我亦歸耿耿看斜河

老大

老大重登聘士臺客懷年落可曾開臨流往往看鳶墮
入署時時見馬來有約青山何日去無根白髮是誰栽
自嫌不帶功名骨只合眠莎與坐苔

伏波巖

懸崖萬仞餘江流繞其趾仰視不見天森秀拔地起中
洞既深豁旁竇皆奇詭惜哉題識多蒼玉半鑱毀安得

巨靈鑿汞削崖谷恥緬儼兩伏波往事可追絕銅柱成
浪泊樓船下湟水時異非一朝地去亦萬里山頭傳檄
廟今爲文淵矣謂予詩弗信君請訂諸史

詰猫

古人養客之車魚今汝何功客不如飯有溪鱗眠有毯
忍教鼠齧案頭書

八桂堂呈葉潛仲 金華丞相之孫

之子初度日畏客如避仇朱門禁入謁青山招出遊置
醴泉石間涼意生觥籌風檻絳華馥水盤丹實游起論
詩篇酌君介千秋煌煌丞相孫少也宜黎侯黑頭去
云遠白髮來何稠君言權位盛孰若志意修靜觀鐘鼎
族起滅猶輕漚視君家韓呂不羨嬉與攸

挽聶孺人 平樂董令之內

已病猶疏素西歸不復疑飛凫踰嶺遠別鶴返鄉遲箴
史傳賢女巾構什侍姬白頭潘令在應有悼亡詩

題胡仲威文稾

熟讀執事文恍如入寶山瑰異千萬種一一無可删瑰
草既俯拾珠樹亦仰攀美玉不知數照映穿壞間大者
中圭璜小者堪佩環居然郊廟器胡爲委荆菅嗟余如
識寶對之情涕潸攜寘鄴架內虹氣驚市闤常恐陽虎

董竊去士谿還何當變姓名袖出函谷關

戴秀嶽 戴秀者兵卒也得道于此

玆嶽視諸峰厥狀尤峥嵘舊爲碧蘚封新有朱梯橫攀
腰尚恐墜東炬步可行外狹中乃寬始闇俄忽明仰窺
神魄悸俯顧形骸輕遂覽丹爐基微聞玉鼓聲源深足
力盡路黑雲氣生不辨晝夜分恍疑卅代更嘗聞學神
仙所得由專精豈吾諸名士羨彼一老兵欣然約同志
嗣此將尋盟安知無白鹿絶頂來相迎

寄左文魏二首

多謝孫安牧交情未闊踈方籌江北事肯寄海南書開
幙交鋒勵修城刼火餘别來各添歲筋力近何如
同事征西府閒君已繡衣小侵今視昔大捷是耶非
輿尸返偏裨奏凱歸六關天樣險莫遣賊能飛

中秋湘南樓餞張昭州

臺使選良牧詔下帝曰俞高牙植華艦餞者來傾郛明
月滿層譙寒光映尊壺桂人願少留昭人望疾驅一室
可爲政況乃有國都嶺民日以耗丁口纔半無洋洋紫
雲郎侯其勤厪隅道鄉游息勵暇日披榛蕪鄙拙忝投
分臨風獨踟躕頗念友離索寧論鬼揶揄何繇扣鈴閣
百榼傾兵厨 郡酒絶佳

栟溪閣 山谷南遷 雜冊捨下

栟影荷影一溪風遷客曾來繫短篷我與竹君俱脫出
而栟猶及識涪翁

哭譚戶錄二首

讀過書皆記非惟善屬文有名登進士無命作參軍白
髮行秋暑青衫殯瘴雲可憐膏火下虛費一生勤
貿次有千年囊中乏一錢客來論旅殯官爲趕歸舡過
德梳新鬢童爲拾舊編傷心陋巷裏廢宅鎖寒煙

風

風於天地間惟桂尤其雄將由巖竅多或是地形穹不
知起何處但覺來無窮浮埃晦白晝奇響徹半空一怒
動旬浹小亦數日中城堞凛欲壓況此半畝宮寧聞古
至人御氣猶輕鴻劉季晚可憐擊筑悲佈豈我老斷恐
怖骶身等枯蓬飄揚付大塊奚必分西東

觀射

浪前束如林傍觀笑不禁亦空平無事以卒情可憂傑各
自分牛斉何曾貫蝨心种侯倩膶法能發幾黃金

荔支巖 洞內小石如荔支者无數

異境閟神奇一鑿通深明吁然張蟾吻光怪腹中貯始
來尚覩齒稍進但聆語夾耳失塵世東縕行里所石房
空乎客石柱徑丈許眼奘若將吠墜果疑可咀平生聞
化城今見玉樓構陟高既躋攀循狹或傴僂忽逢路窮
處後復闢洲渚心知仙聖居欲到無飛羽向非薪燭力
往返何異瞽重游儻未卜聊向詩中覩

再游棲霞洞

直路幽陰側路明天爲墻壁雲爲城殷勤報有詩翁到
萬一仙人肯出迎

佛子巖

環郭洞府多所患在卑濕斯巖獨虛敞他境未易及穹
如舊屋構廣可百客集閑竇送雲出掃壑延月入究居
尚堪謀徑欲老樵汲絕巔猶玲瓏苔磴不計級惜爲僧
所穴飛棟緣業岌佞佛資癡想明鬼趨陋習遂令登眺
者欲往足若縶何當一燎空盡見萬仞立

劉仙巖

絕頂來尋鍊藥蹤老仙端的是吾宗寄聲月白風清夜
定許相期第幾峯

龍隱洞

先賢評桂山推爾居第一谾然碧瑶戶夾以雙玉壁中
有無底淵黑浪常噴溢諒當剖判初倍費造化力雷嗔
斧山開龍怒裂石出至今絕頂上千丈留尾脊寧論兒

才子壯夫股爲懷我來欲題名腕弱墨不食摩挲秋手
碑文字尚簡質今人未知貴後代如寶惜狀流工駁舛
久游覺蕭瑟留字寬如家廻擢聊揭息欲武襄公平蠻碑李師中持湖不須在焉

哭梁運管伋 丞相克家之孫

憶共游山猶昨日奄歸白晝攜存亡宅深外不知何病
驟雖人爭試一方弔客傷心同灑酒愛姬收淚各分香
從鄉丞相潭潭府今日門庭冷似霜

琴潭

山形若覆盆潭面如拭鏡奇哉几案物千古棄荒夐了
無振蹄勞坐憾幽歎性息洞黑難窮崖色碧相映闇深
畏龍蟄窺深見魚泳可憐風水聲空山誰來聽我欲買
孩丘掃迹逃嚚競未言茸茹寮先可理漁艇

清惠廟

來訪古祠宮迢迢過水東一條溪不斷數里竹方通巫
拜分餘胙商行禱順風柁樓空百尺半仆夕陽中

辰山道人

道人何爲者寒暑一破衫髮白且老態口訥稀冗談我
陪小隊來猿鳥窺層嵐道人方掩户熟坐彌陀龕迎客
不下山送客不出庵即之疑槁木面目寒巉巖贈錢傲
然却有若投諸潭微言歲計熟收芋已滿籃斯人未識
字宜必曾遍參所立偶自高可傲傲與貪

玄山觀 宋之問別墅

來瞻石像看唐碑一徑蒼松映碧漪聞說宋公曾住此
寄聲過客細吟詩

榕溪隱者

榕溪有隱者幽事在溪曲治地可十畝方整如弈局始
行入荆扉漸進至茅屋樹之百益蘭繚以萬竿竹解衣
就禁陰擁鼻叅微馥主人聞客來引避若駭鹿却詢守
舍兒云已出賣墨壁間見其像絛褐巾一幅安知非回
仙寄跡混塵俗矢詩莫高風君歸儻肯讀

禊亭 南軒所立

年年春草上亭基父老猶能說左司寂寞當時修禊處
一間老屋兩殘碑

自用臺字韻一首

脫了荷衣事將臺覊留又見嶺梅開詩因癸水辰山作
訟自雷州電縣來架上書從人借讀墻邊竹是俸移栽
小窗睡起無情味閑聽飢禽啄砌苔

篆帶亭

上到青林杪凭欄盡桂州千峯環野立一水抱城流沙

際分漁舫煙中見寺樓不知誰去客更得幾迴遊

程公巖

石室外其狹中廣如毬場偉哉鉅麓若天造無棟梁巖冬旣深燠盛夏尤虛涼偶至不忍去杖屨猶方羊人能專此壑何必政事堂先須置禪龕次第營丹房煙霞入几席塵土塞門墻學道縱未得著書亦可藏

哭林推官 晉之

去歲衡寒赴辟時感君騎馬遠追隨一春不得梅花信萬里空題蕊露詩小簡佩壺邀士友大鐺煮粥活流移平生二事尤堪記應有名公與撰碑

鵲

久不聞烏鵲朝來噪不休珠鄉無喜事應爲買歸舟

榕臺二絶

拔地高崖如鐵色拂天老樹作寒聲他年記宿榕臺夜便是南歸第一程

囊無金累貧如故鏡有絲生老奈何一事尚堪誇北客來時詩少去時多

巖關新洞

羽客初尋見因於此葺廬未能平險峻先擬架空虛磴路樵相引山名尉自書看來臨驛道未必有仙居

乳洞

千峰叢裏尚崔嵬不記青鞋走幾迴天恐錦囊猶欠闕又添乳洞入詩來

發湘源驛寄府公

走本山中人感激趨燕臺謬辱弓旌招愧乏謀議陪先生如春風盎然暄陳荄曉入開王帳夕話扃鈴齋下榻驚一府攘袂窮千崖豈曰君畜役實惟子視回歲晚謀北轅凄其難爲懷欲言先究結旣決猶徘徊是日戒行李送者皆鄰校兵厨遣珍餉祖席羅寶釵下令許卜夜靈良街鼓催詰旦柱茸蘇山亭陳金罍都人如堵墻謂我何奈哉未聞從事去親致元戎來繾綣談至夜霜月照露台長跪抱馬足離緒焉能裁羈旅落天杪悵望空倚徙昔人死知己骨朽名不埋公有管樂姿禹非溫石才他時倘後彫安敢忘栽培

鏵觜 史祿渠至此分水

世傳靈渠自秦始南引灕江會湘水楚山憂藉石畏鞭鑿崖通塹三百里蕭高師安知有史祿割牲沈幣祀瀆鬼我舟閣淺懷若人要是天下奇男子只今渠廢無人修嗟乎秦吏未揚譽

書堂山 柳開守儋讀書處

子虡文章宗仲塗輩後身不肯作芜體箏來牧湘濱誅茅蘿蘖顛日與書卷親到去五季衰挽回六籍醇歐尹相継出孤唱繇伊人風流嗜已遠尚喜揀宇新子峯高叢叢一江碧粼粼禽魚聲草樹纖悉几案陳淵泉旣可汲山木亦可薪孰讀壁間藏痛掃毫端塵慝哉山中友勿厭泉石貧

湘中口占

少年裘馬事清狂曉看梅花到瘴鄉一任海風吹面黑免教人語作何郎

船頭吹火盧仝婢馬後肩書韻士奴安得出間名畫手寫予出嶺泛湘圖

江邊金碧護層層户口稀疎塔廟增楚俗不知黃面老家家香火事湘僧（[illegible]）

津吏沙邊立指呼放船出鎖要州符書生行李堪抽點薏苡明珠一例無

見方雲臺題壁

寄書迢遞夢參差每見留題慰所思不論驛亭僧寺裏有山水處有君詩

土馬村

村墟新溼米如金猶記來時臘雪深曾有小詩題歲月店荒無壁可追尋

祁陽道中

昨過知峯寂重來冗雪天人居雞柵裏路在鳥巢邊草市閑還閉茅山斷復連滿江清似鏡悔不問歸船

愚溪二首

草聖未奴安在哉荒榛無處認池臺傷心惟有溪頭月曾識僧書半面來

青雲失脚謫零陵十載溪邊意未平溪不預人家國事可能一例受愚名

浯溪二首

上置書堂下釣磯漫郎陳迹尚依稀無端一首黃詩在長與江山起是非

形容唐事直言中元子文猶有古風莫管看碑人指點寫碑人是太師公

石鼓

石鼓名天下州庠書不如古祠猶漢舊石刻半唐餘塑獄供憑几寒江照讀書恨余非楚産來借一房居

湖南江西道中十首

獨醒公子去沉湘未識人間有醉鄉酒與離騷難捏合不如痛飲是單方

賈生廢宅草芊芊路出長沙一悵然今日洛陽歸不得
招魂合在楚江邊
少陵阻水詩難繼子厚遊山記絕工斷璧殘圭零落錦
新碑無數蕭湘中
去年冬至投僧寺今歲陽生宿店家獨夜無人堪晤語
青燈相對結寒花
蠻府參軍鬢髮蒼自調欵乃荅漁郎從今詩律應超脫
盡吸瀟湘入肺腸
丁男放犢草間嬉少婦看蠶不畫眉歲暮家家未絹熟
萍鄉風物似豳詩
每嘲介甫行新法常恨歐公不讀書語數諸劉今已矣
路傍喬木日凋疎
茫茫衰草與雲平斗氣千年不復明惟有多情蓬上月
相隨客子過豐城
泒裏人人有集開竟師山谷友誠齋只饒白下騎驢叟
不敢勾牽入社來
上封巳失嶽僧期客問丹霞謝不知懶到谷山臨水處
始驚筋力減來時

曉雞

絳幘昂然韻節清不因風雪廢長鳴初聞煙岫猶啣月
黍穗山城衛戍更驚起征夫茅店夢喚回老將玉關情
年來無復中宵舞自笑功名一念輕

哭裘司直 元昱

築室西山下孤標未易親長閒如野鶴偶出似祥麟腐
者陪髦士嗟呼塵王人北風吹老淚空滴暮江濱

豫章二首

湖光如鏡了無塵照見先生白髮新歲晚騎驢行萬里
始知孺子是高人
交遊回首散如煙重過洪川惝世然手種垂楊皆合抱
朱顏安得似當年

還杜子埜詩卷

老眼昏花廢課程小窗久矣斷書聲夜來忽得君詩卷
自起挑燈讀到明

訪李公晦山居

鳥洲在橋北我僕云路迂語僕爾何知彼有高士廬閉
推得處所林樾尤扶疎脩竹僅萬箇古梅非一株小畦
植蔬果復有溪可魚下馬式籬藩攝袂循庭除不聞雞
犬聲茶烟起庖廚伊人道義富豈比山澤癯蕭然蓬蒿
中尚友泗與洙古來運雲策命赫衆競趨衛臺暨鄗鳩
變滅纔須臾聖門不朽事迺屬陋巷儒願君長保此是

亦別之徒

道傍梅花

風吹千片點征衣猶記相逢在嶺頭歲晚建州城外見
向人似欲訴離愁

戲書客舍

已去光陰挽不回衝驚老態逼人來決河猶有方堪塞
脫髮應無術可栽北戍實藏惟檄草南游細載是詩材
客愁何物禁當得聊向旗亭買一杯

懷安道中

閩溪瘴嶺客程賒曉泊懷安喜近家大屋書旗誇酒米
小舟鳴櫓鬻魚蝦溪移驛已臨高岸潮退帆多聚淺沙
快着征衫鞭瘦馬要看二十里梅花

哭方澤孺先生二首

弟子成名衆先生獨命窮廣場雙鬢秃陋巷一瓢空雞
黍爲親設牛衣與婦同嗟呼猶有詩神理竟難通
方訝書來少殊鄉訃忽聞素幃無祭主破笥散遺文已
閉三間屋誰封四尺墳舊曾傳業者南北各離群

眞隱寺

出郭斜陽已在山夜深乘月到江干奴歡小店牢扃戶
僧借虛堂徑掛單駭浪急回因膽薄逆風小住爲心寬
投床一枕蕭湘夢無奈霜鐘苦喚殘

道傍松

入閩多古松夾道疎復密未嘗識兵火既久蔽雲日蠢
茲惰游民深夜腰斧出斵根取脂肪竊負如鬼疾譬如
人刖趾僵仆立可必供君一瞬光夭彼千歲質暴殄聖
垂誡椎採官著律徵吏嗜雞豚熟視不訶詰登高撫遠
路巨榦日蕭瑟哀哉暑行人暍死誰汝恤

枕峰寺

夜深投寺解行裝一點寒燈照上方老宿問余何處去
年年來此借禪床

乍歸九首

官薄無南物飄然匹馬還惟應詩卷裏偷得桂州山
兒童娛膝下母子話燈前却憶江湖上家書動隔年
北戍邊城下南遊瘴海頭不知天地內何處可逃愁
絕愛墻陰橘花開滿院香鄉人歎不在稍覺北枝傷
手若如天馬軒昂不可羈爲貧疎飲客因病出名姬
弛擔逢除夕檀欒共擁爐把如爲客看還得似家無
架書多散亂信手偶拈開匹似前生讀茫然記不來
手種梅無恙蒼苔滿樹身可憐開較早不待遠歸人
格力窮方進功夫老始知儘教人貶駁喚作嶺南詩

題坡公贈鄭介夫詩二首

玉堂見圖數纍纍菜色民如何推白畫只寫蔡奴真
向來與相國投分自鍾山不入翹材館甘爲老抱關
下吏語尤硬投荒身轉輕不然王高老肯喚作先生

後村居士詩卷之六

後村居士詩集卷之七

詩

蔡忠惠家觀墨蹟

維蔡邾之望過者必式閭嚴嚴端明廳遺像猶肅如頻
聞手澤富僕許窺珍儲主人命發笥棐几同卷舒比頻
倍秀麗眡柳加數腴毫抗兩記在妙與蠟本殊洛橋字
尤佳其大徑尺餘班班名臣帖煌煌 昭陵書尖令承
學士書覩慶曆初向來故家物聚散何忽諸祭器抱它
適玉軸棄路隅端明夢與時廢門惟一孤厥裔日以蕃
頑院蜂房居寸紙惜如命不博明月珠乃知儒澤遠浮
榮無根株勖哉守視者巾襲防蠹魚

昔方孚若主管雲臺丁監衡嶽每歲 瑞慶節
常聚楮化寺祐香癸未此日獨至寺中輒題一絕

同作祠官荷聖朝年年相待放生橋精廬此日來無侶
稽首爐熏自祝堯

有感

策策秋聲起樹枝遙憐塞下雁來時窮閻中夜荒雞舞
肯拾他人竹馬騎短劍舊曾買俠客小詩猶足將偏師
無情却是青銅鏡剛照書生兩鬢絲

挽水心先生二首

一慶 孝皇初悽然四紀餘國人莫知我天下孰宗之
散地雖無柄名山儘有書烏虖傳萬世猶足矯玄虛
所學如山海吁嗟不一施未聞訪其子但見謀言空
郡來陪哭無人敢撰碑紛紛門弟子若箇解稱師

林谷州別墅

出郭五里強治地十畝寬奇峰面朝挹髙阜背砥蟠忽
獻若神授久閟由天慳茲焉卜壽宮朱墨浮林端使君
世處澹出嶺顛如丹靜思三窟危孰如一丘安詩松既
森秀引泉亦甘寒願言奉巾屨暇日來盤桓

哭林山人

僵卧茅簷下怡然八十春竟無衾襚具惟有錐隨身歿
吊稀來客封崇託外親自言墳出貴後必産奇人

挽方孚若寺丞二首

使君神儁似龍麟行地飛空不可馴詩裏得朋卿與我
酒邊爭霸世無人寶釵去盡中年病珠履來疎晚節貧
昔共蘇茅聽瀑處溪雲今月亦悲辛
斯人詎意掩斯丘六合茫茫不可求射虎山中如昨日
騎鯨海上忽千秋帝方欲老長沙傅　尚能言悼望侯
田首瀕溪溪畔路跛驢無復從公遊

挽方武成二首 左鉞

頗有翁揀致唐末折角巾雖短頭小銳極愛腹猶神閒
矣雲霄志悲哉宦身世閒無妙質一慟惜斯人
卯角詩名出流傳海內誇師稱起予者翁開倩人邪借
未參諸老循堪擅一家從今崖瀑上誰共訪梅花

福州道山亭 南豐作記

絕頂煙開霽色新萬家臺觀密如鱗城中楚楚銀袍子
來讀曾碑有幾人

建州

風緊雲髙雪尚慳建州城北倚闌干林梢淡日紅如綫
應爲梅花煖晚寒

起來

起來呵手檢衣篝燭影蕭蕭伴小樓賴有夢中堪細說
錦牋寫不盡離愁

入浙

浦城南畔只輕陰入浙方驚雪許深梅鶴楓丹三百里
笑人短幅寫寒林

寄人

老攜詩卷入京華茗見店先須近酒家白髮但能妨進取
未妨痛飲插梅花

壽昌

山路泥深雪未乾病身初怕浙西寒新年喜看無人寄
且就村翁壁上看

桐廬

桐廬道上雪花飛客騎驢看雪詩亦有扁舟蓑笠輿
江行却怕子陵知

富陽

便着羊裘也不難山林未有一枝安富春耕種桐江釣
却羨先生別墅寬

記夢

父兄誨我髮毛初老不成名鬢髮疎紙帳鐵檠風雪夜
夢中猶誦小時書

出都

客子來時臘雪飛出城忽已試單衣湖邊移店非無意
要共林逋話別歸

題硯

吾硯平生極自珍塗雲抹月發清新臨歸攜就西湖洗
不受東華一點塵

杜丞

横冒重圍入孤城賴不亡戰功何日賞檄草至今藏舊
事歸詩卷新寒入箭創江邊逢杜采鬢髮各蒼蒼

久客

久客長安市人情薄似雲寧為絕交論不著送窮文白
髮長千丈黃金盡百斤故山春事動深恐廢耕耘

贈陳起

陳侯生長紛華地却以芸香自沐熏鍊句豈非林處士
鬻書莫是穆參軍雨檐兀坐忘春去雪屋清談至夜分
何日我閑君閉肆扁舟同泛北山雲

贈翁卷

非止擅唐風尤於選體工有時千載事祇在一聯中世
自輕前輩天猶活此翁江湖不相見幾見又西東

路傍桃樹

爲愛橋邊半樹斜解衣貰酒隔橋家唐人苦死無標致
只識玄都觀裏花

題壁

兒時挾彈長安市不信人間果有愁行遍江南江北路
始知愁會白人頭

馬上口占

陌上鞦韆索漸收金鞭懶逐少年遊晚風細落梨花點
飛上春衫總是愁

挽李尚書二首

韓范上如此公乎事又艱不陪治城廟合殉定軍山壘上
出乎官賀弓藏一老閑珊戈提十萬猶記凱歌還
幕下多材儁于今盡策勲可憐狂處士曾揖大將軍久
戍兒郎老新招部曲分此生甘寂寞有淚濕高墳

橋西

昔飲橋西歲月多梨花深處待郎過垂鞭欲訪湔裙約
奈此蕭蕭鬢雪何

黄田人家別墅緣山種海棠為賦一絶

萬紅扶路笑相迎彷彿前身石曼卿若向花中論貴
芙蓉城劣海棠城
海棠妙處有誰知全在臙脂下染時試問玉環堪比否
玉環猶自覺離披

郭熈山水障子

高為峯巒下濤江極目森秀涵滄浪始知着色未造極
壹似醜女施鉛黄驚泉駛石聚幽恠巨楠喬柏蟠老蒼
鹿門寺華子岡是耶非耶遠莫詳疑聞鍾聲起暝靄似
有帆影來微茫陌躬渡絶雲滿坂驢鞍約笠分毫芒於
曦亭午試展玩坐覺煙雨生縑緗古來絶藝必名士俗
史辟易安敢當大年脂粉米老狂先朝僅數燕侍郎吾
聞汾陽子貴購父畫一筆不許它人藏矮屏短軸已可
寳況此四幅垂華堂嗚呼主人謹護守神雷鬼電或取將

挽林夫人 方予若母

奉使年二十聲名滿四夷奇哉何物媼生此丈夫兒墓
竟同孫叟家猶有婦持向來稱壽地忍聽鼓簫悲

挽尹夫人 丞相女孫予若内子

年與鼎來嬪自始笄典刑丞相子禮法大夫妻恠
鵩聲頻集離鸞忽復棲傷心余今年等猶是嫁時齋

題洪使君詩卷 陳師復為序

刻於斤泮士爭披傳到茅廬我切窺笑過韋郎森戟句
高如柳惲采蘋詩日惟坐歎熏沉水閒亦搖毫品荔支
況有太丘為小序遥知流布遍京師

閔仝驟雨圖

四山昏昏如潑墨行人對面不相覿淒乎太陰布肅殺
闔然混沌未開闢千丈穿空蟄龍起一聲破柱春雷疾
我疑人間鉞子決或是天上銀河溢異哉煙霏變態中
山川墟市明歷歷茅寮竹寺互掩映疎舂殘磬澀愁寂
叟提魚出寒裂面童兒牛歸泥沒膝羊腸峻坂去天尺
驢飢僕瘦行安適林僧卻笠窘迴步海商拋矸憂形色
縱覽鯤鵬信奇偉戲看鳧鴈亦蕭瑟乃知畫妙與天通
模寫萬殊由寸筆大而海嶽既盡包細如針粟皆可識

向來關生何似人想見丘壑藏胸臆嗚呼使我此手為
文章豈不價塲稱巨擘

哭左次魏二首 名晉

少日一編書中年丈二殳乃知杜預智誰謂狄山愚小
試飛箝策方為進築圖到頭麟閣上終不著腐儒

甫痛何郎夭丘明亦復然因思題墓上不若闘樽前劍
馬為誰得琴書有女傳惟應千載下配食雪堂僊 君与何立可皆江淮同幕相繼沒于斉安

寄永嘉王侍郎

珍重西清老書來訪薜蘿為邦應好在作佛竟如何花
押常銜少楷香静坐多聞公鬢鬚尚黒未害小婆娑

秋熱憶舊遊二首

憶昔浮江更渉淮早秋天氣最佳哉塞垣榆葉蟬初少
澤國蘆花雁已來風露入懷詩筆健關山滿目笛聲哀
南州九月猶絺綌縱有清樽底處開

塞上秋光冷似冰當年豪舉氣憑陵打毬不用炎方馬
按獵初調異國鷹山寨淒涼閒戍鼓水村摇落見漁燈
而今病眼茅簷底追記猶堪洗鬱蒸

哭李景温架閣 大有

挾策說荊州那知亦闇投漫招温處士幾殺杜參謀出
幕有清識還鄉空白頭人間容不得下與阿翁游 [illegible]其用也

送鄭端州 起伏

想入滇湖境牙旗夾路紅帝方憂瘠俗君可恵清風海
有沉珠在巖無斵硯工它年循吏傳要雜古人中

送方子約赴衢教 符

博士非如吏巍然道自居諸生趨避席太守揖升車朱
筆流批卷青燈細勘書漢廷重文藻行矣召嚴徐

李園有懷季若

曾與山公醉不歸李園水竹尚依依鈿車疾取春鶯唱
鐵笛潜驚宿鳥飛昔把蟹螯同酒盞今持馬策叩城扉
溪頭一片無情月偏照愁人淚滿衣

送方阜高赴衡州法掾

仕不論高下絲毫要及民君其守三尺古有活千人獄
樹侵雲杪江籬滿水濵癸方飢可薦切莫歎清貧

荅教茂才 器之猶子

太傅品胡兒樊川譽阿宜既為諸父賞焉用外人知曉
月家山夢秋風客舍詩桐城逢汝伯一為說相思

失猫

飼養年深性已馴欒墻上樹可曾嗔斷鮮偶佳羨欵翁當

食淡因嫌舊圭貧蛙跳皆庭殊得意鼠行几枝若無人
籬間薄荷堪謀醉何必區區羨細鱗

送張應斗還番易

蕉荔漫山霧雨繁蚓鬚浪客子悔南轅久留閩国誰堪語
却憶番君可與言憂佚雖窮留氣在聖賢不死有書存
歸時洗换征衣了抹箇深山聚閉門

為圃二首

屋邊廢地稍平治裝點風光要自怡愛敬古梅如宿士
護持新筍似嬰兒花窠易買姑添價亭子難營且築基
老矣四科無入處旋鉏小圃學樊遲

衰病歸來占把茅壁如僧舍退居寮因存橘樹斜通徑
怕礙荷花小著橋古有功名與釣築今無物色到漁樵
可憐歲晚閑雙手種罷蕪菁摘菊苗

送黃舒文赴欽教壁

博士文中虎垂髫已定交雅宜對紅藥胡乃涉黃茅薄
有先生飯全無弟子嘲猶勝迂闊者荷鍤墾荒郊

挽袁侍郎二首

華髮始遭逢其如道不同可曾留孟叟俄已罷申公籛
草多傳出經疑盡解通豈無南董氏奪筆紀孤忠

遺誥兼新計同時至華門龍髯 先帝遠黯皆幾公行
方恨三旌晚俄驚一鑑昏猶然關世道不是哭私恩

教授之宅子落成

臘翁小築向東皐小憩江湖半世勞遶屋樹陰供杖屨
登樓山色發詩騷客來賀厦杯行闊市寫抛梁紙價高
白虎衝臺何處在不如高舍尚堅牢

答陳珍

寂寂少游從斯人未易逢清貧今仲子疎儁小元龍君
謹提詩筆君當避荊鋒勉摘鳴盛世切勿效寒蛩

挽袁叔游君任安撫二首 綸忠簡孫

丞相規恢業家庭已習聞經綸兼一壁真可帥中軍量
塵無能對金錢有即分心知伏波病多半爲忠勤

叔在兵間日書常笑我屠窮初不識會易晚數事自難叙
宴郎官省荒凉上將壇遙憐會稽客新種短松寒

池上榴花一本盛開

炎州氣序異十月榴始華是誰初植此石罅抽根斜綠
陰敵朝曦朱艷奪暮霞始猶一二枝俄已千百葩染人
不能就畫史無以加洛陽擅牡丹久矣埋胡沙蜀州夸
海棠邈然隔變巴安知離壁間亦有尤物耶坐令農圃
室花爲金張家詩人好模擬凍蘂幷寒槎斯篇儻令見
無乃譏吾奢

蘇李泣別圖 方孚若故物近爲人取去

風雲慘悽草樹枯死笳鳴馬嘶殘鷺鷥起競看境色非
人間祁連山下想如此手持草酒別故人此生再面真
無因胡兒漢兒俱動色路傍觀者爲悲辛歸來暗灑茂
陵淚子孟少叔方用事白頭屬國冷如氷空使窮廬歎
忠義茫茫事往賴書存每愁歲久練素壞即今畫亦落
人手古意凄凉誰復論

芙蓉二絕

湖上秋風起櫂歌萬株映柳更依荷老來不作繁華夢
一樹池邊已覺多

池上秋開一兩叢未妨冷淡伴詩翁而今縱有看花意
不愛深紅愛淺紅

鄒甫田見傳葬書 頗懷

今君葬說其傳遠一字真堪直一縑借似辯材藏祕帖
受如房相筆捞嚴略蹤脫誤煩重校盡扣精微恐不廉
欲卜寢丘何處是憑高試爲指東崦

挽鄭參議 備

同捨飛騰盡君初拜小侯地寒推易去天遠借難留新
壠家山畔生祠嶺海頭歷官如杜老白首止參謀

同鄭君瑞出瀨溪即事十首 方孚若新阡

汗血名駒白玉鞭本初父子善無鮮只今冢後狂孫佔
自卸驢鞍古店前

妓有香分客有魚主君頭白撫囚渠枯揚此日悲風起
寂寞無人哭墓廬

元凱平生以智推今看往事一何癡山頭螭首猶無沒
那有人觀水底碑

昔結精廬在半崖吾猿無主閟還開近聞有虎爲看守
應是防閑俗子來

豪士聲淪鬼趣中曼卿昔去管芙蓉君今定作梅花主
來往山間儻一逢

蔓裡而掩古無譏何必封崇揭禍機到得珠襦金椀出
始知裸葬不爲非

古於生死驗交情何況臺歌沼漸平不是劉君同鄭老
茗深草合斷人行

鐵馬防秋記昔曾晚途消縮似寒蠅同時校尉俱封拜
誰伴將軍獵霸陵

北耗而今杳不知路傍羽檄走無時自憐滿鏡星星鬢
羞見官中募士旗

老奴昔逐我西東捷似猿猱跳絕峯今日道旁扶一拐
汝公安得不龍鍾

教茂才論詩

詩道不勝玄難於問性天莫求鄰媼誦姑付後儒爭至
贊翻如俚尤癯始似僊吾非肝肺異先得子同然

鎖諫圖

讜言直觸大罪千賴有閼氏上諫書若把漢唐宮死比
玉環飛燕撥輸渠

哭劉連江 世釣

晚唐才調晉風期一片胷襟頗涉奇每過鄰家因貰酒
偶添別墅為贏碁議郎秩淺無超拜令尹官清有去思
種得花成身不見江邊父老至今悲

明皇按樂圖

鶯啼花開春晝遲掖庭無事方遨嬉殘平策免曲江去
十郎談笑居台司升聞無逆不復規教雞能闘馬能舞
戲呼寧哥吹玉笛催喚花奴打羯鼓南衙群臣朝見疎
老伶巨璫前後趨阿瞞半醉倚玉座袖有曲譜無諫書
金盆皇孫真龍種浴罷六宮競圍擁惜哉傍有錦綳兒
蹴破咸秦跳河隴古來治亂本無常東封未了西幸忙
楚邊貴人亦何罪禍胎似在偃月堂今人不識前朝事
但見斷練粧東里豈知當日亂離人說著開元挹垂淚

哭李公晦二首 歿於辰州

不合春天意今君死五谿少留日游洛下晚乃相膠三白
首尊師說丹心對御題悲哉成底事路遠客魂迷
洲邊三畝宅有竹有梅花豈不堪名世何如勿起家免
縫著朱紱州設出丹砂渺渺重湖外悲風咽暮笳

送鄭莆田

日日焚香出天知令尹心祖符環境少花判入人深終
路惟詩卷般家亦俸金擧為鄉井惜不是愴分襟

即事四首

買得荒郊五畝餘旋營花木置琴書柳能樊圃猶須種
蘭縱當門亦不鋤無力改墻姑葺屋多方存井要澆蔬

區區才志聊如此誰謂先生癡且疎
目為詩客不勝慙喚作園翁定自堪抱甕荷鋤非鄙事
栽花移竹似清談野人只識羹芹美相國安知食笋甘
富鄭公事 晚覺豪民書最要借無幽士肯同參
墻角新開白版扉時尋樵牧弄煙霏代耕豈若收躬稼
賜帛何如出自機湖海浪遊今已倦山林獨往未全非
百年只願身強健長為慈親負米歸
荷鍤新池引一灣更規高阜敞三間縮墻恐犯鄰家地
減樹圖看屋後山身隱免貽千載笑書成猶要十年閑
門前喜有相尋者但說翁今怕往還

梅花五首

髯翁鼻撚拄杖來茆簷花作玉樓臺並明遶砌圍欄發
元是梅花數樹開

糝地紛紛着樹稀歲華搖落慘將歸世間尤物難調護
寒怕開遲暖怕飛

籬邊屋角立多時試為騷人拾棄遺不信西湖高士死
梅花寂寞便無詩

肯因冷澹怨年芳霜滿寒林月滿塘至白世間惟玉雪
不如伊處為無香

夜來幾陣隔窗風便恐明朝已掃空點在蒼苔真可惜
不如吹入酒杯中

送邢仙遊 與祖

彼美邢侯者逢人滿口夸有恩霑小户無勢撓公家按
盡民間瘼栽添境内花吾詩采清論一字不曾加

夜登甘露山二首

小家三兩户荒巘萬千重有月大時吠無人泉自舂
月落宿禽起幽人殊未廻不知何處磬迢遞過山來

書事二首

竭海夷山氣力雄只愁無術駐顏紅却須學劃千餘歲
多買丹砂置女僮 章子厚云人生豈不能辭劃得二三百歲

因治陶朱術太精世間無物足經營更將郭璞書頻看
只恐青山未盡平

後村居士詩卷第七

後村居士集卷第八

詩

送權郡詹通判

鎮靜一如無頒條甫月餘來惟居傳舍去不識兵廚儘
判風生筆精祈雨儀章丈夫何必假行矣兩轓朱

再題鍾賢良詠歸堂

伏羲以來凡幾年六經之外凡幾書人間簡冊渺烟海
君以約法包無餘往年華轂歸澈麿舌端霆卷俄電舒
平欺賈董孥丁馴冷笑服鄭玄盡魯子詢萬扣答如響
捫腹始嫵吾空虛伯高辟易季度走六論三策何時讀
又言諸子皆丈夫經笥武庫隨所須觀君毛骨老猶[illegible]
惜也未見雖與駒方今主相求極諫君曷不挾戟轍俱
自云素鄙從橫學尚友洙泗談古初堂堂晁錯豈不好
却慕點也寧非迂行當端委秉周禮未可春服從曾[illegible]

送洪使君

雖擁朱轓貴清臞兩鬢霜判花人競誦詩草士深藏[illegible]
飽因編賦州貧爲捄荒公歸無媿面應可見嚴光

送陳曽叟使君赴廣西漕

閩部留無計匆匆奪父師使君三月政遺老百年思遂
官生囊裝輕難載舊碑海山應有恨未得謝公詩

韓杜曽遊處君行得細尋那知瘴煙裏忽有福星臨竭
海求珠蚌搜山採翠禽從將冰與蘗一洗濁夫心

求蘆黄九萬見訪

避暑惟高卧柴門閉不通子來佩明月予起濯清風有
野猶嘗贈無城可得攻盛舒如見問今作灌園翁

別朱斌文叔

天下書無數君專治四書因留精舍久遂向舉場疏山
路挑包去秋風罷講餘故園荒草合似欠一番鋤

能手傳示梅花十絕詩至梅花已過因觀海棠
輒次其韻

萬蘂千葩綵似紅停盃無語恨東風薄寒且爲花愁惱
何況開時值雨中

紅點霏霏似撒沙荒園幻作五侯家自憐改盡青青鬢
無力栽花且看花

幾樹繁紅映碧霄茅羅山下見芳顏分明消得黄金屋
却墮荒蹊野徑閒

顛風猛雨阻追攀欲問春留數日閒過眼紅雲成白雪
到晴猶恐没花看

梅太酸寒蘭太清海棠方可入丹青趙昌骨朽徐熙死
誰寫春風上錦屏

特以穠纖賦衆芳癡人癡殺恨無香剛渠嫵媚芳摧最
何似莊嚴几研傍
共倒殘尊過日西重來花事想參差建陽主簿今才子
焉可無詩補杜詩
歸騎何須抵死催且拈落蘂藉蒼苔平生酷喜坡長句
筆力今誰可奪胎
暮雨簾纖似入梅一春花月欠攀陪草生後圃深三尺
也道身為縣令來
海棠洞下醉忘歸歲月如馳不可追想得千株今合抱
此生未卜再遊時

再和十首

色深乍擣守宮紅片細俄隨蛺蝶風到得離披無意緒
精神全在半開中
薔薇雖比況金沙一種風標富貴家我有公評君記取
惜花須惜海棠花
千株絳雪照滄灣應笑劉郎帶老顏尚有少年情味在
戲搜綺語續花間
玉川宮柳昔曾攀亦醉瓊花芍藥間獨有海棠心未足
每逢多處必來看
別國水竹絕幽清花徑繁紅鮮砌青何處貴遊開步障
誰家生色畫深屏
徙倚深亭惜墜芳恨無異域返魂香殘枝併恐風吹去
揷在金瓶置坐傍
忽憶驄鞍過水西重尋前約未參差秖愁人議風流罪
屢出新花數賦詩
淡賞無煩羯鼓催解鞍便可坐莓苔莫將花與楊妃比
能與三郎作禍胎
旋挑野菜拾青梅又向花邊得暫陪各選一枝簪白髮
明年知與阿誰來
君憶東湖不久歸我思陳迹恍難追殷勤為報鶯花說
止有詩情似舊時

水心先生為趙振文作馬塍歌次韻

洛陽牡丹隔萬里棘荒姚魏扶不起馬塍近在杭州陌
野人只向詩中識勻朱傅粉初窺墻海棠為屋辛夷房
千林春色已呈露一株國艷猶閟藏多情苟令香透袖
俊遊烘落都人後搖鞭深入紅雲鄉解衣旋貰黃滕酒
淮南芍藥初過兵人生何必塞上行墜裀委壤各有命
肯學湅士鳴不平移家欲傍園翁住手開蕪地通蘋渚
尋芳栩栩趁蝶飛逐臭紛紛憐蚋聚君不見玄都吟筆
妙燕許詩人却遣世人怒君若挐舟獨往時我亦荷鋤

贈高九萬并寄孫季蕃二首
諸人凋落盡高叟亦中年行世有千首買山無一錢紫
髯長耕地白眼冷看天古道微如綫吾儕各勉旃
菊磵說花翁飄蓬向浙中無書上皇帝有句惱天公世
事年年異詩人箇箇窮築臺并下榻今豈乏英雄

題何秀才詩禪方丈
景建談之子詩禪丈室寬能將鉛槧事上作葛藤看壞
衲蒙頭易玄機得髓難何因清夜話分我一蒲團

挽邵武洪倅
不識監州面聞名似舊知空餘商推恨竟失合并時昔
作大蘇客今觀小謝詩西風丹旐過一爲士林悲

挽夔漕王中甫二首
羽書堆裏挾遺編往古來今盡粲然白髮晚持川口節
丹旌暑下峽門船生前多半遊榆塞身後纔方領木天
老去一雙懷舊淚誰知灑向建溪邊
半甑丹藥一邛杖萬里西來撫事悲綬着藏中公事定
劒鳴匣内我年衰可憐摋筆今零落尚記綸巾共指麾
身在滄洲搔白首斷腸吟就八哀詩

挽葉潛仲運幹知剛二首
雖出自貂蟬清貧雪滿顛若無攙簡後一似布衣然[illegible]
久遺編絕藏深拱璧今悲乎如此士不貴又無年
俱入平鑾候同登出嶺舟交情傾蓋盡世事闔棺休客
致生芻去家惟斷藁留遥知風雨夜愁絕老參謀

送熊主簿
邑事多商推惟詩未暇論丹慈催寄枕父老譔攀轅新
戍謀何地初程宿某村西風有來鴈書札儻相存

送徐叟叔
昔與長君親今方識少君極知皆造理何止並能文讀
照湘中雪吟開嶽頂雲老余才思竭搔首念離羣

和答北山
北山當代文章祖孔思周情幸未泯弟子力疲心尚在
先生齒宿意逾新今無郢匠成風手古有埋腰立雪人
不向師門勤稽首一生懷抱對誰伸

挽樓暘叔二首
白首臨凋瘵虀鹽似舊時惟持一麈止安用五車爲庫
有留州賦家無葬地貧空餘清儉字長使郡人思
平生所歷最崎嶔不覺周南歲月深拙宦元無金潤屋
悼亡新有雪盈簪淒凄德曜衣冠按草草黔婁覆首衾
曾忝郡民斷教化眼看雙旐一沾襟

勞農二首

江浙膏腴動沵然惟聞磽薄少平川可憐老子扶凋邑
絶似吾民鑿瘠田稍喜一犂翻宿雨聊爲三蜀禮高年
太平主相調元氣春在桑畦麥壠邊
畫簷三一夜雨飄蕭際曉陰霾掃碧霄有日暫看旗脚展
無風初覺鼓声調紛〻竭作趨南畝稍〻新粧出北橋
白髮長官塵土𣪶尚能覓句補風謡

答惠州曾使君韻二首

瀟灑使君風度峻神仙謫墮在人間只今坐歗凝香處
帝賜羅浮作鎮山
先賢平易以觀詩不曉尖新與崛奇若似後儒穿鑿說
古人字字揔堪疑

送參議滕告院挂冠

由來恬退士史冊亦稀踈唐有楊少尹漢惟疏大夫翁
能辭祿去我欲殺青書今世無名筆誰爲寫作圖

挽建昌詹使君二首 又民

南渡鈞樞後宣和節義門依然賢人子不似貴公孫吉
李無誰採甘棠在處存遺知昔遊地恭哭更招魂
猶喜佩銅魚遲迴四紀餘早無人料理晚有鬼揶揄把
酒言猶在凝香夢竟虛斯人止如此悲坐太清臞

和葉尚書解印二首

郡人不識疾呼聲甘雨和風福一城歲久偏多遺愛事
天高未容借留情舟行精舍兄漁歌晚家近華亭鶴唳清
莫比歸雲并倦翼先生此念素來輕
倦入承明聽履声朱轓今復厭專城盛朞太華供吟興
照眼伊川洗宦情黄鵠何煩萬士決蓍龜不惑皆賢請
未媿便於東山墅出處方關世重輕

送葉尚書奉祠二首

先生清要繞林泉黄紙除書拜地偃報答吾君吾相了
猶徉其水其丘邊事先白傳求閑後街似温公約史年
歸公納祭福祠十五年 笑向故山猿鶴說古來既節幾人全
身於七邑最孤寒每感黄堂刮眼看今可都無九年蓄
要令民受一分寬公閑去伴和司諫我懶思尋靖長官

挽盧母黄太孺 少逸之妻

曾出龍門稱弟子咸知惟有寸心丹
太孺賢声衆論推府君經學里人師牛衣隱約能偕老
螢火凄涼自課兒晴昔黄虀習百甕只今丹桂已雙枝
烏虖盧母哀榮甚何以人題墓上碑

寄熊主簿

一出懸知計已非更堪留滯未成歸即今白首眞松菊

何處青山無蕨薇不恨老從中歲至但悲萬事與素心違
當㝡殺冥生秋草幾度臨風憶杜微謝翺有詩當日與會訂道之義此宋文公書同

寄徐寛叔

曾識徐卿二子奇秋來往往夢瓊枝明時莫作沉湘賦
暇日攜題迎秋詩主婆客御弟兄舍兄嗟予季者爲思
湖南成悅多迴雁頻寄書歸慰別離

贈趙發立之

壯歲多孟浪越子獨專精術稽嘗無説能高者有名方
書真瀾説衆馬極鮮明白笑貧兼病將何贈米清

與北山陳龍圖

小兒膽大說文章嘗欠難乎兩睢光待講先生今叔二
龍圖老子尚堂二鄭無年仲并求仲家有元方與季方
想見瘦梅疎竹下深衣如雪鬢絲蒼

答陳龍圖

耆舊凋零及吾猶及太立益二云清易把自是廣難周尚
絅煩翁教書紳到老休何由陪几杖共看海山秋

和趙吉州三首

齊者當窮理工詩豈美名不能裨采訪徒自取譏評青
巳希韋孟休官慕尚平如今成病鶴垂首噤无聲
樵悴東陽令廬二謾自疲斷無問牛智空受放魚欺儉

西交游笑低平父老知向來子元子易辨是吾師
今代盧陵牧蒼生属意深留中絲補袞附後樂成金僕
自操齊梁公宜和舜琴鄞燈精舍裏何日共論心

挽傳諫議三首

昔事先皇帝堂堂立玉墀進懷伏蒲疏退誦考槃詩
哀郢遺言切憂周赤髮垂它年若箸傳此筆屬諸誰
今上龍飛始先生驛召頻頻聞曾草疏終不就蒲輪勘
破邯鄲夢抽回洛社身也令千載下知世有全人
憶昔南山寺微言叩未終晚猶無嬀語病尚寄書簡駿
麻誰收我冢陵合殉公春風淚千淚還與海潮東

寄一徐

珍重張家大小君分明二陸是前身遙知洛下傾城看
錦標文章玉標人

答留通判元崇

不見龍驤與驥馳紛紛蟲豸鬪蛛絲君侯傑出南方者
老僕終當北面之憶于樹枝勞遠夢連蕭微水讀來詩
自愧眼力非閑令尖氣浮空磨不知

以王家酒寄陳北山得二絕句謝酒味不如舊
日之勁峭用韻二首

先生詩酒令俱嚴一掃咩聲與而郤尸大才高今吏部

故態笑小吏嫌甜
醉醉易入醉人鄉勁消難逢隱者賞王媼區二真小點
隨時增損變中方

和北山一首

幅巾高蹈挹洪崖閑灑銀鉤著手杯文律不論先漢後
詩源遠自國風來卻愁小子方攻骨未必吾師肯鑄回
極欲去登床下拜扁舟歸夢繞南臺

送建安鄭尉

路人能說尉壹以建溪清十錫不攜去東書相伴行無
心千峯將有面見賢兄應笑東陽令淹留白髮生

答范叔範

間矣別離久颯焉顏髮蒼殷勤大范子問訊老劉郎陶
睡添新懶清談減昔狂今無望氣者寶劍且深藏

送楊休文

寂寞踪翁擬縣齋吏傳刺字唯鸞回自從黃鶴仙人去
誰遣青牛道士來適夢羽衣良有徵共吟石鼎愧無才
殷勤問訊西山老何日山中伴訪梅

答羅天驥

乃祖曾吞鳳郎君豈後身頗聞精選理何必慕唐人玉
壘王英甫烏絛呂洞賓客談溪堅勝終擬卜比鄰

太守林大博贈瑞香花

一樹婆娑數復斜使君輟贈到田家自憐疲腐纏掘子
不稱香囊錦繡花小借暖風爲破萼旋澆新水待抽芽
丁寧童子勤封植留與甘棠一樣誇

再和

壞徑斜穿古檻斜居然幻作貴游家小亭自課僮鉏草
空室誰攜女散花便覺麝囊無逐韻頻挑蠟燼有新芽
紫微紅藥催公去獨許詩留野老誇

三和

吏散庭空戟影斜吟餘飛到野人家隋珠和璧難酬價
禪榻茶甌忒負花譜欠名人爲品藻詩因尤物發萌芽
近公匹似熏斑馬苟令風流未足誇

四和

吟諷樊川到月斜衆讒豈所殺袁家高才盡視宮中草
退士聊看屋角花未必園丁諳樹性更移墨客蓄萌芽
畫學金鼎熏蘭麝豈有天然韻可誇

五和

幾點朝來小雨斜未應造物妬山家陡驚春報千林信
擬問天留數日花寫物秖今須老筆染根何處有靈芽
影雲過眼真如夢着意追摹豈好誇

六和

揭筆無辭字半斜情知見笑大方家放教吉甫獨哦句
除却微之誰別花勿引親朋窺果核隄防風日損根芽
玉津應制須公等林下樵歌敢自誇

七和

短牋小草墨痕斜句法來從和靖家吟賞豈無神助筆
護持疑有物司花莫因山鳥啼榕樹便憶河豚飽荻芽
多少邦人沾賸馥殘碑遺愛求傳誇

和趙南塘離支五絶

側生海畔遠難將風日尤能變色香借問驛馳丞相府
何如輦致道山堂

却貢無因送上天漫山如錦但堪憐羅浮所產真奴隸
只爲曾逢王局僊

十顆千錢品最珍北人饞把未嘗脣若生京洛豪華土
買斷丹林肯筭緡駿毛盛時顆直百錢

輦轂嘗新着價高士人棄擲梗并髦不嗔閩客工偷竊
絶喜大公享老饕

風韻能令百果低數將盧橘鬭新奇品題自合還詩祖
模寫何須覓畫師

築城行

萬夫喧喧不停杵杵聲丁丁驚后土徧村開田起窑竈
望青斫木作樓櫓天寒日短工役急白棒訶責如風雨
漢家丞相方憂邊築城功高除美官舊時曠野無城處
而今烽火列屯戍君不見高城齾齾如魚鱗城中蕭疎
空無人

開壕行

前人築城官已高後人下車來開壕畫圖先至中書省
諸公聚看稱賢勞壕深數丈周十里役兵太半化爲鬼
傳聞又起旁縣夫鑿教四面皆成水何時此地不爲邊
使我地脉重相連

運糧行

極邊官軍守戰場次邊丁壯俱運糧縣符旁午催調發
大車小車聲軋軋霜寒晷短路又滑擔夫肩穿牛蹶脫
嗚呼漢軍何日屯渭濵營中子弟皆耕人

苦寒行

十月邊頭風色惡官軍身上衣裘薄押衣敕使來不來
夜長甲冷睡難着長安城中多熱官朱門日高未啓關
重重幃箔施屛山中酒不知屛外寒

國殤行

官軍半夜血戰來平明軍中收遺骸埋時先剝身上甲

標成叢塚高崔嵬姓名虛掛陣亡籍不寒無俸孤孫淳
烏虖諸將官日穹豈知萬鬼號陰風

軍中樂

行營面面設刁斗帳門深深萬人守將軍貴重不據鞍
夜夜發兵防隘口自言 虜不敢犯射麋捕鹿來行酒
更闌酒醒山月落綵縑百段支女樂誰知營中血戰人
無錢得合金瘡藥

寄衣曲

征夫去時着絺葛征夫未回天雨雪夜呵刀尺製寒衣
兒小却倩人封題上有淚痕不教洗征夫見時認針指
殷勤看向邊城裏莫遣寒風吹膝理江南江北一水間
古人萬里戍玉關

大梁老人行

大梁宮中設氈屋大梁少年 結束少年嘻笑老人悲
尚記二帝蒙塵時烏虖國君之讎通百世無人按劒決
大議何當偏師縛頡利一驢馱載送都市

朝陵行

國家諸陵陷河北盜發寶衣斧陵木或言陵下往來人
夜聞翁仲草間哭何年卻遣朝陵官令桃班將發金槃
悲哉人家墳墓各有主誰修永昌一抔土

破陣曲

黃旗一片邊頭廻兩河百郡送款來至尊御殿受捷奏
六軍張凱聲如雷元戎劒履雲臺上麾下偏裨皆將相
磨偏筆力尚跌宕燕山之銘高十丈

村居書事四首

有客相逢說坎離葫蘆中藥不容窺扣頭無力償丹竈
聊奉先生一醉資
新剃闍梨頂尚青滿村看說法華經安知世有彌天釋
萬衲如雲座下聽
卜叟當壚䝉附邊兒童尊信等神仙立談蓋平生事
問到封侯拜相年
刲腹神方直萬金國醫昔費一生心可憐鬢髮提籃者
也有盲人問點鍼

後村居士集卷之八

後村居士詩卷之九

詩

挽陳北山二首

雖拜龍圖號白稱槃澗翁生難招此老死可見文公斷
簡功夫久深衣笑語終宗餘藏藁在虹氣貫山中
搦筆臨池慣殘書映雪勤今寧無古篆宋復有唐文荒
草周顒宅空山董相墳何時攜斗酒一酹墨溪雲

送五六弟赴四明倉官 戒

子去爲倉氏人應重洛卿須憐春墊苦勿愛釜鍾豐醜羊
賣脾神厄稜佳肺氣平親闈最關念頻寄雁傳聲

挽龔汀州二首

早日曾麾塞中年擁建牙的無金遺子僅有笏傳家銜
巷觀時事叢祠閱歲華天乎清白吏名位止斯耶
所守老尤剛清風凜不亡洞房無粉黛靈室匪紺黄史
閣遵遺令南山敵子藏百年耆舊盡里社轉凄凉

送戴復古謁陳延平

倉部當今第一流艱難有詔起分憂城危如勿支群盜
膽大於身敵上游應是孔明親出事豈無子美可參謀
君行必上轅門謁爲說拔蘘弄釣舟

挽外舅林明道二首

閱歲功名少閑中歲月長漢曾招綺季晉僅有靈光玉
雪生難浼淵冰死未忘兩州殘父老懷惠各悲凉
少小親函丈而今白髮生居然明我識久矣愧翁清川
逝悲賢淑山頹惜老成年來得瞀疾相挽不能鳴

柬陳寺丞築城

事變相尋智亦新瀾泥堆起石嶙峋斷無餘力誅茶土
頗有傍觀嘆費新自古虛心容議者即今捫腹役耕民
姑尤聊攝皆齊境莫遣郊封有詛人

答楊昪

一生忠孝發於詩不爲桃根與柳枝稾本流傳容有僞
箋家穿鑿苦求奇偶全要領甄輕與虛嘔心肝悔少時
澤畔纍臣搔白首孤吟不敢累親知

挽方岳倅

聆解巴陵紱將尋洛社盟璧埋真可惜玉立尚如生舊
轍冰天遠新塋雪瀨清惟應帶來鶴解作斷腸聲

梅雨頹城用前韻

疊石黏灰事尚新忽因霖潦潰成嶙峋晉陽昔僅存三板
鄰子今誰助束薪特恐爲憂難禦寇加工却恐倍勞民
狂生亦豈前知者曾是邊城倚杵人

跋其人詩卷

元祐賦律古興經義新請君作改藝許好誤終身

城壞復修又賦

補鑄扶傾手段新峯頭千丈又嶙峋主謀何止堪尸祝
妄議真當抵鬼薪見說傳更增避卒已聞犯夜少奸民
小偷不辦公輸械遥望須驚彼有人

留山間種藝十絕

梅

鄙事閑人智淺深漆堪成器楮堪衾自憐到死猶迂闊
純種梅花作墓林

菊

羞與春華艷冶同殷勤培溉待秋風不須牽引淵明比
隨分籬邊要幾叢

松

一生看數落人先白髮栽松故可憐待得伏苓堪采掘
此翁久矣作飛仙

蘭

蕭艾敷榮各有時深藏芳潔欲奚爲世間鼻孔無憑據
且伴幽窻讀楚辭

桃

歲々春風花覆墻摘來紅實亦甘香當時若種瑤池本
却恐河清未得嘗

桂

讒言自昔架空虛意苡非珠偶似珠半夜庭中金粟酒
老夫明日費分疏

柚

兩樹亭々蔚砌傍未論包貢奉君王世無班馬堪薰炙
且嗅幽花亦自香

笑花

春風滿面喜津々縱有嗔拳不忍嗔尚恐傍觀安注脚
笑他何事與何人

末利

一卉能令一室香炎天尤覺玉肌凉野人不敢煩天女
自折瓊枝置枕傍

芭蕉

攪醉妨眠挾雨聲碧叢宜看不宜聽而今一任蕭々滴
華髮衰翁徹夜醒

寄題邵武死事胡將祠堂

士各全軀命惟侯視死輕張巡鬚盡怒先軫面如生短
刃猶梟冠空拳尚背城新祠簫鼓盛人敬比神明

寄題沙縣死事祝將祠堂文蔚之子

淮右多艮將吾猶識祝侯虎生能肉食豹死有皮留鐵
漢為揮涕氷翁與雪儺（鐘伯護賊剮心以祭）標名忠義傳榮其後
何求

挽王簡卿侍郎三首

先帝初更化公曾以諫聞身雖遷柱史袖尚有彈文晚
境圖成佛它山預作墳那知非變幻上在石橋雲

末齊尤奇特竹打忽坐亡無香分侍女有硯遺諸郎長
樂旌旗改平泉竹石荒公今呼不應浮議果何傷

已矣孤知已頹蒼鬢髮稀雖曾參話柄終未契禪機尚
欲扁舟訪俄傳使旆歸無因拜公墓揩首愧前非

題高九萬菊磵

胡公飲菊潭八十冠貂蟬高叟飲菊磵六十霜滿顛胡
公死無名高叟生無權〻隨黄土盡名與穹壤傳劉生
勸高叟世事不兩全飢且拾落英渴且斟寒泉快吟三
千篇多活五百年

挽陳師復寺丞二首

已奏囊封黑尚新又攜袖疏指前陳小臣憂國言無隱
先帝如天笑不嗔闕下舉幡空太學路傍卧轍幾遺民
愚儒未解天公意偏奪它人天此人

歲晚滄洲築草堂却將逢掖換軒裳市朝共歎風高翁
世俗或疑觚不祥童子舉扶猶慷慨門人要經吾遂孫
衰殘無復相鐫切遺墨常留几按傍

別高九萬

花翁徒步悲詩境菊磵存糧哭復齋客食魚彈鋏去
幾人白馬素車來尋思舊事成三歎斷送諸賢入入哀
信矣兩生俱烈士有金當為築高臺

贈建陽醫士楊椿老二首

當年琴調絕平〻妄意先賢字武城邑有澹臺猶大識
始知令尹未聰明

曉覺聊書義味良無身始與真指示殘年頗覺飢難忍
未敢貪君不死方

挽潘柄

復齋之客潘夫子生死相從未忍分薛守頗曾參道潔
志完何可欠承君嘗生遨飲猶同去龐嫂來呼已不聞
敢舍一危真永訣老無脚力拜翁墳（袁絜字道潔薛當州季宣從之孝易）

贈輝書記二首

野老柴門不慣開有僧飛錫自天台前身莫是寒山子
攜得清詩滿袖來

棒喝機鋒捷似飛推敲事業費尋思師歸定被叢林笑
勝裏無禪却有詩

答黃鍾

少年妄意假鄒鳴屢患欺人兩鬢星此去莫當盟社友
向來不合誑山靈百年如夜何由旦萬古惟天只麼青
若到桐城逢舊友爲言多醉少曾醒

答陳斑主簿

生擇佳公子何曾染綺紈果能磨鐵硯真可欽銅盤君
壯雷驚蟄吾衰月闕團（太公云月闕其團不如闕明子西）家貧無琖貝
珍脫欲酬難

寄題南康胡氏春風堂

芋魁菜甲必同食石田茅屋不忍析有時對床聽風雨
有時共燈窺簡冊大兄獨抱古人道群季各修弟子職
一門和氣常如春紫荊花開庭草碧宛然生在舞雩時
又若坐於明道側吾嘗三復棠棣詩周公千載有難色
共梨分棗能幾何摘瓜蔓且莫太息區區雖力未足讓
伯夷遜國采薇吹君能聚族真卓行余亦爲兄愧涼德
莫年有意觀廬山因作春風堂上客

送孫明府（兄弟繼爲邑宰）

三年於赤子摩拊極殷勤令尹留方寸吾民受一分
如小滕國突過大馮君四境風謠美諸公必采聞

答陳璘司戶

丞相詩高妙諸孫亦復奇惠連康樂弟子美杜甫兒三
舍猶當避偏師未易支老來怯酬唱欲速反成遲

辛卯蒲散天基節即事六首

老作黃冠返舊山尚叨騶料破衙官孤臣皇髮皆君賜
獨坐嵐廊不覺寒
門庭無人殿未開白頭散吏久徘徊年年歲歲千秋節
長占群官第一來
聞說都人競出嬉御街簫鼓倍年時扣公入奏天顏喜
半夜揚州送捷旗
約已隆親禮不同鈞天無識錫臣工　太皇勳德侔
高帝　陛下謙恭似　孝宗
野衲云云祝聖躬亦拈拂子演宗風恨渠僻陋無聞見
不識光公與杲公
小臣無狀挂丹書還著青袍兩載餘物色依然如碧鸛
階銜久矣削緋魚

挽王華甫提刑二首（別作行狀）

丱角從諸老麻衣客五侯風雲幾反手江海不回頭寂
寞生堪笑皇皇死未酬空餘老知識閉戶著窮愁
何必求佳傳家庭論自公題濱碑玉局曲阜狀南豐
遠方追雷筆調無值風深知有遺恨不見捷旗紅

還黃鏞詩卷

曾伴靈芝湖上吟當年一悟至如今源流不亂知歸趣
篇什無多見苦心貫虱功夫須切近膾鯨力量要雄深
暮年誰可談玆事猶有村醪且自斟

徐愍功餉酒用其韻

少時酒伴盡豪雄歲晚餅罍一併空方歎獨醒吟澤畔
忽勤分餉到籬東鯢鯨有量真須淬蝟蟻無知妄異同
老矣此身何處着便應埋向醉鄉中

答陳琯修撰

陳氏源流遠吾猶及紀羣昔惟知伯氏令又識郎君後
學尊師友先賢賤藝文滄洲書冊在努力緝前聞

挽陳孺人

昨弔空閨涕未收忍聞綈翣向斯丘不爲尚子了家事
似與龐公圓話頭天下斷無膠可續人間寧有劒難求
潘郎文筆尤宜誄相見新碑字字愁

壬辰春上冢五首

城南

一閑幽堂十九年萬松手種已參天懶隨人乞郭東祭
自與毋耕綿上田試問拂雲拖鶴表何如藉地薦豚肩
此身只合安閭里長爲先君掃墓阡

西樓

溪草林花爭碧紅傷心黃壤閟芳容短松明月易陳迹
斷雨殘雲難覓蹤伊昔老盆常共酌即今敗架倩誰逢
日間一斗倉陳粟薄暮歸來獨自舂

郭西 高大父

自古佳城屬吉人郭書王識豈能神掃松稍喜衣冠衆
薦芰何妨俎豆貧委巷起家基世德分山葬友等天倫
側傍即是黃香冢眞漠之中尚卜鄰 黃翁季華名士也死而无子大父葬之于高祖墓傍

中峙

憶昨隆乾致太平諸賢發聽鳳先鳴奏篇不愧登瀛選
拂袖難留出晝行當日伯夷兄弟瘦至今揚震子孫清
定知千載墓陵路尚有行人酹董生

壽溪

水如綬帶山如抱畫手難摹一段奇松下可澆三莫去
墓傍安用萬家爲虹來昴首寧非瑞蛟徙無蹤若有知
兆角釣游今白髮重尋陳迹不勝悲 曾大父臨終有虹入室墓前昔皆淵後徙遂平地

訪李鋼草堂不遇

細路縈紆入野田遥瞻竹樹已欣然青苔地滑跌膚老

旁亦林深迷謫仙不羨玉堂在天上徑須茅屋占巖邊
極知謝客非爲允貪看林花聽澗泉

題陳遂初隱居

蚤日稱雄翰墨林暮年里巷且浮沉諸公自負遺賢姚
此士元無謗國心（杜牧送薛處士序處士之名自負也辟召也）子佩子衿輸
少俊某丘某水揀幽深明時莫作逃堯計忽有弓旌底
處尋

綿亭林逸人扁所居室曰藏蟬求詩

先生讀易注參同築室雲山第幾重昔遇壺丘疑見怪
今於老子信猶龍方靈有物司丹竈符驗無妖血刃終

只恐欲藏藏未得世人往往或知蹤

題白渡方氏聽蛙亭

塘水拍堤科斗生想君亭子俯幽清黃梅雨足野田潤
牡麴煙收村墅晴莫信人嫌無理鬧頗疑渠有不平鳴
畫堂方喜聽琴阮誰愛天然律呂聲

贈鍾主簿父子

旗鈴接跡向西馳冊桂靈椿並一時競說郎君能跨竈
頓令老子欲誇兒妙年不患誰无穎前輩曾言木就規
相国晏公元巷産何須千里遠求師

寄趙簡叔知宗

造物方將貴此翁煌煌三印纍盤紅戕天不受珠牟洗
表海新兼鈇鉞雄詩滿名山留妙墨船歸外国說清風
何當把臂登雲樹共看鯨波浸碧空

贈豫知子

隔腹能知人肺肝瞭如燭照與龜鑽敏於一行推棋子
妙似堯夫測牡丹道是鬼來疑太黠蓋然仙去覓應難
身今搞木寒灰樣愧巫咸子細看

簡叔和詩再寄

棄置而今成禿翁君恩量給太倉紅若鞭縱落諸公後
揮麈猶堪一世雄花月三千篇絕唱海天九萬里剛風

胷中本自無冰炭況讀君詩益掃空

寄章貢姚別駕

贛江當日血成川誰肯身馳不測淵尺檄約降諸峒靜
單車衝畔一城全帶刀俗染惟新化橫槊詩刊第幾編
損與元龍談世事亦憐疎拙老林泉

三寄簡叔

屡有詩貽田舍翁燈花常至夜深紅莫嫌雲擁文書冗
猶喜冰銜職任雄健吏安知元結事貪夫愧死伯夷風
得君厚祿吾何患從此樽中酒不空

寄章貢姚使君

處在江西九鉅罷拯知君相選侯難昔多法從懷州紋
今少詩人亡將壇歛戍官兵申拆洗救衔鶩洞報平安
衰頽欲納轅門謁却怕崆峒臘雪寒

蔣邁說易

新圖別義初枯出四座皆驚昔未聞定是胷中通象數
或於豐裏見羲文向來夫子編三絕近世名儒說七分
自笑窮生尊古注可能挾冊便從君

讀金壺密記

仗下千官走似獐舍皇誰邑屬車塵禁中陸九艱危共
殿上朱三苦死嗔當日橫身抗岐汴暮年避地客甌閩
小窻細讀金壺記始信香奩屬別人（香奩見知傲 依非致尤訕）

哭鄭君瑞長官二首

自解銅章後終身恥折腰偶然安舊隱非不恋清朝新
水繞能給弓旌未易招墳山梅似雪猶足配清標
史著陶潛卒何妨爵秩卑竟無乞米帖止有采薇詩舊
友誰爲誄新阡尚欠碑中年哭同志孤立可勝悲

獲硯

二硯温如玉琢成信知天地有精英馬肝紫潤尤宜沐
鴝眼青圓宛似生未愛潘郎呼作友便教米老拜爲兄
今年几桉多奇獲儕等是窮儒命衛耳

再獲一硯自和

三硯聯翩買券成絕勝玉作聘雲英拊摩無異向肌起
塗抹有花從筆生韞匵每愁逢暴客傾囊或笑費方兄
古來事業由勤苦不信虛穿道不亨

蔡偉叔講通書

蔣君易學高無助蔡子重來講杏壇絳帳先生移席聽
青衿學士堵墻觀舉揚霽月光風易箋注先天太極難
穩坐虎皮揮麈尾豈知春雨客氊寒

遺編

短髮蕭蕭老日侵遺編未敢廢研尋黃藉理欲迷通義
衮斧忠邪害恕心篤信聖賢常事在稍知治亂每憂深
人生有腹當盈酒誰遣吾儕著古今

一念

一念纔萌帝已臨豈容纖芥自欺心夜猶養氣操存熟
晨偶科頭惱懼深跌宕少曾希管葛斂藏晚欲學崇參
小窗稍覺春宵冷自設薰鑪置褚衾

貧居自警三首

昨者匆匆擲印歸六年岑寂閉柴扉歲荒奴僕拾殘穗
日晏婢方羹苦薇勞渴莫辭鄰近酒儘寒不著借來衣
中年但祝身強健要買松風坐釣磯

亦菜黃虀味最深此生不恨老雲林鬼神每瞰高明室
天地皆知暮夜金今士燃臍猶殖貨先賢覆首或無衾
一瓢千駟同歸盡莫爲浮雲錯動心
客過吾廬語至晡旋營鹽酪刈薪芻酒兼麟脯不時有
飯與魚羹何處無荆公云何處無魚羹飯力稽勿忘家世儉堆金
能使子孫愚俗兒未識貧中樂妄議書生骨相臞

寒食清明二首

寂寂柴門村落裏也教插柳記年華禁煙不到粤人國
上冢亦攜龐老家漢寢唐陵無麥飯山蹊野徑有梨花
一尊徑藉青苔卧莫管城頭奏暮笳
過眼年光疾彈丸桐華半拆燕初還漢宮有燭朱門煖
墨突無煙白屋寒寧復鬬雞陪戲社頗思攜鶴訪孤山
今年林與金同價偶得茅柴且盡歡

上巳

櫻筍登盤節物新一筇踏遍九州春似曾山陰訪脩竹
不記水邊觀麗人豪飲自憐非少日俊遊亦恐是前身
暮歸尚有清狂態亂插山花滿角巾

村墅

村墅溪亭處處嬉新年海俗悉清夷盗平四野無驚柝
虜去三邊有捷旗子美間關離亂際堯夫生死太平時
從今一洗窮愁語多賦看花飲酒詩

進德

進德功夫有淺深一毫間斷即差參醉無診誤明持敬
怒亦中和見養心爲善豈須朋友責積勤常若父師臨
向來歲月悠悠過垂老方知痛自箴

荅梁文杓

二梁太學同袍舊晚識郎君亦儁才抑求詞堪腔裏唱
劉叉詩自膽中來老夫一榻何曾下吾子扁舟作麼廻
見說桐城方調卒未應能築禮賢臺

哭章泉二首

自有簞瓢樂那須璧帛迎後凋仁者壽獨往聖之清古
不稱千駟今猶重兩生吾衰久無淚一慟爲耆英
小齋通水竹幽絕少比鄰家似巢栖者詩非火食人於
今無宿士若昔有先民彊作徵君誄居然語未親

贈馬相士二首

嫗貌何妨至輔臣猴形亦有上麒麟伏波眉目空如畫
不是雲臺劒佩人唐人嘲歐陽詢云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
荀卿粗了心形者蒯徹安知背面哉別有精微書不載
待君見了季咸來
余爲建陽令遣小吏王堪爲西山翁之役翁留

之仙游山房招鶴亭之上令抄道書又之者有
所悟棄家不歸後六七年訪余田間敝裘跣足
真爲道人矣自言欲謁翁於桐城作五詩送之

向來刀筆充書佐歲晚衣巾學道流畢竟賢於人一着
醉中夢裏忽迴頭

拂袖歸來又閑閑道人剥啄訪平安要知對面劉高尚
即是翻身靖長官

去去尋師莫遠尋蓬萊何處海深深山房幸有栖身地
且讀西山夜氣箴

聞說周僊有後身出山不爲兩朱輪白雲丹竈俱無恙
憑汝殷勤謝主人

或盤碧漢嘯清宵幾載山中伴寂寥今日鶴來翁已出
他年却恐費翁招

和南塘食荔歎

君欲和詩無匆匆唱首天下文章公今年荔子況倍熟
亭亭錦蓋高張空猿偷鴉啄牧童采林間殘顆猶殷紅
在昔唐家充歲貢吟諷何止杜陵翁南窮交州西蜀土
快馬馱送如飛龍絳囊冰肌初照眼玉環一笑見光濃
帷閣以遠幸免涴一顆不到温泉宮自從陳紫無真本
皺玉晚出尤稱雄邇來雞舌擅瑰瑋贊者譽味萬喙同
麟臺仙人親題品天爲此菓開遭逢乃知微物似有數
聲價亦與時汙隆列聖儉德被華戎微如淮白不敢供
奈何置驛奉私室安得木鐸覲民風山蹊谷塹日力窮
血胥跣足馳筠籠請公移此食荔歎置在薰風殿閣中

後村居士詩卷之九

後村居士詩卷之十

詩

送真西山再鎮温陵

父老香花夾路旗朱幡那忍更徘徊弓張至此尤宜弛
珠去安知不復迴海上有艘堪致粟洛中無籠勝生財
泉人畢竟修何福消得西山兩度來

水僊花

歲華搖落物蕭然一種清芬絕可憐不許淤泥侵皓素
全憑風露發幽妍騷魂灑落沉湘客玉色依稀捉月僊
卻笑涪翁太脂粉誤將高雅匹嬋娟

葵花二首

植物雖微性有常人心纖覆至難量李陵衛律偷山死
不似葵花識太陽
下了江南奏凱迴曹公鞅鞅未忘懷争知野老門庭冷
旌節無心忽自來

題鄭寧文卷西山作跋

昔侍西山講習時頗於函丈得精微書如逐客猶遭絀
辭取橫汾亦恐非筆由豈能諧雅樂綺紈元未識深衣
嗟余老矣君方少勤向師門扣指歸西山先生編文章正宗如逐客書之類止作小字附見內詩歌一門初委余與輯余取秋風辭西山欲去之蓋其議論森嚴如此鄭君試以此意求之可也

悼阿駒七首

吾老方期汝充宗愛憐不與眾雛同豈知棄世千金產
止作空花賺延翁
長兒開卷每臨聲大母縫紉亦諦聽眉目分明無夭法
恐緣了了與惺惺
北轍南轅有返期吾兒執手去何之夢中玉雪來懷抱
愁絕鄰鐘喚醒時
隔日猶能喚女兄兒於孝友殆天成直須見汝蓮花上
纔得胸中一點平
富貴威權得自由收融二子殺楊脩閑人於物無忘
那得倉舒只麼休
眼有玄花肉悼亡觀書對客兩茫洋情知淚是衰翁泣
更為童烏滴數行
人生憂患本無涯強取瞿曇語自排吾母白頭尤念我
吞聲不敢惱慈懷

鄭寧示邊報走筆戲贈

曾客嫖姚與伏波慣騎生馬擁琱戈金臺有命終須去
鐵硯無功亦且磨見說帛書來汝洛又傳氈帳迫淮河
只今西北多機會吾子南歸意若何

挽劉學諭 於九溪鹿洲之婿翁豐城人名霖

少游鄉校至華顛常以義餘養浩然科舉法行無譽士
丘園禮廢有遺賢劉君貴下第人稱屈李漢編文後必傳
聞道諸郎皆秀孝擲雲華表者七年

送陳户曹之官襄陽二首 并

丞相曾參督府謀郎君今復暮邊籌彼哉金谷飲長夜
去矣玉関防盛秋又慶豈能拘快士功名斷不在中州
習池水荡堤花艷安得相陪賦遠遊

慕府秋風事日生參軍匹馬未兼程起爲楚舞何其壯
吟退 在此行且喜峴山碑有跋不愁江表傳無名
老儒那復封侯夢止願躬耕看太平

盱士張季特所注三略訪西山先生既跋其書
余復題一絕於卷尾

張生快士非拘儒袖出一編相所書撲虱拍蚊吾不忍
斷蛇刺虎子何龐龐
千里從師細講評横渠昔亦習高平自從受得中庸了
止說西銘不說兵

送湯伯紀歸番易

華宗所產必人英久見諸賢說父兄荀氏賢添文若也
楊家又有敬之生進堪負荷斯文責退亦流傳後世名

身老荒村無可恨獨於佳友尚開情

病後訪梅九絕

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并柳
却被梅花累十年 鄭虔詩云青青東門柳歲晏必憔悴楊國忠以爲譏己
先生歲晚被人疑梅畔渾無一字詩明月清風愁殺柰
野花啼鳥怕隨司
區區毛鄭號精專未必風人意果然犬彘不吞舒亶唾
豈堪與世作詩箋
和靖林間欬嗽時一邊覓句一邊飢而今始會天公意
不惜功名只惜詩
老子無權可禦冬強鳴飢吻和寒蛩某今南舍北花如雪
止嚥清香飽殺儂
與梅交絶幾星霜徵見南枝喜欲狂便欲佩壺携鐵笛
爲花痛飲百千場
一聯半首致魁台前有沂公後簡齋自是君詩無蘊藉
梅花窮殺幾人來
春信分明到草廬呼兒沽酒買溪魚從前弄月嘲風罪
即日金雞已赦除
菊得陶翁名愈重蓮因周子品尤尊後來誰判梅公案
斷自孤山迄後村

陪西山遊鼓山一首

先生廊廟姿非直藩翰才南州彩旗留北闕丹詔催重
臣方暑行停驂小裴回客中載枚鄒物外尋宗雷遂窮
天海觀一豁風雲懷眷言此靈山自判宇宙來登臨幾
朱輪滅沒隨飛埃客當蔡與趙繼者其誰哉共惟勳業
侔况乃名節偕伊余忝載筆適值祖帳開雖陪叔子游
獨抱湛輩哀餞詩堪覆瓿不敢鐫蒼苔

鼓山用餘干趙相韻

城郭區區一聚埃江山如此信佳哉扶龍相國騎箕去
招鶴仙人弭節來試問炊粱成短夢何如煨芋撥殘灰
危亭更着文公扁日落山空未忍回

題真仁夫畫卷

草木黃落水雲蒼蒼孤舟御帆凍鴈失行昔余遠遊沿
灘泝湘旅長店疎僕痛馬僵行李蕭然有詩滿囊今其
老矣盛志四方撫卷追思歷歷不忘

題龍眠十八尊者

嘗聞天台境肉身往無從仁夫示此圖恍惚游其中應
真一一若舊識或踞怪石臨飛淙山鬼投牒何敬恭天
女問法尤丰茸龕魚獻寶鬟等釦采放去夭矯挐空濛山
深無人地祇出被服導從侔王公前驅鸞獸後乘騶徐
行殿以一瘦筇峩峩蒼壁謖謖松下有老宿眉雪瀑石
橋嶻沒雲氣斷似是鬼國非天宮眉冰肽結挾瘴潦毒
虺噴薄含腥風至人於此方入定壞衲蒙首枯株同等
閑一坐六十劫汲技有盡吾無窮書生往往談性命牀
以禍福猶兒童倒持手版口勸進對此寧不面發紅我
知龍眠筆外意要與濁世鍼盲聾退之云釋善幻惱
之謂畫能神通幻耶神耶兩莫詰與子持叩西山翁

米元章有帖云老弟山林集多於百陽集然不
襲古人一句子瞻南遷與之說茫然歎久之似
歎渠偷也戲跋二首

大令云工筆不傳世無行草已千年偶然遺下鵝群帖
生出楊風與米顛
一集一傳一不傳可能賢晉勝坡仙蘇郎不醉常如醉
米老真顛却辨顛世傳米老有辨顛帖

跋周志機畫一首

周郎詞藝妙天下似是詩家非畫家寫與敬公寫琴操
不為盛尹作梅花

題林户曹寒齋取鄭介夫猜貧習冒寒齋之句

舉世爭馳勢利場君於冷處著人忙不嘗屋壁書散花室
只設蘇州聽雨床種果園林無虎守勸書窗几有螢光

只須喚起西塘老來向齋中伴石塘

呈黃建州

當年虎兕挺身臨四馬平欺萬綠林余欲關弓常掩淚
汝能賣劍即田畝歌康民已嗟來暮敬管吾安得至今
欲謁鈴齋參嫡派曾無何敢測高深

過建陽二首

溪上重來兩鬢絲豈知拙政久猶思雉馴欲見葉公面
香火共存朱邑祠爭勸令君持酒琖不容老子閉車帷
誰言俗薄今非古我與斯民各秉彛
白布帬襦雲滿頭攜扶傴僂拜車前皆言庾氏相因粟
猶是君侯不飲泉自昔活民須有備即今去客愧無推
愚公老矣癡如故長把心燈譬後賢

過章戴二首

曾叟新阡何處尋橋邊感舊獨沉吟一生欲啼姦諛面
千古難磨道義心溪昔放魚晴鱍鱍門今羅爵冷沉沉
發揩賴有西山筆何日碑成勒翠岑 橋下魚萬計君所放也
曾向明時雪季笆又聞名在聘賢中慍言鴟吻推其屋
忍見龜趺立栢宮杯酒昔常陪賀老隻雞終待哭喬公
情知客淚先難制鄰笛那堪咽晚風 君爲閩漕欲生開余屋設鴟吻乎遂止

答李泉州元善

平生陳無已白首欠吟債未嘗交馬呂況肯見章蔡附
熱生可鄙中寒死亦快吾方尚此友巾車與同載前瞻
有雁湯郤領有融泰要當堅一壁詎可立兩界知乎行
誼觀希世名節壞吏君惠良箴下走敢不拜懷哉道義
交異彼姑息愛

送趙信州二首

君於朝列號名流信在江東亦望州保抱彼民思父母
齋咨吾輩惜交游香凝燕物吟詩橋虹貫元章載書舟
澗上泉邊今寂寞豈無遺墓待搜求
貧者惟言可贈行臨分握手盡交情焉於戀力窮時駭
鷗向機心動處驚麻士豈無甚客禮蔡人便遣作矛兵
遙知陌上羅敷女競看雙旌出勸耕

題趙子固詩卷

紫芝仲白俱仙去晚秀惟君擅士林字肖率更親手作
詩疑賈島後身吟九成合奏音方備三染爲纁色始深
老去尤於朋友篤未忘几研琢磨心

題湯伯紀程文

詔書選後宮眾女競媒致拼鏡濃畫眉臨風高綰髻朝
猶東鄰居夕已金屋貴彼姝絕代姿綽約乘虛氣蔵史

合古趣佩服與今異宜哉犧牲求惜也憔悴蘼君門深
復深歲遺花鳥使
和高九萬雪詩
添盡綿衣體未和小窗奈此苦寒何極知上竺僊人喜
不道長安貧士多窮巷都無晨唤鵲邊城應有夜驚鵝
君才堪續吳臺賦早晚樓船濟汴河
答曾無疑校勘
詩到黄初字求和半生西望遡明河已招學士來儒館
更欠山人拜諫坡李勘仲故四庫舊書存有幾五朝遺老若
無多傳聞將講臨雍禮小駐驊騮白玉珂
題袁祕書文槀
場屋聲名淳紹初同時一輩曉星疎舉人尚記前鄉貢
天子亦呼行祕書出蜀詩堪編杜集涉湘文可補騷餘
中朝典冊須鴻筆何必然藜照蠹魚
題廬陵羅生詩卷
門巷蕭然人迹少華裾客子袖文過織千機錦非常巧
熏一銖香已覺多拜贈白雲情厚矣暗投明月愧如何
桃花水煖鱸堪鱠恨不相攜買短蓑
陳夫人哀詩同父之女
龍川天下士女子節尤奇孟母遷鄰訓共姜誓己詩生
無封國分沒有表阡時曾識雙珠樹聊為補此辭
挽連夫人陳侍郎公益之婦代供侍郎作
渡江門户已蕭疎嫁得黔婁作稾砧畸昔曾為賓截髮
暮年親見子腰金瀧阡新刻豐碑妙防墓重封宿草深
憶與夏卿聯禁路此辭題罷一酸心
參預陳公挽詩二首
人數搖毫妙天知補袞忠力猶挽元氣身已御長風家
譜併洪氏官稱似范公獨憐尊鄉莫不得至苕中
聖主初調燮煩公數寄聲已來周太老尚致魯諸生未
至餘尊盡西歸隻䅲輕中年知己淚銷得幾回傾
又二首代供給事作
世道方憑藉云胡不慭遺重如鎮喬嶽寬可納須彌鶚
閶闔無日暮陵空有期嗟余衰久矣告第乏推辭
不謂斯人夭堂堂在目中曾參黄面老肯綴黑頭公性
理天淵徹榮華露電空獨餘章奏在聖主記遺忠
送王寶之
欲去還留每自憐竟爲君子着先鞭孤忠盡見萬言疏
十口同登一葉船屈法相全煩聖主上書俱貶愧前賢
南歸定過西山下細把行藏告墓阡
重餞趙信州分韻得寢字

近甸驅屑餘當寧集勞甚剖符寄非輕弄印擇已審盜然春風和解此寒色覃吾聞守四隣豈以衛堂寢亞焉易調伏小鮮難烹飪膻前況屢旨秋杪定一捻我侯但凝香彼州自莫枕英英尚書郎餞詩灌如錦驪珠忽滿軸繼者皆曹沈頡子如病鶴欲鳴聲復噤聳論鬼揶揄行以親來詒南歸劉秉齊欽儀留故人飲

鄭丞相生日口號十首

陌上塵飛勑使來親傳天語賀元台門庭如水無珍獻
惟有黃華伴壽杯

王呂紛更尚紿安史韓移伐始凋殘延知元祐調絃易
却是端平変局難

金塢銅山二紀中可無玉雪洗貪風從今中外多廉吏
家有錢神賦一通

小范登庸面稍腴惟公不以位爲娛宅家亦自臨朝說
丞相都因國事臞

舒鴈僉留尊相閤平津千載有慙顏憎渠不見端平相
召了西山召鶴山

忤旨與麟不自安明朝客啓與遷官百僚舉笏私相語
相國胷中得許寬

嚱懷未許衆人窺細行猶堪百世師廣廈千間無地起
靈臺一片有天知

轉了頭䫉乞歸已將傳舍視黃扉江湖不欠魚羹飯
直爲君恩未拂衣

雖苞不復入脩門民力微甦物漸蕃見說海邊傳蟹爲
介鱗亦被相君恩

不用占蓍更訊龜功成尚有赤松期由來壽與仁相貫
季主君平未必知

出宿環碧

逐客挑包水㭊中忽聞乾鵲噪東風若非閫嶠安書至
即是襄州吉語通

環碧寒甚移宿客邸

香歇朝衣懶更熏夢殘宮漏遠難聞漫郎不称青綾被
退士惟堪白布帬

桐廬舟中即事

車前烏帽同聲散閑外華簪一揖休惟有浙江潮好事
肯隨逐客到嚴州

朱買臣廟

翁子平生最苦貧晚將丹頸博朱輪老儒五十無章綬
歸去何妨且負薪

江山道中

純綿未覺中年睽薄酒難禁二月寒可惜一溪桃李樹
貪程不得過橋看

徐偃王廟

仁暴由來各異施秦徐至竟孰雄雌君看驪岫今無墓
得似柯山尚有祠

漁梁

淺溪忽漲尋常水朽樹猶開千百花有酒可沽魚可買
造門莫問是誰家

馮唐廟

當饋而今渴將材豈無英俊尚沉埋不曾廣得雲中守
也道身從省戶來

新蓮一嶺

路入雲端一綫微行人切笑僕交譏空囊兆有連城璧
作麼携從間道歸

春陰

春陰欺得病夫身偶值晴天一欠伸客舍無誰相管領
半簷紅日若留人

宿小寺觀主僧陞座

靜處尤宜葉睡勳徑投禪榻炷鑪薰恰爲胡蝶春游美
忽吼華鯨曙色分僧袒右肩方說法我聾左耳若無聞

平生不作乘閑樂草草挑包下白雲

田舍即事十首

去年贏粟尚儲餅又見新秋釀水青野老逢人說慚愧
長官清白社公靈

村落爭看烏角巾略談北事向南人百年只有中州樂
世世無爲塞下民

古來觀社見春秋茜袂銀釵盡出遊欲與曾人同攘較
可憐身世尚它州

蹴踘鞦韆塵不涴暫攜袖窄樣新裁社中年少相容否
也待鮮衣染鬱來

鄰壁啁啾誦學而老人睡少聽移時它年謹勿如張禹
帝問床前謬不知

田舍諸雛各雅馴男兒盡有藝資身古來醫卜多名世
莫學文章點涴人

條桑女子兩髮垂車馬過門未省窺生長柴門蓬戶裏
安知世有二南詩

草草衣裝挈自隨埒貧畢竟與齊眉絕勝京洛傾城色
鎌向侯門作侍兒

兒女相携看市優纔談楚漢劃鴻溝山河不暇爲渠惜
聽到虞姬直是愁

溪上漁郎占斷春一川碧浪映紅雲問渠定是神仙否
觸去如飛語不聞

寄題趙廣文南墅

博士才名賀白流詎應叅計到苑衆宮中未奏清平調
海上歸為汗漫遊隱几飽看山變態開軒惟對竹清脩
買鄰有志嗟無力肯與羊曇共賭不

寄和湯仲能

憶昨挑包返故鄉意君東帶侍明光一書似坐窮為祟
百計無如去最長蟻穴夢殘何足記茂陵顏在莫須償
即今臺閣多收召定有名公雪孝章

送湯季庸監嶽

季子真奇士聲名亞長君向難友衆牧何敢吏朱雲江
國無生業沙場有異聞臨岐各珍重世故爲紛紜

送徐鼎夫用廬陵通守博士戴文韻

一春風雨郡齋寒荒了麻姑老子壇余嘗主仙都玉局觀抱文
書排閣至客携詩卷退衙看秋來鏡裏絲難染老去胸
中錦已殘若棹扁舟見安道爲言歲晚習申韓

次韻王元度二詩宋府之子

留落而今兩鬢秋暮年出處愧前修敢云余補韓公處
極喜君來謝客州奇甚寶鐔騰紫氣清於玉瑱薦黃流
後生不作先賢遠使合相推出一頭
向來綺語禍機深幾劫鑿抄欲自沉周廟人曾銘在背
管城子已禿無心今誰伯樂能訓價後有誰期反賁安
老矣尚淡於參棠昔人一字答千金

送趙叔愚赴潯州理掾

未奉三雍對聊爲五管行鄉書淪嶺少詩思入湘清遠
宦身差穩中州事日生向來發離別此別最關情

離郡五絕

自傷臨郡淺有愧在民深稽首文公廟由唐直至今
既收其印綬猶送以車船回首柱下史江邊更可憐
昨日專城守今朝失國人乾坤如許大無地着孤臣
赫赫戎衣定區區扣馬非如何孤竹子嫌粟不嫌薇
立筆鄭克段軻言吳受兒回天力不足削地罰猶輕

後村居士詩卷之十

詩

寄徐直翁侍郎一首

鋭情皆由氣所爲浩然不屈是男兒未知重入脩門後
何似初攀折檻時已有客貽絶交論豈無人取送行詩
勿令一種求疵者妄議君侯風德衰
憶昨紛紛衆喙鳴惟君噤齘久無聲得非家客留廷尉
或是閹人沮仲卿白髪微瑕終古在黄金横帶要時榮
從來公議無情甚莫遣蒙齋獨擅名

和仲弟十絶

懶窺户外問晴陰靜向窓前閲古今江國事稀聊袖手
釣天夢斷久灰心
慈母清齋奉竺乾平生功行默通天遥知静坐修禪觀
永晝爐中一穗煙
即今江表尚恬熙忘却前廻飲馬時泥水豈無風鶴助
平涼莫受　欺
樓頭吹徹幾寒梅推枕穿衣曉帳開蟻鬬蝸争求子决
老夫身世自難裁
一春簷溜不曾停滴破空階蘚暈青便是兒時對牀雨
絶憐老大不同聽
行遍高臺到曲池閑將白髪照清漪未應官冗無幽事
亦有臨流嘯詠時
少工文字老安閒不但才慳力已疲無復滴泉來上綆
惠連入夢偶成詩
弟兄雖幸忝朱輪各是人間五十人只合共娯千歲母
可能少補二川民
雁回杳杳渾無報鵲語啾啾似有憑忽得遠書看百過
眼昏自起剔殘燈
千古堂堂一孔明尚嗟幼宰訪州平諸君應悉惓惓意
老子寧希赫赫聲

丁酉重九日宿順昌歩雲閣絶句七首呈味道
明府

傍邑曾爲刧火塵獨兹猶是太平民兒時所歴今三紀
便喚溪山作故人
老子癡頑耐遠遊平生腰不貯閑愁今年天賜登高地
身在雲峰最上頭
小休緑樹灌清泉坻盡身輕意欲仙豈必魯儒知此樂
舞雩風止在溪邊
九月南州菊未黄芙蓉取次獻新粧不妨折取繁紅插
四海皆知兩鬢霜

只了年年作逐臣衣冠繿縷面埃塵偶逢令尹留連我
不畏狂生點涴人
先借清風掃水軒更呼涼月倒金樽定知明府歸侵夜
縣郭留燈未閉門
長君論事天為動季子居官水似清雙眊不能鈔諫草
偏聾尚可聽秦聲（余中得戊寅封事目昏字小不能傳錄）

友人李先輩丑父嘗以吏成詩二帙示余莫知為何人所作心甚愛之過延平客有袖詩一章見訪始知吏成者蓋某君之別號也須髮皓然矣詩與人皆可重因用其韻為謝

筋力都非少壯時不須攬鏡看吾衰展禽出仕曾三已
衰聖歸休有四宜飽閱交情悲世道差強人意賴君詩
此生到死數三士本自難招況易麾（端平初元召當入什余嘗與推蔡沿蔣端顆山兄次三君子力辭不至）

丁酉九月十四日黃源嶺客舍題黃瀛父近詩

不但行吟又臥披搶編因有感於斯競為蛙蚓號鳴態
烏覩龍鸞矯姿損抱嫌人擁大好琢磨容我指瑕疵
自慚學識非康鼎安敢陪君共說詩

次王元度韻

占盡鹽烏領盡雲君恩寬大放歸閩一區二頃生緣薄

萬緒千條素髮新鐵馬即今徵戰士金雞何日赦纍臣
殷勤說向西飛鴈多謝交游與吏民

送范守仲治二首

二年田里內民不識追胥官府絕無事使君惟讀書儉
於仕家日臞似下車初太末方凋弊公行不可徐
放逐語時態惟俠意味長醒為狂客設美許老人嘗南
國留棠舍西郊閉草堂歸岐先作縣未可倚剛腸

挽趙漕簡叔二首

雖擁輶車貴蕭然似布韋家依僧舍住橐貫古琴歸海
內勝流盡民間廉吏稀空餘詩卷在展玩一沾衣
恰許書題少俄驚訃問臨死方拋筆研貧不涴珠璣劫
火難隨節浮雲首動心悲哉廣陵散舊譜有誰尋

曹路分贈詩次韻一首

古來詩律推曹氏不數河梁與董逃唐季三家松最勝（荊公選唐百家詩曹鄴一首曹唐二首曹松十三首）自建安七子植尤高短檠尚課
兒精選老筆真堪僕命騷極欲留君摸槊賦舟人苦報
粵江濤

用曹帥侍郎韻贈曹路分

曹侯書蒲腰非以劍防身馬上檄尤速囊中詩不貧
情工変訴時論王和親旗鼓何時建方知國有人

永嘉曹君贈詩次韻一首

開卷沉吟首屢搔損提詩律比戎韜清於學士茶甘雪
壯似將軍弩射濤再茜三薰由涕瀆勺泉卷石可深高
蝸廬自笑無巵酒不得澆君道路勞

余大父著作嘗以所得沈元用給事歙硯遺水
南林府君後七十年林氏子大鼎以端研遺余
答以小詩

隆乾手澤稀蹤甚數帖傳其在水南但看吾翁貽歙石
固應之子餉端巖十寧後裔藏為好羞愧先民實不貪
自笑老猶耽筆硯少年宜也肯同參

挽鄭子敬都承二首

重入脩門兩鬢絲廷和畀疏竭忠規立朝頗慕汲生戇
謀國不知晁氏危老去故人能有幾古來君子例無時
傳聞近事堪涕慨說向重泉亦皺眉

向來俱觸相君嗔里社追隨二十春尚記殘編燈下共
忽看華表路傍新行車不忍過三步臨穴應難贖百身
歲晚空山風雨橫蒼茫歸去倍傷神

次韻賓之二首

孤臣去國四經春迹遠安知罪尚新蚕亦曾譏秦氏者
晚為異議漢閩人嬾簪光範千時牢且伴田家賽社神
醉倒不能愁世事情他煙柳替含顰

向來歲月半投閑莫數朝朝首箸盤身後分芳聊自誑
眼前歷殤飽曾嘗螙雖一笑何須較花鳥相蹤恐被彈
清議自為傒若設未應羈束老黃冠

再和二首

借瑩城中又一春桃符萬口說清新向來曾上夔層嶺
老去甘為元祐人健論真堪驚諸子固窮不肯媚錢神
吾評此士西塘比後進紛紛謾效顰

與君未得便安閑邊警偏能惱湖船祭草地蠆紅猶索鬭
田家稻白可能餐詐將鐵緤橫江鎖莫棄琵琶出塞彈
僊僊衝拂樓上舞不應諸老自彈冠

三和二首

主聖時清萬宇春禽魚花草各懷新如何冊風樓中手
未作金雞竿下人家有窖醪堪踐躡囊無阿堵可通神
客談江北狼煙息暫展雙眉不用顰

厨人無職主君閑春日惟供萊菔盤山下雞肥聊共飽
堂中羊美得常餐徧嘗憂患肱三折已過光陰指一彈
老去有巾宜漉酒笑它楚客切雲冠

挽戴丞

戴氏多人物君尤月旦推能傳后倉禮亦擅叔倫詩故

里懸車番名場解褐遲它年端有恨椿桂不同時

題永福黃生行卷

廢詩二十餘年矣忽讀來詩眼暫明剡士梅曾如許瘦
化人酒莫過於清蛩鳴競起為唐體牛耳誰堪主夏盟
爭閑語長殊未竟跨驢作歷問歸程

送方清孫叅學

僕負輕裝去荷鞭交游握手若為言須求沂水風雩樂
勿愛沙河夜市繁曩日士曾宗郭太它時我欲傳何蕃
殷勤待折津亭柳老怕春寒不出村

挽南唐趙尚書二首

起掌端平制蕭蕭素髮新更生宗室老太白謫僊人貴
矣稅施馬悲哉筆絕麟誰為篆華表題作宋詞臣
自從水心死塵柄獨歸公於易疑程氏惟詩取晦翁二
箴家有本孤論世無同不復重商摧騎鯨浩渺中

次韻實之春日二首

向來文字擅中朝留落而今賦大招才子左遷追屈賈
相君高蹈友松喬山行或與樵爭席澗飲聊將掬代瓢
借使終身無一事亦令千載仰孤標
梅謋朝衣塵滿靴曾穿細仗對延和角巾久已尋初服
錦帳何須戀舊窩能讀書人天下少不如意事古來多

半生寂寂因迂闊垂老方驚歲月蹉

再和二首

榮陽相昔獨當朝曾恭号旌第一招無力不能揉房琯
有書安敢托洪喬如聞徒步輕千駟未害堂廚勝一瓢
鄧禹封侯子陵釣君看二者孰風標
少小從軍事誇鞭柢今廟筭主通和　來後去兎三窟
民散未收蜂一窩（建炎有盜名一窩蜂）病覺風光於我薄老知書
冊誤人多罪言者就深藏取自笑狂生壯志蹉

三和二首

豈有絲毫補聖朝去來授授費塵招不能餐養供羣謝

未暇綸巾擁二喬看老萊衣作服免食於陵粟勝操瓢
臣之少也猶踈懶何況頭今插素標（陶詩素標插人頭）
長劍拄頤刀納鞾得如睢指趂陽和買鄰底用百萬價
好事爭為十二窩異日史臣應有考同時朝士欲無多
與君死守西山學莫遣人譏末路蹉

四和二首

夢魂久不到清朝縱遣巫咸未易招塞北今惟一韋叡
江南前此幾陳喬扶顛个个無長策排悶時時引大瓢
它日松根深掩骨何須竹帛有名標
朱門晝鼓舞宮靴應笑狂歌似采和露坐一生無步障

春游是處有行窩紹興議誰當續元祐全人本不多
掛取九年同面壁未應未後話頭蹉

五和二首

尚記諸賢聚本朝當時君相意旁招簫韶九奏鳳諧樂
金彈一聲驚下喬撞項昔曾嬰殺檻飢腸今欲把僧瓢
蚤知不得文章力却悔從初奪錦標
頹然一榻嬾巾靴二月東風尚未和雀鬪屋簷來作宿
蜂衙窻紙去爲窩年愁余鬢五分白健思君才十倍多
欲訪東皇賢鼻祖幾迴路與醉鄉蹉

六和二首

那復熏衣事早朝杖藜時赴野人招誅身不善交韓呂
度世猶堪勤賀喬杖有百錢尋酒琖家無一物止詩瓢
君看辛渭三王佐何似夷齊萬世標
生怕將軍手洗靴安能柔軟舞靈和艱虞更甫方謀窟
老懶竟夫少出窩時事參棋如許急春愁抽繭未爲多
終南一徑非常捷自是吾徒問路蹉

別張季

昔謁西山過里中談兵論易氣如虹若非遇彼見今者
必是傳於隧穫翁至竟白袍無謟屈何曾黃策有英雄
秋風定訪蒙齋否爲說馮唐老更窮

挽淮東丘升撫幹

子美晏卿流遠裔書劍遊情琴冊桂晚甥丸白擅秋尚
喜前籌壯聊紓左社憂時危奇士天無淚可供揮

五月旦日鷄鳴夢神疏遲下先君問言何事答
曰猶未論也先君太息稱善鬪追班聲驚寤以
詩識之

夢中侯對殿東廂獬近先親問答詳稚磨不能移素論
暇芹終欲獻清光觸屏訓詔生猶昊攀檻傳名死亦香
君父臨之安所避淩晨起坐涕淋浪蔡京云如劉安世陳瓘者〻止說元祐是

和張使君一首

里巷傳呼府座來柴門草户亦榮哉相彥金鄉忽然躍
慣見白鷗渾不猜畏客堵牆觀落筆花神步水出行杯
定知入奉吾丘計萬一君王訪草萊

題趙別駕委齋

乍看華命費尋思徐叩微言極坦夷無可奈何安命者
吾非惡此欲逃之萬羊賦祿渠前定一鳥蒙恩彼一時
揔被委齋參透了不求符竹止求祠

次張使君韻

欲架茅堂久不成蕭然身世托專城日無車轄非常靜
月有俸錢未是清兒首向來輸白粲短衣老去斸黃精

絶憐不及梁間燕歲歲銜泥巧自營

讀邸報二首

並驅華轂適逈逵中路安知判兩岐邪等惟余尤甚者好官非汝孰爲之衆臣放逐無還理陛下英明有寤時聞向肅山呼渡急殞追前事亦攢眉

瑶編對秉初修筆粉署同携夜直衾虎既蒙皮甘摔噬鶴因鍛羽久呻吟盡歸一網機猶淺橫説三綱害最深想到鄭山多暇日輙書毋惜細研尋

自和二首

橫身久塞楊朱路灑泣俄悲墨子岐陋矣射鈎而中者壯哉鳴鼓以攻之侍讀自無遷府分（梅詢晚年指其兄曰是中有罷使其不至兩府）中丞還有僦船時（舒亶去國僦客舟歸）入風舞罷君恩歇得閑愁上兩眉

賈家渠已重金帶貪殊儀猶舊布衾錘阜觧仇無宿憾（荆公与呂吉甫觧仇）荆江感事有新吟（山谷有荆江書事十絶建中初所作）早知餘耳交難保晚覓王何罪未深白首還鄉雁閉戶斷無保社肯追尋

和實之讀邸報四首

祝鮀非是佞言佚未爲凶鬼谷從橫舌終南詭秘蹊斷無麟在數獨有鼠穿墉千古誰倚匹依稀似故宗

穿斲犍犁跳梁勇執弓矯誣天亦怒驅逐國爲空笑裏刀常有盟邊甲已衷拾遺端可拜詠佞筆生風（張壽福拜拾遺王仲舒等於延英門下）

外觀殊偉岸内禀極險柔欲取凜清議盡投唐濁流鬼車鳴甚惡猛虎死方羞芳臭須臾判哀哉不善謀

一枰初駭聽雙淚讓哀極口誣賢者甘心譽彼哉（其人黨引管仲見譽）早知豺不食安用鴆爲媒試問高陽里迎車幾兩來

再和四首

狐鳴工作祟鴉噪每爲凶嘗觀初尸罪立門求削蹤謀身真有竄鑿趾欲無墉（鑿墉之趾以益其高）力擊延齡去堂堂似亢宗

舊知偏下石遠避亦傷弓留落周南衆蕭條冀北空萬言徒飾詐雙淚却由衷玉續何曾醉劉蕡本不風

噬人侔虺毒害物比猫柔（李義府柔而害物號人猫）清議姑驅逐覓恩未放流劍誅張禹佞扇障褚淵羞諫筆非私忿惓惓爲國謀

伏閣何其壯登舟得許哀人多稱快者上豈少恩哉縣草毋留種夭桃不待媒九重方遠佞竄放鄭詹來

挽李卿儔老二首

苦說兵財少臣非怯塞垣上恩前語驗人歎左遷覺老
大雲中守風寒國北門故交頭白盡空羨爲賦招䰟
人物今寥少惟侯勇智兼悲風起關塞斜日薄崦嵫老
子無從泮諸賢不及舞知心惟蜀李應爲發幽潛

後村居士詩卷之十一

後村居士詩卷第十二

詩

洛陽橋三首

周時宮室漢時城廢址遺基剗已平乍見橋名驚老眼南州安得有西京

嬴氏曾驅六合人蔡侯只用一州民立犀豈不賢川守鞭石何須役海神

面跨虛空趾沒潮長鯨吹浪莫漂搖向來徒病川難涉今日方知海可橋

泉州南郭二首

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耕樵必業儒惟有桐城南郭外朝爲原憲莫陶朱

海賈歸來富不貲以身殉貨絕堪悲似聞近日雞林相抵博黃金不博詩

同安

城不能高甫及肩臨風搔首一懷賢當時矮屋今存否曾着文公住四年

龍溪道中

曠土荒江無主名朱門惟恐籍分明老農猶記淳熙事太息文公志未行

木綿鋪

菴遠人稀行未休風煙絕不類中州何須更問明朝路
纔出南門極目愁

靈著祠

甘寧關羽至今傳名將爲神自古然生不封侯三萬户
死猶廟食數千年

韓祠三首

柳祠韓廟雙碑在孔思周情萬古新不信二公俱絕筆
別無詩可送迎神

一宵醜類徙南溟厲侍仙官勅六丁宗閔與紳空並世
可憐不似鱷魚靈

萊柏竹今供戍卒武侯柏亦付胡兒南來獨有昌黎木
神物千年尚護持

留衣菴

老子今年五十三諸方參了又重參誰能逮禮文殊佛
且訪顛師海上菴

潮恵道中

春深絕不見妍華極目黃茅際白沙幾樹半天紅似染
居人云是木綿花

循梅路口四首

頭客紛紛露刃過斷無微吏敢譏訶身今自是小子盆長
較爾能賢得幾何

導吏怱怱乞調兵未應攪動遣鷗鷺傳聞老子單車至
慚愧偷兒讓路行

鈔法如弓未愈張可堪於此更求詳抵應新執牙籌者
拾得研桑肘後方

三十年來邊宿兵大農無計飽連營元來有箇浮鹽輩
南渡諸賢未講明

白雲菴

太行以北海豐南我與梁公各有慙兒五十餘親八十
可堪來宿白雲菴

叱馭菴

所立未如温太真詎宜跬步暫忘親乃知峻坂驅車者
有愧高堂扇枕人

將至海豐

漁鹽舊俗慣恬熙兵火新民脫亂離石路樹陰三十里
今猶髣髴太平時

東坡故居二首

嘉祐寺荒誰與葺合江樓是復疑非已爲韓子騎驎去
不見蘇仙化鶴歸

惠州副使是新差定武端明落魄時奔遭秦郎晁子去
只携周易魯論來

豐湖三首

岷峨一老古來少杭潁二湖天下無帝恐先生晚年落
南遷猶得管豐湖
小米侍郎生較晚龍眠居士遠難呼不知若箇丹青手
能寫微瀾玉塔圖
作橋聊結衆生緣不計全家落瘴煙内翰翻身脫犀帶
黄門勸婦助金錢

羅湖八首

平生不作賈胡留恠底江邊未發舟瀧吏不須前白事
更仕定要看羅浮
中州無地堪投足垂老携家泛瘴江不愛朱丹畫車轂
且貪紫翠入船牕
歲晚南遊訪稚川苔封丹竈尚依然不知的在山中否
萬一歸來說内篇
潁水箕山未脫然直須斷盡世間緣野人曾被朱轓涴
不作天仙作地仙
異境微茫在半霄僊人垂手下相招老來尚有君親念
未敢相陪過鐵橋
衡嶽仙都迹已陳雲臺玉局物猶新暮年擬乞冲虛觀
長向山中祝聖人
浪跡人間狀似顛草書壁上筆如椽吾評二士皆奇恠
未是真僊亦鬼仙觀中有白玉蟾字卅懷黃天谷
五更海底湧金輪咫尺蓬萊不遠人欲和蘇詩臨絕頂
可憐漢節尚隨身

扶胥三首

一陣東風掃曀霾天容海色豁然開何須更網珊瑚樹
祗讀韓碑也合來
暘谷扶桑指顧間馮夷得得報平安爲言博望乘槎至
莫作師襄擊磬看
前祭京師奉祝詞尊嚴不比百神祠臺家今歲書遣急
黄帕封香已過時

兼船一首

驚葉飛翳接海瀕扇遮不斷庾公塵而今更逞兼琛節
羞寫冰銜寄故人

兼諸司二首

白頭忽有印纍纍符牒如山退食遲但見旋添庭下事
不知頓減集中詩
只是從前躁拙身而今結駟昔懸鶉伯鸞老去無遺恨

獨憤同援井臼人

唐子西故居二首

一州兩遷客無地頓奇材方送端明去還迎博士來
無盡頗縱橫晚方攻蔡京猶稱賢宰相應為吝先生

風旛堂二首

貴手早不動先師四十餘乃知盧行者暗合秀才書
夜夜各趺坐朝朝同打齋不知那箇子曾夢祖師來

羊城使者廟

山川殊壯麗井邑亦繁雄獨有羊城廟蕭然瓦礫中

江南五首

已報行營入猶夸借壘堅何曾陵谷變但見市朝遷
鎮也駿孫子井蛙徒自尊如何南武帝面縛向夷門
具艦逃安往焚巢潰不支區區一州力不足等王師
宣勸猶妖鴆龍顏笑引觴絡數奉明主執挺長降王
身是假皇帝國由內太師偽朝舊宮殿歷歷有遺基

即事十首

香火萬家市煙花二月時居人空巷出去賽海神祠
東廟小兒隊南風大賈舟不知今廣市何似古楊州
俗情重蒲飲故事按舟師莫倚無山越聞將作水嬉
占斷百花白摘來三伏涼着身素馨國苟令未為香
瓜果踏拳祝曉羅撲賣聲粤人重巧夕燈火到天明
多荔純甘冷與蕭争長雄不逢蔡公譜埋沒瘴煙中
吾生分裂後不到舊京遊空作焚樓夢安知在越樓
突薪初不戒縛笙始言功累甓為墻壁前人智未工
復閣無雅操涉洧有遺音未可縮三尺檳榔當委禽
沐髮眠常晏濡脣飲不多誰云五瘴毒常備四時和

藥洲四首

非有千時策聊為避地圖昔人補勾漏老子管仙湖
役民如犬馬國破作降俘往往湖中石宣和艮嶽無
怪怪奇奇石誰能辨醜妍莫教黃皇見定輦入平泉
觀寺臨湖上亭臺出劫間都忘來五嶺將謂在孤山

登城五首

尉佗故秦吏堪執鄭侯鞭笑語問使者吾方帝孰賢
已作南夷長那為北面臣未忘真定冢畢竟是華人
漢人稱勁粤累世不加兵狂卒纔三百如何便缒城
漫費人蒸土常如物潰隄傍疑為息壤下恐有蟠泥(州治後)
郭外皆鯨浸區中等蝗巢君無西鴈翅客子奈愁何

城南

瀕江多海物比屋盡閩人四野方多壘三間欲卜鄰

題蕭令山則文編二首

繭紙銀鈎寫一通殷勤投贈悃空空璣璣瓏乃交吾子
稇載天將富此翁著論未容狩獨步操琴欲與俞爭雄
兒童錯認眉間喜幾有珠犀滿篋中
咄咄人皆怪老夫奈何此客去難呼招温魏士爲羅否
侍穆先生設醴無我有青芻堪秣馬君言白髮久占烏
人生蟬冕腰金印未抵斑衣膝下娛

題唐察院詩卷二首

細讀公詩學絶編心知妙處口難傳豈言箴儆堪垂世
歷歷行藏自譜年但覺朱絃餘倡嘆不煩玉斧更雕鐫
小儒可是通身膽擬爲坡仙注大全
不見林夫與子方坦翁健筆亦堂堂孝哉親有終身慕
忠愛君無一飯忘銘坐六章韋作佩入臺五字鐵爲腸
未應徑欲投吟社諫草長留御榻傍

次黄殿講鳴珮亭

誰引扶胥水入城猶餘終日聽琮琤天風何許珮環響
秋色自然箏筑聲盡洗珠犀窒受泥少留琴鶴未須行
它年父老傳都漕名與濂翁一樣清

廣州勸駕一首 庚子推郡

番禺文物於今盛閩浙彬彬未足多丞相宅曾仕南郡
鼎魁坊止在東家好陳董子三策筆莫看唐人一日花
珍重詔書相勉意士先器識後詞華

廣州都試 時攝帥

自昔番禺統府雄君恩暫許領元戎不羞短鬢垂垂白
且愛前旌照眼紅筆久不靈妨草檄劈新無力怯開弓
即今起距多吳俊安用輜車載此翁

燈夕二首呈劉帥

士女如雲服珥鮮暫陪撫較亦欣然清於坡老游杭市
儉似平崖在劍川使指何功煩卜夜遨頭此念可通天
粵人擁道千層看不見旌數三十年
陌上遊人越莞絃豈知君相尚籌邊細聽野老交談處
猶記兵端未動前草市收燈如許早端門瞻蹕定何年
書生晚抱憂時志歸讀殘灰理舊編

次韻二首併呈倉使

晚霧徐收月色鮮承平物態尚依然斷無颶母起吹海
應有蜂胎還媚川遠俗漸恬猶樂土孤臣流落詎憂天
夜歸聽得與人語且願新年勝舊年
歸念常如危柱絃春來夢繞白雲邊不知新雪添頭上
但見繁星滿目前即事有詩聊記節撩時無業但祈年
二公語妙堪傳遠嚴杜何因可共編

余哭蟾子潮士鍾大鳴有詩相寬次韻

愁眉暫展賴君詩欲以先知覺後知歷引竺乾寬此老
未甘羸博寞吾兒寄阿蘭若俄經昔衲短松岡會有期
欲訪巫咸何處在憂來自向理中推

再和

彭殤俱未離乎死況汝孩提未有知自昔丈夫憐少子
即今王母惜孫兒探環尚記曾遊處建鼓應無再見期
三紀七揮兒女淚孰尸壽夭莽難推

蒲澗寺

齊人陳跡此流傳班史蘇詩豈必然故老皆言家即寺
癡兒誤入海求僊莫將劉項分秦鼎來泚巢由洗耳泉
欲採菖蒲無覓處且隨簫鼓樂新年

越臺

南帝當年此築臺稱雄亦豈偶然哉謾通異國求陽燧
不道偷兒飲瀉杯能使越人存舊跡始知秦吏有奇才
秖今黃屋歸何處但見牛羊夕下來

次韻劉帥出郊一首

競逐朱轓載酒行熙熙物態與人情浴沂我欲尋儒服
涉洧公方厭鄭聲試問冶容遨夜市何如赤腳饁春耕
故山瓜圃應無恙老去深知愧邵平

次韻李倉春遊一首

被馬從今漸可行林鳩未好便呼晴敢云使者乘軺傳
聊為君王式耦耕有一日留憂職曠無三宿戀覺身輕
此生不復持高論願友臺侯與尚平

挽崔丞相三首

先帝謀元帥煩公護蜀淮軍皆歌范老民各像乖崖北
顧猶關慮西歸已卷懷早令扶日月寧不掃氛霾
麻卷揚庭久蒲輪就道遲虛傳揚綰用不奈蔡謨辭祝
柱從渠論摧梁得許悲流傳千載下猶足勵清規
昔侍瓊花宴回頭二紀餘嵇康作書懶魏勃掃門疎尚
喜開黃閤安知屆素車蕭然旋馬穿人指相君居

陸賈一首

田橫死士今亡矣陳豨從車安在哉獨有尉佗尚黃屋
故應兩費陸生來
酈其烹未久蒯幾烹陸子優游享令名南帝稱臣橐金返
更推餘智教陳平

浴日亭一首

歸客飄然一葉身尚能飛屐陟嶙峋危亭下瞰嵎夷宅
積水上通河漢津叱馭為臣前有志乘桴從我更無人
暮年筋力全衰退甘與韓蘇作後塵

又追和坡韻一首

亭傍喬木拂雲天亭下高桅泊晚灣白是張騫曾泛水
青疑徐福所求山羊城濁霧愁回首鯨浸收風喜見顏
却笑金烏并玉兔辛勤出没雪濤間

白鶴故居

天爲中原禍朝分黨部爭當年誰肯相此地著先生故
國難歸去新巢甫落成如何鯨浸外更遣打包行

唐博士祠

博士位尤卑投名入黨碑今觀名世作多在謫官時太
史沅湘筆儀曹永柳詩新祠綿蕞爾未盡復遺其

六如亭

吳兒解記眞娘墓杭俗猶存蘇小墳誰與惠州耆舊說
可無抔土覆朝雲

再題六如亭 余既修朝雲墓立小碑或若未解此意明年北歸賦此解嘲

昔人喜說墜樓姬前輩尤高斷臂妃肯伴主君來過嶺
不妨扶起六如碑

十五里沙

只見如山白浪飛更兼動地黑風吹渺茫直際九州外
洶湧常如八月時河伯豈能窮海若靈胥僅可嚇吳兒
惜無散髮騎鯨友共了南游一段奇

道中讀李若題壁有感用其韻

淮雲江風裂面寒往來萬里一征鞍三千客誰曾彈鋏
十九人誰肯捧盤自古英才多頓挫只今世運尚艱難
空餘敗壁龍蛇字黃鶴高飛不復還

後村詩卷第十二

詩

送項使君季約三首

世有凝香樂君侯撫宋知清齋燈火夕開閤荔支時郡
小留難任民思去始恩兩年案頭筆一字不容私
但見兩君犖何曾一饌珍節如僧更苦家比郡尤貧褰
鶴均爲贅童鹽頗切身蕩山有來鴈莫惜寄聲頻

送王梅州二首

州境與潮鄰徐行止浹旬瘴鄉均一氣鹽子亦吾民日
晏煙嵐斂兵餘户口貧定將田里事開閤細條陳
禍始自三槍萌猶被一方帝將安渤海君肯薄淮陽老
手何憂劇新省尚貫粗漢庭褒郡最蚤晚入爲郎

癸卯上元即席次揚使君韻一首

初陽收久雨淳祐第三春聊與衆行樂稍欣農食新俱
蒙青帝力莫問紫姑神座上遨頭作流傳遍郡人
纔覩姑遊目殷憂欲碎心馬嘶淮堠哭鵑叫蜀兒深玉
座方停箸椒塗亦脫簪好爲諫臣論莫作醉翁吟

辛卯春日

甫報弓旌召俄聞彈射攻匹如飲甘露諸不能受人惡言如飲甘露者不名爲有力大人語見佛書又以斬春風雲夢吞伊輩須彌納箇中
故山多芋栗不必問狙公

挽林煥章二首

昔任端平際臨朝想老成但聞輭固召不見伏生行霜
栢無寒暑朝華有悴榮由來天所靳上壽與高名
束帛徵諸老深衣立一儒鄉人偕稱較董子共風雩肯
屑羞來往旋就迫輿扶自歎衰竭久書墓覓詞無

送趙阜主簿

罷稅無菲局蕭然古廨寒士稱爲善類民說是清官力
薄難推轂身輕易起單竹林逢大阮試爲問平安

挽游勉之侍郎二首

不假橫金貴居然比玉溫諸公從上班一老立東門伯
氏推難弟先師有嫡孫耆英凋落盡舊事向誰論
昔在高陽里曾登夫子堂武城愧言偃畏壘代庚桑病
臂書全闕驚心鑑忽亡平生芻一束道遠不能將

挽唐伯玉常卿二首

身自無安處昇州更廣州遂教子方去死到了翁休鳳
至虞廷喜麟亡魯野愁憂時兼悼友白却九分頭
久欲携尊卿呻吟去未能甫封陶母墓俄弔董生陵吾
立何曾死騷招更不譍那須論伯阜身盡淚方冰

送居厚弟掌禀二首

俱被光華遣同歸寵寧須吾灾因抱難子各在埋輪記
憶煩明主招徠到遠臣要須留晚節𢙢日白先人
怕與親朋別那堪送子行天威難後駕秋暑勿貪程若
見知名士為言不替兄孤危托君相耕釣畢殘生

居厚不果行次韻二首

物色來林下安排赴海濱君然家錦笋幸未駕蒲輪非
我瑕疵女云誰毀譽臣只愁從此去未易致虞人
祖帳方消吉公車已足行若非霜消息未免追期程水
菽姑娛母茅柴且酌兄未應天祿閣便欠一更生

聞居厚得祠復次韻二首

諸賢心稷下孤士卧漳濱毋亦為投杼兒宜勿斵輪無
書留遂客有此吊纍臣一室纔容榻空瓶聞疾人
稍欣公議白又報噴言行上漫招東馬人方毀李程迎
來新觀主伴取老師兄漢士方雲合何須魯兩生

贈蜀士盧石受二首

蜀郡盧夫子沉冥不偶時幽深孫子賦奇怪隸家詩方
有嚴并李今無鵬與夔何當短檠下壓縻叩羣疑
井絡纏兵後瞿塘下棹輕命窮一錢直腹載五車行姑
覽無諸跡休聽望帝聲世無韓十八誰識玉川生

送陳霆之官連州

郡接湖南境城孤若箇邊近聞客愁困猶峽石毒嶺船官
小無迎吏詩工有續編古人高妙處不過覽山川

挽林承奉

性與琳書合平生寶儉慈鹿門妻采藥蝸舍子攀枝君
可先賢傳吾慙幼婦碑衰年窘才思呵凍課哀詩

挽姚漕貴叔

昔建經離亂煩公出拊循魯宮恢故宇蔡李即吾人薏
苡何傷我甘棠尚在民悲哉元日召當寧記名臣

挽開國陳寺丞二首

耶御祥琴後多傳古語通虛令占列宿不料奏悲風華
表孫從祖生甥婿吊翁九原一無憾全璧見先公
伯也不可作叔兮猶典刑公車書屢薦書室鶴山銘久
上通侯印新營太祝廳衰年親舊少吟罷淚先零

挽王居之寺丞二首

元老登庸晚同年召用初惜哉武公老甚矣董生迂汾
曲廬旋返平津閣浸疎空令雙鬢白猶待兩輪朱
憶昔陪真率華居甫落成坐賓來隋憒侍女出彈箏無
復吳趨曲空餘楚些聲九泉見史館應問老門生

挽方第貢士

秋賦曾賓送春卿偶脫遺雖羣咥老境同隊記兒時終

制從家禮高墳見墓碑亦如陶處士自作誄款詩

題永嘉黃仲炎文卷二首

書坊黃冊誘兒童朝取封侯夕拜公賈董奇材無地立
歐蘇精緊與人同安知李馬摩門外不覺劉蕡入彀中
蚤晚君王求極諫莫教豪傑泣途窮
龍泉筆絕文章燦此作居然可貴珍激處躐嫌董生疎
新來却笑退之陳假令覆瓿無知者尚可藏山待後人
外物區區均糞土祝君受取不貲身

和吳教授投贈二首

三徑荒涼手自開旋移花竹剪蒿萊休二豈不緣迂情
屑屑何為費往來明主秪今寬陵典故人太半客翹材
衰臣方卧漳濱疾錯夢鈞天聽樂廻
袞袞登瀛更上坡且容老子釣煙波鳳麟自合呈祥瑞
鳬鴈何曾數少多時有耦耕人共語亦無問字客相過
倒囊欲答驪珠贈奈此家徒四壁何

和張簡齋尉韻

舊案依俙在柏臺寄聲杭本莫纖開騎驛從兩騶挾
羅爵門庭幾客來務觀可堪供史筆補之不會作宮梅
男兒盡建橫行策免使君王歎之材

用王去非侍郎韻二首送林元質採幹秋浦造

朝併呈侍郎

戍滿歸來擲亦剛策名不覺覓千年殭妻無沂國三場志
曾有西山一瓣香見童未能免科舉孔顏方可語行藏
要為天下奇男子寧論區區國與鄉
叔季滔滔未見剛每聞健論意差強向來曾勸燈籠錦
老去聊凝畫戟香世運橫流安所止聖朝未會意容藏
幾回欲上鈴齋謁衰病無因可去鄉

送李用之察院赴潮州二首

烏府名臣斷擁麾霜稜聊復亦春熙行人猶謂驄當避
聖世初無鰐可移異俗相携看上日韓祠配食付它時
極知不作周南滯荊楚還須君補闕遺
昔在番禺殺賊時聲言不敢計從違固知國有三空患
又欲民無再榷譏第笑為生尤瘠薄牙籌所積契纖微
公卿文學方予首應待褒封決是非

賀王實之得第二子

臞翁活計未全迂老驥新生汗血駒藜桂肯輸郎罷否
分梨還讓阿兄無雁陳俎豆為嬉戲想見詩書被抹塗
報与廚人多釀酒王家例合有三珠（全抹詩書如老鴉玉川子詠丁詩）

送方蒙仲赴省

童年肯距已專場何況而今益老蒼天網恢然罩亦為鵠

朝陽鳴矣華蜩螗士誰與賀爭同進衆亦推弘詣太常
可惜祠官無氣力不能揩拭誦阿房

畫事二首 潘楠芳亭門人陳均甫公放子皆年七十餘而客死

謙之紼妻迎歸福平甫灰釘送返莆空累兩家營後事
僅留四壁遺諸孤學徒誰是單傳者史筆曾經乙覽無
貧富皆當終牖下招魂何處有神巫

二士平生極好修簞瓢之外尚何求暮年更傍誰門戶
故國曾無其水丘華實殊非愛曾子知余自可覆黔婁
小車勲士差安穩十二行窩取次游

送葉士巖二首

曾約還轅訪爵羅幾廻掃榻佇經過符先生敬雖如此
與老人期柰後何走馬看花消許急殺雞爲黍誤儂多
吳中故舊還相問一臂偏枯兩鬢皤

向來參請徧諸方恍惚如癡亦似狂雲與勝平猶未退
斤從鼻過了無傷拈花弟子知誰悟撼樹蚍兒不自量
極欲爲君露消息天寒日短話頭長

甲辰春日二首

買牛搜粟向蠻煙衰病安知璧偶全使者召歸曾四輩
臣之得罪又三年柳劉滿語誰云介絳灌憐才定不然
縱使有泉堪洗耳先生此蜺若爲湔

學問過時已悍堅文章垂老未精專黃裘何患無虞載
秋射明知有葉指舊讀溫尋渾不記新吟鍛錬久方圓
此生幸不當詞翰免被人嘲上水船

題小室二首

已向深林卓小庵是中僅可着禪龕士師何止三無慍
中散居然七不堪一去重華那復得方當盛漢勿多談
近來弟子俱行脚誰伴山僧面壁參

阡陌東西山北南平生常帶散人銜何曾雲夢芥八九
一任狙公笑四三閤上大夫投欲死壁間吏部寢方酣
可憐子駿無家法下見先人面有慚

送袁弟方時父

棄置空村飽世情高軒乃肯顧柴荊韓甥殷浩貧親戚
半捻盧綸外弟兄兩鬢蕭疏驚老大一燈明滅話平生
刺桐花下逢予季多致詩人未害清

葉桂發助教從李用之祕監于湖陽李持節使
廣部葉發歸福唐小詩話別

賀監空多惜別情木綿花得似三荊打包便是參禪客
垂橐何須使鬼兄小郭今寧無趙子四門古亦有歐生
歐陽詹爲四門助教 南轅不涉貪泉境歸去詩腸徹底清

寄題延陽馬氏晩香堂

自銀空曠汲溝溪占断清淺第幾灣傍九日開侵歲晏
居千花發覺天慳貪英飲露平生事遺臭流芳一念間
菊不負君君負菊年年秋不在家山

贈施道州二首

施先生學有源流家自長安徙益州嘗昔建牙當一面
秖今失國託諸侯身傳嶽麓無生計目断岷峨起暮愁
聞道漢廷須黼黻蜀珍那得此淹留
明庭突過劍門関西顧于今尚未寛早晚相如通蜀道
蒼皇子美問長安拮据自笑營巢拙枘鑿明知合轍難
縱有望鄉樓百尺淡煙衰草莫凭欄

送楊彦極提刑二首

閩蜀相望萬里遥戢圖斗建垂魁杓南州奥士家殊禮
貌府牙兵不更驕邦伯如今安得結國人它日會思僑
瓣香垂去猶精禱果有甘霖溉旱苗
繡斧翩翩向福唐百城歛衽避風霜夢廻桑下初何戀
手植棠陰故未忘判筆有神皆可録抄書無數即行裝
從今病叟年高尸莫望嚴公訪草堂

題陳雲詩卷

讀它人作多遺恨君似連城璧少瑕措乗國工如許刻
菖蒲靈物偶然花今無摩詰誰推同伯後有荊公選百家

不惜娥眉殘燭下與將朱筆擷青華

夢方孚若二首

仙鬼微茫果是非不知遼鶴有歸期鑄成范蠡何嗟及
繡作平原未必知歌扇舞衣風雨散野田荒草古今悲
可憐一覺吳興夢猶記驍騎出塞時
箝綵中原獨著鞭往來絶域幾餐氈封侯反出李蔡下
成佛卻居靈運先八百里牙饗軍爵九千緡著作碑錢
秖今誰是田横客回首荒坵一慨然

哭孫季蕃二首

歲晚湖山寄幅巾浩然不見兩眉顰看花李益無同伴
顧曲周郎有後身厚祿殷勤營葬地隆君歡喜得吟鄰（唐人題李白墳云誰教耒陽冢來此作吟鄰）看來造物於君厚判斷風光七
十春

每歲嘗花要主盟一生風月最関情相君未識陳三面
兒女多知柳七名自有菊泉供祭享不消麥飯作清明
老身獨殿諸人後吟罷無端雪涕横

懷曾景建二首

造物生才自昔難此君夭矯類龍鸞爲聖賢本柄藏椰子
佛祖機鋒寓棘端疇昔諸人多北面暮年萬里看南冠
傷心海内交游盡惟有遺書不忍看

曾有春陵逐客篇流傳哀動紫陽仙安知太白長流處亦在重華野葬邊碎板一如坡貶日蓋棺不見檜亡年誰云老眼枯無淚聞說臨川即泫然蔡季通貶道州君餞之云四海朱夫子餞君獨典刑青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有客處孤憤無人問獨醒瑶琴空鸞匣絲斷不堪聽晦翁喜之手書其詩君亦貶死道州累矣

內翰洪公舜俞哀詩二首

憶昔端平典冊新三麻九制筆如神內庭喚作真學士晚輩推爲老舍人垂死遺言尤苦口平生諫疏最與舜建功不作於潜死誰爲君王說厚倫

回首揚州一夢餘故交已直玉堂廬寒暄未省通君質窮薄空煩誦子虛甚媿文人於甫厚孰云夫子不回如君除中舍舉余自代殘年無復陪精論開閤平生幾幅書

送李漕用之二首

斜飛屢膺皇華遣提出熙寧使指新但記歐公更此職不知趙濟是何人爲常平劾富公者剡章徧及孤寒士舊學先誅聚斂臣自歎暮年衰颯甚羨君老手獨埋輪

漢廷鹽鐵議交攻有說姑惟舊法從聞道嶺南歌聖主一如河北感仁宗向郜自是堪王佐柔孔安知富大農宅日公歸奉清問可無鯁論替亨封

答謝法曹

二詩顧瀋掃樸華作者幾無以復加璧十五城方定價桃三千歲一開花選騷意度卑唐體晉宋文章識謝家莫道老夫今耄矣平章此事不應差

次王寶之家塾韻

新敞朱甍映碧岑高門誰識慶源深時郊已解傳家學石禮皆堪直禁林介甫和甫七葉又章真有種二郎官職本無心庭前玉樹成陰未着手栽培昉自今王篤云未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

喜湯伯紀登第

老覺人間無一忻忻來乾鵲耳邊聞休嗔窮鬼揶揄我絕喜春官摸索君疇昔先生有高第即今後死與斯文不應也罷看花馬忘却江天樹與雲

三月二十一日泛舟十絕

少游欵段何從借伯厚難栖未易求看取後村翁簡徑百錢聊稅一漁舟

退之歲晚南溪上把釣賦詩得幾回便與烏衣羣從約及身強健更頻來

向來平勃頗相知使粵歸來歲月移只以一篙爲導從亦無劍馬可相隨

橋低水漲過船難旋拆船篷復旋安未免屈蟠篷底坐

誰教君愛切雲冠
弟兄玉映更珠聯肯減元暉與惠連卻笑漢人無具眼
羨它李郭作神仙
胥洲嶼隔雲濤中閒此山川髣髴同但是至人游息地
邦人處處作離宮
雖沉璧馬訂安瀾倏忽桑田變渺瀰說與神通君看取
潮頭不到艮山祠
溪北溪南一雨通山村佳處便挾逢老身不怕無安處
著在漁翁保社中
稚子呼牛婦饁耕早秧水足麥風清老農喜極還垂涕
白首安知再太平
本朝耆舊數吾宗老監軒昂洛社中後五百年人定說
過江後有戴花翁

三月二十五日飲方校書園十絕

纔入中年會面難安知白首此團欒不妨時駕柴車出
只作初騎竹馬看
伯兄延漢司徒掾李子亦曹行秘書只頗判花常爛熳
莫令瓜蔓稍稀疏
自古根深枝葉蕃百年喬木到今存只留諫草傳家世
莫看軺車辱户門嘗方圖以軺車給從叔烈紹大怒曰着此辱門户

西舍鳴笳索賦詩東家投石請書碑眼中除卻章山外
多是新知少舊知
呼來不許草清光塵土奚堪作省郎莫是後身劉快活
插花重入少年場
石室千年不復開庭花無語委蒼苔席間舊客惟枚叟
白髮重將賦壁來
空留蘚石卧斜陽不見奇章與贊皇何必雍門彈一曲
蟬聲極意說淒涼
百年如電復如風昨日孩提今日翁不可生前稱醉漢
也勝死後謚思公
早退分明勝一籌年行六十後何求東門瓜與南山豆
誰道君恩薄故侯
後有良工識苦心今無善聽孰知音老來字字趨平易
免被兒童議刻深

題江貫道山水十絕

世間平遠景萬幅在洪家晚至番君國方知架不是李野處
有樓名万幅平遠
一棹微茫裹孤亭比擬閒恍疑涉彭蠡又似訪廬山
江險不容極禹功胡可忘向來小龍子衮晃食千羊
夾立朝羣玉澀粧列萬笄中州不敢頓拋在瘴雲西

茆山千萬疊不得見天全怳出扶胥口無山只有天
雪冒禹碑石雲埋沁草堂草知抱遺恨悔不揆乾禋
半夜黃天蕩樓船雪浪中當年草檄客今日負樵翁
太武求渡處之祁着鐵邊淮風暴裂西淮浪夜驚船
展卷嗟吾也東西南北人昔還行脚債今作卧遊身
一匹好東絹天寒家未溫儘教兒拆縟閑管婦無褌

後村居士詩卷之十三

後村居士詩卷之十四

詩

雜詠一百首

萇弘

宗周危可憫萇叔死非難臣血三年碧臣心一寸丹

柳下惠

不怨窮并佚能安小與卑何須立奇節展季即吾師

樂毅

忿懟及韓駟荒唐入郢鞭樂生端可拜寧死不謀燕

屈原

芊姓且爲虜纍臣安所逃不能抱祭器聊復著離騷

賈誼

寄聲謝絳灌勿毀洛陽人歲晚治安策諄諄禮大臣

虞翻

孝廉已稱帝賓佐盡封侯不道投荒客交州白了頭

顏魯公

鬼質內持衡胡雛外擁兵一朝臨白刃乞米老儒生

李白

李白忤將軍那堪觸大眞世無郭中令誰贖謫仙人

陸贄

飲食晚由會門庭誰敢闕禁中無急詔不記奉天時

劉賁

貂璫竊大柄羣布獻孤忠勝出帷風漢無名在選中

右十臣

尹伯奇

不愁兒足凍第恐毋心傷所以孝子操惟彈一履霜

宜臼

莫親於父子天性有時移竟以婦爲房空令傳作詩

申生

君父如天地雖逃安所之可憐共世子死不恨驪姬

曾子

親劬何以報子職貴乎勤耘本非難數杖殊未易耘

伍尚

伍奢呼二子一至一奔焉逃父吾無取讎君亦未然

扶蘇

詔自沙丘至如何便釋兵君王今賜死公子不求生

東海王彊

聖經非拒父古誼有傳賢據以兵求勝彊能智自全

姜詩

晨興風色惡日妾汲歸遲寧與閨中訣莫令堂上飢

王祥

禮律通稱毋寧分繼與親乃知覆霜子絕似臥冰人

寧王

智出建成上賢於太子糾多至今称讓帝當日畯寧哥

右十子

伯夷

木主來西土檀車濟孟津只應千萬世瞻仰首陽人

嬰臼

賢矣兩家臣存孤極苦辛後來有曹馬亦是受遺人

王蠋

稷下空多士誰爲國重輕列城七十二死者一書生

魯仲連

六國釣南面甘爲北面臣向微生一叱幾帝虎狼秦

豫子

紛紛荆聶輩猶有利而爲智氏已無後先生欲報誰

龔勝

已設床臨牖何須綬著身遂令移鼎賊知愧飾巾人

陶淵明

卜築堪容膝休官免折腰寧書處士卒不踐寄奴朝

甄濟

唐德雖中否猶能悅畔臣盡驅汙敗者往拜詐僭人

何蕃

城去曾聯䟽宣收亦舉幡向今無太學安得有何蕃

司空圖

節將飛賜去牙郎實弄餘唐臣不負國惟有一尚書

右十節

許由

一聞堯禪後洗耳急歸休鄰叟嫌泉濁牽牛飲下流

沮溺

皇皇問津者兢兢耦耕人不識吾夫子豈非古逸民

荷蓧丈人

答云自孔氏不覺喜逢迎止宿見二子孰云無世情

接輿

上古閒巢父衰周有楚狂由來豪傑士不必待文王

四皓

去避坑焚禍來成羽翼功留侯不自語驅使老之翁

兩生

尚恐公汙我何妨吏失名深衣與䋲冕同召不同行

嚴光

幸自沉冥去無端物色求羲衣亦堪釣何必被羊裘

梁鴻

肅宗深明主猶惡五噫詩一旦拂衣去世人那得知

龐公

採藥從遐棲攜其妻孥危景升不受子却命德公兒

汾亭翁者

太公輔西伯嚴子客東京獨有汾亭者無人得姓名

右十隱

荀卿

歷歷非諸子駸駸及聖丘乃知秦籍相亦自有源流

穆生

決去先生勇傑然二子數向今猶在坐楚市赭衣三

伏生

偶脫驪山厄龍鍾九十餘誰知漢掌故傳得不全書

轅固

面折公孫子當時有直聲安知上前識那復有黃生

申公

縉紳不自保殘軀老先生曾郎今朝罷蒲輪昨日迎

兒寬

茂陵輕揆學藏輩乃欣然口誦談三代書纔說一篇

[illegible]

竊弓俱奮臂窺鼎迭磨牙同姓餘中壘邑卸外家

周堪

舊儒臣學淺晚召主恩深莫恣蕭張否重來遂病瘖

鄭司農

新蔡傳後學古訓發先儒不擬狂年少燈前罵老奴

王通

當時三晉地已有聖人生不曉河汾氏為隋業太平

右十儒

孟之反

奔甲争先去收兵殿後回但云馬不進應自聖門來

曹沫

數戰數敗北寧非將略踈收功一匕首安用讀兵書

廉頗

浪説三遺矢猶堪一據鞍君王不自試耳目信人難

李牧

説客為秦諜君王信郭開向令名將在兵得到叢臺

白起

太息臣無罪胡為伏劍鋌悲哉四十萬盡不訴蒼蒼

蒙恬

絶漠功雖大長城怨亦深但知傷地脉不悟失人心

魏尚

塞外傳烽急雲中謁守難誰為帝言者白髮老郎官

李廣

飛將無時命庸奴有戰勲誰憐老衛尉身屬大將軍

馬援

土室不堪處其如瘴毒何莫年欵段馬有愧少游多

劉琨

除却祖生外餘皆在下風老奴口耳小安得肖司空

右十勇

廣成子

不能戰涿鹿聊復隱崆峒揮手謝軒帝毋煩順下風

彭祖

活得如彭老憂愁入百春頻為哭殤史屢作悼亡人

老子

了不見矜色睟然真德容先生新沐髮弟子歎猶龍

列子

肉身無羽翼那有許神通會得泠然意人人可御風

徐甲

白骨因誰活青牛與爾俱未酬再生德更索積年逋

王子晉

宿有驗亦爲約飄然迴避骨不爲君主也卻伴女吹簫
安期生
子羽徒杠鼎其如欠轉圜不能決王霸聊去作神仙
劉安
忽棄國中去疑爲方外遊早知守都廁何似莫仙休
梅福
忽去爲吳卒深逃安漢公翻身天地外脫屣市朝中
孫思邈
藥品用昆虫遂虧全活功至今仙未得只在蜀山中
右十僊

瞿曇
世傳漢明帝始夢見金身曷不覩列子西方有聖人
維摩
面色削瓜黃眉毫覆雪長安知四天下只在一禪床
善財
放勳訪吾叔魯叟問弘聃所以此童子諸方亦遍參
達磨
直以心爲佛西來說最高始知周孔外別自有英豪
盧能
明鏡偷神秀菩提犯卧輪更將舊衣缽占斷不傳人

馬祖
老非大氣魄只是小機鋒老子一聲喝吾人三日聾
德山
此老手中棒輕輕也有瘢佛來與三十棊甲莫須餐
支遁
若以色見我幾於貌失人林公少鬚髮澄觀欠冠巾
澄公
値亂行何適隨緣住亦安能將石虎輩只作海鷗看
誌公
寺甲於江左身迎入禁中如何淨居殿餓殺老蕭公
右十釋

衛妾
俱着錦衣裳憑誰辨綠黃可憐君老矣賢嬖不賢姜
阿嬌
甫聞阿嬌進又報衛娘留莫倚金爲屋重二只鎖愁
烏孫公主
王座吞聲別氈車觸目悲如何漢公主去作虜閼氏
平后
歆已作佐命雄甘爲大夫獨餘黃室主不肯面新都
辟司徒妻

倉皇問君父忠孝兩關心絶勝杞良婦惟知哭夫碎

冀缺妻

昔有二人貧耕田與負薪朱妻恚求去卻婦敬如賓

黔婁妻

夫節獨高古婦賢傳至今既爲加美謚復不用邪衾

齊人妻

不敢怨夫子徒悲誤妾身安知同宄者乃是乞墦人

孺仲妻

彼雖飾容服吾穉業耕鋤不以貧賤富賢哉婦儆夫

廬江小吏妻

尊嫜有嚴命妾不獲從夫去去猶回首諄諄別小姑

右十婦

召南媵

貴賤有定分勤勞無怨心若令逢呂武亦化作妻仼

李夫人

恍惚疑如在纏綿愛未休明知已仙去猶欲出神求

馮昭儀

獸不能加害傾身障豬紅安知丁與傅他日誓爲熊

班婕妤

妾命薄如紙君恩冷似冰生當事長信死願奉延陵

蘇秦鄰妾

主命亦危矣媼謀其拙哉煩君賜妾杖寧妾覆君杯

樊通德

粧束姑隨世風流亦動人等閑擁髻語千載尚如新

銅雀妓

誰謂曹瞞智回頭玉座空向來臺上妓盡入洛陽宮

房老

殘香猶在笥舊曲尚書帬不及新歌舞樽前奉主君

綠珠

向來金谷友至此散如雲却是婷婷者樓前不負君

柳家婢

忽見牙郎態吁嗟悔失身不虞小婢子曾是柳家人

右十妾

後村居士詩卷第十四

後村居士詩卷第十五

詩

雜詠一百首

毛遂

兩國爭衡際諸君袖手觀泰然着珠履誰肯捧銅盤

荊軻

把袖謀幾債開圖計忽窮空遺千古恨不中祖龍胷

項羽

頗無英霸氣尚有婦兒仁聞漢購吾首持將贈故人

陳勝

平昔傭耕人飢寒謫戍餘竟令秦失鹿首爲漢敺魚

博浪壯士

殿上俄流血沙中竟脫身乃知燕刺客有媿漢謀臣

朱家

貴不見渠面危曾活爾身柰何施一飯便責射柰人

田横

南面稱孤貴西京謁帝卑誰能如李密更望一台司

劇孟

向令從七國是自列陪臣太尉空稱賞非知劇孟人

孫策

魚服俄離網龍泉忽鈌鋩却將江左業分付紫髯郎

周戴

戴昔劫名士周嘗暴里人少年一蕩子歲晚兩忠臣

右十豪

鬼谷子

遺書今羽化傳者匪眞書此老縱横祖儀秦得緒餘

二衍

雖以賓師待幾於妾婦然不羞君割地謾對客談天

韓非

韓子流於慘聃書妙造微百年同一傳誰是復誰非

莊子

叅太帝傳由形容貽侮丘僅饒聃御寇共載一虛舟

侯嬴

白髮夷門老能與晉鄙師魏王備它盜曾不備如姬

范雎

不待精神爽惟憑頰舌求莫年薦燕客差勝似穰侯

蘇秦

常產常心論平生不謂然晚知蘇季子佩印爲無田

田光

北面老先生人間事飽更不聞求樂氏但見薦荊卿

茅蕉

焦子如天膽秦王似虎嗔如何刀机上活得解衣人

蒯通

鄙生方横死蒯徹亦陽狂設不逢劉季同趨一鼎湯

右十辯

墨翟

墨子城無恙公輸械有窮要須能守舌未可恃揮攻

樗里子

石馬殘陵下金鳧出藏中誰云樗里智卜墓近秦宮

陳平

巧言愚冒頓厚賂餌閼氏祕計言之醜剛云世莫知

鼂錯

危晁知不免削禁慮空長東市哀朝服西京號智囊

揚脩

老賊有肝膽多為德祖窺誰令預幾事更與共觀碑

倉舒

全活囓鞍吏平章稱象船五乎真有幸舒也竟無年

荀彧

殺身明逆順濡足救危亡未必荀文若甘為操子房

劉備

華容蘆荻裏一炬可無遺歎息劉玄德平生見事遲

杜預

征南滿腹智實似小兒癡漢水有涸日沉碑無出時

李衛公

尉後臣非斬胸中孩未純乃知兵妙處不可妄傳人

右十智

韓起

帶從內府須掀出古陵間却笑韓宣子區區愛一環

富平侯

童仆夫人紡藏錢百萬多不知三歲內還記舊書麼

董卓

虎視無強對鴟張有禁心可憐臍窟燭不照塢中金

王戎

惜李常鑽核商財自執籌如何稽阮輩放入竹林遊

石崇

金谷觴豪友珠樓擁艷姬南交來處悖東市悔何追

祖珽

左氏識懷璧揚公却袖金安知機巧者藏得叵羅深

張說

玉撿匪須隆珠簾餽遺逼更揮諛墓筆猶讀死姚崇

元載

三千兩鍾乳八百斛胡椒不悟口中鐵猶貪掌上腰

杜兼

没有財遺與生無善可傳向來非自累盡是貉郎錢

桑維翰

五季驕諸鎮終朝易十人使無孔方癖猶是晉名臣

右十貪

尹氏

聚擭并蕃撝今猶唾姓名國人深可畏尹氏更須平

太宰嚭

西子宴姑蘇靈胥賜屬鏤如何君上宰忠越不忠吳

呂不韋

豫建無崇慮旁窺有敗心絕嬴由呂𥘉繼馬乃牛金

李斯

焚餘寧有籍坑後更無儒不解愚劉項翻令二世愚

公孫弘

極力排韋黯聊翩去不迴惟應刀筆吏將得到翹材

孔光

依幸傳呼至師臣傴僂迎暮年靈壽杖幸自可扶行

李林甫

二相去留際中原治亂分異時馬上淚遙灑曲江墳

盧杞

僭僞蟠宮闕忠賢血賊庭相君無喜慍面色只藍青

崔昌遐

本欲除閹腐安知召寇戎緇郎不爲相朱賊得稱雄

馮道

坐閱數朝主竟爲何代人漢官數歷遍更作虜師臣

右十憸

巷伯

哆侈何其甚憂傷只自知雖經夫子筆不廢寺人詩

梁丘據

國漸移田氏人誰悟景公牛山兩行淚據與寡人同

臧氏

嬖與賢分國賢疏嬖在旁未嘗無樂克其柰有臧倉

景監

但見顓朝久誰知媢寵勤紛紛由嬖進非特一商君

趙高

歸自沙丘後因專定策功國由中府令帝在望夷宮

曹騰

費亭侯在日亂已有萌芽養得螟蛉種猶能覆漢家

張說

擧國排閻尹選鄉少年賓太丘爲一束全活幾多人

高力士

五十年間事渾如曉夢餘三郎南内裏何況老家奴

仇士良

國老辭機密闔兒叩緒餘殷勤傳一訣莫遣上觀書

張承業

勑使爲唐患忠唐獨有君晚知王自取悞殺老監軍

右十嬖

神農

盡識浸無毒明知堇有灾安知嘗試者百死百生來

素女

胚初賦形貌固已具陰陽素問無人讀流爲采戰方

扁鵲

疾始於榮衛哀哉不豫謀貪生譁闔死天下幾桓侯

醫和

壽有可延理醫無不死方扁留晏骨類和亦嗟膏肓

李醯

自昔名高世皆由藝入神未應除扁鵲世上便無人

夏無且

秦法嚴堂陛奔走遽毆廬如何危急際只有一無且

華佗

古來神異少天下妄庸多文帝能全意曹瞞竟殺佗

壷公

跳入無人見誰知有路通長房非點者草草出壷中

陶隱居

方差能措腹學誤至漸襟幸有經文在休於注脚尋

韓伯休

女子乃知我明朝變姓名可憐逃不密猶迫詔書行

右十醫

巫咸

列書詫知死楚些説招魂尚莫窺壷子安能返屈原

史蘇

繇語幾於讖流傳信有諸王何謾辛苦易自是占書

詹尹

魚腹纍臣訣蛾眉衆女仇靈均空發問詹尹若爲詶

季主

宋賈兩名士茫然立下風信知古賢聖多隱卜醫中

洛下閎

巧歷雖千歲先知一日差未能下筭子亦道是占家

嚴君平
賣卜本逃名下簾無市聲如何穹壤内知世有君平
京房
元帝何曾諭京生自此踈區區推卦氣欲擬石中書
管輅
平叔知幾語疑於易學通歲朝不相見隔日問三公
李淳風
逆知生女主預說覆唐宗誤殺五娘子安知在後宫
袁天綱
似有人推背相傳果是耶詩若看秘記甚荷泄天機
右十卜
項槖
義理無窮盡雖丘或未知老聃與項槖聖豈有常師
甘羅
函谷非無士登庸乳臭兒空令園綺輩頭白不逢時
外黄兒
子羽力扛鼎諸侯屈膝臣能從小兒語盡活一城人
終童
武帝有荒志終童無遠謀長纓自蚤耳莫繫越王頭
童烏
嬰孩家聲帝數蹤等草玄經混沌死七日童烏夭九齡
荀陳
或作操謀主羣爲衣上公暮年翻有愧膝上與車中
孔融子
二拜吁何罪覓猶在史書老瞞渾忘却只記哭倉舒
通子
但愛梨并栗不傳琴與書乃翁莫惆悵它日舉籃輿
阿宜
牧有諄諄誨宜無赫赫聲假令如叔父一世得狂名
阿買
座上交游廣城南講讀餘如何萬金産只解八分書
右十稚
漆室女
舉國聽桓子呼天誅孔丘可憐倚楹女徒爲魯君憂
東家女
神女登徒子微詞未必然感襄遍一夢窺玉費三年
散花女
狡獪疑爲幻姝妍復似魔殺勤把花去莫惱病維摩
緹縈
天子覽書悲肉刑無復施不惟高烈女亦自活神醫

曹娥

窮壤有晦微娥名萬古垂直從彤管筆便到色絲碑

阿承女

古人重言德初不論傾城圾莫倚容顏好猶堪嫁孔明

戴良女

竹笥并練帔何妨托身若逢夫婿問向道乃翁貧

木蘭

出塞男兒勇還鄉女子身尚能吞北虜斷不慕西鄰

投梭女

琴挑何曾動梭投未免癡女郎循古禮元不解清談

靈照

首如飛蓬亂家貧漉籬供老漢驚吾女禪機捷乃翁

右十女

後村居士詩卷第十五

後村居士詩卷之十六

詩

讀竹溪詩一首

不敢匆匆看晴窗幾絕編參它少陵簡饒得弈秋先安
穩低頭拜師曾枕膝傳已將牌印子牒過竹溪邊

甲辰書事二首

捷書猶濕謗書隨太息斯人得禍奇文舉舊曾稱一鶚
退之亦自喜孤羆彼讒罔極身羅織吾意憐才力髮絲
老去眼中神駿少諸君莫惜道林師

往昔曼卿曾奪敕後來同甫竟成名草茅匹士謀身拙
愧赧諸公議法平因服若爲探禹穴明時定不血秦坑
何當拜舞雞竿下沽酒封羊與壓驚

再和

動而得謗亦名隨生子看來不必奇爾輩真堪畀豺虎
君王安用獵熊羆人言李白文如錦誰信盧能命若絲
迴首世間機穽惡子歸閉户有餘師

鵠袍再着姑行法鴈塔重來定策名大尹前呵寬賈島
相君十反訪州平故溪舊有釣魚石平地今多陷馬坑
不信天公囚兩馬一鳴會遣百蟲驚

三和

自古名高易毀隨誰令俶儻更擅奇心知吾友必中鵠
眼見乃翁初學熊所幸解駿逢晏子不須結客報袁絲
古人進德多因此公治臺卿即汝師
同進多爲貴訟屈薄徒苦與貧爭名從教雪大吠所怪
肯學秋蟲鳴不平沙虱伺人陰發矢蝦蟆欲客化爲坑
玉川詩蝦蟆云我身化作青泥坑 相逢莫說當時事說着當時尚失驚

四和

一棗蕭然五鬼隨竟緣名盛冀文奇可曾天下無麟鳳
何以山中有虎羆蝦蟆毒猶如許毒蜘蛛腹得幾多絲
聖賢不校吾家法車及蒲騷豈足師
誰謂斯文無定價獨憐之子坐虛名主司頭與筆俱黠
窄物心如秤樣平駿馬卻還國西域病鷄墮落屋東坑
老夫謝絕人間事亦爲諸賢喜且驚

五和

出門機穽已相隨竟放鹽均逐伯奇始者翻膚微似蚼
俄然擇肉及於熊韓詩擇肉於熊羆肯顧兔與狸不言快箭穿楊葉却
訝長松托兔絲敗壞人材由利祿乃知曾點勝淵師
少日父兄夸俊聲後來場屋擅文名錦囊久矣憎長吉
王扰幾於殺阿平王敦殺平子先取其王扰怪底鷗羣及魚隊化爲
虎落與蚯坑可憐彩翠矜毛羽顧影無言只自驚

六和

對策南宮最詭隨聊攄肝憤發奇奇並驅何異牛同驥
獨步方知虎畏羆罰汝業儒虛鐵硯輸它擁妓寫烏絲
區區要裏爭蕉鹿笑殺傍人與士師
范老登科猶別姓余公應舉亦更名人心何止矛般險
世道于今砥似平到了豬末同道市知它白起欲誰坑
鍾會作大坑白起欲殺趙兵未發爲趙兵所殺 雲端別有眞冥翼不受虛弦浪
箭驚

七和

妙年文價重和隨不料東家產此奇譏者紛紛傳有虎
詞人往往讓于羆拾業已足三年艾補袞那無五色絲
聞說卜鄰王翰了長卿安敢出偏師
南宮放榜已聯英比關傳臚却溺名潛拔八人文最敝
唱飛用事盡歸一網氣難平白生作麼教持杵越石爭些已
見坑王愷欲坑劉瑒兄弟莫荷晴天頻吐綬兒童見了又須驚

八和

黠兒陰挾彈丸隨發巧懸知中必奇蠅本至微求附驥
貙猶可畏況生羆李義山詩封狼生貙貙生羆猉狶似蠱蓄藏[illegible]
縛如蠶自吐絲王汝于成賴淵聳何須挾策遠從師
早知抱璞煩三獻底用操觚角一名歸去靈均歎子英

向來羊尚記初平里君僅有簞瓢巷壁立元無鼓鑄坑
說與添丁并德曜從今熟寢不須驚

九和

羣兒孰敢比肩隨翻水成文出愈奇人欲関弓戕后羿
天寧飛箭中王罷愛材不忍淹叢棘去惡其如斬亂絲
珍重阿蒙宜努力此生不可負君師
貫索星明方用事金花帖至枉標名朝無左右容鄒子
家有嬋媛詈屈平忍使衣冠同坐錮末聞逢掖自相坑
還鄉何止交游絶鷗鳥逢渠也自驚

十和

一夫倡禍翕然隨白晝通都作祟奇穹肉直將人餧虎
聞聲能感類求罷忽傳先輩逢清雲失喜衰翁有黒絲
自古英材須樂育謂予不信質先師
盛德能容人有技忮心尤忌士知名訓狐聲厲憎韓子
鸚鵡才高累禰平斑特隮君幾負局寒鴻奴輩不煩坑
客來林下温前話尚得山翁掩耳驚

送寶之倅廬陵二首

寡言當日偶然同白首家山各困窮海内僅存一畏友
人間遂有兩愚公似聞黄閣登遷叟且向青原訪醉翁
此士未應無着處栖栖十載六治中

君去江邊春色濃郡花照席萬枝紅守分風月元非黄
吏白文書但托聾黄本何堪處奏牘白麻近已拜申公
早歸了却蘭臺吏莫久吟詩快閣中

送葉士龍歸竹林精舍

侍讀開劈館三間不至斋少曾居北面老只住東家野
筍庖尤美深衣衮未華何時尋舊路去謁玉川茶勉齋依文

公以君雲叟勉齋高弟也

題李斗南詩卷

君家兩詩人詩名滿天地大者扶宿酲入論金鑾事小
者乘天風去草玉樓記却後五百年之子豈草者奈何
不神僊亦復不富貴抱琴諸公門索米長安市

題安仁陳斐文詞卷

已著西山序集端欲添一字愧才慳平生行腳千詩卷
歲晚營巢萬竹間後有楊雄寧不好世無孔子孰能删
歸舟它日溪邊過珍重先生莫掩關

夜讀樂平吳察書鈔用與伯紀韻

病思羇懷少豫忻暮年猶幸友多聞千林管秃因稽古
一啜芹甘欲獻君明主何曾輕楪學後儒太率讀今文
藏山俟聖吾儕事何必時人好子雲

挽湯仲能二首

拔起真三秀分飛秖一難怕過丞相塟今後山寒擲
老徒書局徂徠不諫官如何令國弃白首局傍翁
訃至龔年三日悲來續百身太丘州里化伯起子孫貧零
落歐門士消磨濮議人殘勤齋搵淚一灑素車塵

無題

主聖如天忍棄遺臣愚何地着孤忠白虹貫日殆虛語
中野履霜無怨辭覺玦已隨宛血浸鐵鞭未必鬼臂知
莫年一寸丹心在却怪湘纍有許悲

十一月二日至紫極宮誦李白詩及坡谷和篇
因念蘇李聽竹時各年四十九予今五十九矣
遂次其韻

翰林兩僊人偶來聽風竹蕭蕭五千竿采采綠一掬少
時負不羈中歲乃見獨嗟余長十年所至無三宿徑當
還篋歸矣俟揲蓍卜夜郎與儋耳老大費往復宜州厥
其後路險車又覆山中採芝去舍下炊粱熟

答王侍郎和紫極宮詩

侍郎姬冬官歲寒友梅竹步行必當車瓢飲不如掬舊
人存者少靈光巋然獨朝野推意新州閒敬函伯嗟余
詩學淺未敢窺衛卜卜商衛宏朱絃繼一倡白圭費三復共
談端平事前局尚堪覆願言介眉壽江鄉秫田熟

答廬陵彭士先

昔牧吉黎州嘗賞君詩債今使番君國又辱君訪遠稱
評顏與非因感歲月邁君氣不憤歸君詩有光恠不觀
祛月青徐聽驚耳瞶奈何行推敲不使坐齋載汪汪彭
蠡津衆水之所匯投竿鰲堪釣拔劍鯨可膾茲事要力
量斯文極變態吾方困銷算君亦挑布袋人生幷合難
況復各老大

題弋陽方友民所藏紫巖西山二帖

摩挲妙墨憶微言故篋殘縑餘二帖存往昔翁爲紫巖客
後來子又浦城門晚生多欲奈諸老它日誰堪見九原
自勞西河索居者暮年歸夢遶田園

題方友民詩卷

刪定質惟曾大父文定況是老先生力行所學斯無愧
偶發於詩亦有聲合止笙鏞成雅奏扶挑草木示微情
嗟予公事君歸與不得相從細講明

答陳林伯二首

乃翁良玉不勞攻之子天葩特地紅海道扁舟明日具
江東尊酒幾時同上樓誰伴老元德驚座今逢小孟公
回首暮雲千里合有書何處托征鴻
聖處分明世鮮知古人豈是異肝脾謂誰可鈞無傳法

視貳如輪有悟時老子夢中還說夢郎君詩外試求詩
向來枉五埋腰雪別在心通不在師

送王允恭隱君

一葉撑來江浪闊兼金卻去客囊空都將拔刀供用罷
不要功名上景鍾古有禮羅招處士今無書幣起漁翁
南陽秖在荊州北時一登高吊卧龍

送方時父

向來羞作繞枝飛劉表區區不足依索餅兒噴郎罷出
畫眉人約藁砧歸食魚底處容長鋏射虎今方尚短衣
老縛一官行未得羨君去采故山薇

題宋謙父四時佳致樓

吟者多矣要為環琴卒章下注腳惟張公元
德兼取別詩佳興與人同之句以互相發明
余不識張公端平初同召審張辭不至余所
愧也故拙詩本張遺意

四序推移景迭新一詩體認理尤親愛蓮亦既見君子
看竹不須通主人領略春風來廣坐分張月色過比鄰
端能着我西家否客戶何妨贅一民

題宋謙父詩卷

佳山祠畔結茅茨猶記吹塤更和篪敖氏舊稱小坡賦
秦家晚重少章詩交游一老今華髮曠世誰是最白眉
子不可來吾欲去壁間塵榻拂何時

寄楊休文高士

未答前書每有慚忽收近訊自開緘繳田王笥山人號
換得金門羽客銜石鼎聯詩爐滿硯竹宮應制草盈函
可憐予與君俱錯投老方思卸戲衫

題倪上人詩卷

故交成晚各西東解后斯人慰老窮莫把冠巾浼澄觀
更添鬚髮惱林公孫辭謝客為禪客閑伴漁翁作釣翁
行矣余方有公事異時儻肯訪山中

題羅可祖叢菊隱居

令君抱渫當秋晚手種寒葩占斷清伯始厚頗貪飲水
靈均蒲服飽餐英要須晚節分香臭寧與朝華角悴榮
父老方奏琴調古未應高與某淵明

題餘干姚三錫書鈔

頃傳濂序心傾挹茲得姚鈔手闔開朱子所疑非孔傳
漢儒之罪甚秦灰時請紱未經筵召歲晚寧無掌故來
推轂遠臣慙力薄不能為國論遺材

挽李秀巖二首

耆舊凋零尚秀巖可堪華表揭新銜甘泉頌就拋荷橐

實花方收入枕函宿昔山人來少室暮年太史滯周南
嗟余去速公歸晚不得埋腰丘壑參
獲麟以後更休論化鶴而歸亦浪言過眼忽看遺老傳
終身不及長公門山房惜未從公擇書局開曾擬道原
今丞相游公嘗言券岩欲以史局見辟
六合茫茫千載遠些些成無路可招魂

追用南塘韻題尹剛中潜齋

幽士慕鱗潜通人笑蚓廉誰賜齋味美節腹旬生添諸
老徒推轂先生且下簾食惟陳簋二餽不貴金兼和靖
招延晚方齋仕進恬緒言傳粹客古調拂纖纖紫氣來
傍境靈氣告吉占因思眠雨艇得似曝晴簷無已游坡
谷祖挾客溯淹留言輕一羽未必動巖瞻

追和南塘韻呈湯伯紀尹子潜

謙南傭了謙餘杭各掩新亭若登堂不見天球在東序
競吹宮邃奏西凉後生誰附青雲傳故吏惟餘白首郎
浩歎繽紛雙鳳遠老身如鴈漫隨陽

題蔡炷主簿詩卷

詩作平生宗因而變不爲君豪頻挑戰吾老怯交綏哨
騎來無定網船發尚遲日長無職事半是撚髭時

又七言

昔止四人爲律體今通天下詩頭行誰編宗派應添譜
要續傳燈不記名放子一頭嗟我老遊君三舍與之平
由來作者皆攻苦莫信人言七步成

題汪道士雲庵

綴石纔膚寸垂天忽怒飛道人不出户笑汝出還歸

次韻湯伯紀送別二首

尚在朝廷記憶中敢於父命擇西東獨憐家有百歲母
可使人嗤六十翁斐衛孚子能華歲晏尊羹亦感秋風
書成藏向深山裏莫貴君王遣所忠
比似蕭杭傾蓋時更崇古雅黜新奇又栖衡以寧非樂
不倚門墻未易屯析理自應重講席論文吾合豎降旗
撫絃欲奏成三歎何處而今有子期

餞送高大著出鎮嚴陵

抗疏鳴陽易掛身出書雖無家歸蜀道有敕管嚴灘肯
藥陀言戇公茅聖度寬空令同館士極目認帆竿

進經筵講禮記徹章詩

惟王建邦國以禮定乾坤大分嚴堂陛彌文及冠昏徐
行非曰遜亟拜不爲煩臣豈容私暑人誰越短垣秦惟
捐則聚晉以秉而存制備周京異儀成漢帝尊民彝何
可泯經籍未嘗燔明主親臨決諸儒共講論禪諶讓求
野戴聖自專門仮學方垂範删書孟塞源四篇殊建武

百閲㳂開元會稡新編鉅典裒聚訟紛紜便辭羞狥曲小
辨戒提言舞蹈成頌近傳宣詔語溫昭回雖裝貢舉衍
洽堯精實典帶寂藏府名駒出大宛秉持叨象版負愧試
龍闈爵賤均蠛蠓清華綴鵷鷺儲聞慙倚席朽質謬乘
軒佔畢無嘉頌將何報上恩

恭和 御製禮記徹章詩

臣某恭惟 皇帝陛下蹈堯稽古法禹惜陰臨政已
二紀于茲典學彌篤一朝而畢觀者禮經徹卷講席第
勞錫御府之珍藏張鈞天之廣樂被以昭回之飾洋
乎雅正之音其在宮庭已踐成湯制心之訓及形翰
墨不忘孔氏克己之言皆 上聖知行之所充非諸
儒誦說之能贊臣猥從遠服甫侍細旃夫何蠛蠓之
微忽覩龍鸞之妙非但詫殊榮於流輩又將傳至寶
於子孫仰止明良方賡喜哉之作退惟狂簡輒裁斐
然之章謹昧死仰和聖製一首陳謝以聞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屛營之至

臨決遺經自聖衷固殊野外與淹中五三典禮勤稽古
十六星霜久積功倚席居然慙寡陋登床安敢忝卑崇
防民不在文爲末端繫宮庭實踐充

丁未春五首

端平淳祐兩匆匆過眼光陰轉雷同六十一翁無出理
孤山長寄夢魂中

生死榮枯一付天誰能躶露自求全殷勤寄語袁司隸
濫及無辜儻或可憐

道是生畫樹上生不應一世也隨聲暮年受用堯夫語
莫與張程幾箇爭

曩批龍鱗春未衰孤臣萬死負恩私玉階方寸從容語
惟有天知與上知

朝領諸儒上木天夕同野老話茅椽何須更攬思殘夢
宮錦漁簑擬偶然

和鍾子鴻一首

四雖欲投佞山難還敕區區慕守官捋虎自憐餘勇在
狎鷗似責昔盟寒新麻斷脫毋容草墮甑迴頭不要看
老子平生差耐事肯於得喪置悲懽

清吟頗覺續貂難街袖勤於贄執官性子車輪行地遠
愧予門户似冰寒春深禮數呼兒具暑處文章怕客看
老夫商歌聲滿屋孰云野處寂無懽

題端溪王使君詩卷

社友凋零雅道窮使君於此信英雄性情所發前無古
驛選雖高不必同蚤日甫曾懷渭北暮年只在家東

何時僊伯與文治盡採新吟獻法宮

疊前韻謝元遂

愈叩新新愈不窮小儒氣索敢爭雄安知太白心腸異
但見曹公口鼻同觀我年愁來澤畔放君獨步向江東
（南朝人云江東無我卿當獨步）他時應制金鑾殿定有蛾眉妬入宮

三疊

文字無窮才有窮可能纖艷敵渾雄蚕知大將壇場峻
晚作鄉翁保社同臣向讎書曾殿北（本傳石渠在未央殿北）君公
避世且墻東（後漢避世墻東王君公）男兒遇合由時命豈必詩名
滿六宮

挽陳惠倅

昔預八僊飲深知七子才云何埋玉樹不復倒金罍錦
製曾三試羅浮欠一來吾衰慚誄筆搔首寄餘哀

挽姚循州（貞夫元素之弟）

太息龍川守專城美績傳方聞歌叔度俄有誘文淵舊
府黃茅外新丘紫帽邊二姚俱已矣懷昔一愴然

荔支盛熟四絕

繡行鄉國詫兒童錦裹宮城擅長雄看取後村眞富貴
屋山丹繪半天中
曾攀玉李青冥上亦摘蟠桃縹緲邊定是三生有靈骨
謫歸猶作荔支僊
牡丹姚魏荔方陳歐蔡二老來罕識眞縱使有文堪續譜
未知皆法屬何人
吳兒一夏飽生塵染藕炊菱不療貧安得風檣馳萬擔
劉饜食荔名心覺腸人

石塘感舊十絕

浮空紫氣何須爾度世金丹豈有之函谷不須關尹出
城南莫遣樹猶知
鹿門陳迹有餘哀猶記龐公返自崖行到當時相送處
不知老淚自何來（余往來場館外舅未嘗相送惟戊子淳士而歸送至延慶）
沈郎院閉綠雲收寂寞秋花拆樹頭留取斷絃來世續
此生長抱百年愁
比丘會泣別瞿曇秦失三號弔老聃自笑此翁非鐵漢
白頭來此哭同參
鬢髮瑩雪映眼中花更閱人間幾歲華丁未老人開七袠
尚携雞黍到君家
光霽半標今寂滅靈明根性詎消磨夜來一段佳風月
不見堯夫只見窩
三塋相望一牛鳴來掃新松百感生季札旋封丘哭墓
晉人謾謂聖忘情

禪學年來亦自衰大叢林屬小闍梨寒翁庵子如蝸殼
那有彌天釋住持
中軍曉戍甥辭去左相今朝客不來看取少林誠長老
死生林下伴寒齋
又作遼天獨鶴飛鏡鸞餘念尚依依荒山野水蘇溪路
愁絕猴翁挈影歸

九日登碧支巖過丁元暉給事墓及仲弟新阡
二首

絕巔萬頃靜沉沉重倚闌干感慨深古佛龕中苔上面
故交宰上樹成陰山無白額妨幽討野有黃花且滿斟
莫恠衰翁侵暮色老人能得幾登臨
歷歷向時游覽處重來年已迫桑榆大衾尚欲同林下
華表安知忽路隅自古皆悲摘瓜蔓即今不共插茱萸
人生患不高年爾到得年高萬感俱

題林璞經屬平寇錄

儼尒蜂窩起俄然鼠首來果能歌競病不枉事嫖姚瘴
嶺收氛祲朝家賞爛焦祝君深養勇稍比有天驕

季父習靜哀詩四首

闡洛源流遠乾淳輩行尊一鱉常對卷貳致亦閑搏縞
素幾空巷玄纁不及門異時遺逸傳誰定訪丘園
愧在輿兒日常依少父傍不嗔仲容小猶記阿宜長誨
語枯叢吝埋辭悍情荒從今有疑義無復叩山房
習靜先生子劉子新阡即此是標碣便無華表翔雙鶴
不有生芻措隻雞在昔陶潛書處士從它孟德揭征西
原頭一慟關倫紀始信彭殤未易齊
易學紛紛各著書獨於師說看功夫倍翁往傳七分止
邵子先天一畫無不遺老莫陪講讀空留章句授生徒
即今黃策方施用姑可藏山待後儒

工部弟哀詩二首

忽然吹散恨難平六十年間老弟兄春草池塘成昨夢
夜床風雨付來生歸謀甫里田差晚去覓端溪石共行
部曲出門情態異不如龍鶴有哀聲
去歲書來欲解壓最行遺墨半傾欹斑衣不遂娛親志
白髮因吟哭子詩謀葬猶如前日事摘瓜空抱暮年悲
情知哀淚無堪滴原上寒茄苦死吹

挽方德潤寶學三首

襲勝乘車眺陽城伏閣初自云臣語贅不是上恩疎黃
壤全名節青編載諫書始知年與德造物有乘除
憶被烏臺劾聯非傳偶同聲言捋萬死明詔赦孤忠全
活皆英主淹留各天翁傷心古遺直不返瘴雲中

晚賜延和對言公去國除遂良垂白髮臣甫抱丹心馳
驛無銀信移麾有玉音近知遺奏上未免動宸襟

挽方孺人一首 賓學之女

壽範經親授笄年詠好逑謂迎荷橐返豈料舜華休斷
鴈元方恨離鸞小宋愁鄰翁纔無力不及送原頭

陪諸先輩題名登春臺雁軒即席次故相陳魏
公韻 其繼作

臺荒屋老閱人深拂拭留題重斂襟科目一朝來券外
姓名三世在碑陰公孫晚歲叨明詔裴氏當年費苦吟
報與曲江先輩道老逢非復少時心

遨頭唱首各高深才薄難於作賦襟已覺鬢花成一夢
尚貪螢雪競分陰即今空負臺來意猶昔曾賡殿閣吟
比望鈞天播白首區區終有祝堯心

荅備倅潛起

別後書稀夢亦稀忽傳又素到柴扉不知天驥方徐步
將謂雲鵬又怒飛句律斬新過似舊姓名略是復疑非
長官僊去賓朋散存者依俙有杜微 亡友鄭君瑞爲閤備倅君爲主簿余始識君於照齋

過李父新阡

父兄俱映漢蔡青獨老空山聚東螢生不肯扶靈壽杖
死堪上應少微星向來挑郄傳師學末後趨指合程經
惟有書房舊時月夜深得得照踈櫺

後村居士詩卷之十六

後村居士集卷第十七

詩話上

故事經筵徹章宸翰賜講讀官詩率取前人絶句浮拓丙午講禮記畢錫宴秘書省　御製七言唐律一首云鰲極開先已降衷上天下澤權居中三才義理維持力萬世綱常建立功孔聖法言多叅輯漢儒師學共修崇經帷講徹賚羣彦克己工夫在廣充詩既雄渾而奎文絢爛行草遒麗各爲一幅侍讀少師鄭公以下拜賜者十有四人克莊與焉徹章賜　御製詩自　今上始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鄭氏曰庶姜謂姪娣董氏曰庶士謂媵臣毛氏曰孽孽盛飾余始悟屈原九章云魚鱗鱗兮媵予之意本此

詩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韋氏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也

曹公短歌行末云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且孔融楊脩俱斃其手操之高深安在身爲漢相而時人目以漢賊乃以周公自擬謬矣

魏文帝善哉行云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當操無恙植以才倉舒以惠幾至奪嫡謂之多憂可也及受漢禪足快其所大欲矣帝既猜阻鮮懽而諸侯王就封者皆爲典籤侵迫多見削奪其末命乃託國於狼顧之仲達是帝之憂至死未已何時而可樂乎

曹植以蓋代之才它人猶愛之况於父乎使其少加智巧奪嫡猶反手爾植素無此念深自斂退雖丁儀等坐誅辭不連植黄初之世數有貶削方且作詩責躬上表求自試兄不見察而不敢廢恭順之義卒以此自全可謂仁且智矣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讓眞篤論也

贈白馬王彪云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末云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黄髮期於時諸王凜凜不自保子建此詩憂傷忼慨有不可勝言之悲詩中所謂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蓋爲灌均輩發然無一毫怨兄之意處人倫之變者當以爲法

彰以驍勇斃植以文義全蓋丕所忌非文人也使蒼舒在邦未必可存倉舒夭操謂丕曰我之不幸汝輩之幸也此語失父道矣豈所以愛倉舒哉陸機弔魏武文云纍以天下自負今以愛子托人其言甚可悲也

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忤物頻致怨憎按康傲鍾會不與語與山濤書自言薄周孔而非湯武其所忤也大矣子

元子上見書自無可全之理況加以二季乎雖欲采薇散髮順性養壽豈可得也

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

五言見於書詩如元首叢脞哉胡爲乎泥中之類非始於蘇李也武別陵云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又云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陵雖萬無還理武尚欲挽之以歸漢忠厚之至也

康樂稱太傅爲宗衮子建稱孟德爲家王皆自我作古

嵇康以非湯武三字殺身如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之句謂之反形已具可也康樂安得全乎然康樂若以改物爲恥竊負而逃可也爲淵明亦可也既仕宋乃欲爲子房魯連於誼未有所安悲夫

阮嗣宗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蓋歎時人之安於卑近而自傷其才大志廣無所税駕非謂士之抗志甘爲燕雀而已嵇阮齊名然勸進表叔夜決不肯作

文章正宗初萌芽西山先生以詩歌一門屬予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爲主如仙釋閨情宮怨之類皆勿取予取漢武帝秋風辞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辞爲悔心之萌豈其然乎意不欲收其嚴如此然所謂懷佳人兮不能忘之語蓋指公卿羣臣之邑從者似非爲後宮設凡予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太半又增入陶詩甚多如三謝之類多不入

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工之機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

陶公如天地間之有醴泉慶雲是惟無出出則爲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潘岳云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若能卻顧長慮者然身游金谷以賈謐石崇爲托歲寒之地悲夫

謝康樂有擬鄴中詩八首江文通有擬雜躰三十首名曰擬古往往亂眞亦猶退之琴操眞可以絃廟瑟子厚天對眞可以答天問今人號爲摹擬其作求其近似者少矣

贈盧諶詩前歷叙霸王之佐下云中夜撫枕歎思與數子遊又云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昔蒯通讀樂毅之書而泣余於越石此詩亦然前作有甚拙者劉越石云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兩句一事也阮嗣宗云多言焉所告繁辞將訢誰兩句一意也然不以瑕掩瑜

宋少帝前溪曲云黄葛生爛熳誰能斷葛根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其才思乃在陳後主隋煬帝之上

繼文帝有見稅船士新婚別妻詩一首庶幾熠燿宵行蠨蛸在户之遺意吕東萊馬嵬詩云錦襪千年恨皇輿萬里程寧知稅船士亦有别離情較船事與馬嵬不相涉而善用之如此

焦仲卿妻詩六朝人所作也木蘭詩唐人所作也樂府惟此二篇作叙事體有始有卒雖辭多質俚然有古意

徐陵所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少全集雖賴此書略見一二然賞好不出月露氣骨不脫脂粉雅人莊士見之發卷昔坡公笑蕭統之陋以陵觀之愈陋於統如沈休文六憶之類其褻慢有甚於香奩花間者然則自國風楚辭而後故當繼以選詩不易之論也

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沖澹之音一掃六代之纖弱趨於黄初建安矣太白韋柳繼出皆自子昂發之如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瑶樹安得采其英如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閑卧觀物化悠悠念群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如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如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羣如臨岐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寳鼎淪伊穀瑶臺成古丘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皆蟬蛻翰墨畦逕讀之使人有眼空四海神遊八極之興

杜審言夜宴云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登襄陽城云楚山横地出漢水接天迴妾薄命云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杜氏句法有自來矣

杜五言感時傷事如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如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如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其用事琢對如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如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如曾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八句之中着此一聯安得不獨步千古若全集千四百篇無此等句為氣骨篇篇都做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道了則似近人詩矣

古人感知己之遇季布奏事彭越頭下臧洪盧諶皆不以主公成敗而二其心叔季所謂賓客方貪翕熱時則趨附恐後及時異事改則振臂而去至有射羿者世傳嚴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

之句極其悽愴至杜置武於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異於
慕府少年今白髮之作矣李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掾詩
云莫憑無鬼論終負托孤心猶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
矯薄俗

唐人善形容人情物態杜公云已經百日竄荆棘困阨
極矣然腰下寶玦青珊瑚然不解去何也義山云不收
金彈拋林外却惜銀床在井頭亦曲盡貴公子之態
若貫休輩自拳五岳擎進入它人宅却被蒼頭奴玉鞭
打一百之句猥俚甚矣

太白古風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
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
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
已淪此今古詩人斷案也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
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
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西上蓮
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俯視洛陽
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此六十八首
與陳拾遺感遇之作筆力相上下唐諸人皆在下風

古人服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
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爲鳳凰臺詩以擬之今觀二
詩直敵手棋也若它人必次顛韻或於詩版之傍別著
語矣

玉川子賦其倩送米令劉儀其家必無蓋藏一婢赤腳
必無姝麗所盜懸少騎屋下賊未必盡然既爲捕賞懸
少不以爲德反謂虛當未是它人處此必怒退之乃與
詞謝之爲其招之玉川赴其約又先致雙鯉亦不之卻
舊史稱退之性崛強以玉川事觀之乃一委曲人也然
其與憲宗爭佛骨與御史中丞李紳爭臺參與王庭湊
爭牛元翼與河南尹鄭相爭賣餅軍人則毅然不可奪
崛強於大節而委曲於卑碎此其所以爲退之歟

李翱張籍皇甫湜皆韓門弟子翱妻又韓女也故退之
皆名呼之如云李翱觀濤江又云籍湜輩然翱祭退之
文乃稱爲兄師弟子姑未論兄妻之諸父可乎籍祭詩
云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有抗衡之意湜作墓碑云
公疾諭湜曰死能令我躬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屬
退之乃賴湜而傳耶近世推黃配蘇亦類此

退之性喜玩侮如呂醫山人之類固可侮揚之畢侯喜
諸生也乃況之畢以拍馬又借釣魚嘲喜云舉竿引線
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鬐虛大張籍之齒長矣於盧則
云先生抱材終大用宰相未詳終不仕形容其奇潤不

尖貧以籍則云君乃崑崙張籍乃猜酊龍聲如蛾蟻埕微
詎可陵巉巋皚僅立之云鄭為百賊猶樊姒春作千詩
轉道賢若服其敵者下句排云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
蚊蝎雜螻蚓則多而不精可以槩見其於詩人中惟東
野文人中惟子厚稍加敬

唐僧見於韓集者七人惟大顛頴師免嘲侮高閑草書
頗見貶抑如惠如靈如文暢如澄觀直以為戲笑之具
而已靈尤跌蕩於醉花月而羅婦婦此豈佳僧乎韓
公方且欲冠其顛始聞澄觀能詩欲加冠巾及觀來謁
見其已老則又潸然惜其無及所謂善謔而不為虐者
耶

柳子厚才高它文惟韓可對壘古律詩精妙韓不及也
當舉世為元和體韓猶未免諧俗而子厚獨能為一家
之言豈非豪傑之士乎昔何文縝嘗語李漢老云如柳
子厚詩人生豈可不學他做數百首漢老退而數曰得
一二首似之足矣文縝後從北狩病中詩云歷歷通前
劫依依返舊魂人生會有死遺恨滿乾坤雖意極悲憤
而語不刻急亦學柳之驗

呂温坐伾文黨貶守道衡二州卒于衡柳子厚誄之曰
遷理于道民服休嘉賦無吏迫威不刑加又言二州之
人哭者逾月旋公謂温小人何以得此然余觀温集送
江華毛令絕句云布帛精麤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
今朝臨別無它囑雖是蒲鞭也莫施太守送縣令之言
如此則子厚所書非溢美矣今世士大夫笑温者比肩
及為二千石屬縣能督賦者蒙殊獎貪殘者受嚴譴誰有
能為温此言未見其人也

呂温詩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荊公云
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皆可以倡東南勇
敢之氣

王建新嫁娘詩云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羮湯未諳姑食
性先遣小姑嘗張文潛寄衣曲云別來不見身長短試
比小郎衣更長二詩當以建為勝文潛詩與晉人參軍
新婦之語俱有病

劉長卿七言云欲掃柴門迎遠客青苔紅葉滿貧家魏
野林逋不能及也

洛神賦子建寓言也好事者乃造甄后事以實之使果
有之當見誅於黃初之朝矣唐彥謙云驚鴻瞥過游龍
去虛惱陳王一事無似為子建分疏者

唐人敘述奇遇如后土夫人事托之韋郎無雙事托之
仙客鶯鶯事雖元稹自叙猶借張生為名惟沈下賢秦

夢記牛僧孺周秦行記李皐王蕭陵廟詩皆挑歸其身
名檢掃地矣
古樂府云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
如我長迴頭語小姑勿嫁似兄夫庶幾哀而不怨矣
雍陶送春詩云今日已從愁裏去明年更莫共愁來稼
軒詞云是它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和愁將去雖
用前語而反勝之
唐失河湟未久司空圖詩云漢兒盡作胡兒語却向城
頭罵漢人燕山自石晉割棄至本朝宣和歷年多矣議
者猶以燕人思漢藉口卒召秋難

文十七　十二

劉言史贈成鍊師云大羅過却三千歲更向人間魅阮
郎此女道士豈良女妓之流歟唐人多不矜細行李羣
玉有龍門寺佳人阿瑣歌云阿瑣同泰寺然後始為奴
其放蕩如此夫陶寫情性如閑情賦可也過則為羣玉
矣
唐人多傳盧仝因留宿王涯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老
無髮奄人於腦後加釘蓋以為添丁之讖或言好事者
為之仝處士與人無怨何為有此謗然平時切齒元和
逆黨月蝕一詩膾炙人口意者羣奄因此害之太平廣
記載李藩許生遇四丈夫與白衣叟會飲于甘棠館西

噴玉泉四人謂叟曰玉川來何遲叟與衆聲調所見詩塗
中聞之皆掩面欲慟已而叟與四人者各賦一篇盡王
涯賈餗舒元輿李訓與仝之鬼也按甘露之謀涯餗不
預元輿訓雖狂躁敗事其志與陳蕃竇武宋申錫何異
得罪於羣奄則有之於社稷無負也身與其宗既殖臨
於寺人之手終唐之世名與叛逆同科僅嘗收葬羣奄
又使人發之投骨渭水子孫或逃依劉從諫苟活旦暮
甚可憐矣及澤潞平被害無噍類詔書猶謂之逆賊之
後此何理也李文饒當國政刑如此豈畏奄人耶抑
有宿憾於涯輩耶至昭宗危亂中始有雪涯等之詔噴

六十下　十一

玉泉詩云李固有冤藏寄鄧攸無子續清風又云雖
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皆可傳誦白衣叟所
塗壁間詩云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妙甚
此必是涯元輿門生故吏所作
杜牧之聞慶州趙縱使君與黨項戰死詩云將軍獨乘
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死綏却是古來有驕將自驚
今日無青史文章爭點筆朱門歌舞笑捐軀誰知我亦
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皇祐中儂賊犯康州闔郡潰
去惟守臣趙觀死之妻方産子棄之草間亂後訪之尚
呱呱然諸公哀誄惟元厚之云韓戢推門日欲晡笑拳

猶自把戈鋋身乘虎口方安坐命在鴻毛更疾呼柱下
呆鄉存節鉞中村白得遺孫空餘三尺英雄氣不愧
山西士大夫欲與我詩並驅
樊川集中有李給事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江充來見
犬臺宮又云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李名中敏嘗論
鄭注覺歸又忤仇軍容棄官一聯可謂善用事矣
劉夢得五言如蜀先主廟云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凛然
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
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八陣圖云軒皇傳上略蜀相運
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鸛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

文十六　十三

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中秋云星辰讓光彩風露
發晶英能變人間世翛然是玉京七言如洛中寺北樓
云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騰中國書流讓皇
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獨見空驚目恨不同時便服
膺唯恐塵埃轉磨滅再三珍重囑山僧西塞山懷古云
西晉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漠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降旛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哭呂溫云遺草一
函歸太史旅墳三尺近要離金陵懷古云山圍故國周
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此皆雄渾老蒼沈著痛快小家數

不能及絕句尤工
夢得貞元間已為郎官御史牛相方在場屋投贄文卷
夢得飛筆塗竄牛既貴未能忘有曾把文章謁後塵之
句夢得答云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人且歎
諸子以己為戒然和令狐相云鮮有一身兼將相更能
四面占文章則依然故態此詩華衮褻若施之於緇
豈止攖裴蔡之怒耶同時八司馬皆高才一斥不
復或咎時宰無樂育意惟新史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
明深當其罪後裴度為夢得免播州之行憲宗怒尚未
解非但諸公忌才也

文十七　十四

夢得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其詩尤多感慨惟在人
雖晚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差閑婉合樂天云莫道桑榆
晚為霞尚滿天亦足見其精華老而不竭
莫徭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姻通木客星
居占泉眼火種開山脊夜渡千仞谿含沙不能射蠻語
鉤輈音蠻衣斑斕布熏狸掘沙鼠時節祠盤瓠忽逢乘
馬客恍若驚麋鹿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此劉夢得
莫徭蠻子詩也世傳坡詩始學夢得觀此二詩信然
元稹詠估客云酧又生兩子錢刀何歲平韓郁和昔詩
云君王莫信和親策生得胡雛虜更多往年黑風峒賊

首叙降朝家以通直郎鎮南節度推官之不出使其弟來
吉州謁帥帥以角奴奉之賈生之戲云遣下賊種奈何
唐彥謙寒食五言云微微潑火雨草草踏青人本朝王
元之詩亦用潑火雨
牧之譽何宜義山譽袁師德二兒皆無聞退之不學
姪直言可買不識字
李義山吝令狐綯闕不入主有通塞公等勢安危於升
沉得喪之際婉而成章簡齋南渡初被召東同時召客
云共談太極非無意能愛蒼生本不同則氣象益開闊
矣

唐任番詩存者五言七首而已然多佳句與鳥已歸樹
旅人猶過山贈僧云半頂髮根白一生心地清皆然可
愛令人動為千百首而無可傳者
許能詩格不甚高而自稱譽太過五言云空餘氣長在
天子用平人不但自譽其詩又自譽其材然位歷郡鎮
不為不用矣卒以驕淩陵忽債軍殺身其才安在妄肩
如此乃敢妄議諸君可謂小人無忌憚者
揚州在唐時最繁盛故張祜云人生只合揚州死蜀都
在本朝最繁盛故放翁云不死揚州死劍南
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為體牧於唐律中常寓少拗峭以
矯時弊渾則不然如判樹有花兒童樂摘林無實子孫
忙之類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二人詩
不著姓名亦可辨姚川有濟別集二卷十之八九皆渾
詩牧任可自多不必又取它人詩益之若丁卯集割去
許多傑作則渾詩無一篇可傳矣牧仕官不至南海別
集乃存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襄州話舊云昔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為里中橫
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鄰家姬司隸不敢捕立
在白玉墀此蓋韋公身在三衛自擊其類如此非自謂
也王建羽林行亦云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

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合
死赦書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重改
姓出來以詠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可與韋詩互看
老杜詩律深妙流出肝肺非學力世言其所至掃地焚香
而坐不應為人老少頓異可見前詩寓言爾
子美送孔巢父云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訊今何如
蓋李杜與巢父一輩人也又云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
欲拂珊瑚樹則巢父亦能詩者偶失傳爾子美聞亂
離挺節無所汙巢父後死王事惟太白坐永王璘事流
夜郎按璘嘗辟巢父而巢父不應可見太白當來去就

大商量也新史謂白佐瑀起兵頗似文致但不當就其
辭爾

李遠贈馮衎谷李長史云初分隆準山河秀再點重瞳
日月明袍工及坡公作觀駭兒目生暈但見曉色開扶
桑迎陽晚出步就坐絳紗玉斧光照廊野人不識日月
角髮髻尚記重瞳光之篇一出光焰萬丈視遠所作眞

小兒語

歐陽率更貌寢長孫無忌嘲之云誰令麟閣上畫此一
獼猴好事者遂造白猿之說謗及其親

鄭畋名相父亞亦名卿或為李娃傳誣亞為元和畋為

元和之子小說因謂畋與盧攜並相不咸攜詬畋身出
倡妓按畋與攜皆李翱甥畋母攜姨母也安得如娃傳
及小說所云唐人挾私忿騰虛謗良可發千載一笑亞
為李德裕客白敏中素怨德裕及亞父子娃傳必白氏
子弟為之托名行簡又嫁言天寶間事且傳作於德宗
之貞元追述前事可也亞登第於憲宗之元和畋相於
僖宗之乾符豈得預載未然之事乎其謬妄如此如周
秦行紀世以為德裕客韋絢所作一覽眞可畏哉

張籍還珠吟為世所稱然古樂府有羽林郎一篇後漢
辛延年所作云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
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
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
良所無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
踟躕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
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籍詩本此然青於藍

送宮人入道唐人多有此作荊公止選項斯一首云願
從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玉冠多誤拜欲
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却進昭陽舊賜箏旦
暮焚香繞壇上步虛猶作按歌聲未脫唐體也韋蘇州

詩家最高手亦有此作云捨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
立天墀金丹擬駐千年貌寶鏡休勻八字眉公主與收
珠翠後君王看戴角冠時從來宮女多相妒聞向瑤臺
總淚垂絕不類韋詩與斯輩黃何以異風俗移人如此
或是韋公戲倣時人體爾

牛奇章有夜入真珠室朝遊玳瑁宮之謗張祜上牛相
亦云四十便封侯名居第一流下有綠鬟紅粉之語未
云知君年少貴不信有春秋蓋前詩非謗矣牛李嗜好
如冰炭惟愛石則如一人然贊皇生相門無聲色之好
奇章起寒士備貴人之奉不及贊皇遠矣

唐詩人與李杜同時者有岑參高適王維後李杜者有韋柳中間有盧綸李益兩皇甫五竇最後有姚賈諸人學者學此足矣長慶體太易不必學王建原題樂天墓末云若使篇章深李杜竹符還不到君分豈亦病其詩之淺耶

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初節與鄭畋略同大功垂就令孜間之於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三邊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於亂世要須十分清苦庶可自全孔明躬耕是何承跳之相蜀不殖產其慮深矣鐸富貴家挑盛之際居將相衮鉞之任乃擁姬妾輜重侵藏於客行於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於高雞泊哀哉

後村集卷第十七

後村居士集卷第十八

詩話下

揚劉諸人師李義山可也又師唐彥謙但詩雖雕鎪對偶然求如一抔三尺之聦惜不多見五言敘亂離云不見泥函谷俄驚火建章前年行殺氣伐柏蔭陵舌語猶渾成未甚破碎若西崑酬倡集對偶字面雖工而佳句可錄者殊少宜為歐公之所厭也

王元之被遇眞陵知制誥因救徐鉉貶商州為內相因議孝章后喪貶滁州眞皇登極乃還將用矣其詩乃云兩制舊臣生白髮一番新貴上青天未幾再謫黃州遷蘄州而卒豈新貴有所未平乎

王元之挽趙中令云太常草儀注全似葬周公足以稱其勳業

魏野五言云富貴李斯首不及嚴光足眞處士語也潘閬云白日昇天易清朝取士難野聘召而不至閬叫呼而求用味其詩與張元姚嗣宗何異

潘閬客舍詩土牀安枕穩紙被轉身鳴定非擁便枕玉凉綿被春寒夜者所能道也

詩家評論古人多是書生空言晏元獻書平津侯傳云主父仲舒容不得未知賓閣是何人公能容富歐二

公於門下然後可以爲此言但主文非仲尊之倫宜以
汲黯代之
夏英公宮詞云綠苔不敢深深注却怕香脂汙玉簫不
減香奩花間之作王岐公夫人閤端午帖子云後苑尋
青趁午前歸來競鬭玉欄邊袖中獨有香芸草留與君
王辟蠹編出新意於綵絲巧粽之外可喜也
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宋景文落花詩也
爲世所稱然李義山固云落時猶自舞掃後更聞香李
下句尤妙
君謨以詩寄歐公公荅云先朝揚劉風采聳動天下至

今使人傾想世謂公尤惡揚劉之作而其言如此豈公
特惡其碑板奏疏淫巧古文爲偶儷者其詩之精工律
切者自不可廢歟又云近時蘇梅二窮士爾士張風雅
人士歸之自二窮人死文士滿朝而使斯道寂然中絕
每念此事竊歎乃知文士滿朝而詩道寂然不但近歲
祖宗盛時固已然矣歐帖在鄭子敬左司家
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惟宛陵爲開山祖
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哇淫稍熄風雅之氣脉復續其
功不在歐尹下世之學梅詩者率以爲淡集中如對上
春田閒廬中走吏參烏程海賈通閩市漁歌入縣樓餘

餘白水照茅屋清風生稻花　霜落熊升樹林空麋飲
溪　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　每今夫結交不爲子
求郎晚孫國長公主　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金山　山風來虎
嘯江雨過龍腥之類殊不草草蓋逐字逐句銖銖而較
者決不足爲大家數而前輩號大家數者亦未嘗不留
意於句律也
蘇子美詩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爲人及蟠屈
爲吳體則極平夷妥帖絕句云別院深深夏簟清石榴
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又云
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

滿川風雨看潮生極似韋蘇州垂虹亭觀中秋月云佛
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極工而世惟誦其上
一聯金餅彩虹之句何也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盤青
入破窗亦佳句
子美送李生云李生以病廢東入徂徠峯中氣尚突兀
形骸已龍鍾男兒生世間有如絕壑松誤爲風雷傷不
與匠石逢哀哉千尺幹摧折似秋蓬此詩悲壯之甚李
生何如人足以當之竊意子美自謂也
雁湖注半山歸腸一夜繞鍾山之句引韓昌黎詩腸胃
繞萬象非也孫堅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閶門半山本

此見其志和王賢良龜詩云世論妄以蟲疑氷注雖引
莊子但出處無疑字意公別有所本後讀唐僧滿高山十
志有疑氷之語又唐僧謙中秋詩云露淨不容幺麽隱
氷寒却恐夏蟲疑乃知唐人已屢用之矣

半山挽裕陵云玉暗蛟龍蟄金寒鴈鶩飛按吾春卿云
曲突非無驗方穿有不行錬字斷對無遺巧

劉原父詠春草云春草綿綿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榮
似嫌車馬欺春草故纏入城門便不生貢父絕句云青苔
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晝夢餘惟有南風舊相識逕開
門戶又翻書皆有元和意度不似本朝人詩

劉貢父詠史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
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往往指王韶李憲輩
唐人曹松亦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王逢原暑旱苦熱云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着翅飛上
山人固已懼江海竭天豈不惜河漢乾崑崙之高有積
雪蓬萊之遠常遺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遊其
間其骨氣老蒼識度高遠如此豈得不爲荆公所推

富公由并州入相外廷至於舉笏相賀王逢原獨云要
須待見成堯舜未敢輕浮作頌聲所見高於石徂徠一
等矣答孫莘老云生無人愧宜非樂死有天知豈待名
其固窮自守亦士之高致也

王逢原聞鴈云萬里波濤九秋後五更風雨一燈寒不
待看然後始驚見矣

滕白題汶川村舍云種茶嵓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
根皤腹老翁眠似鶴浮海棠花底戲兒孫可入圖畫

坡詩略如呂紀有汗漫者有典嚴者有麗縟者有簡澹
者翕張闔闢變態盡自以其氣魄力量爲之然非
本色也它人無許大氣魄力量恐不可學和陶之作如
海東青西極馬一瞬千里了不爲韻束縛

陳洙書御史臺壁云清朝無事諫章疎鶴被經年卧直
廬惆悵平生不如夢春來三度到溪居與荆公三年衣
染禁城塵撫事茫然愧古人明月滄波江萬頃扁舟長
載夢中身之作暗合

唐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
在秦晁之下集中有聞坡貶惠州詩云元氣脫形數運
動天地內東坡未歸又豈比元氣大天地不能容伸舒
輒有礙低頭不能仰開口焉敢欬東坡坦率老句促應
難耐何當與道俱逍遙天地外此詩甚佳狀得出

潮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草木疑靈藥漁樵或異人花
開不旋踵草莽復尋腰圍銷侵時令方書遣晝長問學

兼儒釋交游半士夫憂國計中宵切家書隔歲通關河先
朧遠天地小臣孤山靜以太古日長如小年皆唐子西
惠州詩也曲盡南州景物略無遷謫悲酸之態七言如
身雜蛮中甜只我食除蛇外拗隨鄉騃子能吟青玉案
木蘭堪戰黑山頭亦甚工
後人取前作翻騰斟辯有工於前作者唐子西過田横
墓云滄溟無際何妨死卻死東都未耿光乃反退之祭
文之意此詩必有謂不獨爲横發
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疎一種則煅
煉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黄二體而已及簡齋出始
以老杜爲師墨梅之類尚是少作建炎以後避地湖嶠
行路萬里詩益奇壯元日云後飲屠蘇驚已老長乘舴
艋竟安歸除夕云多事鬢毛隨節換盡情燈火向人明
記宣靖事云東南鬼火成何事終待　作争臣 謂方臘不
能爲患直待粘罕耳 岳陽樓云登臨吳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
時又云乾坤萬事集双鬢臣子一謫今五年聞德音云
自古安危關政事隨時憂喜到樵漁五言云泊舟華容
縣湖水終夜明淒然不能寐左右孤蒲聲能令事多違
勝處心亦驚三更螢火鬧萬里天河横戒儒憂平世況
復值甲兵終然無寸策白髮滿頭生造次不忘憂愛以

篇簡拾敘籍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故當在諸家之
上
徐師川聞捷云時時傳破　日日問猶門又云諸公宜
努力荆棘已千村陳簡齋感事云風斷黄龍府雲移白
鷺洲菊花紛四野作意爲誰秋頗逼老杜
宣靖之禍自滅遼取燕始韓子蒼挽山韓師云金絮
盟猶在灰釘事已新語妙而意婉上句指韓下句指童
蔡作詩法當如此
崔德符詩幽麗高遠了不蹈襲蓋用功最深者觀魚云
小魚喜親人可釣亦可網大魚自有神隱見誰能量老
禪雖無心施食不肯嘗時於千尋底霧見如龍章桃花
云如何一朽株尚此千億花雖云行且闌明歲亦再華
豈如世上人一老不復佳過湖云誰見詩顛顛發時鄱
陽湖裹月明知無人爲覓耶華嘗自採秋蘆學樂吹皆
精詣可吟諷
江端友字子我鄭戢之孫靖康間以布衣召用同時詩
人感慨北狩南渡之作多矣子我云覺欲圖周鼎湯猶
繫吾臺又云比年娶或犯南斗何日燕人祭北門事的
切而語回互
江子我詠象云倉舒止用兒童計亦自能知爾重輕蓋

用王內翰元之識玩張相齊賢之語但令含蓄而不刻露爾

朱希真七言如幾許少年春欲夏一番夢事綠催紅過時不語鸎爲解事怕客深藏魚見機人間萬事老無味天下四時秋最愁五言如翦翠綃鶴星歸米聚雞權燈昏鼠窺研雨急犬牽籬皆警策不蹈襲

前輩記朱新仲舍人大氣未佳宜且住風濤如此亦安歸之聯取其自然不煩斲削然新仲此等句尚多如招郭侯飲云此時老子興不淺旦日將軍幸早臨如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凡引用前人語皆蟠屈挫棄使之妥帖它句如滿地落花春病酒一簾明月夜登樓相親多謝風標子可款豈無瀟洒侯何從可覓秋消息忽有先鋒到白蘋如水篆行科斗林描蠟畫眉若不經思而俱出人意表讀杜詩云縱之逼論劒收之入檀弓尤前人所未發也

劉屏山題李忠定集云二帝家塵方幸　六臣奉璽更朝梁叙當時事忠憤悲壯尹少稷閒僞齊入寇云酬功不惜賞千布送死惟堪縛一驢足與前句相上下

先朝上元駕御端門示與民同樂之意而已宣和間燈尤盛至於踰年連月警蹕夜出尹少稷靖康元夕詩云景龍只是當時路不見金錢打着人劉屏山亦云淒涼但有雲頭月曾照當時步輦歸皆記向來期門之事

汴都角妓郜六李師師多見前輩雜記郜即蔡奴也元豐中命待詔崔白圖其貌入禁中師師者宣和入至掖庭須見鄭左司子敬云汪端明家有李師師傳欲借抄不果劉屏山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亦前人感慨杜秋娘梨園弟子之類

茶山種竹云餘子不足數此君何可無上句雖非竹事不覺牽強荔支云絕知高韻傾珧柱未覺豐肌病玉環上下句皆切又妙於融化送別云不堪相背處何況獨歸時行役云一寸客亭燭數聲村舍雞絕似唐人

紹興初虜歸我河南識者知和約之不堅久錢氏之後自中原還奉三世過梲空於越上諸公皆爲哀挽茶山獨云換金千騎去埋玉幾人歸可謂妙於用事余爲袁守項癸孫被召過袁自言其先世墳域在沙市者皆巳遷葬公安國俞感矣士大夫得無感慨乎

王嘉叟侍郎柳色知春淺鐘聲覺寺深避虎連村靜分魚一市腥之句甚佳

初以晴雪鈔僧牒來軍餉夏均父詩云坐食今添幾支遁

若盛那得百洪芇反本之論也
士大夫當亂時有幸有不幸者閩憂云浮世身難料
危途計易非東來云後死昔爲累偷生未有期誦之皆
可悲慨
趙忠簡當國以近臣薦起處士劉致中至則趙去秦代
之矣劉報罷歸君少稷東之云徒然五侍從不辦一書
生史相力薦放翁賜第其去國自是臺評然王景文乃
云直翁目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詩亦笑
云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作平聲押了
陸放翁少時調官臨安得句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

明朝賣杏花傳入禁中思陵稱賞由是知名
古人好對偶彼放翁用盡　錦帶尾接朱稜　烈士壯
心狂奴故態　生希李廣名飛將死慕劉伶贈醉侯
下澤乘車上方請劍　酒債剩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
碎讎　空虛腹蟲隗胄　愛山入骨髓嗜酒在膏肓
手版肩輿　鬼子天公　貴人自作宣明面老子曾聞
正始音　床頭周易架上漢書　温卷執官　醉學究
病維摩　無事飲不平鳴　乞米帖借車詩　麴道士
褚先生　土偶天公　長劍拄頤短衣掩脛　已得丹
換骨肯求香返魂　子午谷丁卯橋　洛陽二頃光範

三書　酒聖錢愚　茶七挑擭三升　一彈指三折肱
天女散花麻姑擲米　王庭尾金馬蹄　虎頭雞肋
金鴉宿玉蟾蜍　客至雖令三揖髮佛來僅可小低
頭　百衲琴雙鉤帖　藏經閣帖　維摩病說法虎谿
翁著書　讀書十搭七桐千回　風漢醉侯　見虎猶
攘臂逢狐首叩頭　天愛酒地埋憂　一齒落二毛侵
癡頑老醜樂翁　曲肱縱理　竹郎木客　百錢挂
杖　一鉢隨身　百身蠶兩困秉　鍊炭勞薪　銅臭飯
香　記書身大似椰子辦事癡生如瓠壺　笑爾輩愛
吾廬　僧坐夏士防秋　壁犀清談蚯蚓細字　巖下

電霧中花　虎夾寨楚成皐　劍南集八十五卷八千
五百首別集七卷不須焉似此者不可殫舉姑記一二
于此
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疎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搜
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
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後故當爲一
大宗末年云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又云
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則皮毛落盡矣
藉曰楊誠齋絕句云飽喜飢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
公幸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不曉所謂晚始

悟其微意此自江東漕奉祠歸之作也鳳雖不聽命於
狙公然猶待桐花竹實而飽以花實況祠廩也欲併祠
廩掃空之爾未幾遂請挂冠
誠齋挽張魏公云出晝民猶望回軍敵尚疑只十箇字
而道盡魏公一生其得人心且爲虜所畏與夫能相觧
都督時事皆在裏許然讀者都草草看了
今人不能道語被前人道盡　宿草春風又新阡去歲
無　江水夜聞樂海棠春貴妃　橘中招綺夏人歌屏
休文東宮生日　旨殺只合猶碧草王甚謝館燈黃鶴　春
歸便肯平平過酒徹桐花一信寒　東風染得千紅紫
曾有西風半點香　年年不帶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
中　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聲　六朝未可
輕覬覦王謝諸賢不偶然　山根玉泉仰面飛飛出山
頂卻下馳自從瀉草瀉變練至今銀河乾兩文雷聲驚
裂龍伯眼雪點濺濕姮娥衣寄言蘇二李十二莫愁瀑
布無新詩瀑布王亭　義和夢破欲啟行紫金車通帶一聲
聲從天上落人世千村萬落雞爭鳴素娥西征未歸去
戲弄銀盤浣風露一丸玉彈東飛來打落桂林雪毛兔
誰將紅錦幕半天赤光絳氣貫山川須臾卻駕丹砂轂
推上寒空轉碧玉詩句已行千里強義和早起道無雙

姜夔　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謝逸
放翁學力也似杜甫誠齋天分也似李白　放翁云膽
薄怯官醲睡嗜讀書料前鶴云欺春秖愛和醅酒諱
老猶看夾注書二聯皆佳
李伯紀丞相過海乘六云假使黑風漂蕩去不妨乘興
訪蓬萊與坡公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之
句殆相伯仲異乎李文饒鑑虜多悲戚無憀之作矣
鄉相陳魏公去位詩云病深老追宜歸去莫作留侯苑
叅看時公年五十四而其言如此
艾軒讀江西詩云神仙本自無言說乃解由來寂下方
山谷與坡公云只大小蠻接素在我如造物愛公深屏
山閒半漢老吳云欲袖雲門竹篦子空中擲出散花人
愛朋友之言也白公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同樊子一
時歸放翁云九十老農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栖自愛
之言也
陳邦光以金陵降虜游士或題其先壟云牙郎一去杳
無蹤惟有青青夾逕松若使人能全此操松應合受大
夫封其家執而訟于郡其守餉士人酒遣去牙郎用唐
人賣國語
范石湖賞海棠云憶向曾華夜倚闌花光妍煖月光寒

如今踢踘嫦風露且以銅瓶蒲柳看宮華玉霤宮名也
蕭千巖機抒與誠齋同但才性於誠齋而思加苦亦一
生也楚之詠同時與誠齋爭鼎重以配范石湖尤遂初陸
放翁而於詩絕無一字及之今摘其佳句精語不甚著
聞者于此　若語能奇怪呼天與唱酬中病疾走建
德國乃爲淵明先失腳倚棲蒼劉伶扶我還和南乾坤
生長我貧病悲尤誰　湘妃危立東蛟背海月冷掛珊
瑚枝醜怪驚人能嫵媚斷魂只有曉寒知百千年蘚着
枯樹一兩點春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到直愁斜日凍
蜂知二語造物巧能相補得破慳賒與一天秋山中六月頓涼
一節時到從崑上有紋勳勞得給扶　秋浩蕩中遥指
點一螺許是定王城洞湖雛子推窗窺過鴈數峯來隊
入西軒　眼冷寒搜明數點知它是雪是梅花　秋陽
直爲田家計饒得漁村一抹紅眞誠齋敵手也　故參
與龔公行役過一山有老木參天再過其山童矣居人
云巨室以此造屋公記以絕句云千章古木轉頭空去
與人間作棟樑未必負能庇寒士不如留此貯清風晦
翁後見此詩歎曰此龔公一生詩讖意謂公初爲諫官
負重名晚不必爲執政也
東野李野名士也既登第夢婦人素服翁上題云恨君

青袖短誤妾白羅襦季野遂不肯婚余大父若作與之
友善責以嗣續大義陳魏公素重其人以聶夫人女弟
歸之既娶宛然夢中所見者季野果夭無子大父葬之
于吾家祖塋
李鷹湖悼亡云一杯護道然能遣幾度醒來錯喚君然
元稹已云惟來醒後傍人泣醉裏時時錯問君此猶是
暗合若四靈學唐聊入宋稱與唐人隋柳入唐蹤之句則
是明犯
安晚丞相昭君詩云解移尤物柔強虜延壽當年合議
功意新而理足
杭相李文靖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
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卧舊林丘
高續古題四聖觀云射熊館暗花扶輦下鵲池深柳拂
舟極宗繪追琢之功二宋殆不能過晚兼郡官題直舍
云無詩如鄭谷有髮似馮唐亦警策
趙忠定當國招蔡季通不至猶坐趙黨謫死道州僞禁
方嚴朱文公題其墓云有宋西山先生蔡季通之墓章
泉哭之云鶴叫春林昏贈詩鴈迴湘浦忽傳悲蘭枯蕙
死逑三輩雨暗煙昏蔽九疑蚤日力辭公府檄暮年名
入黨人碑烏虖季子延陵字不待鑱詞行可知是時章

泉句律如此宜為一世所宗晚年詩太坦率幾於鳳德
之衰矣
趙南塘挽餘干相云杷前留霅佐簾下進黃袍語簡而
事該又云濮閣新園迴秦第舊曲長挽輦仲至云萬卷
非其出宗單方或以封有無能之味和韓仲止懷踏中第
云黃臺瓜辭可憐芙老根連帶摘都稀風流遂至兩身
盡憂衰病况堪吾道非少日槃棋豪素酒暮年絲竹淚沾
衣人生到此將何遣一卷南華坐掩扉立春云蒼覩不
與圓生智白髮推添老在身絕句云我欲將君洞庭野
斜河濬月聽雲和要眇之音也
端平初除拜一新趙南塘起敬地掌內制亢久觴客客
散家集有觀傀儡詩云酒闌有感牽絲戲也伴兒童看
到明余謂康節遂令高卧人欹枕觀兒戲之句盖局外
旁觀者之言爾若同局而為此言似乎未可
南塘評踏中詩文貌節奏似韋謝信有之至於慕先儒
而遐想挽名流以自近則居然懸隔南塘惜其未擬棄
浮論可謂名言其豪心使氣極力指磬不盡不若南塘
之近道也題會春苑云草荒故苑幾春風尚想花開春
樹紅欲問當時馬王事寂寥殘照野亭中寒食云人家
插柳春將過時節澆松老未歸挽趙從善尚書云先朝

懷祿遂平世貴人深皆於近體中有深意
上友臨川曾景建博學强記無所不通工詩有金陵百
詠同泰寺云此身終為侯丞相誰與金錢贖帝歸澄心
堂云一幅降牋何用許償為綠窻朱文章荆公書堂
云愁殺天津橋上客杜鵑聲裏兩君推皆悄拔有風骨
其少作云九十日春晴意少一千年事亂時多佳句也
曾景建送袁季通赴貶云四海朱夫子徵君獨典刑青
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
空鎖匣絃絶不堪聽其後景建亦坐詩謫舂陵而卒
建人朱復之字幾仲多材藝為詩有思致初夏云忽聽
夏禽三五弄新紅突過石榴枝秋日云紅葉老去蓋明
鏡推讓朱拳上麥梢視趙紫芝一樹木犀供夜雨清香
移在菊花枝之句尤覺工緻
黃天谷名春伯白玉蟾姓葛名長庚皆自言得道後死
乃無它異二人頗涉文墨所至墻壁淋漓揮掃能聳動
人谷有詩云半篙春水一蓑煙抱月懷中枕斗眠說與
時人休問我英雄迴首即神仙嘗訪蟾值其出題壁云
怍訪怍怍不在家君若山來相待
侂胄既誅或托巢鳥以譏當時朝士云衆鳥不喜亦不
悲又復別尋高樹枝

丁卯和議虜索首謀函首予之或爲樂府云寳蓮山下
韓家府主人飛頭去和虜高九萬吳山絶句云拂曉官
來導錄時未曾收徹王參差傍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
籠喚太師
范石湖座上客有談劉婕妤事者公與客約賦詞游次
公先成公不復作衆亦斂手游詞云暖靄烘晴攏鎖壺
揚龍池畢閣萬絲千縷池上曉光分宿露日近羣芳易
吐尋並帶欄邊凝竚不信釵頭雙鳳去否霄刀被妾先
留住天一笑萬花妬阿嬌好在金屋貯甚秋風易得蕭
疎扇鸞塵浮一自昭陽宮閉後墻角土花無數況多病
情傷幽素百花臺上空雨露望紅雲杳杳知何處天尺
五去無路次公字子明定夫諸孫禮部侍郎探之子詩
詞皆工
疎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伴春應肯萬紅叢裏着得
夜色何處笛聲寒無柰力若在壽陽宮院一點點有人
惜王澡身甫落梅詞也身甫嘗爲太常博士
潘牥字庭堅落筆皆不凡有鐔津懷舊詞云怕見倚欄
小閣下溪聲閣外山空有舊時山共水前歡暮雨朝雲
去不還想是躡飛鸞月下時時認佩環月又漸低霜又
下更闌折得梅花獨自看

余涉世觀亂每誦歐公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略盡之
言輙爲慨然晚遂于朝交游皆掉臂去惟湯伯紀寄詩
云唐朝公子自貴公詞利目何嘗得退之掌制徒聞誇子
厚殘編僅見命新詩堪嗟實錄無字傳太息淮西有後
碑奇語蕭旧紫微老文章蓋世例如斯余固不足以當
此詩然在西掖草制七十不止一首伯紀未之見爾

後村居士集卷第十八

後村居士集卷第十九

詩餘

哨遍 昔坡公以盤谷序配歸來詞然既隱 括入律歸序則未也暇日游方氏巖山別 墅試效顰爲之俾 主人刻之崖石云

勝處可宮卑處可田泉土尤甘美深復深路絕住人稀
有人兮盤旋於此送子歸是他隱居求志是要明主媒
當世嗟此意誰論其言甚壯孔顏猶有遺旨大丈夫之
被遇于時入則坐廟朝出旗旄列屋名姬夾道武夫滿
前才子　噫有命存焉吾非惡此而逃之富貴人所欲
如之何幸而致向茂樹堪休清泉可濯谷中別有閑天
地况鱠細於絲蔗甜似蜜采於山釣於水大丈夫不遇
之所爲唐處士依稀是吾師覺山林尊如朝市五侯門
下賓客擾擾趨形勢嗟盤之樂誰爭子所占斷千秋萬
歲呼僮秣馬更膏車便與君從此逝矣

六州歌頭 客贈 牡丹

維摩病起兀坐等枯株清晨裏誰來問是文殊遣名姝
奪盡羣花色浴纔出醒初解千萬態嬌無力困相扶絕
代佳人不入金張室却訪吾廬對茶鐺禪榻笑殺此翁
臞珠髻金壺始消渠　憶承平日繁華事修成譜寫成
圖奇絕甚歐公記蔡公書古來無一自京華隔問姚魏
覺何如多應是彩雲散劫灰餘野鹿銜將花去休回首
河洛丘墟謾傷春弔古夢繞漢唐都歌罷欷歔

賀新郎

吾少多奇節頗揶揄玉關定遠金頭新息一劍防身行
萬里遲甚南淇北極看塞鴈銜來秋色不但槊棋夸妙
手管城君亦自無勍敵終賈輩恐難匹　酒腸詩膽新
來窄向西風登高望遠亂山斜日安得良弓并快馬聊
與諸公角力漫醉把闌干頻拍莫恨寒蟬難海晚待與
君秉燭游今夕歡易買健難得

賀新郎 送陳倉部 知眞州

北望神州路試平章這場公事怎生分付記得太行山
百萬曾入宗爺駕馭今把作握蛇騎虎君去京東豪傑
喜想投戈下拜眞吾父談笑裏定齊魯　兩河蕭瑟惟
狐兔問當年祖生去後有人來否多少新亭揮淚客誰
夢中原塊土算事業須由人做應笑書生心膽怯向車
中閉置如新婦空目送塞鴻去

賀新郎 杜子昕 凱歌

盡說番和漢這琵琶依稀似曲纔然絃斷作麼一年來
一度欺得南人技短歎幾處城危如卵元凱後身居玉
帳報休作尋常看布嚴令運奇算開門決闘

雄判笑中宵紫韋氈屋歡聲驚落放箇箇巍冠横麈柄談了君王此段也莫羨長江能限不論周郎并幼度便仲尼復起嗟微管點露布築京觀

賀新郎 賀趙唐伯玉牒丞

宣引東華云似當年文皇親擢馬周徒步殿上風霜生白簡下殿扁舟已具怎不與官家留住古有一言腰相印誰教他滿篋嬰鱗疏還紡退不迥顧 新來邊報猶飛羽問諸公可無長策少寬明主攀檻朱雲頭已白流落如今底處但一片丹心如故賴有越臺堪眺望那中原莫已平安否風色惡海天暮

賀新郎 送趙唐伯玉牒還朝

驛騎聯翩至道臺家簪遂方急酒行姑止作麼携將琴鶴去不管州人墮淚富與貴平生無味可但紅塵難著脚便山林未有安身地搔白髮元相對 前身小范疑公是憶當年天章閣上建明尤偉慶曆諸賢方得路便不容他老子須著放延州城裏一句殷勤牢記取在朝廷最好圖西事何必向玉關外

賀新郎 送黄成父還朝

飛詔從天下道中朝名流欲盡君王思賈時事甚今堪痛哭未可徐徐俟駕好着手扶將宗社多少法從延龍象衆聽靈山祝付此兒話千百世要傳寫 子方行矣吏駿馬又送它江南太史去游離屋老我伴身惟有影倚徧風軒月榭悵玉手何時重把君向柳邊花底問看身元朝士誰存者桃滿觀幾開謝

賀新郎 戊戌壽劉史君 九月十八日

南國秋容晚曉寒輕笑臺榭拒霜池館試向壺山堂上望萬頃黃雲刈遍總喚着君侯方寸不要漢廷誇擊斷要史家編入循良傳春脚到福星現 家家香火人人願要還它慶元甄陞建炎蝗晃穩奉安輿迎兩國誰識山遥水遠福壽比河沙難算來歲而今黃花節早騎鶴入侍瑶池宴風浩蕩海清淺

賀新郎 端午

深院榴花吐畫簾開綠衣紈扇午風清暑兒女紛紛夸結束新樣釵符艾虎早已有游人觀渡老大逢場慵作戲任陌頭年少爭旗鼓溪雨急浪花舞 靈均標致高如許憶生平既紉蘭佩更懷椒糈誰信騷魂千載後波底垂涎角黍又說是蛟饞龍怒把似而今醒到了料當年醉死差無苦聊一笑吊千古

賀新郎 九日

湛湛長空黑更那堪斜風細雨亂愁如織老眼平生空

四海頻有高樓百尺看浩蕩千崖秋色白髮書生神州淚倚淒涼不向牛山滴追往事去無迹　少年自負凌雲筆到而今春華落盡滿懷蕭瑟常恨世人新意少愛說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若對黃花孤負酒怕黃花也笑人岑寂鴻北去日西匿

賀新郎 寄[illegible]侍郎[illegible]臺

絕頂規危榭跨高寒鳥飛不過雲生其下斤斲無聲人按堵翁忽青紅變化覧城郭山川如畫閣老鳳樓修造手笑談間突出凌雲屋上巨木貫無價　唾壺麈尾登臨眠似當年滁陽太守歐陽公也傾倒領江供硯滴判斷雲天月夜更喚取鄰父司馬翁在凌高歌舞散訪聲碑斷覓無存者餘韻事被風雅

賀新郎

動地東風起畫橋西逆溪桑柘漫山桃李寂寂揚陰春苔逕猶印前回屐歎歲月飆馳雲駛太息攀翻長亭樹是先生手種今如此君不樂欲何俟　傍人錯會淵明意笑斯翁皇皇汲汲登山臨水佳處徑呼籃輿去髮鬢柴桑里從我者門生兒子嘗試平章先賢傳居憩醒不似劉伶醉判酩酊臥花底

賀新郎 詠茶

猶報千林春還插省謝家池館早寒天氣真真瑤姬叙離索草草杯盤籍地恨栽盡何郎才思不解玉堂并金屋願年年歲歲花間醉餐秀色挹高致　西園飛蓋東山妓間何如半山雪裏孤山烟外管甚夜深風露冷人與長鋪共睡任翠羽枝頭多事老子平生無他過爲梅花受取風流罪暫白髮莫教墜

賀新郎

溪上收殘雨倚畫欄薄綿乍脫日陰亭午闊市不知春色處散在荒園廢墅漸小白長紅無數客子雖非河陽令也隨緣暫作聚花主那可負甕中醑　碧雲四合千巖暮恨匆匆余方有事子姑歸去趁取群芳未搖落暇日提魚就黃數數電光陰如許回首明年何處在問桃花尚記劉郎否公莫笑醉中語

賀新郎 知人贈茶

曾與瑤姬約恍相逢翠叢搖曳珠纓聯絡風露青冥非人世攪結玉龍驂鸞萬朶千條纖弱禱祝花神憐惜取到開時晴雨須斟酌枝上雪莫銷鑠　惱人匹似中狂藥凭危欄燭光交映嬋聲遙作身上春衫香熏透看到參橫月落籌茉莉猶低一着坐有鐵山王郎子倚玉簫度曲難爲酢君不飲鑄成錯

賀新郎（用前韻賦黄荼蘼）

想封瑤池約向東風名姬駿馬翠鶴金絡太液池邊鶴羣下又似南樓呼鶴盡不就穠纖嫣弱羅帕封香來天上瀉銅盤流瀣供清酌春去也被留卻 芳媿再反應無藥似詩詠綠衣黃裏感傷而作愛惜尚嫌蜂採去何況流鶯蹴落且放下珠簾遮着除却江南黃九外有何人敢與花酬酢君認取莫教錯

賀新郎（再用約字）

淺把宮黃約細端相昔陀煙裏金身珠絡萼綠華輕羅韈小飛下祥雲仙鶴朵朵賽蜂腰纖弱巳被色香撩病

刻　十九　七

思儘幾兒酒美無多酌看不足怕殘却 人間難得傷春藥更枝頭流鶯喚起少年狂作留取姚家花相伴羞與萬紅同落素占肯謙孃梅先看樂府今無黃絹手問斯人清唱何人酢休草草認題錯

賀新郎（客贈芍藥）

一夢揚州事畫堂深金瓶萬朵元戎高會座上祥雲層曾起不减洛中姚魏歎別後關山迢遞國色天香何處在想東風猶憶狂書記驚歲月 一彈指 數枝清曉頻馳騎向小窻依稀重見蕪城妖麗料得花憐儂銷瘦儂亦憐花憔悴漫悵望竹西歌吹老矣應無騎鶴日但春衫點點當時淚那更有舊情味

賀新郎（和鄧彥韻）

草草池亭宴又何須珠韝絡臂琵琶遮面賓主一時詞翰手倏忽龍蛇滿紙傳寫動塵飛聲噪但得時平魚稻熟這饑儂不用青精飯除霧掃蘂華見 使君僕了豐年願便從今也無鼓朴也無厨傳試拂龍紗看壁記幾箇標名渠觀想九牧聞風爭羨此老飽知民疾苦早歸來載筆薰風殿詩有諷賦無勸

賀新郎（再和前韻）

夢斷鈞天宴怪人間曲吹別調局翻新面不是先生瘖

刻　一九　八

啞了怕殺烏臺舊案但掩耳蟬嘶禽轉老去把茅休地主有瓦盆盛酒何包飯傳造請免朝見 少狂誤發功名願苦貪他生前死後美官佳傳白髮歸來還自笑管轄希夷古觀看一道冰銜堪羨妃子將軍嗔未巳問匡山何似金鑾殿休更待杜鵑勸

賀新郎（題蒲澗寺）

風露驅炎毒記仙翁飄然謫墮吹笙騎鵠歷歷漢初秦季事山下瓜猶未熟過眼見群雄分鹿想得拂衣游汗漫試回頭劉項俱蠻觸斫鯨膾脯麟肉 越人好事因成俗擁遨頭如雲士女山南山北問訊先生無恙否登

曾千戈滿目且遊戲扶胥黃木不是世無瓜栘蔡使有
來肯飽癡兒腹聊奉酒笑相屬

賀新郎 王實之有子出贅命愛姬歌新詞以相勞輒次其韻

此腹元空洞少年時諸公過矣上天吹送老大被它禁
害殺身與浮名孰重這數錯休休拈弄絲筆擲還殘錦
去用江淹鮑昭事頗今生來世無妖夢且飲犢莫吞鳳 新來
喑啞如翁仲羨王郎驂鸞縹緲玉簫吹動應笑嬰州村
裏女畫面星然進奉要絕代傾城安用今古何人知此理
有吾家酒德先生頌三萬卷讀充棟

賀新郎 實之生日再用前韻

初 十九

主判茅君洞有篆閣杳杳草鶴曉來傳送幾度黃符披
戴了此度君恩越重僕五任祠廟一南嶽二仙都三玉局四雲臺五崇禧被賀監
天隨調弄做取散人千百歲笑渠儂一霎邯鄲夢歌而
過鳳兮鳳 灌園織屨希陳仲問先生加齊卿相可無
心動除却醴泉中太乙揀箇名山自奉那捷徑輸它藏
用有耳不曾聞黜陟免教人聒驟徂徠頌服閑佩結茅
棟

賀新郎 三和

論丁神清洞更遣它揶揄點鬼路傍遮送薄命書生難
朌爾却笑尊拳成重破故紙誰教蟠弄一桃茅蒼春雕

美便周公大聖何須夢門前客任迎風 卜隣羊仲井
求仲頗春來西疇雨足土膏犁動白髮逆官占歲捻不
問京房翼奉禪與甕從今無用醉與老農同擊壤莫隨
人投獻嘉禾頌在陋巷勝華棟

賀新郎 席上聞歌有感

妾出於微賤小年時朱絃彈絕玉笙吹遍粗識國風關
雎亂羞學流鶯百囀總不涉閨情春怨誰向西隣公子
說要珠鞍迎入梨花院身未動意先懶 主家十二樓
連苑那人人靚粧按曲繡簾初卷道是華堂簫管唱笑
殺街坊拍袞迴首望侯門天遠我有平生離鸞操頗哀

初 十九 上

而不慍微而婉聊一奏更三嘆

賀新郎 生日用實之來韻

鬢雪今千縷更休休癡心猶望故人明主晚孝瞿聃無
所得不解飛昇滅度但曉鼓鼕鼕撾五散盡朝來湯餅
客且烹雞要飲茅容母怕迴首太行路 鱗臺李士微
雲句便尊前周郎復出審音無誤安得春鶯雪兒輩輕
拍紅牙按舞也莫笑儂家蘇語老去山歌尤協律又何
須手筆如燕許援琴操促箏柱

賀新郎 再用前韻

放逐身嗑藿被門前羣鷗戲狎見推盟主若把士師三

黜比老子多他兩度柳手看名場呼五不會臣邊苔壓
拜免亡年青史着潘岳句曲洞是歸路　平生怕道甬
甫句況新來冠歎并倜醉人多誤管甚是非并禮法頓
足低昂起舞任百鳥喧啾春語欲托朱絃寫悲壯這琴
心脈脈誰堪許君按拍我調柱

賀新郎 實之三和有憂邊之語走筆答之

國脉微如縷問長纓何時入手縛將戎主未必人間無
好漢誰與寬些尺度試看取當年韓五豈有穀城公付
授也不于曾遇驪山母談笑起兩河路　少時棋柝曾
聯句歎而今登樓攬鏡事機頻誤聞說北風吹面急邊
上奮拼纍舜君莫道投鞭虛語自古一賢能制難有金
湯便可無張許快投筆莫題柱

賀新郎 四用纔字韻為王實之壽

萬字如鍼縷憶王郎冊墀大對氣為文主貴近傍觀俱
失色仰止如天聖度笑杜牧成名居五晚面清光猶苦
諫似封人懇切言君母謫慮卌錯行路　當時宜和熏
風句又那知青雲一跌被才名誤輸與靈和殿前柳柔
軟隨風學舞恠兩鳥新來傳語不是先生高索價問何
時宰相先生許舉杯祝莫傾柱

賀新郎 實之用前韻為老者壽戲答

身畔無絲縷但從前練裹練帨做他家主甲子一周欲
二紀兒夫鳥飛鵲度算孔子如來三五徐陵云小如來五歲夌孔子三
年鶴髮蕭蕭無可截要一杯留客疏簡門外草欲迷
路　朗吟白雪陽春句待夫君驍騎不至鵲聲還誤老
去聊攀萊子例倒着班衣戲舞記田舍火爐頭語附後
黃金腰下印有高堂未敢將身許且剪枕莫倚柱

沁園春 夢方孚若

何處相逢登寶釵樓訪銅雀臺喚廚人斫就東溟鯨膾
圉人呈罷西極龍媒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餘子誰堪共
酒杯車千兩載燕南趙北劍客奇材　飲酣畫鼓如雷
誰信被晨雞輕喚回嘆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
機會方來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披衣
起但淒涼感舊慷慨生哀

沁園春 送孫季蕃弔方漕西歸

歲暮天寒一劍飄然幅巾布裘倫綠雲鳥道躋攀絕頂
拍天鯨浸笑傲中流嗟昔奇君紫髯鐵面生子當如孫
仲謀爭知道向中年猶未建節封侯　南來萬里何求
因感慨橋公成遠遊嘆名姬駿馬都成昨夢隻雞斗酒
誰弔新丘天地無情功名有命千古英雄只麼休平生
客獨羊曇一箇灑淚西州

沁園春 送包尉

我羨君歸一路秋風芙蓉木犀想慈顏望久靈烏飛噪新昏未就郎馬頻嘶正脫征衫快呼斗酒細為家人說建谿爭知道這中年懷抱最怕分攜 丈夫南北東西應笑殺離筵粉淚啼悵佳人來未碧雲冉冉王孫去後芳草萋萋明日相思山重水複古道人稀茅店雞元龍老有高樓百尺誰共攀躋

沁園春 答九華葉賢良

一卷陰符二石硬弓百斤寶刀更玉花驄噴鳴鞭電抹烏絲欄展醉墨龍跳牛角書生虬髯豪客談笑皆堪折簡招依稀記曾請纓繫粵草檄征遼 當年目視雲霄誰信道淒涼今折腰悵燕然未勒南歸草草長安不見北望迢迢老去胷中有些磊磈歌罷猶須着酒澆休休也但帽邊鬢改鏡裏顏凋

沁園春 同前

我夢見君戴飛霞冠着宮錦袍與牧之高會齊山詩酒謫仙同載采石風濤萬卷星羅千篇電掃肯奔窮兒事楚騷掀髯嘯有魚龍鼓舞狐兔悲嗥 英雄埋沒蓬蒿誰摸索當年劉與曹歎事機易失功名難偶誅茅西崦種秫東臯柵有雞豚庭無羔鴈道是先生索價高人間

寧待相期海上共摘蟠桃

沁園春 癸卯佛生之翌日夢中作既醒但易數字

有箇頭陀形等枯株心猶死灰幸春山筍賤無人爭喫夜爐芋美與客同煨何處攜花忽相導引莫是天宮迎赴齋又疑道向毗耶城裏講席初開 這邊尚自排徊笑那裏紛紛早見猜有尊神當杵拳麄似鉢名緇豎拂喝猛如雷老子無能山僧不會誰誤檀那牽請哉山中去便百千億劫休下山來

沁園春 和吳尚書叔永

我所思兮延陵季子別來九春笑是非浮論白衣蒼狗文章定價秋月華星獨步岷峨後身坡潁何必荀家有二仁中朝裏看叔兮袞兮伯也絲綸 洛中曾識機雲記玉立堂堂九尺身歎苕溪漁艇幽人孤往鴈山馬鬣弔客誰經宣室釐殘玄都花謝回首舊游存幾人新腔美堪洗空恩怨喚起交情

沁園春 吳叔永尚書和予舊作再荅

莫羨渠儂白玉成樓黃金築臺也不消顛恠騎驎被髮誰能委曲令憔爲媒贊者一毛袖閑雙手只了持螯與把盃公過矣嘗陳登豪氣杜牧麄才 便煩問訊張雷甚斗宿無光劍不迴想閣中鳴佩時攜荅去壁間懸擱

近有誰來撤我虎皮讓君牛耳誰道兩賢相𠨕战中年後向歌闌易感樂極生哀

沁園春 惟揚作

遼鶴重來不見繁華只見烟殘甚都無人誦何郎詩句也無人報書記平安闌里俱非江山略是縱有高樓莫倚闌沉吟處但螢飛草際鴈起蘆間　不辭露宿風餐怕萬里歸來雙鬢斑算這邊贏得黑貂裘獎那邊輸了翡翠金莢撥盡流傳吟詠何闌開到瓊花亦懶看君記取向中州差樂塞地無數

摸魚兒

恠新年倚樓看鏡清狂渾不如舊暮雲千里傷心處那更乱蟬疎柳凝望久愴故國百年陵闕誰迴首功名大謬歎采藥名山讀書精舍此計幾時就　封侯事久矣輸人妙手滄洲聊作漁叟高冠長劍渾閑物世上切身惟酒千載後君試看拔山扛鼎俱烏有英雄骨朽問顧曲周郎而今還解來聽小詞否

摸魚兒 海棠

甚春來冷煙淒雨朝朝遲了芳信驀然作暖晴三日又覺萬株嬌困霜點鬢潘令老年年不帶看花分才情减盡悵玉局飛仙石湖絕筆辜負這風韻　傾城色懊惱

佳人薄命墻頭岑寂誰問東風日暮無聊賴吹得臙脂成粉君細認花共酒古來二事天尤吝年光去迅漫綠葉成陰青子滿枝做取異時恨

摸魚兒 用舊之湖

便扶衰荷鋤歸去何須身著宮錦異誰共話桑麻事朱老阮生尤稔節樸餅樸貰長須赤脚供樵能清流濁品盡歸去胃中實謂股外對酒莫辭飲　華胥夢怕殺人驚曉枕疎爏惟月來閑一生常被弓旌誤且告朝家追復愁窗甚君管取有薇堪采松堪蔭茆山再任尋不是謀臣又非世將免犯道家禁

一剪梅 袁州解印

陌上行人怪附公還是詩窮還是文窮下車上馬太匆匆來是春風去是秋風　階衘免得帶兵農婚到昏鐘睡到齋鐘不消撾鼓與知宮喚作山翁喚作溪翁

一剪梅 余赴廣東實之夜餞于風亭

東縕宵行十里強挑得詩囊拋了衣囊天寒路滑馬蹄僵元是王郎來送劉郎　酒酣耳熱說文章驚倒隣墻推倒胡床旁觀拍手笑疎狂疎又何妨狂又何妨

滿庭芳 記夢

凉月如冰素濤翻雪人世依約三更扁舟乘興莫負詠

雲程忽到一洲奇絕花無數多不知名渾疑是芙蓉城㝢又似牡丹坪　蓬萊應不遠天風海浪滿目淒清更一聲鐵笛石裂龍驚回顧塵寰局促揮袂去散髮騎鯨遙遙覺元來是夢鍾動野雞鳴

鷓鴣天　暇疾用睡和朱希真詞

前度看花白髮郎平生煙疾是清狂幸然無事污青史省得教人奏赤章　遊俠窟少年場輸他楚謝與諸王居人不識庚桑楚弟子誰從魏伯陽

鷓鴣天　戲題周登樂府

詩變齊梁辭已流香奩新製出唐朝紛紛競奏桑間曲寂寂誰知爨下焦　揮綵筆展紅綃十分峭措稱妖饒可憐才子如公瑾未有佳人敵小喬

卜筭子　惜海棠

盡是手成持合得天饒借風雨吝花有底雖着意相陵藉　做暖逼教開做冷催教謝不負明年花下人只負栽花者

卜筭子　同前

片片蝶衣輕點點猩紅小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種千般巧　朝見樹頭繁暮見枝頭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風吹了

卜筭子

亂似盎中絲蒸似風中絮行遍茫茫禹迹來底是無歡處　幻公挽難留俗事推難去惟有翻身入醉鄉愁欲來無路

後村集卷第十九

詩餘

滿江紅

金甲琱戈記當日轅門初立磨盾鼻一揮千紙龍蛇猶濕鐵馬曉嘶營壁冷樓船夜渡風濤急有誰憐猿臂故將軍無功級　平戎策從軍什零落盡慵收拾把茶經香傳時時溫習生怕客談榆塞事且教兒誦花間集嘆臣之壯也不如人今何及

滿江紅 二月二十四夜海棠花下作

老子年來頗自許心腸鐵石尚一點消磨未盡愛花成癖懊惱每嫌寒勒住丁寧莫放晴烘拆柰暄風烈日太無情如何得　張畫燭頻頻惜憑素手輕輕摘更幾番雨過彩雲無迹今夕不來花下飲明朝空向枝頭覓對殘紅滿院杜鵑啼添愁寂

滿江紅 題梅谷

赤日黃埃夢不到清溪翠麓空健羨君家別墅幾株幽獨骨冷肌清偏要月天寒日暮尤宜竹想主人杖屨繞千迴山南北　寧委澗嫌金屋寧映水羞銀燭歎出群風韻背時裝束競愛東鄰姬傅粉誰憐空谷人如玉笑林逋何遽謾爲詩無人讀

滿江紅 送宋惠父入江西幕

滿腹詩書餘事到穰苴兵法新受了烏公書幣着鞭垂發黃紙紅旗喧道路黑風青草空巢穴向幼安宣子頂頭行方奇特　溪峒事聽儂說龔遂外無長策便獻俘非勇納降非怯帳下健兒休盡銳草間赤子俱求活到崆峒快寄凱歌來見離別

滿江紅

落日登樓誰管領依游狂客待喚起滄浪漁父隔江吹笛看水看山身尚健憂晴憂雨頭先白對暮雲不見美人來遙天碧　山中鶴應相憶沙上鷺渾相識想石田茅屋草深三尺空有鬢如潘騎省斷無面見陶彭澤便倒傾海水浣衣塵難湔滌

滿江紅 送王實之

天壤王郎數人物方今第一談笑裏風霆驚座雲煙生筆落落元龍湖海氣琅琅董相天人策問如何十載尚青衫諸侯客　易愛底些官職難保底些名節擬閉門投轄劇談三日疇昔許君天下寶當爲天下蒼生惜向臨分慷慨出商聲摧金石

滿江紅 壽王實之

鶴馭來時長占定一年清絕九萬里纖雲收盡帝青空

闌月露偏為折桂地風霜欲放黃花節聽玉笙縹緲度
嶽山吹初徹　曾直把龍鱗批曾戲取鯨牙拔向絳河
濯足成池睎婺俗子底量吾輩事天仙不在臞儒列世
豈無瑤草與蟠桃堪攀擷

滿江紅　和王寅之韻 送鄭伯邑

蓮雨盲風留不住江邊行色煩問訊冥鴻高士釣鼇詞
客千百年傳吾輩語二三子繫斯文脉聽玉一郎一曲玉
簫聲淒金石　睎婺處怡山碧垂釣處滄溪白笑而今
拙宦宅年遺直只願長留相見面未宜輕屈平生膝有
狂談欲吐且休休鶴鄰壁

刻　二十三

滿江紅　四首並和寶之

往日封章曾從動君王玉色今似得三閭公子四明狂
客古不能箝言者口天方欲壽中朝脉算人間豈有疤病
無醫須鍼石　年冉冉袍猶碧心耿耿頭先白笑臣舒
迂綫臣山愚直拂袖歸來羞叉手望塵拜了難伸膝把
富春瀨與首陽山圖齋壁

滿江紅

三黜歸來飯蔬食瓢無慍色中年後家如旅舍身如行
客軒冕豈非疣贅貝烟霞已是膏肓脉有些兒隙地更
疏泉堆叠石　鄰媼餉新蒭碧溪友贈鮮鱗白向陳編

冷笑孔明元直俗事不教污兩耳燕居聊可盤雙膝取
當年行脚一枝笻懸高壁

滿江紅

曉昔臚傳仗下奏祥雲五色何況是西山弟子鶴山賓
客上帝照臨忠義膽老師付受文章脈問此君髯鬣似
何人徂徠石　園官菜盤苜蓿田舍米翻匙白懶投詩
見素寄書扣直德耀不嫌為隱妻鶴兒已解操吟膝有
誰憐給札老相如家徒壁

滿江紅

下見西山料它日面無慙色君記取不為呂嗤亦非秦

刻　二十四

客借有客有意挽回當世事無方延得諸賢脉笑海波渺
渺幾時平空嚙石　園五畝紛紅碧家四世傳清白任
天孫笑拙女嬃嫌直老去何煩援以手向來不要加諸
膝待深山深處着茅齋看青壁

滿江紅　壽內

八十加三人盡訝還童返少柔信道從前曉織紝曾經
了凜凜共姜當日誓諄諄孟母平生教到如今象服擁
魚軒天之報　如船藕如瓜棗斑衣舞金鍾酌望秋宵
一點老人星照塵世少如媪福壽長君知得兒忠孝待
看它孫子又生孫添懷抱

滿江紅 和貝叔求以書眎與浪此子
着破青鞋渾不憶蹋它龍尾更冷笑疑人管割二三百
歲孫子彭錢誰壽夭更均漁父爭醒醉向江天趁月美
禽魚態然矣　杯中物姑停止床頭易都拋廢慨事常
八九不如人意白雪調高尤協律落霞語好終傷綺待
煩公老手一摩挲文公記
風入松 循齋道中作
橐泉零斷夜初長別館淒涼細思二十年中事數人琴
已矣俱亡敗盡潘郎鬢髮銷殘荀令衣香　多年布被
冷如霜到處同床前聲一去無消息但回首天海茫茫
舊日風煙草樹而今總斷人腸
風入松 同前
歸鞍尚欲小徘徊逆境難排人言酒是銷憂物奈病餘
孤負金罍諸琵琶撝卻時候淒涼亂了情懷　逆旅揉落
曉風來野店猶開多情惟是燈前影伴此翁同去同來
逆旅主人相問今回老似前回
風入松 癸卯至石塘道中十五年前所宿
殘更難睚抵年長曉月淒涼芙蓉院落深深閉嘆芳卿
今在今亡躲笑無求皇曲凝心有返魂香　起來林鉤
髮如霜半被堆床定歸兜率蓬萊去奈人間無路茫茫

劇 二十 五

緣斷謾三彈指憂來欲九迴腸
風入松 同前
攀翻宰樹曾徘徊草草安排昔人徒步陳雞黍愧公家
僕馬駢羅華表舊愁滿目黃粱殘夢傷懷　欲將莊列
等歡哀對卷備開遺音指點虛無路問何年遼鶴歸來
宿酒得風喇解小輿待月同迴
水龍吟二首 乙亥自壽
年年歲歲今朝左弧懸罷渾無事吾衰久矣我良安在
老之將至懶窮京書怕看除目敗人佳思把東籬檢定
北窗開了悠然酌頹然睡　客有過門投贄道先生訪
華胥氏誰能辛苦陪它綺語記它奇字屈指先賢戴花
老監豈其苗裔待異時約取賀夫彥國入耆英會
先生放逐方歸不如前輩抽身早臺郎舊秩看來俗似
散人新號起舞非狂行吟非怨高眠非傲嘆終南捷徑
太行盤谷用卿法從吾好　閉了草廬長嘯後將軍來
時休報床頭書在古人出處今人非笑製簡淡詞呷些
淳酒野花簪帽頹雲在江滿又還因任賽汾陽考
水龍吟二首 自和前韻
病翁一榻蕭然（劉尉山號病翁）不知世有歡娛事雀羅庭院戴
醉客去催扶人至報茶秋光要些酒量要些詩思柰長夜

劇二十 六

鯨罷吸異聲息聲荼既外惟貪睡　窮裴季與千曾識
相過莫知誰氏柴門草戶關人守舍任伊覓字自和山
歌國風之變離騷之裔待從今向去年年強健補花試
會

平生酷愛淵明偶然一出歸來早題詩信意也書甲子
也書年號陶侃孫兒孟嘉甥子疑狂疑傲與柴桑樵牧
斜川魚鳥同盟後歸于好　除了登臨吟嘯事如天莫
相諳報田園閑靜市朝翻覆回頭堪笑節物推人東籬
把菊西風吹帽做先生處士一生一世不論資考

浪淘沙

紙帳素屏遮全似僧家無端霜月闖窗紗喚起玉關征
戍夢幾疊寒笳　歲晚客天涯短髮蒼華今年衰似去
年些詩酒新來俱倚閣孤負梅花

浪淘沙

疊嶂碧周遮遊子思家擁藏白髮頓烏紗落日倚樓千
萬恨社鼓城笳　老去淡生涯虛擲年華膩茶盂子太
清些待得癡兒公事畢謝了梅花

浪淘沙二首丁未生日

去歲詣公車天語勤渠絳紗玉斧照寒儒恰似昔人曾
夢到帝所清都　胥相太清臚調陳須臾今年黃勅拔

稱呼只爲此翁霜鬢禿老不中書
早歲頹寒致晚節遭逢曾閱黃茶侍重瞳歸去青藜光
照廨增藥劑紅　山書煩忽忽于春猶濃除官全似紫
陽翁寶文潭州換簡新街頭面改又似包公辦郡得小龍

念奴嬌木犀

遶籬芳菊猶遲含北笑葵渾未却是小山叢桂裏一
夜天香飄墜約束奴兵丁寧稚子莫掃青苔砌風高露
冷倚欄疑在人世　客有載酒過予朗吟招隱洗盡塵
秋意白髮長官窮似風剛被天公調戲遍地堆金滿空
雨粟不濟淵明事殘英賸馥明朝猶可同醉

念奴嬌菊

老夫白首尚兒嬉廢圃一番料平理餐飲落英幷墜露
重把離騷拈起野艷幽香深黃淺白占斷西風裏飛來
雙蝶繞叢欲去還止　嘗試詮次羣芳梅花差可伯仲
之間耳佛說諸天金色界未必莊嚴如此尚友靈均定
交元亮結好天隨子籬邊坐下一杯聊泛霜蘂

念奴嬌壬寅生日

比如去歲前年今朝差覺門庭靜玉軸錦標無一首知
道先生遠佞假使文殊携諸菩薩來問維摩病無花堪
散亦無香積齋襯　回首雪浪驚心黃茅過頂瘴毒如

炊飯山忍海神俱是者饒得書生可命不慕飛仙不貪
成佛不要鑽天今年年今日白頭豎子家慶

念奴嬌壽趙少卿

卯君來與與眉州儀子依稀同日一自前朝跳蔡後頗
覺壺山火叔誰料端平繼居遺補後有斯人出幅巾林
下姓名玉座長憶　須信論語尤甘忠言最苦擇攬何
如蚕諸老前疏生欲晚留取南都鐵壁洛社自佳鏡湖
雖好莫問君王乞年年歲歲大家同做真率

念奴嬌丙午壽鄭少師生日

禁中張燕苦留公未許歸尋初服千載君臣魚有水不
比嚴光文叔火德中天客星一夕莫草聊同宿重來疑
碧依然賡載相看　過眼多少紛紛浮雲野馬幾度棋
翻局客話鳳池三入事洗耳湖光一曲伯始原來稱珪
圍冷占斷西風菊年年歲歲金英常泛芳醑

木蘭花慢壽賓之

瀛州真學士爲辰事在紅塵爲諸館宮闈沉香亭東頃
謫仙人爲親近君側者見萬言策了其劉費爲是尚方
請劍漢廷多憚朱雲　君言往事勿重陳且鬭酒邊身
也不會區區弄它甲子記甚庚寅酬曹瞽如朝菌又安
知老柏與靈椿世上榮華難保古來名節如新

木蘭花慢癸卯生日

病翁將耳順牙齒落鬢毛疏出入感慨君恩放還田舍免
詣公車兒時其丘其水到而今老矣可樵漁賞馬華軒
無分褰驢破帽如初　浮名某半竟成虛屢折總因渠
帝錫余別號江湖聲賈山澤仙臞尊前未宜感慨事猶
須看歲晏何如衛武耄年作戒伏生九十傳書

木蘭花慢述鄭伯昌

古人吾不見君莫是鄭當時更築就山房躬耕谷口名
動京師諸公任他密奏莫社陵野老共襟期有客至門
先喜得錢沽酒何疑　昔年聯轡柳邊歸陳迹恍難追

况種桃道士看花君子回首皆非稍逢故人問訊道劉
郎老去又無詩把做一場春夢覺來莫要尋思

木蘭花慢丁未中秋

水亭凝望久期不至憑遠差隔翠幌銀屏新眉初畫半
面猶遮須臾淡烟薄霧被西風掃盡不留些失了白衣
蒼狗奔雷兔金蟇　乘雲徑到玉皇家人世鼓三檛
試自判此生更看幾度小住爲佳何須如鉤似玦便相
將只有半菱花莫遣素娥知道和它髮也蒼華

最高樓戊戌自壽

南嶽後累任作祠官試說與君看仙都玉局纔交卸新

衡又管華州山怪先生吟膽壯飲腸寬　去歲擁旌旗
稱太守今歲帶笭箵稱漫叟帽入關慣投閑有時掃袖
尋仲放有時携枕就陳摶任傍人嘲潦倒笑癡頑

最高樓（周題閣韻發册）

周郎後直數到清真君莫是前身入耆相應諧韶樂一
聲未了落梁塵笑而今輕郢客重巴人　只少箇綠珠
橫玉笛更少箇雪兒彈錦瑟歎賀老屈黃秦可憐燕唱
并麥曲不逢御手與龍巾且醉眠蓬底月鎖閒春

臨江仙（懸圃種花）

落魄長官江海客少豪萬里尋春而今憔悴向溪濱斷

無觴詠興惟有簿書塵　手揷海棠三百本等閑妝點
芳辰他年絳雪映紅雲丁寧風與月記取種花人

臨江仙（庚子重陽余以館餞帥會前帥唐伯玉前攜黃成父于越王臺明年是日寫於醴陵驛作）

去歲越王臺上飲扇間一客如龍慷慨吊古壯懷同馬
斷千嶂暮樂奏半天中　今歲三家村市裏故人各自
西東菊花時節酒樽空可憐雙雪鬢贏得幾秋風

臨江仙（湖山道中）

不見仙湖能幾日塵沙變盡形容夜來月冷露華濃都
衣茅屋下但記畫船中　兩岸綠陰猶未合更須補竹
添松最憐幾樹木芙蓉手栽纔數尺別後爲誰紅

臨江仙（己酉和貢之燈夕）

玉遂鈿車當日事東塗西抹郁曾等閑曲子歷和凝（曲子
相公）縱遊非莫草已醉強惺惺　今向三家村送老身如
罷謠莫僧高樓百尺不須登半爐煨葉火一盞勘書燈

昭君怨（牡丹）

曾看洛陽舊譜只許姚黃獨步若比廣陵花太虧他
舊日王侯園圃今日荆榛狐兔君莫說中州怕花愁

昭君怨（瓊華）

后土宮中標韻天上人間一本　道號玉真妃字瓊姬

我與花曾半面流落天涯重見莫把玉簫吹怕驚飛

清平樂（五月十五夜翫月）

纖雲掃迹萬頃玻璃色醉跨玉龍遊八極歷歷天青海
碧　水晶宮殿飄香羣仙方按霓裳消得幾多風露變
教人世清涼

清平樂（同前）

風高浪快萬里騎蟾背曾識姮娥真體態素面元無粉
黛　身遊銀闕珠宮俯看積氣濛濛醉裏偶搖桂樹人
間喚作涼風

清平樂（贈陳參議師文侍兒）

宮腰束素只怕能輕舉好築避風臺護取莫每驚鴻飛
去　一闋香詞□柔□舞供有風流貪與衞郎留語不
知舞錯伊州

清平樂　丹陽舟中作

休彈別鶴淚與絃俱落歡事中年如水薄懷抱那堪作
惡　昨宵月露高樓今朝煙雨孤舟除是無身方了有
身長有閑愁

長相思　惜梅

寒相催暖相催催了開時催謝時丁寧花放遲　角聲
吹笛聲吹吹了南枝吹北枝明朝成雪飛

詞　二十　十二

長相思　寄遠

朝有時暮有時潮水猶知日兩廻人生長別離　來有
時去有時燕子猶知社後歸君行無定期

長相思　餞別

風瀟瀟雨瀟瀟初送津亭折柳條春愁不自聊　煙迢
迢水迢迢准擬江邊駐畫橈舟人頻報潮

長相思

煙淒淒草淒淒野火原頭燒斷碑不知名姓誰　印累
累冢纍纍千萬人中幾個歸榮華朝露晞

長相思

勸一杯復一杯短錦相隨死便埋英雄安在哉　眉不
開懷不開幸有江邊舊釣臺拂衣歸去來

菩薩蠻　戲林推

小髻解事高燒燭羣花圍繞樓蒲局道是五陵兒風騷
滿肚皮　玉鞭鞭玉馬戲走章臺下笑殺灞橋翁騎驢
風雪中

玉樓春　戲林推

年年躍馬長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青錢換酒日無何
紅燭呼盧宵不寐　易挑錦婦機中字難得玉人心下
事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

大二十　十四

生查子　元夕戲陳敬叟

繁燈奪霽華戲鼓侵明發物色舊時同情味中年別
淺畫鏡中眉深拜樓西月人散市聲收漸入愁時節

憶秦娥　暮春

游人絕綠陰滿野芳菲歇芳菲歇養蠶天氣采茶時節
枝頭杜宇啼成血陌頭楊柳吹成雪吹成雪淡煙微
雨江南三月

憶秦娥　上巳

修禊節晉人風味終然別終然別當時賓主至今清絕
等閑寫就蘭亭帖豈知留與人間說人間說未和之

歲暮春之月

憶秦娥

泥滑滑一聲聲喚征鞍發征鞍發寄言楊柳不禁攀折荀郎未上香初歇蕭娘心下書難說書難說雲停吹散一生愁絕

憶秦娥

春醒滯夢中桃馬豪如昨豪如昨月明橫笛曉寒吹角古來成敗難描摸而今却悔當時錯當時錯鐵衣猶在不堪重著

憶秦娥

梅謝了塞垣凍解鴻歸早鴻歸早憑伊問訊大梁遺老浙河西面邊聲悄淮河北去炊煙少炊煙少宣和宮殿冷煙衰草

鵲橋仙 戊戌生日

金風淅淅銀河淡淡長少群賢畢會平生八事趁生知椎此夕惺惺相對 玄花生眼新霜點鬢不肯遮藏老態人間何處有仙方擘劃得二三百歲

踏莎行 甲午重九牛山作

日月跳丸光陰脫兔登臨不用深懷古向來吹帽插花人盡隨殘照西風去 老矣征衫飄然客路炊煙三兩人家住欲攜斗酒答秋光山深無覓黃花處

水調歌頭 遊蕭閣追和崔帥使韻

余與鳳儀真知有舊曾事帷幄崔公議欲薦致屬光發洞頁俊李公之門往公處聘決公與余俱入幕後二十五年李使節州拜公祠像俯仰今昔輒和公所作水調以寓悲慨

敎使竟空返公不出梅關當年玉座記憶及席問平安羽翁尉佗城上野服仙遊閣下遼鶴幾時還稍有蜀音猶健筆與書丹 青油士珠履客各凋殘四方盛是慶霏聘獨此尚寬閑丞相祠堂何處太傅石碑墮淚木老瀑泉寒往者不可作置酒且登山

再和 壽帥

遣作嶺頭使似戍玉門關來時送者舉酒珍重祝身安街畔小兒拍笑馬上是翁贏得鬢頭鏗壁俱還何處得仙訣髮白頰猶丹 屋茅破籬菊瘦架藤殘老夫自討甚審心定不如閑客難揚雄拓落交笑王良來往西汗背上莫再拜謝不敏早晚乞還山

三和 解印有期戲作

老子頗更事打透利名關百年擾擾于役何異夢槐安夢裏偶然得意醒後縂堪發笑蟻穴駕車還恰佩南柯印驛舞殺當丹 客未散日初昳酒猶殘向來幻境安在回首總成閑莫問浮雲起滅且踏剛風游戲露冷玉

前窗寄語抱朴子候我石樓山

四和 八月廿九日帥中別同官漕上賦

半世慣岐路不怕唱陽關朝來印綬解去今夕枕初安莫是散場優孟又似下棚傀儡脫了戲衫還老夫事多忘公莫笑渊州 筆端花胸中錦兩消殘江湖不草空曠何必養天閑久苦諸君共事更盡一杯別酒風露夜深寒回首行樂地明日隔雲山

五和 客散獨堤步月而作

落日幾呼渡仕久每留關有時來照清淺鬢雪似潘安一曲親豪君賜兩岸更無人迹惟見鷺飛還隙地欠栽

接樵為雜黄丹 柳全疎松尚幼怕摧殘傍人笑我癡計管鑰貫防閑翁意在平林鬱蒼亦知夫水月蒲艖貯清寒賦詠差奇混赤壁與滁山

六和 次韻館客胡上賦蜀仙事

揭虞問周鼎柱史出秦關苦求勾漏何意身世遂差安不見跖蹻隆冢時有飛鴻遵渚樂此久忘還采藥寓言耳曾吹有靈丹 釣游處搖葉暗荻花殘自翁仙後千載翁與水鷗閑我讀內篇未竟忽被急符驅去洞閉白雲寒回首愧幽子隱約海中山

七和 十三夜同官載酒相別不見月作

惟有廣寒殿此夕不開關林間烏鵲相賀暫得一枝安只在浮雲深處誰駕長風挾取明鏡忽飛還玉兔呼不應難覓白中丹 酒行深歌聽徹笛吹殘嫦娥老去孤今離別正如閑待得錦囊搜出只怕玉峯醉倒衰病不禁寒卿去我欲畢吉負此湖山

水調歌頭 癸卯中秋作

老去有奇事天放雨中秋使君飛檄千丈縹緲見麟洲景物東徐城上裁月比征詩更覓缺幾時休俯仰慨今昔惟酒可澆愁 風露高河漢淨素光流貴胡野老相慶田海十分收競看姮娥金鏡爭信倦人玉斧費了一番修衰晚筆無力誰伴賦黃樓

門人迪功郎新差昭州司法參軍林 秀發 編次

後村集卷第二十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記

汀州重建譙樓記

汀古郡也官寺皆百年老屋癘屋覆壓紹定六年建安李公出守稍撤而新之由堂寢至門廡由庫廐至亭榭皆煥然改觀獨譙樓以費夥未皇及公益務節縮得錢二萬緡將改作適當路牟利左右望而妄奏公廢是役之費撥移錢糴米若干斛為均惠倉汀人始免貴糴之患會上親政放紬貪濁用真公德秀為帥視屬部如家公臨郡滋久所積又萬緡迺申初志六閱月而樓成手詔頒春官權量以廡屬城南門後廢弃茸居民冒侵對列郎肆中通幾路公別給以在官田宅復兩廡併城南門樓高大之郡治之前可立萬馬鉅麗如是然備作募而使材瓦市而致六邑之民不知有役焉初庚寅辛卯閭閻為盜區禍起於汀四封之內大抵皆盜而營卒亦因執郡將欲戕害人情視汀猶毒虺鷙獸之窟宅也公以偏師襲檢而巨寇禽單車入城而叛卒誅天子嘉獎就畀符竹或者尚為公慮曰兵驕也民悍也財乏也既而公在郡四年前之恣睢犯上不可調柔者皆斂首順令兵果驕耶前之强獷負固未易拊循者皆革面來依民果悍耶亂離剝殘之後練兵積粟猶有餘力以飾墜壞美輪奐財果乏耶昔春秋書新作南門以示譏蓋清風至而修城郭營室中而土功始司空填人以時受功周制具存不待其敝而後改也僖公治費二十年而有斯役則國內之事闕遺不及舉者多矣公歲月視僖公孰久近樓視一門孰難易竊意夫子復生將特書大書之矣而又奚譏公名華字實夫資忠義而輔以材智計而戰戰則克慮而動動以成余從其公久見其尚論當世人物如公僅屈一二指故因斯樓之成具書之以詒後人云

端平江閣題名壁記

江西帥昔治洪州建炎省方始以朱丞相勝非為安撫大使治江州而洪帥兼安撫使如故其後詔從洪守高衛之請關移于江洪之守臣止兼江西兵馬鈐轄隆興升府關復于洪而江州行太守事隸焉端平三年春

深入疆吏告急上慨然遠覽中興舊規命僉樞魏公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即江州開大幕府兵部侍郎黃公伯固江西安撫使知江州以參贊軍事及黃公去而直寶文閣陳公撰寶來修江防蒐軍實結民心厲士氣用能朞歲之間九列城為大府張弱勢為強形暇日

命龍君石千壁紀移閫歲月姓氏自黃公始且援袁州刺史韓愈爲觀察使王仲舒記滕閣事俾某筆之某雖文墨媿愈然實文公賢逾仲舒況閣之建罷重於閣之廢興此之營綜急於彼之登覽因不敢以淺陋辭惟尋陽据天塹之中上聯夔郢下接昇潤自昔立國江南者之所重晉以庾亮溫嶠第一流人臨之嘗試裴高而望江山歷歷其盛人偉識遺忠餘烈有未泯者高皇帝移閫之安撫聖天子經武之英斷可謂深且遠矣某以屬城事統府設有羽檄猶當悉敝賦以從執軍禮以見其何敢有愛於區區之文乎顧承命紀事詞樸而核它日公發率三軍將角諸鎮乘風督艨艟之勢奏蒙衝闘艦之捷某雖衰備甚露布上尚書作凱歌被樂府尚可勉焉

建寧府新建譙樓記

端平二年五月某日祕書丞兼樞密院檢詳姚公以直祕閣出守建安兼漕全閩詔下士相告語曰公初元善類西府賢掾去可惜盍留行乎建士之在朝者則曰公嘗貳吾州有恩信兹行可爲中朝惜可爲吾州賀乃不果留時城中遺燼暴骼滿目市區二十四存者九財殫粟竭物情洶洶不安公至明誅賞辨逆順而軍紀肅柎劑疾輯流散而民氣和嗇用度規荒殘而官府立明年春余遂於朝微服過建焚室已十具五六譙書擢公以漕兼守又明年春余行役道焉則樓堞翬飛屢肆鱗葺所謂二十四區者皆復不獨公廨也余歎曰君相真知人哉建人真知公哉既見公握手相勞苦公曰州昭如舊觀然吾力疲而顛白矣凡土木之役不可殫紀譙樓最鉅緡錢一萬一百四十一楮幣二萬九百九十四其費也起乙未仲秋迄丙申季夏其歲月也吾子筆之建安自南渡劇盜范汝爲弄兵之後更列聖涵濡休息名公卿相踵積累其軍府殷實井邑繁雄冠於七聚一旦小失牧馭蕩爲煙埃夫聚力所成壞於一夫之手顧諉數於天可乎暮月之頃還彼百年之舊勿歸功於人可乎昔者周大夫閔故都之毀其詩曰彼黍離離傷之也又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尤之也原禍亂之始而呼天以尤之其怨之者深矣魯僖復周公之宇國人頌之曰魯侯之功美之也又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祝之也美興復之功而祝其純嘏又祝其眉壽其德之者深矣歟亂而思治情也惡壞而喜成亦情也拯建人之厄措諸完籌百世之思也叙建人之情刻於金石千載之傳也公順昌人名璉字貴叔倫魁勝流立朝有德有言不以吏幹顯余所記特公學問之粗者爾

邵武軍新建郡治譙樓記

世言閩盜所從起必曰汀邵非也盜皆起於汀贑邵與之鄰所衝者然耳初錙化賊既殘建泰二邑勢且及郡天子命朝臣某人某人出守皆固辭王侯遂獨奉詔引道未至郡已失守千里爲墟侯露居于野捏拳轉戰誅筋竹洞渠魁羣醜或僇或降惟下瞿賊猶據險戕縣令拒官軍侯方督累致討會以風聞去部用趙侯以夫代之慨然以夷難葺廢爲已責嘗請錢洞再造府朝將吏稟嚴令工師受成撫以紹定四年八月經始明年十一月落成費錢楮若干緡堂寢僚廳廏閑遂如大家甲族之營其居譙樓突兀鉅麗如名藩雄鎮之裕於力招捕使陳公韡過而歎曰輪奐美哉初朝家以祠牒八十助侯營兵廩徒之費侯一錢粒粟皆自致歸祠牒於朝而屬記於余余觀世之士大夫雅俗勇怯不同及乎當塞障幹方之任或曰事不可爲辭不拜或曰事尚可爲患力不足求兵與財然後往無雅俗無勇怯其說必同昔越石於并士稚於譙咸無資粮弗給鎧仗不旬月而荆棘復爲宮寺夷虜顧爲華人長源於汴弘靖於燕士馬殫盡金帛充斥不假頃而并邑蕩爲戰場部曲化爲讎敵蓋祖劉能疆理荒殘久廢之郡縣張陸不能撫循治安無事之軍府牧守才不才而一方之休戚三軍之生死萬姓之禍福繫焉可不謹擇歟故夫諉事於不可爲庸人也有待於資與助中人也無待於資與助豪傑之士也若王侯馳單車殲絕群寇趙侯收餘燼興復一郡孰資而助之哉特其忠憤廉約有以鼓盪賊之氣得軍民之心爾余故著之以闕夫謂事之不可爲者也且以愧夫謂事雖可爲而患力不足者也王侯金壇人趙侯長樂人

建寧府學重建明倫堂記

建學閎壯視國庠端平乙未四月辛巳之變燔官寺幾盡而學幸存獨明倫堂毀焉姚公珏來爲郡遭先教而後政緩廨而急學相攸於冬明年仲秋堂成以餘材新師弟子之居屬余記之昔者唐虞三代教人之法具存于經禼之所敷箕子之所陳莫不以倫爲首三綱同然之理五常固有之善同然者均賦於天固有者無待於人而古人汲汲於明是理者何哉蓋理與欲對善與利對理不勝欲善不勝利同然者有時而相遠固有者有時而不存矣嗚呼固不可以不講歟故夫人有聖有愚理未嘗偏倫有常有變人鮮能盡參晳夷齊常也舜申生變也常易盡變難處申生不以親之耄而隳其恭舜

不以弟之傲而廢其友愛而不失其厚倫之不容釋如此匹夫匹婦愚也周孔聖也愚者能之聖或不能焉周公有愧於仁智夫子謂未能事於君父修至於聖而不忘自儆倫之難盡如此六經載此者也君師倡此者也禮樂刑政扶此者也學校講此者也有所講則有所明矣公之致美於是堂豈爲學者角詞藝媒利祿之地哉群居肄習篤守力行今日之竭力於親異日之盡節於君者也今日之修於家異日之措於天下者也今日之稱於宗族鄉黨異日之行於蠻貊者也成材造士自斯堂始新堂之新自姚公始不可以不記

龍溪縣復平糶倉記

前記首叙邑人致粟之艱使人讀之感歎次述趙侯置倉之善使人忻躍末憂後人之不能繼其詞峻其旨深又使人憮然以爲過慮也然自嘉定乙亥至端平乙未不二十年而趙侯之粟羽化倉亦不存前記所慮殆如蓍龜矣長樂李侯始至慨然發憤曰彼能啟之吾能修之顧以請倫憲治二年而新敖立本錢復會帑書擢侯通守龍川侯曰倉事未竟不可去比三年終更積粟三千餘斛視趙侯增千斛焉出納斂散略倣常平既爲倉約俾請予識之有問於余者曰二侯孰難余曰方趙侯時縣計未屆令俸猶厚也李侯之時異矣上供責全銀月俸給純楮公私困弊侯儒生無生財術顧邑有税苗糜費錢蔵幾千緡又迎新例卷皆前人以奉一己者侯悉用之於倉又銖寸絫積以成之李侯爲難又問曰昔之廢者可修今之修者能保其不復廢乎余曰以李侯之心守李侯之約胡爲而廢若夫侵本錢非約也付吏手非約也濫糴賤糶苟悦之政不可以繼非約也有一于此復趨於廢矣又問曰嚴莫嚴於常平之法或者玩之如約何余曰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李侯之約將以利其身乎厚其家乎抑將以延一邑之命脉乎如止於利

一身厚一家渝之可也如一邑之命脉繫焉非渝李侯之約也失一方之人心也犯千百世之公議也失人心非良吏矣犯公議非賢士大夫矣然則是約也豈不嚴於法歟又況部刺史郡守丞臨之邑人守之其法蓋未嘗不嚴歟李侯名脩字之永學問有師承政事有家法其於是倉未復雖遷擢不忍去已復而去猶惓惓然思所以善其後者於虖可敬也已

味書閣記爲翁微夫右司作

閣在豐城山間名子賤潘公也肇廣微表公也徳夫讀書其上有年矣去而仕于朝因以其所讀者爲天子言

之史讀散敎雞窗上意覺坐是內自闡放還故山或約笑曰世盖有畏溺于獵書之豪至而光顯遇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顛蹶齟齬留落如此意者書誤德夫耶德夫寧能常味此無味之味耶德夫亦笑曰有是哉夫書無窮盡味有淺深嘗試以古今人觀之行之篤守之固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畔始合而卒離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兩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世無聞舒弘皆學春秋一起徒步拜相一老擯郡國豈非深者守道而難合淺者諧世而易售歟使其果深於書猶茹山雉也脆粟太牢也苟為不然如啗土炭如嚼蠟久將唾棄之矣然則德夫之所味固世之所不能味世之所味固德夫之所不屑味歟或又笑曰閣僅三間耳其記余曰不然石渠天祿高則高矣而不能逃莽大夫之譏臨春結綺美則美矣而不能逾狎客之諛德夫閣雖小然聖賢之事具焉古今之變合焉天下後世之責在焉德夫味之不已出則為遺直為名臣處則為高士為全人是閣與天壤俱敝矣勿記可乎

漳州鶴鳴庵記

閩塗四方者以有嘉木清泉可憩涼傳舍行店可依止南轅則不然路益荒人益稀極目數十里無寸木滴水無傳舍行店昔人酌地里之中各創庵焉歲深屋老稍圮相望漳牧合沙黃公朴始新諸庵鶴鳴庵在郡東地多靈跡嘗有異僧見二士於此對弈即之化鶴飛去然距城纔二十里旁林莽磴不類人境寒投破驛漂乎折棟隊泥之虞蟲獸暴客之恐公闢古基改面勢作堂七間廳堂三間門廡閣壯如之於是境內之庵十有七所以次經畫創始者曰鶴鳴更新者曰半砂曰雲霄曰偃虎餘皆按其籍視其庵屬泉而費出於漳竣事上尚書曰昔人作庵以僧僧以田而庵存其後有司數易僧曰室某占田而庵壞請令諸庵以甲乙承續朝論是之初公與余俱使廣東公倡諸司叶力繕南北諸庵縣潮至惠縣潭至潮景號畏途今深茅叢莽中輪奐突出鐘魚相聞完舊新水不戒而具與行中州無異公之惠利博矣余聞古之人皆好禮而樂事厚人而薄己有避堂而舍賓者有卑宮而崇館者有躬為布衣茅屋不蔽而恨無突兀之廈以庇寒士者然則僧逃庵荒非地主責乎田去僧飢非巨室耻乎余書公之事既以儆夫貴且富者或曰未也纖下不戢驅鄰虐使尤庵之大患蓋寓室而傷薪木曾子之賢至形諸言毀垣而納車馬國僑之辯僅免於詰余又以儆夫行者公倫魁名儒自館

幾秉麾節無留滯之歎有治辦之績㴑表潤州公爲之
朞年修雜政敝責閑餘力猶及於庵云

鄂州貢士田記

士貢于鄉古也使士齎糧重研而至非古也古者井地均貧富道路有委積士起閭里而達於王朝也甚易至漢循令縣次繼食然貢禹以明經潔行徵自言審田百畝以供車馬當時所以待特起之士僅如此則於群然應聘者抑可知矣禹亦幸而有田可鬻爾貧於禹者當如何哉近世賓興郡太守具卮酒飲餞之外舟車無餘皆士自任貧而遠者難是行如登天有不能行者矣合

賀公爲鑄錢使者斥羨幣十萬緡市田爲番貢士莊餘以贍番學去而董餉鄂渚時閫帥荊南陽書院公給以官田百三十畝復斥幣如番之數以惠鄂士士飲公德以余與公有世舊俾書其事于石自吾有秋是邊不解甲且三十年供億繁調度闊牧民之官往往奉急符挽事失其常度至於主計之臣執牙籌析秋毫苟免之興悅仰自歎曰吾不得爲盛德之事矣非特材臣能吏然也雅士莫不然矣故余於公之事有慨焉昔漢人論酇侯饋餉乃萬世功意且有它緣巧而其言不過曰養民以致賢而已蓋爲漢植根本者桑大夫則異是以鹽鐵

酒榷均輸爲國大利而疾賢良文學之士如仇漢之根本遂搖動而不復安公於筋書鞭算之暇師飽馬騰之餘又時有所弛弛以寬民教養以收士與酇侯之意合彼桑大夫之流聞風益少愧矣夫江漢楚之舊封異時以辭令爭衡中夏登高能賦而志節與日月爭光者皆楚產也國家有事西北必於上流謂宜培植其人才以待緩急之用公所望於鄂之士者在此其田之頃畝與夫行者居者贍廩之式則有司存公名似道字師憲以儒術治賦始至軍無見糧未幾而有一歲之備天子宰臣材公之爲由尚書郎九卿超拜地官小司徒云

風月窩記

寔齋所居西偏面古木叢竹爲數屋三間中置一榻友之同志者游乎方之外者仕之倦而歸者至則留語或止宿焉扁曰風月窩客戲主人曰昔宋玉授簡於楚王之蘭臺謝莊託詞於陳王之桂苑皆以鉅麗之觀發其高爽之思今吾子追涼於蓬窻兀兀於澗泮無見哂於二子乎主人曰嘻詞不諳理工無益也學不盡性博無益也彼以朒朏量月雌雄論風逞者視之奚異兒童吾聞元化之內清淑精英之氣在天地爲風月在人爲情性風至調而止噫謞叱吸風之變也月至明而止薄蝕陰

爵曰之厄也性至靜而止喜怒哀樂性之動也故言風月者曰清明曰光霽言性者曰善曰寂然不動夫能則身而反求諸光而內照則動者可以中節靜者可以復初所謂清明而光霽者斂之方寸舒之八荒六合隨寓而可樂矣庸詎知彼之蘭臺桂苑非鼠壤蟻肆乎吾之雙牖圭竇非瓊樓玉宇乎客憮然而退

修復艾軒祠田記

初郡人祠艾軒先生于城南田以贍之者忠定趙公也碑以寶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猶子成季字井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益落田爲二姓

所得諸孫曰鈞者愬于討宣方公大琮喟然太息曰鬻祀田非法也沒價返田法也吾使鄉部寇庠毋薄檄郡丞以棄名錢酬元直之半俾復其舊會易帥它路事格不行田既去祠益圮鈞復愬于郡楊公棟亦喟然太息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爲先師艾軒非先賢乎式閭表墓自昔有之田非閭墓比乎延新祠宇復論二姓曰先生在不殖寸產沒豈與鄉人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誠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貧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棄名錢不可覬其以郡緡十有二万酬若等二姓退聽毀券歸祊公又曰是嘗一鬻矣安保其不再

乎聚其田九八畝三角二十一步歲得穀十七斛有奇錢十圍又遠而可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郁先生孫也宜主其祭鈞井伯孫也有勞於田令學官以其歲入分給二子焉昔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之辨以陳良爲楚産以仲子爲齊巨擘至伯夷伊尹則不然今夫前陳後方莆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丘云爾忠定番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其久也事先生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乎若先生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楊公起倫魁由樞掾尚書郎出牧其來以風化爲先務推賢崇德蒐遺繼廢於是二劉

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擢刑當使者垂發命某曰圮者葺侵者歸矣子二大父實同朝宦其書于石某不敢以衰病辭

建陽縣廳續題名記

建陽名難治而實不然魏魏考亭爲宋闕里兩坊增籍大備比屋絃誦前修言行接乎見聞士易治也俗勇於鬬及氣平人定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終遂非者少民易治也運鹽有法可以裕上寛下無江浙閩粤頑借鹽空之取聽訟日纔數十紙賦與訟易治也矧其山水明秀二橋如畫茶筍蓮山酒妙天下人家池榭多奇亦謹

樹辰由之李花極目其土風物產之美又宦游者之所
樂也然比歲長官頻以傷錦而去趙侯與迺至而歎曰
有易治之實而蒙難治之名是辱誣吾縣也廼究病源
徐施砭劑朞年而治二年而大治岸有醮舟水無租瘢
凋瘵復甦廢墜畢舉一日顧壁記石且盡命續之書抵
余曰吾子舊令尹也盍識諸嗟夫余之去縣久矣端嘉
間假道者再其父老皆空巷送迎諭之不去今余齒髮
殘禿父老見之且不復識而聞余子弟過其境者猶惓
惓相勞苦以余拙政而其人不相忘如此趙侯方新學
宮講師說私淑其士抑豪右扶鰥寡勤拊其民持之以
久終之以不倦它日愛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字
景臯其學出於師友云

晉江縣飛舄堂記

昔之賢令子游以學愛傳子賤以不忍欺傳西門豹以
鑿渠傳尹鐸以減戶租傳劉方以惻隱無華傳元紫芝
以于蒍于傳所傳之事以常不以異也晉江明府林君
委余記其邑之飛舄堂余曰明府以通經擢奉常第政
出於學而名堂之義顧本於王喬何歟按喬傳舄化鳧
鼓自鳴皆卓詭不經與武城單父鄴晉陽襄城魯山之
事異范史述循吏甚衆而列喬於技術傳中明府奚取焉
意者尚其以神道設教耶君曰非也余曰明府嘗丞大
蒲光顯矣豈其厭雷地而夢鈞天乎君曰非也余請至
三反君曰宰邑之難尚矣彭澤發歎為形役山陰矯
情強飲不飲雖有雅士一綰銅墨鮮不改度矧若周顒
輩之瑣瑣歟夫膠擾者事也靈明者心也吾出履公家
態酬乎外退坐斯堂存養乎內以吾靈明治彼膠擾昔
者漢初君臣嘗用之於天下國家而驗矣況邑乎一室
猶八極之表也微屩猶尚方之舄也或曰明府之言殆
有得於黃老歟余曰傳不云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又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說也固黃
老之所本歟君名其福唐人堂在邑廨之東君所創者

淮東總領所寬廉堂記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王公埜上章再求
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詔辭曰爾行之以寬裕本之以潔
廉此朕所以懇懇用情于爾而不忍遽從之歸也祗若
成後勉為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職之難有二操切
病民也出納仰人也故治已者極其嚴責人者極其寬
至是讀王言而喜曰上英睿洞照群下凡臣所為陛下
固治之矣迺取寬廉二字扁其聽事西偏之堂謀記諸
石以荅天寵夫理財之難尚矣先朝雖重三司使之權

然所任之人皆寇準晏殊王堯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慶曆以後稍用惠卿嘉問之徒講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之於外元祐知其弊擢李常蘇轍出鮮于侁將漕以救之未幾豐亨豫大之論起有魏伯芻者以胥吏之智變鈔引之法求多不已遂啓侈心而召狄患南渡德音首欲痛革然賦入既狹兵費浸闊其取之於民者終不能復祖宗之舊而四總建焉蜀獨趙開昇閫鄂三王人各極一時材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間酒茗鹽鐵蒐求無遺蘊矣於是用事者方以爲未至更出新智以圖富强卒之無他綵巧不過寵商賈困郡縣而已蓋時賢所操之術非獨惠卿嘉問之所不肯設向居厚之所不敢爲亦伯芻輩之所不忍盡試者也使其利歸公室猶且爲國聚怨況或以潤其屋而肥其家乎上益厭之而擢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識我飢飽矣民曰公長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如此或曰方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運牙籌如飛者殆不能濟而工人之言雍容如彼吾子之論舒緩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漢下告緡搜粟之令罪至役入天下莫應及欲免兒寬則牛車擔負爭輸惟恐右內史之去以寬不以嚴也謂上之耕木牛流馬之運厥功大矣而其根本乃在於成都田十五頃桑八百株以廉不以汰也行督責之政以税民深者爲賢吝斯之法也奪禄賜之富以文其與民爭利之過桑大夫之言也或者語塞因次第其說以復公命

後村居士文集卷之二十

記

雲泉精舍記

休文游四方而歸築精舍閣皂山中面峯挹澗手植優杞梅竹無數其言曰人莫不有嗜嗜美色未也有嗜痂痔者焉嗜爽口未也有嗜昌歜羊棗者焉又其大者嗜聲名嗜富貴嗜無窮力有限則必疲心役智以求之而後饜余山人也世之所嗜翠子之所不好然亦有嗜焉山椒之雲自去自來澗中之泉隨取隨有此余之所嗜也蓋聲名富貴非有力不可致而世之嗜之者衆是二物者不待有力可致而世之嗜之者少故余得而擅之噫此遁世避俗者之高談也或曰休文讀書通古今善屬辭縱使老窮不遇猶當蕭然陋巷求顏子之所樂今乃著華陽巾黃練衣修老氏之道與窮猿野鶴爲交壞美質而離本性曷不返初服乎僕曰不然昔賀監知章婁相公輔脫節皆求爲道士而不可得夫士以不降志辱身爲高二子仕至卿相始欲以其已降之志旣辱之身自附於幽人勝士孰若高蹈遠引於未嘗降辱之先哉僕婚宦二十年所就何事依違俛仰有愧休文多矣方將從休文入山顧恐俗狀已成雲見之斂態泉見之閟聲休文見之而閉關也況敢輕議休文乎休文楊氏名至質豐城人

古田縣廣惠應行祠記

廣惠應行祠者縣令劉克遜之所作也初嘉定丙子邑人卽縣西隅爲惠應祠未幾遷於溪南草創數楹旁設廣惠香火封爵同而位置異觀者病焉紹定己丑冬積雨妨穫令禱祠下輒霽時劍邵不靖聲揺邑境徐村頑民及尤猖獗前一夕西尉諸葛珏夢神告曰賊至矣籍以告令爲備及領兵搏賊詣祠乞靈移卜龜從賊果就縛於是令尉議辟故址作新宮合祠二神丞洪某主簿某東尉某洎士民咸樂助明年八月落成廣惠居東惠應居西論其世也使來徵記余惟聖人譏諂祭古者祭不越望魯可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今夫桐川昭武之神而食於福之支邑無乃非古誼歟然嘗論之具仁義禮智謂之人稟聰明正直謂之神均是人也有一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惟神亦然故有能驚動禍福一方者有功被海内澤流後世者有歆豚蹏卮酒之薦者有歲食萬羊者有依草附木以惑人者有被袞服冕極國家之封冊者今二神之祀起漢隋訖今日繇江浙至閩粤綿綿不絕比比相望豈非聰明正直之尤者乎

豈非功被海內澤流後世者乎然則祭之非諂也雖不在其望非越也祠因官亭發基揞隙地以增益者謝其劉令莆人值時多虞撫民有恩境內稱治凡黌舍廨㕑郵傳津梁繕葺一新行祠特一事耳洪丞番易人三洪之後某簿某郡人某尉某郡人諸葛尉溫陵人以捕賊功改京秩將用於時矣皆可書也

新修三步泄記

瀕海之田皆依隄爲固名曰長圍昔人於圍內疏塘以灌溉而北洋九十塘焉塘皆有泄所以嚴縱閉也曰三步塘者距海僅三步地勢庳薄脆遇淫雨外潮內潦隄潰泄壞自嘉定辛巳至紹定庚寅官斂民錢亟築亟壞辛卯又壞太守溫陵曾公用虎歎曰民之財有限水之患無窮長圍千餘丈可使有罅缺乎上腴數百畝可使化瀉鹵乎於是判官趙汝浚奉檄修役浮屠宗與宗超被選董役用樁杙大小二千四百五十竹落一千二百三十四草千檐夫千人竹木草皆依市估夫皆支僦直錢皆出郡帑而民不知事一毫錢一孔皆咨於元僚付之兩納而吏不預明年孟春告成長二百六十尺深三十餘尺噫公之力勤矣而塘民猶曰未也內基雖固外捍不密又將後圮請累石爲二馬頭以禦潮又曰它塘

率有僧租而此獨無公立行其說築馬頭擇守僧且取田於廢庵以贍焉凡泄之費若干緡馬頭之費若干緡庵之租若干斛塘民德公之賜相告語曰今之牧守二年而去廳二年之暫而慮百世之遠難也不數種於最難也不誅費於僧又難也昔鄭中渠成邑思西門鴻隙陂壞郡怨方進然則便民之與病民也興利之與遺患也非特有智無智之異亦仁與不仁之判歟夫智敏而易効仁久而見思敏而易效能吏之事也久而見思循吏之事也公治郡有異績如覈其城大修水利余所記者特三步泄一事云

興化軍新城記

莆爲郡且三百年猶不克有城皆曰槩土也緩事也一日盜起汀邵它州皆增陴浚隍惟莆四封蕩然破扉不闔未幾盜侵南侵勢且及境富家窖貲物窶人挈空身咸欲潰去郡人陳公宓始倡板築之議士民和之臺郡是之會王侯克恭病委其責於通守趙君汝盥事方有緒而王趙相踵即世趙侯汝固始至顧郡力已屈則拜疏求助于朝有旨賜祠牒五十未至而趙侯去陳公與郡人太息曰城其中輟乎於是天子擢曾侯用虎知軍事侯博訪于衆或謂城庳且薄不足恃或謂費雜且廣

無以繼侯者爲然曰庳者可高也薄者可厚也役不可以已也且吾患無政不患無財益市木石益傭工徒先是官畫丈尺俾僧幹禁僧有能否有勤惰而官無賞罰侯斥逐其不勉者向之苟簡是趨堅好既成長一千二百九十八丈高一丈八尺表裏以石覆以磚五門樓堞冊至煥然增高望之鉅麗突兀疑化人之所爲晝史之所摹也凡用石以丈計者五萬七千一百七十一甎大小六十七萬八百夫五萬一千四百縻緡錢二萬四千六百七十七楮幣六萬六千八百內楮四萬朝家所賜錢楮各千漕臺所助餘悉出郡帑肪於紹定三年之春汔於四年之冬蓋三百年不克爲者一朝而就然則城果緩事乎樂土果可常恃乎夫敵無能有備者勝國無小善守者全樂毅能下齊而不能拔莒即墨之二城佛狸能飲江而不能克盱眙之孤壘往事之明驗也先朝燕儂寇之患城廣城邕城桂領海之民始奠其居嘉定鑿開禧之迹大城江北樓櫓相望然後並邊郡邑各能自立近事之已効也玩常而忽變晝逸而憚勞華元之謳子罕之抃人之常情也以習安爲懼以恃陋爲戒墨翟之智子囊之忠侯之盛心也侯治郡尤請苦省逢迎之厨傳罷游觀之土木獨民間有大利病必勇於興除不以役巨費夥而沮城成之明年歲暵盜熾乃下令獨宴犒一年以撙節之羨代輸隱侯知築是城又知所以守是城矣初役之興陳公[illegible]盡力且率大夫國人各捐斤斸其後通守趙[illegible]判官[illegible]汝談與有勞焉莆人喜守備之周[illegible]之勤復悲陳公之不及見也其亦版籍一民皆不足以豪鄉閭力不足以荷畚鍤並獲以筆墨小技記事之成顧非幸歟

重修太平陂記

曾公守莆惠民之政不可殫紀水利最鉅曰太平陂曰三步洫曰陳覇斗門陂功最鉅始爲是陂者壘石中流斡溪右注邇山逆行翼以岸塍導以圳溝長二十餘里溉七百頃然沈石于淵石微罅則址頹激水入港水暴決則岸頹晨失膏潤官莫顧省公聞而慨然召莆田丞陳君告曰陂塘非若職乎丞曰敬受教起去冬訖今春圮岸頹崇淺溝條深出新智爲散水石巨室鍾衛址塍用石尤多或謂松性宜水寘松於果飾石於表可省費公曰木不壽於石明矣悉易巨石錢出公家者百五十萬傭夫六千不以煩民郡人更名曾公陂既竣以祠公復屬筆於余俾記顛末余聞物之成壞存乎數慮之疏密繫乎人三板之城可以不沒千丈之隄有時而潰者

獨欲發倅吏奪當筆塗書判長官一舉手輒從傍掣之倅嘗橫矣及其久也有按察之名無筆權之實吏以督經總制錢爲職業簿書廢雅道敲朴敗清思司存淪落吏民侮玩遇事至前謙遜退避自托於聾丞者皆是也然則昔也惡權之專而惟恐守之不分今也病權之分而惟恐倅之不削亦其勢然歟君於經總制至其額而已不求豐以示能於郡事叶其長而已不立異以衒智公退則靜坐一室讀書觀畫風日佳時或携賓客以登臨山水追逐雲月爲樂雅道未嘗忝清思未易敗也堂之役實寶慶三年門之役費紹定五年陳君名振孫趙君名汝駉皆永嘉人

聽雨堂記

天下之至音非靜者不能聞至樂非定者不能知也風之翏然也水之淙然也嘯之唶然也入於耳同也然而郭子綦以爲天籟元結以爲全聲阮籍以爲鼓吹爲鳳音得於心異也何也躁之不如靜也動之不如定也雨之爲聲至矣而聞者鮮焉兄弟群居之樂至矣而知者鮮焉昔之人有以絲竹陶寫爲樂者有以朋友切偲爲樂者絲竹托於物之聲也人也雨自然之聲也天也朋友取諸人之樂也外也兄弟修於家之樂也內也今天

人修陂之田爲是設也紹興復田八姓之力故陂事迭主之八姓皆有私田於陂知護田則知愛陂矣百年之間八姓盛衰不常於是有私田盡去而視陂田爲券內置陂患於度外者公按其籍歲得穀一百六十九石錢四十一千各有奇曰果修陂此足矣呂田屬棗山寺般正一人幹一人以庵僧充甲首長工各二人歲給錢穀一如舊爲祖之出納陂之修廢在八姓不可問在僧可覆也公之慮遠乎哉夫循吏遺迹之在天下其最余足歷目覩如桂之靈渠本秦史祿號史祿渠廣陵之三塘本漢陳登號陳公塘由秦漢至今千餘載世代殊異權位銷歇二邦之人尚稱思故侯名氏不已此豈有所諂畏而然歟它日云曾公陂者猶是矣公名用虎溫陵人仁而明丞名子順三山人敏而勤宜特書太書寓士林尉起犀釋智上法均皆竭勞於陂宜牽聯得書

重修通判廳記

倅治創於崇寧葺於淳熙歲久頹圮滋甚舊即東廡爲門坐則面牆陳君伯玉僅新其堂宅未暇及趙君野翁既至則曰廳庫於堂門設於廡非制也乃命高揀礎增舊基而廳益明敞撤屏蔽達通逵而門始端直而勢巍然官府以尊自國初置倅與監司太守俱名按察其時

大衾長枕短檠細字編斷人寂壚偶麗和當此之時淄
於檐溜於階者如奏簫韶如鼓雲和靜者聞躁者不聞
也定者知動者不知也此吾友野翁名堂之意夫近世
言友愛者推蘇氏其聽雨之約千載之下聞之者猶淒
然也抑蘇氏能為此言也非能踐此言也余嘗次其出
處而有感焉方老泉無恙二子與侍家庭講貫自為師
友竊意其平生聽雨莫樂於斯時也既中制舉各仕四
方憂患齟齬契闊離合於是聞雨聲而感慨矣中年宦
達宴寐早朝長樂之鍾禁門之鑰方屬於耳而雨聲不
暇聽矣歲晚流落白首北歸一返陽羨一居潁濱兩
之約終身不復諧矣故曰非能踐此言也今野翁兄弟
俱以才業光顯于時雖為是堂余恐其騎馬聽雞之時
多對床聞雨之時少願刻鄙語於堂上暇則覽焉蓋惟
靜可以聞此聲惟定可以知此樂惟早退可以踐此言也

陳曾二史君生祠記

紹定癸巳郡人作長樂陳公溫陵曾公生祠于譙樓之
東揭美績懷賢牧也初陳公以寶慶丁亥出守在郡財
數日而去然崇風化肅紀綱訪故家禮名勝精采一變
威愛並流民到于今稱之去之三年盜起汀邵蔓延劍
建名城壯邑相繼失守陳公鎮延平牧焉招捕使為提
點刑獄毅然以一身為吾閩百萬生靈請命上帝躬擐
甲胄大小百戰渠魁掃清種黨殲夷人皆知上四州賴
陳公而後安而不知下四州非陳公而幾危也先是盜
攻陷泉之支邑下四州之人驚曰吾屬無噍類矣陳公
命別將李僊提偏師南下道與泉抵漳汀盜始潰去蓋
上四州力戰而全下四州不戰而全謂陳公尤有大造
於下四州非歟昔齊相立攘戎之功夫子興微管之歎
此言必傑出之才而後可以救橫流之敝也陳公有焉
朝廷深原致盜之本旌拔良吏曾公實來剖符其治有
陳公之風保境衛民郡以無警寇陂始至[illegible]不知役吏
庶民疫癘見度隱山偷海劫鋸去根究善良吐氣豪猾
破膽教令清明上下信伏乃行寬恤之政蠲三縣紹定
五年夏稅萬七千緡既而曰惠及於有田者而已以不
濟寺穀四千斛計口予民代編戶出僦直九千緡冬寒
散貧民錢四千緡各有奇既而又曰惠及於民而已庠
序有餽卒乘有犒恩意益周匝矣秩滿上艱其代曾公
於民無厭數取六年夏稅半蠲之莆田下戶萬九千
全蠲之且立社倉以遺後人其節用愛人損上益下合
於經旨昔季康子患盜夫子告以不欲此言蓋至於欲
而無欲者固盜之所畏也曾公有焉會陳公自建帥獎

曾公自肅牧建在朝在野翕然以爲曾公之宜代陳公也於是莆人聚而謀曰盜之方熾戡定之難盜之甫息綏靖之難陳公戡定於前曾公綏靖於後皆稱賢牧皆有功德於是邦今其去我吾儕小人其忘之乎或曰合而祠之可乎或曰生祠非古也余曰泥古者一至之見懷惠者衆多之情寡宋璟之介不如爲朱邑之通作贅人之碣不如聽桐鄉之祀況莆人之於二公漸被教化沐浴膏澤自有不容釋者特一至之見咈衆多之情可不可也雖然二公方擁麾鉞居權位亦無怪乎或者之云尒千百世之下是祠也與石室之文翁峴首之叔子相爲長久將有升堂而起敬讀碑而墮淚者至此而後可以觀人心焉

興化軍創平糶倉記

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公在郡三年蠲弛予民以鉅萬計至是復捐楮幣萬六千緡爲糴本益以廢寺之穀寺之産及五貫而糴民不與也倉之政擇二僧而付吏不與也糴視時之價不抑也糶視糴之價不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閱又撥廢寺錢歲三百緡供廩費歲儉價長則發是倉以權之歲豐價平則散諸錢易新穀以藏焉其纖悉載規約而建置大指如此郡人驩呼雷動更相賀曰異時富家南船迭操穀價低昂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今公爲民積穀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勸鄙者愧南船亦不得而擅龍斷之利矣非可賀也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熟而斂飢而散李悝之法也賤而糴貴而糶耿壽昌之法也今之常平是已貸其本取其息荆公所謂周官之法也今之社倉是已然良齋魏公猶以二分之息咎朱文公以爲祖金陵之餘論公爲是倉忠厚惻怛有常平不費之惠無社倉取息之謗純乎仁義而不以一毫霸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常平之遇歲豐也不易而腐也易而無所受也是倉則不然其易也無害於僧也其糶也有利於民也常平以使者典領使者去民遠而不時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敢發也是倉屬於郡而不屬於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乎吏也守以規約而不守以文法也廣先賢之遺意補常平之不及不在茲乎或又曰良齋之論高矣美矣其後良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建人守之往往達於天下郡邑則以二分之息扶之故也乃若有本無息日消月磨不竭而倉敗矣曰別儲之錢爲是設也昔無倉而今有倉公之惠也脩其政無使之壞養其本無至於竭後人之責也立法而過憂後日之必弊則法不可

立矣爲善而逆慮後人之不能繼則善不可爲矣公將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忘其待吾民厚也若夫閩澤之以俟君子其待後人尤厚也公名用虎溫陵人倉於作院廢址以紹定六年季夏落成聽事中敞兩廡對峙屋皆三間垣廡宏壯莆田丞陳子順實董其議並其役二僧住囊山者曰智上住華嚴者曰法均云

福清縣創大參陳公生祠記

紹定三年某月某日詔罷福州福清縣稅陳公貴誼之請也時公以從臺侍經筵間爲上言臣之鄉邑土瘠俗貧物貨不產商賈罕至其民皆墾山種果菜漁海造鹺蛤之屬以自給海口鎮在縣之東爲有墟市縣民之適鎮者鎮民之至縣者不過各負挈所有以相貿易既稅於鎮矣徑港在縣之南又置爲稅焉又稅於縣焉是二十餘里之內凡三稅也不已重乎臣嘗訪求其故稅錢之隸縣者日止數緡隸州與漕者月各四十緡而已官府之大利源之廣豈與赤子較此毫末哉臣以爲罷之便玉音欣然即可其奏邑之父老既扶携聽詔歌詠聖德復相與像公而祠之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唐人亦云捕蛇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悲夫天下之不仁至盜而止復有不仁於盜者乎天下之毒至蛇而止復有毒於蛇者乎此儒者之篤論而聚斂之臣所未嘗講也故人主必親近儒臣然後聞正大之言然後功利之說莫得而進公之建是言也非私其邑之人也儒者家法然也爲設衡麓舟鮫之官以籠山海藪澤之利姑尤聊攝之人羣起而詛尹鐸爲邑减其戶租晉陽之人卒懷其惠衆之爲是祠也非私公之賜也民之秉彝然也初嘉泰壬戌公之先太師內相嘗有此請其議中格至公乃緒成之公家世邑人也去而僑於武康居畿輔之近而不忘鄉井之遠處廟廈之邃而深隱閭閻之患其父子間議論風旨如此所謂世載其德者歟所謂必百世祀者歟雖然建一議畫一策近臣之事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大臣之任也天下郡國之廣不止一方民生疾苦之多不止一事公方坐政事堂與吾君吾相汲汲共圖之矣吾儕小人何足以知之

漳州代輸丁錢記

民年二十至六十輸丁錢自五季始罷之自祥符始獨漳泉興化錢先折米不克罷蔡公襄龐公籍踵使閩俱條其害議格不行龐公後相皇祐竟奏蠲三郡所輸有差未幾米復爲錢端平元年趙侯以夫建言丁錢宜罷

久矣額歲額萬七千緡隸于漕守不得專而況民以全繼輸官以半猶發此官不欲罷也年甲付吏手糜費等正錢此吏不欲罷也官吏規近獲民被長患深可嗟閔以夫嘗會州家常賦外有廢剩租利錢所入不下丁口之數積以充槖裝篚費者今朝廷大明好惡褒廉黜貪賄道永絕請以此錢為民代輸安撫使真公某大漕袁公某聞而韙其節上于朝曰漳州此舉可為分符守土者法詔可其奏侯俾余記之余惟取民易予民難陳洪進創立之賦循襲三百餘年中更賢牧守何啻數十公而不能革豈以為既取而不可復予歟至侯乃本先賢遺意去漳民痼疾亦會天子方用儒相力行仁政而連帥司使者皆以徧選故侯所請朝奏而暮報也使侯而不遇此時雖請且不得達雖達不過下其事有司彼桑大夫固不主賢良文學之議而為觀察使者未必通陽城元結之意又不過非笑以為迂闊而已夫因不必因之法誤也然因之以至如此之久余以是知取民之易也革不容不革之弊宜也然革之必待如此之時余以是知予民之難也始侯下車鄰寇猝至四封告警諸道之兵會于漳調度繁興應之裕如生禽其渠摠以獻勞賜吏士費以千萬民不加斂而猶有餘力及斯事然則世之謂郡縣空乏不可復措手者其果然歟

登聞檢院續題名記

前記起紹興庚申迄紹定壬辰凡九十三年自王君習至孟君點凡八十八人石盡而繼之者未暇續也陳君璐始與陳君績議礱石為後記惟古今之官不同而登聞檢院者本先王設鼓立木遺意不已重乎嘉定以來當路諱言箝結成風天子患之布衣某人詣匭上書有司以休沐不即受被譴左遷矣然物情觀望猶未丕變於是英斷赫然更化改元舉相去凶下詔求言在廷之士毋輸忠讜下至草茅人人知上意封事輻湊語或激訐上亦不以為忤親洒宸翰申命近臣差擇而施行焉於乎聖矣哉先朝大人得言事監門論新法縣佐議儲貳諸生諫花石若是者不可殫紀上方脩復祖宗故事恩拔時彥博通下情君當是時君是官日閱天下章奏豈無鄭俠袁寅晁鄒肅之流其亟以告諸朝表而出之使後之人指君名氏而言曰是能助端平天子開言路者

華亭縣建平糴倉記

環吳會為邑者百數以華亭為大詰銓曹注令者千數以華亭為難琴堂常虛席莫敢就有就者卅輒日以奇材余行四方聞某縣碣某賦某縣華某敝昔難而今易

者往往有之而華亭之難自若盡竭一縣財粟盡輸之州
通天下之縣皆然至於宰也君也與社稷並而不敢廢嗚
其周陋猶存其名惟華亭併常平義倉之名而廢之噫其
難至是歟餘姚楊君瑾奉辭書綰銅墨竟內称治上下信
服君喟然曰吾儒者也受子男之封任牧之寄詎可以
善事上官不得罪巨室爲職業乎去歲夏五民苦旱糴邑
無粒粟歛於諸豪吾心愧焉會常平使者曹公豳修積法
太守趙公與𥲅泰新書歲留米五千石於縣華亭於是乎
有義倉君曰二公所以惠吾縣者至矣然歛散之權令不
得專吾將有以輔之取撙節餘錢一萬緡糴二千石規縣
東爲屋五楹別儲之華亭於是乎有平糴倉昔王介甫嘗
恨士大夫不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於當世之故余每歎其
言之善而又病其太尚夫常平創於漢義倉昉於隋士大
夫不能講漢隋之法以合諸當世者有之矣況遠而又於
先王之意歟碩壯哉縣令[illegible]之[illegible]貴豪之糶水旱凶荒之
備一日不可闕者相承百年莫遏而閒以待下有賢令上
有賢監司太守而後舉行然[illegible]之[illegible]矣[illegible]則難敗君
既在端平循吏之目滿華亭[illegible]之[illegible]墨去上有旨陞
擢朞月之間績狀如此使盡其才而究[illegible]其可書者何
止一倉余又將秉筆以俟

後村集卷第二十一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序

甲申同班小録序

合天下選人至多也合天下京狀至少也以至少之數待至多之求難矣況夫修爲繫乎人遇合繫乎天在人者可勉而在天者不可徼也噫愈難矣蘇明允有言從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誰不能者病其遷之易也然自明允爲此言幾二百年士大夫未有以改官爲易者何也蓋慶曆以來薦舉之制加密矣敏者十年滯者或三四十年而後得預於歲引之數夫惟選之遲故賢路通得之難故人情勸試之久故民事練由今之遷足矣烏得尚勝前論哉嘉定甲申春上臨軒引陳誠之等故事有題名小録因著其說於篇首以修上恩勵同志云

和平志序 代人

舉一世所共榮者曰科目曰官職曰世家而已然是三者絶續晦顯常不可必其或緜延一二百載絶而復續晦而復顯則通天下以爲罕見矣夫舉一世所共榮通天下所罕見而萃於一州一邑謂之甚盛可也況萃於一里乎和平里在邵武縣之南鄉里有危氏上官氏黃氏上官氏尤盛自景祐至嘉定此三姓擢進士第者二十餘人

入太學領鄉賦累累不絕書起徒步至顯官因而傳子孫爲世家椄籍迭書衣冠蟬聯起者不可以數計也烏虖盛哉然以科目官職世家定榮悴盛衰蓋近世俗人之論吾聞古之君子所謂殁而不朽者不在是也上官氏對策熈寧不附新法晚入元祐黨籍其子留守汴都不屈於虜而死二公所立如此近於天下之善士矣豈特足以重吾里哉先民有言誰謂華高企而亟而既以自勉且勉里人

送陳東亭

金華葉潛仲君子人也曩仕于撫予捧檄至焉始定交後十年予從事廣西經略使府潛仲適佐漕幕嶺外少公事多暇日予二人游釣吟弈又俱神崖兕洞東緼首進唐饒宋刻剟苔疾讀登嘯放鶴俯湫呼龍平生樂事莫如桂州時也既而予二人考舉及格同日出嶺潛仲還婺予歸莆乃聞潛仲病卒悲夫尚忍言之陳君子東潛仲客也忽携潛仲手鈔詩卷相訪又出潛仲之子字天啓者詩十數首字畫句法遂逼乃翁嗚呼潛仲可謂能教子矣子東惓惓交誼語潛仲平生輙忼慨涕下烏虖潛仲可謂能取友矣昔人云生子當如孫仲謀殆爲天啓發也又云見元賓之所與如見元賓殆爲子東發也

劉圻父詩序

余嘗病世之爲唐律者膠攣淺易儜局才思千篇一體而爲派家者則又馳鶩廣遠蕩棄幅尺一嗅味盡冰沙劉君圻父融液衆格自爲一家短章有孔鸞之麗大篇有鯤鵬之壯枯槁之中含腴澤舒肆之中寓檠斂非深於詩者不能也矧其貴山林賤城市視蟬冕如布衣見朱門如蓬戶靜定之言多躁動之意少庶幾乎沖澹以自守遺佚而不怨者矣雖然文以氣爲主少銳老惰人莫不然世謂鮑昭江淹晚節才盡余獨以爲氣有惰而才無盡子美夔州介甫鍾山以後所作豈以老而惰哉余幼亦酷嗜歲月幾何頽髮益衰事物奪其外憂患攻其內耗亡銷鑠不復有一字矣圻父幸在世故膠擾之外爲事物憂患之所契養氣益充下語益妙它日余將求續集而觀老筆焉

送高上人序

儒詆釋爲夷教義理一也豈有華夷之辨哉吾聞身毒天竺諸國皆有城郭君民其法度教令雖不可得而詳獨意其奬孝而禁悖逆大指無以異於中華不然則其類滅而國墟矣如世所傳賢訓黃檗之事在人爲悖子在物爲梟獍非特中華之所禁固身毒天竺之王之

所以誅者也凡釋皆宗釋迦彼以王子之貴當國統之重不逃則不得去若夫賢沙黃檗民也不逃親亦可去既逃之又棄之又絕之視其親凍餓轉死終不與粒飯匕藥噫其不識罪福甚矣高上人禅價重東南慨二師之被誣著論力辯痛先親之暴露飛錫歸葬築慈母庵思親精舍爲國家之於孝子小則饋酒饎大則旌門閭奬之至矣然古今孝子不多見民而孝世以爲祥瑞矣釋而孝非祥瑞之尤乎高縣人也子縣令也將饋之酒饎高齋素將請于上而旌其閭高無家烏庠吾無所用一情矣於其行姑書此附于西山先生贈卷之後

陳敬叟集序

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爲吏勤苦三年邑無闕事而余成俗人矣然少走四方狂名已出邑中騷人墨客如陳敬叟劉圻父游季僊輩往往辱與之游主人詩律久廢不復有一字常命小史設筆硯觀衆賓賦詠以爲樂嘗評諸人之作圻父得之夷淡而失之槁乾季僊得之深密而失之遲晦惟敬叟才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濃淡深淺密疎各極其態不主一體至其爲人曠達如列禦寇莊周飲酒如阮嗣宗李太白筆札如谷子雲行草篆隸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溫飛卿韓致光余每歎其所長非復一事既解銅墨歸卧山中五六年谿上故人獨敬叟書問不絕其交誼又過人如此一旦緘其槀來曰爲我序之嗟夫余何足以知君哉追念昔者會集諸君銳甚頗哀余衰猶能鼓旗助譟其旁今志氣銷磨由衰至竭敬叟未知其然願方援壘挑戰余遠望之悲傷感慨殆如伏波叟足土室中矣嗟夫余何足以序君哉敬叟名以莊殼城黃子厚之甥故其詩酷似云

瓜圃集序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爲韋體如永嘉諸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不謂然其說曰言意深淺存人胸懷不繫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鍾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颷駭電猶隱隱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二友翁應叟尤工律詩集中古體不一二見無乃與余同病乎然觀其送人去國之章有山人處士疎直之氣傷時聞警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義感知懷交之什有俠客節士生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恥勢利之合無責而任善類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埶慢褻狎閨情春思之類無

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以律詩而槩少之耶蓋應叟晩爲洛學客游所至必交其善士尤爲西山眞公所知其詩有自來矣旣沒數年子元孫始請余序其集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决矣嗟乎作詩者何人歟鴟鴞七月周公也棠棣召穆公也頌史克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於寺人傷讒女子自誓蝃蝀譏淫碩鼠况貪與其它比興風刺往往出於小夫賤隸之口涂之人猶知之而况子夏孔門之高弟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弟名儒之學問而有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述所見於篇首顧余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應叟之詩或足以重余文也應叟名定別字安然爪圃其自號云

退菴居士集序

自先朝設詞科而文字日趨於工譬錦工之機錦玉人之攻玉極天下之組麗現美國家大典冊必屬筆於其人焉然雕㨗傷正氣絺繪損自然其病乃在於太工惟番昜三洪筆力浩大不倚於記問不縛於體式亡之得其門者寡矣退庵右士陳公其文安公之壻者名淳熙中某生晩不及識公得其遺文十五卷讀之歎曰是挺孤軍與三洪對壘者夫文不能皆工故曾子固劣於詩溫公自言不習四六公儷語高妙殆天畀不可學詩簡而遠近而深有味外之味古文鍛鍊精粹一字不可增損在人其禮法之士在兵其節制之師歟甚嘗恨古今詞人往往詞勝理華過實公啓以包呂勉中司以東南民力竭規縱餉書上内相謂文人多托文以濟姦上執政謂貧賤憂戚非造物之見厄其識度操守如是使公有言責必不受風旨供副封掌封駁必不奉行中批内降代王言必不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歎而年纔五十仕止提轄文思院世未知公身沒言立往往惜其不貴且壽此豈足以論公歟初客學公閩人其後徙浙嘗作研銘使廣東者公之父也今以詩書禮樂帥江西者公之子也奕葉顯融而浙中僑居才竹数間僅通户牖帥鼎貴而不忍改築曰吾先君子之廬也於乎亦足以觀公家法矣

艾軒先生集序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在乾淳間大儒國人

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問有異同惟於先生亦敬于特朝對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文軒賜爲中書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知先生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然先生李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過轢弓毅果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岣嶁之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爲布衣已負重名後其顯于朝愛先生者皆以脫節爲憂及西掖亡國然後曰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虖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

之嚴如此則凡修而未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繆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根著不去爲李嶠爲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爲李膺爲袁高義利明於一念芳臭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歿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某所序者僅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泰訪求裒拾彙爲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矣東陽范侯簽欲鋟梓會迫上印不克就毗陵張侯友乃繼而成之余二大父實翠鄉人以事先生者也序非通家子孫責乎敬不敢辭

野谷集序　趙灊汝鐩

古人之詩大篇短章皆工後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聯半句擅名頃刻紫芝之諸人尤尚五言律體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其精苦如此以余所見詩當繇豐而入約先約則不能豐矣自廣而趨狹先狹則不能廣矣嗚呼七月詩之宗祖皆極其節奏變態而後止顧一切束以四十字可乎明翁詩兼衆體而又備行吳楚百粵之地眼力益高筆力益放卷中歌行跌宕頓挫剸蛟縛虎手也及斂爲五七言則又妥帖麗密若唐人鍛鍊之作訂其品自元和大曆遡于建安黃初者也余獲聞明翁工詩而尤自珍閟數出鄙

語挑戰明翁終閉壁不出此歸後村明翁自晉禹鉛新稿詩貰見寄嗟乎余幼交明翁白首始見其詩蓋其深庋不事衒鬻其立身行己皆然不獨於詩然也余每自謂粗知明翁今迺昔之知明翁者淺矣余知明翁而明翁不輕示余如此詎肯爲不知者出哉野谷明翁別墅余在郡日淺未及往游而去此一卷詩最佳未寄園丁四十韻尤高妙

賈仲穎詩序

永嘉多詩人四靈之中余僅識翁趙四靈之外余所不及識者多矣賈君仲穎余所未及識者之一也君生風

雅之國爲社友所推不問可知其詩矣遐𢿘道王德嘉兄弟人物如璧君與之友又可知其人焉賈氏自太傅爲西漢文詞之宗至以詩名於盛唐島鳴於晚唐君豈其苗裔歟觀其大篇氣力雄拔音節頓挫吊湘賦鵩之遺五七言如燈花寒影集詩句兩堦中如盡開牕戶容秋月徧倚闌干看晚山舍人司倉得意句也君雖不遇以死子嗣其業以行藝著于鄉信矣賈氏之多才子耶

水木清華詩序

平海軍節度推官廳事之西有泉有梅蘭菊采昔人詩語以水木清華扁其廠寓士同僚從而詩之者若干人余病癉不出戶限既不能越邑從君游詩律久廢呻吟彌月又不能就一字惟古詩有大序有小序蘭亭詩右軍爲序桃花園詩太白爲序石鼎聯句退之爲序聚衆作而一人序之其來舊矣傳曰木水之有本原蕭翁貫有本原者乎然則孰爲本蕭翁以詞賦魁天下集英對策第四而無矜色無驕志小心問學謙虛求益此本也孰爲原夫泉民俗富饒貴勢走集之地仕者鮮不染指蕭翁居其間獨不爲珠犀所汙此原也本盛則末華原澄則流清蓋清者可以範俗華者可以飾治矣

張尚書集序

國朝用人尤嚴資格寬厚間天子益厭拘攣稍於科舉之外擢士張公栻魏公挾之以經行進韓公元吉王公非劉公孝韙陸公游以文章用其餘起山林遺逸由故家子弟遇合光顯者不可殫紀故戶部尚書信齋張公蓋當時親擢之一也公之學授於家庭又所交皆天下賢儁而仕當朝廷極盛之時故其詩沖澹和平可薦之郊廟非如孟郊賈島鳴其窮愁而已牋奏温潤麗縟可施之典冊非如陳琳阮瑀工於書檄而已在上前論議或累牘或數語詳而貫於理簡而周於事鑿鑿乎有用之言也初公在州縣故相正獻陳公鄭卿趙卿德莊爭以文墨薦及後官達更以才業顯爲漕綴爲司農太府爲版曹長貳皆金穀要劇之任考其奏篇如論坊場額重和糴價高又欲取郡縣十年以來創增之賦裂除僞帳脫牧莊州遂以蠲租賦數於是掩卷而作曰此周文靖之心法而張氏之世德與彼以文譽公者特見其外爾至以才稱公者亦豈足以知其內哉莆田使君公之孫也嗣學元宗儒雅飾吏既修泮宮刊文軒集通取家集而併傳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可謂能似文靖矣使君可謂能似公矣某先君子嘗游公父子之間使君有命曰吾子宜序先集某敬拜曰諾

王南卿文集序

余發番昜送者系路秋暑猶在宿酲未解坐舟中如炊甑偶得順風張帆伸首篷外縈綠挿空舟人曰羅浮山也意稍舒豁明日縣尹王旦携其先大夫義豐公遺文五卷示余讀之終編渙然如甘露之瀟溜灑然如清泉之濯垢也可謂能言之流矣蓋公之言曰文要蹈襲其妙在於能變惟淵源者得之豈惟文哉議論亦然故公之諸文變態無窮不主一體論事必攷古今據義理不祖僞說詩高處逼陵陽茶山四六佳者不減汪彥章如王景文集序酹文雖歐公於子美晏卿不能加矣謂中興頌異於仲尼諱習之義謂歸來辭作於劉裕篡晉之先世之同結而不敢異參潛而失其實者所未知也公襄敏諸孫常自稱將種南宮對策乞都建業袞陵封事論一馬可贍五兵宜罷權馬晚守淺洲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而仕止一麾朱文公嘗歎公之材略已所不及而不盡用世必有任其責者余讀公之文悲公之志乃取文公之語冠之編端以行于世且以慰公之子焉公名阮字南卿義豐所居山名

石塘閒話序

六記百首寔叢所著揔曰石塘閒話蓋大藏五千餘軸傳燈千七百人精英骨髓盡在是矣然佛學起於六經諸子之後其說奇特孤行於天地間有何不可至李習之柳子厚稍引易論語莊列之書以印證之此乃儒者不能自守求附於佛非佛之不能自立求助於儒也余聞禪之妙在於離言語處拈花面壁豈有句義可詮註哉其後話頭百千則語錄五車亦太繁矣夫方書不爲扁鵲設圖訣不爲奕秋設泥方凡醫也按圖低棋也善讀寔藏者若更高着眼目

竹溪詩序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爲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辯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及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乾淳間艾軒先生始好深湛之思加煅煉之功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盡平生所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疎精掩粗同時惟吕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爲遲晦蓋先生一傳爲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再傳爲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三傳爲竹溪詩比其師槁乾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窘狹中見紆餘當其撚髯擢首也搜索如象罔之求珠斷削如巨靈之

施設無經緯如斂人之織綃及乎得手應心也簡者如蘇魚小篆之古協者如鄒鈞廣樂之奏偶者如雌雄一劍之合天下後世誦之曰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也初艾軒沒門人散或更名它師獨網山樂軒篤守舊聞窮死不悔竹溪方有盛名而一飲啄不忘樂軒廟祀之墓祭之其師友之際如此詩豈其土苴耳余少亦苦吟後避謗且畏禍遂廢不爲然意根除刬久而未盡晚見竹溪之作嘆曰吾詩可結局矣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與網山樂軒俱福清人余與艾軒俱甫田人

王鄉子文詩序

古詩皆切於世教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大臣之言也敬之敬之命不易哉諫臣之言也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宗臣之言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使臣之言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將率之言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君國子民之言也禹之訓皐陶之歌周公之詩大率達而在上者之作也謂窮乃工詩自唐始而李杜爲尤窮而最工者然甫待諫官白亦詞臣豈必皆窶生寒人飢餓而鳴哉潛齋年未四十躋登省班列卿使節內牧浙藩言議風旨聞天下不以詩自名余得其詩讀之本學術隆師友扶忠賢黜邪佞愛君如愛親憂民如憂己合於詩人之所謂六義者蓋江湖草野之士白首專攻不過得數十百篇潛齋方有推位鐘鼎豐於彼者必嗇於此而其詩至二十卷又皆粹美無疵閑雅有味詎可以常情測度哉抑余有恨焉爲其集止撫川也豈自不遂無作乎將靳固不以示人乎昔廬陵半山二公俱貴俱顯其詩愈肆蔚然爲吾宋詩祖潛齋其盡發閟藏取撫川以後槀錄傳之無使異日觀者歎曰陳簡齋自大用後不復有詩潛齋當不以余言爲僭也

趙寺丞和陶詩序

自有詩人以來惟阮嗣宗陶淵明自是一家譬之如景星慶雲醴泉靈芝雖天地間物而天地亦不能使之常有也然嗣宗跌蕩棄禮法矜傲犯世患晚爲勸進表以求容志行掃地反累其詩淵明多引典訓居然名教中人終其身不踐二姓之庭未嘗諧世而世故不能害人物高勝其詩遂獨步千古唐詩人最多惟韋柳得其遺意李杜雖大家數使爲陶體則不近矣本朝名公或追和其作極不過一二篇坡公以蓋代之材乃徧用其韻今崧軒趙侯復盡和焉出牧吾州袖以教余退而讀之見其犂然之中有開拓簡澹之內出奇偉藏大巧於樸寄大辯於訥容止音節不辯其孰爲優孟孰爲孫叔也可

謂善學淵明者矣客難余曰昔坡公和陶初出穎濱獨云淵明不肯束帶見督郵子瞻既孱於世欲以晩節自擬淵明誰其信之今吾子推趙配陶將無與穎濱異耶余曰坡公和陶於老大坎壈之餘趙侯和陶於盛壯顯融之日夫如是則知貴其身而求乎內矣貴其身者必重名節求乎內者必輕外物其去淵明何遠之有穎濱復出不易吾言矣

後村文集卷第二十三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序

趙虛齋注莊子內篇序

往歲水心葉公講學折理多異先儒習學記言初出南塘趙公書抵余曰葉猶是同中之異如某則真異耳余駭其言而未見其書也端平初余為玉牒所主簿趙為卿攝郎右銓趙為侍郎朝夕相親稍窺平生論著於書易皆出新義雖伊洛之說不苟隨惟詩與朱子同且語余曰莆人惟鄭漁仲善讀書子可繼之勿為第二流人鄭名樵所謂夾漈先生者余謝不敢當方欲盡傳其書俄皆去國矣耆儒凋落舊聞益荒太常博士鄭君彝叟道莆為余言虛齋趙公方為諸經作傳余固厚公以書叩問公答云云大指多與南塘合然靳惜未肯輕出曰出之將駭一世矣余既老病無復四方之役常恨不得挾冊以從公游一日於親友家得公所作逍遙遊解盡黜舊注自成一家以數明理以理斷疑如日曆然起一算子而千歲之日可知如國棋然下一子著而滿盤之子皆活訥而辨簡而盡心竊歎伏遂從公求得內篇本旨而傳錄焉余少亦嗜此書至是悟而笑曰許多年在郭象雲霧中乃今彷彿見蒙叟户庭矣又悟世儒箋傳

之學直隨聲接響捫摸出壁余如水心南塘如虛齋延
可謂之善學因漆園之言以推它書其高妙精詣切於
世用抑又可知也若南塘自以其所學講於痛癢公行
矣庵蹕甘泉開卷洒然盡其諸書獻之乙覽列之學
官與天下共之毋徒藏名山而俟來哲也

唐人五七言絕句序

野處洪公編唐人絕句僅萬首有一家數百首並取而
不遺者亦有複出者疑其但取唐人文集雜說令人抄
類而成書非必有所去取也余家童子初入塾始選五
七言各百首口授之切情詣理之作匹士寒女不棄也
否則巨人作家不錄也惟李杜當別論童子請曰昔杜
牧譏元白誨淫今所取多邊情春思宮怨之什然乎余
曰詩大序曰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古今論詩至是而止
夫發乎情性者天理不容泯止乎禮義者聖筆不能刪
也小子識之

本朝五七言絕句序

唐絕句詩選成童子復以本朝詩爲請余曰茲事大難
楊劉是一格歐蘇是一格黃陳是一格一難也以大家
數掩群作以鴻筆兼衆體又一難也昔趙公履常欲編
本朝詩輒止其意深矣余病眊猶讀不能盡記家藏前
人文集苦不多里中故家書類散落不可借假日姑取
所嘗記誦南渡前五七言亦各百首授童子或曰本朝
理學古文高出前代惟詩視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謂不
能言者也其能言者豈惟不愧於唐蓋過之矣

中興五七言絕句序

客問余曰呂氏文鑑起建隆迄宣靖何也曰炎紹而後
大家數尤盛於汴都其人非朝廷之公卿即交游之父
祖並存則不勝記誦之繁精揀則未免遺落之恨去取
之際難哉客曰子選本朝絕句亦此意乎曰固也客曰
昔人有言唐文三變詩亦然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體
晚唐且不可廢奈何乎詳汴都而略江左也余矍然起
謝曰君言有理乃取中興以後諸家五七言各選百首
內五言最難工前選猶有未滿人意者此編則一一精
善矣窮鄉無借書處所見少所取狹可恨惟此一條爾
至於江湖諸人約而在下如姜夔劉翰趙蕃師秀徐照
之流自當別選客曰文鑑可併續乎余曰以俟君子

王隱君六學九書序

近世卅家如鄭子益曾景建黃天谷皆余所善惟白玉
蟾不及識然知其爲閩清葛氏子鄭不登七十黃曾僅
六十蟾尤夭死時皆無它異反不及常人余益不信世

之有僊而丹之果可以不死也旣使江左始識丹池王
君示余所著書余讀而異之因記𥳑與諸人語鄉專使
佛黃老獵道家書不能精鑑學與黃類惟景建浩博可
畏知之不窮二人者不足以涉其藩甚矣丹池之書似
吾景建也丹家所知有所限止君於析理本洙泗接關
洛於周子太極圖之外爲新圖焉未知與譙天授袁道
絜何如也於談禪離句義合儒釋爲大覺牟尼圓覺
範如躄躉不及也於道家本易老參同契其說精詣殆
麻衣崆峒道士所未發也於兵法起風后至武侯上下
數千年圖其分合抉其微妙有薛季宣蔡季通所未解

也論世事皆中窾曰鑿鑿可行則种放常秩之儔匹也
爲文章散語老辣韻語高勝亦晏卿子美之彷彿也嗟
夫景建已矣痛亡友之不作喜斯人之猶存乃序其書
而歸之君交游皆大貴人持論不少貶屈如勸史丞相
早退與鄭丞相論邊事皆可傳亦坐此落泊歲不我與
栖栖道途方求所謂大藥者余扣君曰僊家所謂三
千功行者何也君曰活人爲第一義余有志無力今以
書幣招我者實位將相臨方面南北生靈所賴以休息
者有福德有資力吾事其遂濟乎余始悟安期生書蒯
梅福上書始未嘗不棄有遇不遇乃遁去耳又扣君曰

吾聞僊者曰純陽曰無漏鄙脫置棄曾在道州生子黃
芽不能無婦人君亦然何也君曰君所言內丹也可以
延年爾大丹成則飛騰變化去矣余欲留君共究其論
春江渺然風怒航駛極日久之君許它日訪余商搉而
君遊無期余歸有日未知尊酒相屬於何處也君名允
恭字元肅會稽人

季父易藁序

易本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
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
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僕學然其弊流而爲

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邵氏之書
雖存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氏舉世誦習
衆說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曰傳曰皇極經
世闗諸遂判爲二書而不可合天下豈有難通之書亦
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說易者非一家程氏排
臨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以先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
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氏所未發議論以難疑問答而
詳義理以講貫切磋而精此季父易藁之所爲作也初
余爲建陽令季父訪余縣齋因質易疑於蔡齋君伯靜
後一十餘年而書成大旨由朱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

求義文其篤守師說雖詭天授衣道殆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微妙者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彌邵字壽翁中歲弃科舉閉門著書動必由禮行義爲鄉先生家貧食于李晩舍去併學係郤之太守眉山楊侯棟郡博士括蒼俞君來即學爲堂示含蓋之意季父僅一至焉後楊侯使本道又論薦于朝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昔所卻俸爲刊易叢說授簡其猶子克莊序之

張昭州集序

淳祐丁未予自少蓬免歸後村衰眊廢退巷無行迹一日有奉函書判㕘柴荆者問之則辰州糾曹張樵之使也承發書槖涵無它辭而槖其先大夫遺文四十卷以請曰惟先友序之余因記曩游桂幕臺閫辟召實從人人務逞鋭出新奇中上官意大夫君方監郡獨莫然自守専以寛靜裨大尹綏遠人遇休沐或風日佳時必命客縣驕縱覽晶巖徜徉永日既而詔以君牧昭州同志餞之于湘南摟特予知君持身如古君子愛民如漢循吏餘事見於詩墨而已未深叩而細論也至是盡讀所謂四十卷者喟然歎曰前日之量君者不亦淺哉君之詩師石湖誠齋然出入衆體與其太守云未能子宇民但欲兄事錢嚴瀨云策勳蓑笠上自是一雲臺吾二禽云㥶兄行不得勸客不如歸酤類其師秋雨云獨木乗危涉勞薪帶濕吹晏夜云蝙蝠廻旋舞蚊蟲蹴跐飛類唐子西雅詩云阮孚幾緉屐晏子一狐裘又云稜封初閉門通道怨陶陶類陸放翁紫牡丹云紫垂戶外瞻天近綠墜樓前到地香類二宋南樓晚望云江漢西來天地白吡吡逼蘇子美石曼卿四六師平園帖受精確雖猝遽應酬之作皆有義理之脉它文亦多可傳誦君之所蘊如此而余初不能知其奚余之淺陋可愧君之深厚可敬也當寶紹間仕有捷徑挾他繆巧立致顯融君方掩鼻權利白頭斗壘在時輩中最爲滯留端平政紀獎擢廉退而君不少需以死矣昔與君別掾未勝衣今遂能會稡手澤來求予文回首舊遊邈焉一紀撫卷感愴既以君之才不極於用爲君恨又以君之子能傳其業爲掾喜也君吉之永新人名潞字東之

綱山集後序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揚雄之徒以侯芭爲傳人授業河汾之門者衆矣以董常爲傳人侯董皆窮鄉匹士功業不著于世而師道之傳在焉隆乾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弟必曰綱山後先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

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亢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嘗評艾軒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它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奥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若繼使遇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也形也至於網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它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子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絕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網山之嫡孫行林侯肅翁交肅翁既序其遺文矣某復識其後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

樂軒集序

初網山既得師傳嗣講席戶外之屨幾半艾軒於是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爲高第一日侍網山謁老艾艾受其拜接之如孫然網山僅得中壽使其高年未必終窮也樂軒七十五廼死年出於其師而窮尤甚於其師城中無斥庑僑居福清縣之橫塘開門受徒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積鏹得百千歸買田數畝輙爲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今讀其文講學明理浩乎自得不汲汲於希世求合恩寵雲棄猶宗廟百官也菜羹脫粟猶定食萬錢也入則課妻子耕織勤生務本有拾穗之歌焉出則與諸生弦誦登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自昔遺佚阨窮之士功名頓挫時命齟齬往往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無憀不平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噫唐衢之哭是已樂軒平生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之時多矣而以樂自扁樂之爲義在孔門惟許顏子先儒教人必令求顏氏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所聞於二師與樂軒沒二十餘年余從竹溪林侯肅翁得其遺稾姑叙其平生大致如此肅翁又樂軒高弟也他日居魏文貞之地表陳叔達之筆當爲訶翁先生立傳與使天下後世有遺恨云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

江西詩派小序

山谷

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爲崑體故優人有撏扯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爲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稡百家

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為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磨不易之論也其內集詩尤善信乎其自編者頃見趙履常極宗師之近時詩人惟趙得豫章之意有絕似之者

後山

後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詩師豫章公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有余曰射較一鏃弈角一著惟詩亦然后山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師之若同時秦晁諸人則不能為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文師南豐詩師豫章二師皆極天下之本色故后山詩文高妙一世然題太白畫像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棄身陸沉勝士謂饒德操也按德操此詩去手汙吾足之作大爭地位太白非德操遂陸沉耶似非篤論

韓子蒼

子蒼蜀人學出蘇氏與豫章不相接呂公強之入派子蒼殊不樂其詩有磨淬剪截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已寫寄人數年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少而善

徐師川

豫章之甥然自為一家不似渭陽高自標樹藐視一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傳豫章見師川雙廟詩勉諸洪進步今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亦多矣師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偽楚諱者師川名婢曰昌奴朝士至則呼之以名節自任故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下不羞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

潘邠老

東坡文潛先後謫黃州皆與邠老游其詩自云師老杜然有空意無實力余舊讀之病其深蕪後見夏均父讀邠老詩亦有深蕪之評

三洪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尤工初與龜父游梅仙觀龜父有詩卒章云願為龍鯨嬰勿學蟬骨蛻是以直節期乃弟矣駒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特有媿於舅氏亦有愧於長君也王父南渡後為小蓬閣師川召有懷駒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外王父愛兄之道至矣余讀而悲之

夏均父

均父集中如擬陶章五言與寰瀛真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味蓋用功於詩而非所謂無意於文之文也然諫之諸孫故其詩不當廢文莊公事業何崢嶸孟子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均父欲改之乎其志亦可悲已

二謝

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出冶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差善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

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

二林

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但以詩重

晁叔用

喻汝礪作具茨集序云予曩遊都城與晁叔用道為同門生後二十六年識公武於涪陵不知為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論著自丙午之亂存者特歌詩二百餘篇敢匄先生一言以發之又出其家譜諜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瞿然曰是吾用道耶乎今字叔用為小異耳方紹聖初天下偉異豪爽絕特之士離讒放逐晁氏群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飄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扉茂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暨朝廷諸公謀欲起之邇復任心獨往高抱而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萊華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汚也然則吾叔用所以傳於後世者果於詩乎顧其胸中必有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矣宋興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清豐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文元公事　章聖皇

帝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君也宋宣獻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叔用以文莊為曾大父以文元公為高祖家藏至二萬卷故其子孫燁然勵志錯綜而藻繢之皆以文學顯名予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以詩鳴若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用既已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屬淵雅疎亮未嘗為懟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其

於晦明消長用舍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也嗚呼所謂負才內與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抱奇懷能留落不遇往往燥心汗筆有怨誹㦤𠋫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能閑退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哉錄其二賦焉至誼論三代之治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棘亡動文天下之術則還有所不錄豈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怨壹鬱沮淨以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言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遇於世而不然發於詞而不怨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為於世者也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此序筆力浩大與叔用之詩相稱余讀叔用詩見其意度宏闊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蔿過樓前亂離後追書承平事未有悲哀感愴於此句者晁氏家世貴顯而叔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于蔿之後可謂賢矣它作皆激烈慷慨南渡後放翁可以繼之

汪信民

呂滎陽居符離信民爲教官從滎陽學故紫微公尤推尊信民其詩云富貴空中華文章木上癭要知真實地惟有華嚴境蓋呂氏家世本喜談禪而紫微與信民皆尚禪學

李商老

公擇尚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頗博覽強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三僧

三僧中如璧詩輕快似謝無逸亦欠工祖可瞭讀書詩料多無蔬筍氣僧中一角麟也善權與可相上下

高子勉

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參城詩押險韻略無窘態集中佳語皆出紫微公乃以殿諸人何也可升

江子之

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不如兄而取弟亦不可曉豈子我自爲家不肯入社如韓子蒼耶

李希聲

與徐師川潘邠老諸人同時

楊信祖

吏道官管惡田家事事賢唐人得意語也

呂紫微

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

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與語活法矣謝元暉有言好詩流轉圜美如彈丸此眞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黃公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趣向畢精盡知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然于區區淺末之論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爲詩者讀之果何以使人興起其爲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興觀群怨乎果可以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之理乎爲之而

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後更多從先生長者游聞聖人之所以言詩者而得其要妙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余嘗以爲此予天下之至言也然均父所作似未能然往往紫微公自道耳所引謝宣城好詩流轉圜美如彈丸之語余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極天下巧妙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圜美近時學者往往誤認彈丸之喩而趍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又朱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字響其晩年詩多啞了然則欲知紫微詩者以均父集序觀之則知彈丸之語非主於易又以文公之語驗之則所謂字字響者果不可以退惰矣

總序

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人表顒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絶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者各若干編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後山彭城人韓子蒼陵陽人潘邠老黃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江子之開封人

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子勉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同時如曾文清乃贛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後來誠齋出眞得所謂活法所謂流轉圜美如彈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詩舊本以東萊居後山上非也今以繼宗派庶幾不失紫微公初意

後村居士文集卷之二十四

後村居士集卷第一十五

啟

上傅侍郎

負愧半生誦了翁之責況不圖今日逢老子之度開公方與造物者游我欲順下風而請竊以士苟有志皆知名節之可尊生不同時每恨先賢之已遠聞范滂之傳至太息以興思聞杜喬之風想生氣之猶在至若嗣正始諸公之絕唱主過江多士之齊盟蓋凜然尚有於典刑乃前此未承於警欬良以服膺之切非為炙手而來恭惟某官一代宗師三朝耆舊精忠諒節可居周堪劉向之間讜論危言不在陸贄陽城之下頃持諫筆垂秉事樞而乃預憂十常侍之弄權歷指七貴人之盜寵一麾徑歸之甚勇六丁力挽而不回政坐名高未許卷而避世假令耄及猶當杖以造朝況才之壯而意之新年彌高而德彌劭聖上欲緜緜之召國人竚赤舄之還既彷徨恤宗周之憂尚終始抱東山之志舉世之人皆濁惟我獨清天下之父來歸其子安往頗趣蒲輪之入徑躋鼎席之求伏念某實類癯儒名為胄子讀書萬卷頗馳騁於古人泣血三年盡變移其舊質憂哀憤恚之所侵蝕疢疾思慮之所耗皆何辜於天亟奪其父素琴絃絕誰憐中散之孤鄰笛聲哀忍誦山陽之賦敢意高賢之難絜尚臨委巷之雀羅得非憫泉下之人昔嘗忝座上之客危哀易感悲淚無從頃瞻紫氣之來念快景星之覩維先生長者是晚學之指歸矧大父老人有向來之雅素儀式乎古鄉之潔父少尉若叔之兆進之於琴瑟書冊之前誨之以洒掃應對之序縱未窺於閫奧終不畔於門墻誓墓之餘非敢望山公之啓事摳衣以進所冀聞夫子之文章

賀制置李尚書

昕庭出命天塹宣威九十年王氣鬱蔥寬重居留之寄數千里風寒險要盡提表裏之封疏榮冠學士之班消吉建元戎之纛名聞醜虜勢在本朝竊以寇萊公之鎮北門契丹伏其望重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憚而帖然使方面隱然有人則吾國坐以無事在昔建業是今陪京清宮以待翠華督軍而假黃鉞綠沉金鎖帳環百萬之精兵帕首腰刀庭列諸屯之大將近者之事異乎所聞削階級之常儀講苞苴之私覿至主帥節麾之重援偏裨杯酒之歡遊廉頗而引車嘻其甚矣騎灌夫而罵坐誰之過歟是以清德足以伏其貪惏之心威名足以折其桀驁之氣使元和兩武郊迎裴度之來若南渡張

韓羅下魏公之拜庶紀律嚴而名分正號令一而賞罰行此雖書生之大言可裨莫府之末議況江左一隅之生聚恃淮南兩路之蔽遮今也久虛曠土而不耕多築空城而難守逃亡竊發或保光豐之間覘諜不明莫知泗壽之事遣聘屢通於亡虜閉關不納於流民凡此數端言之短氣肆天子奮英明而推轂而我公亦慷慨以登壇方恢宗祏之遠圖非講門闌之私賀共惟某官名滿九牧氣塞兩間文武有威風搢紳無出其右緩急當大事社稷所恃以安勛名著於納刀討賊之時讜論見於正色立朝之日畫江絕栰狭小孫劉之規模富國強

兵鄙弃晃晏之功利言言大義凜凜精忠久方獻餌狄之謀公獨抗出師之表皮幣犬馬珠玉何異借寇兵而資盜糧簞醪簪纓山林方當儆國人而討軍實朝廷重於九鼎君相倚如太山寶帶萬釘已峻真文昌之拜牙旗十丈有光大元帥之行奉壽毋之諭與推諸郎於謝墅豈見前古六朝之形勢隘過江諸人之經營何止問治城而訪新亭不必灑涕須而守渦口龍蟠鍾阜行將復蹕以東巡馬飲長江求絕投鞭而南下小試平戎之策遂成闔國之勛兵事節度付公允藉中權之整天下安危注意方當左轄之虛環召繼來袞歸不遠某早依儉府久出雁門上光範之書初無夢想誦子虛之賦屢為姓名乃辱化鈞使沾祿米上恩方切誰復惜莊舄之吟豪氣雖衰未忍作楚囚之泣公方紀旂常之成績僕亦思竹帛之附名非敢為栖栖乞食之容庶小施颯颯草檄之手斬名王而獻馘縱莫隨瀚海之師鐫大字以磨崖請繼浯溪之頌

謝制置李尚書啓

視師江面方宣閫外之威試吏泉頭驟玷幕中之選未修陳於半紙已剡上於辟書恩大難酬人微弗稱敢貴一牋之陋僭干六纛之嚴竊考自昔王公之門每收一

時名勝之士應劉在鄴鄒馬游梁況將圖不世之功名是必合衆人之謀智烏大夫既招石處士復致温生之材裴晉公已引韓退之兼採柏耆之策或聘由巖穴或奮自布衣在上者極甄拔之公在下者無階陞之恥誠以其人之賢否係乎此府之觀瞻儻無補事功何取座上客之滿如不工詞令或為帳下兒所輕由此論之艱其選矣如某者志雖刻苦材極闊疏十載光陰盡消磨於紙上千年治亂空感槩於胸中老校退卒之所見聞敝裘羸馬之所經歷游遨憤激亦嘗妄論於兵機許國慨慷未忘情於世事會元帥大開於幕府而諸賢畢

入於禮羅虎嘯風從鶴鳴子和孰不動彈冠之喜乃特
煩折簡之呼寘諸清流亦既有梟鸞之妣參以前輩父
難逃虎鼠之嘲矧是妄庸暗於機事草陳琳之檄思苦
鈍遲吟王粲之詩語多悽惋非有絲毫之實用恐孤知
翼之深恩玆蓋伏遇某官身荷安危資兼文武漢廷惟
汲黯他人等乎發蒙江左有夷吾諸賢爲之收泣出臨
方面則軍情怗伏入對便朝則天語寵褒威行而草木
知名令下而旌旗變色初開王帳首縶金臺稚藻鑑之
下素明故覆載之間皆當終艱冗瑣亦忝招徠某敢不
刻骨銘知戴星趨砕雖風聲鶴唳莫輸微力於行間然

狗吠雞鳴願竭小忠於門下

謝傳侍郎典著述啓

瞻蒼英於洛社嘗聽緒餘厲墨客於漢廷謬蒙印可常
恐終身之抱璞乃蒙具眼之賞音頓重嘘枯感深出涕
竊以洙泗之盛始分設敎之科漢唐以來代有能言之
士然晁董名儒而不免科舉之累若燕許大手而惟工
臺閣之體才之難全古所共歎曁我本朝之盛際森然
諸老之名家六一之文唱於漢東宛陵之詩鳴於慶曆
未幾一變遂宗王氏之新經厥後橫流別出江西之宗
派正大之理破於穿鑿渾厚之體流爲尖新有如命世

之宗工方紹斯文之正統豈伊孤陋亦玷品題伏念某
家故爲儒幼嘗承學義和書卷頗窺亡世之舊藏杜曲
桑麻粗有先人之遺業自執手周南之後多卧疾漳濱
之時念須爲舉子之詞章屢不合主司之程旣無用
於斯世遂專攻乎古文凡匜銘鼎識之聱牙若象刻山
鑱之奇怪大易之繫關雎之亂太史所錄離騷所吟疋
馬楊州動戍鼓城笳之感蹇驢鍾阜多故宮廢苑之游
每發於羈旅行役之間未脫乎山林草野之氣尚恐俗
人之竊笑云何哲匠之見推謂其有記覽之功憐其抱
刻苦之意期之以討論修飾之事借之以溫潤典裁之

褒知己則深慚才不稱玆蓋伏遇某官名塞宇宙識窮
天淵標致崒乎山嶽之高文詞協乎律呂之正間諫議
之伏閤頻拜陽元宗論公孫如發蒙獨憚汲長孺進有
百篇之論疏退無一飯之忘君粵從爲綠野之遊了不
作黃閣之夢獨有憐才之一念未嘗棄七之寸長其敢
不激烈銘知專精講學文章小技敢於世俗以求名節
誼大閑願以師門而爲法

賀安宣撫除少保

渙發麻詞晉登秩位于番四國方宣禦侮之威茲曰三
孤爰修疑功之典光生閫鉞喜動坤維恭惟某官雅量

崇深雄姿高邁當公孫之稱帝介於一隅彼呂仲之尊
王吾其左衽一旦復西陲之土十年熄南下之塵氣吞
朔庭勛在明府會竊冠猶思於戰鬬而諸賢乃狃於燕
安舊德重臣毀於黃吻年少精兵巨屏僅之白面書生
舉列聖中興已盡之疆與昔人百戰必守之地壞如列
瓦危甚累棋非天子急起公而用之則國家遂失蜀也
久矣司徒納刃而戰士盡奮呼令公免胄而來賊皆環
拜焉功成於漏刻危機定于笑談事難於乘崖捐定之
時力倍於忠獻經營之日昕庭讀冊超陞亞保之崇舊
填殖莅增重元戎之寄入則弼一人于廊廟出則護諸

將於方隅以十萬節制之師當百年衰盡之虜方叔率
止孰不觀元老之猷召公主之古所謂二伯之任舊茲
虛左行矣虺中某方喜杜門未由賀履茀白木之鐮力
課耕鉏昏黃金之臺竟孤聘召營萬里通吞叢之便逦
二棊無鴈足之音毋中夕以激昂悵流年之晩暁義旗
西指縱難効力於行間衮衣東歸猶願拜於道側

賀傅諫議休致

出綍褒賢抗章謝事翛然遂引疾辭加璧之招浩乎莫
留竟遂掛衣之志名光竹帛喜動林泉竊以仕止之間
雍容者少求叔悟閟弓之害由此乞身邾公懲一綱之

危退而請老予若朝廷賞之如龜玉國人仰之猶鳳皇
有園林鐘鼓之娛無風波機穽之迫同賞白壽莫能或
之先何嫌何疑致爲臣而去共惟某官士之遺直王之
蓋臣當馬呂之謀始聞自云勿擊使延英之謀見聽豈
不太平由平生言論風旨而觀皆當世理亂安危之故白頭
一節堅卧十年公雖勇於入山士尚遲其出岫今也深
惟可止之義奏疏益頻若執官休之言史書莫奪卓哉
此舉近者所與使君相重名節之人爲國家唱廉退之
俗諳郎鼎貴並行皂蓋之春中第錦歸重話烏衣之舊
品題乎一草一木徜徉乎某水某丘物外之趣轉深天

下之望愈重巋然下國獨餘一老之存賢哉大夫可繼
二臣之去某愧方歸隱竊喜追參閉濁世之橫流聞清
風而起立朝無耆舊孰能乞孔戣之留身是散人或可
供老聃之役

代通趙西宗

交遊之契昉自先君叅鄉之資實親前輩竊謀此斗升
之末將拜於書冊之前仰冒崇深俯陳短淺共惟某官
泓然入理卓爾不羣所禀如玉雪之清其出爲鳳麟之
瑞晉人有謂過江第一流今山亦云百年能幾見閫聲
草奏曲臺之上給札玉堂之廬未容太史之書成遂引

蓬萊之帆去荏苒歲月周游江淮窮百粵風濤浪舶之
區歷故楚江離杳芷之地錦袍酣飲肯效謫僊之狂白
首清修蔚爲宗室之老然而前哲遠矣後生眇然方當
主天下人物之盟何止爲公族本支之計使其大用可
追韓呂之風必也斯文亦紹歐曾之統某族單系冷齒
幼名微緒業失傳已負析薪之媿旨甘不繼因爲負米
之行藐然官曹壓以臺閫猶幸通家之耆舊爲後學
之指歸議論足以吹噓典刑足以淑文莫春鼓瑟雖莫
預於諸生冬月練裙儻見哀於先友

赴辟廣西通帥

山澤之癯何心於進丘園之聘無德以堪未報舊知更
銜新惠伏念某粗聞理道亦喜功名當聖哲之奮馳紛
侯王之變化歲年將晚筋無老驥之心時命不諧遂有
冥鴻之志浮湛閭巷交侶漁樵散髮采薇以養生灌園
織屨以自食敢云辟召誤入沉淪既餽金以治任復折
簡而諭指念高堂之滫瀡之奉謂陋巷有簞瓢之憂不
其餒而可以出矣然而謀之妻子誠寂寂以難堪畏我
友朋羞遲遲而未往及申再命始勇一行昔夢繞其山
川今身遊於圖畫道南豐臨川之里望玉笥丹霞之雲
弔賦鵩之故墟覽舜魚之遺蹤涉江而賓帝子登嶽而

欸祝融窮詭異瑰奇之觀忘羇旅飄泊之戚此生何幸
所得已多茲蓋伏遇某官鈇鉞一臨弓旌四出豈無勝
彦聚幕下而謀焉尚有幽人自水涯而起者顧方遠引
亦忝旁招某敢不懷此深恩竭其淺慮並游兎苑雖慚
蜀客之才不省馬曹當爲晉人之笑

謝孫侍郎舉著述

南畝明農未嘗涉學西清薦士見謂能言前聞露奏之
新深恐風傳之誤竊以才思乃天之最吝文章自古以
難工或擅一長罕兼衆妙龍筋鳳髓要非根理義之言
蟬噪蛩吟不足鳴國家之盛是必盡通其體要始能仰

副於品題如某者少也精思壯而靡使衆方論於功級
獨竊著於叢言曲突徙薪莫悟主人之聽懷鉛槧文甘
受庸豎之名因屏處於空荒頗自娛於淡泊鈔書脫簡
古文奇字追往日之遺忘遍邑大都名山巨川憶平生
之游歷盡以胷中之鬱結發於筆下之淋漓然多得之
呻吟佔畢之餘非可施於潤色討論之際敢圖穪墨遇
誦雄文辱閣老之見知恨鄙人之不稱茲蓋伏遇某官
經綸業鉅獻納班高羽扇麾軍固已吞敵人之氣角巾
還第不忘憂天下之心將建大功亦收小技某敢不稍
温故讀力企前修桂伐膏煎深悟虛名之累霜降水涸

少求實學之歸持此酬知庶乎無愧

改官謝丞相

從戎勞淺自請食祠窜物恩深尚容脫選將服勤於墨綬敍叙感於黃扉伏念某出自韜鈐進非科第衆謂時務獨膠古誼以才通世重實才乃抱空言而求售須為閩蜀偶在兵間未嘗有臧否馬武之心不過任陳琳阮瑀之事方邊頭之告警呂草檄居多及江上之解嚴拂衣徑去力求南嶽歸養北堂每念臣罪之當誅敢諉吾謀之不用既草遂初之賦甘事退藏未修光範之書先蒙軫記起閑散而參油幕拔卑冗而通金閨返歪原怵悴

之魂免史談留滯之歎名為銓法實出化鈞茲蓋恭遇某官新美治功秉持憲度更化而後始知本朝之尊過江以來未有今日之懿其心平故待人恕其量廣故容物多雖已決歸竟叨拔出某敢不益鞭退惰少盡拙踈講學讀書懼大邑大官之誘恤民奉法報吾君吾相之恩

謝胡禮侍衛察著述

夔龍之遴國之英華游夏之科士所歆艷忽承里選寵允衆言自前世多黼黻之才至本朝重性命之學談經者幾欲發史窮理者罕能修辭蘇稅往日之際深朱呂末年之論異有如哲匠方斲液於智中何取諛儒亦招

徠於門下伏念某闇於見事癖在信書切言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及觀利祿之際則如仕夫驗世變之推移致人文之合散風饕雪虐常驚守其所聞巖居川觀頗自鳴其不遇會是窮愁幽憂之作逆於言語侍從之臣品猶介爲素備目槁乾為清潤固知先達欲士子之成名終恐後生議我公之淪愛旁觀苛掩內省亦疑茲蓋伏遇某官研極幾深接扶統緒當氣節頹靡之後鳳鳴朝陽於耆舊凋零之餘玉振江表謂徵言之幾熄至小技而並收某敢不佩服新知切偲舊學雖居頹巷尚自勉於聖賢儻畔韓門豈不慙於師友

謝鄉郡應詔薦舉

嗣王求助有詔下詢國人曰賢以名上達謬當茲舉愧匪其人粵自里選不行月評又發與廉與孝既不考於州閭有土有民了無關於風教乃如賢牧初奉德音豈伊鬧郡之無人至取孤生而充賦公議謂衆豈謂然伏念某少走江湖晚栖巢巷從陳元方鄭康成之後繫有見聞無畏下太田子方之風虛家禮敬然而城中跡少林下趣深忽驚使者之及門且道卿侯之推轂吟詩草檄頗永王粲之流離說劍論兵殆見田光之盛壯老之將至持此安施茲蓋伏遇某官好善最優與善悲無斁

謂思皇多士幸生明聖之時儻不薦一人殆匪詔書之意遂容凡品獲附勝流其敢不佩服斯言堅凝所守二人皆傑獨懷碌碌之慚爾生莫行終抱區區之志所爲感發未易揄揚

謝傅諫議應詔薦舉

英辟御圖訪于落止近臣奉詔舉爾所知况經者哲之品題實繫士流之軒輊聽言前輩無疑後生六一在廷亟稱回筆蜀公告老尚薦孔蘇豈惟質好文字之間蓋有愛惜人材之意如某者惰游儒學迂闊背時世重醇儒不在深衣之列上徵武士又無擊劍之長追記平生殆堪一笑羨藏帛書蟫蠹之窟面染瘴煙之谷留落江湖空擾短髮消磨歲月頗有殘書敢圖知己之深重齒薦賢之末新天子若周而伯自訪舊人老先生立魯東門尤多高第環今充賦恐未當仁茲蓋伏遇某官文獻五朝表儀一世以身負荷斯世教於已頹極力援扶閑風流之將墜縉衣之好皓首如初某敢不勉紹前聞稍繙故牘雜竹帛所載丹青所畫絕企功名然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豈無事業苟能傳遠亦足酬知

通安撫王侍郎

叔子名高小煩裘帶淵明食少聊欲絃歌喻聽戟級之威冒新簽題之敬共惟某官三朝耆俊萬古人豪行世雄文若蘇黃之掣海立朝正色猶猛虎之在山當慶元則不合於慶元至嘉定則非公於嘉定中年勇退有君實晦叔之風晚節後凋負元城了翁之操客傳詩句史載諫書閑白傅之草堂追遠公之蓮社生矣成佛亦惟寓意於彼宗臨水登山貞若忘情於斯世肆我寧考專令嗣皇畀錢郡之要衝錫全閩之鈇鉞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民以大慈平等之法視其民海波不驚年穀告熟然而梁棟之安危夏屋之將頹風濤渺然横孤舟而未渡上觀天意下酌民言謂災運於方興捨明公其誰望某曲巷擁腫溝側羅跡少蔡功名豈嘗中夜起舞曉更恩惠恨不十年讀書退然素妄技之封侯已矣爲農夫而沒世追記兒童之日發蒙國士之知自謂白頭始紆退縮迫傍易搖若爲稱過客之情從事果賭未免行賈人之事而又魏魏大府栗栗諸曹嘗詞責於符移之中不寬假於繩墨之外自投湯火其辱門墻儻眷衰陳稍爲犀砲之念尚獲勤拙不爲美錦之傷

回交代葉承議

男邦執摯嘗已戍陲老圃扶鋤爪猶未熟曾是見大夫之使及於新令尹之門敢飾空疏以修好雅共惟某官

濶乎似道默然知言鳴鶴在陰有唱必有和祥麟見獲以德不以形豈自名登膴仕以來不知北有速化之事居常曰義與命詎肯以身即人晚詣公車甞奏贖青衫之蔽晨趨廣殿瞻臨軒黃繖之間惟徐行乃執事之素心而須入亦先朝之良法雖為今吏尚有古風鞭笞盡弛而令行鈎距不施而情得以己之誠待物之詐礫此之簡應彼之繁蓋有得乎黃公清靜之言且暗合於陽城撫字之說公領叔寂泉布源源通邑大部過客必談於佳政深山窮谷逢人亦說於長官頗聞百姓之愛公惟恐一朝之去我未容青史獨書馴雉之祥將有緑綈來趣飛鳧之入某龍鍾不媚搞乾無華少以功名自期慨然投筆晚知富貴有命退而讀書貧未棄官格當爲邑須遵道傍之謡誦參以見聞竊欣閤下之規摹易於循守惟恃此以無恐遂居之而不疑飛來花縣之書驚破芸窗之夢感不我思豈敢即於宴安秋以爲期幸小寛於趣迫

謝臺官舉陞陟

託跡龍門久銜顧遇露章烏府新出品題俯陳感戢之情仰答生成之德竊考祖宗之盛際有如韓范之鉅賢皆著直聲並居言責雖是非褒貶外存風憲之大綱然

涵養栽培陰壽國家之元氣故治効為本朝之冠而人材彼數世之餘共惟明公追配前哲其拜効也霜威之凌厲其吹嘘也春意之發生必有勝流乃當盛舉如某者幼耽章句壯甚功名偶塵聞於仕行前言亦受教於君子良若飢寒逐禄非如處士之倫蔭補得官浪有文人之目州縣胎從君之訓秋毫皆吾相之恩幸脫選坑來為壯邑略無教化徽聖門之絃歌但有語言為佗家之組織誇喧都市命聚庖廚此兇未明雖死不瞑賴憲長力扶於善類務孤生忝出於故家首辨讒誣後加論薦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特欲懲利口之夫衆人欲殺吾意憐才初非罪義文之士味衷詞之假借與親札之丁寧豈惟幸出於機穽之中又且推挽於雲霄之上覬瞻頓改蹤跡稍安茲蓋某遇某名振肅臺綱主張國是回槁木寒灰於既死起游魂白骨而再生易陷微軀難酬洪造某敢不益求實學求愧空言崇雅黜浮深悟斯文之體盡公竭節不為執事之羞

謝蒲帥學舉自代

門人顆學豈以如師閣老鳴謙以為勝己衆訝題評之誤獨銜器遇之深昔者虞以讓龍夔交遜至于晉國韓趙相先漢魏以還公卿初拜太尉譲官於處士司徒避位

於逸民雖先王貴胄之分嚴豈容躐等於前輩賢貴之
章寵不憚屈身與杏本朝最爲近古從宗始除之三日
公車許上於一人事既繫於觀瞻勢難輕於許可如其
者品流至元名論復畢曾從傅月以賜馳頌孚諸公之
辟召素無才用安敢遂於群彥因好文辭遂見輕於識
者亦欲以事功而自勉然幾乎華實之相兼然而新啓
未登行名久著已絕望於一時之君子乃見知於西制
之近臣光朝設科月以掄材首叨刻上陛下發德音而
訪落復入彀中竊者競自西清出德音國家案抗稱擯
之蹤惓惓溫推轂之言竊意無昭姑惟始隗就云夫子

乃不如回見執事所以薦揚非不肖所能負荷茲蓋伏
遇某官秉知列聖宣力四方物色賢材任韓范功名之
責作成後秀主歐蘇文字之盟僕方仰其彌高公則欲
其速肖某敢不益堅微尚仰副深期筆恐干恩企上智
以相遠訴谷冢子與先生而並行不背之恩必死以報

謝華尚書舉政績

鯫生末學居懷傷錦之慙大尹兼收忽玷露章之數無
媒獲剡有感盈襟惟民社之至難孟士夫之通患徵租
析律寧逃俗子之譏彈琴讀書必墮迂儒之目而况涉
君四達世號三陽邑無洪纖橫鑄之財府有青冊不錫

之額指蹤服於浩渺繁賦啟於虛空縱免官府莫收民
譽玫諸碑記寥寥數十載之間能以績書僅僅一二人
而已苟無異最易繼前修如某者猥以拙踈試茲凋敝
每哀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雖
賦政殆如於悶悶而用心頗極於惓惓幸太守之仁明
恕諸生之遲鈍黜幽宜去那無半九十之憂負殿非誅
終有覺一分之意遂與彼黃童白叟共遊乎祥風慶雲
今者力抗封章亟還印綬挂帆滄海聊觀物外之鯤鵬
拔宅碧霄尚顧甕中之雞大細味褒揚之語大非鄙陋
所宜有陽城元結之難兼而季路冉求之未盡公誠過

矣僕竊懼焉茲蓋伏遇某官一代宗工五朝壽俊聽鄭
人之誦方深子產之遺思從洛社之遊忽慕樂天之高
致已决拂衣之策尚存推轂之心某敢不永佩洪私益
堅素節此生何幸附執事於青雲它日有辭見先人於
黃壤

謝沈提舉薦政績

小國寡民久無治狀先生長者忽有味言被華袞之揄
揚佩繡衣之特達竊以古者重牧羽之責聖門尤取斂
之人間紘深取於言游鳴鼓力攻於冉有在漢之盛循
良不絕於史書自唐以來撫字始居於下考鞭人流血

剎下及雷故豈矜之風寖以衰而治辦之名所由起乃如廉使方存怵惕不忍之心豈無它人寧取悃愊無華之吏如某者謬持疎拙來試劇繁邑無寸帛粒粟之輸郡貴上供版帳之入雖有卓魯化爲孔桑得其財豈必得其心喻於利必不喻於義平居講貫粗嘗聞前輩之緒言凡百施爲未敢失吾儒之大指權租寧爲殿而不爲最聽訟寧太恕而無太嚴仰賴朝廷清明臺府寬大容素餐之已幸豈虛譽之敢徼況明公初擁於皇華而屬部頗多於治最有何異績辱在薦書不能紹父祖之箕裘傳家誤矣動輒與時人而枘鑿用世可乎獨撫摩赤子之微勞頗對越蒼穹而無愧然亦當爲之事曷堪溢美之褒茲蓋伏遇某官江表世臣吳興名閥抗孟博登清之志凜若生風聞曾山于蔿之歌忻然有喜遂令樸鈍亦忝吹噓某敢不求戴恩私益勤職業此生何幸附執事於青雲它日有辭見先人於黃壤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啓

謝葉崧監舉陞陟

北山起隱方貽小草之譏東碣露章遂忝大蓬之薦驟冢位置良愧空疎竊以清濁殊流仙凡異路時無郭泰孰堪登元禮之舟世有於陵乃可食伯夷之粟如某者自叨一命粗守四維每諳陋巷菜羹之嘗絕無華屋玉食之夢頃公出牧值僕歸耕偶不入城非有鹿門龐公之高趣未嘗由徑庶幾澹臺子羽之遺風辱承公評見嘉織尚既來爲於俗吏已自絕於勝流係黃河一千年諒無人之知己隔弱水三萬里尚有路以通仙豈謂蓬萊雲氣之中猶記江湖漁獵之上迹蹤窮館名在薦書蓋人間千金之寶易求而閤下一字之褒難得吏民驚異士友傳夸茲蓋伏遇某官日烈霜嚴冰清蘗苦黨許陽城之伏閤世必太平設令楊綰之當朝俗可一變凡經題品尤聳觀瞻某敢不仰止高標勉礪大節既招徠於此日獲附青雲儻睥去於異時有如白水

謝王侍郎舉所知

與人之善爲前古之美談舉爾所知本聖門之餘論俯循餘分仰媿盛心伏念某生而嗜書長愚不解事無寸長

之著見有少作之流傳與從脫干戈蹇蟄以來已掃空章句文字之習瘦妻僵稺子仆嗟井臼之長勤明主棄故人跡捨山林而焉往未能決裂尚爾低回竊嘗佩豈弟君子之言不敢犯聚斂盜臣之戒猶以浮華之故動爲禮法所讎咎在僦髡罪當翟吉平生舊交至此者稀康之書一時諸公鮮不畏劉輿之膩曾謂十連之御聞尚憐二紀之登門取之於人棄之餘察之於衆惡之内聲銷響絶久矣闊疏心肯命通有玆奇特玆蓋伏遇某官三朝耆哲一代名臣凡當世人材皆寳之如明珠拱璧翔平時賓客忍棄之如土梗弁髦片語龍嘉終身榮耀某敢不深藏篋笥永示雲來作公老門生於焉無憾爲佛大弟子何以報恩

上鄭給事

飛龍夾日瞻翊戴之元功候蟲鳴秋赦喁啾之小過遂使窮鄉之素士獲爲聖世之全人欲剖危衷先攄感涕伏念某弓箕舊族鉛槧焉生舞曲指以爲杜門省事之人天下知其無病風妄罵之疾呻吟紙上類裘氏之遺音流落人間多子雲之少作中年以後一字亦無憂患侵凌精華消竭猶以虛名之傳布遂爲好事者中傷貫則詠桃乃曰含譏於燕麥偶然題檜遂云寓意於蟄龍

語播市朝命懸刀几幾置烏臺之對誰明奏邸之冤左右莫爲之先容大夫皆言其可殺側聞瑣闥密啓廟堂謂六義之中豈不主文而譎諫三代之世至以工官而采詩況親逢舜禹賡載之辰奚足用秦漢誹謗之律寢榻機於垂發叱讒說而不行向非有長者之言寧免入狂生之目事關國體義激儒流兹益伏遇某官學貫天人名垂宇宙卦般舊學風雲慶會之方新姬公太平旦暮立談之可致推廣朝廷之忠厚保全士子之孤危某敢不掃去驕矜斂歸平實夕秀朝華之喻深悟昨非霜降水涸之餘庶觀晚節持兹報德或若無慙

謝程内翰舉所知

長官上印賦芧屋之歸來大尹露章借玉堂之潤色抓生易感一府皆驚竊以有社稷有人民孰可繼由求之後談文章談政事難乎於歐蔡之前自非達才成德之流曷稱宗工鉅儒之選如某者讀書甚少閱理未多少慕晉人幾以清談而廢事晚爲漢吏稍於世務以經心當彼要衝試其迂闊每欲任牧芻之責不敢求蠹鉍之名然而素短實才徒持空意動煩剖決深愧使無訟之言尚費閑防未至不忍欺之地塵埃滿面筆硯絶交推謝有嘲和陶無句詎意北門之學士來爲東道之主人

喜魯山爲子之歌發仲尼莞爾之笑闢我田疇誨我子弟斯言或恐有之愛若父母畏若神明何德可以堪此而況以庸庸爲平正以憒憒爲精明以謏聞淺見爲淹深以累句蕪辭爲贍蔚姓名達于王相聲價重乎友朋夫何一介之微遂占四科之二登龍門爲御快哉極士子之榮謂𨷻史無褒貶若疑春秋之過濫攙相賀里巷傳誇茲蓋恭遇某官力扶皇綱手揭文柄陸贄唐家之內相尤有功再造之初嚴光漢祖之故人不肯作三公而去雖建雙旌而出牧未忘夾袋之儲材信先生之能言疑孺子之可教俾居末至不待先容某敢分亡甚受

貝罔極上封禪之書奏游獵之賦愧鄙拙之少文耕覓閑之野釣瑕莫之鄉願優游而卒業

除潮倅謝丞相

服勞試邑甫從南畝之歸需次佐州俾便北堂之養頂踵悉蒙恩於吾相絲毫不假力於他人恭惟元台大布公道雖治邊防治水利並收一世之才然爲孝子爲忠臣各遂匹夫之志輒陳情而力請荷卒物之曲成伏念某海嶠寒生江淮薄宦與公建議深疑太繆之非徐庶念親不勝方寸之亂因退食祝融之祿尋起從桂管之招遂離選坑忝有民社適居孔道寧免游士過客誘傷

之談每見老叢具言聖君賢相安靜之意屬者蒲麥丘之戍法當掃先墓之門顧內無萊妻中歲抱斷絃之痛拐上有陶母暮年須扇枕之人自憐薄命之屯前發大鈞之問空函朝達除目夕頒非大臣有哀窮悼屈之心則孤士無超資越格之理山川清淑想韓木之猶存驛路坦夷喜潘輿之可往殊成喜官期之近交游參廉入之優始慮楚人之亡弓俄報塞翁之得馬丘山施重草芥命輕茲蓋恭遇某官夾日元臣擎天老手與伊尹周公未營觚之事力量有餘爲趙普韓琦不能爲之功聲色弗動籌搜羅於夾袋尤軫念於綈袍謂先人忝更化

之都司而賤息亦廁材之末至因其懇請寵以便安某再世銜知三生圖報一藝者偏小善者錄豈不希大造之甄陶終養日短盡節日長尚可備異時之驅策

謝臺諫

服勞試邑偶逃曠敗之誅需次佐州俯遂便安之請出命雖煩於銓曹感恩端在於門墻竊以富貴非力之可求命義終身之大戒由結纓參侍膝均有君親之心尊叱馭陽回車各行臣子之志甫丹忱之上達俄洪造之曲成伏念某忝出世家素無科第半生仕宦甘爲俗吏之歸當世品題不在名流之目屬者冒社稷人民之寄

在舟車冠蓋之衝紛積毀之叢身猶群矢之集的人方搖撼公獨保全諸豪齊烏府之主盟略無撓攻當路因龍門之薦引相繼露章迨解印而來歸復移書而獎勉之以佛祖出世之事告之以主相急才之秋豈不激昂庶幾遇合實以阿孃衰病詎堪白髮之倚門德曜淪亡未有青山而埋骨反哺之意既切陳情之詞亦哀朝奏空函夕須除目向來韓木寧抄驚歲月之深他日潘輿往返無風濤之恐由言路推揚之有素故化鈞陶鑄而不疑施重丘山命輕絲髮玆蓋伏遇某官學傳本統識造幾微鐵面霜威扶綱常之大義金聲玉振續性命之微言雖當趨赴事功之時不廢維持名教之意因其有請許以便私某百口銜恩三生圖報受髮膚身體固宜養志於暮年死城郭封疆尚欲移忠於異日

除仙都觀謝丞相

稚端論罪已寬饕餮之刑君相原情復賦支離之粟飢腸雷止感涕雨流伏念某頃緣宰邑之勞忝待佐州之次忽遭重劾枚數平生凡流傳達耳目之間皆深切中肺肝之隱杯鐺敗德忘父師典訓之言筆墨勸淫爲名教罪人之首而又忽彼風憲之戒覆於宮墨之誅苟爾心之無瑕奚此言之至我初傳白簡慈親動餔餟之疑還著青袍幼女泣佩魚之去惟 列聖至仁而立國況大臣內恕以及人居常念孤危之蹤非忍加疑似之戮昔斐豹最爲賤隸不忘力洗於丹書魏象自號散人殊匪名書於黃敕今也漸輕刑寺之籍得備祠官之員公朝惻然無終身永棄之心天下知其有改過自新之路佩并包之大德懷若撻之深辱玆蓋伏遇某官巍乎立伊周之功毗然有韓富之量謂風憲若雷霆之於物寧無擊搏之威而廟堂體天地以爲心常主發生之德遂捐閒廢俾奉高堂某敢不銜戢陶鎔精勤香火祝南山之萬壽時用此酬恩陳泰階之六符自傷無路

謝臺諫

抨彈罪大宜不齒於縉紳枚拭恩深俾捿心於香火驚魂返幹感涕佔衿伏念某甫脫宰民蹤求丞郡惟不安於愚分遂自速於危機每平心誦推轂之文無一字非切身之過父生師教下愚至老而不移詩癖酒狂二罪同時而俱發而又負渙渙涉溱之謗有孳孳爲跖之疑豁衷心之使然雖噬臍而何及返書而卻甘鯀慈親詰教令之違繞腰而覓銀魚癡女怪服章之異敢令夔龍接武麟鳳來游獨憐薄命之書生自錮此身於聖世敢圖當國尚許奉祠憫杜陵之瘦生恐曼倩之飢死一尊

一簋本無厚饗之心十東三鍾頗解絕糧之厄出門館
嘗品題於一語故朝堂合毀譽而並觀茲蓋伏遇某官
斂藏肅殺之霜威導達發生之陽德每力扶公議憂國
家元氣之深謂求備一夫恐天下全人之少遂令瑕玷
亦忝陶鎔某敢不稽首熏修苦心刻厲濯清泉坐茂樹
敢放逸以求安臨深淵履薄氷當戰兢而至死苟無黍
奚或可酬恩

除吉倅謝丞扣

送窮無路遂至顯天起廢佐州且為擇地先生里巷恩
出朝堂竊以薄命者書生之常樂育者大臣之責當壯

韓兩公之相寶曠古之罕逢然蘇尹二子之兌皆終身
而莫雪若夫舊掐未掩新瑕已加納之於春育海涵之
中收之於霜降水涸之後我公此舉前哲所難伏念某
少也不羈長而無述侍宗父懃兄之側非不斷齏慕善
人君子之名亦思矯揉終以操修未至毀譽莫測身久
落於江湖譽常喧於朝市嗜者不與品第為浮薄之歸
文人相輕掎摭及語言之末凡此皆童蒙之過失猜而
為老大之悔尤屏跡巷者五稔食蔬祠者再考獨念吾
君吾相未嘗求備於一夫某水某丘詎忍忘懷於斯世
望翹材而稽首憑莞記以陳情負郭無田所仰給者代

耕之祿小人有母宜凡憐於孝治之朝然上公之機務
至繁且下走之姓名難記敢圖英悟由軫沉淪噓谷底
之寒灰回筆端之春意首投閒置散已行白簡之言今
悔過知非復畀青氈之舊寵以治中之近次處之江右
之名州捧除日以兢榮拊孤蹤而感涕茲蓋伏遇某官
飭藏盟府澤被生民持國論如權衡之平愛人材無管
蒯之棄並收髦俊皆有猷有守之倫尚恐逸遺開使過
使愚之路終敢玷缺倍費陶鎔某敢不永戴洪私益堅
素守仕濟蒼誠齋之里所願服膺謂清渭南山之詩未
忘回首

代上西山

簣土虧功懼吾山之中止瓣香迥嚮冀彼岸之先登輙
剖丹忱仰干清鑒切謂賢能之才不次而舉豪傑之士
無待猶興若乃夫尋常中庸之流鮮不蒙父兄家世之
力拔儺之稱叔弼未忘六一之交山谷之譽少章亦以
大虛之故何況我公之念舊過於前者之用心妄希推
轂之言奠中投機之會伏念某少也不力長而無聞緒
業〻傳已負析薪之愧旨甘不繼因為捧檄之行交公
車者四章書官簿者七考適逢大尹來撫舊邦覩陶公
運甓之風每思勤恪慕清獻琪琴之事愈自潔修雖無

補於凝香頗盡心於叢棘久欲露曲成之墻恐自干躐
進之誅然而嘗掌年事之高光陰難玩金淵歲引之迫
機括易差非敢與並游英俊而爭先庶幾以故人稱第
而見録仲尼華衮僅無一字之過褒萊子斑衣將以何
辭而歸白伏惟某官先朝遺直當世偉人某爲負泰山
北斗之名其出爲靈芝醴泉之瑞畢公勤小物尤於民
事以究心武庾集衆思不以己長而矜物故雖家陋亦
覩作成某齋夜修詞怔營候命互鄉闡蒙因嘗並進於
聖門東里西華或者見哀於先友

代謝西山

夕呼五白恐不成盧朝奏一封特爲合龥能綏俽逮捧
戴曷勝竊謂天下不能皆絶類離倫之材君子未嘗持求
全責備之論顧蒙者可訓諸理未訥者乃近於仁高柴
愚而游夫子之門杜撤贖而爲孔明之吏觀人物抑揚
之際見聖賢權度之平於惟令公復彼古道伏念某幸
因微官獲事大賢登樂雖勤莫發醯雞之覆御銜其綬
猶歎跛鼈之遲況膺門一世之共趨而倫府羣才之所
萃或從容於諷議或馳鶩於事功自顧抱虛誰爲借重
追惟先子同持橐於禁中爰及伯兄素執經於廡下豈
能令公之喜怒不及於汝而瑕疵謂其備肘腋之使令

久矣見肺肝之底蘊雖粗安菰蒲而詎甘置冰壺玉衡之
傍然清白傳家决不犯惡木盗泉之戒因其成之機會
假殘羨之寵榮益表伏遇某官忠貫神明志安社稷立
身如嚴霜烈日之酒接物則光風霽月之和諸弟子皆
及門共仰乾坤之妙一衆生未成佛必施津筏之功遂
使寒蹤亦叨歲引其敢不深惟提奬益自僶彊大而盡
節於君親小則宣勞於民社礌礌落落若行日月縱莫
能展丈夫之雄戰戰兢兢如履淵冰誓不敢畔先賢之訓

除將作監簿兼福建參議謝西山

羅之幕下已懸美爲之特招真彼周行詎意熊魚之兼
得由鴻語蹄千鈞之重敢除書超數級而升恩大難酬
人微弗稱竊以觀其爲主古者格言聞所從誰士之大
節持國就於州之辟事以富公端叔爲中山之游蓋依
坡老豈從蓮之公爾有擇木之義焉如其少白童蒙獲
親師匠每敬仰行己立朝之名節亦預聞者書講學之
指歸富貴在天豈必覬覦於分外貧賤王汝未嘗隕穫
於胸中久無千子公之書頗有廣騷之作屬若冰山
凍解寒谷暖回際統府之初開念監州之遠役特達剡
公車之奏殷勤移光範之書致石與温昔述烏公之求
士以違易播方言禹錫之有觀其忠厚足以盡師友之

情其誠至足以動君相之聽豈茲一命肯此一疵然而髦士乃朝廷之清流而倚毗幕府之高選聽鈞天之樂疑夢境之恍然參勳外之謀費晚涂之榮甚而况無簿書之叢委有祿米之優游羨嗟弗給於一瓢茲幸可嘗於三釜不圖今日遂獲補南陔之詩豈無他人未若作西山之客茲蓋伏遇某官循循而善誘休休而有容始終集大成固已備聖智之事參署至十人猶樂聞忠益之言宜得孝直幼宰之流俾居鄉生校叟之右孰云上介誤采諸生某取數過多受恩罔極登山置酒固難陪叔子之風流載筆勒碑或可紀晉公之勳業

謝丞相

趣裝就道曷趨君命之嚴有列于朝兼領帥諮之任恩歸鄉廟喜動庭闈伏念某忝出故家嘗從薄宦少日妄希於節士中年遠避於弋人余處幽篁分此生之永棄焉得讒舌助暇日以忘憂雖絕望於華塗猶死守於善道爲者永山攤而杲日出沙堤築而台星明交璧帛於道塗委弓旌於巖穴有盍歸之一老無難致之兩生病客夢回初聽鈞天之奏愚臣魂斷忽有脩門之招未呈身於政事之堂先策名於表著之地而况福甫接參佐祿優禹錫母子可以俱行尚平婚嫁可以斷畢惟昔脫烏臺之禍盡出生成猶今邢黃閣之知不日紹介受恩罔極取數過多茲蓋伏遇某官獨秉國鈞載調化瑟樂克得政善人咸願其有爲楊綰尚朝天下云胡而不喜已並致臺萊之孝猶不遺菅蒯之材某稽首鈞陶委身坯冶成書無日空嗟太史之滯留懷寶有年終望周公之吐握

謝兩參政

君命有嚴方趣中都之役王官甚寵仍參外閫之謀喜動庭闈恩歸鄉廟伏念某粗知理亂亦喜功名少嘗干世以希榮晚乃入山而被謗我居安在原性命以自傷而刀斯征悟歲年之將晚匪曰守匹夫之志庶幾固君子之窮比者杲日出而蒙氣收震雷奮而蟄戶啓首以釣樞之柄屬之鴻碩之儒采掃朝廷無苞苴之成市訪求巖穴有璧帛之載涂賀是沈淪亦煩記憶爲八士歸居之數招三問夫郢之魂未詢事而考言已即家而拜爵內資工垂之職外參卻縠之謀長樂鼓鍾恍然初聽鄙城根柝老矣復聞遂反哺之私情享吉餐之厚祿並收髦士固知國論之至公騶得美官尚恐物情之未允茲蓋伏遇某官經綸業鉅輔贊功深進一賢人皆云裴垍之薦引行一善政必曰萊公之建明已並育於菁莪

猶不遺於對非其委身陶冶稽首欽翹三矢釜及親所願伸孝子之志一飯報德安敢忘大臣之外

謝洪中書舉自代

訪梅東閣嘗陪庾公之游起草西垣忽有虞廷之選惟公此舉非僕所堪竊以斯文之衰至於今日而極規規制朴類艱作者之風寂寂微花未識舍人之樣方天子屬絲綸於閤下而國人擲衮斧於筆端豈無宜爲誥之才猥舉不能言之士伏念某少狂自喜晚悔莫追誇嘗之言盈廷權貴之嗔如屋雲霜賀貿於麥茂以何傷風雨凄凄獨雞鳴而不已偶際清明之始稍收留落之餘頃隨出塞之旌旗復侍平山之樽俎慕顏淵之附驥寧不思齊剪老子之猶龍居然難企而況有累年之離索無一字之干譽王陽在位貢禹彈冠雖賴故人之引類裨諶爲命子産潤色詎容拙者之措辭謂嘗摘豔以熏香欲使運斤而代斲任意初上傳說皆驚大白飛高固已掃空於海内浩然有聲若爲攜入於禁中徒感盛心恐孤精鑒茲蓋伏遇某官含弘而王振地負而海涵扶綱常於寶慶之奏篇判忠佞於端平之諫紙脩名婷節惟斗南之一人傑作雄文亦江東之獨步尚引扶於後進力吹送於明時而某學既荒蕪材尤衰落惟勉平生之大節妄希執事之餘風非復少年啓夕秀於未振庶幾它日知寒松之後凋

謝余中書舉自代

塞垣草檄嘗論管鮑之交禁掖演綸忽有夔龍之遜憐才至矣量已缺然共惟三字之除榮於一併之出本朝有大詔令非新當世之瞻睹天子用老舍人一洗斯文之卑陋所謂當仁而不讓夫何有大而能謙撫非其倫或得以議伏念某與從少日嘗任下風邊地苦寒共被聽燕城之柝江風甚惡聯艫登吳步之舟始欣鵬鷃之偶同俄歎龍豬之相遠我生白木鑱已爲農圃之歸郎對紫微花豈有仙凡之隔況記室文跡於書札乃公車忽上其姓名豈嘗就梓匠之規欲使代玉人之琢行人子羽東里子産何辭令之獨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必才名之相埒乃若蹇蹄非汗血之駿宿瘤異捧心之妍雖茲濟濟之風實抱空空之愧茲蓋伏遇某官文根義理學泝本原謀國事聯若蓍龜愛人材過於珠璧謂拔茅而進適君子之道亨歎伐木不歌恐友朋之義缺因同袍之一念借華衮之片言而某舊聞既荒新意絶少立馬揮制難希作者之餘風附驥顯名徒有平生之壯志

除宗傳謝丞相

奉親還里自成烏哺之私被命造朝俾綴鵷行之末弇
馳就列俯仰慚靦竊以世道之消長不常人物之會通
絕少范歐與慶曆之文治莫引用於聖俞馬呂致元祐
之諸賢偶見遺於無已況如晚輩敢望前脩伏念某學
荒于娟年運而往書無成而劒又去悼少日之狂圖道
不修而文有名犯昔人之深忌須獵飛語書搖空言時
於斷簡以研桑稍見高賢之旨無受令伯陳情之表流
出胷中喜淵明歸去之詞寫諸座右豈圖晚暮忽際休
明雖還亟戍而下招其如太史之留滯猶著朝籍且參
闕謀好事抑揄已有移文於通客故人規視願無圖利

於大夫迨茲將幕之移亟有祠庭之請蓋鶴髮久相安
於半被而鵲巢上願借於一枝今乃念衛泌之棲遲示
朝廷之收拾谷鶯初出恍驚遷木之榮海燕暫來深認
卷簾之意非上相適當甫於廊廟則孤生必終老於山
林茲蓋伏遇某官以帝者師爲天下宰更聖化於膠柱不
調之後還主柄於太阿倒持之餘進君子退小人每致
嚴禾秀之辨開誠心布公道亦不廢芻蕘之言遂使畸
人忝陪髦士某受知至此圖報茫然雖資以事君粗識
移忠之大義然不違將毋終希錫類之深仁

除玉局觀謝二相

皆師垂大白速臺評錫類恩深尚叨祠廩進退兩關於
倫紀保全一出於陶鈞伏念某以常調之庸才際初元
之景運抱徠未久位置稍高由光範進身非借汲金張
之比及延和賜對有交惟平勃之言心迹甚明奏篇猶
在然而從老師而偕出忘明主而獨留欲相送於南陽
之阡縶維不果當退老於西河之上馳驚未休舊府因
而起殺公之嘲故交訐其之死友之誼按陳卿之事百
數子夏之罪三衆破膽而怖風霜之威獨披襟以受春
秋之青晨收華組夕駕短轅署眉山翁之舊銜返老萊
子之初服行吟澤畔略無怨靈脩之詞回首渭濱終有

懷大臣之意茲蓋伏遇某官忠存王室心契上穹事有
大疑汝則謀及庶人御士人之彥聖若己之保我子孫黎
民當鳳麟畢呈祥瑞之時如兕鴈豈繫多少之數姑指
圭撮俾奉甘旨某敢不稽首歸恩銘膺悔過殊獲而陪
上客無復觀東閣之奇黃冠而還故鄉猶願祝南箕之壽

除靈臺觀謝丞相

草茅觸諱遭斥於科條君相包荒賦之圭撮得非望及感
與澤俱伏念某起佔畢之諸生陪鈞軸之末至誦句百
僚之上豈易逢哉爲婦兩姑之間有難言者每欲求身
而去輒爲造命所留愧非韓駒徐俯之倫將有朱敬陸

游之擬集賢堵墻之士莫不聳觀昭陽學舞之人居然相妬竟擯去國俄起興州舍朝市之喧啾就江湖之空曠豈謂甫歷新秋又坐宿愆屬火後之紛紜咎日前之狂瞽爾有猷告匠旣懷野老之食芹臣不容失身顧昧先賢之焚草昔董狐洩奏篇而幾死京房漏對語而抵辜繩以峻文殘猶輕典今乃端居故里守周燮之東岡賜號散人分陳摶之西華飢寒頓解危懼稍安向非元宰之陶鎔孰援孤生於瘵粉玆蓋伏遇某官以周太老爲漢宗臣隻手扶乾坤之傾確乎任重片語解雷霆之怒了不費辭遂使纍臣尚叨冗秩然其身十年而三黜腸一日而九廻屢費保全自傷窮薄已分稱茅之下送老一生但於香火之間祝公千歲

謝諸府

狂瞽妄言嚮於刀鋸鈞樞密啓祿以斗升非出懷求但知恐懼伏念某旁非歲晏閑發口長揚雄有宅一區本退安於窮巷貢禹貴田百畝始能詣於公車羇旅入朝空疎奉對陋矣建明之策見溫乎往復之玉音使善開陳奚憂齟齬徒以親逢聖主恥爲鬼谷子之揣摩不揆賤臣冀有高侍郎之感寤詎意奏篇之傳出遂爲公議之追尤宜顯僇於市朝僅免歸於田里眞卿食粥數月素祉治生憂信毒衆一囊少寬飢死向匪廟堂之援已先溝壑之塡茲蓋伏遇某官以大公服人心以至仁壽國脉與念寒翁之素士嘗陪翹館之下賓貴以行中盧言中倫迹甘離於纆累恭其動不尖燕不與氣未脫於草茅遂使孤危尚叨冗散然其身十年而三黜腸一日而九廻要領雖全面顏奚奇灰心斷邑無伯氏之一言稽首華山有封人之三祝

後村居士集卷第一十六

啓

廣東提舉謝李丞相

祝釐西華久從隱者之遊易節南州忽忝使乎之選光生原隰恩出廟堂踰嶠以南去天尤遠先朝將指居多館學之名流近歲掄才稍用米鹽之能吏未翻研桑之新智先瘝永鎮之素風向非遇儒相之甄庸何以拔書生而臨遣伏念某粗諳吏事亦畏官箴建上吏民猶記綰縣章之日江西父老皆知解郡印之時頃遭柱後之彈文追咎捐前之對語荷睿明之洞照幸要領之獲全三載退藏貧賤返緼袍之舊一朝拔拭姓名出夾帶之中深惟卵翼之恩難酬欲以毫髮之勞自見既抵司存之始乃知責任之難願客橫行增焚之符方急嶺民貴糴泛舟之役未休拱切則失人心謬悠則誤國事瀝私所披奮名益吳勝茲蓋伏遇某官德參天心功兼帝載位統百官而拱極外嚴十使之觀風謂昔者兆登嘗處濂溪之老及後乎元祐必如子駿其人意其間師說之緒餘或可希前脩之萬一某敢不夜心求瘼洗手奉公使臣遠有光華既謬叨於推擇丞相毋拘文法所願効於驅馳

通唐經略

奄四封而賜履咸仰威稜踰五嶺以乘軺適依節制輒干六纛屬覩一旄恭惟某官識極精微氣涵剛大太阿出匣孰敢擬其鋒鋩老柏參天傍睨無於枝幹罷銖援手自翰上心須裁多角之初覺聽鳳鳴之舉言及乘輿尋閒鄉燗安知跳入而妳危心存魏闕身在江湖不以名高而色喜肯建嘉於江介俄聞閫於嶠南龍戶馬人競來銜諫蚌胎翠羽暫免搜求一時之饕吏革心千古之貪泉刷恥昔者當平之入尋踐台司迨夫君嚴之歸亦登左轄佇觀新渙命以揆衡聞某久矣荷鉏偶然易節居里每勤於存問起家亦自於吹噓屬茲滌藩之初竊有摳衣之喜譬蠅附驥雖莫企於騰驤若蟻從與庶粗知於向背

賀右丞相還朝

入覲宸旒進居鼎席與咎繇於右甫平猾夏之憂歸周公于東遂究經邦之業縉紳相慶竹帛有光恭惟某官負命世之大才建丕天之偉績八陵一抔土之憤至此少伸九世不戴天之讎曠然一洗及新胡之崛起殆舉國之莫當衆方斂影以偷生公獨奮身而敵愾執訊獻俘於百戰暴衣露蓋者累年建纛親行淮浦收十全之

勝揚帆直上漢江無一點之渾雖大臣之誼曾殊告勞
然明主之眷有不容釋密勿延英之對煒煌文德之麻
昔高孝兩朝方修攘之並舉若呂張二相皆出入之迭
更法此成規付之羣柄方將述續景命挽回危機收泮
渙已離之人材作儒衰不武之士氣蔡方既定式尚褒
令之歸江左何憂尚有奭吾之在其繆叨剌部偷聽告
廷渺嘗蒙華袞一字之褒豈能無濃墨大書之喜海涵
春育聳聞東閣之開地老天荒自笑南轅之左

廣東漕謝二相

俾司斂散績效未聞就領轉輸事權加重極寒畯光華
之選出元台啓擬之恩竊以聖門有取治賦之才俗吏
烏知理財之義我朝擢用必更西北之漕臣弁正丁寧
深歎東南之民力矧今極壞視昔倍難上欲圖寸效以
裨公家下欲寬一分以蘇瘝嵎自顧已陳之芻狗豈能
重試於木牛伏念某膠守舊聞愧無新智學艦材之汲
引銜使命以驅馳冰蘗持身米鹽衙慮毀家以紓楚難
景行有慚泥舟而救晉饑秋毫無助驟遷其寵內省若
驚蓋周子之舊遊與芮公之遺愛海山叙寶錢經冠蓋
之往來田里窮六番是輶車之循歷何以佐湟中之糴
何以供江上之屯荷賢宰相之生成攄賤有司之敗缺

兹蓋伏遇某官並收髦俊弘濟艱難謂古書奧與館職
方資於主計意諸生若節錙銖可補於大農終恐薄材
上孤煩使其敢不恪共官守仰答巳知范公一筆之勾
僅未消於大造石山燒香之敬誓求畢於此生

除崇禧觀謝丞相

烏臺數罪乞侵弓旌黃閣憐才俾依香火孰知至此負
愧何言伏念某褒衣端平濫陪英俊還樞庭之末屬逢
翹館之並開雖五尺童皆知曰頭之不悅無三寸舌能
令平勃之交驩罪味失和彈文歸咎然亦屢經放省頻
奉使令起發剌表臨遂厭溫於坐席引嫌使粵淹留甘
落於郎旌稱甦禍之有歸察孤根之無援當朝廷舉馳
驛趣行旆還巫陽歸兮入脩門此衆排子厚擠之又下
石焉浪慚不肖之軀上累至公之舉言擢髮字字切
身爲蒙留心固巳浮華而少實鶴書動色未能虧學之
不驚猶嘗國休休其有容顧在茲斷斷而不可坐隋達
萊之雲氣卧游句曲之洞天歷觀古人尤重倫紀東西
惟命既難叱馭以驅馳左右服勤尚可垂魚而定省非
元宰曲爲之全護則羈臣豈獲於便安兹蓋伏遇某官
有扶顛之勳勞有包荒之德度三吐三握共知好士之盛
心一是一非悉付無情之公議猶賦三鍾之粟俾娛九

褒之寵以示大臣之育材以明孝子之錫類其心非土
木質委甄陶黃紙除書已榮遂之絕念白衣効命倘末
路之見收

謝三府

錄申亟侵已行白簡之言赦罪猶難更賜黃冠之號保
全恩大備省愧深伏念某向者備數犀僚學知首扣及
次轄發甫之後乃群情向背之時去事霍將軍龍斷新
貴不肯揚臨賀鶴息昔賢身居秦逐客之先名在漢黨
人之列中遭甚發俄又逮事深探陰微蓋用誅心之法
追尤往昔欲加拔舌之刑幾年太史之滯南萬里陸生
之使粵轉留薄士夢斷药天遺巫陽而下招亡非終棄
畏宗元之復進衆不見容當淳祐之新元負端平之舊
譴放還田里究詣闕庭嘗歷考於古今鮮並全於忠孝
國方多難未能效命以馳驅堂有高年尚許服勤於窮
枕非諸老素存於長厚則孤生豈得以便安茲蓋伏遇
某官開誠而布公推賢而揚善飯吐哺沐握髮本出盛
心進加膝退墜淵大非初意猶賦侏儒之奉俾娛耄老
之親上以昭聖主之至仁下以見大臣之樂育某銘膺
自訟碎首莫酬誦緇衣之章公寧有厭賡白圭之玷僕
敢不勤

謝史端明

驛書趣召甫謝遣使之歸專嗣急攻猶賜散人之號包
荒德大捷而愧深伏念某向者忝末屬於西樞達並開
於東閤深惟杜甫素受弃左丞之知竊慕任安不舍衛
將軍而去竟以剝膚洊奪郡符暴揚心事之隱微掎摭
奏篇之狂戇哭厲王而輟食上心本厚於所親趣茅焦
而就烹聖世況無於是事果蒙拔拭復備使令身久留
推髮之區名不在譽望之列徵宗元至闕始擯久斥而
稍收放浩然歸山終坐不才而見弃犀門墻之教誨累
廊廟之招徠退而省循無所尤然昔賀老黃冠而還里
世以為高萊子斑衣而娛親傳稱其孝豈敢懷賢於前
代庶幾補過於暮齡茲蓋伏遇某官歷事四朝獨冠諸
老君子育英才之樂將共享於功名仁人先天下而憂
初何心於富貴於兗繡問安之際有綈袍念舊之言遂
使孤危亦安閑散其灰心進取稽首重修此日捫陵莫
尾朝班而諸府異時林下儻容褫服之拜庭

再除崇禧觀謝丞相

用士之招方懷希擢退人以禮猶竊便安大為知己之
羞永負終身之媿伏念某素無科第稍涉藝文昔尚髫
垂諸老通爲軒之過今將耳順大人知古錦之殘蓋嘗

内陪公府掾之英游外叨郡刺史之華選婚嫁幸而粗畢耕釣足以自娛于何踈闊又起妄念白鷗波蕩誰信已忘之機金雞赦九州常抱不原之罪而况瘴鄉馳驅元會起家經玉尺之裁量出金口之恩擬漢省中之語遠不及知唐觀里之詩近無所作三緘防口殆若瘖者五采設色甚如瞽何豈料淵藪遂煩重劾暴嘗持春求柳子厚所居之官茲又披襟當天尓用力辭之職十手之所共指百喙寔以自文上則傷大臣樂育之心下則辱先人義方之訓雖云擢髮尚爾全軀茲蓋伏遇某官望重於山心平如秤謂富公晚輔慶曆莫明守道之誣迨越王初相隆興幾坐放翁之累不以掄才之故廢夫執法之公大貴保全曲爲末減其敢不噬臍懲艾稽首皈依瞻彼天淵各遂鳶魚之飛躍望之江海豈爲凫鴈而少多欲報鈞陶第勤香火

謝史端明

東陽閑延力排謗議南床迎擊復得除書罪宜抵於春鉏恩許依於香火伏念某與從羈丱酷嗜雕蟲詔老捋才多云孺子之可教中年聞道始悟壯夫之不爲固嘗指天日以燭非每欲挽江河而滌穢又况心膽碎於機穽精力竭於米鹽望之猶木雞然安能吐綬雞之如疥

羅耳奚足發機猥蒙當軸之殊知貫本過庭之素論念馮唐之已老命亟成而下招白首未嬰紹衣改造辛相進一郎吏蓋亦甚微國人與諸大夫以爲未可謂騰口泄禁掖之語且披襟居清望之官設如嘖言殆有狂疾未嘗迴首攅玄都觀裏之花翅復交談及温室省中之木殃由天降禍匪已求下則貽父兄師友之羞上幾爲廟堂門館之累迨從竟與厥有衆言茲蓋伏遇某官士者宗師國之壽儁大老歸周之後聞風皆與仲尼反魯之餘講學未厭似記樞衣之舊屢羅貝錦之誣察其因薄技而貫衆增憐其以虛名而博賞患遂損圭撮俾奉旨甘其敢不掃迹歷間冥心事外狎白鷗而同社有如此盟御青牛而出關請俟他日

謝諸府

除目驟加噴言踵至甫還鹽而起廢復銷印以投閒予奪無私省循有靦伏念某用心甚苦賦命不猶蚤工雕蟲之文俄而悔矣晩抱屠龍之伎無所用之端平排去而不容淳祐喚歸而中止初無顯過謂有踈闊六百石祿六十老翁久懷知足之念一兩汞金一日制誥安得喪心之言片辭造滕之薦揚百喙吠聲而驅逐輒環嶺海跡掃山林鮮無照夜之光庶剖胎之可免雖有爲牲

之患寧斷尾以自全已休身止於把郊尚掛姓名於史
策省中語泄筆下謗喧奔粉者之新銜返黄冠之初服
灰寒木槁豈復有於親寃刀割香塗漸不分於苦樂仰
荷廟堂之寛大尚容閭里之浮沈茲蓋伏遇某官有撥
王室之心有育英才之樂爵元會弓旌之聘念平生卑
笠之交去國有年稍序進尚書郎之秩在廷無援多不
可光祿勳之人欲息衆讙姑令遠引某敢不杜門省事
銘座訟非二十八宿笑人幸免再清朝之選三十六天
訪道頗偏爲福地之遊

賀范左相

判史二七　九

斷自宸衷付之魁柄惟辟作威作福方親攬於大權有
臣同德同心爰超居於端揆識者相慶翕然同詞於惟
華宗歟有名宰忠宣當元祐之世不主一偏覺民在建
炎之初有功再造惜也經綸之日淺甚哉遇合之際難
孰如我公句結明主十載雷聲之淵默一朝地闢而天
開國其庶幾政將焉往恭惟某官稟元化之精粹蹈聖
人之中庸貫勲廟堂臞如山澤其秉心誠實故君子感
附其蓄德深厚故小人不疑屬者諸公欲手版下新亭
之拜時惟元老獨舉翁郭武昌之塵然後太阿之柄還
然後九鼎之勢重十全無遺慮矣一變猶反手然斯謀

斯猷推君陜之告我朕夢朕卜以汝説而賚予必能容
折檻之人必不罪噬惟之士必開廣網必革副封必斥
緋弘羊張湯必追還陽城陸贄爲國安得削隱然儒與敵
之功吳未可圖良以彼有人之故綿其圖於具翼紀節
績於旂常其流落十年侵尋六泰福建子以遐阯不可
以逃鄉江西社稷行又無從而入派已分爲與衰而沒世
忽逢知己之秉鈞敢云茅拔而彙征不覺顙爲而機動
希文得政豈無守道之獻詩司馬當朝不待晤之通問

賀杜右相

渙發制麻首登揆席朕夢朕卜聿開帝賚之祥汝翼汝

判史二七　十

爲其代天工之職宗祧增重康階益尊在昔昭陵有臣
祁國內則復科封之請渭外則爲清議之主盟與余館閣
歎迎希文而對東宮閣嚴惲云社某之卻還流傳千萬
世號爲端人寂寥二百年誰可繼者偉矣元台之拜稟
然大節之同恭惟某官粵河嶽之英有辛渭之望云塞
天地不忍孟氏之至剛臨飛淵冰孰知曾子之大勇寄
此義於仗下亦責平津於上前自公辭高位而潔身
舉世順下風而俯首奈無客子居然擅國事於關中晉
有偉人何至移朝權於姑熟屬宸衷收太阿之柄而斷
朝盛石之贈蠖玉食而深思獲金甌而未決服告昊

天上帝眷有休符詠及卿士庶民咸無異論付以機衡
之重趣其衮繡之歸夫既爲善類之宗又朝野公議之
貴公也法先賢如秤之喻今前盡平用之言起廢之遺
材退刀筆小吏弛煢摧以紓民力當又度以收士心澄
渊采石之戰功指期可俟與籍紫嶶之相業假昔有光
其去國十年脫身萬里無得使與頌六丈之一句不幸
產閩遭半山之三字敢意平生知己一旦吞庸豈云附
翼以攀鱗庶可揚眉而吐氣作夢得閒鈎之賦文筆久
衰誦如晦猶天之言暮齡有託

賀鄭丞相除少保醴泉觀使兼侍讀

起賢濱海領使祥源圖任舊人拜召公而爲保若稽古
道命倚相以讀書麻卷初傳縉紳相賀歷攷帝王之世
猶存師傅之恩商宗之於甘盤曰台惟學漢祖之於嚴
子云朕故人或邀於野而見思或釣桐江而彊起所以
示後世人主進修之法所以倡學士大夫名節之風久
矣寂寞偉哉遇合恭惟某官有尹躬之一德集孔氏之
大成嘉定初潛賓賴紓圜之力端平掖攜首當寧消之
求一變有涑水之風獨立少没公之黨容身無地知我
者天上印而還中旨角巾而即東路由江感秋扇之喻
遠避隼猜觀公袞甚錦之歸冷看蝶鬧俩者朝更政化

辟作福威區別忠邪館膽表著彝公環列類非昔者之
親臣一老猶存方且歸然於下國百辟迎安車之至九
重對次席之見請莫禁乎一日萬機之勞莫要乎三墳
五典之道無與爲輒相親燕閒弼予一人遂冠班於孤
棘益者三友時開卷於細旃內家賜聖製而開御筵太
史奏客星之近帝座寵光鮮儷遇契罕兩撰之榮與故
且有蹕中路二公之拜某久孤拔擢積因謗傷人或謂
之非辜自不知其何罪厚誣石介因以撼於富公巧詆
舜欽本欲傾於祁國不敢發途窮之歎無幾有天定之
時久趺甄館之起居忽聽大庭之播告僕方養毋詎宜

起隱於終南公素憐才儻許趨歸於陽翟

江東宣謝鄭少保

故里洗濯猶賜殘人之號公朝起廢復棄使者之車被
黃紙之新榮出緇衣之初意伏念某拙於諧俗稱在信
書作太玄如鼠坻徒然苦思奏子虛由狗監非所樂聞
未嘗掉鞅而先時兼之轍豈願立的以來天下之射頃
值眞儒之當國獲陪髦士以在廷朝猶誦杜甫於百僚
夕有陳宗元于千仞虞人之旌每至輒有物以尼之鳥
獲之綆莫辨判此生之休矣不圖暮景重際明時周大
老盍亦歸乎魯諸生無未行者雖已荷鋤而在畝例叨

出節以起家辭謝罷罵之身不與衆刱再衰三竭之氣
未易激昂飾勉奉直指而行深恐無翹材之累恭惟某
官有安陽真之大有涑水翁之誠上若留公許容舍上
而歸士或負已終無獻士之意與懷舊掾久伏空山昔
位置入宮未免召啓君之妬今驅馳于隈第今服馬走
之勞特假皇華以安孤蹟某敢不惆悵求瘼平恕讞疑
遇事風生非復少年之材健養親日短終祈造命之㥘憐

謝丞相

置之閑散避飛語之中傷送以光華出翹材之啓擬衆
咸羨孤生之晚遇誰知費元化之曲成伏念某滯黍兮

旌麾投畀擭怡然膝下感拔萊子之綵衣久矣夢中奪
去江生之色筆力耕以給公上閉閣而絕交游世許云
東野詩窮誤身至此客或謂君多語妙搖手止之有一
立可以老焉雖蹈人不與易也敢謂朝報登庸之麻制
夕盼抆拭之除書見車馬以驚猜看衣裳而顛倒嚴今
聖君賢相亦既拔茅而彙征自昔志士仁人豈若繫匏
而不食頓忘駑劣遂許驅馳然奏疏繁而耳目不能周
封圻廣而足跡多未至田里有呻吟顛頓之態郡邑少
忠厚豈弟之風每隱於心爲之噬指欲繩以法多所掣
肘固知當國擇手駮而遣行然恐不才煩希文述勾去

茲蓋伏遇某官有伊訓說命之學兼房謀杜斷之長手
王尺以量材躬袞衣而下士已起歸周之大老尚招在
魯之諸生念某昔忝班行與夔龍之武接叅其粗繹原
隰再與馬之智專特畀皇華以榮晚節某敢不感公朝
之抑發體列聖之好生刺史奉問俗之六條願激揚之
安出家宰授詔王之八柄冀黜免之小寬

謝給舍侍從

祝釐林下將挂其神武之衣冠問俗江干忽送以皇華
之寵樂向匪借味言於兩禁豈能摯隆跡於九淵伏念
某少已崎嶔晚尤齟齬直嘉定癸酉龍之舊語萬死一生

端平偶而虎之厄得十年三黜須言歸於嶺表已自晉
於墓前曾免裘之地以老身耕綿上之田以養母敢謂
腐陳之迹又逢新美之時揭端門之雉竿出澤國之龍
節兒童夸詡但知榮持斧之行朋友視規或責備埋輪
之舉然以負薪況痼之久加之傷弓驚劍之餘神明既
昏精銳銷極時有相攻之雀鼠何性事業豈無當問之
豺狼所歎大府深恐速曠官之咎抑以爲知己之羞恭
惟某官仁義陳於王前風采聞于天下謂南有杞北有
李固已得賢而立基然細爲桷大爲杗尚且聚材而建
廈翠縣之所求鴻鈞之所吹嗟言念孤生早叨諸老

昔接武於鵷鷺行之末每致嘖言今服勞於牛馬走之間尚堪羸僕終然暗劣奚以將明其敢不懍起廢之殊知體如牛之大德自憐老子顧司空城旦之書深愧近臣誦雲夢上林之賦

謝臺諫

製芋君之羽服分老空山被漢使之繡衣俾行劇部衆美晚涂之榮寵誰知要地之主盟伏念某容貌子雲之取輕骨體虛翻之少術名如畫餅曾不療於飢腸身若射矦有無窮之飛矢自初元之歸節屢頻歲之于環朝聞四輩之趣周夕報一人之毀布㘓如叔夜形骸漸已不堪老去仲舒筆硯非其所樂不圖暮景又值明時解禁錮而起家駕軺車而入境目擊瀕江之凋瘵耳聞比屋之歎愁囹圄尚有滅耳荷校之囚郡邑未聞望風解印之吏共惟法從舉揚之義高龍象之共觀幸忝外臺督察之司豈狐狸之足問方且恃霜威而無恐不然禀冰蹟之易危茲蓋不遇其官夷清惠和廉剛及直上吏大化惟一二臣子向公奮孤忠雖千萬人吾往既歸去冰山之黨首徵還鐵壁之賢與念陳人早階髦士昔諸老更相稱譽幾若比周今殘年落盡皮毛僅存貞質曲加拔拭仍備使令其敢不思後玷之難醫訓刑之旨高

原下㬎方將訪疾苦於民間廣廈細旃焉敢望吹噓於天上

賀謝司諫

龍墀涣號聯省升賢司諫七品官未足爲范君之賀法筵第一義皆諄聽洛陽之言當宁虛襟在廷舉笏綸以君子之論常見微而知著天下之理有必至而固然與其蕩決於已甚爛之餘孰若安夷於未萌之始既陵了翁之諫疏孰取暫老蔡之鋒使行獻可之彈文廿豈受金陵之禍體豈前哲復見今公恭惟某官粟帛之精英傳關洛之本統須堂言責才著直聲屬時背闇外之臣惑獨蔡下石頭之衆向微安石皆倒持手板之人賴有陽城偶然濯白麻之語雖忤竊貫權之奴矣然保全名節而去之及此更張幡然號召於惟列聖每親除耳目之官厥後柄臣始私用腹心之客雲漢之章剪擢風霜之語夕傳昔未嘗卑章拜金谷之塵今果能露布破銅山之賊然而賀肅論熔龍錦或識後梁無聞道鄉諫瑤華宮殳云事不止此寧一發之爲快當百鍊而愈剛公鄉幸得遭時其司孤於明主諫官如此言事寧不賀於太平遂自大坡進持魁柄某素無實用浪得虛聲陶寫性情時辛窮愁之誇將明倫紀責端有東市之彈

與從尹氏之來均莫賤出臣之得舉不圖衰朽復備使令良由端人得君之初與念寒士失職之久尚能首發康祖徠聖德之詩與撰狂愚作韓子諫臣之論

賀劉察院

漢號楓宸升賢柏府昔飢烏久噤虎戟獬豸之冠今鳩鳳一鳴嘉華蝴蝶之響福流宗社喜動縉紳竊以人臣不可受恩於私門君子必當有聞於天下永叔貢高司諫猶在館中了翁持章雷州方爲博士蓋遠作史陵之沒不肯登紹聖之舟故一朝擢拜於爭臣而萬代仰瞻其名節不圖今日復見若人恭惟其官充直剛大之浩

然秉知仁勇之三者頃陪英俊進列師儒委質爲臣時昔非永山之客拂衣去國始然爲鐵壁之人處之外服而甚安餌以美官而不顧自執事爲賓鴻之翔而諸賢効伏馬之瘖聖斷赫然既親攬太阿之柄公言驗矣悔不行曲突之謀遂除緊官俾窮前論衆競遵時而建策獨思拔本以塞源況離冢之共觀何狐狸之足問去惡如去草勢惟恐其蔓延擒賊先擒王功有如於推陷曾然伏第一義之奇偉然此有數百篇之開陳舊史謂諫如丹青是必本原於仁義前輩云事皆塵土特留久遠之功名不推狷簡之疑行見辰猷之告某竊孤一介開

發半生方寄紹聞奇禍肥胎於詩案在端嘉際深交掎推斥於篇及一相之顯劉又五年而在野不圖衰暮復忝驅馳良由端人得君之初興念寒畯失職之久忝子駿福星之選愧無補於明時賡徂徠聖德之詩或可陳於薄技

賀江察院

出綸中禁執簡內臺昔虎豹守九關無惟盈廷之嘿今鳳凰翔千仞將開瑞世之鳴康哉盛事搢紳相慶恭惟國家傳十四聖親擢臺諫多第一流慶曆之未夏公首登陟建中之繼子厚亦用鄒陳當時誦其言語爲著

龜後世仰其名節如山嶽繼先賢而挺出恰執事其誰歸共惟其官擅九牧之名爲諸儒之倡出新義於聚辭十載之外研極幾深追古文於先秦二漢之間多少陳腐須在端嘉之際早陪賢雋之游使其雅意於本朝久矣先居於此學幾年當深不肯登紹聖之舟同志凋零獨屹立南郊之砥厲者朝更大化上記孤忠甫對龍顏徑發多角謂金陵雖去而其從之護法是繫況老蔡尚存恐所作之甚研復立觀奏稿予奪抑揚之際繫世道理亂安危之分必不容八元四凶之同朝必不與六卿三家而共國必若其有昔人存趙之策必深思前輩救宋

之言奉白簡以聞即提綱於三院宣黃麻而拜行綸府於百僚燦燦一時芬芳千載其義推興龍之武頌家管鮑之知契闊小棘簡連百謫豈料躬命之不死獲覩賢路之後身訪疑之於康廬山中悵莫從於名勝賀陽城於延英門下曾不若於武人第如冰蹟之危幸托霜稜之峻固知范老不嫌守道之狂言孰謂鄒公猶待承君之開說

後村居士集卷第一百二十七

後村居士集卷第一百二十八

啓

賀鄭少傅

細捬徽杰孤猱冠班知我惟春秋記鴨首王之旨鄉子亮天地遂登亞傅之崇簡冊有光搢紳相慶惟綱常之大義其筆削之一經曰子曰人辨內夏外夷之分書叛書盜誅亂臣賊子之心迨本朝之名儒掃諸家之詖論然而孫明復所著莫小試於慶曆胡文定之說不盡行於紹興孰如耆學之宗工躬聞素王之本指爰扐劍於右掖亦扶植於國經恭惟某官以伊呂王佐之才抗喬松物表之志江湖遠引共高嚴士之羊裘廊廟重來依舊孔明之魚水首延登於保輔俾入侍於燕閒密勿龍光敷陳麟史以天理之二字嚴聖經於一言將使夫竊寶玉大弓之徒皆凜然畏斧鉞華袞之筆莫如我敬王者已畢賓編兹乎其明農哉欲尋初志乃陟司徒之極品乃荒句踐之旨封方留公旦以經邦未許甘盤之遯野傅以德義老成尤重於典刑緝于光明然始有資於敎學重惟化筆嘗拜師垣其側聆制麻幾折發齒予無尚學素鄙乎津之從諛帝順下風長即農成而問道

除將作監直華文閣謝丞相

郡紱代華十年迭試朝班閣職一旦驟遷絲扆無蹊徑
之扳緣頂踵出廟堂之啓擬伏念某虛名作祟實殘有
㦧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㣲緒言之猶記交惟丞相
平太尉勃之除非呐舌之所能𦔮從公府掾之免歸長
爲田舍翁而無憾然猶左符西浙單傳南馳上宰孤忠
每欲救虞翻之罪朝無死友居多諒爵愈之人一招一
麾鬉起鬉不鋤元台之提筆由散地而駕韶發循技窮
終匪當道埋輪之手平安信遠不勝高堂翁搃之情叩
閽陳宜去之言席豪拜弗俞之詔乃若陛華班序寓宜
罔書鼓致公九天之難今帆借一風之便謂孟博項皆

刈 三 三

出使慨然登車令揚雄久不徙官老於執戟詎敢望此
日翹閣開東之禮庶幾先貫時某道征西之題向非吾
相之猶天誰與郷生而爲地蒞荔伏遇某官福武公之
抑抑儀仗之靡陛下諒其至公血誠泊日爲鉅人長
德上當於下法守國之所賴以永存思巳出死誰歸士
或不知其旅啓逺今佑仍亦玷光華然某將母不遑答
身無所累子蒙編衣之迷豈不貪參賀監以黃冠而歸
終期得請

謝豪陳給舍侍從

厚享薄功何裨臬事清資美職加重使華端蹤要地之

吹揚遂動明時之記憶伏念某南川瑣輩乾道故家頃
濫綴於文墨振斥歸於民伍季布自謂有一譽一毀之
人餘食亦云無相先相死之友僦於窮遠塵節洗更中
叨虞人之招輒掛逐客之識觸達改紀復起秉軺豫章
之西彭蠡之東久振揚之風采廣廈之下細旃之上辱
比數其姓名每誦言以雪老身之誣乃絕口不洩古盟
之來盡錢塘而後入非一嘘之能生既書新銜頓改舊
觀元都君子前向來種桃之劉洛社耆英容老去戴花
之舞幸此殊尤之鑣華其留洛之餘茲蓋伏遇某官學
問本乎周程氣節邁乎陳蔡身美名君翊號多雅容感

刈 三

觸之言出欲蔽君憐才有愛惜栽培之意念淵遠駿駿
其再着伊枯荄推濯以回春然於慈母九齡故山千里
緇衣而使孝母素無慕公子之風黃冠而乞鏡湖歸綍

賀李貞之舉

賀鄭少師

登冠貳公保崇元老孤標貞白者無官之可酬甲第殊
延欲有所與則就帝學賴緝熙之益身章煥佩服之珍
職鈞衡闊指紳相慶稿稽列聖持節書之典非無上公
領使禮之從然路國貴極維垣不過河陽之鈇鉞崇嚴
位尊弘化功惟長樂之慶幄乃如致身爲帝王之師賜

獲於父母之國度越先朝之故實希留昭代之耆英則
自生民以來未有我公之懿恭惟某官道隆而德駿業
廣而功崇與從扶龍而飛天忠勞獨備不待審象而求
野望實已孚勅相端平挽回元祐至今廟堂經濟之老
皆昔翹館招延之餘十年茂木錫之歸一旦就安車之
聘爾則告后方欲咨若稼之猷予其明農未可遂周公
之志乃超二少之秩乃擁元戎之旄腰方玉以垂紳卜
新開而考室開祈招於千華扉所不知設醴酒於穆生
父而愈敬雖熙寧遇鄉臣之厚豈陵眷舊學之深以昔
準今有隆無殺錫公千歲重華純嘏之詩以王萬年光
輔太平之業某竊馳郵傳猶聽制麻方千載之前領
一變之獨後老文學為歌頌愧非僕之所堪竊將相作
神仙猶於公而有獻

賀游丞相

播告群朝廷登真宰人主之職論相上方注倚於儒宗
大人為能格君公素講明於心學明良喜會今昔罕逢
歷觀莘渭王佐以來因數漢唐相業之陋弘談經而阿
世崇挾術以狀時彼哉非鞅之流固無足算責以敬
王之大節兆乃所知是以道術得聖經賢傳之精微謨
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奉宣海内蒼黔之望始膺陛下
簡卜之求恭惟某官鍾間氣於岷峨沂大原於關洛窮
理盡性至命有作聖之功夫責難陳善閉邪積同天之
力量務獨立當雷霆之怒亦苦口進藥石之言其告於
旂厦也先大本大經其著於廊廟也皆仁心仁聞久矣
有登庸之意決於舜有衆之盱拾陵故以謂亡人雖拒
弗去仁祖用鄭以近習莫知其名揚于廷而宣麻立乎
朝者舉笏盖先諸老而予環者上之眷後舉公而當軸
若公之謀猷天命人心去留之本源亦君德世道轉移
之機括本氣實則邪去初著誠則末勢分難哉列聖
之經營重矣一身之負荷在興年未複存賴王謝之兩
賢自建炎初再造亦趙張之二老以今準昔異世同符
圖將享武公之年何止書汾陽之考其慎日間之負未
期閣下之秉鈞不圖殘年負有今日非謂托身於元化
庶幾拭目於太平章句才衰無復徂徠之歌頌甘情
切但思陽城之逃歸

賀湯司諫

孚號于廷名官以諫聖朝無闕事不待批於龍鱗天子
有争臣尤系關於骨骾識者相慶翕然同辭恭惟國朝
參用唐制莫要於御史府莫清於供奉官論參參杜甫
之詩日煬東省拜陽城仲舒之疏昨守延英向非一代

之名流邑副九重之妙選恭惟某官淵乎似道浩然至剛栖遲樂衛泌之間徼起遇風雲之會公每抗論幸明主可爲必言衆亦望風意山人不染名利撥褶以杜家臣之借籌筆以誅世卿之萌謂若然後有反坫塞門謂盜貴谷竊大弓寶玉鄭公所上百奏莫不切心陸生每著一篇必豪猾益後宮斂憚於賀蕭貴璫斂避於淳夫乃冠伏蒲之清班以挺折檻之直氣有若仲山甫之補袞乃鼎鼐之欲如孙明逆之擲禾胡可得已行陟大坡之峻徑躋兩地之尊某仄聽出綸不知折屐亏有要津爲吾輩之盟主敢以晚節累平生之故人獻祖徠聖德之詩尚能勉強作辞子諫臣之論無復激昂

江小坡

上同司諫

恭惟某官達知仁勇之三者發直剛大於兩間賢路窒則卷懷而藏世道清則瞻輝而至秉筆誅陽虎之盜豎之冊書鑄鼎圖魑魅之形究其情狀謂祿不可去公室謂國不可有世卿謂授大阿於人者臣專謂擁虛器於上者主弱謂僭賢分事任於嘉祐謂漸浚并登庸於紹興謂士大夫宜作家臣謂聖天子當自爲英辟鄭公所上百奏 丁司

賀鄭侍御

漢號廢延晉班樹撥古所謂法家拂士莫如爭臣今不置大夫中丞遂長御史樊書初下輿論交歸爽玫昔賢有居是職我冠叱李義府仗下皆驚草奏劾博陸侯廷中成肅久矣二公之不作去之千載而若存共惟某官有孟氏養氣之剛有曾子守約之勇不繇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知剏若國有世卿朝多私黨士吞光範但知章奏之患公立上坡首抗鄒陳之疏曰厚俗以教慈孝曰命相以杜覬覦然後君臣之分嚴然後父子之倫叙然後九鼎之勢重然後太阿之柄還餐魚於負隅之餘在諸人易摶猛虎於咆哮之際爲執事難茲拜雜端以旌忠直必有以銷姦異時反覆之忠必有以堅凝前日挽回之功既三院之編更風稜尤峻由中司而大用典故則然益進昌言永扶庶運其篇叨乘傳聳聽置郵在古雲臺中幸早陪於未至拜延英門外獨阻賀於太平

賀謝殿院

出綍擬宸提綱栢府古者國有拂士莫如諫爭之臣故事臺無長官尤重雜端之任焚書初下輿望翕歸自昔明目達聰之朝必用犯顏敢諫之士有希文求叔實開天聖慶曆之太平無元城了翁誰爲元祐建中之命脉

偉矣執事今日之拜凛然摯公先正之風共推其官箴
孟氏之至剛闇曾子之大勇頂我多角親打虎頭舉翁
偉元規之塵安能洗我裂麻沮延齡之相不亦壯哉自
佛袖飄揚之邊挫誅茅扈峰之下霸者豸冠收倒持之
柄臨朝思曲突之言趣歸避炎依推補闕論蔡新州於
題車蓋亭之後孰不力攻彈王金陵於入政事堂之初
尤其先見甘心不改素論愈堅貴瑠咸憚於淳夫掖庭
知有於資補皆謂猶後之勁宜居風憲之雄衛三院之
壁題姓名可考由中司而捷在典故則然益進昌言永
扶皇極其爲以秉樞發聰乳鄉在古蘇集中何幸獲陪

於下客賀延英門外自嗟不及於武人

謝閣學王侍郎薦自代啓

資度優賢姑冠國人之望公車引類誤蒙閣老之知所
愧衰年得與盛舉自唐貞元之命元凱至漢魏之册公卿
伯猶作朕虞乃欲讓于朱虎熊羆拜太尉亦乞授於管
寧共惟本朝薦代之規尚有古人相遜之意况公之褒
貶嚴甚而士之軒輊繫焉如某者猶非菲質已種種向
來言語類裴援與之狂老去形骸有吳駘駝之惡逢人
莫不掩鼻過國無與立談避謗深藏貪榮浪出念正始
世嘗聞中朝之金聲數元祐人僅見南都之鐵壁運之

陛替有公等在意所予奪而天下從何取於兩端空空
之夫欲進之九官濟濟之列豈稽嫵媚寧子嚴跣茲蓋
伏遇某官性學窮乎天淵直聲動乎穹壤坐虎皮聞新
義士所樂聞執牛耳自衆盟孰敢不聽亦猶歐稱子美
峻變介夫求全責雖取節亦可某年侵耳順事與心違
回首故棲未免召鍾山移文之媿乞骸早退庶不爲古
齊薦賢之羞

又啓謝程中書 公許

溫長媯工適當馮翼寫河洛圖書之真臯宇有光挾御
雲爛敷之文綸言其龍曾謂至愚之質併加溢美之褒

曾觀兩掖之雄辭無出東坡之巨擘義缺一語風雷四
方凡五采之彰施盍萬口之傳誦使利建由江左寇臣
而進擢范十奇以將作大匠而召還非兩制如金石之
不刊則二人與草木而俱腐乎今漢詔復出蜀珍如其
者又見影而深藏忽强顔而浪出孔鼓貢二宜去奚待
人言嵇康有七不堪懼嬰世患至若蹤升華序驟畀隆
名身厠壯駕駒譽之間敢繼鳳閣鸞臺而下念其江湖
流落之久飾以雲漢昭回之光昔蘇均自言有衆女之
余嫉庾翻遺恨無一人之己知詎意孤生親逢珠光良
由筆端之子年當不待身後而議論公驅馳頗覺於此

華舞蹈不知其鳴咽茲蓋伏遇某官國之龜玉學者斗
山文辭獨行于朝廷言議可著之廊廟盛德大業為將
頌其誰宜賤發殘膏被沾丐者多矣綠綈初下皓首尤
榮然某視耳愈高負情亦薄上書而乞骸骨庶幾得竭
力於旨甘函詔以示子孫焉敢忘大惠於草莽

謝王侍郎舉自代啓

登賢禁秉有大勲勞引類分車不遺故舊吹噓所及曉
暮奚堪歷觀昔賢有愈高位雖得與而無愧猶推轂而
不休或訐陞遷之才名宜為已代或表錢徽之年輩謂
在臣前遐哉遺風盛矣茲舉伏念某入山林而不審迫

鐘漏而猶行好事傳說記三五少年之作傍觀責備矣
六十老翁所為不能埋輪而立聲名無寄上疏而乞骸
骨惟論交之再世况受業之同門聽輔嗣之金聲覩階
壁星得右軍之繭紙常瑾篋中車笠之勢久分膠漆之
情不改鎬者寵棄為舊登陟論思遥流馬以餉遼邑鎬
東而上班仰盛世夔龍之遴必允僉諧先平生管鮑之
交懼共確論茲蓋伏遇某官提老師之文印傳名父之
心燈謂人物眇然深起乏材之歎憫朋友缺矣首歌伐
木之章既信後疑以榮為愧某推稱慕藺感慨盛心尼
父夷吾豈果不如於艱馬退之東野願為相逐之雲龍

回賈制置

驅馳遠使寸環復依於上恩獻納近臣推轂端猶於舊
論覆謝函之未貢辱慶問之俯臨伏念某誤隨弓旌起
佩韶傳未免伍衙以從飲啄詎能奮發而立聲名無復
着鞭甘避諸君子之三舍但思金璧下從先大夫於九
原寸職有銜使事無補憂叫閽而引去忽馳驛而喚歸
恭藿傾陽戀闕之心固切桑榆無暮術淺之日錢何雖
九重催行之令已紛然一介不移之愚難改只俟黃符
之下即遂斑衣之還凡此僥踰出於吹送茲蓋恭遇某
官奮孤忠激壬懷出隻手扶天傾古人詩稱雜杜陵老

而無辦太傅議論多漢朝儒所未言有赫赫之功名尚
歉慊於人物乃如醜質亦拜好辭其與手剝封蒲探推
感江雲日暮何由陪太白而論文洛石天齊尚欲繼次
山而作頌

答韓徽州

共理惟二千石挺剛謠頌之聲一封奏九重天聊舉激
揚之職思納交之其借辱執禮之過謙某惟某官玉雪
襟清壇芳奕奏舜皆麟之際緒發為文章治文公之故
鄉興其仁遂一洗期會簿書之俗挽回禮樂教化之風
誦絃月異而日新儒袴昔無而今有寧戚太倉紅腐之

粟以活旱歲亦窮之民作牧者多如侯有我輿人誦子
產其誰嗣之朝廷知弱翁且大用矣其早識大馮之半
面晚交小陸之下風雖結束於行裝敢敵蒙於席綴公
眞所謂循吏盍傳采於僉言僕雖不及古人安敢當於
私謝

答邕州魏通判

跳𡍩佐麾消剛滌籍蜀時天塹大爲門國之防妻孥時
擊小試康沂之績先聲彼暨羣聰巳乎狀推某官妙質
天成雋名日起先文情如山澤之有龍虎倬矣傑魁賢
公子譽户庭之生芝蘭名然秀美早躋內幕晉列中朝
鴻行方快於九遷駿足乃煩於再展人疑支㽞不足題
仲舉之輿上念故家將覩訪魏公之笏會盼迅召寧久
平分某自笑滯留尚叨寅協向來樞府叢質屢拜於北
平歲晚郎君僅許速窺於東閤

賜第謝丞相

對玉座而乞身未谷還里賜金丹而換骨仍使登瀛雖
奎畫之明揚實化鈞之啓沃寵光百倍辭受兩難竊以
稀闊之舉惟其人遇合之際繫乎命名相如陳正獻僅
除元發之官前輩謂史太師不了放翁之事魏則終身
而長往陸方錫第而左遷未有既齒名於皇朝復造之
科復名籍於上帝圖書之府是爲異數當竊計才如某
者學欠樁實性多遺忘河陽捫牧莫能成周南太史之
書分甘田廬但欲卒銅川府君之業其進非由夥孝茂
異之選所望不過國舍虞比之遷辰獻㬥言乍效細札
玆所謂本朝之曠典昔華胍士之一身黃紙條歸絕
勝挂冠於墳上青編著去恍驚報照於閣中雋無千佛
之姓名新有羣仙之指點深羨致身於清望獨知回首
於欽翹若在端平早膺未至豈必立定夫於莫甚居常
坐公拔於春風前以宗伯侍邇英巳辱纂修之薦後乎
秀巖閒史局未酬推挽之言及甄陶師掌撥之中果位
置越拘攣之表何異加冠巾於瘠觀施朱粉於鄙嚴肇
研久荒忽忝揚厲遺才之舉布韋相識將有漢觀無人
之譏茲蓋伏遇某官開誠心如武侯持衡美如房相謂
取士之規摸宜廣謂有司之尺度太拘前賢材存大臣
所以儲國家之用以科第曾風漢得無貽門館之羞況
菲才未能誦所招之詩而猜情不足奉帝丘之問恐十
清議被編陳屢某收數過多受恩罔極向春風奇得意
非復看花走馬之時以紀傳易編年猶有絕筆獲麟之
感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鄭少師

對玉座而乞身未容還里（下並同丞相令）昔在端平早陪末至
非止搢紳之名於九牧抑且誦杜甫之句於百僚方
吐哺下白屋之時所傳已廣及碎較從赤松之後此念
未忘仕成其啄抱之勤位置越拘攣之表（下亦同丞相至）茲蓋
伏遇某官如善敎俊舉是無數謂取士之規模宜廣（餘同丞相）

謝趙知院

露疏乞身願補南陔之章句叅文錫第俾司東璧之圖
書內竊升榮外包厚愧歷觀人物會遇之際因數書生
遇合之難皇祐諸老力挽聖俞竟止京朝之授隆興二
極合處務觀亦惟採蜀之選未有既覽名於慈恩塔之
題後者藉於擊玉山之項是為異數蓋歸司材如某者
學欠精專性多道志（下並同丞相至）衆美致身於清切獨知稽
首於欽題每造臍議延英政事之餘必極口誦子虛游
獵之作奚翼加冠巾於滄觀施朱粉於絲綸筆研久荒
忽忝場屋遺才之環布彙相語將有浪觀無人之譏茲
蓋伏遇某官開誠而布公推賢而揚善謂取士之規模
宜廣謂有司之尺度太拘育英材在大臣所以儲國家
之用以科第要風漢得無貽廊廟之羞（餘並同丞相）

謝陳大參

露疏乞身頼補南陔之章句（下與知院同至）衆美致身於館殿
獨知稽首於門關念昔先君論交諸老及細攻碑陰之
文旅與托身後之孤方槃澗翁居北山嘗列執經之弟
子今小聿若開東閣未忘受業之陳人每造臍議延英
政事之餘（與知院同至）以科第要風漢得無貽甄治之羞（餘與知院同）

賀鄭丞相

制麻播告揆席登庸太傅曰三公特寵初潛之舊人主
論一相盡收旁落之權政出廟堂慶流宗社管概君臣
之際莫難心德之同或親事法宮莫望其末光或仰視
飛翻不舍於一諾風雲之會不契巖石之瞻憂輕所以
季路問仲由冉求謂具臣矣必若孟子論伊尹管仲先
受學焉其惟某官手挾龍飛力扶蟲斷初元一變犇然
用涑水之規摹旅晚重來見者異路公之年貌上欲託
國若蒙矣公輒乞身而避之栖託孤山夢寐一登屬引
泉之烽燧至而延英之議稍悲臨朝不怡嘗饋太息孰
讀望隆重能折遣夏之驕熟心事和平可壹洛蜀之黨
難矣政事堂之任屹然靈光殿之存謝傅未起之謂柯
甘盤欲遯而不可必有以易置壞局斡回危機扶天下
之綱紀文章繫中國之衣冠禮樂問朝問左右咸無異

言惟天惟祖宗克享一德方將開紫蓋之運然後從赤
松之遊某進輒悔九退安義命每佩臨別承君之訓不
通于生元城之書然猶斯對影屢超加美職詎孤危於
大化勉追名於暮年昔誦狼跋之詩常願碩膚於公旦今
被手束而鈞安敢累於君房

二府

揚告班朝登崇碩輔上於二三執政冊託國家公以第
一流人同升廊廟士心攸附民聽具孚切謂自昔無不
和之大臣矧今有難平之幾事使嚴之畫阿衡之業古
訓具存慶曆之更元祐之用先賢深戒聖矣九重之獨

斷赫然二府之一新恭惟某官負宇宙之名瘵宿上之
節某丕議可以暴之當出其忠實可以對越上蒼朝家
關係以重輕海內想望其出處天留之以徵諸老帝待
之尤異奉公翁者遑遠縉紳廟謨仍整方將細本收千
里折衝制難之功是必政開門一堂聚精會神而始決
於要下付以機衡必調膠經必鑒覆載以開累進以弼
尼數必實元氣以御外邪毋使淮南論漢吏公卿如發
蒙耳矣將見佩人謂江東將相皆下人者哉遂踐台司
永扶皇極某頃縁庸鄙猥名流叔孚掛泰承相之派
欲贊其罪于開生委蘄州而去乃被此名孤聖主之睢

知存明公之汲引然猶靦顏能輒進其袞圖垂負擁笏
以娛親殺馬毀車而伏老非背化將左衽被髮舉世所
受使核黃得長衣清談繫誰之賜

除祕撰謝丞相

白髮奉祠安於窮閑皇華遣使榮甚繡行向非大臣之
有所誣入小人之有餘強顏承之猶有愧恩伏念某偶
者重來出於褒為而任子錫科第若隆興龍務御之時
不旬月掌贊書用元祐待以翁之事僕與他譎巧以速
化公有大力量以曲成方取國勇於去凶而當宁聽其
謝事詞臣援某叔孚請以揚老檜之惡言者疑曾子開

與公無新州之意孤明于殊常之遇累師臣平昔之知
一自退藏數為收擬蜜均去國至煩上帝之下招禹錫
得州難強大人而俱往遂進陛名於中祕就陳其事於
外臺庭闈喜而加餐鄉井許其劍見叱馭為忠臣回車
為孝子慨兩全之實難按事者刺史飲酒者故人要並
行而不悖服勞伊始序命是褒兹蓋伏遇某官亦爲之
歸方新縉紳之好道笞溫公除吏黃榮子駿示東之行
文正推材不奪大年陽翟之志用俾勿貧報與某老其
敢不采問風謠平反幽枉諭指蜀道素鄙相如之詩回
首渭濱不無杜老之戀

謝二府

既還親舍紛載其歡就建皁蓋綸行尤寵初服勞於原隰首叙感於敷翹伏念某拔起諸生遭逢明主賜梅聖俞之甲第以詞臣寵擢王嘉叟躋顯於掖垣出於特簡每因變見必竭愚忠及預兇賓之除式陳獻讜言而駭議衆女謠諑孰知賤妾之心天王聖明乎赦纍臣之罪視年齒筆作宦斬闕舒子環迫於後至之誅功剖符又無俱粃之理敢圖藍綬蔡王陽思九折之途不出里閭俾相如馳四衆之傳吏民除道賓客滿門足展丈夫之雄可謂書生之遇方州張萬出為人子者豈曰使四方無恨帶乎孩蓋伏遇某官懷仁義以敬王躬勞謙而下士與合羿逢之歟方為救水之謀遜命儒文按事而稱刺史無令要得有辭以白大人雖竊使安未知報效某敢不博詢粵俗各布漢條露絨而歸會稽酋買臣之得志攬轡而清獎部希孟博之餘風

謝侍從給舍

絲服承顏使於長州錦衣將指華以晝行黎邊士之超踰餘近臣之吹送伏念某項趨嚴召謬備聖衷掛冀形於荒言選擢出於義畫罔德擧少而力學不試有司謂仲舒文有古風最宜為詔偶逢明主之前席敢看昔賢之光輝每侍薰光邪陳於昧但水事痲突必人知揣李大臨宋敏求所見而争之為反汗被曾子開彭器資之名而去非與所誣亦既退藏數蒙詔旨雖身計聊馳之志然說謊乘懽之年尚希至情遂陳陛妻終商別墅免違稚母之訓言長樂安與送用歐公之故事自謂不過如此何德可以堪之茲蓋伏遇某官筆橐之班已崇車笠之情未改念王陽畏九折阪出於真誠使相如乘駟馬軒柳其尊寵榮視則可稱戰賀雖某敢不圖報恩私益肩忠孝啓郵而獲君筆鄉原應之微勞平反所活幾人奉庭閣之一笑

後村居士集卷第一十八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樂語　上梁文　雜啓附

宴張都承樂語　袁州

曹裝已戒方嗣文德之衙韋戟初臨適在禹陽之里星軒卑之貴重侍杖屨之從容共惟某官龍馭鳳姿金聲玉振策名四紀僅存下國之靈光被遇兩朝俱侍虛皇之香案舉世莫磷緇於大節後生皆師仰其餘風匆安似非晉人魏人微神不入洛黨蜀黨當年獨知其素守追鋒還覲於清光雖弗忘魏闕之心猶未起東山之卧固知夫子薄萬鍾五鼎之榮其奈都人望一馬二童之至上方渴想公勿徐驅我知郡編修吏部頃辛越荆揭來剖竹過揚雄之宅將質群疑避齊相之堂甚聞片語爰舉宴嘉賓之典況當修禊事之辰折花以當酒籌撥柳以留行色敢舉鈴郡閣獲陪揮麈之清談東坐中書應許飛烏之反哺某等敢陳口號上瀆台顏

紫橐相將入帝京朱轓邂逅此逢迎恭柔深得詩人意拔雉寧希健吏名麻卷明朝文德殿深衣幾歲洛陽城祝公早晝安邊策却致諸生起太平

宴前湖南趙帥樂語

撤山前之獄戍方卷捷旗訪江上之棠陰忽聞歸騎延為源長以屈高軒共惟某官峻特而粹清沈潜而剛毅生長古靈之里甚似前脩從游勉齋之門見稱嫡子眞吾徒之畏友亦近世之名卿清標洗五嶺之貪風妙筭掃重湖之妖祲集衿佩於凋零之後多所講明營金湯於談笑之間一何神速方名垂於竹帛遽興動於林泉爲望江湖散人公雖甚適吏生宗室遺老上必見思會有鋒車徑歸禁橐我知郡編修吏部交游最蚤聚散靡常睽離繼踵於前規後借光於郡績暫駐函關之紫氣同凝燕寢之清香把酒而登雲山小休午暑聯鞍而游雪鼓尚約秋風輙以心聲寓于口號

長劍高冠有駭機平生受用一深衣鵲方跕跕水中墮鴻已冥冥天外飛離索略憑巵酒話淹留却羨角巾歸祝公小住爲佳耳莫與江湖父老違

宴唐經略樂語　衡州

擁旄方面瞻統府之宏開易節嶺南屬外臺之初建敢陳燕衎𠇮致崇嚴恭惟某官直大以方知仁而勇毅中燦龍鄧之流千載如生博士內前行之詩四夷傳誦繇國朝而屈指惟唐氏之有人頃膺六察之除奚翅百函之奏天子改容宰相待罪壯哉對仗之言都人祖送盡江爲圖畫爲悲排衣之去方倚下流之飛輓俄移南國之

璧煙以宋廣平鐵石之腸洗馬新舟珠星之誘倫甚垂
崖之條爲蕭然清獻之琴鶴今炎熱之區悉變清涼
之境賜復至于海既受賴之少寛介丰觀丁王喜過歸
之不遠我某官昔以未契今在下風慨李白於江東迴
頭久別訪安期於海上搔手劇談非惟暢叙於交情亦
以協同於王事況帳下之捷書踵至而山前之戍甲已
歸細聽金縷之歌莫惜玉山之倒桀相巨杯之飲縱不
能陪范公一筆少勾然乎知免其箏琵優伶之小技觀
賓主之交懽飄陳燕音聊啓下齒

元戎建壽粤王乘使新持漢節來一紀別後無恙

在二星聚豈偶然哉清風可使貪泉變老筆能驅瘴
霧開秪恐仁皇思賢輔日邊已有詔書催

宴新帥劉侍郎樂語

中軍謀元帥瞻牙纛之初臨皇華遣使臣竊軺車之再
駕將交驩於大閫爰盛啓於初筵恭惟某官清節致身
丹心事主爲諫官御史閒陳累百奏多於君子小人
終始無一言之誤寘頭陛受其賜明於深知其忠及拜
瑣闥登廊廟乃露章而勇去雖天語而莫留越矢彤
弓寄專征於方伯腰刀帕首紛來謁之小侯教條清明
鼓角讙虎龍户馬人之相慶蠻煙瘴雨之一空雞鷓去

而蚌迴方共覩廉平之化鳳凰儀而獸舞行入賡喜起
之歌我某官幸甚登門加之通譜弊冠魏闕舊時聲彙
之餘撫鄉閩原新托後封之內久矣雲泥之懸絕適兹
嶺海之重逢召鼓吏以搊琴命佳人而戛鳴瑟反坫
爲兩君之好聊永今宵袞衣以上公而歸無忘此日某
等衔陳蕪語上啓玉顏

帝城一別隔天涯解后轅門此建牙應是近臣勞侍
從頓令遠使有光華它人豈得如同姓王事由來本
一家却怕酒醒歸詔下勝燒銀燭照梅花

宴吉倅王貢之樂語

瀛洲學士爲江鄉半刺之行句曲山人惜親友中年之
別將秣馬脂車而去矣延殺雞爲黍以留之恭惟某官
志節日烈而霜嚴文章水涌而山出聲名蚤著不數黃
香之無雙科目小低猶壓杜牧之第五元化孕此五百
年之間氣同華立於九萬里之下風每以直道而事人
未嘗曲學以阿世朱游折檻諸公歎請劍之言陽子哭
廷千載壯裂麻之舉一葉身輕何去之勇六丁力盡而
挽不回有謫僊人駿馬名姬豪放之風無杜陵老殘杯
冷炙悲辛之態仲御妻妾牛衣之儉趙宗子貞鳳毛之
奇下而一僚上而公卿會應入手微以深官許以宰相

酒日拍頭擁涌櫺而著薔薇便了而沽酒麗人歌陶秀
貧郵亭之曲好東繪韓熙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勸農
驛而爲別駕長官分席嘆無盤而有監州想像醉翁
亭之勝節島嶼收拾平園誠齋之殘稿斷章覺此行之
不惡然小住而亦佳方今圖回一新號召四出加璧而
延故老將行中公之言前借而訪逐臣必奉賈生之對
遂容州佐雙雁天低兒頭聽趣吾鄉兩相之迭爲而舁
祖云異日二郎之必做閉門而投卓轄莫惜盡歡能銜
而築沙堤佇看大拜風雲之會林月裔逢我崇禧吏部
少同受業於河汾晚共尋盟於洛社敢懸公子之纓斧
未敢披襟聽白司馬之琵琶何須掩袂素蒙鮑叔之知
已詎忍卜商之離群月頭芽堂不嫌草具西轅北轍車
輪慣見於別離東主西賓翰墨未妨於游戲俯陳下俚
仰獻初筵

去國還山忽十載看人着薔薇雞棲碧雞金馬非吾
事白髮青原欠子詩國雨生肯行否海濱二老莫
來遲暮雲春樹嗟脩阻得句從今寄向誰

○上梁文

慈濟殿上梁文

兒郎偉叢祠草創合衆力而莫成寶殿翬飛不崇朝而
立就大矣神君之福力卓哉太守之規模英靈也思候
道蜿蜒松杉竹竹虛扁雖一旦蛻蟬而去方刻尖傳然千
年化鶴而歸神靈如在南通梅東北暨福泉處處皆華
家家香火眷言前殿奏介寶鄉貢有致春祈秋報精
而必應尸而祝社而稷亦報禮之宜然爰相近郊載規
新廟爲山一簣之歸覆作舍三年而未成非賴偉人孰
開往詰我知郡某官視民苦樂如己戚休謂陸士秦和
之時死瘍間有而至人游息之地雞鶩必無捐捧節之
餘財建巍巖之閣宇烏紗羽翼爛落月之照梁孔蓋翠
旂乘回風而翔節非後一時之輪奐永爲千里之瞻依
譚本草者謗神農等不罷監師之祖見甘棠而思召伯
安敢忘牧守之賢遂爲短歌助舉脩梁

兒郎偉拋梁東海色微茫入牖中待取遠山供筆架從
頭細紀活人功

兒郎偉拋梁西烏石溪邊有舊棲的的衆神行過處現丹
飄飄髮不須梯

兒郎偉拋梁南突兀方壺到斗嵐實藥市中人不識壺
公却恐是同參

兒郎偉拋梁北使君此去朝京國祠傍古樹即甘棠留
與父老它年識

兒郎偉拋梁上紛紛鄉黨祈靈貺炯然一片活人心此
是神君保赤誠
兒郎偉拋梁下澗藾堪擷芼堪藉向來不作筆酒緣至
今羞入雞豚社
伏願上梁之後民無夭閼神有馮依淥蘋青藻昔授衛
生之訣黃蕉丹荔常歌侑饗之詩

建陽縣西齋上梁文 紹興甲寅邑宰儲用創東偏 淳熙癸卯三山黃謙創西偏

儲令之高樓百尺煥若更新黃侯之老屋三間凜焉將
壓留是翬飛之觀出於彫瘵之餘西齋主人少慕紛華
晚趨平實有農拾穗若書豐稔之祥無吏詣租常負催
科之歎在而斷爪相尾沸鼎稍涼廼即西偏別規便坐
姑延中之械索陳几上之圖書藝蒔盆盎種花成蹊雖
非子賤聊自託於鳴琴儻有滄臺又何妨於入室然節
用愛人未之能盡積勞民事己寧免有慚感退食在公
之餘思反躬循過之義投短楬照細字老矣安能命巾
車棹孤舟歸哉未晚廼爲巴唱以相梓人
拋梁東縹緲闌干在半空收拾平生湖海氣行藏都付
倚樓中
拋梁西稽首文公有舊栖雲谷已無人識路泉荒木老

暮猿啼
拋梁南白首銖銖較米鹽却笑晉人無檢束唾壺麈尾
畢清談
拋梁北北山翁首留真蹟跨凌頡頏拊拖斯冰自有蒼生
無此筆
拋梁上日擬安輿來就養青山畫處白雲飛千廻百匝
憑高望
拋梁下絃誦琅琅官子舍未應當食嘆無魚且可勉書
如嗜炙
伏願上梁之後有苟完美居美處户無夜閉簾有晝
垂我思古人去常如於至日後之君子當有感於斯文

徐潭草堂上梁文

兒郎偉伏以作舍道謀以自經何時而竟營菟裘而將老
此事已遲愛相近郊旋開別墅後村居士忤當權而久
斥逢更化之特招下帷生綏而迹莫御禪於顏閣中書
君老而乞終不任於使令呼來麾去終餓殆之恩歸去
未有土饅頭之地空簷學上竹筒之積纔得徐先輩草
堂之遺基所謂樂哉斯丘皆必棟乎故字方指司馬石
槨則甚陋樹揚王孫裸葬則已奢凹凸勢殊經營而易
起沼綢繆力盡拮据以有室家躡出寢內散花之人莫

入門前問字之客香片羨鮮鄉膽草貧者之入珍長揖
鼂短轅車備閑人之九錫免范叔拖吮而奪與嵇阮把
臂而游命乃在天死便埋我暮年窮巷何妨廷尉之張
羅定日荒阡不礙曹瞞之遜酒遂為巴唱以相郢斤

兒郎偉拋梁東夢覺東華杲日紅却憶細旃開卷歎適
英今在九霄中

兒郎偉拋梁西巧拔西崑有舊棲誰道相如堪托草寄
聲太乙莫然藜

兒郎偉拋梁南至謝爭墩未免貪門外釣磯今爲我先
生只喚作徐潭

兒郎偉拋梁北塞垣未得新消息欲隨飛將去防秋白
髮老翁難荷戟

兒郎偉拋梁上絕頂古榕高十丈飛來衆鳥有依栖撓
致萬牛無力量

兒郎偉拋梁下一曲清溪帶茅舍蒔命休嗟齊鳳池寬
恩尚許同雞社

伏願上梁之後息念彈冠終身翁桃有負季路之米手
種邵平之瓜觀書之眼復明登山之力常健於斯歌於
斯哭勿違前哲之言全而生全而歸不辱先人之訓

雜啓

答湯伯紀論四六

伏承枉教過許儷文深惟空疏不稱提獎以至切磋之
論尤明愛助之心念昔宦游屢賓佐幕揮羽流星之
交至多援鞍横槊而立成蓄幸然供記室之求非以此
爲名家之製亦有偶誦文而着價未識面而露章以幕
僚而施諸府公以門生而用之座主呼君房以足下既
難學子陵之高斥指公爲老兵安敢效孔嘉之所故於
酬答之際未免抑揚其辭然而博觀陳編類見前輩于
興僕將退之擬所作於商周發式之鋪才子美方其賢於
顏賈或以爲鎮海而擇棟或以爲繫雲山之重輕若
乃盧陵之於文儒眉山之於安道皆以游從之舊每形
推許之間易嘗爲文字之瑕疵適足見風流之篤厚顧
如執事方負軼材小欲騁落霞孤鶩之詞大欲東檢玉
泥金之筆務爲高簡恐貽實粲之嘲盡點菁華似匿燕
花之體誠願於俊壯雄深之外加委蛇曲折之功出之
無窮讀者不厭大凡謂之大好每觀儒作而忸怩小人
可以小知烏覩斯文之鉅麗方將發吾子之意聊亦發
老生所懷斐然有云覺之而已

回湯仲能摭句

光奉贄書來窺着我公始至方招温石之流此士皆

來塈處鄉校之右輒修短記往候先驅恭惟某官性涵
高明行尤峻潔羣謝諸王之外誠家世之鮮儔二蘇三
孔以來復弟兄之競爽頃裨大使出護陪京方觀要路
之登忽勇急流之退雖入山避謗幾不調者十年然飲
水著書亦足傳於千載茲改調於琴瑟果來赴於王程
側聞公朝爵意人物方將命議郎而草新奏遣掌故而
訪遺書何況元侯已召還於闕北豈容雅士尚留滯於
周南某華髮漸多壯心都盡昔棄真如於苦李今留願
似於繫匏方喜論心竟成交臂嵇康性懶頗見索於報
書司馬才高惜不觀於授簡

回京尹

某恭審妙選名卿兼行大尹權尊任寵固先彈壓之威
物貴帶輕尤賴變通之術除書初播輿望交歸某深喜
微蹤密依巨庇首嘗捧刺繼辱貽牋聞馬及牛共仰神
明之見騎驢衛節竊欣禮數之寬

回游提刑入國門

某恭審顯膺嚴召趣覲清光龍沕九淵昔批鱗而引去
鳳翔千仞今覽德以來儀端士進爲與人相慶某服膺
已久識面未諧仰李渤如景星行將快覩挹濂溪之霽
月願聽雅言

回馬揖投贈

居洛去官二十年不記班荆之雅自郢及我九百里忽
蒙委刺之勤信哉奇男子之爲念此舊長官之老伏惟
某人鄉推秀孝家有父師大宜紬石室之書續成史記
小亦給尚方之札使賦上林何挾材之尤高而行路之
甚左客東都甚富明珠拱璧之投田舍蕭然闕白飫青
芻之禮又緣某病全廢應酬體羸不任於衣冠背痛久
疏於筆硯止子路宿莫陪長者之雅言送李愿歸空羨
幽人之獨往

回涵頭鄭監鎮

某曩去國林間方力於灌園有客過門松下忽驚於唱
道欣明珠於袖裏飾斷木於溝中恭惟某官秀稟天台
名傳谷口善言善行親從前輩以講明古見古心不入
時人之嗜好家落二家之聚沉冥一世之豪微而纖觚
之爭大則虞芮之訟紛紛求決往往質成書判流行極
東聊攝西姑尤之境規模布置負右扶風左馮翊之才
然君子之道中循循木訥之法嚴然姑平一關即較九
還某久去闕庭苟安田里未嘗射虎不煩霸陵尉之訶
間或騎驢幸免華陰令之詰不圖竄士惠顧秃翁歌詩
人伐木之章恭賢者班荆之語傍觀榮甚內省闕然畧

門而謝交情自歎廢退隔年而還詩傷尚恕老荒

回杜制置送 御書

某伏領台翰寵賜所刻宸翰二軸仰惟 聖天子眷禮之隆固爲鮮儷然非大元帥功名之盛詎足以當坐令雲霖發越之間恍如奎躔虹氣之精光芒發越聞見傳李某首誦眷護窺光武十行之妙徐觀跋語歎孔明二表之忠既盥手以珍藏敬叩頭而摧謝

謝黃樞制撫東文集

某頃因行役辱貺巨編及歸首於撫川遂滿裝於漁艇首謂高師失手水惟垂涎斗氣頓收莫測延平之劒化

夜光下燭妁鶯合浦之珠遂然其藏思久衰良藏惟謹吟鞭驟於澤畔方抱幽憂誦子虛於上前愧無氣力姑憑惡札少見謝忱

太夫人生日回張知軍

某世通家曉窺左符之庇小人有母適當初度之辰辱態軾之臨門賁驪珠之出袖鏗鏘古調獎飾衰宗恭惟某官才擅風騷治先教化謂錫類乃邦君之盛舉而榮親亦人子之至情竹東行厨非兒童之慣見花間艷曲俄士女之競傳孰改千里之觀瞻何止示一門之光龍某方遵慈訓共歸綵上之耕第愧俚音莫和郢中之

昌

太夫人生日回張知軍

耆顏華髮竊親闈壽耀之年白雪陽春辱地土龍嘉之語家庭動色州里傳誇恭惟某官治行著聞文辭軼出每篤賢賢之禮尤推老老之心依滕文公而爲氓得其柄托念頼封人之有母孚矣撫存揮掃雅詞光華誕節乃若爲儀之過腆揆於思分而未安竊師念熊取魚之言併援受笑反錦之義冒黷方命必諒由衷彼之絃歌雖工家姬之唱爲諸璣玟永爲樂府之傳

袁州回通判壽詩

出守一麾無復青綾之夢揆予初度辱貽黃絹之辭恭惟某官壽與人交聲猶吾味爰有壽牋之祝用爲枯槁之華某千里頒雲莪旬動兩日斷庭闈之定省耳聞田里之歎愁方切隱憂敢當善頌男子生矣孤蓬矢自笑早衰美人贈錦段琅玕詎容虛受

回宜春方守壽詩

華髮陳人不記始生之日色絲幼婦忽貽絕妙之辭恭惟某官誼篤同寅情忘泛愛贈以柏梁之作祝其楞櫟之年敢逢矢以懸門愧非盛壯卷錦鯨而還客心始和

平

生日答張守

進士無聞已負秀翁之態賢侯念舊忽貽幼婦之詞禮越等夷光生叔賓恭惟某官蟠胸萬卷落筆千言盡集朱幡雖深居於鈴閣恭弧遂矢猶下贄於茅簷錫寡和之名章貴平哀之陋質傳夸同志永為墨客之榮懷恨貧家未有雪兒之唱

答方蒙仲

天生我辰安在自憐半世之窮成既晏晚華子獨荷故人之意過形絕唱俯逮衰蹤恭惟某人文讀底奧毫端春麗朱絃綠綺無胡部之哇淫黃絹色絲有漢人之風刑念茲初度遺以好歌避家之春飽爲能嘲撓梁之調然門無羅雀足華璞堵之居刻漆盛禮之匪頒尤極儒家之感愧所爲推謝悉付瘖言

答王實之

青雲失腳誰招逐客之魂白雪新腔忽枉諷傳之作夫何衰颯獲此瑰奇恭惟某官吾道宗盟斯文元氣批龍鱗探龍領英名昭明主之顏料虎頭編虎鬚每欲唾貴臣之面雖志情於當田尚興念於故人貽我好歌華其初度賀縛鸞之動色頒弧矢而有光誦烏石尚邊之詩幸相尋於此日陪天津橋上之集尚無棄於異時

答方德潤右史

流年臘晚和南山種豆之歌妙語吹噓出西掖判花之手里閭傳誦泉石生光恭惟某官今之名流古之遺直上坡建白可侔慶曆四諫官之間後省沼黃不在熙寧三舍人之下棄美官如敝屣等外物於浮雲獨君父之十心與友朋之一念綢繆貧賤造次不忘似憐攝轍之餘猶倍懸弧之旦昔仙翁叔蚤已論交老子韓非晚仍同傳欲其久活撰以名言至於虛館之過豐其矣村居之陋觀某敢不呼童買藤携酒與魚慶老拜之檀欒約親朋而致賀人生之樂孰與此多誦烏石尚邊之詩幸相尋於此日陪天津橋畔之集尚勿棄於異時

回張使君

崖矣六十疑自歎栖遲之跡草堂一顧辱貽幼耶之音異哉以衰頹老耄之人得此於蓬萊道山之彥恭惟某官毫端泉湧胸次冰清餘吞蓄作之文豈惟一集鳳髓龍筋之判動輒千言顧如下客之始生亦被賢侯之雅製玉盤洗金鞍蔟既勞動於行厨銀筆選雪兒歌復消傳於樂府始似奚部約以破蛙蜂又如列鍾鼓以享鶢鶋邦域爭誇林泉改觀某心雖絕感顧不勝愁乎子錯刀奚報美人之贈鄴侯牙軸求為來裔之藏

回賴知縣

掃軌摧藏不記始生之日扣門剝啄忽貽賓和之章書眼未忘白頭增氣茲蓋某官誼堅金石文叶咸韶念三仕三已之餘不能枉道謝一貴一賤之際乃驗交情陳褒錦於匪遊傾瑤瑰於懷袖煌煌織翠之段非野老之敢留嬰嬰貫珠之歌乏雪兒之能倡所為摧謝未可立談

回成丞

退士杜門無復男子桑弧之志故人馳驛忽貽外孫虀臼之辭盛意殷勤衰蹤榮耀伏惟某官深懷和璧早擅蜀珍絢雲爛霞之文衆推鉅麗陳雷膠漆之義一洗炎涼鏘然宮羽之在懸爛若玄黃之實篚欲拜大惠以傷小廉懼鯨錦之不祥卷而還客貪驪珠之無價珍以藏家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

疏

啓建天基節疏 以下寄院

恭惟倣臨狩及春回之候夏正甫建有開震出之祥敢傾葵藿之心仰祝椿松之永伏願 皇帝陛下壽齊箕翼福等岡陵崑丘王母之桃聯翩來獻海上安期之棗不必遠求

蒲散疏

春王正月方欣木德之回天子萬年式慶蕃圖之永磐興楮之權扑祝嵩箕之延洪伏願 皇帝陛下如日之升體乾之健幽人爲酒告豊長庖之豐曾祈護奉觴喜邊烽之早息

進功德疏

昊蒼眷命肇開王者之興臣子愛君均願聖人之壽輒憑善頌仰贊脩齡共惟 皇帝陛下保大定功無爲共己大德者名位必得光紹鴻圖善治則福禄日來駢臻景貺

啓黃籙醮疏 以下永洲七首

地方千里忝爲長吏以分憂帝監四方敬爲齊民而請命將言斯土粤自比年輸然寶斂之餘里閭愁歎初徵

征求之廣郡邑空虛顧剖竹之非才忝包桑之是虔兹以農時方急衛夏初臨欲令麰麥之宜全賴雨暘之若仰祈穹昊俯念蒼黔感召豐登之祥祓除乖戾之氣詠京坻之積冀保秋成薦溝洫之毛尚期歲稔

謝晴疏

民力農桑方患積陰之沴吏奉麰麥頗開霽色之祥鄉燎方騰氣澄已豁敬虔蕭薦少寓 非忱閉陰縱陽尚有祈於終惠割雲縹霓庶無 發於前功

祈雨疏

天瓢下注僅遂破塊之功火傘高張未改望霓之意敢伸微悃冀續前功伏願令民作勞恕吏亡狀時方多事豈容旱魃之留歲大有年庶保農夫之慶

再祈雨疏

稽寶垂成預喜千倉之積戲金為祟深虞一簣之虧豈上澤壅而不流故天譴示而未已恭願矜民凋瘵憫物焦卷收火傘於曾空一清濁暑翻天瓢於四野沱保豐年

迎仰山四聖祈雨疏

耘耔力勞田共憂於龜坼神通功大淵能起於龍潛粤從春夏以來方幸雨暘之若三農捐慶一稔可期庸涉初秋頗愆甘霔某昔無吏責此心尚願於豐年今忝郡符詎意親逢於旱歲千里但聞於愁歎一身如熨於焚惔輒慇側而有求仰威靈之如在恭願緊其升亦哀此蒸黔雲蠶自郊壹洗屯膏之意月離于畢早符喜雨之占

送仰山四聖回鑾疏

盻鑾下臨俯鑒迎望之敬滂沱隨至暫寬午七之憂益知仙聖之神通敬率吏民而餞送然以四封之廣僅沾一溉之餘儻少廢前功寧不嗟於虧簣如大蘇衆望尚有冀於翻盆

再祈雨疏

方千里之地所望有秋七八月之間豈容久旱儻天意尚將於嘉應則歲功行敗於垂成恭願驅斥魃妖憫憐農務則苗槁矣深懷無及之憂以雨潤之庶拜有終之惠

安奉王淵聖水疏文 以下江東三首

大田多稼將立見於焦枯九淵潛鱗忍未施於涸轍詣名山而虔請即靈湫以精祈伏願憫旱魃之流行皆況蟠而變化自膚寸雲而起俄滿太空以一勺水之多溥周大地

永寧寺祈雨疏文
七月流火不勝亢烈之憂三日爲霖未副滂沱之願茲
精意亦勤於祈禱何神機尚閟於杳冥伏願隨念感通
乘時變化沛然下雨儼援救於槁苗乃亦有秋庶無孤
於力穡

謝送玉淵龍潭聖水疏文
一勺之水不測而龍生焉七月之雨沛然則苗興矣頓
解群情之煩鬱既知妙用之神通乃即招提敬陳梵唄
然四境暫蘇於皺涸顧三農尚恐於簣虧實禱得穰方
臻收成之際靈湫替時霑膏潤之恩

青詞

袁州入宅青詞
忝牧民之重寄朝命雖榮迎將母之初心宦遊奚樂兼
緣公宇熏夜醮筵將祈千里之蒙休豈特一家之徼福
伏願監臨悃愊畀錫福祥田里相孚聲求銷於愁歎庭
闈雖遠書常報於平安

廣東倉入宅青詞
起家一出甚矣勞生乘傳載馳幸而善達輒陳悃素冒
叩昊蒼伏念臣久分退藏忽叨臨遣白頭慈母老無家
山黃吻小兒疾留道路雖百指攜挈而士恙然寸心隕
穫而靡寧茲涓剛辰將趨公宇爰舉祓除之典冀垂護
持之仁共願憫此艱勤錫之福順新書方急若爲覓比
屋之歡愁舊學云何夫豈在全家之飽煖誓殫薄力仰
答厚恩

新居設醮青詞
女笄男弁頗驚祿累之多考室子堂聊廣先人之舊落
成之日徼福于天伏念臣嶺海脫身家山歸迹昔存蝸
舍粗庇於雨風今若蜂房各開於戶牖即東偏之隙地
闢小築之數間雖云練時日之吉良尚恐犯方隅之禁
忌屬孟冬之叶卜命二息以奠居上以奉庭闈之清溫

下以飾閨門之雍睦非扣關而默禱豈闔室之敢寧伏
願憫此艱勤遂其安逸苟全苟合師先哲之格言乃寢
乃興符古人之吉夢

江東漕入宅青詞
重趼而來頗厭舟車之役息肩云始方知棟宇之安㧞
練剛辰術陳卑悃伏念臣退藏不密浪出有慚將母晨
昏既違此志全家飽煖亦獨何心況以諸生力量之輕
任茲一道耳目之寄何以慰士民之望何以報君親之
恩屬當臨涖之初爰舉祓除之典伏願翩躚上格巖馭
下臨護臣孤危之蹤開臣平反之智獄無冤氣不至于

陰陽之和家有安書庶少寬溫清之念

陳氏女子保安青詞

女子有行遂違慈侍婦人免乳實抱私憂伏念臣妾劉氏昨以妊娠感於夢寐遂父母兄弟始由髫齔而成儔上下神祇冀遂生全之望果蒙化育潛賜護持旣無坐蓐之危後有抱雛之慶敢羞菲薦不昧初心伏願吉曜照臨戕𤢖銷弭乃安斧藁聿開卜兆之祥言采蘋蘩益致壺儀之謹

袁州祈雨青詞

窮則呼天旣禱祠之徧舉嗟而求雨庶號籲之上聞謹按綠章冒陳丹悃伏念臣承流亡狀致旱有端戰戰兢兢甘一身之即譴炎炎赫赫顧千里之何辜或盆澮而復竭或閣雲而不下此念未追於幽顯胡顛可見於史民輙爲四邑之生靈上訴九閽之主宰伏願曲垂帝監深惻輿情川澤氣升速覩翻瓢之快田疇水足少休抱甕之勞

江東祈雨青詞

嗟我農夫苦亢陽之爲沴惟皇上帝忍膏澤之尚屯俯陳林慯之情仰瀆穹窿之聽伏念臣自入疆而采訪知編戶之創痍數口之家鮮能宿飽一年之計尤仰早收方瀰望以如雲忽菲旬而渴雨深恐孑遺之黎庶不能自振於儉荒惟暑氣之益隆欲流金石彼原田之秀實將化萑茶列城若處於焚燎近境幾蒙於霑灑焦煙後患必廢前勞合一路之哀鳴叫九閽而上訴伏惟矜其誠至賜以感通若潤澤之敢不盡微臣之職俾滂沱矣庶幾全大造之功

太淑人保安青詞庚寅

小人有母一疾甚危皇天與親至誠可感仰冀生全之造俯陳喜懼之情伏念臣等母淑人林氏晚暁年齡沉綿春首醫師迭試莫知補瀉之方兒女滿前忍見呻吟之狀遂於中夜密禱上穹願減微臣之年以延慈母之筭十忱旣徹諸苦頓輕然餘恙未之盡平顧大恩無以少報敢羞菲薦攄謝高真恭願吉曜臨身災躔退舍蠲除熱惱不煩藥石之功降錫福祥永保櫟樗之壽

太淑人生日青詞己丑

桑榆泊暮深荷於久生蒲柳望秋不期而先悴輙陳卑悃冒瀆高穹伏念臣妾女壞棄百羅侵尋七袠雖筋骸無恙尚可支吾然歲月如流不堪把玩敢因初度式拔真科伏願飈馭下臨瓣香上格循蘭陔之養永遂團欒保社櫟之年終逃夭伐

太淑人生日青詞 庚寅

我生之初恍如宿昔年運而往漸迫暮運伏念臣妾東月呻吟闔門驚懼訪醫問卜慄乎性命之憂起死廻骸大矣乾坤之德茲逢誕日謹按眞科庶憑方寸之微誠少荅再生之洪造恭願坎離交濟火孛退躔雖及老旣衰非復盛強之日然踰七望八冀延耄耋之期

太淑人生日青詞 辛卯

質如蒲柳甚矣易衰年在桑榆慄乎可懼廼即始生之旦輒伸善禱之情伏念臣妾少頗艱勤晚尤澹泊身多留疾豈能無性命之憂家素清貧未免有兒孫之念儻不敢依於大造若何全護於餘齡伏願鑒此精誠錫之壽祿俾鍼藁艾不勞方劑之施載錫含飴永保團欒之樂

列文 八

太淑人生日青詞 癸巳

數平生之善未有纖毫過本命之年又踰一紀茲載臨於誕日輒默禱於高穹伏念臣妾久矣尫殘偶然老壽諸兒無似俱忝官游薄業不多僅逢歲稔未及祈禳而灾退寢煩湯餌而疾平適當禋祀之年將竊郡封之寵非元化施生之妙何暮齡僥倖之多敢瀝微誠仰干慈造恭願蠲其美疢介以嘉祥跳湯沐之新封已甦稀闊

徵桑榆之暇福更祝期頤

太夫人生日青詞 戊戌

暮景淒涼嗟撫摶之無用上穹高遠幸蘋藻之可羞伏念臣妾蕞爾餘生獲放初度歲年冉冉曾無卻老之方兒輩駸駸徒有惡盈之懼儻匪自天之保祐曷延過隙之光陰伏願介以壽祺原其灾厄金篦刮翳令舊觀之復還石窌推恩冀新封之屢啓

太夫人生日青詞 己亥

年旣暮遲而始生而有感天雖高遠幸一念之可通伏念臣妾八袠侵尋一門忝竊無關心之藥最有繞膝之班衣茲逢禋祀之期將啓國封之寵曰貴曰壽覺取數之過多欲安欲生豈常情之能免妥齋心於誕日敬稽首於高穹恭願降錫福祥蠲除灾厄旨甘無闕永相保於蘭陔聰視復明初不煩於藥枕

太夫人生日青詞 庚子

皓首衰顏幸棲身於田里丹誠懇切冀駐景於崦嵫伏念臣妾八袠平頭一生多病老而及耄未逢刮膜之方子且生孫祖有含飴之樂郡國三疏於湯沐家庭並列於鄉慶積茲僥倖之多懍若滿盈之懼敬因誕日輒敢籲天伏願鑒此微忱錫之晚福一家仁踐切禱先世之

列文 九

風百歲期頤克保天年之壽

太夫人生日青詞 辛丑

人羨父生須餘齡而自慨天無私覆然壽願之必從伏念臣妾某早染世塵晩耽禪悅駸駸大耋又不出於鄕閭碌碌諸兒粗能當於門戶百計無關湯劑少停人以爲衰老之榮已則有滿盈之懼玆因誕日敬叩高穹伏願鑒此情虔昇之壽嘏大國賜湯沐錫冀新恩百年曰期頤庶延暮景

福國生日青詞

歲華已晩不勝喜懼之情天聽甚卑輒瀝精誠之禱伏念臣妾頹然衰景留此殘生雖瞻視之逾昏尙筋骸之可勉老者視便祝噎粗適百甘常情欲安欲生剡侵耄耋敢憑緣奏輒瀝丹忱伏願矜此餘齡錫之晩福斑衣雜遝青溫相蹤於高堂錦誥便蕃湯沐更封於大國

福國生日青詞 癸卯

晩晩餘齡幾於耄及精虔一念可以上通伏念臣妾自顧早衰偶叨暮福八袠加三之老眠食粗寧一門取數之多滿盈是戒諸息承顏而定省重孫繞膝而團欒人所共榮妾常深懼衣褐翦臨於初度瓣香敢眛於眞依天道益謙願勿隳於孝謹人情欲壽庶獲保於期頤

福國生日青詞 甲辰

人羨父生氣已衰而將竭天無私覆誠之至者必通伏念臣妾取數過多踰八望九昏定晨省雖云子職之共日往月來不覺衽期之及刮膜之方雖遇渙血之恙甫瘳未能性悟而理融常恐當生於福過延齋心於誕日敬請命於上穹蒲柳望秋敢保凋零之質桑榆逐暖庶延晩晩之齡

福國生日青詞 乙巳

人情欲安努頹齡之寖迫天道善應冀精禱之上通伏念臣妾某猥以衰癃安於叔寞擁侍御及觀兒輩之榮衣褐弄璋頻見孫曾之慶然而木陰晩矣疾病半之昨渙血之失常覺殘骸之幾殆幸而平復若有護持玆復福於誕辰敢竭誠於洪造伏願突躋昇退古曜照臨敢彼栖頹聊寫至微之意膏諸社攀庶全無用之年

魏國生日青詞 丙午

春秋之高一則以懼天地之大戚而遂通伏念臣妾迫桑榆之衰年進湯沐於大國目尤昏昏殆顚色之不分身賴扶持亦筋骸之非昔比因疾厄深切戰兢敢祈扣於上穹荷保全其餘景然一門盈滿之當戒剡一息官游而未歸不勝然慄之懷冀從反哺之請恭臨初度敢

昧真依欲望聚其血忱介以眉壽咏五福攸好德之訓
佩服勿忘指九十不從政之文樗櫟相保

魏國生日青詞 丁未

壽鄰大耋驚心歲月之深病惜餘生托命乾坤之大伏
念臣妾猥以弱質享茲高齡躋五跣湯沐之封然一守
清白之訓筋骸返少曾無南獄之方賸視全昏猶有西
河之哭攬門戶之衰冷念子孫之衆多固已蔑頹未忘
貪愛竊覽初度之旦誦自求多福之言廣淵濱之顓
懇冀垂穹聽曲邀道傍之擇樂求逭天刑

魏國生日青詞 戊申

刘文少 廿一

大耋年高但覺光陰之速再生恩大迄臻疾疢之平伏
念臣妾某乂矣癃殘加之癱下衣裳顛倒呻吟至於累
旬粥藥扶持性命危於一髮懊見曹之憂懼荷造物之
哀憐參朮收功桑榆駐景然湯劑尚煩於調燮而尫羸
未易以盛強思發越於沉痾敬熏脩於初度伏願祓除
諸苦延續脩齡奇尾火頭一洗星躔之厄原高懸下共
樂壽績之行

保安青詞 丁未

户門災厄嘗抱憂危天地施生洗業全謬廼熏一瓣仰
谷九閽伏念臣余某忝造朝一瓣去國淄閫仲氏疾遽至
於淪亡堂有老人懼不堪於悲惱呼天籲禱窮日疾馳
吹篪已隔於怡愉擁笏獲躬於定省脫仕路風波之險
延遂家庭朝夕之權藥靜言思之亦云幸矣然而親既
踰耋體多不安誰無欲生欲安之情矧迫一喜一懼之
際敬因熈謝復有愬祈伏願臣母魏國太夫人林氏火
宇順行坎離相濟孫曾長茂足爲晩暮之娛醫卜屏除
永保康寧之福

魏國追薦工部弟青詞

幽明異趣然可以感通母子至情未忘於顧復俯伸蘋
薦仰徼霙章伏念臣妾次男某昨者力解髦符退安水

刘文少 廿二

叔中歲享垂魚之樂方極壽燠高年抱舐犢之悲忽成
永訣百指之孤凄奚托一生之慈孝難忘闕旬浹之奠
更叩天閽而上訴伏願離諸業障乘此津梁脫鬼趣之
沉淪君萬棲快登道家之解化來往消搖

追薦工部弟青詞

少小相從尚記吹篪之樂幽明永隔可勝摘蔓之悲輒
班綵章仰干蒼昊伏念臣亡仲弟某早嘗艱阻晩致顯
馳持節擁麾因勤官而得疾上書歸印願奉母以終身
方將躬晨昏羽枕之勞踐晝昔對床之約云何奇禍遽
隕壯圖上靡顧九袁之老人下不念一房之孤寡手足

之情雖切豪髮之力安施僅有追嚴少伸哀懇伏願拔
于大夜東此剛風死生豈不痛哉孰鑒無滅魂氣無不
之也冀免沉淪

代追薦工部青詞二首

幼而無父豈勝孤露之悲窮則呼天盡本慕高之意俯
伸哀籲仰冒鑒淵伏念臣先父肵解印符退依香火居
常之絕獨忍半生之貧晚稍寬餘曾無一日之享始謂
偶然於勝理安知遂迫於膏肓而况重闈九齡一旁百
指聞者尚為之太息痛哉以此而安施未釋煩冤奄臨
卒哭惟有精虔而上懇庶幾肹蠁之潛通伏願帝所鑒

觀靈丹不下脫離大幽之趣道逆元氣之初雖往不復
還家罔莫之能係然號之使復巫陽或者可招

父慈罔極徒切於攀號道妙難名有資於解脫追惟嚴
考奄棄中年歷官以來漫青綾之作夢厭世而去恐黑
籍之挂名存陳螻蟻之情泛鐵鴻濛之造化撟稽度早
離鴻退之鄉故宇來歸永受六親之託

代作工部弟中祥青詞

伉儷遂睽求抱藁砧之恨君慕不遠奄臨鑽燧之期輙
剖煩冤冒干真宰伏念臣妾故夫某巳下從於窀穸窮
返顧於孤發哭之如昕孰云期可已矣望之弗至所以
婕而慨然罷結過去生之緣莫違未亡人之痛伏願矜
憐貌顯超脫沉淪雖音容閟乎重泉即之冥漠然精爽
回乎長夜儼若生存慰尊幼之哀思爲户門之依托

戊子生日青詞

微軀幾殆未逢十全之醫一念默通盡出再生之造輙
憑綠簡敢罔丹衷伏念臣 眺晚餘齡沉綿累月受髮膚
身體今未報於劬勞禱上下神祇冀稍延於視息果蒙
勿藥之喜遂失采薪之憂深惟母子憧戀之心不墜户
門付授之托向非元化安有殘生輙露沼沚之毛少答
乾坤之德伏願自今以始惟適之安李謝俗情豈必買
臣之錦業娛親膝寧無萊子之衣

魏國九幽醮青詞

闡隊罰黯可勝罔極之懷苦塊哀深冀動蓋高之聽惠
其丹赤仰止穹蒼伏念臣等母魏國太夫人林氏幼歷
阽艱晉婧隱約相先君子曷嘗動色於牛衣稱未亡人
初豈有心於象服堅剛自守耄耋靡渝眼看子舍之顯
融手拊孫枝之長立父子重闈游髓之奉五啓大邦湯
沐之封當其貴壽之時尤以满盈爲懼案樣梵苑齋止
潔家其訓儉每安半菽之供其戒殺恐傷一蟻之命籠
力雖虔神明未登自仲息之云殂貫欺棕之寔少

鄉梟使私之命方禹板輿就養之行云胡況府遂至大
故慘甚嚴霜之隕夏惡然孤露之不天南陔白華之章
從今已矣凱風寒泉之感何痛如之敢以煩寃形諸號
籲伏望憫毀巢之禍察叫閽之情拔大夜之沉淪秉剛
風而解脫死者可作固無復生之期魂兮來歸儻有可
招之理

代追薦工部弟大祥黃籙青詞二首

呼天靡及罔極奈何洪父之終有時而既輒干洪造少
歷丹忱伏念臣先父某一掩泉扃再周歲律檀弓既葬
徒深望弗至之悲子夏已除猶有哀未忘之語痛心祥

祭稽首道家庶幾百指孤孩之情能動九閽主宰之聽
伏願刋酆都之籍收岱宗之魂或鬼趣未離幸早超於
幽闇縱兒曹無似竊有覬於顯揚
素冠終制未忘人子之悲寶籙煉魂有感道家之說欲
伸餘慕僅有追嚴荷仙聖之謐明憫孤孩之號籲獨其
業障度彼化橋秉碧落之長風闢赤明之浩劫消搖靈
境離泉壤之幽陰庇蔭後昆俾門閭之高大

魏國卒哭青詞二首

毀巢號叫尚未絕聲過隙光陰奄臨卒哭俯殫血悃仰
瀆蒼旻伏念臣先妣魏國捨此庭闈歸于宅兆既畢返

而虞之禮愈深望弗至之悲斷機之訓徒存扇枕之事
永已雖臣親之壽九袠夫復奚言然人子之心百年猶
以為短而況莫大乎死生之變難忘者顧復之恩謂彭
殤可齊豈枕塊之所忍道使曾閔復出非籲天無以洩
哀矧如追嚴素所崇信痛逝者十旬之不返冀諸孤一
念之上通伏願帝監觀而下臨靈續紛其來格刋其黑
籍尚何鬼趣之憂秉彼白雲有若道家之說
命有所制莫駐於頹年魂無不之幸憑於道力伏念臣
先妣魏國奄成千古俄已十旬荷真宰之監臨憫衆雛
之號籲考察平生之功行雅所欽證明末後之因緣

超然解脫既注名於上界亦垂慶於後昆

代追薦魏國迎羅漢疏

香文人過去生中尤精勤於釋典阿羅漢大神通力或
游戲於塵寰爰集緇流敬修名事伏念臣外姑魏國晏
全覺性偶應俗緣偏更晚歲之顯融不改平生之澹泊
盡空諸有龐媼曾去參來向上一機趙州亦遭勘破高
年鮮儷大數奄終感托女之恩深念館甥之誼篤欲伸
微報僅有追嚴尚望同發慈悲各施方便來飛金錫證
明生滅之因去度石橋指點虛無之路

接茶疏

殘歌悽咽浮生如露之晞茗事莊嚴散聖乘雲而至愛
玆妙果援拔沉魂共攜曹溪鉢來突取趙州茶去一旗
試水豈獨中泠之泉廿六椀通靈未覺五臺之路遠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

後村居士文集卷之三十一

題跋

跋宋氏絶句詩

兩年前余選唐人及本朝七言絶句各得百篇五言絶句亦如之今鋟行於泉於建陽於臨安元白絶句最多白止取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賀氏兄弟曰琴曰牟曰華所作極少然皆可存夫合兩朝六七百年間寘搜措擇僅四百首信矣絶句之難工也昔王荊公謂其家七葉文章人人有集由今觀之集果乎在蓋詩之傳以工不以多也今莆宋吉甫祖子孫三世八人所作詩何翅萬首或者止摘取其絶句一百七十一篇行于世余謂賀氏之少足以勝王氏之多它日宋氏此編必傳談者必曰後村眼毒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某爲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丈初筮主靖安簿屢授印焉卷中諸帖昔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保陳君見之蓋先友塋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丈以艾軒猶子爲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於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瑣碎亦諄諄焉文

公帖如讜論之興大愚之貶衡陽之斃死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者文公獨諄諄然赴告於井伯丈一大學生未脫韋布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矣哉初餘干縣丞有慨於忠定謫命下祖昔人擬衆公元城故智張皇特甚井伯丈適在吳中先馳獎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於陳仲方郭有道耶昔太史公書傳揭惲蔡中郎書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以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跋建陽馬揖菊譜

菊之名著於周官詠於詩騷植物中可方蘭桂人中惟靈均淵明侶之後漢胡廣貴壽偶然爾乃托菊水以自神冀士之評萬古不磨焉乎非廣之辱菊之辱也予忠獻韓公始有晚香之句膾炙人口近時番禺崔公與相印不拜自號菊坡俱爲本朝佳話嗚呼非二公之榮菊之榮也建陽馬君請射得自種各爲之詠其嗜好清絕可喜亦幸君未爲人爵所縻林下與事獲與菊相周旋如此未知君他日宦達將爲伯始乎抑爲韓爲崔乎將以榮是菊乎抑以辱是菊乎君其謹之勿使菊有遺憾

跋文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黃奏藁

近歲詞頭積壓朝士有供職累月銜內猶帶新除者惟一二賢宰除書下舍人運筆如飛辭免下已詣閤門受告往往借王言以納諂慶元初某人除正言鄧舍人馹命詞末云罔或非良于言則有無疆之恤寓訓戒之意焉某人欲然謂其挾命令以箝制臺諫當時以鄧公爲難今觀文軒先生繳駁其殿中除目然後知先生之爲尤難也首引宋敏求繳李定事先生此舉眞可以繼宋公然宋公去蘇李二賢又以不奉詔去文軒去它舍人遂忽忽奉行是淳熙士風有愧於熙寧矣謝某不敢仇文軒而某人敢怒鄧公是慶元士風有愧於淳熙矣前輩益遠時某卷慨然嚴仲文軒外孫也它日勉旃

跋朱文公與陳丞相帖

文公上受　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爲天下學者師尊惟不爲時相王曾公所喜或言因按發唐台州而然夫爲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顧以一鄉人添帶留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章劾夕聞若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蓋曰未春白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夫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大臣之助下無天下之輿又值王曾公輩當軸專務均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它法林君其藏此

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跋柯豈文詩

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工亦極天下之窮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經年始足下句者有斷數髭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種文字其人雖欲不窮不可得也元白變其體求以諧俗客坊酒壚往往傳誦詩稍濫觴矣然元至宰相白亦侍從余所謂通塞之驗非耶抱甕翁當嘉泰開禧間大詩人集中奇古刻深者本色人讀十過方解然生有高名死不沾寸祿詩雖工何爲者豈文頗趨乎夷務使人易曉或謂其與乃翁機軸相反余曰士一身之通塞六親之休戚繫焉使人人學郊島則詩人之家皆當咽於陵之李而食首陽之薇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豈惟辭哉余既哀抱甕翁之窮又將賀豈文之達矣

跋宋吉甫和陶詩

和陶自二蘇公始然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牕之日無榮辱乎辱無得喪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倡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今宋吉甫在其兄弟中天資尤近道自少至老不出閭巷不干公朝有久幽不改之操未論其詩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況讀之終卷寄妙指於篇中寓高情於筆下其詩亦不可及歟

跋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儇去里中書學遂絕近歲一陳出爲崇清宜大字愈大愈奇後齋字可至二三尺而小楷行草端勁秀麗在崇清上寸紙流落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運筆十人中九作後齋體然後齋本學歐後謂余曰少時實師九成宮記今五六十矣當向上作功夫豈必尚寄率更籬下耶所跋卓君臨淳化集帖凡一百十有五字老氣森嚴殆欲掃去歐虞褚薛而自爲一家者卓君蓋其中表親於筆法今亦以能書名聞之弈家弟子必高師一着豈惟弈哉逸少衛夫人弟子也突過其師大令逸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勉旃後齋可作必有咄咄逼人之歎矣

跋王實齋送林叢桂序

漢有孝廉科最近古于時郡國不舉廉不舉孝者有罰其求之勤如此始也得王吉鮑宣之流其後濫觴及於

孟德仲說矣然必矯揉乃可得貴必考察乃可求賢屬
以後諸科皆廢雖有曾閱不過旌門閥饋酒食而已若
夷與跖則混爲一區無所別異惟進士一科尤爲世所
貴重苟能操筆不必矯揉無俟考察五取顯美林君孟
芳甫冠擢第不以當世共貴重爲喜而以前輩一不幸
之語爲憂請余於貫齋王公公勉以孝廉二字孟芳歸
以示余余曰此子思子所謂夫婦之愚可行而聖人有
所不能行者也士不致力於其平日實者而篤志於其
爲且虛者橫渠所謂自誣也誣人也夫孝自卑親而移
於君廉自簞食豆羹而進於千乘之國貫齋既發明其

大端余又爲作義説孟芳勉之它日有進德之路則貫
齋獲知人之名矣

題李敏脩行卷

往年有求小篆於北山陳公者公曰吾老盡脫稿矣有
余伯父筆法極高請紀充當行今李君敏脩求詩於余
嗟夫余之脫稿久矣江湖間新詩人甚多不止一余伯
父余欲紀將不勝其紀也姑書此以謝李君

跋　先君與貫溪耿氏書後

余從父麟臺公宰貴溪仁民而好士上之秀異者莫不
登汝戢之臺五言游之室從耿君講詩之其一也先君
與從父尤相友愛從父所敬先君亦敬之終身從父後
入館言者指其偏曾及趙忠定公黨人息擯去年不登
五十先君仕差顯亦不登六十自二父下世吾家無耿
氏書間四十年矣晚使江東耿之孫廷龍携先君書一
軸示余內一帖云寅緣舉從定交文字又一帖云家第
不球恨不得相鬻一慟皆爲從父發也嗟夫前輩益遠
惟善可以壽後惟學可以亢宗余於二父無能爲役矣
耿氏奕世忠義盛河南僑江表百餘年間顯官中微而
秀士迭起廷龍嘗貢于鄉方勇於善而力於學與之者
其在君乎德輿韋之子也舉武宣淑之孫也

御製二銘跋

臣共惟　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
正元日渙發王言奎璧之光爛然下燭溥海內外有目
咸睹謂我　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恥待士大夫而
有位者或淫于刑或冒于賄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謨
洋洋萬喙傳誦與　章聖御製之七條　興陵戒石之
十六字焉闓翶畫相爲表裏傳千萬世求爲臣軌且既
以宸翰刻石賞之聽事朝夕瞻覩如對威顏因念待罪
臬事甫一歲奉行赦宥者一踈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
刑也戒之以建陸乾道舊法祿之以新楮命臺臣監司

糾其不恔者皆訓脈也　陛下之於吏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且雖庸劣願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自今以始有一于此違　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亡其四端者也人而異類者也窮奇饕餮之流不可訓誨誥言者也且職在澄察請以詔書從事

跋樂平吳與權書說

說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辭約而意明或一章累數十百言止費二三字體貼出來毛鄭王何諸人皆然蓋經緊於注未有注緊於經者至唐諸經各立正義如書合二十四家為一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書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說於獻肅洪公稍斂縮之猶數十萬言世儒每獲是古非今博而寡要之譏君以今準昔由博反約其於君德治道之汙隆天命人心之去留中國夷狄之盛衰君子小人之消長離合上起遂古下逮本朝採端觸類舉此明彼汗簡所載網羅略盡近世信書之篤說書之辨未有及君者河汾東萊復出不能發也昔丘榮以書致身師傅子孫咸列公侯至陳車馬於庭以為稽古之力君之學勤於榮而上春官輒不售方以累舉恩奉大對茲所謂命者耶雖然讀其書故是金華殿中語也先朝林瑀徐復皆以布衣講道英君未遇有力者推挽耳曩晦靜湯公為余言君經術鄉行晦靜有重名於時使在人主左右必且進君於朝不幸淪沒遂成遺恨然此為君身窮達言耳若君之書固不以晦靜之在亡為輕重也詩不云乎愛莫助之姑題卷末以識余愧

贈上饒日者呂丙

余不通算學聞人說陰陽運限支干之類漫不省為何物語於世之談天者尤不能辨其工拙中否故挾此技訪余者絕少上饒呂君一日携亡友湯晦靜詩相過因晦靜遺言知君又嘗為林登徐公所賞湯徐皆古遺直其有取於君必以其有山林朴野之氣如呂蟹山人之流而君談余命乃若殆順適余意者此余所以疑而不敢信拒而不敢受也昔鍾毓令管輅筮己生年月日皆合大驚曰死以付天不以付君因不復筮魏元忠問相於張憬藏不答大怒曰富貴[illegible]蒼何預君事鍾貪生者也魏未忘情者也余年耳順視世榮利無一可忻君言禍余未必驚且怒君言福余豈必喜哉姑書此附于晦靜詩後

題汪[illegible]文卷

余覽近人之作常恨其詞繁而意少黟士汪君示余行卷篇篇有意如評孫子斬二姬爲防微項籍爲漢敺民功高蕭張單于以閼氏餌東胡智在婁敬之先庶乎今昔人所未道者然昔人詞意俱到乃至兒童婦女皆記念上口君詩未爲人傳誦者豈非雖有此意而詞未足以發之歟則修詞之功何可少哉卷中五言云秋風駝卧棘春雨燕巢林感時傷事有足悲慨七言云十八九常如意少百千億任化身多極妥帖排奡之力演雅六言云布穀不稼不穡巧婦無褐無衣提壺不可挹酒絡緯匪來留絲又云蜾蠃竟兒螟父子鶺鴒曾鬬弟兄鬬蟻勝蝸爭長御鴻誓鄭齊盟識齋自作也何擬之有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山谷云自鑄偉詞以君之才更加精思前無古人矣今人不足言也

跋裘元量司直詩

辛未壬申間予仕南昌獲交二李君國録守茂欽後以死守蘄州者司直守敬也世所謂弘齋先生者裘君字元量繼來莫府其標致高勝有顔氏之臞裴生之絜終於大理司直竹齋是也後三十有六年其猶子南康理掾雍持其竹齋遺墨古律詩二百首又其季元齡手録四十二首示余其言若近而遠若淡而深近而淡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爲人自貴重取表標惟詩亦然追恨昔游者舊存者百無一二而余亦已老矣世知竹齋者多而見其詩者絶少理掾盍鋟諸梓與同志共之

跋宋自達梅谷序

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年前余嘗爲賦詞後又爲作跋爲晚識金華宋君居於洪之西山亦自號梅谷范宋兢谷千載而下遂與王謝爭墩作對矣然宋無范之貲力范無宋之才思范有游勉之方德潤諸名人爲着語宋僅有臨川曾景建一序而已按寶慶丁亥景建以詩禍謫舂陵不以其身南行萬里爲戚方且惓惓於憂宋君營栖之無力尤可悲也余序宋之諸昆亦厚景建感今念昔覽卷慨然宋名自達字德甫

題宋自達詩

金華宋氏有丈夫子六人僑居豫章余少時識之謙甫尤知名八龍之絶小者虎之寂然若又來江東又識德甫示余詩一卷蓋謙甫之季從年小於謙甫而筆力咄咄逼之矣自昔以一家兄弟致盛名其殿後者必愈偉晉有小陸南朝有小謝唐有小杜它日君家景文公亦號小宋君其拔襟當之勿讓

題程垣詩卷

昔杜牧罪其人不合稱處士其説以爲下有處士乃上之恥處上之名自尊也該國也徽上程君自號逸士將無爲牧輩嘲侮乎然孔氏記古逸民僅得七人如沮溺荷蓧之流皆存其言論於諸弟子中說滕雕開與曾點易嘗以隱居爲非乎然則君雖稱逸士可也余得君詩七卷讀之竊知君真姚合所編極玄集而自方賈島余謂姚賈縛律俱傷邊幅君所作稍抑揚開闔能變態現光恠絶不似姚賈未知與任華盧仝何如耳華與李杜遊仝客呂黎公之門故有奇崛氣習意君詩實本任盧而陽諱之否則殆兵家所謂暗合孫吴者異日見君當究其論

題趙戣詩卷

歙郡趙君寄予詩五卷五七言亦宗晚唐然稍超脱不爲句律所縛歌行中悲憤慨慷若硬老辣者乃似盧仝劉叉或曰古人之作由情性而發後人之作以氣力相雄而已余曰不然夫太湖靈壁玲瓏可愛而庭盈瓶蕩拔起萬仞崇峩插空山樊水僊幽潛見賞而喬松古栢絕無芳艷直以挺才突兀爲奇爾君盍勉之情性人之所同氣力君之所獨獨者難彊而同者易至也

題葉介文卷

休寧葉君裒其文甲乙稾若六十四卷請予評之予讀之曰多乎哉覺君之辭顏意氣如孫伯符下江東之兵如張睢陽出陣之劍如浙江初三十八之潮有剽甚不可當沛然不可遏之勢不惟人望而畏雖君亦自以爲斯世莫已敵者君尤豪於詩編帙幾倍於蘇然予觀古人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傳孫僅之嘆是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州之欸乃曾山之予悉子是也推而至於三百篇亦然豈在詩哉君盍本周張以予觀之周子所著一圖張子二銘而已君宜[illegible]觀聖前之春畫撤座上之虎皮深養而謹出之則六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取矣

贈日者許滄之

横渠大儒也喜論命予翁遺直也常與日者語亡友晦靜湯君學問節義人也其贈許子之言術道甚嚴然不能不惓惓於許子之流蓋精語不淑於横渠而樂易於過於予翁矣卷中多吾故人如予文侍郎貫御若均皆爲著語亦足以見許子之術有以動人否則貫龍宋忠輩人安肯過而問之乎

跋東園方氏帖

黎端明茶録

茶錄余凡見數本此本與臨貞草千文唐太宗哀冊頃
僕同方孚若借觀主者出於袖中卷舒纔畢急袖之去
其秘惜之如此後三十年乃為方君所得始君之求之
也不得不止及既得之也則又大喜由是觀之嗜好有
負之而走者噫君可謂好之篤矣余聞異書名蹟天所
靳固人欲以區區智力攫為己有自昔及今未有能久
者蔡邕藏論衡於帳辯才楔禊帖於梁牀為人盜去是
儲曰匹夫不足於力爾虬髯帝絕重鍾王筆迹取以玉
匣石函入陵中後為溫韜所發諸帖遂傳人間甘露寺
相捐厚貲或官爵鉤取名書畫鑿垣納之禍作為人劫
取盜軸金玉而棄書畫於路此一主一相以天下之力
而不能守而世之篤好必取者尚自以為可傳萬世孫
而不失幾於惑矣或曰守之有道歟余曰推得之無挹
若差庶幾昭陵諸帖皆懸金帛而得惟禊序以譎取然
賜蕭翼銀瓶一金縷瓶一瑪瑙椀一並實以珠內廄馬
二第一區賜辯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固非竊攫矣劫
陵之厄殆不可曉王廣津以推奉致寧軸以權力聚玩
好身與家且不能庇惡能庇書畫耶君有好古博雅之
名無巧偷豪奪之謗不但獲求以足所好又能積善以
永其傳然則雖久而不失之矣

蔡端明臨眞草千文

藝未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禊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
文凡八百本辨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蔡公
書法為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眞草千文樂毅論皆有臨
本而千文尤為妙絕豈非備眾體而後能自成一家歟

蔡端明書唐太宗哀冊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必甚
奇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場磬折斗極咸羈狼山入圖
瀚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貢烏服來儀亦
佳語也今人恐不能道

蔡端明三司日錄

西川絹汾州石州甍州木植延州修橋材解州鹽荊湖
茶皆入思慮微而麥麵亦為經畫蔡公本以名節翰墨
著名而勤於吏職如此蓋先朝擢材必責實用往往由
翰林學士判省府然後輔政士大夫亦不肯以清談自
高如歐蔡皆臺閣名臣及主計尹京有健吏所不能及
近世喜吏事者多為名勝不與號為名勝者例不屑細
務非委事於僚佐少年則受成鴈鶩行而已使見蔡公
此帖必以為絮

跋山谷書范滂傳

實禍東都黨錮傾漢之本朝又次之道齋皆社稷臣伏
刑都市覆傍諸賢率身贊五木騈頸就僇所殺天下賢
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如陳寔申屠蟠之流僅一二數
使孟德仲謀不止漢亦必亡唐末舉當世清流盡投之
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雖與東漢同而治亂
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静觀徐察疎爽簡指留范
爲黨魁而 昭陵臨悟曾蔡請鋤君實晦叔稍族華老而
泰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頼 思陵保全庇
護將忠定王禁道學因而發錮名勝 茂陵一日奮發雪
忠定弛學禁而群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

劉五 卅一 十六

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
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歷丙午丁未之厄曼然享太
乙臨吳之福有以也夫予嘗謂前世黨人有刀鋸之禍
若本朝則煙瘴而已然前世或自繫於獄或譴不獨生
或以辨名李杜爲榮同於爲善同於嫉惡同於舍生取
義爲廣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
爲向背首鼠大防若有之反噬安石若有之汜忠宣諸
子多賢尚勸乃翁求出籍而斬頤万段恕亦不排者皆
是也此風既成禍意未必樂與范尹歐余同貶況甘與
君厨俊及同死乎豫章公遠竄不悔因宜州謫樓上猶

書此傳無愧於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當慶元初
閣門避謗絕口不自明尤賢於忠宣之家矣彼雍容立
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煙瘴之憂而不能自強於善者
覽卷宜有愧色

跋王元邃詩

元邃使君長余三歲三十年前相遇於衛嚴客舍中示
予詩卷于時筆力如雷奮蟄戶而出如風挾鵬翼而上
如河決宣房瓠子而下也歲月幾何予曼逐于朝使君
亦上還二千石印綬相視各六十餘鬚髮無黑者意使
君橐中詩且萬首矣一日餉予稾本略自譜年每歷一

十七

官涉數歲僅存二三十首或止三數首過不出一帙蓋
其掩抑光怪而趣味深遠黜落葩艶而骨幹老蒼至於
商今搉古談經訂史精論新義絕異一世前人高處未
嘗摹擬亦不自知其合轍也昔者周公惟作鴟鴞七月
二詩夫子不自爲詩合王朝列國千餘年風人之作刪
取三百五篇其嚴如此乃若人自爲集集之多者至數
十倍於夫子所刪爲虞詩之盛固詩之衰歟前輩謂有
意而言意盡而言止爲天下之至言試以此說觀近人
之集類無意而言者也意盡而言未止者也如使君所
作則非有餘於辭而不足於意矣惟少故精惟精故傳

實以多爲哉初使君少與長君以律賦齊名甫之作者皆在下風長君早夭士林痛惜向來同袍子如德潤方公諸人多已貴顯使君方連蹇推遷三郡浩然無歎老嗟卑之意其言論風旨略發於詩使君王氏名太沖元邈字也長君名隶拓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題跋

跋聽蛙方氏帖

東坡頴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隱括它人之作當如漢王晨入信耳軍奪其旗鼓盖其作略氣槩固已陵轢之矣坡公此詞是也它人勉彊爲之氣盡力竭在此則指麾呼喚不來在彼則頡頏倔彊不受令矣勿作可矣但韓詩云濕衣淚滂滂坡詞前云彈指淚縱横後云無淚與君傾或以爲複余曰前句雍門之哭也後句昭文之不鼓也結也非複也山谷帖雖止三行廿九字然爲人作墓誌必咨問行狀中事亦可見前輩直筆實錄之意可以爲諛墓者之戒

蔡端明帖

蔡公詩云荔支纔似小青梅盖四月初作四月未有荔支所謂似小青梅者乃一種早荔名火山亦有佳品熟以五月間人不以爲貴也又一帖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留於蔡公耶騰本當作謄疑筆誤或通用也

蔡端明帖

蔡公殁將二百年宅相子孫寶其遺墨雖寸紙隻字亦補綴成帙如聚珠璧公之擇壻與壻之貽後皆不可及

矣世傳第五倫搊婦翁張延賞輕子將惜其未見此帖
也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輩方耕道未乾道二年擢第歷仕有廉直聲受學朱張之門嘗從宣公辟爲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爲辟客有見聞當盡言又云當斟酌曾度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即欲飄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與它人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諒之友矣按宣公少從忠獻兵間所交皆大儒名卿相耕道晚出一書生爾所見豈

有超出宣公者哉然宣公懷必竭事必咨不以耕道之卑而不即也耕道感激知己遇事無隱或因杯酒輙發或欲搢笏頌諷不以宣公之賢而不諫也昔孔明下教許州平幼宰之叅署韓愈送河陽從事頗擬士無闔利於大夫長必求屬以自助屬必盡忠於其長古之道也若夫長之賢未至於宣公屬之賢未至於耕道各宜錄文公遺墨一通置之座右

予既跋前一帖又讀別帖云聞所苦增進不勝懸憂又云欲助醫藥而不可得今那五十千道去爲席文公之金伯夷之粟也前帖見耕道之直此帖見耕道之廉遂併識之

南軒與方耕道帖

聞元晦在閩與陳丞相甚欵不知此公近來議論趣向如何此南軒與方耕道帖也是時丞相方起帥金陵與歐公起帥太原時略同前輩尤惜晚節南軒之憂陳公猶韓公之憂歐公也及丞相過闕極論時事故南軒別帖云陳公入對有忠切之言使人愈增景嚮之敬又云元晦寫寄劉樞遺奏讀之涕零爲痛以正獻忠肅二公平生所立如此而識者必要其終而後定此聖賢所以臨深履薄至死而後已也夫

南軒送方耕道詩

漢魏以後士大夫風流掃地人物流品豈不復論直以權位相操持相溫謂孟嘉人不可無勢我廼能駕馭卿點然斯言又以景升大牛況袁宏欲殺以饗士其去黄祖之殺幾希南軒先生人物之宗望臨一時辟一選人入幕以未至也望之不翅一日三秋於一尉之去登樓餞飲賦詩惜別韓子不云乎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故南軒父子尤得天下士心忠獻之幕如陳丞相劉寶學張安國王嘉叟查元章諸公皆爲南渡名臣南軒之客若游誠之方耕道之流官雖不遂亦介潔自守終身不可

屈指烏虖盛哉

魯簡肅吳文肅宋宣道帖

吳公大科宋公詞臣其翰墨不必更論魯公以強諫直節名而詩律筆法精妙如此世所未知也此三帖皆與忠惠蔡公者今在方君審權家初君曾大父宙字子正爲忠惠宅相多收蔡公與其交游帖雖寸紙隻字不失勤於李漢矣君珍藏之愈謹賢於王粲矣盖爲人子孫爲人外孫者法式君自號聽蛙翁

蘇才翁二帖

二蘇草聖獨步本朝裕陵絕重才翁書得子美書輒棄去書家謂才翁筆簡惟簡故妙聽蛙方氏所藏二帖前一幅真才翁筆後幅錄杜詩者稍斷裂以爲才翁耶筆意欠簡以爲君謨耶字法差縱莫能定其爲何人書也然君家自河東轉運公珍藏至君凡四世自熙寧甲寅至今將二甲子可謂之故家舊物矣

劉原父陳述古帖

古靈公字不多見此帖妥媚如此可寶也公是先生帖纔四十字酧對之語雖簡賓主之情甚真尤可寶也次山小金紫公字名嶠爲太常少卿聽蛙君之高祖父云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世號鐵面觀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頫密如此與青雲得路而儁同年之面若異矣然金紫公所以爲清獻所敬宜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發摧酤一節宜清獻之心服也時清獻守虔故有貴部猶尒贑川可知之歎後二百年贑宿重兵州計顛仰於酤日摧至數倍舊額未知有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弓之勢否覽卷慨然

陳了翁鄭介夫帖

右了翁介夫眞蹟與故河東運判方公者公名宙字子正君之曾祖京認君暮爲兒及當國召子正爲農丞語不合僅七日去國惟其爲京所薄所以爲了翁介夫所厚也烏虖子正亦賢矣哉

余襄公帖

小金紫公仕仁皇朝所交游皆天下第一流人余襄公亦其一也予從公之四世孫審權借觀諸帖僅見十數公眞蹟閱韓魏公饒舘公諸老尺牘尚多散在族中法當裒聚入石名曰方氏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前輩謂蘇才翁字筆意簡今觀陳懶散書亦然山谷云懶散得才翁屋漏法不知陳師蘇耶抑所謂暗合耶夫

使其爲草猶厭難趨易爾若曰事忙不及草書而草之偏旁點畫反繁於真字失之遠矣懶散字既高簡三詩亦妙王都尉傅粉貴公子辟夢玉麝錦瑟間者而草聖傑然有王子敬張長史之遺意豈非納交當世偉人近朱者赤乎

題方藻桂月林圖

余爲建陽令三年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皆嘗游屨去之二十餘年猶彷彿能記憶其處在君月林之勝則未之覩也圖以示余且抄時人題詠一帙偕來夫崑品泉石模寫景物惟肖故功惟切故奇若耳目之所不接

想像爲之雖有李杜之妙恐未免近於莊列之寓言矣余既退老無復四方之役深以不獲往遊爲恨君名桂桂方有志於科舉有稱其其亦未能擅此一壑也姑書其圖後而歸之

跋許教一鶚廷對策

友人許君孟翀奉旨大廷語直忤居第七聞者壯之予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業既痛抵清臣祖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於得而已舉業之罪不在於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人仕宦歲久皆厲礪新善洗濯前非之日也延迷而不復漬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爲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譽秦檜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游朱張爲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疑應舉時師了翁及貴欲殺了翁亦疑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末足爲君喜晚節似安國君可不勉之哉

跋東園方氏帖

韓致光帖

當朱三飛揚跋扈時唐名公卿坐微忤而夷滅者甚衆致光以一詞臣首觸虎狼之怒而去立節固已奇矣以

僞集考之翰官經硤石縣天復三年癸亥也史言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按天祐二年秋昭宣哀政出朱氏尚能召致光還禁林耶謂之不敢入朝得其實矣至謂依王審知然審知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曷嘗遂依之乎士大夫處亂世鮮能自保貂郎琛賦至於賣國與人亦有既近於暫而改化於久者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辱爲愧而以官多年高爲樂揚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身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師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不落久矣而乃心唐室終始不衰其自

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一字大夫行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爲乾化四年矣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時於揚風十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爲香奩集所累耶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弈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弈家有致光手寫詩百餘首刻於温陵以碑本與墨林方氏所藏甲戌祭文並觀偏傍點畫無毫髮差其爲致光真蹟無疑焉序以致光歲晚大節如此而世徒以其少作疵之故曰君子不可不慎有學爲天下也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絶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慶曆五年季冬廿有九日甘棠院飲散偶作新字是歲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賜客結字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圃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别有飲甘棠院二詩則在郡圃無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秀麗不減洛橋記冲虚觀詩在背臨會飲帖之上劉詩二十八字濃墨淋漓因作大字當法及李詩則筆漸瘦墨漸淡至杜詩愈瘦愈淡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惟公能之故公自云昔前人未有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家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録爲冠行草以千文爲冠大字以此帖爲冠内淮水東邊舊時月今作唯有淮東舊時月雲想衣裳花想容今雲作葉解釋東風無限恨恨脫恨字往往飲後口熟手誤爾

跋林竹溪禊帖

斷石本

此帖與余家所藏斷石本點畫無毫髮異定石羽化之後贋本盛行而真贋遂易位矣竹溪其珍閟之十五城勿輕換

定武本

初薛氏子竊去舊石刋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及都城鬻書人所貨皆薛氏子續刋本也竹溪此本亦然去斷石本遠矣

三段石本

此婺州倅廳本也前輩評其有定武典刑石初裂爲三號三段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爲五余家兼有此二本石今不存矣

跋林竹溪李亭畫

伯時臨韓幹馬

此畫元中題老杜讚於前伯時自跋其後元中小楷有名伯時行書開見諸帖參校與此軸字無小異字真則畫真矣或言伯時畫以紙不以絹以墨不以丹青而此用絹又著色何也余曰臨韓幹馬欲其肖幹若用素紙不出色是伯時馬也豈曰臨幹馬哉

戴嵩牛

曹霸韓幹以畫馬鳴開元天子惟白以工翎毛待詔懷寧易元吉以畫猿蒙 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爲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略此黑牡丹也

王摩詰渡水羅漢

此軸必有十六僧所存者卷末三僧爾王摩詰三字恨無摩詰它字可參校上用圓角印其文爲楚釋岳摩詰別號耶世畫渡水僧或乘龍或騎龜龜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坐盤石上欠伸舒足以休其次者前一僧未渡纔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授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昔皆以處渡杯渡爲神哉烏虖此固非摩詰不能作歟三僧者抑禪家所謂老古錐歟

江貫道山水

故參與張敏叔公家有江貫道山水一巨軸用定絹作其布置疎密點綴濃淡與竹溪此卷皆合但巨軸之後有葉石林陳簡齋詩跋龍集畫今在其外孫方君釆處貫道名參衢人其畫因石林得名南渡召至杭未見一夕卒彼挾一藝而進使見思陵不過待詔尚方或賜金帛冢天一笑而已然命薄如是士之遇合有大於此者果可以智力求哉

厲歸眞夕陽圖

此畫不待模寫青山猶衘半邊日之句而卷中自有蒼

然暮色畫家以韓滉戴嵩牛爲神品厲道士唐末五代間亦以此技擅名其妙不減韓戴非近時范顛董所敢望但輕裘短笠日與穀穌君相周旋乃在野明農者之事竹溪方當駕天廄之飛黄行綠槐之御路顧珏惜戴厲二畫嗜好如此毋乃侵余之疆乎昔徐師川拜内相子蒼寄詩云尚憶平生故人否夜驅黄犢在田間竹溪它日坐禱文章制罷裘卷觀畫毋忘老夫

韓幹二馬

龍眠馬於今未易得况幹馬乎以畫家記載考之幹仕至太府寺丞此題云韓將軍筆幹畫馬師曹霸霸仕至

左武衛將軍然則稱將軍者謬也穎子中誤記收子中元豐間爲禮官當使高麗辭行詔監杭之樓店務清獻飾畫當在此時或曰清獻亦厚子中耶余曰子中在紹聖以前其議論未嘗不是涑水而非荊舒厚獎公而薄章定未出元祐老姦之語也未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歎也清獻安能逆料其晚節乎因子中父子題識反爲名畫之累

信菴墨梅

京洛貴人所愛金盆盛牡丹爾信菴延以幾務餘閒爲梅寫眞其蒼枝老幹槎牙突兀者元暉實仰不及也其繁葩疎蕊幽妍芳潔者花光補之後出也烏呼其身廟堂而心巖壑者歟頃當國爭相欲求公一筆公怒曰趙某乃爲貴人畫梅耶公靳寸墨不予彼相頗銜匹紙以贈故人此其所以爲一代偉人歟

李伯時畫十國圖

十國者日本即倭國于闐在葱嶺北三童國人眼皆有三睛重瞳通用此誤題爲三瞳日南古越裳氏唐爲驩州天竺即漢身毒國拂菻一名大秦一名犂鞬女國有二一在扶桑東一在葱嶺南昆侖在康居西北波斯在達曷水之西又一國失其名皆去漢唐舊郡萬餘里然日本日南波斯至今猶與中國相聞則所圖亦非虛妄恍惚意貌爲之者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剪髮露骭或丫髻跣行或與羣下接膝而飮或瞑目酣醉而盡鄙野乞索之態惟天竺者衆往往國俗皆然不必文殊普賢也荒遠小夷非有衣冠禮樂之教而其國人所以奉其主者甚恭或執蓋或奏伎或獻琛或雅舞或膜拜或進酒或扶上鞍其笙簫鼓笛舞蹈拜果之類亦與今同又一國不知名者爲舞獸將犯穹廬或張弓抽矢或徒手欲搏之狀華人尊君親上者無以加也畫外國人物非一家精妙鮮有及此舊題云李伯時學吳道子畫按梁元帝自畫職貢圖至唐猶存似非道子作古稿意此畫源流甚遠留觀數日以歸竹溪

米南宮帖

光堯尤喜書畫恨不與黃太史米南宮同時世謂用徐師川爲執政以其甥擢元暉爲侍從以其父余曰非也師川不踐僞楚之廷挂冠而去元暉父子皆宣仁后外姻光堯方崇獎名節方脩復元祐政事故二人者俱貴顯豈直以詞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拔父書子跋尤可珍愛

跋放翁與曾原伯帖

余大父著作爲京教考浙漕試明年攷省試呂成公卷
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曾原伯帖云主司劉某天下偉人
也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父則云
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
先生也成公父倉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長子名逢官
至大理卿仲躬次也名逮官至侍從皆成公母舅放翁
學於茶山喜成公得薦書賀原伯如此余爲識其掾原
伯孫顯字溫伯爲揚子宰出此帖於縣齋余曰君收放
翁帖千百紙此幅關我家門戶盍輟以見惠溫伯不與
後與溫伯同朝求之後不與晚使江左與溫伯書曰初

見帖時余纔三十今逾六十君且八十不得帖死有遺
恨溫伯亦愴然緘帖餉余帖內云叔遲者茶山季子也
名迅樂道者溫伯父也名槃溫伯擢第人物高雅詞翰
精麗有晉唐風韻放翁嘗舉自代今桂冠居越上初茶
山深於禪學厚勤某二公故叔遲入山訪某茶山有詩
哭勤前輩不獨篤於師友其於物外高人亦極其惓惓
今士大夫不復然矣

跋舊潭帖

潭帖尤爲坡公所賞以爲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比
淳化侍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求閣下本誤矣以余

所見潭帖凡有數本有絶佳者有稍減者有行數不
同者有滿洛數行者時謂劉相刋二本一留郡一藏家
而後人雖開於黔和等州者又不知幾本也於十卷之
末或題云慶曆五年或云八年或云六月或云季夏或
云模勒上石或無上石二字或云重模若以八年者爲
重模則五年亦有重模字不應一年內已模而復模也
內第三卷 山濤帖末有風筆惻感之語容齋隨筆
已歎其不成文容齋知其一爾此卷謝發帖云執筆惻
感今至執字止濤帖云風尚所勸云云今至風字止却
移筆惻感三字在濤帖之後移尚所勸以下十九字在

敘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帖字屢經
臨模固已失真劉次莊釋文雖有未盡亦十得五六加
以陳去非黃長睿施武子更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
廼忽顚倒而錯亂之幾成異域神呪矣往往刋帖之時
不敢比擬尚方欲自爲帖但異其行數可也亂其文理
不可也當劉公本非博雅或貴重不暇參校或希白雖
工於摸字而拙於尋行數墨歟鐫刻雖工如不可讀何
坡既推潭勝閣近時陳師復善書亦於閣帖有異論余
恐蘇陳所見非真閣本爾真者或七八行爲一板或十
六七行爲一板皆李廷珪墨模印其黑如漆字尤豐豔

有精神蓋興慶入法飫高王著輩亦精其拔標題可見非希白敢望舊臨江非不善失之險薄刻削去閣本遠矣怙家故當以閣爲祖絳次之舊臨江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臨江佳者可亂閣武岡佳者可亂絳汝鼎捃野無以議爲也余晚得一本乃以舊潭剪碎按釋文排比裝背歷歷可讀必一老士人舊物惜不令希白見之

跋馬和之覓句圖

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老頭奴屈兩髖猥殘火此翁方假寐冥搜前有缺唇瓦缾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

之人然後能道極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中淺斟低唱人見此必發一笑

跋石鼎聯句圖

此必是臨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模寫侯劉二子始而倨傲繼而倡詶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而避席鞠躬欲罷不能末而困睡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崛彊之狀極得韓序之意余欲記以一詩未暇也

跋楊通老移居圖

一帽而跣者荷蔬笈書卷先行一髻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負貓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帚椎之屬又繼之處士帽帶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兒坐母前持筐曳纏毀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仡仡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鑑縷然猶當二琴手不釋卷其迂闊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老移居圖不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本朝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恐是畫朴但朴字契玄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者

又題

余既書此跋明日偶翻故帋得朴集洛人藏逋爲序言真琴酒自娛李翰林淑表墓言其好方蒸又朴絕句云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皴徹骨乾隨着四婆裙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放翁跋云四婆即處士之配蘇嶠季其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逸如生及集所載與卷內物色皆合騎牛者四婆作詩送朴赴召者也

跋石虎禮佛圖

石氏自勒已敬重澄公至虎尤加崇奉澄公坐磐石假寐一胡合爪致恭一胡雛一持香合一持悅巾立其後勒至是老矣合爪者當是季龍一雛當是宣韜兄弟狂

鶚衆當萬段果有佛教必墮其惡趣猶欲求福田利益乎
想見入山作禮時倮尸抱橋柱同氣相求臧境界歷歷
在潑公目中矣此畫乃夾漈公舊物聊存之

跋明皇聽笛圖

張祜所謂剔把寧王玉笛吹者虢韓兩姨也安敢當御
榻而坐乎此背面横遂三郎曲肱而聽幡綽執板立其
傍而節之者其爲玉環無疑也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祭文

祭趙仲白文

烏虖仲白有馳騁當世之志而欲行輙躓有蕭散出塵
之韻而欲隱不遂身居廛市而雋若泉石家無米鹽而
喜談文字年踰四十或挽之仕果觸上官見捃獄吏放
然十年著訂百氏新註聯書自辭易繫稗官野史家書
批說星數之學盤卜之技鬼神幽賾蟲魚碎細人浩劫
以未睹子一覽而默識漢庭諸老惜子中棄或爲訟寃
或請贖罪羇旅長安新故罕繼放浪淮海吟哦不廢近
書未乾遽訃忽至初傳丹毒又云風痺聞之驚倒彈指
出涕烏虖悲夫玉樓之文清廟之器昔何辜而淹厚今
何遽而夭逝豈名盛之作祟抑才高之爲累嗟予與子
游如昆弟夜讀共燈春遨聯轡聞與子處子夕不寐跏
趺叩齒呼吸導氣金石之劑亦頗服餌自言所學甚神
而秘忽焉淪謝意者偃蛻嗜昔搏泯從容言志誅茅卜
鄰入林把臂槩山人之巾褐創精舍之枕被子忽往而
不返予獨立而無對詩尚永巳柴扉長閉予倡孰和予
忘孰記子之後事羨強人意婦如德耀可以守誼友如
山公可以託嗣植君門戶立君基隧余雖不才盡可述銘

託寢門一慟嗟乎未蘇鳥虖悲夫尚享

祭豐宅之郎中文

惟公忠誠對越氣力任重米鹽碎務一覽黙誦軍國大
疑半語折衷有爲必成所發立中究觀平生發如星颺
賢人落落公則嚴奉纖夫赫赫公所嘲弄門頭乘蹬值
時倥偬琅拾遺失鎖壓須洞奮拳走敵雪涕誓衆思能
懷徠智可操控書艦和議羣口方閙泰鑪大將天顏爲
動淮淝既捷移守鐵甕朱幡甫至白雞忽夢士亡砥柱
國仆梁棟烏虖哀哉愚嘗評公英偉宏緻睥睨唐漢越
軼管宋海鯨天馬不可羈鞚元龍越石千載伯仲凡公

所至輒以客從愚性狷直議法懲訟大或若爭小亦微
諷人曰乖忤公每採用片詞隻字廣從吟誦悲夫已矣
反袂長慟公方責任不蓄餘俸收姻聚族有無通共越
上田廬不過茅蓒上聞公訃下詔給賻無幾基措賴以
封種愚屏空山瀕於飢凍喪莫臨吊葬復阻送緘詞入
淛維以抒痛烏虖哀哉

祭方孚若寶謨文

嗚呼士患白首無聞於世公未三十立奇節取顯仕自
江湖嶺海外至夷虜皆喜道其姓名何其銳也然甫四
十而廢廢數年而死又何驟也烏虖人才實難天之生
公若有爲矣夫子之以如是之才則必深培而厚植之
以莫收其拄石棟梁之用今也數禁暢茂於其始摧殘
夭伐於其後抑不知天之生公竟何爲哉烏虖開禧遣
使與國苟行公馳顯馬三涉虜廷嘉定冦至諸將閉壁
公無一矢白請擣賊方其發獨見於群疑之表立孤勇
於衆怯之內執不聞風聳慕以爲天下奇男子也及夫
時改事定人心一變忌者指其疎斂者議其放約者病
其侈而公以不用死矣蓋大將軍薄賞蘇武漢儒詆陳
湯傅介子徼功生事自古則已然矣公何恨焉陳元龍
劉越石豪宕無成周瑜龐統不待老壽有才而無命有

志而無時若此者亦多矣公何恨焉余之所以深悲極
痛者士既不遇退而佚於家老於鄉吟嘯於其水其丘
若竹林蘭亭之遊亦先賢之高遯也今又不然而今而
後泉石竹樹雲煙風月皆寂寥而無味矣是進不得伸
其有用之志退不得全其無用之樂此尤所謂深悲極
痛者乎公沒旬浹小君偕逝高年之母氣然獨存語之
士木猶當流涕況平生交友之情哉烏虖昔與公飲常
恨酒少今舉此觴公不能釂烏乎哀哉

祭李蘄州文

嗚呼蘄黄之禍尚忍言哉虜擁其衆突然而來君方戍

斷者亡俱殀扶昇發陣發犯矢石視欲潰去君守愈堅
弓盡鼓竭援拳皆天孤城可淪大節不毀朝服罵賊謹
笑即死嗚呼有國家者尤賓忠臣歷攷載籍代不數人
武夫靡羅吴文吏縮瑟平居掉舌臨難屈膝惟君所學厥
有師承綱常之理講貫素明閫門佋義甘如飴蜜國人
相吊行路涕出嗚呼阿世之學或以取封君老不合棘
圍中公棄郡之責無過少貶君死不去張巡許遠充志
與氣人之所難全名與節天之所慨没於牖下滔滔皆
是孰史有傳孰廟有謚嗚呼哀哉十失砥柱國亡金城
臨風一哀非爲交情聞君有子天意可見堂堂如生歆
此非薦嗚呼哀哉

祭方武成文

嗚呼寶謨之喪萬里遣訃君棄其孥跣足不履既殮遂
疛尚痾葬與我勸君歸深山風露君殊自屬手畢壙户
昇疾返吉疎腈藥誤首投承氣暴下如注旧傻者侵利
止執去又易浙聚奄至大故惟君之病我知其緒伏於
奔逃發於作暴嗚呼哀哉君之儒敏鮮有儔比寶謨謂
我兒學乎爾我謝不敢君從未止虛空幻成平地突起
曾幾何時欲摩余壘天奪乃翁尚有吾子今也復夭萬
事已矣遺言琅琅託我以死門前賓客昔多如市身後

人情今薄如紙覆此一觴老淚灘水爲虐哀哉

祭李尚書文

嗚呼公積三十年威望而後出當重任轅門初建諸將
震駭撤書一出中原響動其事偉矣然而兵少備衆財
俠費闕外叢艱梗内闕調燮方開其首識者固慮其尾
矣嗚呼士幸虜弱奮臂裂眦當其鋒鋭遏之莫止及既
衰竭鼓之弗起呼呼者噤虛驕者餒公方席藁自貶詞
義堅白指奮誓衆忠憤激發恨將賢之莫助援先民以
自擬可謂天下之卓識人臣之盛軌矣嗚呼宴安者鴆
毒也敵國者外懼也自公與虜對壘晉卒於閫而將帥

出矣習士於險而人才見矣虜雖歲入滁楚告捷也豐
濠畏守也蘄黄無恙也拔之統軍責將與户授首矣山
東之舉守若今無事西歸矣夫兵有利鈍虜有得失古
之論者以參攻也若乃置利而責鈍掩得而疵失則自
管樂以下其得爲全人者無幾矣何獨於公然哉烏虖
初洪泗上水盡然化彼榻公知禍口未已中渡之役豈
公實任其患則公當熟睡公啓膝歸野出入享其利缸動
韓彪公受其咎是固可痛矣古之人有訟鮑宣者有抹
房琯若今也身任清議而清議不能伸公之屈力援名
流而名流不能辨公之毀蓋有背患以市進和聲而助

詠者矣不亦可痛之甚者乎雖然國家南渡百年士大夫皆以爲非和無以立國至公遂破其論異日秉史筆者書曰絶幣自立由李公始嗟夫斯亦足矣嗚呼公之俛節浮湛寓里緇麟雪頷閑寂隱几我來剝啄公尚倒屣別去幾日遽訃入耳蒼生之望竟絶於此我賤且戇公視猶子豈無忤納人愠公喜偷生視景莫從公死南歸哭公僑寄客邸尊鄉之奠非能具禮有香一銖酌以澗水公知其誠不吐其非嗚呼哀哉

祭袁侍郎文

嗚呼先生以性學而先鳴蘭臺部而中廢使肅然而終身視顏曾夫何愧迨涉華皓之年始遇休明之世既闡迪於奥理亦紓發乎讜議蓋陰扶嘿贊莫測其淺深而明辯顯諫尤著其一二烏虖前輩出處莫不有義若先朝之楊尹皆白首而得位雖一時衆君子之福然後世責賢者之備昔愚於先生也惜逢辰之已晚今愚於先生也悼行志之未遂嗚呼哀哉先生於愚素有恩意昔叔孫之第子幸厠師之引類古莫不然愚則畧足當先生之光顯不規進而颯退每羞稱王吉貢禹之爲而甚誦疏傅賀老之事嗟恩深之難報愬語淺而少味不然則十年之間蹤跡罕至豈其尊翔於寂寞之時而簡情

於隆盛之際嗚呼先生去亡海內短氣聽琅琅之如在瞻堂堂之永隔莆鄞修阻莫視斂窆嗷如兹觴將以哀淚烏虖哀哉尚享

祭李監丞文

烏呼歲在丁丑夜會始通公有憂色拂袖幕中餞公江亭徘徊握手曰余莫事異子力扶公去矣留我留矣凝佇後公言皆如蓍龜歲晚落南道出石鼓公擁旌旗來訪逆旅公髮愈白我顏亦蒼樽酒話舊意氣慨慷自爾以來公益貴顯有所平反有所舉按公之器識蔡謨右軍公之風采范滂王尊人物眇然公豈易得酸風吹訃壯夫淚滴公年非夭公位不卑公子甚賢而我何悲然公純孝有百歲母怡怡色養諄諄夜語天道何知使母哭兒止見潘輿不見萊衣烏虖人世蓋多缺陷公達此理仕矣毋憾尚享

方孚若掩坎祭文

烏虖公忤某人時方盛年同某廢公顒望之權某貴須臾浮雲飛煙公先某死則有數焉廢公者人死公者天公固達者含笑入泉纍纍營西墉疇識慨然曰古時良歸下新阡烏呼悲夫往公無恙賓客滿堂一客不至公不歸觴今日原頭拊事淒涼送車蕭疎悲風白楊公昔非

存公今非亡彼則愉矣於公何傷我懷平生耿耿不忘
白髮編衣哭聲最哀嗚呼哀哉

祭方氏表弟文

嗚虖吾念伯姊歸汝季女不腆齎裝散如風雨吾謂吾女必敬無違異汝老成身脩家肥汝復何爲以媽爲餌毋愁妻泣汝非改嗜腸傷色敗亦更數醫鍼劑石酒良術莫施嗚虖伯姊何罪季女何負門戶寞寂兒女誰撫汝之二親併汝三喪卒哭之內當卜宅藏兒大從師女長擇匹猶有鬼神此語可質吾老多感逆境臨之覆此一觴汝寧不知嗚乎哀哉

祭趙縣丞文

嗚呼白君後疾僕輩私憂朝傳甚危暮訛已瘳步武漸輕判押亦好醫來診我君將調告及茲再病同列罔知欲往候君君居房帷中辭入視不可爲矣躊躇不寐若待猶子細君在疚賢嗣未來鄉路渺然行路共哀僚友之情譬之昆弟所愧力薄莫相從事縞衣相率哭君寢門將此擲淚祖于九原嗚呼哀哉

祭傅諫議文

嗚呼元祐名臣之事業靖康處使之節誼與公論諫之精忠出處之大致信前後之相輝亦今古之鮮儷初推臣之用兵公奉使於湖外㒓片辭之投合則疊貴之立致徂言首事之非甘受沮軍之罪迨　寧皇之更化公入冠於諫地若少貶以徇時可平步於高位而又堂堂伏閤之疏凜凜延英之議讓上嘐於廟堂復內禍於宮寺及旣去而復召遂衆辭而不至嗚呼使公之言用於開禧之末則生靈無丙寅丁卯之厄用於嘉定之初則朝廷無至和嘉祐之治奈何動落落以難合每縹縹而高逝此識者尚論斯世安危理亂之機未嘗不有感於公行藏用捨之際嗚呼公之退休垂二十禩山林之趣愈深而君親之念不替其於善類之離合治道之隆替邊事之動息朝論之廢置嚴端居而黙思或輾轉而不寐雖迹疎勢隔難形辭而大呼然眷懷憂深嘗太息而長喟逢　眞主之龍飛首賜環而趣對上側席以良久公徜徉者數四曰衣冠之久挂曰筋力之已疲獨諄諄之手疏尚惓惓乎時事始優游而張入終硬峭而直遂蓋忠勤懇惻救焚拯溺似溫公之衷沖澹峻潔高舉遠引則蜀公之志至於拖紳一表奮發躬攬殆房爲征遼之餘論抗乎憂城郢之遺意千載之下仁人志士讀之者必欷歔而流涕嗚呼道術裂而人材敗學問偏而氣質泥鶩功利者鍥薄談性命者迂滯卓哉我公純粹全備

樂雅道而傳通流略尚理致而不廢文字故能學貫百
家文高一世在朝爲争臣在外爲循吏觀公平生英偉
弘毅意秋霜烈日凜乎不可襲然光風霽月卽之而甚
易率禮如拘臨事如悖執謙如虛持敬如畏發於方寸
塞於天地爲虛衣冠禮樂之所宗典刑文獻之所寄社
稷生靈之所關消長治忽之所繫方龜叹而鶴峙忽山
頹而星隕爲乎悲夫我昔往簡公獨賞異每呼以忘年
之友欲養爲有用之器旣磨礲其麤鄙亦發樂其昏惰
及夫晩節奉　詔引類公劾門人我忝一士遺言在耳
遺書在笥公今已矣拊膺反袂痛故老之凋盡悼餘生

之淪棄爲虛古之人古之人或殺身亡家以殉死或蹈
境越邑而赴義今爲五斗米之役坐阻一束芻之酹嗚呼
人不足以喪哀竭海不足以續淚惟丹心之可鑒況英
爽之不昧爲虛哀哉

祭燮漕王中丞文

爲虛虜逆宣化黑幟如濆界人夜驚鎛伐濟矣羽書蜂
殫來如激矢嗟我與公一夕九徙江風刮面淮雪裂指
謁發奐分頃刻千紙設艘防隘慕士所置我方撓怯對
食忘匕公愈閑暇削牘行譴及夫解嚴捷旗送喜公戊
漢江我歸田里獄祠甫暮公使攀子青袍如故公巳龜

紫書來訪携清書盈牘晞達峽舟于瀨清尾公健我衰
猶牟腰趾蜀川其靈印竹尤美多病所須惟此而已公
沒旋餘貧闕莫謀一朝二物兩來萬里發書長慟公止
於此悲夫千載而上毫分髮理二邊之事目擊身履人
自我奮人動我止其材精練其器瑰偉竟復何爲激電
逝水爲虛往哭泣可二孫稚菌後哭次魏惟孤女耳公
有英嗣珠朗玉峙方彼二人公爲不死同時幕府零落
無幾矣詞泯哀公其歆只爲虛哀哉

亡室祭文

爲虛君之靜專中虛傳之於家溫良慈惠得之於天故

爲女爲婦而孝爲妻爲母而賢余涉世之齟齬偶與君
而周旋北胃其鋒南蒙瘴煙瀨江觸石松灘覆船孟艱
難險阻悲憂恐怖余不能不動於詞色若君處之而恬
然逆記平生所言善言余之疾痛以君爲箴砭余之褊
急以君爲韋弦悲夫白首同歸余與君之願也三十九
而夭四十二而鰥尚忍言之悲夫伊人何辜罹其疾縈纏
畢歲針藥而使之諮蹇跂行矩步而使之足攣余獨怪
夫悍且健者之不病又竊覩乎仁且病者雖廢而久全
夫何一旦奄隨逝川悲夫如君至性世所罕見余之先
君君之聖善寧不已拱君每追憶必欷歔而涕漣及乎

屬纊氣息如縷尚於姑與父致其惓惓君之息十有八
矣猶執手拭淚不忍訣者得非以其觥弱而可憐悲夫
人生危脆忽如埃煙余奉母於高堂君從舅於九原載
一身之半體抱千古之永冤余久倦遊投玆歸田顧慈
君之息至沒身而飲篤藏君之索侍子婦而後傳營家
山之一位築精舍之數椽生當讀書種樹於其間殁當
歸同穴之盟焉悲夫百齡同盡誰後誰先誓留而目見
君黃泉焉乎痛哉

亡室夜歸祭文

鳥虖傳舍暫頓蘧廬寄寓是二說者未言身骸君之介
弟與君愛子日吉時良護匶還里鳥虖吾妻死別吾子
生離悲夫崇何天實爲之先人敝廬有圃與池君其往
哉以需余歸

還里祭亡室文

鳥虖它日我歸鵲噪荊扉君與兒女笑語牽衣今日我
歸室虛無人君兒苴麻君櫬疑庭抃檢巾笥皆君手蹟
按行井臼皆君區畫窮民有四鰥居其首沉憂損人懼
不能久君既長夜我亦中年昔蔡伯喈今師幼安爲兒
覔婦爲君築阡然後飾巾以俟命焉嗚呼哀哉

祭陳北山文

惟古聖賢百行兼該精者爲德粗者爲材嗟後之人質
偏器小倮材既稀全德尤少惟古文章六經具垂謂之
立言亦曰脩辭嗟後之儒外文求理理既迷昧文亦骫
骳堂堂北山斑幾於全稟之天分得之師傳少參張呂
歸于朱氏性命之大事物之細負其趨嚮進輒不容退
無寸柄爲世所宗以德用材無跡可議以理貫文不謬
而粹華軒掞春陋巷非臞朝野偉人東南大儒平生論
著皆有微旨扶聖之脉探經之髓發舒其華培溉其根
鯨掣虎嘯風濤吐吞三十年間碑板流出人獲一字價
重金璧皋陶九德孔門四科豈無它人孰如公多耆舊
凋零賴有公在西風吹訃海內悲慨昔先君子與公同
盟愚幼無知嬋娟鳴流傳達公爲啓玉函每云今世
獨步惟子曉思言語終日病瘉公書來勸姑飲勿吟亦
埜率研時引杯勺佩公良箴匪曰善謔我歸後村公葬
黑溪豈無尊卿道遠莫爾顛瞻纍陵獻誄與輓哀雖如
新禮則已晚鳥虖哀哉

亡室掩坎祭文

子有其父又有老姑愛憐其子賓友其夫公何屬疾有
瘳無藉人世一瞬夜臺千古壙室煖溫萬金難求謂善
無報視此一杯古人有言死則同穴嗟余與子暫睽終

合額究徹天淵沒入泉窩哀一觴抱孫百年嗚呼哀哉

祭外舅文

惟公禀天地之沖和踐聖賢之中庸廉順播揉而與道合不立標的而爲物宗究觀平生出處雍容來如祥麟去如冥鴻祿豈必厚位不待崇二頃之田環堵之宮視觀廟之岑寂等臺閣之顯赫迨 皇上之訪落擢巖穴而一空嘗累徵而莫致信獨見之雖同昔有兩生今復有公銳進無圖回事業之柄然退有扶持名教之功取諸人者甚廉報於天者宜豐何八秩之甫開遽兩楹之告返盍自童至耄制行無玷者學力之到自疾至死持敬不惰若定力之充嗟夫自我登門二十年中恩我教我慈愛最隆挹清標而立懦扣精論而發蒙浴曾點於沂水坐光庭於春風傷我悼亡覺公情鍾惻靈照之先逝痛孟光之不終豈致疾之有因徒飲恨於無窮嗟夫實掃塵濯家聲苦封穴日重來空愴遺蹤舊悲未平新憤填胸不腆菲觴敢告哀悃嗚呼哀哉

祭胡仲方尚書文

烏虖挹公風標產輔叔寶聽公議論與公逸少挺塵笑談刻燭倡訓公非今人晉第一流久掾公府新美世事再甦衰班柳贊國是衆所期公與公自期下畢旋除上扳龍變如何十年卷懷去國晚雖微還曾未安跡高爵崇秩固無一斷盛心難識有不盡施自幼識公今我亦老惟公知模我所深曉欲以安靖銷弭塞氛欲以整暇應酬世紛杯酒非酗幅巾非傲有所陶寫有所賞好嗟乎斯人奄忽九京坐懷績疑無復細評古人千里素車白馬我足如縶我淚如寫嗚呼哀哉尚享

祖奠外舅祭文

小人曰死君子曰終公雖云亡誰與衆同一代勝流百世清風天壤有敝名德無窮悲夫歲歲年年一來訪公今日何爲縞素郭東我返自崖公歸于宮九原不隔一念可通嗚虖哀哉

祭陳師復寺丞文

於乎律己伯夷之清待人太丘之廣臨民子產之愛立朝汲黯之贛君不能言而斋敘貫古今之義理若不勝衣而有負荷天下之力量拂袖歸來朝野想望踐聖賢之渠矱化州邑以康讓訓子弟於家庭聚孝於里巷有通體之誠實無一毫之矯妄有終身之戰兢無跬步之息放善新以爲宗主學者以爲師匠皆謂其享彭聃之高年踵韓呂之世相夫何一夕遽得微恙方親朋之來問覺神氣之猶王曰大丈夫臨危喋國事之莫吐安

能與兒女咿嚶涕泣於衽席之上嗚呼斯人卧殺忠壯
嗜道義如膾炙輕名利如糞壤使其耆老不溺茶荈晚
粟味臞儒之樂綵衣大帶爲後生之昭然猶推之暮而
奪之速豈非蒼生之無祿斯文之將喪其少小親炙乎
止敬僭非止涉其藩籬而深造其函丈理無微而不講
事罔鉅而必訪忽山頹而哲萎將安放而安仰陳義門
之薄酹庶魂識之來享於乎哀哉

祭胡伯圖尚書文

嗚呼本朝人物多出江鄉廬陵一州姓謀相望前歐後
胡骨朽名香公與少公蚤相頡頏故家文獻中朝典常

初五卅三　十六

並秦壇虎子爲宮商里人皆曰濟奄不乞三十年間更
迭翔翔虎節麟符合斗文昌國有喬木民有甘棠出入
皆曰忠簡有光烏虖諸公逢辰樂飲滿堂公來何晚暨
鬢如霜憂時懷切望古慨慷當世人物高下短長氣力
所嘘衡尺所量衆不敢援横身主張已或未知極口爲
揚天下桃李多出門墻使公盡用必扶忠良公道必開
國勢必彊奈何一夕騎箕爲傷嗚呼昔我尚少從公南
昌戚後浮隨于昇于湘公不相吏吹笙鼓簧我官建漢
飛語中傷衆競鬭弓公以身當流涕止之納矢于房悦
綱疏機無地退藏公語諸公弱羽已發禹錫有親朱雲

殺狂幸小寬之俾誅稽某沒引一念至死不忘烏乎天
將否我絕北津退追悟平生聲呼熱腸在昔先民甫劉
赴使我有輸淚欲灑帷床紅巾蒲山道梗歲飢莽以曷
日家于何罔日往月邁尊卿甚將避謗謹語又闕輓章
負誼辜恩心折淚滂西望長號姑擭一觴此身未隕此
願或償烏虖哀哉

祭周淳仁文

烏呼始聞君貶彈指失驚相去萬里不知罪名後聞君
訃反袂涕流亦罔知君委蛻之由烏乎哀哉昔有二士
太白子昂披起詞林光耀龍翔一斃囹上一謫夜郎千

初五卅三　十七

載而下猶爲感傷若夫不爲永王所汚而受嶺海之竄
非有射洪之富而爲獄吏所戕酷哉此冤貫于彼蒼我
與遺墨白之玉堂相與經畫致君之丧友朋之誼莫施
毫芒俟君返骨當相寘籍烏虖哀哉

寺官祭員參政文

烏虖四科九德自昔難并人得一偏公集大成穿鑿之
學畔師離經公獨純正南軒考亭纂組之文練薄辦輕
公獨淮渾有山廬陵蚤歲來儀朝陽羣鳴元城了翁公
之直聲中年袖手俟時之清君實晦叔公之重名白首
還朝化瑟初更吾君前席久不見生吾相闡闢處士起

迎執筆玉堂開卷邇英三月初吉始罷文衡將授以政撰日告廷乃於此時諗疾于寧一身安否一國笑顰帝有恩言寬慮禱神衆冀有瘳起而經綸柰何蒼天奪此偉人下孤輿望上惻聖情國有議論誰爲將明民有利害誰爲能行吾黨之上誰爲號盟後來之俊誰爲作興意者世道消長相乘復穀天意未欲治平烏虖萬世之標千載之英今其已矣行路嗟驚況侍班聯久覩儀刑相率一哀心折淚零烏乎哀哉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後村集卷第三十四

祭文

路祭西山先生文

烏虖先生屬疾聞者竊咨上對近臣玉色不怡丞相移書千里迎毉下至閭巷婦女童兒皆曰哲人必介壽祺云何一夕去而騎箕在昔范公方古皐夔晚登政府不至家司學者至今致根於斯然其謨畫畧已設施先生視彼則尤可悲平生修方未試刀圭謂天無意斯文在茲謂天有意一老不遺太平之望竟復何時禮樂之興百年待誰烏虖昔者之來大帶深衣都人聚觀公歸何遲今者之還丹旐素帷都人相弔公去安之劉二三子久從吾師要絰執紼於禮則宜屬畏簡書僅至江湄擧此一觴慟哭以辭嗚呼哀哉

代宰執祭曾知院文

烏虖昔者聖門尤嚴論人弘毅任重木訥近仁先朝韓富庶幾其倫公方弱冠大魁奮身剗落虛驕踐履眞純外無光怪中含至珍鞶帨不施自然之文其在朝廷及處縉紳戰戰兢兢便便恂恂慮然後動靈龜通神時然後言蟄雷發春受先帝知軆時相嗔脫屣遺榮舉扇障塵東山零雨西郊密雲羣黔跂望膏澤久屯及上親政

起公于閫載秉事樞方倚經綸正邪之辨理亂之分公每入告上亦下詢狂猘南吠其聲狺狺投公斧鉞指塵三軍太乙臨吳事會方新妖星隕營壯圖莫伸烏虖哀哉良樂之陳建安之真與公相踵被髮騎驎蔵行甫周奪三良臣當亡輟朝行路悲辛而況吾徒道合情親吉人之辭其可復聞德人之容再面無因寢門一哀有淚盈巾烏呼哀哉

墓祭西山先生文

烏虖先生寢疾蕭然窮廡戶外之屨歷歷可數雪深至腰愚不敢去介後學者散無宗主北面它師尊彌忘祖愚抱太玄獨立寡與及對便朝励進狂瞽力量雖微肝肺畢吐皆昔坐隅教詔之語豈惟先生上帝臨女奏篇有索對語有記死者復生可以不愧謂之背師天乎無罪夢奠以來局面日異引去不勇強留無味有愧先生獨此一事豈無同時及門之士夫何綿薄獨任清議將待之厚故責之備是耶非耶莫詰所自烏虖幼為先生門生弟子晚為先生司馬長史古人重誼均於倫紀築室三年袁道千里眂若祖祭及郊而止墓陵會窆有縶其趾謂之背師敬知罪矣釋氏有懺聖門貴悔稽首新阡自訟如此誅之赦之先生不死烏虖哀哉

祭鄭子敬左司文

於乎史氏之季我閑入行公更借之閑關蕭然我已情荒公方精專聚書如山手自校讎魯壁汲冢刪後畫前上考洙泗關洛之傳左馬下接栗歲續編義理精微事物本原治亂消長典章華治鉤索鈔纂網羅貫穿曾有五車手無寸權卷而懷之北陌東阡我羅空變大節偶全執鞭彌紫與公周旋始俱紅顏俄各華顛晚遊端平相繼招延我滯冷局公稍進遷遂掾省闥靡勤不宜議挈綱維奮起沉綿議去冗蠹伸縮庫攀議抑僥倖杜絕扳緣衆方指指公獨惓惓或摘語言公前有穽淵公笑而答成功則天去國匆匆如箭離弦出更華門呼西興路寄家輔寺褌楊茗煙明年我逐歸相後先公往牧漳我來剌袁一春踰嗾驛遊三千走介未達聞公已遷驚呼失聲號熱涕漣烏虖昔在元樞光輔慶元公其嫡嗣珪藏家塵庭無宮羽室無姝妍原明公休未知孰賢昔在端明名重淳乾公其外孫盡讀架籤所承文獻所漸淵源茶山東萊則其匹焉不秉史筆不侍講筵不為給諫命有所懸世運艱虞救人迍邅逝者奚憾生者自憐它日我歸水涯山巔誰借異書誰續微言有惑誰祛有瑕誰鐫迅哉露電邈然山川白馬之峰手營吉原梧楸老

矣稚竹可掾祖者幾人素車翩翩嗟我不羽安能飛翻
覆酒鳥鷄涌淚入泉烏虖哀哉

祭張敏則都事文

烏虖開禧合而慚離端平入而驟出首調亭於學禁亦
諫止於臺諫各蚤退而愈重節後凋而不詘雖里巷之
弁髦尚國人之矜式與其少而橫金孰若晩而全璧慨
雋人之無多幸茲老之遺一謂方介於眉壽乃不起於
痾疾嗟世道其誰特憐神理之難詰於虖自我來表朝
久親炙我有積疑過揚雄之宅公無一事至言偃之室
論多同而少異情每見而忽發憶開酒尊且餞召湖我
拜手而起賀公深嚬而太息曰時事如此吾年如此乃
先賢飾巾之時古人祈死之日於虖言猶在耳追記歷
歷幾日不見遂至此極寢門一哭感慨填膺歸深為州
里哀又重為朝廷惜也嗚呼哀哉

祭余子壽尚書文

嗚呼早客闡幕方議進取嗟我與公扣閽四五流涕請
俊根立勢舉衆指而笑兩生不武晩掾省闈值建督府
聯名駁議條畫縷數曰此虛形不可制虜衆諱且怒二
臣實沮厥後諸事畧如前語鋒挫泗城局結滋浦二十
餘年議論出處雖異形骸實同肺腑公久顯融我獨迍
邅端平之元徵至在所於朝孤立惟公相尋昔離今合
歲月如許其合幾何僅一炊黍公先我後散如風雨時
事益急潰決莫禦黃公復用收拾其補西風吹訃老懷
悽楚我嘗評公金振玉吐王謝復生倒授之壁及乎臨
事精練勤苦誰其似之彷彿陶庾竟復多為痛志千古
上無統亂國無謀主欲往哭公身縻郡組寓此一觴公
來臨否

祭丁元暉給事文

於虖當吏氏之盛時公已久於班列彼呴沫而相親此
摧鼻而自棄值聖化之更張開言路之新結果多冠之
舒翹亦雙論之剴切鍼時弊之膏肓諫其事於萌蘗曰
始謀之輕悅恐後患之潰裂俄草制於掖垣恥擊帨之
爲悅竄掖庭之馳封沮戚畹之旄鉞暨批敕於銀臺益
砥礪於名節嘗剽聞其一二非掎摭於瑣屑其尤大者
繫於善類離合之機世道消長之決謂事樞之登秉忽
國棟之摧折上動容而震悼士反袂而悽咽況平生之
親友每懷抱之傾竭憶襆被而去國尚載酒而餞別感
忠念之綢繆味談諧之奇絕屬留落於江鄉寖闊疏於
京洛對近書之墨濕聆新訃而腸熱時方極於艱虞天
遽奪於賢哲嗟寶鑑之云亡惟金甌之遂缺入里門而

長慟愴泉臺之永訣異英爽之來臨歆故人之薄奠嗚
呼哀哉

祭南塘趙尙書文

嗚呼紹熙之相用公不勇竟令天傾誦隆獨元端平之
相勇於用公掌制持橐不出㦸中時議出師犄拓故地
公實若爭䟽一箋二諫墨猶濕師潰弃支朝野太息謂
公書猶相去客逐公從發至自結明主尤厚新揆諸生
惓惓欲挽君纔更諷迸論去佞格非公獨慨然云此無
益火後一封讀者唶唶向也鳳兮覽德之輝今也鳳兮
何德之衰在昔謝公語未嘗謬偶然一蓍白鷄告咎公

之奏篇與詩俱傳矣致平生素論豈然衆諱而指日月
之食公笑而受春秋之責公有逆矣人所未知安得南
董爲公書之世論刻深幾於文致我諒公心涕唾榮利
少於先儒蓋多難疑晩於時賢不苟和隨咸韶文章玉
雪標度百年以來江表獨步長江萬里老栢千尋拔樛
派曲未害高深公於西山若有遺憾交道方媮我則不
敢嗚呼哀哉

祭崔相文

嗚呼昔㨂儀眞公爲揚帥白事玉帳一見賞異每云近
歲人物稀疎吾得二士子華潛夫厥後子華以功名顯

我方困讒蹤寘連蹇端平之初俱進在廷公拜東府謁
且班迎公不果來我亦逐去閩官黃麻延登次輔置相
如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曰望袞歸清獻琴鶴君實童
馬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果䟽堅卧固辭上遣貴璫
苦諭莫移凡今之人動色廢食公於相印閉目不視如
公所立百世猶興誰其侶之巖光管寧嵗晩南來喜將
親炙道開公薨彈指涕出猶至南都不見元城抱此一
根曷時而平昔未可圖以偉人在今其云亡江表矣頹
旋馬之廳我有東阿薄言陳之公其吐諸嗚呼哀哉

祖祭崔相文同諸司

嗚呼世所謂貴莫如三公公辭台袞以初服終世所謂
富莫如萬鍾公卻厚祿與糞土同使公復出一時蒙功
公雖不出百世聞風尙有偉人矣要江東公身安否世
道汙隆方養秋英忽作寒松蒼去桓猛虎逝山空凡我
人斯孰不哀恫嗚呼髙於二踈潔於兩龔國僑之惠史
魚之忠今其往矣海山改容日吉時良將返幽宮某等
羈縻符節阻視窆封一慟西州悲涕無從嗚呼哀哉

祭黃市舶文同諸司

嗚呼始讀公賦飄然無敵士林歛衽謂公詞伯及與公
交粹然可親然後太息公眞德人曰才與名士之所挾

蒼鞭青雲者徑其捷曰勢與利人之所趨佩于深衣何行之徐流落江湖著類白首晚入循門或開薦口當軸挽留公力請覺其視遠民略不鄙夷琢臺弄印彈書就畀見諸訓詞曰汝廉吏國人景行吾輩得朋合并云始傾倒未能晴昔之夜月華初霽臨池一笑共卜後會三人鼎足許公不來坐聞呼醫屏營檏杯疾馳至門不可爲已人生危脆乃有如此年不爲夭位不爲卑故鄉差遠行路共悲嘗聞賢者歿必有後公之掌珠雖尚穉幼類色叫泣纍然如儀爲善之報其在此兒幽明路殊無從論質縞衣寢門三號而出烏虖哀哉

路祭黃市舶文 同諸司

先民有言富貴在天奈何其間分刻常偏畢昇他人類不甚惜獨於儒者乃若是嗇縕則厚矣施未毫芒如夢大槐如炊黃梁貴胡驚嗟吏士祖送吾曹同僚相率一慟

祭李左相文

烏虖端嘉以來国脉如縷藥不對證上裹易醫公相最晚公力孔瘁徐投刀圭挽回元氣權位傾軋古今所同奭旦不說牛李相攻公於其間獨和鼎味兩忘恩怨一泯同異孰呂孰范惟善之從無洛無蜀惟賢是庸諄諄啓擬汲汲延納謨論後伸善類幾合其辦志邪與爭毋非公每犯顏天爲震威所進者曰相有公議所退者曰相非私意自始至終無富貴心雖有衮衣不改布衾索馬歸華猶閑堂案挽紼飾巾倉卒不亂公與元老相先後歿世論喧啾孰爲公評淳祐聖人親訂而謚吟域截然此夷彼惠文靖歿又主眷未衰忠定用淺士譽已歸公於二公彝彝相似浮榮一瞬令名萬祀我使番禺公定富春泫然三號眇矣百身空懷知翼莫竭毫髮欲報舊知尚堅晚節烏虖哀哉

祭顧君立文

嗟嗟吾子介特自守三軍莫奪一介不取後生奚自皆自後齋如子實蹊幾何人哉日我來南聘子于館語嘗日晡坐或夜半察子暗室無一念欺君父在前敬義夾持謂可師儒謂可風憲不幸異時入廉吏傳屬有王命我去子留豪閩知子禮羅繼收我舟垂發聞子暴病亟走及門則已長瞑先儒所戒委身庸醫子達此理胡爲蹈之痛子無兒念子有母細君稚女團欒未久區區寸祿取之甚微榮榮數口持是安歸憶子平生凜凜如在畀不受薦貧不可賄雖然如是安用友朋於子後事敢不竭情斂首足形返柩千里子不我屬我不容已縞衣重來心折淚濡魂兮不亡歆此束芻嗚呼哀哉

祭妻弟林養直文

子之事親參養庶幾四十年間跬步不離純篤之行貫于神祇晚愛掌珠蜀道官期子與孟光挾以自隨苦觔以孝今出以慈羊石之行非諏于龜僕初聞時且駭且疑人無根帶殺氣養之子入中年得疾甚奇併日空腸抄粥數匙衝冒勞苦奚恃以支居無幾何遠訃忽馳閭里相弔失聲齊咨吉士德人胡慘若斯猶有一幸稍覓哀思由病至死由死至歸經紀纖悉一出右嫣茅花滿山熱如蒸炊苴麻扶跣令妻侄兒遂以匶返殆天扶持自少相依三紀于茲豈曰親狎至行可師中間兩家存歿合睽福勝西換翁仲兼子後逝矣舊人愈稀存者惟僕與子伯兮感今慨昔如何勿悲我有雞[illegible]清以一巵老眼久枯滂然垂涕扶攜耶子知乎不知

祭林煥章文

士方盛壯道義自將此身圭璧外物粃糠高爲䖍吏次爲皆張及既華皓無復激昂或辱乃去或留以㒓小爲申白大爲禹光偉哉丈人講貫素詳歸不待年釣遊于鄉其視觀覩與異朝堂十仕廿考幾倖汾陽晏子之褰趙壹之囊伯厚之車幼安之床人不堪憂公樂而康高謝招麾晚而彌剛拔皆倒逆此不眊荒古有大老非公孰當纘續之頃至言琅琅不入禪佛亦非老莊曳杖之歌音節慨慷曷不然遺頹山摧梁先民有言甯富殺喪誰縶我足尼其車轄諸子謂我柔登門増欷有日矣俾爲銘章併致哀誄靈座之傍公不我吐歆此瓣香

祭游勉之侍郎文

於惟游氏遠矣淵源御史授業河南之門爰及默齋學于南軒公稍後出以寬和塤兒之賢李師之嫡孫能曰菁華先植本根嘉定之末端平之元犯雷霆威進藥石言麟其羈拱鳳肯啄吞或勸少叚留爲嗾鶏法從非貴方面非尊紫詔上稚頻疏扣閽身不敢私君不可謾本懷止足羽迫老憯力請得謝冥冥高騫一區之宅五畝之園徙倚茂密搊弄漪漣名臣欲盡一老僅存品式清裁范滂陳蕃訂其細行管寧邴原昔仕鳴珂公方擁轎游春談塵亦同酒樽公晚東歸我適南轅坎壈百謫久伏丘樊舉犇偏祐併闕寒溫耳聞山頹淚如河翻殄瘁情深哀誄詞繁空誦離騷安能招魂烏呼哀哉尚享

祭唐伯玉常卿文

先朝遺直多出華宗典掌諫院慶曆殿中請尚方劍嬰攉門鋒誰其佀之堂堂坦翁端平親擢冠豸秉驄內而掖庭上而清躬奄寺之貴薮戚之崇大者庭諍小亦封

封或奉白簡對仗力攻臣無他腸臣有孤忠名如泰山
身如斷蓬客有餒者舉手屬公方之鄧陳又曰任龔公
獨感慨憀然變容所上諫書欲沃帝聰乃如害言未諒
余衷益名之人與鷄鶩同惟公素心可質蒼穹瘴海之
南大江之東甌稜雖遠節概尚雄帝曰公歸涼飈颯風
俾典留臺古鼎編鐘方際休明俟羅閑凶平生大節忠
孝立敢陵退不忘君如在顛躋老尤慕親甚於孩童罷不
勝喪奄然告終匪人之亡惟國之空我如石頑資公礱
礲少黍交游晚叨寅恭辛丑登高醼結之峰嘗舉別酒
澆磊磈胸歸相後先各黍衰殘猶可負報奴可宿寄彼

劉文节　十二

盟未寒此與亦隳閏六月朔為三日聾瞽顛矣十曷
拼愴聲冊況矣執濟不通我有匕劒欲挂短松久病者
床寸步需節抱此一慟殺奠無悰死者可作吾將誰從
往此東獨敬告衷悃嗚呼哀哉

祭百五姪文

惟汝幼而穎悟長而玉立碩然秀美見者傾挹雅俗兼
通詩禮蚤習舉隅反三觸類知十談諧有味應對尤給
頗富見聞間出篇什內順尊老外敬友執劇衆恂恂向
學汲汲譬如升梯舉武躡級屬開試聞晏理書笈婦妻
方妊出門若繫振臂一行既抵京邑忽苦滯下腸滑肚

澁二豎環之黃飲投粒語何琅琅勢已岌岌凶訃遽傳
安書猶濕嗚呼父兄望汝昌治是冀文游則汝朱紫可
拾何物怪鬼奪汝之急汝翁喪汝抆淚詰恨雲漢蒼天
求辭楚縣學齋丘園厭苦宦限汝婦得雄頭角奮翼飛
書報汝何嗟其及妾擁孩髫婦嘆宵啼汝兒汝女呱呱
以泣喪車言歸六親咸集橘柚弄色蟹螯吐汁有酒在
尊曷不歆吸先人舊塋汝翁所葬汝往何為過門不及
嗚呼哀哉

祭趙保昌叔愚文

昔仕豫章君美少年如揮塵人如捉月倦纏客京城初

劉文节　十三

建宗學君於其間麒麟騫騰後牧宜春握手悲辛君赴
湘南華髮選人晚使楚東致此重客向之玉雪今也黧
黑約君樸被話舊對床數日不來聞君背瘍亟走視君
骨見衣表君於去來胷中洞了慷慨謂余以身累君君
如師曹僕敷希文倉皇買棺托君僚友衣足附身衾亦
覆首日吉時良遂轉柩竿奉君之醫歸于家山寵公妻
子猶隔瘴霧迎挐之責僕敢不勖爾有官守祖君江湄
烏虖叔愚知耶不知

祭湯仲能文

烏虖早挹存齋中交晦靜晚善遺公珠璧輝映四海所

稀一門而並近參周宋遠泝淵孟粗而事物妙而性命
先儒疑義下諸末學前輩緒論開端未竟窮思明辨博
考精訂餘力及文上下馳騁論事條達析理確詢森嚴
之言如造律令痛快之作若摧鋒陣離騷之亂國風之
興追還古雅掃去哇鄭詭說達披沾丐殘賸蓄以深厚
持以誠敬行以平實發以剛勁紛札之召加璧之聘謂
言遇合隨起讒評或云名高見忌實定又疑語直遂忤
文靖垂登諸梯忽落手阱孰能容之頹陛下聖端嘉以
來葉易窣柄士居其閒疊焉旋澣紲君屹然鐵壁萬仞
窣責折鐺肯顧墮甑九冠一髮衆醉獨醒起牧渦黽蕭
蕭寥蕁壁屏觴豆屏絕筈榜辨香爲曾鳴鼓攻鄧無侯
燕喜有僧苦硬未嘗之與特不獻剝自吾得君儒氣頗
振從容叩擊宮動商應所同者心不同惟姓舊臈書至
肝鬲傾盡首叙契闊末言疾疢上界君節七聚相慶予
寧一月小休三徑彼使來諗此介往詷筆墨雖健體力
佳勝豈陸無車豈川無艇分思劇談詎意良願鳴呼君
昔在列昌言時政流涕納忠易醫療病俯仰十年方未
對證曷不講讀曷不諫諍曷不柱下奮筆誅佞曷不摘
文鳴國之盛若古有訓維人無競三良殲殲一老不愸
先漢廉吏有唇卓行緊士冠冕亦國龜鏡厦摧棟橈虺

失鑑矜平生清貧室如懸磬西風吹訃心折淚迸強作
君誄辭事不稱豈無交朋亦敢假倩往此束芻右僎來
聽鳥虖哀哉

祭都官兄文

二祖二父遂奏塤箎家法之懿士林所推泊我與兄生
而相依小兒兩歲垂髫佩觿遊則同隊學則共師兄惠
我鈍兄勤我嬉亦既登官分巢析然其間歲月僊合忽
睽我逢端平兄遇嘉熙皆掾紫樞皆郎粉闈我坐狂贅
最招奚壓兄益鬱用奉使右鐵性不忤物仕方達時曾
未幾何亦蹈危機我召自南領惣母慈兄與居學賓先
得歸我亦寝召鼎足奉祠每云一門有三崇禧相與徜
徉山巔水涯我先起發居厚踵隨兄有知已歲晩進爲
爲口方開讜闡忽馳鳴呼世尚清談實用則稀軍旅未
學財穀不知兄佐戎幕蹈險出奇翰無爲有師以不亂
縣譜光高百年之恩刀筆平視蘇綽穆之鞭笏不數劉
晏五琦官總賦輿宜主計司暫畀一節遂閑七年和扁
袖手謂世無醫兄涉中年清苦自持婚嫁俱畢伏臘粗
支手葺數椽不汰不庳架設圖書案陳鼎彝鄰有親朋
傍無妾姬謂言後凋詎意早衰兄素達生曾懷坦夷豈
厭憂患去如蛻遺頃失冢子薛婦生離近喪女姪蕭然

身帷門戶之寄付之阿宜托孤愛女聞者孫咨追記疇
昔竹馬互騎安知衰莫㡳鵠折飛儀陵之拜遂絶于兹
洛社之遊無復後期欲往哭几使事絷維往此辦香瀾
泣涕漣尚享

過信州祭徐仁伯侍郎文

烏虖楚龔之死已㶏耆耋有一老父踵門來吊比之青
薰天年不保余謂老父蓋未聞道百年一瞬矢激電掃
伯始華人寧不華皓以彼為壽則此宜夭惟公大節如
揭兩曜計雖危晃功則存趙國人驚嗟天子震悼我六
識公書扎傾倒道出通德巷叙戶悄故闗誰式新阡誰
表聊侍史劉撰此清醑烏虖哀哉

祭文

祭李父習靜居士文

昔我兩翁手澤萬卷六丈夫子讀之殆徧或終隱約或
稍光顯李父尤賢留思明辨近參朱張上泝鄒魯遂古以
來聖經賢傳精粗融液顛末貫穿研尋微奥點竄訛舛
自幼酷嗜至老靡倦依山結茅鄰不覿面瘦節登覽深
衣間燕洞洞屬屬皖皖戰戰義理之會事物之變本諸
師說待以已見修諸家庭化于鄉縣天錫高齡為諸老
殿方伯之聘廉使之薦謝公掩鼻良恐不免猿鶴有約
羔鴈無羨句不遵遺奄隨露蓄嗚呼哀哉關洛格言深
味者尠隆乾門戶未絶如綫堂堂李父真知實踐前修
典刑故家文獻譬如長松屹立霜霰尚難招徠矧肯攀
援周不能貴秦不能賤老死布韋浮唾軒冕晚見冢子
脫吏部選百乘未迎兩楹忽奠謂神益謙謂天福善胡
為奇禍併奪罷困行道之人莫不涕泗愚幼覿蒙李父
訓勉久攘杖屨亦侍筆研欲追高致自歎駑蹇每聞精
論常愧麤淺晚歲竹林妄希小阮放逐來歸音容已遠
哀猶如新禮則不腆嗚呼哀哉

祭工部弟文

與子同胞六十暑寒自髫至勝衣冠燈火共親齋聽剖析止則聯棲飛則接翰以記覽言子敎我頑以才思言子聽我慳去而宦游子易我難出與世接我危子安我如射侯百矢所攢子如美璞了無瑕瘢嘗再立朝不善判鑽泊三典州勤術凋殘邦人愛之若寵與覺至市之清閒於東萊屬者改紀起部擢蘭我復借路慰彼悽懸我滯都傷子留泉山江闊脩阻得書絕難聞有奇疾答勝理閒不以告我拜疏乞閒手書入京我忝召環攜白朝堂爲易名藩既解郡紱歸覲慈顏湯熨稍瘳倘徉于盤衣復縮戍迎吏叩關自言病起擧步蹣跚茅山

福地木天清班以榮戲綵以娛耄榮我屢約子宦情已闌山林之樂水菽之歡豈必鐘鼎躋於歗箪爻玆謹逐謂言擅樂歸路得計曾血未乾魏國九泉兄髮亦斑門户寂寞孀兄弱弟子焉往哉掉臂不還法書傳授素琴罷彈出石誰磨名書誰看獨餘詩卷皆手自刪雅事瑯鏘亦無悅聲唐人高處極力追攀水心俵評亙古不刊生前之榮一節兩轓身後之恨千緒萬端舊畬不腴新廬未完遺言琅琅聞者悲酸鶴髮鍾情忍聞閫指鴒原乳幡相與哭哀不瞑子目幾裂我肝覆此卮酒掩抉沆瀾烏乎哀哉

祭古田弟文

嗚呼憶去秋之行役至太末而相遇惜六年之久睽懽一夕之暫聚遂聯床而參語憂更僕而續炬既剝落於驕榮亦究極於歸趣羹卑識之精詣訝顏髮之蒼素軍輕轅而忍發馬踐蹄而迴顧謂衣錦以趨庭迺貢麻而陟岵味書辭之悲哽述創痛之深鉅練吉日而撤蕝徵鄙文而銘墓子衔卹而端居余觸譏而汰去方夜雨之尋盟忽曉風之吹訃承父祖之婣傳超群從而獨步少穎悟而有聞長秀美而無雙見孤羆以碎易秃千兔猶戰然果得雋於名場獲通籍於選部揮利斤於盤錯發

新意於陳尚負土林之挺出冽吏韓之尤裕始不諧於俗好終難掩於民譽奈何俾之幽鬱負重嬰以沉痼氣上拂乎雲霄命奄隨於朝露嗚呼哀哉豈負挾其逸才致時運之多牾抑窺覘於天巧雖造物而亦妬惟再世之文獻將一券而授付意父教之必奮曷長驟而無躓情本切於倫紀事況關於門戶莫致詰於杳冥但可訴諸氣數痛莫痛於爺父之未窆哀莫哀於四孤之失哺胡不留子表瀧岡之阡畢尚平之要胡不待我爲烏衣之游賡曲運之句悲栗落之雁行陳菲薄之雞絮嗚呼哀哉

祭從母陳恭人文

嗚呼靈初來歸夫家苦貧吸菽盡歡承按如賓大雖茱名齊共貧仲果翌子幼行路悲辛靈方笄禮佚是衛敗屋一間扱箕之賓足不踐閾聲不出鄰持家斬斬誨子諄諄躬田繭蠶故衣緝紉節高月旦誠動晉吳果食其報雙桂一椿季也官達列鼎養親命服於輿所至行春乘登九袠實壽稱身曷不百齡鸞語鳳綸靈昔之往歆鹽緝紳靈今之歸哀感族姻惟其卓行千古不泯斷臂而誓疑妻其人畫荻而教歐母之倫宜述彤史宜勒堅珉照映天壤逾久逾新我家香積如星向晨相率絹素觴綳與尊嗚呼哀哉尚饗

祭芙齋文

昔聞君言窮高極深超出宇宙橫絕古今我獨憂君往而不返六丁力盡尺寸莫挽卷無車轍門長蒿蓬君忻然曰吾老是中花香鳥鳴風朝月夕騰言攜幼亦或命客庭中垂棄誼不苟貪井上有李咽之而甘近臣交章九重乃降君固頻首辭以羸疾視陰恒化常情則然君之屬纊語皆可傳或者疑君瞿聃之學以身爲患以滅爲樂余曰不然殆未之思朝聞夕死竟復是誰人之生世如夢如醉惟君卓然了此大事而我何爲獨出如傾入通德門追懷平生堂上老人二跌四皓閨中尤賢陶母龐嫂退而就館接君鴈行有禮有法元方季方凡此諸人今皆安往我雖獨存白髮千丈昨與內相私議易名近聞方伯抗疏追崇婦謚康孝友揭貞曜靡煩有司自致嘉號然君之生一不動心今其逝矣詎必顧歆柰揄之年畏別親友況也永訣舉此卮酒

祭方德潤贊學文

嗚呼蔣彈四人兄黜我亞次及臞翁請誅無赦放而不誅恩出陛下兄解筆寮我夯民社謂兄累我事實不然狂瞽之論其發在先我既達飄兄亦株連兄不我捨水涯山巔村酒過墻野菜共掘居亡幾何迭起持節鄞接某我再召再輟我專一壑兄帥百粵上於吾儕其仁如天衆皆頃揺獨斷係全我復駕軺朝方改絃睨面清光頓首稱前端平諸人凋零誰在僅餘一二山林嶺海昔猶盛壯今各老大亟收之恐不可待芻言捐切天爲動顏退白丞相甫數日間詔以南伯鎮于西山心竊尊兄生入玉關夫何滯留嚴裝未發惟鵬禍貫妖星隕葛得非霧潦氣乃炎熱揩紳相弔蒼黔望絶符請而後贊少國空蔡出道者道鄉了翁兄之諫書不愧二公誰爲南董發揮遺忠兄與友朋恂恂謙抑終日默然欲語面

亦一奮其勇篤夫辟易器之鐵壁弄和玉尺嗟嗟斯人
今也則亡胡不抓屢胡不廟堂胡不錦歸壽考徜徉揮
金于宗釣游于鄉我自童蒙則忝親友同學青衿分路
白首寅朝露惟名不朽兄聞我誄必舉我酒嗚呼哀哉

工部弟祖奠文

嗚呼海鄉多風天寒歲暮人家相戒墐塞北戶汝何為
哉魂車祖馬捨此先廬即彼中野吾平勤一生養汝待
老汝兄汝弟賴汝元宗汝婦汝子仰汝終身汝掉臂長
逝略不返顧六親之人相與悲哀慟絶號叫汝而不聞
也然宅兆已成時日已竦前之悲哀慟絶號叫者雖欲

挽留汝而不可得也悲夫豈不甚可痛哉汝數有盡我
哀無極聚族送汝幽明永隔嗚呼哀哉

工部弟檢坟文

嗚呼吾當大耋之年失鍾愛之子固已無腸可斷無淚
可滴矣矧臨穸痛如之何然逝者之復于土猶行者
之至于家也西山之麓汝所游頓汝安歸之以蕃汝繼
嗚呼哀哉

祭王賓之少卿文

鳥虖幾千百年生此奇崛如何一夕奪之奄忽場屋之
學蜀狗暫設俄而空空未叩先竭兄如鉅野衆流並滙

又如良賈百貨陳列時人之文才力僅及機杼事事
幅短之兄筆一揮龍騰驥躍若不經思排麗傑逵望古
慨慷傷時憤切延和之疏玉堂之札固已轟雷霆而揭
日月至於窮愁幽憂論著感發章辭卡萬亦足藏名山
而俟來哲獨竊惟夫昔之生才也為衆論所親附所崇
獎今之生才也受一世所娟忌所挫折去國五閱入館
數月銜囷拼亂跧蹙躓躓縶羅嗇費蘄蘭護應精華落
盡僅存氣骨尚不少假化為異物嗚呼使兄進用而補
袞闕安昌之劍可請延齡之麻可裂兄雖退處幅巾短
褐後生末學其匠斧儉人懼其筆鉞今二者皆已矣此達

被之士所以空巷而祖送金石之交所以反袂而慟絶
嗟夫天耶人耶為此酷烈以理推之不得其說豈萬類
困其凌暴草木惡其挑抉神速章方幸孔明之死之間
等不堪審言之厭惡之千萬世而下娟忌者挫折者喙
已箝骨已朽兄之樹立終不可得而磨滅以此較彼果
孰優劣嗚呼兄昔為端平相君而來坐端平相君而斥
逆釣軸之雨隸盍弓挫之屢迫兄慨然曰願其憂者不
必預其樂同乎處者不必同乎出訶紀贈之逡巡加藏
氏之毀爾以文忠正獻之大老不能援守道子美之二
客豈獨今哉其來自昔凶訃初傳主相嗟惜汲黯劉向

乃郡遺直不踰大用皆止御掞凡官似之亦其流匹嗟
我於兄少相親昵師門同升剡路偕翺劇談共燈俊遊
聯袂介以鐵硯樂哉三益庵歸不早勤官而卒兩翁相
對情味淒楚我嬰沉痼兄有憂色饋藥來飲三願逢華
曾未幾日間兄疾棘我猶伏枕兄遽易簀莫視衾含莫
執紼翣東翔後至數易旬浹令寰誄兄苦語衷颯烏虖
哀哉

祭鄭伯昌吏部文

嗚呼李世諱言上下恬嘿進而用世惟默最宜媮風既
成眞道遂衰伎馬息鳴寒蟬韜嘶端平履畝衆皆依違

君首奏記抵擊其非嘉熙易相或獻頌詩君復抗疏指
陳其私消佑兵財各有典司或閒于相謝曰不知君方
遠使拜疏驛馳欲救時弊遑恤身危浙左建牙江右秦
帷雲屬史逐抗御史戚斛污吏印奪戚里壓凡此大節
尤爲嶸奇自頃以來魁柄屢移士喪所守翕翕和隨那
揚反覆于呂合離遺臭萬代取快一時君終其身不可
磷緇何去之速何來之遲以郎徵堅臥固辭上嘆其
高出節近纖壯圖盛心百未一施古有神胥今無癘鑒
嗚呼斯人僅止於斯自我交君將二十春俱事文忠同
爲筆諸善每心服過必面規相約早退享黄髮期君今

已矣孰知我悲平生取友惟星就稀先侍御潤次夫實
之俄又哭君後凋者誰窅窅虖虖悄短孰尸孰鄙而壽
孰哲而萎質令獨然自古如茲欲視君室之病起尚羸往
此束芻長慟累欷

祭杜子昕尚書文

嗚呼自夷狄亂華南北分裂而畏虜二字遂爲士大夫
膏肓骨髓之病石勒長驅晉公卿皆爲俘虜王衍懼而
勸進于時豪傑之士奮然以勸爲不足畏而敢與之抗
者祖逖劉琨而已女眞初起李鄴首張大其登山如虎
入水如蛟之勢以沮國人雖一种不能戰劉錡張孝純

不能守于時疆場之臣奮然以女眞爲不足畏而敢與
之抗者宗澤陳規而已上下千百年間士大夫功名事
業可追儷此四賢者公其人焉蒙韃暴邊蜀漢淮之名
城巨屏金湯失險陵谷易位多矣公爲天子守豐守廬
虜歲歲來攻公歲歲登陴久或數月近亦累旬矢石交
發飛鳥不通人謂危在旦夕公徇于衆效死毋去恥以
其身獨免卒之與城俱全視祖於譙劉於并宗於汴陳
於順昌之事無愧色嗚呼公蕭然澤臞射不穿札勇不
挾輈徒以肝膽輪囷忠義奮發挺孤身於百萬虎狼之
中意定神閑夷然無懼此固儕輩之所不能[illegible]

妹夫村王樴之所不能誑衡择之所不能攻撌砲之所不能害也昔廉頗一飯數升以求復用孟德分香賣履見於垂歿公甫七袠筋力未衰解凌煙之冠訪故鄉之釣游及示微疾盡空諸有賑六姻之貧弱弛巨萬之逋責進退存亡人之大變而公處之雍容閒暇如此不亦偉然大丈夫也哉僕幼納交今亦頭白公書未答公訃已傳追懷平生感慨世道國體如此凌暴如此皆不留公以係人望撫香東望遙憑轄公嗜余文必歆此誄

魏國入殮祭文

嗚呼昔我先君丞秉誥孤某眇然卑官仲叔未仕季方七歲緒業重貲棄擲門戶營徹矣吾母以孝謹訓子以苦淡持家儉而饒者抱襁者飾弁而笄者婚嫁卑而微者通顯歲時子女婦若內外孫曾孫拜起堂下者數十人晚見某使粵使楚使閩仲守樵守潮守泉叔亦佩新興符門戶復盛矣而吾母家法益孝謹益苦淡不改其度蓋一世之所共羨者曰壽曰貴吾母得年八十有八可以言壽矣開湯沐郡者兩國者四可以言貴矣然吾母未嘗一日有舒泰之心欣豫之色每安乎一蔬半菽之簡易寧討夫五鼎三釜之豐嗇悟本心覺性於佛祖得至言妙義於禪客視身等夢幻之境以家為旅泊之

宅豈暫來於震旦竟返歸於兜率其所以少戲人間稍支者良以慈愛之情鍾子孫之緣重有不容釋推母之心思母之德雖百口之皆飽暖恐一雛之少卵翼白哭仲氏遂減眠食矣叔夢仲恍如平昔顧後一念終不敢數某等六十餘年團欒侍膝一朝酷罰萬古永隔音不復聞容難再覩此身有盡此冤罔極

魏國祖奠祭文

嗚呼吾母年垂九袠孀居三紀未嘗一日遠去諸子今安往哉桑陰屢徙棄此萱庭即彼蒿里向者平旦寢門子孫問安夜深擁爐幼稚繞膝之地今塵凝一榻矣空鳴四壁矣高堂化為靈室斑衣化為衰絰笑語化為哭泣魚軒象服化為魂車祖馬嗚呼窮天下之悲極人世之慘有甚於此者乎六親寬譬之言四方弔唁之書類曰若等事母日長可以無憾矣嗟夫惟其事母之日長故喪母之痛鉅念母之腸裂哭母之淚盡而繼之以血也城南之阡天相陰陽日吉時良將即窀穸閱門攀號蒼天罔極

魏國掩坎祭文

嗚呼先君之歿三十六春拊我誨我賴有母慈母復逝矣雖生奚為下從九原亦不敢辭所以尚延須臾之息

奉窀穸之事者蓋忝付授之甚重惟緒業之浸微三月而葬古今行之逕命卜人亟訊纂師采合祔之禮稽同穴之詩啓玄堂之如新瞻宰木之合圍雖小子謹之表阡之筆然先親無愧積善之題痛音容之逾邈憶話言之可師尚冀雲之庇蔭庶門戶之扶持

臞軒挽兄祭文

嗚虖兄歿僕有垂死之病兄瘞僕抱不天之痛前不得拊棺而哭後不得臨穴以送念斬板之莫相從苦而內訟憶談諧之如生恍精爽之入夢掇承掌珠之戒見託銘筆之重無希文永叔之力量何以發曼卿子美之

豪縱然於兄而有靳則朋友之安用惟長息之受教徧佳城之襄奉陳牲芻之不腆望宰木而長慟嗚呼哀哉

代祭故相文 不用

公相兩朝廿有六年匪曰人謀有數存焉在昔忠定挾龍飛天得君如公不如公專俄而乞身動或掣肘得政如公不如公久公之遇合開闔未有冠絕諸公亦過厭考秀眉玉色蟬冕袞衣雖興美疢尚決繁機帝欲拜公魏公太師公惟諭盈頓首牢辭援立之勞園田之策士有公評史有直筆今其已矣朝野驚嗟我猶慨然追感疇昔主殺予奪在公手中我於國論安敢不同詩刺肯揩書戒面從衆爲一談獨守孤忠諫官御史章奏滿袖曰非賢儀我無以懲後弃置嶺海俾安畎畝　天子聖明相君忠厚歲晚起廢恩怨掃空我愧高平公似呂公屬時多虞闇公告終不腆來芻尚鑒微衷

哀詞

秦伯舉哀詞 少作

建康男子秦綱余丙寅歲始識之于西湖時朝廷議北伐一日除三宣撫使諸戎帥皆遥制河南北山東西全盛時故疆領其節度剋日進攻綱固喜功名用其策干長安貴人皆袞省既而師出無功三宣撫俱罷詔拙樞

臣督視京口余里人方侯信孺被選使虜帳議和辟綱偕行比三往返侯坐吏議謫臨江綱送侯出漢居[illegible]不樂明年郴吉賊竊嘯聲撼嶺外詔起侯守曲江會合討捕綱曰壯士時不可失徒步往謁時赤水峒賊散白旗踰嶺侯曰是軼入吾境不可縱分帳下兵以綱將之募土豪鄉導披溪谷窮巢穴綱入益深所將士多土主賊格鬬轉苦綱死之訃至侯哭之野綱爲人短悍有膽氣飲啗兼人嘗游邊多與退校故將游對客語今古成敗指關塞虛實歷歷可聽憶余客都城大風雪卧邸中綱夜踏雪邀余買酒膾鯽酒酣出其詩與文皆悲健豪

語頗覆楊上敢絮一襲書一卷取視之與地志也噫綱死
矣余性懦變綱之豪且果又病其鋭也又哀夫偷生者之
多也又哀夫綱之以布衣而死也且寇興以來廟堂圖書
慮大衆寄任儻居討賊之任能礪鋒穎與賊角一戰者未
聞也況死節乎乃爲哀詞以吊綱或曰綱有母在而輕死
羅致所不忍爲也余曰不然彼韓相俠累非得罪於天下
者攻乃以其親之遺體快他人之私讎此名敎之所宜絕
也峒寇之罪通天矣豈獨綱欲得而修之雖綱之母固將
甘心焉張湯死母不哭吾意綱母子亦然洛有自曲江來
者言方侯祠綱于佛寺因書以寄侯使刻之祠中綱字伯
舉死時年四十餘其詞曰　余憫士之媮兮吁嗟乎悲哉
持婉孌爲身捋兮指狷介爲禍媒質魁然而夫好兮中慴
怯如婦孩嗟夫君兮何慨慷氣亢銳兮力孔剛倚長劍兮
撫八荒彼肉食者出而專征兮亦入而訏謨設一壁之警
兮駭鳥鼠之奔呼白節棄如遺兮或忍蒙夫垢汙嗟夫君
兮生羈窮狃褐穿兮食不充孰激而死兮義之從度彼峩
峩兮下有江桄榔蔽天兮號哀急之湍瀧雲霧而兮瘞
玉其邦跨修鯨而驂鵾兮遊汗漫與空濛烏虖世以敗爲
辱兮成爲榮君以義爲重兮生爲輕陳哀詩兮裸薦乘廻
風兮送迎

祝文 勸農文附

謁夫子廟 以下並建陽作

昔者聖門弟子莫不以治邑爲難況今之邑尤難於夫
子之時某之才不足進於弟子之列特以格法來領民
社其何以副塞是邪父兄耆舊之心哉抑權力雖輕法
令雖密若夫離於理而背於訓者某不忍爲也況夫子之
巍然臨之乎

謁諸廟

國家秩祀百神選任群吏凡以爲民也吏無愧於民斯
無愧於神矣神有德於民斯有德於吏矣某與神皆當
勉之敢告

縣土地

某試邑于茲欲與神人相安視事之始敢告

士師

獄者人命之所繫也今之令奪於它事不得盡心焉某
也何敢然

文公 祠堂春秋

烏虖巍巍文公宋之夫子聖賢攸宅建之闕里竹林蕭
廟下有精廬於此授徒於此著書後千百年過者必式

拜俯酒掃邑令之職昔祀于寢今遷于堂配以高第獻
如茲觴
勉齋
烏虖觀其翁壻之際觀其師友之際可以知勉齋矣某某
爲令于茲始以勉齋侑食文公蓋當世士友之公論而
非吾黨小子之私情也
文公 丙戌秋祀并奉安新祠
烏虖事關風教昔人下車入境之先務某來此二百日
然後新祠落成可謂無勇矣廼以仲秋次丁率僚友奉
籩豆于祠下推先生鑒之

勉齋
仲秋次丁諸生修祀事于文公先生新祠以勉齋先生
配
文簡劉公
某昔以童子拜父執於朝今與士友拜鄉先生于學昨
夫年邁而時去學惰而智昏平生所聞於公者發志盡
矣然爲邑聽訟治賦未敢失儒者大指抑公實教誨之
文公 丁亥春祀
今天子讀四書傳註追褒儒宗親洒宸翰師垣公爵赫
然先寵昔夫子追王於唐朝而兖郡以下封爵皆後益

有司所裁訂未有議論定於當時徽崇發於獨斷如陛
下之於先生者也敢因舍菜敬奉其遵以告
勉齋
諸生以次丁有事于太師信國文公先生之祠以勉齋配
文簡
士大夫爵高而德尊身殁而言立上之史官下之太常
而朝無貶辭祠之學宮列之先賢而里無異論如吾文
簡公者可謂盛矣某與自稚齒嘗聞緒言謹率諸生共
修春祀
文公 丁亥秋祀

某等既以仲秋上丁有事于先聖先師茲以次丁有事
于文公
勉齋
某等茲以仲秋次丁有事于文公先生以勉齋配
文簡
某等釋菜于竹林精舍之翌日有事于文簡公之祠焉
庠敬之至矣
水退謝諸廟
屬者水冒通衢邑人大恐某躬禱祠下中夕水退烏虖
神貺無媿於血食矣不腆牲幣以答靈貺

諸廟祈晴

嗚虖昔者雨暘以止田倍熟民大喜曾幾日雨不休民皇皇昏昏憂民無辜咎在吏神其悉憫一賛决陰霧舒陽光民歌舞神樂康

又 庵山廟

嗚虖穀自布種下秧以至于秀實其成之艱矣農自于耜舉趾以至于刈獲其致之勞矣忽雨不止坐妨收穫嗚虖成之艱致之勞者豈不甚可惜乎天乎神乎忍為之乎其憫農夫之勤苦悼小民之然沾耳簷溜如聞啼號目裊穀如割心髓奔走齋拜未孫嘉惠惟神又百年

血食之奉主一方雨暘之權用敢躬詣祠下稽首祈哀神其驅掃陰霧軒豁舒暈既全歲功亦活民命

又 嘉竹廟

嗚虖成一歲之稔難為數日之晴易昇其難者而不昇其易者豈神有愛於民歟抑吏之不肖無以媚神而然歟吏知罪矣雖然雨不止穀不收歲荒民流上帝震怒吏且誅殛則九血食于此土者其得漠然無情哉闔陰闢陽撥霧出日在俄頃之間耳敢奉薌幣以祈

諸廟謝晴

嗚虖秋冬之交浹旬陰霾坐視飛穀化為荒莢惟神之仁謂民孔哀斂雲歸岫杲日昭回場圃之間歡聲如雷晴未疑期雨不為哉神於吾民真有恩哉延挹澗泉注此一杯

庵山廟謝晴

嗚呼日在丁亥款祠乞靈己丑雨止甲午遂晴青天白日萬里開霽壯者腰鎌老者拾穗神之於民如鼓應桴酸酒瘠牲神勿吐諸

嘉竹廟謝晴

九月庚辰至于乙未淫雨不止幾敗歲事某恐懼齋祓乞靈于神升車而虐溜止出郭而宇氣清款廟而午霧

開返舍而暮霞出如是旬浹霽華被野田里相慶場圃畢功嗚虖神所以廟食吾邑歷數百年如一日者豈偶然哉不腆危酒敬薦靈貺

奉安四君子祠堂

兩太史

嗚虖紹興之初相主和戎孰折其議兩太史公朱遷玫亨子為儒宗范世有人喬木清風先賢有言志同傳同合而祠之疇敢不共

兩聘君

嗚虖 高皇南渡物色真儒首擢入相引身高翔阜陵

勅與聘召足爲拜疏不已拂衣歸來草堂節全足齊書立誰謂華高庶企而及

文公 戊子春祀

嗚虖統緒復續義理復全先生之大造也歲月逝邁關見日卑後學之大恥也某與諸生修春祀于祠下進瞻德容退攷遺編敢不勉旃

勉齋

某往從勉齋于江淮方有宦旅之事不果北面執經焉歲晚來茲遂成大恨造其居田廬之蕭然讀其書義理之淵然嗚虖足以信勉齋之道矣春祀有嚴諸生雅某

初獻

文簡

嗚呼文簡公朝之名臣里之前輩而某先君子之執友也諸生來告春祀某拜伏祠下惟謹

文公 戊子秋祀

古之人擇鄉而居擇里而游東陽今洙泗也某仿佛二載治無可紀其所以未爲田里唾罵者非先生之緒言遺論有以教詔之乎戊子秋祀於是某將授代矣裵回祠下猶不忍去

勉齋

某既以勉齋侑食文公矣陳二公聞而然之學者莫不然之嗚虖百世不可易矣

舜夫子廟

某忝守于茲無以淑其士撫其民狼狽而去有媿於言偃子賤之流多矣敢告

舜帝廟

某來無異績去無遺愛然三年之內囹圄空訟少吾民不識水旱神之賜也狼狽當去稽首祠下

土地

某三年依神而居一旦別神而去敢不告乎

仰山 以下並在衢州作

某少讀韓集知神功惠自唐至今又數百歲神於袁人眷顧罔替袁人於神飲食必祭某剖符入境虔頓首謁詣時方艱虞某寡民瘼眇然是懼何以爲計惟神洋洋左右上帝求相此方植苗禳螽民各樂生吏亦免戾神不我吐歆此醴幣

韓文公廟

嗚虖先生立身之名節世世之文章史臣比之山斗不可學也至於出牧潮袁二州之人皆奉嘗之至今則某願師法其萬一焉祗事之初敢告

夫子

仕于州縣皆嘗讀聖人之書者及其所爲有不得罪於聖門者幾何人哉某忝牧此州愚無它長它日儻不得罪於其民斯不得罪於聖門矣敬謁學宮以告

諸廟

某爲天子之吏但能輕刑薄斂拊摩天子之民而已至於禦菑捍患使水旱寇攘不能干犯非神孰尸之乎視事云始稽首祠下

土地

某蒙恩比來既入州宅且視錨文矣徼福於神庶克奠居

祈雨

某守茲土荷神之休四封之內良苗滿野涉旬不雨已覺亢乾一稔之望在民甚切常暘之咎在吏甚恐稽首稽首神其格思油然沛然以相歲事

諸廟再禱

某屬以庚子禱于祠下爰及癸卯天瓢翻瀉一溉之餘旱苗小蘇俄復閔然焦卷如初連朝雨意風吹雲闔咎孰執哉由吏德薄不腆鄉幣且謝且祈願續前功神亦有依

仰山謝雨

某丙午躬詣靈瑣甘雨隨應戊申雨猶未止黃埃亦日一變而爲谷風清露於乎非神其誰爲之謹奉醴幣以謝

行宮并諸廟

某奔走羣望旬浹于此癸卯之雨一溉而止丙午之後霈然未已槁者沾濡萎者奮起三日之霖猷筆所書敬羌潤瀆布諸祝史

再祈雨

季夏不雨者踰旬幾害早稼神既沛然施恩矣初秋不雨者兼旬將害晚稼神豈恝然忘情乎若守無狀咎以身當斯民何辜願拜神惠興雲致雨俾歲有秋

迎滿仰四聖

某治無馨香民有愁歎干和致旱職此之由然千里之人奉香火如此之敬恭也望雲霓如此之迫切也其平日之敬恭豈不爲今日之迫切地哉頃郡而迎避堂而衷情益迫切禮益敬恭矣神之威靈佛之慈悲必有以解其慘而澤焦枯者某屏息以俟

送神

某欵靈瑣延飈馭二之日甘霔滂沱起未止申三之日油雲布濩自午達酉雖未周浹起視四野生意盡灌灌

矣公守隍卑詎敢淹留敬率吏民齋祓餞送夫熱耕凓耘農夫之至勞翻雲覆雨仙聖之餘事願終前惠少慰輿情

耶祈雨

昔者之雨尚未霑足俄復開霽風日尤酷豈敢之在人若有勤怠故功之在神者有斷續耶亟拜非謟屢禱非瀆恐敗成事以爲神辱神與天通不疾而速霈乎河翻噓氣雲族縱非三登猶可中熟

謁夫子廟

學者學爲忠孝而已某狂贅妄發孤負明主有媿於忠貪戀榮祿違去慈母有愧於孝聖恩寬大止收郡紱某將歸而內訟焉敢告

韓文公

某與公異世繼爲刺史無德於衰以此愧公被罪而行不敢不告

仰山 塔田

某孤身遠宦懼爲親憂始至嘗有禱焉今蒙朝恩斥歸田里白頭母子獲相保守神之賜也某以罪行不敢辭徊境內顧瞻靈蹟慨然感戀謹遣承信郎事務官王璽以不腆俸金爲之祠下

諸廟

某禱雨未獲被罪而去某不以身之去爲恨而以郡之旱爲憂垂去之吏尚未能忘情於民如此況神千萬載血食于此哉儻得一雨以救歲事吏雖罪去其甘如飴

謁南海廣利王廟 以下並廣東作

某昔者讀祭禮而知海之尊讀韓碑而知神之靈茲以使事出祠下瓣香卮酒徼福于神維粵之南去天尤遠民生今日凋弊可哀某當推君之澤而致之民神當爲民請命于帝庶幾田里之內愁歎少寬嶺海之間番害不作既矢諸心復質諸神

到任謁諸廟

某竊惟幽明各有其職去貪戢暴使賦役均刑政平部使者之職也捍菑除患使風雨調魚稻熟非神之職乎敬奉薌幣以告

聖妃廟

某持節至廣廣人事妃無異於莆蓋妃之威靈遠矣某妃邑子也屬時多虞惕然恐懼妃其顯扶嘿相使某上不辱君命下不貽親憂它日有以見曾衛之士妃之賜也敢告

土地

某將指按部既抵司存夫遠宦與夫水土相習寓居數
其與神人相安也敢不有告乎

謁學

天子不以某爲不肖付以一路耳目之寄昔者聞諸夫
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某雖不學敢不朝夕愛懼求
其所謂不辱者焉敢謁學宮以告

除漕謁學

戍久而壯不飽糴多而民艱食今日上下之通患也上
既妙選常平使者專任糴事復使某就補漕臣之乏受
深責重上何以裕國下何以寬民哉昔者聞諸夫子曰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某力之所及不敢不勉

濂溪祠

本朝至熙寧間事始多而法稍密矣先生於是時奉使
嶺外能使遺民奉嘗之至今此後學之所當師法也詩
不云乎誰謂華高企其齊而

南海廟

某春持使節秋視漕印或者深之某實懼焉靜觀土風
嘿察時事可憂可愕有非人力所能爲者此某之所以
齋心服形徼福於神也

聖妃廟

某由庾易漕見謂驟遷豈上之加惠於遠臣與抑神之
實私於邑子歟方今軍餉宿儲民苦貴糴脫有敗缺將
爲神羞神既隲其始必成其終視事之初謹奉瓣香以謁

土地

某茲由使司挈入漕治雖曰受命於君豈敢不徼福於
神乎敢告

謁學

某使南粤無善狀然田里疾苦察之熟矣家君對將
以自繫身獲者歸奏天子庶幾不辱君命之義

濂溪祠

某蹊先生之官居先生之宇晨出夕入如將見之君命
有嚴歸奏使事俳徊祠下猶不忍去

諸廟

某來南兩載迭更庾漕若關與舶皆嘗次攝無勞於國
無德於民一筆勾去孰云不宜茲蒙上恩歸奏使事面
君省親臣子至願望不及此神實福之謹奉瓣香稽首
以辭

土地

某居此甚年幸無烖疾得與其孥今舉室而返神賜厚矣
敢不告行

其於書少所通解而於司空城旦之書則尤未之讀也其何以負荷一道狂獄之寄哉然嘗有聞於經矣曰欽恤曰哀矜云者竊意自吾[?]至於蘇公呂侯相傳之心法也某雖不敏請事斯語庶幾不爲聖門罪人

諸廟

上不以某爲腐生擢領臬事恐其聰明致其忠愛在其不敢不勉若夫使四封之[?]肅而獄[?]民和而訟少則有非某之所能及者[?]以[?]奉醴?幣徼福于神

三賢祠

惟三公之孤忠大節如日行天有目咸仰[?]於[?]中而不容留[?]於外而其安此亦學士大夫之所當法也某[?]拜香致敬

諸廟祈雨

去歲一旱至今創痍今茲之旱復丁是時[?]何忍敗?之孑遺之民[?]之神[?]依[?]嚮?霆呼吸畢其化歡爲豐[?]祈一禱[?]奉[?]以祈

社稷神

今茲之旱某既請于上帝禱于百神惟句龍[?]之祖人民之主也風霆致雨之神也敢不有告乎其下有澤以沃焦卷某當帥吏民以羞祀事

送鳴山

踰月茸草祝史詞窮赤日黃埃[?]蟲渉秋乃雨也澤氣通肯俾白水生意芃芃茁曰人爲嬰[?]皆迎令餞敢不敬[?]能返于淵[?]惟[?]司[?]豐[?]大賜未終尚冀惠之毋棄前功

送玉淵龍水

自威靈之下臨帥吏民而嚴奉始風日之炎赫俄雲之[?]動既曰淡而遂雨果[?]而傾洞[?]仙官而[?]輕野[?]之拖[?]瀝之[?]田里之殃痾[?]潛虫之至神今[?]之未重返[?]於[?]命[?]流而諷誦忽瞬息而千里[?]變化之妙用來無端[?]夫[?]香[?]百[?]雖送而未嘗送也

諸廟祈雨

驕陽酷烈多稼焦卷將以賚明[?]香告虔[?]方脫口油然沛然[?]之妙不自後先神之於民若[?]若填火流之月[?]坼之田雖獲一溉未保十全縱令雨賜永無伏挺風伯[?]鬼咸退舍焉興雲于山起龍于淵時膏潤之以相豐年[?]士之吏不忘[?]奉惟爾有神[?]此潔[?]

社稷

某五日京兆耳然不忍以旱遺此民也敬奉鄉老命祝
史有禱於爾神也神其興油雲以相賜爲之仁也起蟠
龍以沛膏澤之功也非特以接續一溉之功亦所以全
活存饑之人也

諸廟謝雨

某車去禱雨人晒其迂神獨願欲如鼓應枹甘霔速旦
焦卷者甦膴膴原田今飴苦荼坐使愁歎轉爲歌呼神
功昭昭沒忘之乎卮酒不腆神以我孚

社稷

旱而禱國之典也禱而雨神之功也神之愛吏民如此
吏民於報本之禮敢不敬共

謁夫子廟

某以諸生廉一道上不能將明天子之德意下不能消
弭吾民之愁歎視聖門使於四方而不辱命者有愧多
矣蒙恩錫以敎諭學宮稽首以辭

三賢堂

某少慕恭先賢之風晚使吾君之國民益梓州益負求所
以推上恩而廣遺愛者未之能也蓋今之時視爾代間
既異視處實渫滸亦大異有愧於三君子多矣辭印遂
行不敢不告

諸廟

某司泉玆土俯仰歲餘民雖貧亦粗安田雖瘠亦中熟
使某不獲罪於田里而去者神之賜也謹奉瓣香以告

土地

某遠宦多畏荷神之祐獲與其孥全璧而去不戀三宿
浮屠則然未能忘情寧不惓惓

焚黃祝文

寶慶乙酉　通奉大夫

先君之沒十有三年不肖孤早皐泣恤行路萬里茹荼
朝籍而贈先君三品爲虖所以顯揚其親者如此可謂
微矣雖然國恩也君命也先君之教也不敢不告

紹定戊子　正奉大夫

今上初郊詔加先君一秩明年不肖孤克莊試邑秩滿
始奉綸命歸白松楸夫君恩未易報先訓未易承也敢
不懼哉

紹定辛卯　宣奉大夫

去秋天子有事于明堂加惠溥率無間幽隱克莊雖編
罪奉祠猶得以追榮先君爲虖罔極之恩不可報已往
之過不可追方來之善猶可勉也惟忠惟孝可荅君父
敢奉新命以告

紹定癸巳 錄當

迺者明禋禮成祭澤優渥小大之臣皆得以榮其親於是先君復進兩秩大官至二品其儀與物亦稍異矣豈非聖上之隆恩先君之盛德乎克莊等敬奉所謂彙錦綱袋若白之拴掇

嘉熙丁酉 特進

去秋禋祀先君以三子陞朝進秩一等明年冬克莊免官還里克遜懷詔過家克剛方忝邑寄命並其奉制書白于墓下自官制行而特進為丞相官寵光之華戶門極其厚矣忠孝以報君父可不勉乎

嘉熙己亥 少保

亟保古之三孤今之一品仕而致身于此者幾何人哉没而紊官至此者又幾何人哉惟朝廷之優恩與門户之積慶敬奉綸言白之拴掇

淳祐癸卯 少師

國家於祭澤無所靳於贈典有所止師且極品不可以復加矣然音容之隔一世矣穹上之木參天矣諸孤或仕或止焚黃者七始拜今命寵光之隆異於月之久長雖榮也抑所以為懼也惟忠惟孝盍各勉旃

淳祐己酉 齊國

去秋禋祀五母自魏封郢綸並吾及門已不及見嗚呼若子若孫謂迎錦誥拜于膝下安知乃奉黃紙焚於原頭耶逝者有知以敬君命嗚呼痛哉

端平乙未 安人

以吾國有典與中外命婦序進有差而君嗇天獨不及見焉以祭澤始得再命夫死生契闊人世之至痛也存没及榮朝廷之異恩也日吉時良焚黃于阡君其歆其以承休寵

淳祐癸卯 恭人

郊禋祀上有異恩加惠羣臣及其妻息強甫忝初補宜人加三命於是西樓之木已拱爲孝白日長夜之訣余固已沉恨於一生矣昭天漏泉之澤君得無少慰於九原哉

淳祐己酉 恭人

頃侍遊廈記禮徽章叨奉綸言進秩元士雖不旋踵去國然祭澤之行無間中外明庚登賦仕恭人加封爵爲虛父子夫婦蒙被國恩如此將何以爲報哉敢告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墓誌銘

趙仲白墓誌銘

仲白諱庚夫宗室潁川郡王之後曾大父某知郢州大父某父某妣爲閩人仲白少玉立風度如儒書一覽嘿記盡卷不脫一字爲文章神速兩試禮部不中第用取應補官久之不調鐵漕辟嘉興府海鹽縣酒務府公王舍人介撽權貴能鎭勢家或爲大商地匿稅鉅萬仲白捕治之急勢家誣訴于外臺下吏鍛鍊成其罪坐停官王舍人抗論力爭于朝不報仲白既廢杜門苦學貫穿百氏特邃於老易喜繙書坐一榻下蓍布蓍不已以爲世道隆替人事成壞皆繫乎數從方士受水丹心獨神其術談禪尤高朋友莫能詰難其平生志業無所洩一寓之詩蕭散如山和平沖澹之語可咀而味憤悱悲壯之詞可愕而怒流離顚沛之作可怨而泣也會中朝有知仲白前事冤者得復元官於是淮蜀交辟而仲白死矣仲白性不妄交與潘檉趙師秀論詩曾極擬參同契輒聘合遇貴公張燕廣座命題衆賓方嚬呻營度仲白已飛筆滿軸神色自得蓋其所挾高未嘗齗齗人而每出人上故愛仲白者寖少厭而忌之者衆矣仲白家貧不屑治生烏帽唐衣自號山中翁所居隙地纔丈許而花竹水石之翫皆備古梅一株終日吟嘯其下其歸自海壖也新脫酷吏手行李蕭然妻子奔迎藍縷猶以兩夫舁一鶴自隨晩客京城鬪鶴死涕惜不食賦詩甚哀其情致風味如此嗚呼斯人不可復見矣予觀昔之文人若相如李白世稱薄命然所爲文親蒙天子賞識給札捧硯之寵極一時之榮焉近世林逋魏野皆以匹夫名字流入禁中數下詔書徵聘仲白才追昔人會開禧嘉定間天下多事二邊用武君相所急多材健功名之士而山林特起之禮其廢已久由是仲白阨窮終身其文不達於天子徒爲閒人退士衲僧羽客誦詠歎息之具而已仲白卒於嘉定己卯二月壬戌年四十七十一月庚申葬于城西七里甘露山配顏氏國子博士杞女有高才與仲白如賓友男時顧女二人時顧哭謂予予幸銘吾先人念昔與仲白遊二十年嘗約歲晩入山讀書仲白棄予而先行而無所詰也疑而無所訂也瑕而莫予攻也危而莫予鞭也嗚呼悲夫仲白既明數前知死日訪其友寺丞方公信孺求棺及死方公捐美檟殮之仲白詩最多自刪取五百首所著有周易老子注山中客語首棠集予早知仲白顧今學退才盡銘其墓有媿

也至於拊其家教其孤行其文字於世方公責也銘曰
萬山四圍君藏於斯所埋者骨不埋者詩後千百年陵
谷或夷讀君集者必封崇之

林沅州墓誌銘

公諱埏字仲成其先固始人八世祖著作平遷福清曾
祖諱伯材三舉進士不第祖諱格特奏名爲建州司理
參軍贈通議大夫父諱適元特進士第四人事　高宗
皇帝再爲中書舍人終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母碩人
范氏贈齊國夫人所生母劉氏贈恭人公以父遺恩授
承務郎監紹興府税漳浦縣丞親年高求監南嶽廟歷

福建路提舉司幹辦公事待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
字闕丁劉恭人憂知潮陽縣除提領户部犒賞所知沅
州秩滿乞閑主管雲臺觀改沖佑觀積階至奉直大夫
爵開國男慶元丙辰八月十日卒年六十九葬縣境大
湖山之原累贈正奉大夫公蚤失父母兄刻苦自勵事
所生母盡孝撫教孤姪恩誼至篤爲小官數守職爭是
非不肯屈理以徇勢潮陽時有旨造戰艦州不出一錢
符縣白科公爲書條其不便守怒訶責愈峻公藏州符
不行束擔欲去會詔罷其事潮州常賦外有身丁船頭
鹽錢民困苛取公以撙節嬴財代百姓兩年丁鹽之輸

酒所時長官欲以利啗公奮然曰諸庫方告匱乃以酒
本錢爲羡餘是不爲明日計乎遂不果啗嘗議欲以諸
庫分隸諸郡而罷提領一司後因陛對復言之沅遏蠻
徭公之治以恩信爲主而守備亦不廢民吏晏然諸臺
上其治行公力求祠歸不復出矣公清謹嚴恪外和内
剛居家莅官皆可師法人莫敢干以私然其身未嘗有
求於人自中年即倦仕進及三子中第喜曰可以遂吾
志矣蓋食雲臺沖佑之禄凡八年故人有氣力者欲相
推引竟莫能致病革猶整襟危坐語家人曰吾平生無
它憾獨挂冠不蚤爾其止足無羡堅凝有守亦得之天

性非彊然也配宜人卓氏孝慈勤儉閨門肅和誨子
尤嚴先公三年卒贈碩人子男四人璟終從事郎知靖
安縣璞今爲朝奉郎主管鴻禧觀瑑朝奉大夫主管崇
禧觀同登甲辰第琮終通直郎知海豐縣女三人長適
朝奉郎通判臨江軍鄭元清次適進士陳自立次適宣
教郎知光澤縣潘梅孫男九人公變文林郎新監鎮江
府大軍倉門公承公奕迪功郎將樂縣主簿公遇公褒
公選公益公凱公泰孫女二人長適文林郎劉克莊次
適進士鄭元善曾孫男女十三人初中書公爲南渡名
臣登侍從帥方面貴顯矣及卒田廬蕭然幾不足自存

公以孤童脊㷀門户傾而復起衣冠月盛遂爲大族然
恬靖廉約之風累世不變所居縣之石塘言家法者皆
宗石塘林氏云公殁二十有八年嘉定癸未克莊始誌
其墓而爲銘曰 仕以蚤退爲賢家以僅足爲豐以此
詒後以此治躬庶幾於疏仲翁邴曼容之風乎大湖之
阡謖謖叢松奪夫過之必有作容立夷谷湮斯銘無窮

叔母方宜人坟誌 代作

先母宜人方氏都官五世孫嫁時先君故貧曾祖母祖
母尚亡恙伯叔父姑妯娌皆聚處共爨先君素重承義
仕所得祿賜奉親贍族外私室不棄一黍雖器服急用
有以空乏告者輒推予之先母未嘗少有吝意更自課麻
枲紡績之事敬飭薄味見者不識爲士大夫妻也既嫠
居益勤生資家書夜息寒暑無休時僮汲婢紡左右
無惰人伏臘祠祭慶吊昏娶中外無廢禮嘉先君之緒
業賴以存其孤依以生諸孫大者壯小者抱人謂先母
憂勞癯悴極矣而康愉壽祉之報未艾也嘉定元年三
月壬辰以疾終于寢年六十嗚呼天於厚薄脩短之理
何如耶將其孤不肖大罪奪之亟耶明年三月甲申合
祔于先君石室墓原因泣血書歲月于坆

林程鄉墓誌銘

縣九牧而下世居澄渚至尚書公徙莆爲烏石林氏之
望於莆久矣君諱沉字仲東贈正議大夫諱良翰之曾
孫吏部尚書諱大鼐之孫朝請郎知賓州諱寶儉之子
以賓州遺恩入仕歷廉之法掾廣之曠倉用薦者循從
事郎綱貢循儒林郎知梅州程鄉縣嘉定覃赦循承直
郎卒年五十八君少嗜學與君同硯席者多擢第君獨
不偶爲人坦易外若無畦畛而内自重不苟合初筮丁
母莊夫人憂廉守使謂曰掾更旬日書第二考吾爲掾
周旋印曆可乎君泣曰懷欺不忠匿哀不孝敢辭焉監
倉官廒聞天下仕者貧往往冒歸以爲常君取俸外錢別
儲之比去以輸公帑外臺欲申曰廉吏也交薦之治程鄉
尤有聲獨役錢八千緡石壁寨姦民集八聚衆販鹽剽
掠先時提刑捕逐不能得君設重賞禽送經略府梟首
者三人境内清矣浮橋壞公輸俸營之占者曰九良星
在焉不可君笑曰有是哉竟其役遂属疾不起護歸邑
人哭送烏摩占者之言然耶抑偶自死耶昔邾子卜遷
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遷
之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君亦以民爲重身爲輕
而不惑於吉凶禍福之説使遇聖賢必錄之矣君前配
趙氏南恩守師謙之女繼謝氏肇慶府教授時之女一

男慶老前葬來乞銘余祖母令人君之姑也當尚書盛時蔡谿園池甲一郡今朱門喬木儼然無恙而君舊淵落盡矣不特興替榮悴之可悲也銘曰　癸未十月君卒明年十月君墓辛酉維日甲庚維山瀨溪之原賓州之阡葬書曰然其繼必蕃

方武成墓誌銘

嘉定壬午冬莆田寶謨方公卒配葉毋林不幸繼卒明年君自官下來奔喪盛暑營二窆距家可三十里余一日與飯往勞役夫見君苦痁夯呻吟原頭余曰君羸瘠已甚即暍死奈泉下何君猶自力封壙而返疾遂不瘉

以八月朔卒君名左鉞字武成開敏有膽智卝角抜廣東漕解寶謨公使淮東兵驟起君衮衣習刀槊善馳射益熟塞地事稍談兵寶謨公既發不用益自放山水間搜奇抉幽四馬如飛君策蹇驢隨其後以登臨嘯詠爲樂短帽風襟散朗見者皆曰眞方孚若子也要放君伯父孚若持其表入賀補官授德慶府司法參軍發時年二十五娶尚書易公祓女一子肖篤余游君父子間父尚未知君能詩及纂上精舍成稍從余論質余未嘗深剖君亦不詳扣也既而怒悲突起語出奇崛如海鶻天驥一奮千里朋游皆披靡退舍矣葉公適嘗曰此郎句法天成殆鬼神送與耶趙公汝談亦云武成詩如數十年用功者其見重如此初寶謨公有勞於國暫斥且復用君尤傲然疏俊平居厭綺羅而嗜餘飧棄安逸而習艱澀固異於袴襦子弟矣而天嗇之上而國失才臣也下而家喪鉅子也哀哉甲申六月壬申易氏祔葬君于安田洋祖母林夫人之墓曾祖憲陽江令祖松卿京西轉運父信孺寶謨公也銘曰　吾聞奇偉之士常在世間太白曼卿不死而傳信斯言也峭壁之上懸瀑之下安知吾武成者不追雲逐月來往而盤桓耶不然若斯人者豈長奄奄而遂盡於九泉耶悲夫

閤皁山道士楊固御墓誌銘

固御楊氏名介如豐城縣梅仙鄉人父文廣母徐幼入閤皁山爲道士寶慶元年卒年六十八葬南園之麓固御學通倫類道書外禪宗方技之說皆探骨髓聽者竦動閒稱閒薄遊吳盡册不售歸山不復出拾墮薪羹三脚鐺或遺不拾皆不受嘗求請工相堂觀一日諸文士集觀中偶酬視固御一黃冠師達贇垢衣蔬之坐隅甚易之句至固御朗吟曰酒量春吞海詩肩夜聳山坐皆駭伏有詩百餘號隱居集固御無徒嗣弟伯椿姪奎貴同學道山中奎貴厚余請銘其藏余觀固御介潔高

淡漠饑自守樂而不改殆賢豈原憲之倫惜其異學殊飾詭世絕物僅與彌明同傳而已銘曰　窮不求吟不哀歸兹丘

卓推官墓誌銘

初文軒林公有重名豐學子雲集門下高第甚衆君居其間最幼諸老生往往避席十五校鄉解于斯時也君志氣署如孫策下江東特然南宮累戰不利及奉紹興癸丑廷對四十餘卷孟流落州縣又四十年年八十四以紹定己丑二月某日卒焉奉命也夫命也夫君卓氏諱先字進之其先自扶風從閩居于莆曾祖某祖某父某從政郎效太安人鄭氏君文高而氣直挌經身古以此屢擯場屋居官廉靖自守無老人日莫途遠之態爲龍溪縣主簿歲旱攝君祈禜多所全活太守傅公伯成閔雨暴喪爲白檄君禱禜不應返命雨至父老詣郡謝傅公曰此主簿雨也爲丞發運節度推官郡倚以治太守欲舁京削君曰吾素無求望故心平而氣和一開其端方寸擾擾自此始矣辭焉以爲增城縣丞常可否邑事長官賴以寡過踰四考不得代經略使辟新會令君曰吾老矣爲南忘返它日何以見曾衛之士復辭焉用省罷法去爲建寧軍節度推官尤旱松溪政和建陽浦城四

邑仰食下流客米至是府禁米舟出城公爭曰四邑獨非建民乎太守史公彌堅不以爲忤益重之然君倦遊歸矣歲晚里居食祠之祿貧無餘石客至必命酒歌聲出金石遇空無時留客消談乃去中吏祝融田祿之厄圖史器服皆盡人疑君不堪君亦不改其度夫人黃氏賢而好施先君二十年卒嘉定甲申君以夫人袝于與教里芹山先塋右爲壽壙四子用光次用偉早世次用尚後叔父允次用龍一女適趙時僬用光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舉君之柩合葬使來謁銘昔子貢問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君自重寡合而崇禮陳侯宓閩清鄭令君瑜皆擁君不容口陳鄭一鄉善士也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君初登爲傅公所知傅公後貴顯終身敬君不衰傅公一代端人也烏摩君可以銘矣抑余有感焉世常謂才與名相須位與年不相待君有賈生終童之才而少不策名有公孫丞相貢大夫之年而晚不得位然則君自處雖無恨尚論人物者不能不爲君恨也銘曰　吁嗟君少崛奇既期頤不憤衰慷自持吟自怡吁嗟天理難推果見報奈無遺令不銘後孰知

臞菴叔先生墓誌銘

教先生諱陶孫字器之福州福清縣人曾祖某祖某父
某贈承事郎母陳氏孺人少負以學自奮嘗游於潮潮
人爭執弟子禮淳熙庚子鄉薦第一律賦傳海內爲式
下第客吳中吳士從者雲集鉅家名族爭虛講席競迎
致已而入太學中慶元己未第十三通州海門縣簿教授
漳州辟酒所幹官改饒東轉運司主管文字用薦者改
秩僉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兼南外宗正簿　上
登極轉奉議郎賜緋魚袋主管華州西嶽廟臺疏鍋一
秩寶慶三年十一月丁亥卒年七十四先生內負摩雲
衝斗之氣而外自蹈居淺超平夷然長身尨眉軒昂蕭

文三七　十二

俗與人交際機辣語簡知者以爲賢不知者以爲亢惟
漳牧趙公汝譡番禺帥楊公長孺尤敬愛趙詩律高無
對壘者獨先生與倡訓揚性峻或面斥僚吏見先生必
改容始不樂往過陵州激迫之行竟謁告去常平使者
雅聞先生名行部至州怪先生已歸因上言趣其可守
祠矣先生起寒苦步吏事明練世務歷官多可書而談
者但目以名儒自有載籍以來志記騷雅識叢抉披研
鈔纂奇字與義窮搜呈露諸文皆有氣骨可行世傳遠
而天下獨誦其詩初朱文公在經筵以耆艾難立講除
外祠先生送篇有曰當年寶戴許杖止合扶孔光趙丞相

謫死先生爲甲寅行以哀之語不涉權臣也或爲律詩
詆先生以行京尹承望風旨急遣捕先生微服變姓名
去當是時也先生少壯忠憤鳴號於都邑衆大之扇幾
不免矣卒幸免既退既老佔畢於寂寞無人之濱金璧
易求先生之集字半句難致然先生詩名益重托先生
以行者益衆而江湖集出爲會有詔毀集先生卒不免
焉嗟前世以言語得罪者多矣種豆觀桃往哲深戒至
本朝列聖好文憐才□人雅士往往以文墨受知簡齋
放翁詩皆驗矣先生之詩主乎忠孝不主乎刻譏送朱
哀趙之作發於情性義理之正窮愁感慨不輕出真詩未

文二七　十一

爲先生之禍而發詩每爲先生之禍焉悲夫先生奉
親孝撫弟有恩意娶崑山沈氏夫婦相敬如賓室無妾
媵躬執炊爨其清苦如此晚稍有俸錢即故山築宅一
區買田百畝有詩文若干篇未詮次沈夫人先三年卒
祔東皋先塋子衆師以紹定二年四月庚申奉先生合
葬書來速銘先生早游學四方所交類當世聞人白首
還鄉益行將盡名理幾熄深居罕出客至從戶內搖手
謝絕之新學晚生少覯其面至疑先生眉宇有異獨喜
與太學博士李君韶監南嶽廟林君公遇還往若余者
亦先生所喜也銘曰　議郎之秩華山之廟既嘗於

少復奇之耄卓哉朧翁晴昔自號揭之碑額以配貞曜

方子默墓誌銘

淳熙庚戌主司選補太學生以禮義廉恥謂四維命題莆田方君子默奏賦第一自京師達嶺海操筆之士競髦之童莫不誦習摹擬望君如天人聲律遂擅天下癸酉司業每以伴君為榮然禮部亦以失君為愧嘉定戊辰始用庚子鄉舉恩奉大對擢冠第二等辟楚州鹽城尉監泰州海安鎮所至上官皆薦曰平生聞方子默尚在州縣乎爭薦之僉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兼南外宗簿推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君貴場屋盛

名白首從仕勤民憂職不以雅士勝流自居鹽城兵饑制置使下令賑濟州議半糶君乞全濟以撒行淮陰實歷二縣初置局縣市君曰縣戶二萬市四千兩折局為七邏僻巷陋為家十餘區以塵暴散在泉真公德秀為守李君方子為僚泉人賢真公又賢二候君常言戟門刺史破家縣令此衰世事古人惟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而已真公擊節其賓主間議論風旨如此在洪秋償偶平酒吏獻策令秋輸以秫代苗君曰秫貴杭賤常也今俾權輸後為永例矣滕公強知其然罷之先是官令城中鹽肆令出緡易楮鹽價艱視前若責南昌新建口岸三十處鹽肆如城中法君曰口岸異城市小販非巨賈緡將安出卒罷括責始君改秩以格不得入縣既佐二府又以格不得入倅故真公每以仕晚用小為君恨為君號一世俗儒而競甚抱損特甚於他人與童子言必誠必敬性清儉敝衆致褐終身不易至居官則秋毫不苟取將去海安舉例券九千緡歸之有司聘使吳固辭伏既節倦游而奉叢祠積階朝散郎賜緋魚袋年七十二紹定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以疾終于家君諱邑號曾祖伯通擢進士第為某官祖子寶故書提禍終遺浦尉父秉白贈朝散大夫所謂草堂先生者也草堂嘗

阜陵時外臺以孝廉薦傳旨以惟書數尉君既仕寀俸今買祀田事兄如父撫姪如子旬浹一會族黨勺羹杯餘常剖而分娶司戶女人先六年葬于城西鄧紋峰之陽子械太學生次其孫次淮孫將以明年十月某日奉匶合葬械哭求銘余先君子與君同研席君於衆兒中獨余獨異余為建陽令發事久矣君白以公歸方留錢十萬市坊書以畀余辭而情君老而勤可憫也夫然受教四十餘年情誼篤焉記河東之先友傳襄陽之耆舊固後死者之責不容辭也銘曰　謂才學不足以發身兮或英妙而奮飛謂科目果足以得士兮或華皓而栖遲

七秩非夭兮外郎非卑其學山海兮所試邑縣烏呼後
人兮徵此埋銘

孺人鄭氏墓誌銘

故海陽陳令君諱垣之配孺人鄭氏以紹定元年二月
六日卒年五十一明年三月丁酉合葬于令君之墓子
男二人琟修職郎前吉州大和縣主簿瑨將仕郎孫男
一人璟將仕郎女五人長適文林郎潮州錄事參軍趙
汝腴次適修職郎新監臨安府排岸兼催綱場公事梁
均餘在室孺人誥懿素少習經傳至釋老諸書皆口誦
心記多識故家事以兀搵之女嬪相國之孫門盛族大
而能盡敬於舅姑其於己嘗嚴之早於己者寬之也與
閭言有婦道焉令君殁孺人作家舍[illegible]巖山之東閉門
自誓閨闈肅然有妻道焉課男以弦誦訓女以箴史其
持家以儉爲主然伏臘冠昏祭祀無違有母道焉琟泣
謂余子舜與吾先人游今吾母將葬焉銘乎余惟孺人
席奔腴之貌而無驕侈之累[illegible]故之節而有潔白之
操敬述其大槩於誌若夫兩家爵里世系在太史氏不
復著也銘曰孺人母汪端明之女來我家法作彼婦矩

韶州翁源縣令從政王君墓誌銘

余友王必成字宗可侯人也有場屋聲六上春官不中
第終於寧德令其弟自成字吉可吉人也未幾復終於
翁源令里巷嗟惜翁源君將葬孤時來乞銘余曰銘必
有據也子之先人官海而事軼其季銘時袖書一卷載
君世出言行無毫粟滿失余覽之愀然曰是可銘已按
君之先自泉從莆曾祖某祖某贈朝議大夫父某朝議
大夫知常德府君以父任爲徽州黟縣尉比去邑無盜爲
南劍理掾俗很刑繁君至剖斷無滯再考獄空州人以
爲異事治翁源先教化惠邑少儒捐俸葺學以倡厲之
立墟市行保甲通商弭盜瘴俗熙息不幸半載病卒秩
止從政郎年五十二嘉定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也後八
年紹定二年十月二日葬于塘奉井山之原前夫人方
氏先祔祖塋與君同山異壙今夫人林氏三子嘉卓幸
次畔次鼎鼎爲叔父後三女長適戴守中次適蔡若公
次未行君樸茂寡言笑居官尤不喜游飲僚友每曰王
君在座殊令人不樂尉有獲盜上州者君鞫其獄尉訴
郡僚懷黃金爲餉君大駭謝絕之尉懟曰理掾郤吾金
敗吾賞矣獄上尉論賞如格初徽守趙卿希遠劍守朱
公端常嘗以大小狀薦君君自不汲汲故莫有繼薦者
或爲移書求職司君寘架上書生壓卒不取覯時所記
君遺事類如此又曰吾父平生無它長退一步而已夫

不受金不害廉士之常事非卓行也揭常事為卓行是虛世無實為之也若君之所自守豈非澆薄之祥瑞叔季之絕景歟然而榮於華軌夢想絕企先疇擢廬尺寸不增老還調位不足逞志歿顙秉祿不足返澀爲庫廉退為之也銘曰　吾嘗從君兄弟之間長君彬彬少君謙謙經寧德無一乞之遂翁源有終身之海嗟夫畀不肖若常豐子善人若常廉莫致詰於沈味歷有光於幽潛

亡室墓誌銘

福清林氏自南渡百年號禮法家君曾祖適龍圖閣直學士祖埏知沅州父瑑今為朝請大夫直秘閣為余妻十九年余宦不遂江湖淮海行路萬里君不以遠近必俱嘗覆舟高灘十口從死獲生吉身衣裝漂流失且盡無余方窘撓君泰然如平時又嘗泛浙江柁折舟欹危在瞬息君亦無怖容余貧居之日多君節縮營薪水未嘗嘆不足即有祿米君奉養服用一不敢侈益其儉至惜一錢然於孫遺則抽簪脫珥無所吝其仁至不呵叱奴婢然家務劇易粗細不戒而集余歷官行已退休之念常勇於進為澹泊之味每釀於酬也君佐之也余調建陽令君已胃弱運食抵官且愈矣復感風痺神色渝好不類病人余更為君苦脾泄顛歲州黃芽百粒不止既與父老號炬瑑匝縣門朘拜所謂佛者為君祈安既逝邑人相吊如喪親戚既訃鄉之賢士大夫皆嗇余曰孝敬慈順可為內則若今亡矣君諱節封孺人生於庚戌十一月十七日歿於戊子七月六日年三十九明年小祥之翌日壬申葬于壽溪西劉之原男曰昌既冠曰昇女曰靖曰緊㠯與二女皆夭然生一男一女尚幼初叔閣公與黃宜人夫婦賢閑一時君清約似父淑媛肖母歸余之年黃宜人卒又三年舅侍郎卒執喪毀瘠泣慕終身事姑太碩人恭謹敬妯娌柔順待族戚有恩意故自返柩至封坎六親之哭者皆哀而秘閣公與吾母之

悲情傷痛過時而未平焉君有至性忠孝大節皆暗與吾徒合往年虜騎大入余當從七帥督戰君適患懸癰呻吟床褥聲余猶豫未發君曰婦病小撓虜入大恥若之何以小姑大也余媿其言即日渡江臨絕尚惓惓姑父又以昌屬余不忍訣余曰鄉余身捐而子不使君有遺恨也君領之而恨又是為概遺復為家舍以讀書休息而今而後可以修身俟命矣乃納石藏中銘曰　黔婁於陵仲子之妻遠矣世之婦人鮮不以富貴利達望夫子也君則異是以廉退為書好以義命為限止也然彼健而此病彼壽而此夭者則又何理也嗟嗟乎君行

路之所哀況恩誼與倫紀也夫既無獲於彼則宜有償於此也烏虖悲夫

後村集卷第二十七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墓誌銘

巴陵通守方君墓誌銘

方氏皆本長官爲莆鉅宗長官六子祕書少監仁岳者其後尤顯傳六世至君之曾祖監左承議郎提舉廣東學事祖庭實左朝散郎宗正少卿兩世俱贈太中大夫父盛朝奉大夫知南恩州贈中大夫君以父任爲藤州鐔津尉再調宜山丞會族兄寶謨公信孺使虜辟前議和諸君輔行遂以極遜督視行府準備差遣爲使虜虜許寶謨公見堂上餘班堂下君苦爭虜不能奪許諾者犯寧考嫌名君愠見責之又欲以佩刀易君劍君曰吾以所乘駒易子之馬可乎虜曰官馬不可易君亦曰官劍也時君年二十六往返者再脩三資爲惠州判官循州長樂令縣與汀贛潮梅接壤岡阜深阻姦宄伏藏君弛鹽禁而盜清邑舍庳隘絃誦稀少君作新學而士勸攺秩知玉山縣先是長官多以不治譴去君至邑大治邊事起市軍需道戎谿江東西騷動君才高上無乏興下不知擾餘力新玉虹橋臺郡以治狀聞通判雷州丁母太令人鄭氏憂服闋主管仙都觀通判岳州民間有巨訟州縣有難事大官必曰非方通判不可郡並洞

歲丁亥夏旱溪民皆殍居君道遽因傍郡所過行視水災
擢發常平米賑贍常平使者董與幾聞而賢之與提刑
交薦權州事前守董煇拘柏客木未用也總領撥取之
君曰木屬州不屬總領與半可矣因言州頃被火未復
舊觀盡留其半以葺州乎總領怒誣奏君與士木爲游
觀君去不以爲恨人追送彩旗蔽路於是四川錢萬州
廣西府涪州皆不報嗚呼善事上官柔也不畏強禦剛
也挾貴征利勢也守戢抗論理也國家於士大夫欲其
剛不欲其柔欲其徇理不欲其徇勢而君之所遭如此
蓋剛不勝柔理詘於勢其來久矣悲夫君仕宦三十年

文卅八

嘗借僧屋以居歸自巴陵始葺舊廬疾起脾胃以紹定
二年四月二日卒于寢官至朝散郎年四十九配林氏
封安人五子長鈉次鐄先卒次鍚次鏗以其年某月某
日葬交賦里北山吳坑之原君玉立美鬚風度蕭散琴
書侯鶴不離左右心悟筆法大字勁拔得瘞鶴之意小
楷遒媚有黃庭之韻詩律尤高以后山爲師故家之美
子吾黨之快士也然爲人精練不以請謁自放早孤苦
貧其歷官成家皆辛苦自致不緣它人使天假年豈不
爲材公卿悲夫君諱世京字可大自號可庵銘曰　宗
卿仗節溫故宮手攀陵栢號悲風還奏有淚暇衮龍紹

興閑舊時不同祖主復讎孫和戎慣平恥歟著存寺宇文
復前事思遺忠

朝請大夫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林公墓誌銘

公諱瑑字景良福州福清縣人將作監簿贈通議大夫
格之曾孫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適之孫知沅州贈金
紫光祿大夫埏之子少入太學淳熙十一年與兄璟瓌
同擢進士第公唱名第四教授鄂州始增學舍往時巧
州家循羊稅錢助養士公卻不取秩滿差幹辦江西路
轉運司公事丁母卓夫人憂服闋差幹辦浙西路提刑
司公事丁金紫公憂服闋幹辦兩浙路轉運司公事沈

文卅八

運使作霖名能吏事壹委公沈公畫諾而已鐵輸之訟
多撓於勢公介峭自立門絕私禱有旨與掌故執政欲
攙授公謝不願既歸四年不通闕執政怒超用它人開
禧末始除吏部架閣嘉定初元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
諸王宮大小教授輪對言臣待罪班行更化前後皆所
目擊不知今日立政用人建法施令有以異前日乎廟
堂除授未公宜援請謁不肅孤士沈下僚窮民茹怨氣
陛下真誠有餘剛斷不足名更化而實不更化始欲善
治而終不可善治別疏言戰鬪流移饑疫盜賊之餘民
生可哀內帑積而不散掖庭用而不會戚里無勛勞而

繼當黜璫雖營繕而乾沒甚討論裁撙以裕民乎又言
今天下之財盡歸贓吏破數十贓吏之家可活數百萬
之民矣改國子博士求去出知興化軍前守坐揩價罷
蠹民動以減落訐善良持官吏公出令曰詔書不云乎
于者受者俱坐之應交易已受錢而訐若罪如詔書未
受錢若未爲行用止罪訐者民不復訐監司按產高下
配民藏揞公曰民未户曉請爲期會覺之擢點官至公
又使吏摘詰民得爲備比去無一人犯令郡多佛寺舊
寺取財名曰實封逐僧没穀名曰拘籍公悉罷之郡計
反羨錙三縣夏稅寺院五之一第一第二等户三之一

又廿八　甲

第三至第五等户半錙之一錢至六十錢户全錙之以
撙節錢代輸其治以惠利惻怛爲主待吏民至誠無鉤
距然情僞皆得未嘗拒人絶物然非苟相干者見公風
度往往忘言而去自有郡以來獨公遺愛久而見思知
全州治全如莆未兩月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引
疾辭不拜全人惜奪公有峒徭數輩聞老矣相率造廷
願公毋去改知袁州疾愈袁人將來輅力請祠兩任成
都府玉局觀改建康府崇禧觀紹興府鴻禧觀　今上
訪落召赴行在再辭弗不允公拜疏不已曰臣進無所
補退非爲高以病卧家不任朝謁惟聖朝哀憐上知不

可奪除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訓詞云飭身謹行爲
郡廉平者朕眷眷如此貪刻躁競之習亦可少媿矣明
道祠禄有詔因任視勇退如樂進保閒冷如擢位舊廬
略繕葺小圃粗種藝觀花木之芳潔不甜賞也愛風月
之高爽不嘲弄也躬中佳時幅巾短褐野眺露坐悠然
忘歸每言吾一生無求最樂又言人不可有勢不可有
名不喜爲要官曰勢之所在不願交聞人曰名之所在
積毁足傷時作時愈紹定二年春疾動涉秋不愈食寢
少氣寢微猶自力無惰容對子孫無媮語整衿拱手以
至于逝九月晦日也年七十一積階至朝請大夫公弱

又廿八　五

冠擢高科留滯二紀幾爲學故學官中年去國白首辭
召立身本末世莫瑕疵平日論著貺悉焚棄惟存通鑑
記纂其閒精識多先賢所未及揚震四知之論自漢謂
之名言公曰衆舉茂才而得懷金之人是不知人也此
言之至於我是不能使人知己也嗚呼公賢於震遠矣
名理之外他無嗜好孝已雖當親故待公而食者若干
人傾橐賑救買田贍宗無柄而及物不富而好施人以
爲難性友愛與容州使君少同登老同退秀眉黃髮時
論以方二疏遺言無一事可恨恐戒吾兒耳配宜人黃
氏温陵人通直郎輕之女幼隨毋蕭夫人依舅蕭林公

簡爾愛之如子既嫁公嚴之如賓爲人有識量達義趣澹食素飾相安隱約先公二十年卒葬清遠里福勝山之原二子公邁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選孫男四人觀同合新自宜人歿二子朝夕侍公跬步不離家庭講肄偶有會意輒喜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內公遇始調乎佐尉不忍去其親自乞嶽祠孝謹恬退家法然也一女適承議郎新通判潮州軍州事劉克莊不幸克莊悼亡公始衰病悲矣二子以十二月八日奉公合葬笑謂克莊子宜爲銘公制行沖約有黃憲陳寔之高論諫明辯有賈誼陸贄之通治民豈弟有陽城元結之恩可

以厚風俗專朝廷而浮湛閭巷終棄不究惜哉自古及今士之卷懷退處者多矣主莫我知也時莫我用也若夫既知之矣將用之矣乃獨行其志長往不返豈非大易所謂遯而無悶孔氏所謂樂而不改者歟是不待銘而傳者也雖然不可不銘也銘曰

余欲揚公之善公不近名揭公之清公退人知後無良史公託銘詩昔有名筆卓行循吏非公其誰於乎後人勿發茲碑

姚元泰墓誌銘

君姚氏所居江上介與福之間籍占二郡始名正夫拔莆田解開禧甲子易名元泰福州首薦考官眞公德秀也天下皆誦君賦尤工策論諸筆千字辯麗條達累上春官不第　今上登極君當拜官不就卒年五十五紹定庚寅正月乙酉與配黃氏合葬新興壠二子悅早世榮一女適李某嗚呼先行後藝古也行藝兼取漢也遺行取藝唐也壞取士之法自唐始然當其時主司得求士陸贄擢德輿是也先達得薦士陸傪韓愈是也士得自薦行卷是也論定於平素而一日之工拙不與焉至本朝文法益密主司不敢求先達不敢薦士不敢自薦糊名謄真棘焉歐公欲紬劉輝而得劉煇蘇公欲取李廌而失李廌二公皆文擅當世眼高四海而抑揚去取

之際如此然則君之屢擯於春官無怪也君博通經子疏義音訓皆暗誦入試用某事某事出處無一字差銘曰

昔孟氏有天爵人爵之論嗟君平生所欠一第若其天爵豈不泰貴勉哉後人嗣訓勿墜

顏安人墓誌銘

安人顏氏承奉郎致仕林公英中之配承議郎清湘通守百嘉特奏名百揆之母年八十七紹定二年十二月既望病卒於是承奉公歿且三十年明年十一月既望合葬烏石山孫男五人女一人適方雷發曾孫男女各一人始安人歸林氏夫貧子幼箴教誨育情誼兩篤承

奉公厚德稱鄉閭二子儒學登科第安人力也未嘗覩
書而是是非非皆中於理通守成童時誦通鑑安人聞
秦皇漢祖事以爲仁暴不同興亡亦異中年稍喜佛學
然不泥像教自治心性而已通守爲永春等有惠政則
曰老人之教邑人亦曰壽母之賜相率摧所謂浮屠者
憂矣嘗言一日中須行一二方便事以此自勵亦以勵
人見里中好善者爲喜惡者必曰若有天道豈無罪福通
守仕益久家益薄詰其居升曰蕭然升其堂稱歎然
勤孟母之機截陶親之髮若千金之家焉負季路之米
烹茅容之雞若三牲之養焉其慈孝如此前葬通守命
克莊曰銘以幸子譔及安人之先自固始徙莆祖時亨
清海軍觀察推官父師稹母林本路茶使某之孫銘曰
一簞半菽其安臞儒之貧萬鍾五鼎不待令子之貴可
悲也夫可悲也夫

林龍溪墓誌銘

君林氏名及之字時可以孝謹自操持若嚴父哲師之
臨其傍也以禮度自檢責若法家拂士之議其後也發
言主於謙厚若恐其有牴觸也制行歸於平實若恐其
涉矯亢也爲人自幼至老大槩如此人知君粹然佳子
弟而已然皃訥而心敏表和而裏剛蓋人有所未知者

尉增城豪吏誣渭捉巨賞符長官上密募廣私舍君曰
毫髮毀屋返使掾湖州戚畹與濮秀二邸在焉先時諸
貴月遺僚官錢三萬免俸與履君卻遺禁免諸貴皆曰
司法猜吏也不敢怨用增城獲盜賞改官丞永福尤清
苦吏卒不勝飢皆棄去至自行文書宰龍溪豈前學
以衙智亢戒爲耳聽訟怒智賊覓曰寧得罪上官無得
罪細民寧負吾縣無負吾赤子雖被訶詰終不改度代
歸以紹定二年三月九日卒年六十一秩止宣義郎賜
緋魚袋四年三月壬寅葬于常泰里羊平山之原夫人
蔡氏一子友端二孫尚幼初君大父祕閣崇更犀節父
徽猷使閣廣江東西皆名部牧信泉明福皆大州以清
節聞天下身後壁屋一區田尤薄君廉介乎父祖而官
減乎家世里人多悲傷之今夫驟貴者必暴富本之寸
祿俄美輪奐舊無塊土俄亘阡陌者皆是也陽虎曰爲
仁不富優孟亦曰貪吏死而家室富廉吏死而妻子窮
然則廉而仁不若貪而刻歟噫此爲人欲方勝天理未
定者言也及定而勝則于公之門大而楊震袁安之世
貴矣曾大父中大夫諱選祕閣公諱孝澤徽猷公諱枅
母令人黄氏吾母太淑人君之從女兄也乃敘而銘之
銘曰　崛起而敗素宦而臞符君之家其有後乎

李節婦墓誌銘

李氏莆田士人王孝曾之妻也嫁暮月孝曾死里中慕其容使爭求娶兄弟憐其少寡將奪嫁李曰夫死而背之不義姑老而棄之不孝請勿復言吾死王氏矣或曰如貧何李曰蔬食足矣或曰如無子何李曰絕者不可繼乎姪謀於姑取姪之繈抱者爲子里人初聞而賢之又疑之曰徼於暫者毋渝於久令於始者希必不繹於終也既而李事姑撫子皆應禮法持身如玉雪寒暑時祭享不飾容服宴游俱削迹姻娌希見面蓋十年而姑沒二十年而子娶及見孫男二人女三人於是昔之疑

者莫不悚伏敬歎仰其人高其節也初王氏窶甚至無以養生送死李笄積銖寸遂成中產冠昏喪祭未嘗求貸歷舉三世藏寄之棺及其夫序葬於常泰里黎洋山援葬其姑黃夫人於保豐里唐基山預營其右曰它日以我祔焉然後里人不獨悚伏敬歎而高其節顧其才亦不可及也紹定辛卯李寢疾二十有八年矣四月己卯病卒年五十六向之悚伏敬嘆者又從而悲哀悼惜之也子宜績遵遺命以明年二月壬午葬大事介余友人李鋼來求銘昔歐公書節婦人以愧五代之爲臣者余錄李氏之事抑揚反覆非止可爲內則學士大夫覽之亦足以自儆也彼其閨房婉孌所立之卓如此使爲男子逢世變故必能抗夷齊之志受人付託必能任嬰臼之事烏虖可敬也夫可敬也夫李氏曾祖宗顏通奉大夫祖利正父宣仲銘曰　言不出梱足不越戶少不踰禮老不改度藏其末掩之斂續其已絕之緒是爲節婦李氏之墓

陳太孺墓誌銘

紹定辛卯仲冬壬寅新安別駕方君持與其弟爚術其母夫人手父府君之墓徵銘於克莊曰知吾家事者莫如吾子願事之方劉鄰也克莊之先君子於別駕君之

諸父友也敢諾不敢辭夫人陳氏祖繹之瀏陽令父某登世無子夫人鞠于叔父及歸府君姑曰恭謹有禮法不當如吾婦乎族戚相語曰溫良無忌刻不當如某嫂乎毋宋改適從寡無所歸夫人奉事之終身女弟適異縣季亦寡夫人經紀其幼孤無倦色嘗以古語勵二子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我婦人不解書意嘗謂勤則事無不可爲耶別駕君果擢第篇亦有聲揚厲夫人獲居一紀別駕君遊宦四方板輿必俱佐懷安人皆曰佳哉主簿教京口士皆曰賢哉博士宰瀏陽人又曰仁哉長官毋教也別駕君仕寖顯朱紱象服娛侍里第夫人遽

以庚寅十一月六日卒年七十四二子符簫三婿貢士
黄龍進士林復之楊穀四明人孫男曰子同嘗按
江東漕解曰斗孫孫女二人昔者詩書圖史所載多閨
門淑媛之事共姜伯姬以節孟母以訓曹娥以孝盡不
可勝紀至近世碑碣始詳於王公大人而畧於婦人女
子若以為無與於世教者夫如是則列女之傳不可復
續而彤管廢矣若夫人者母之孝女姑之順婦夫之令
妻子之賢母也與詩書圖史所載皆合銘其可已乎銘
曰　林公立義里之耆舊其尹慄安升堂拜母夫人有
規令尹敬受烏虖夫人豈惟女婦使為男子凛然節守

文卅八　十二

我銘匪誣以詔不朽

丁元有墓誌銘

甫無他丁君之先自閩始遷校書郎諱彦先者傳四世
至君之先府君諱璉成是生八子伯槐伯林伯橓皆貢
于鄉伯梅尤有聲場屋伯桂擢己未第今為宗學博士
君諱伯杞字元有於次第二慶元丙辰入太學嘉定丙
子監舉庚辰内舍校定紹定己丑九月辛巳試上舍乃
握筆覃思暴得疾扶出卒尤踰旬年六十九博士哭之
慟告于朝乞護君喪還里不報孤南一奉匶歸葬北山
後五年癸巳十二月甲申始克葬于豐成里後洋之原

君在太學三十年行藝絶出屢挫益銳己亥舍選既定
將選以詩賦訂紏時御史劉公黨韋試為之太息　今
上龍飛又于學者例得仕君獨辭不拜為人於倫紀篤
篤親親戚朋友急難勇為之志其力之不足也毋棄宜
人配王氏二子南一拔漕解南英後伯父二婿進士楊
龍起黄景宣龍起著固烈士闕君卧徒步赴喪不幸亦
客死初府君刻意誨子以詩禮名堂又軒林公為篆其
扁君兄弟競爽珠璧相映人謂如荀氏八龍矣既而多
不得年華而騂貴士林悼惜存者惟博士與君又弱一
箇焉嗟乎積而報種而穫理也以君觀之埋爲在哉雖

文卅八　十三

然智力之營有限而詩書之澤無窮府君一布衣以博
士贈朝散大夫君老不第而南一克世其學夫在其子
猶在其身也在其孫猶在其兄也亦理也由前之論則
為善者惰由後之論則力學者勸南一勉諸銘曰　天
下聲律尚蕭辭體發源自丁氏君最先鳴唱諸季昆
馳除寅猷社避惜哉舍法虧一簣身不及試在厥嗣

方子約墓誌銘

君方氏諱符字子約少受學於叔父發齋發齋者諱大
壯字德之朱文公門人也為義理之學終其身不廢舉
君以鄉賦上春官道攻亭拜文公於精舍文公留語竟

久爲作字說中慶元己未進士第時方弱冠文公喜賜
書賀後辭焉歷廣安主簿教授德慶府監福州嶺口倉
教授潤衢二州知瀏陽縣通判徽州賜緋中罹祖母府
君先夫人憂在懷安不久德慶權俱未上君爲人清苦
自勵其行修於家達於鄉而接於世無可疵者焉其學
聞之師質之友而措之民無未合者焉爲令佐不鉤距
以求情然民莫得而欺也爲師儒不牢籠以鉤譽然士
莫得而毁也自一第至改秩自初筮至通守窮達得喪
一委諸命未嘗加豪髮智巧於其間自不求進世又無
能進君者惟漕帥溫陵曾公表其邑最潤守金華喬公

二公獎其師道三賢皆聘能人喬公辭升郡廟君亦無
憾會遷附竟紹定六年正月己未寢疾卒于寢年五十
八前孺人黃氏刑部侍郎女之女後孺人林氏皆無所
字庶生一女遺命以弟翁次子斗孫爲嗣其年十二月
壬午葬于孫豐里在澤山之原君處衆中澹然沖退泯
氣之清足以貴嗒然之脩足以壽而秩止議郎年不滿
一甲子里之善士皆相唁曰子約而止是乎余曰與君
同時一輩生而富貴光寵有出於君殁而無善可書者
媿不顯者多矣今子約仕雖不大顯然責畫其身如圭
璧全而歸之以見其先人於地下復何憾耶曾祖巽祖

雍卿父申之贈宣教郎母太孺人陳氏銘曰　吉士嘗
人古之所賢季世反是德後才先君老子外於理宜然
其人則全復乎斯阡

柯孺人墓誌銘

夫人柯氏承務郎溫陵徐君奕之妻年七十二端平改
元三月癸未卒葬南安縣某里某山王泰閩清縣尉女
遜人者進士柯百朋新臨安府教授黃鎮新吉田縣主
簿備撰得前知福州候官縣李洪宗饒州永平監留元
治其婿也餘爲老初承務君太夫人事嚴姑也夫人事
之而順承務君疏財而好禮貲不益而費滋廣夫人處

之而安一子九女多側出夫人撫之如一晚得風痺疾
一日被髮語曰吾夢一奇女持花來今帷帳內異花無
數即具盥易服使侍疾者誦西方佛名奄然而化噫六
合之外果有所謂西方耶若果有之昔之聖賢死者多
矣未有至其方者惟後世之匹夫匹婦纊滅之頃恍惚
之中皆曰吾往游焉余友之信也然而疾疢不能昏死
亡不能怖其視沉緜床第貪生恒化者豈不差賢矣哉
以夫人之聰明使其嘗聞曳杖消搖之歌易簣戰兢之
言雖無西方亦有以死矣銘曰　死生之變豈不痛哉
達矣夫人孰爲去來

方東叔墓誌銘

君方氏諱大東字東叔曾祖獻祖庭輝父復之受業於朱文公杜門自修不踐場屋扁其室曰復齋里人因以稱焉君未冠辭淵藻出遇鄉先生課群學郡博士試諸生亦嘗脫魁亞蓋其技精手熟雖不斷中的而自不能外於的也然秋賦輒不利每主司失君里中必嗟嘆數息君曰此吾命也殊無沮挫意端平甲午始與其二子消孫倩孫同捷胄解於是年五十矣明年同知貢舉中書舍人洪公咨夔得東叔奇之拆號則君也廷試復中乙科撰銓所至同業者爭為君樂飲相慶君亦無喜容

調泉州永春縣主簿歸道建安漕使姚公瑤素聞其名檄攝甌寧尉府學教授會永春缺戍君亦以疾求還里至之日終于寢前為君樂飲相慶者更不勝變而相吊也君為人豪爽久困名場識益恢形益臞獨志氣堅悍不衰與人交有情誼留建安數月爾民曰康尉也士曰賢師也其卒以丙申二月某日葬以五月某日與配林夫人同兆墓在烏石山三子消孫國子進士清孫國學進士洧孫尚幼初君從學與予先君游君歿與余游且死以銘見屬余惟國家以科目取士一名之中否終身之通塞繫焉故中則族戚朋友之倫皆為之喜否則戚非其族戚朋友而為之喜戚者鮮矣若君之中否則一國之人皆為之喜戚烏虖亦足以見君之蘊果有以出乎人也又足以見君之信於鄉悅於衆以行不專以藝也古有所謂秀民者蓋王朝卿大夫之選君真其人歟悲哉命之不淑也君既娶消倩皆入京人謂一翁二季復出蘇續顧二子曰汝在我其幾不死銘曰

五十策名前則艾軒君增於林解褐亦然曷不冬卿曷不掖垣此天且畀彼貲以年烏虖奈何命制於天其慶在後二季勉旃

黃柳州墓誌銘

朝請大夫黃公諱簡字德康將葬孤滂明奉家傳來乞銘余撫然曰公吾故人也銘其可辭黃氏自固始遷閩至八世祖校理公興自泉遷莆曾祖瑄祖文炳贈朝散大夫父艾刑部侍郎贈少師為紹熙名臣公年十六以胄子試春官不利以父任為承務郎歷鎮江府江口鎮稅休寧丞知會稽豐城縣通判嚴州知賓柳二州端平乙未閏七月丙寅病卒于寢年五十九明年九月壬申與宜人方氏易氏合葬于城南小塘山方中散大夫勛之女易禮部尚書祓之女一子滂明將仕郎一女適衢州文學陳楷公凝重寡默語笑容止皆中準程出於自然

律身尤嚴恪初少師公在諫垣論擊辛卿弁疾其
衒切骨及尹鎮江公已先去揣鍛鍊吏卒終不得毫毛
罪休寧有十四年不決之訟公一閱得情會稽繩貫游
雷獄兇豐城孫發堤修學政稱攻賓州公調士豪義丁
夾擊雖猺無遺絕以不肖言灣州始貧比去皆厚皆貫
柳之兵吏始按月支俸南宮有不幸者必經紀其家然
公所至剛峭自立凝然有風稜不肯隨世俯仰其在潤
越皆以避仇去在嶺以忤巨璫去在柳以諫官誣斷不
得去同時污吏檢夫多據要劇超踰美公方閉閣肅然
食仙都幽深道之樂以老歲月及天子親政向爲排斥摧

文卅八 十八

抑廢退之人稍見收用而公忽忽死矣公事母孝國方
夫人盡敬樹嘗華極歡哉晚歲行淵婆始衰多病俄而
孝莘番禺通守既復夫公哭之慟奏官其子欽明易貴
備口吾死無可恨如諸院孤幼何聞者悲傷其意焉銘
曰 寶紹之相放利怙權以賄少多爲人否賢當擧諸
齊賓擠諸淵嗟嗟黃公白首煒煙端乎及是廉約者甄
公不少需遠蛻而倦前厄乎人後制乎天嗟嗟黃公返
于斯阡

周夫人墓誌銘

豐城熊君大經忠孝人也余令建陽君爲主簿常勉余
以善有過以面規不少恕接論別余曰吾歸養吾親矣
既別余逢人必問君所向曰未嘗出也余其賢之猶意
未必堅且久也紹定己丑君閒居五年矣其年十一月
朔周夫人卒起復吉州龍泉令不行免喪猶不調官余
滋賢之君書抵余曰子其銘吾母也蓋余居田里守宜
春使番禺君書歲至至必速銘余賢其子又賢其母乃
序而銘之夫人邑之苦竹里人父師古母胡氏年十七
爲隱君子熊劝子著之妻三十有三年而寡又二十有
七年而卒年八十六其少也逮事祖姑皇舅尊者稱其
孝其壯也獨當家事嫁妻姑叔字夫之庶弟卑者懷其

文卅八 十九

仁及其晚也家從而愈豐貲積而愈倍鄉黨伏其智子
孫力學文質彬彬預計偕者七人州邑推其義方焉摩
全矣明年九月壬申葬撫州臨川縣明賢鄉北山之原
五男子大統大經從事郎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
公事大原鄉貢進士大撲大綱二女子嫁范汝翼范伯
震統原綱汝翼前卒孫男九人敏孫莊孫達孫能孫同
孫詠孫節未名孫女十人嫁孫諒胡叔子范應麟桂鼎
來范定子皮巽廖泉餘未行莊孫達孫皆鄉貢進士巽
發芽爲袁州萬載縣主簿余不及升夫人之堂而辱交
夫人之子竊以爲夫人賢如孟光潔如陶母成家如巴

寡婦合於國史之載而余筆力衰情不能有以發也將何以慰君之哀思乎銘曰　簡短一幅叙家數句是惟劉子之文揭諸熊母之墓

後村集卷第三十八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墓誌銘

杜郎中墓誌銘

杜氏自唐入本朝世有鉅人宣獻公爲元祐名宰傳五世至龍圖閣學士鎬爲淳化祥符鴻儒七世至天章閣待制杞爲慶曆能臣十一世至公諱穎字清老於朝奉郎贈正奉大夫燠爲曾大父於右朝請大夫江西提舉常平圯爲大父於右通直郎知高郵軍贈中大夫鐸爲父令人黃氏母也以祖澤爲尤溪主簿善按鞫欺隱老吏駭伏民有攜金夜出不還者巡尉訪之無迹公至其所有吏誦疑衆中公叱從吏收縛曳具服實殺此人取金棄尸其所如言而獲或問奚自知之公曰曳尾吾出郭嘗往來五嶺得之矣歷韶州觀察推官太守施司諫元之繩吏急一日緘片紙來云某吏方游戲無憚錄其家公袖還之曰罪由邂發懼者衆矣施公瞿然爲罷遣卒去爲弋陽丞攝令求豐前此負課爲六邑殿公約逋戶自輸吏請速治違期者公按吏日後爲寬期民爭輸恐後吏以寬閒又去民相率詣州謝得賢令太守鄭侍郎汝諧歎息具刻牘公謝舉者及格願遜同官鄭公曰某知薦賢不計君用不用也改秩宰建之甌寧古

之龍泉公以頤寧命脉在鹽從賀府無益丞方漕鹽民
賴以寬龍泉參平谿峒公捐以恩守杉吉曰官當欲罷
獮我曹今明府教我如子譴勿負之相勸以泰更東出
賦租二邑皆號難治公精敏絶人午漏下即庭空無事
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適在武帥帳下屬積公隣
事規切邏將悍帥信任爲效利公發其罪黠遠方有旨
薦士從之以公應詔擢知通州瀕海多盜官兵反與爲
地公奏斥濱會擢技勇廉下今得盜賞十之七皆爭自
奮始公未至郡捕得盜吏受賄輕其辭奏下當戮已論
決復奪切公命皆斷手以徇通歲終之一百爲廣信提

舟安業其間公與夫代卒盜不得發害邑民或當盜殺
捕吏很鬪郵卒公命捕斬之乃新學校精講試拔其俊
秀相與充禮士風一變儒畢肯服以渦知漢龍中真數
尺雨二日歲大熟召爲太府寺丞入對之於崇明料面
之閩浩之艘五十募卒十之分番更戍公兩浙當內與當
色許浦牒薪相接習海道者以公言爲然存減支始不
敢以敗惡物入府庫由民吏始不敢以貫細輸售權豪
遷戶部郎中諸路負收曹錢巨萬部官卜擾催待其實
操縱一出吏口公始以季爲限既暮所負十減六七時
興師北伐公輪對言國家肝食自此始矣又乞詔朝臣

皆得薦士丐外除江西提點刑獄兼兵方急諸郡赤貫
至驅掠市人吉南安士民皇駭避匿公默數吏然後定
監司久不按吏所下文書多覆不報公嚴寬米嚴條約
尤惡贓吏撫吏摭民妻使入州毛殺歌舞公遣捕流之
海島以妻還民郡守倚兄居臺憲贓垢狼籍公方劾治
俄與守俱得祠辭歸起知漳州未上得疾以嘉定二年
十二月某日卒年六十八三年六月甲申祔于中大公
墓夫人治命也娶陳氏封宜人子男五人東故其官次某
故迪功郎新建縣主簿次某見通議大夫尚書刑部侍
郎淮西制置使知廬州次某故某官次某文適任廬南

張嵘黃大鼐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公內行孝謹守
大公卜葬香林距家二十里公徒步哀出治冢事歸省
黃夫人以爲常歲時贈奉祠祭雖老猶躬饋奠居官方
介自守在贛卒提刑棄疾以私意劾贛守郡僚皆恐公
蓋俱受其薦慨然曰施公深知我事之益謹施公扁舟
先發公徐護送其孥而歸與棄疾于幸公卒有愧色因屈
入寓幕在戶部從西有給池亘二百里瀕千家爲權要
所擅且十年公奮筆奪還郎成得與改官一貫臺官要
托其人不許其筆史自造稟詞來趣公以狀白臺外斥
史以謝而內衔之江西之歸蓋基於此性沉静有謀慮

將出按刑乃爲上言一路帝政宜次究扶遐彌絲若陵
在旦夕者後二年而有峒蠻之變自少至老言動容止
皆有常度初若踈殺難犯即之和氣盎然於聲色貨利
常推而遠之家無以殫委無書籍惟醉吟書手鈔通鑒
首末如一爵文與賀詩師王荊公自歸居故少知者訓
子尤嚴東字晦之東宇子野皆擢第與侍郎各以詞翰
擅天下不幸晦之子野早卒公於余先君同爲朝侍
郎於余舍同年又初元余罷官春郡歸山中侍郎
方守安豐亦罷歸貽書請銘公墓余歎曰孝哉子昕敬
拜使者以謂某之後旋圍唐鄧攻城不得騁又解去天

子擢子昕到御制置淮右明年秋復圍合肥城中出兵
奮擊斬級萬虜又解去天子擢子昕侍從以是優眷
逮錄恭惟　昭陵爲人物極盛之時然先賢已有中外
惟一杜杞之歎迨今時事益艱人才益少而侍郎出爲
於乎杜氏之世德茂矣公之義方善矣公官至　品宜
立碑侍郎功高位尊宜屬筆顯人乃眷眷於余豈非以
其相從久有交誼宦情淡無邇筆可以托不朽乎乃叙
而銘之銘曰　杜氏本出京兆爲年廣明避地始居性
㴍從公欽臺今家撫川侍制以材與學士以賢猶尚書郎
是迴是沿少以剛聞至老不遷其居於家如處子然猶

勇而往當大莫前勸民墾荒壘國修城錢情要段偽事
眇綿挾持孤直紙觸貴權言不顧驗七業未官既試於
人宜伸於天是生貳卿侍鼓謹遇被皆電裂此獨璧全
宗澤陳規相望後先人曰貳卿忠塞天淵貳卿謙謙翁
之教吾告孫之原府君之所我撰斯銘以求厥傳

朝議大夫知常州寺丞陳公墓誌銘

故相正獻陳公有五丈夫子其一季尤知名侵齋行誼
師表一世論者以方原明公休公諱宓字師道侵齋弟
也錄父任監福州海口鎮泉州市舶務知南安縣通判
靖州知德慶府需道州次改南劍州擢大理丞以親養

辭知惠州未上或言其帶改常州公方爲所生母吳恭
人服心喪不拜終制將進用矣淳祐二年三月己酉晨
起盥櫛覺感疾卒年七十積階至朝議大夫娶恭人聶
氏二子增奉議郎前福州懷安丞壽承從事郎潮州海陽
簿二女長適朝散大夫主管沖祐觀鄭逢辰次許適承
直郎宋應先未行而夭其年八月壬申增等葬公于南
山之靈岩公內行素飭事嫡母鄭國聶夫人盡孝稱國
設事吳如嫡事父如父官箴尤謹嘗自號醒齋不能流
歷郡國自能與私覿家人非時需鉄若句酒婦吏憚公
不敢與在南安與二州也皆增其學廩創預坊結廢橋

維摩費不少靳爲人恥表襮寡言笑群居對知之者恬
進取拙交結居中無援之者白首留滯視新進少年捷
出騰上處之泰然自號克齋鶴山魏公爲作銘𦕅嘉定
以來柄臣擅天下事自謂宰相子專用門關取人推重
復齋者親之晉門先太師厚士獻何以助我於是從官
方勸 寧皇親攬威權爾心陛柄臣嚴憚之不敢害故事
省曾試足之公兄弟送領民社最牧西山真公上公邑
最然復齋以直道去不復召公以復齋故不見用仕五
十年爰蛇寸進善舊縉推之使遠端嘉挽之不近而公
恕恕死矣悲夫公貞亡者人皆亡之無愠容終其身未嘗

文卅九 六

有傷人害物之事初正獻公嘗鐫余梓人曰吾州雍當
使姓媼筆可間獨者公既即西偏闢子舍規模益狹於
舊爲孝謙居者公世德也痛儉者公家法也余所書皆
實錄其世系則見國史云銘曰 維古世家源委可推
石以謹世緒以休臧歟哉陳公父兄是師以儉爲訓以
覃爲基積之功皆韓占庶幾吾銘可徵一無愧辭敢爾
後人霜露之思

賢首座塔銘

師名祖賢撫之金谿人俗姓饒世業儒幼弃其家依陳
山寺始游諸方求道甚苦坐起倒頭若追回兩而通異

也既而辭山坐有所悟默契往往若獲夜光而按劍也
夜造方丈叩疑鈍師言下有省流汗浹體方寸豁然矣
乙亥入閩與同參僧善若襄山辭去嚴成孫師北歸至
義江而返取戒律徒之益上絕頂趺坐日啖乾糧半掬
既盡代以草根木實桃若以爲見物惟長老祖洪獨加
敬父之嘉定七年洪亦去繼者備衲內恭師遂來石室衆
買條塘庵以居一僅容一榻自奉如辟支時學者輻
湊有欲崇像教求利益師曰佛在心不在迹有欲斷俗
緣禮名山師曰佛在邇不在遠有言今世發其願求世
觀其報師曰勿妄想有舉揚佛語菩薩語祖師話頭論

文卅九 七

難撵往師笑不答示人簡捷若可一蹴而至余嘗詣師
聞其微言退而嘆曰丹霞趙州之流是參徹千經萬論
而付之一默行徧五湖四海而歸于一室者簡捷云乎
哉郡以光孝處山丈席屢致師辭其首衆辭支六年條
塘山十九年嘉熙己亥十月戊午示寂年五十六臘二
十七塔在庵東初儒者陳公從與師論持教師曰敬是
矣猶持於持何也陳公不樂余觀師志於堅確滋味澹
薄窮不改變老不退惰所以持之者未失惟師而後可
以爲此言未至於師而爲此言者妄也蓋與陳公之道
暗合又奚傷焉余友林君希逸尤重師詠之曰六經之

外得此良友且以埒銘屬余銘曰　帥來寶筆硯一
日拾炭烘爐搬扆爲吾母編國太夫人書所作十不去
偈其卒章曰十不去即此便是諸佛土假饒天使詔書
來向道不須止事故噫師賢於种放常秩輩遠矣余述
斯銘以警其徒亦所以愧學士大夫

朝請郎直煥章閣林公墓誌銘

端平改元上始親政選擢耆艾吾郡公行簡大參喬
肅李公皇徐公僑張公忠恕皆有名當接踵造廷而璧
帛之聘四出未巳江西曾三異公華林亦各年八十餘
起布衣入館閣俄復以朝請郎主管雲臺觀福青林公

璞亦以軍器監主簿或言公不可彊致又以寶慶府公頫
首辭至再除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又六年淳祐改元詔
以公年八十有八進直煥章閣主管仙都觀是年
正月辛巳卒于家年九十七其月某日與夫安人合葬于
某山某原子男二人公永公亦卒判泉州某孫男四人
式之高安縣主簿某某皆以遺澤補授公孫皆仙少與
兄璟早孤以擢進兕甲午進士第歷□山□主簿仙遊
縣丞教授汀州知陽朔縣改秩知萍鄉縣通判靜江府
知容州在郡年餘乞祠蓋退而任職積者四歷畫著再
崇禧者三而終於桃源爲公自爲小官爲眞當路有異

同擬州委視輸以綿山剩餉錢五萬公曰成例允千兩
以爲常官吏可以愧矣力辭不受沅州委提鈔宴樂語
公曰此鄙治所不肯爲也然以臣子祝君父某不敢辭
亡作乞改觽能者自重而不苟悅故二十六年而後脫
選朝命下萍鄉發常平粟七千斛尙醪陸入湘江以餉
襄師公爭曰邑僅有綫流通舟陸中間陵遂百餘所當
此亢乾奪粟以壞全活縣矣襄郡以其語聞詔免津發
和糴令下萍鄉當一萬四千碩公又爭曰邑四面阻山
舟車不至七萬口仰食貧力無贏粟可糴雖有粟不可致
郡爲鑄額既復有旨萍鄉所糴二千碩縣椿留在縣又

奏記多言害曰今州縣倉或十數至不啻鑰豈復有粟
哉爲法日弊不宜聽乃請令州縣各貯實數歲歸一分
爲耗折所積不許過三之所歸至三分止使者陳公貴
誼奏行其說於諸路之民與官往復論辨其衆前爲咎
嘗爲御史市鹽與米乞耗外斛加一斗公悉蠲罷以紓
民力其行事可概見者如此公徧通諸經尤善爲辭場
屋之文歷一甲子襪鍍如新而平生恥以文名精練世
務材臣能吏所不能及而居常語不出口歷官不求人
知在萍鄉也鄭公性之出守深而異之又得政遂有甲
午之招最後禮部侍郎趙公葵對言公賢其年請節遂寢

辛丑之歲時論賢公亦以此賢鄭李公寡上壽視聽步
履幾如中年饋奠必躬暮覽郎扶宗戚慶弔必與不以
老佚自居乾淳耆艾行將盡後生不及門欣然延接或
經時謝客下帷隱几嗒然默坐而已仕至二千石若貧
白若衣惟裘褐食惟魚菜器惟陶瓷自奉如深谷一叟
爾前卒一歲預言其期屬纊飭猶子公遇曰身妾也去
則歸真矣公遇請其說公曰塞乎天地之間通乎晝夜
之道若公者可謂豪傑之士矣或曰士之遇不遇道之
行不行繫焉晚遇亦遇也方端平初召彼哉老眾懼然
而起公往而不返我與余曰侯霸嚴光舊也華歆管寧

文卅九　十

友也霸以諛獲歆至死有愧豈若布褐君羊裘而終
身乎既而同時諸人或老死或為人所議惟公歸然獨
存上自朝廷下達州里翕然蓋敬無異論嗚呼古有所
謂詩人者德非公其誰曾祖格將作監主簿贈通議大
夫祖適中書舍人贈少師父涎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
大夫銘曰　公葬歲祀因指數條論已全庵取曾子焉
在世韓勝豈不華顛老父來弔謂之丈夫公則異是韻
與鳳翥視區區若猶循鼠然甘穢如肉以安易軒日與
童社商論遺編亦或婆娑水涯山巔年幾百歲雪鬢紅
顏談笑而終有如蛻蟬為庠如公乃可謂全歸如斯銘

揭之下阡

林參直墓誌銘

余外舅貞實章閣林公年踰五十仕至二千石即謝病
去　光皇帝子節　今天子賜環卒晬日不拜寶嘉定
寶慶間名重天下人知公之賢而不知公之所以能遂
其去而堅其決者亦其二子之賢焉長寒齋次君也諱
公選字養直小寒齋一歲俱有至性黃宜人歿二子恐
戚其父服勤左右跬步不離夜闌燭盡常未忍退至老
猶然公仕無超遷貲無俸入二子安之約習若從內修
天爵故山林皋壤有真樂外粹心蠱故冠昏喪祭無闕

文卅九　廿一

禮它人視其門庭蕭然井臼荒寒若未易堪君父子居
之久而愈安君事良上接賓交謙謹持甚惟臨財則恢
跡傲僻絕不類其為人田園所入會衣食外多以施予
寫者從甚便質若懷其仁歲晚弟兄世味益薄一燈熒
然語必達旦至言妙義不緣師授亦非言語文字可傳
者庶幾兩忘孔門之口耳兼後世之骨髓矣初寒齋
嘗赴寧化尉建安戶曹皆棄不就君亦以父遺澤與其
子觀一君主璧元身奠行外物其制行高足詣理深高而
深者余不能言姑述其粗而有迹者如此淳祐改元君
攜觀赴海陽尉余見之嘗曰君三十年不越戶限詎宜

南轅哉明年夏方舍人大琮帥耆舊至廟拉吾父子同
載余聞之驚曰君胃無穀氣又宜深入哉既至館于府
治之東偏俄而病疾亟知將終神識不亂以壬寅五月
丁未卒年五十一舍人哭之慟捐館曰反臨歸葬於我
手貲又明年七月丁酉葬于清遠里田源山之原配王
氏以昕稱二子曰覲曰新昔孟氏有賢父兄之言至江
左王謝始立佳子弟之目二者若易合而常難值父欲
退然寄未挽留父爲善以制肘撓壞年耄矣而不使休
息督責矣而尚勸渴讀多欲捨清德以修敗素風者非
一族也豈獨婢與依乎君出德遠矣自中舍爲南溟名

臣沅州倅中舍實音似沅州一君似舒貲觀弟兄又甚
似二君焉庠林氏未可量哉余亡婦實之君女兄也覲
來速銘乃書石納壙中其世系已詳於外舅之碑銘曰
古有龐公一門相高余嘗評之世外之豪君則不然尤
篤倫紀使叉孔門有二閔子大綱大法皆本吾儒惟治
心性亦采役書君達死生寧計夭佳而我何爲徜哭君
墓

孫花翁墓誌銘

季蕃客死錢塘妻子弟兄皆前卒故人立齋杜公節齋
趙公與江湖士友葬之于西湖北山水仙王廟之側自

僕乞葬皆出姚君垣手姚虛齋趙公婿也錄季蕃遺言
介姊翁徵銘於余爲虞吾士友之命也其敢以衰落辭
季蕃孫氏名惟信季蕃字也貫開封曾祖昇祖可父顯
皆武爵季蕃少從祖澤調監當不樂棄去始冒于婺從
主婺游以而中杖以最久其言以家爲累釋一身之
外無它入以貲爲累扰一榻之外無長物居下竺一廨院
躬爨而食無一米之供憔悴遂貧之風致甚高如此
自號花翁名重江浙公卿聞聲揉花翁至爭倒屣所談
非山水風月一不挂口長身縕袍意度疎曠見者疑爲
俠客異人其倚聲度曲公瑾之妙散髮橫吹野王之逸

奮袖起舞擊石之壯也尤重氣義徑舍豆范方孚若
家孟死猶奏其子孫孚若葬徒步弔哀其卒以漢裓
三年九月壬寅年六十五葬以其年臘月乙卯杜公輔
政趙公大京兆也季蕃一布衣以死托二公卒賴二公
以葬且采宅買田祠焉天下兩賢之季蕃長於詩水心
葉公所謂千家錦機一手織天下鼠戰場兩鋒者也中
遺詩葉專以樂府行余每規季蕃曰王介甫惜柳耆卿
繆用其心孫華老譏少游放蕩得無似之乎季蕃笑曰
彼踐曾境吾特寓言耳然則以詩次節非知季蕃者以
詞没詩其知季蕃也愈淺矣初季蕃與趙紫芝仲白曾

景建翁樵叟諸人善而余亦夭少交游迨今時皆挽紫芝
季蕃同吟銘仲白季蕃書丹謀孚若季蕃會叟已而景
建樵叟俱死今又銘季蕃為穰下之談殆絶鄰中之耆
略盡惟余歸老後村左耳與臂迷偏廢矣未知它日銘
余而誄余者誰也豈不悲哉銘曰　昔眉山公欲以和
靖配水仙王其論已定余評季蕃和靖之亞僅分半席
無不可者伯鸞要離異世同調盍不瘞君偕侑新廟

林判官墓誌銘

初余為靖安縣主簿聞父老以故長官孰賢否曰福清
林公其人廉而仁卒官下如疾比屋祷祠焉號行路相

文卅九　十四

弔歸櫬羅市祖送同僚至有遺事譙視及闔而後返者
時距公歿且十年矣人稱思之如此長官名璞君其子
也名公爕字養源嬾祖澤歷晉江尉興化漳州法掾
鎮江府大軍倉門莆田丞南劍州判官中年常慨然欲
挂其冠余每勸止端平乙未既除毋黃孺人之喪不謀
諸人自乞休致轉通直郎賜緋年纔六十一余聞而歎
曰君於是不可及矣昔邴丹戒子若貧而仕則循吏部
資格雖窮廩可無愧蓋榮進分表也常調券內也分表
才智之所能券內寒畯之所安自漢以來然矣君不惟
無分表之念併與其券內者而割棄之不亦賢乎君屢

登侍郎選丞需遠戍為掾丞時上官屢欲論薦輒辭謝
不敢當終其身不識千堂覓文字為何事既得謝以家務
傳子深居默坐或與諸季商論名理無雜俗風日佳時
略至戶外無遠游淳祐壬寅秋哭其仲子十一月己卯
以微疾終于寢配黃孺人前卒二子猷晉二婿從事郎
新監臨安府龍山稅務黃孝勤登仕郎姚壽孫男五人
孫女四人以甲辰三月丙午合葬于靈德里牛田山之
原君曾祖適建炎中書舍人祖挺知沅州至君父子僅
上選調或者嗟惜余聞古之大明舊族守而勿失者曰
家法種而勿毀者曰世德而窮達顯晦不與焉紀君實

文三九　十五

於父祖矣當時乃有公慙卿卿慙長之論彥國榮於群
從矣識者方以為門戶之愍若士君子承家繼志以德
不以爵以仁不以富敢焉乎君有辭以白其先人矣銘
曰　不着其鞭而駿其東彼涌我窒彼渫我腥廉而仁
者類如是歟賢矣養源從先大夫

承奉郎林君墓誌銘

林氏皆祖九牧為莆大姓而君前埭者尤著將作監主
簿矩君四世祖也君諱傳字叔珠蚤孤自立場屋稍挫
迺盡力教子塾致名師捐迎嘉賓諸子競力於學君與
朱孺人益勸生業家業分銖為帳尺拓硯癖為上眾然

他人爲之者或損耆長傲君由奢適中不以伎發孔有
無損賓不以富害仁疊人厚莫拂明訥必有後蓋君濟
羼厚而孺人又輔之以賢智里中稱其長者紹定壬辰
以希孔入季恩封迪功郎淳祐改元希孔從筆轉承
奉郎人謂君夫婦壽徵未艾也不幸孺人先卒用祥禮
而君病初若無苦若君前知將斂以家事傳子曰吾年
有齊因舊廬汝兼能讀書焉吾目瞑矣卒于以淳祐甲
辰七月己亥年六十七二子希道次希孔迪功郎福州
長溪縣尉次希吉二女長適吏部侍郎劉公季子立求
次適文林郎方伯春登孫男一人孫女三人其年十

二月壬申諸孤奉二親合葬于北亭山之麓從治命也
初伴者貴涅槃為君曾祖武衛公卜葬焉石峰曰鳳凰
展翼形也後君之宗上下數百年科第蟬綫不絕人以
涅槃為神墓師必稽焉以余所聞考之既葬而露其棺
之前和者有不知其墓者然其後周公孔子出焉豈天
生德不可以常情論歟抑其偶然歟吾言涅槃復出必
曰科第蟬綫不絕詩書之澤積善之慶也君葬處近武
衛家一牛鳴許亦吉阡云君曾祖天倫祖伯成迪功郎
父亦爲銘曰　竇氏五桂義方力王氏三槐由陰隲君亦
好善者州城三秀煌煌繁珠聯神也葉名探表提勉哉

聯翩季與伯其祥不畢在兆宅

趙孺人墓誌銘

余六任觀廟而食崇禧之祿最久屛居野外人知余不
復用凡求名利而西者與得所求而南者鮮及余門徑
草几藤一日有新淦浦西尉丘君雙爲求謁袖西山先
生與其大父遺墨數幅俾余跋尾亟書畢督寄君之色
若將有求於余者叩之蹙然而對曰吾婦趙氏將葬乞
子一銘可乎余辭以老病不任君抵溫陵以書來求益
堅余大兒與趙有連亦爲余言之按孺人名善意曾祖
仲忽檢校少師建節開府判大宗正事贈太師謚簡獻

祖士𤦎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贈太師謚忠靖父不㷔
右監門衛大將軍果州防禦使提舉明道宮贈承宣使
新興郡公母令人任氏少孤依兄兄殁依堂兄湖陽通
守善燛適守以歸丘君人謂孺人門戶貴盛在前代爲
公主在先朝爲族姬非以貴下人者已而事夫順事姑
娌和待妾媵嚴而慈自以不逮事姑奉夫生母甚謹丘
君嘗薦于鄉既姻灌卿法當拜官有沮格之者將如京
辨理孺人曰吾伯姊嫁丘中父別思一面去聲借行乎又
丘君補授初品孺人喜又勉之曰士當自奮毋徒爲恩
澤侯也俄而丘君再薦于浙孺人益喜然幾夫子之果

成名也是歲立君挈其孥還里而返試禮闈孺人以疾
終于家年二十八淳祐癸卯十二月丁亥也明年十二
月辛巳葬于晉江縣興賢里三吾峯坑之原男呂孫尚幼
立君悼孺人備四德之全而不偕一日之享欲使孺人
托余文以傳者或然余曰子無綺語而狎彤管乎余曰
當此不云乎既謂之人焉得無情余昔亦踐此境每讀
潘騎省韋蘇州諸人悼亡之作輒悲不自勝猶謂人必
消磨今老矣而其哀如新以情鍾情立君有斷絃之痛
而無鼓缶之歌也決矣銘曰　惟君冑兮冑神明顏舜
華兮德和平方好合兮琴瑟鳴忽變滅兮電露驚樂極
兮哀生事往兮迹陳悲哉余何兮抒之斯文

林奧士墓誌銘

乾淳間莆之季老皆師艾軒其高第曰林困字叔暘艾
軒死嗣爲鄉先生席下常數十百人經指授者多爲達
材成德而先生竟老死布衣君先生子也名子恭字安
父季先生之季志先生之志亦久幽不改其操以辛年
五十八後十有三年淳祐甲辰臘月甲申子騊葬君于
國清里湖頭之原使來求銘曰吾祖吾父生不食其實
死又無以發其潛騊爲弟子矣余聞其言而深悲之昔
張禹以論語桓榮以尚書起家皆身爲師傅貴極人臣
爲諸子列九卿諸曹桓榮子太常孫太尉列侯二書無負
於二子矣先生學道爲舉所不能遇者然而無二子之
榮遇有冊世之不遑豈其顯於天而無憾於人耶夫天
道悠遠而難見儒効迂遠而不近孔氏自考父至周末
異代而夫子生焉王氏自博士至銅川府君六世而文
中子生焉修爲人也遲速天也況騊賢而文安知非餘
慶之所在乎君二子騊長也次騏後伯父二女嫁朱体
識余國關孫男五人銘曰　吾先君子學於叔暘吾猶
識君揭于茲丘

後村集卷二十九

墓誌銘

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王氏新昌人年二十歸于新臨安府右司理參軍曾晊生二子男曰□女嘉俱夭淳祐乙巳五月戊午孺人卒年三十四明年三月甲寅葬于山陰茶山按王氏去烏衣入剡自式穀始孺人於水心葉公所誌長潭公爲伯祖於實齋王公所誌孝友公爲皇考一門雍睦江左舊族也曾氏去章貢居越自文清始參軍於文清爲高祖於侍郎爲曾祖奕世文獻本朝名家也孺人幼事父母極孝既嫁事夫之重親尤謹以柔順處族戚以慈恕待妾媵以勤約持門戶萑患手痺及葬孝友公大雪視窆毀慟致疾返舍不起曾氏尊幼哭之者皆哀而族戚州里聞之者亦莫不失聲嗟惜焉余觀昔之名家舊族有一再傳而忝厥紹如歆異向羣歎寔趾毗嬰張許子弟不能通知二父之志者多矣孺人一女子而能泝兩家氏族之源委續百年慈孝之氣脉可謂賢已初棘卿侍郎隆乾間每與余大父游參軍伯父贅菴每與余遊於是贅菴將八十矣以書來曰晊婦將葬子宜銘孺人名幼平母杜氏孝友公名夢月贅菴名黯銘曰　猗孝女亦賢姊石可泐名不腐

林寒齋墓誌銘

淳祐丙午詔以迪功郎林公還絕意于榮杜門樂道特改合入官主管仙都觀仍下福州給札令條其所欲言者守帥道述致上命君頓首曰言者孝宗皇帝因而退處本無高論政爾偶然不足當朝廷優禮州以君巽牘上尚書詔不允君又言義可無取拙不能言惟有不取不言可以自明頗得暝目爲山林之民其年九月丁巳以疾卒于家年五十八君世居福清之石塘配陳氏前卒葬清遠里翁阪山之原二子同合以其年十二月丙申奉君合祔初實章公當任子君不欲仕公強之調寧化尉不忍去乃翁乞奉南嶽祠及實章公服闋或爲君外移得建之戶掾辭不行舍前有隙地稍稍樹蹊沼池蔬室其間扁以寒齋終其身不復出君性本慈孝晚尤溫恭然教行於家子弟甥姪皆力於善肅然若恐其檢責也自修而已未嘗律人然行著于鄉比閭族黨達于郡國一有不善惕然若恐其聞知也親友仕而貴倦而未歸者必相儆曰得無爲寒齋之愧否有位者下一令行一事必卻顧曰寒齋不以爲厲民否君子立無同儕野處無寸柄而遠近翕然宗之方山之南蒜嶺之北隱然

有元夫鉅人在焉李公韶佐春官爲君穪前方公大琮
除次對上君自代趙公以夫召對以遺逸舉杜丞相範
議召君會罷不果徐李公召再薦朝廷亦知君遂有前
詔是數君子者雖力相推挽猶自謂不足以重君而惟
恐君之以爲浼已也君終歲不出户而商論世事酬酢
物態裁量人品毫忝不差東書高閣隱几求日而單辭
半句流出肝肺者字字可傳素羸自四十以後薾然單
栖日或蔬食取諸物者狹而望於天者嗇視名與利猶
臭腐身與家猶旅泊也其學遂於性理貫儒釋裒朱陸
晚益精詣所著有求心録六記百詩別葉存窮士貧女
二吟雜詩文百餘篇餘悉焚去獨繙留詩別其故人遺
言以覺服紘昔揚雄陶潛皆好恬靜不慕榮利然雄係
累世故濡足不去潛超脫俗網引身高翔故先儒書二
人之卒於雄曰莽大夫於潛曰晉處士豈非出者危而
處者安留者損而去者全歟然則書曰處士林君之墓
若非惟君之素志亦吾儒之家法也君字養正其世系
詳見寶章公之誌云銘曰　猗君所立與天壤俱超乎
畫前復乎性初以爲釋耶則踐乎實以爲老耶不放乎
虛探千古之祕寶而獨得叢一世之苦淡以自娛余所
述若迹之區區若君之心不可擬摹有欲求之乎君之書

少奇墓誌銘

少奇劉氏名偉甫余仲子與競之子少頎哲美風姿機
警善辭令入而事王母父母諸父兄怡然其順也出而
接姻族朋友鄉里鄉黨盎然其和也幹家蠱推世務綽
綽然餘裕也記覽書評古事纚纚然可聽也爲律詩殊
清麗以父任補將仕郎淳祐甲辰年二十矣入京銓試
得瘵下疾寢槃灼艾不瘉以六月甲午卒于客邸從兄
強甫爲治棺斂訃至兩里之人皆嗟嗟爲吾家惜而吾
母魏國太夫人聚族哭之盡哀母宜人方氏生母孟氏
娶朱氏生巧女今十四歲繼顧氏生男存僧又庶生願
女存願之生少奇已不及見俄皆夭自喪歸至祥除無
競之悲痛如新求解温陵郡紱歸營葬事初少奇葬朱
氏于壽溪之陳倉以丙午臘月某日合祔嗟夫人患無
子也有子也未敢望其成長也成長也未敢望其秀美
也若夫成長矣秀美矣望之如此之久成之如此之難
奪之如此之速智足以知吾家典刑文獻之傳而不使
繄青春於長夜埋白璧於黃壤可悲也夫少奇嘗語強
甫曰人脩短不可期其它日儻得伯父誌乎強甫白其
語余爲一慟無競名克遜今爲朝散大夫直祕閣主管

榮禧觀銘曰　生而玉雪在乎目也俄而電雹去乎速
也久而冰炭攪乎腹也瘞而松檟近乎薤也悲夫哀哉
命之不可續也

審淵弟墓誌銘

君名希深字審淵年五十五淳祐丙午九月甲子卒配
林氏三子吉甫矩甫南甫南甫後伯兄都官一孫尚幼
明年八月丁酉葬君于延壽山之原大父諱朔父諱起
晦仕皆止館閣年皆不登五十而在當世仁人志士之
目君素脩潔又習見家世舊事故自重而寡諧時人或
以華藻發身君悔少作不為或以機巧成家君無一錢

悴入故久幽而終宴然余觀發身者多合世而離道成
家者類損物而喪德以此賢君敬君而於君之死尤致
其悲焉初兩麟臺公立節高遺業薄小麟臺公當任子
輒先愛弟君遂終老布衣談者至以廉讓為迂嗟夫信斯
言也顏回有屢空之悔夷齊抱失國之恨矣彼戚君不
遇而又迂君之父祖者惡足以裁量吾家哉君雖隱約
以歿而吉甫與二季俱力於學夫將有時而定矣銘曰
昔在伯起清白傳子德公所遺曰安而已清猶近名安
則復容余嘗論之龐賢於揚嗟乎審淵斯人之徒爾歸
甚全吾銘不誣

習靜叔父墓誌銘

淳祐丙午七月壬午習靜劉先生卒年八十一明年丁
未十月壬午葬于芳林山之原配徐繼方子男三人成
擢丙戌第宣教郎知古田縣克家克忱克家前夭成擢
先生之喪以毁卒女三人孫男六人性甫德甫餘尚幼
先生諱彌邵字壽翁著作公之季子蚤孤苦貧有手澤
書數廚先生與諸兄卧起其間飢以充饋倦以為枕後
皆知名先生尤精博一事一物未通求之弗措其字譌
其簡脫其義疑必反復研尋歸之是而後已載籍以來
莫不鈔纂而原本粹然一出於經其考論古今斷制義

理壹以洙泗關洛之語為準程他人為之者或先傳而
後倦或外假而行違惟先生真知實踐自童至耄堅確
不變循循然有師匠之道焉恢恢然有父兄之容焉始
而宗族稱之久而庠序化之晚而一鄉一國之人尊之
凡里中佳子弟良士友多先生口講指畫之餘也先生
終歲杜門罕與人接惟質經於陳公師復評史於鄭公
子敬尚易於蔡公伯靜有易叢漢者讀書日記小記深
衣問辨杜詩補注各若干卷劉氏自兩翁起家三世登
科第者八人五入館一持橐先生獨褰裳掩鼻視若浼
已纍纍脫粟如太牢處陋巷如華榱今後有古木鉅石先

生謀家其顏枚麓日一登臨著作以無十金之產一丘
之田先生安之窮困不枉道以求苟安貧不害仁以爲
富少食於學晚歲棄去郡博士俞來致學俸卻不取太
守肩山楊楺於學創尊德堂以舍之先生不拒亦不留
歲遇禋需先生例授京秩告下憚先生不敢白爲循猶
爲諸孫講南軒孟子一章時楊侯徙本道復以論薦于朝
而先生卒矣前葬克恍哭請銘克莊哭答曰禮幼不誄
長吾何敢銘吾季父也夫昔子長孟堅皆自述其先世
克莊嘗待罪太史凡當世山林丘園之士皆得以柔筆
記載況吾季父之賢學醇儒也御史氏也銘之不可已
也銘曰　貴人之所欲兮譽或損而謗嗌生人之所羨
兮耄有及而智或昏彥回期斷至司空兮適以辱其戶門
轅固九十老布衣兮豈不賢於公孫子嗟先生天年之
高兮太爵之尊其人雖亡兮其書則存

陳孺人墓誌銘

余既哭實齋之廬同舍哭且拜曰先君之葬丈人幸書
之而揭于碑上矣先母未也敢以請按孺人陳氏世爲
福清人少擊裴儒釋書多所通古今佳文章皆記誦父
母艱於擇對年二十七歸于實齋事舅尤孝舒氣容色
之間寒暑飢飽之節左右體察無違里之奉親若
莫不以實齋昆弟孺人妯娌爲法性儉質無衣服珍飾
惟於祭祀賓客極其隆備實齋將棄官奉祠告寳章公
公曰與若婦謀之實齋以告孺人曰此吾素心也議遂
決其卒以紹定辛卯臘月朔日年四十一葬以壬辰二
月某日墓在清遠里翁陂山二子曰同曰合昔曾公子
固序列女謂後世學問之士徇於外物者往往以家自
累余味其言而深悲焉因思老萊黔婁發缺於陵仲子
龐德公梁鴻之流皆遯世无悶抗志不屈豈特若人之
賢哉其閨梱之內趣尚如一雖菽食布被饁耕辟纑采
藥偕隱者之頤相安如富貴相敬如賓友烏虖此詩人形
容之所詠劉向列女之所圖也孺人之事近之矣始實
齋嘗語人曰士處世行吾志易耳未知妻子與吾同好
否既而終身隱約晚被詔書物色連疏辭避不拜而卒
名全而節高以孺人相其始二子成其終也銘曰　閨
房之秀山林之友同合之母實翁之偶

方寧鄉墓誌銘

余友方巖仲十年來以其王父寧鄉大夫君墓上之銘
屬余余思鈍久不克就巖仲見輙面命別去隔江湖嶺
海書督趣無虛歲余晚蒙恩放還故山巖仲又來責諾
余瞿然起謝曰寧鄉仁人志士也巖仲孝子順孫也余

雖眊耄非敢辭按君家譜始居陳巖山至烏山府君充遷白社傳三世至二令紫公白社之方裔蕃長令紫諱峻生威武軍節度推官元宋字道輔節推生隱君金隱君生南海尉昣尉生迪功郎雁君皇考也君諱壬字若水擢淳熙丁未第爲潭州長泰縣主簿秩滿闕陞從事郎知潭州寧鄉縣未上慶元丙辰正月某日卒年五十嘉定壬申五月某日葬黃塔山配徐氏後二十有六年卒祔焉一子伯佑二女適進士李雄吳立義伯佑一女李塔皆已卒一孫巖仲也曾孫建君在長泰大守朱文公請主學君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文公令諸邑

皆倣此舊取錢穀於陂塘以廩士君董其以廢寺田代之邑有補足鹽始沿兵興數借後以爲常賦它邑取諸牙貌君言長泰契錢僅當鹽額三之一餘均之主客丁民力可哀文公爲奏第覺減又蠲僧寺斗錢罷科茶錢皆君發之龍巖縣有殺人獄吏抑同行者誣伏淳浦有傳爽於佃人鞫驗皆曰服毒太守司諫鄭公委君閱實卒佃伏誅二冤獲伸初筮薄俸散施姻舊至無以具歸裝與弟申友愛家人議析先世田廬既具草君流涕不忍視而止以君之行誼志業而僅得中壽卑秩以死前輩風流就盡後生耳目不接日遠日忘非後死者之

責乎初道輔幼與伊川同學至老情好不衰君亦受業於文公夫師友之誼大矣孟喜以改師法見擯叔孫以不薦弟子獲怨方程朱盛時噓生吹枯及其門者多致通顯獨君祖孫終老常調以程朱窮不以程朱達也中更黨論學禁生徒掃影滅迹諱稱門人而君家寶藏程朱翰墨以二師傳不以他師名也至於以隱道疑伊川以民廢責文公有切磋無和隨其與做夫子之向左纂林宗之墊角者異矣烏虖此固巖仲之家學歟余文成於淳祐丁未距君卒五十有二年葬三十有六年矣巖仲名之泰踵世科方以薦者改秩銘曰　吾家蘭臺交

不諂瀆其狀君行字字實錄曰君訃傳滓溪窮谷士有設位民皆野哭役殘者慘於蕩竭生致怨詛沒孰尸祝君位甚卑君齡尤促儒效迂遠天道還復白楊欲枯丹桂載發勉哉後人培之勿擭

方揭陽墓誌銘

方氏之先有積善好施聞於里中曰福平長者君其元孫也曾祖中祖萬登紹興庚辰第監和劑局篤於教子即家爲一經堂父達所交皆賢俊累贈中奉大夫君與仲氏寶學公少同游于鄉開禧乙丑寶學擢上第君以濮邸恩授迪功郎尉香山有清名寓公或持節利路撓

君入蜀以糴養舜令香山有惠政舊以糴斂爲常賦丁錢加取三百階息白科鉅萬令乾沒之君痛蠲削歲失不貲更有餘力以葺興泮增置廩調循州推官爲龍川縣銷逃籍鏵月解丁中奉憂紹定庚寅以薦者改秩知增城縣覆籍民賦轉通直郎丁母林令人憂服闋知揭陽縣端平甲午五月壬寅卒年五十四孺人趙氏武翼郎不劬之女一男選孫二女長適晉江主簿劉強甫余子也次適陳幾君儼然端凝無所營綜而雅俗兼通庶幾定而能應者然歷官僅九考二邑俱未上其行事梗概知此自君殁孺人持家誨子有烈婦風以淳祐丁未十

一月壬申葬君于方山陂之原君與賓客晉孝友過人以中奉之鍾愛季也益推先世田廬與之君遂清貧以死賓客既貴紀伯季嫡遺其米師苗畝五年念君借在淺土每曰葬必吾待俄而寶與慕終官下泣不克會葬悲夫君諱大輿字德輿銘曰　君之位卑故君之事微也然窮者達之基也家者國之推也君之分粟而擇梨也與失食餅而掩葵也使其充之千乘之國可讓而萬鍾之祿可辭也惜乎斯人之止於斯也

方閣學墓誌銘

方氏自長官廷範始居莆六傳至福平長者祐析居後埭生隱君中隱君生萬登紹興庚辰第監行在和劑局和劑生遵賢挫場屋中年三子玉立喜曰吾可以隱矣後以子貴累贈中奉大夫配碩人林氏公其仲子也諱大琮字德潤擢開禧乙丑第詞賦爲南宮第三人授南劍州州學教授以郡先賢學術名節勵後進飾宮廟新器服上官送其士推不納去爲江西漕幕平大闔決險訟兩造皆伏時吳府多佳士公與故相文清李公今閣學直翁徐公尤知名改秩知將樂縣公在郡泮已封崇羅先生墓至是式龜山廬僭其孫曾致昭裕衍祀八賢于學務以禮遜迪民剽悍革心丁中奉公憂知永福縣

適値兵饑乎隘立柵禁港發廩日不暇給然延致士友講論文義亦不輟丁林碩人憂二邑皆止一考然有百年之思公自弱冠擢高第著職譽人謂且立致貴顯而深自晦匿抑首常調比再服闋五十餘矣端平改元公至在所丞相鄭公一見如舊擢監六部門歷司農寺簿兼提領安邊所二年遷太府寺丞蘇民或競園田久不決有張椿年者爲王府攬佃堂帖下所給據公持不可曰椿年小人直欲奪百姓飯盌惡知愛國愛王府哉必行此吾史足矣安用士人三年擢祕書郎兼景獻府教授遷著作郎兼權侍左郎官除右正言辭而後受首疏

曰雲川之事向也天地祖宗猶祭陛下之不得已今感福自出矣而元年御筆有曰立嗣一事難以輕議二年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待深仇一則如樹愛子厲精之始每一札出萬方傳誦獨此二札讀者憮然又曰秦王子孫蕃庶今麥飯無主矣搶死勤燒致仕今班著掃跡矣又曰通天地間一氣爾今戾氣流行為妖星為淫水為二相不咸為諸閫不協叛卒之變殺旅之鬨皆戾氣之流注激射也若一念之戾橫於胸中而不化則一氣之戾積於兩間而不銷誠能宣明洞達此戾不留將見精誠感召此戾自弭別疏乞用嘉

刖志四一　十三

祐紹興故事預選親賢然故王之愛不雪亡日所鑰意若可保乎權姦之罪不討亡日豈無貪功者乎因極論天下大勢陛下宜自警曰炎興半守而猶竿也不可當吾世而有金甌破缺之形必裁抑近習必檢柅宦寺必不貌敬直言必不漸來小人必躬行與心聲相應天不可欺人不可愚也又宜責大臣曰佐遠雖壞而未潰也不可至卿等而有舉酒祝桂之歎必共圖大計必共保大權人材朝廷之人材豈必競相牢籠公議天下之公議豈必過為調護君不可欺衆不可蓋也適上不御殿封上之逾月入對上曰權卿言官論當體國公曰臣所

言無非體國然忕拙疏曰今外無捍禦之方內無安養之志之事二邊功賞未報而後宮數十之宣一夕取辦五閫將佐暴露而近親雙節之命同日並拜襄蜀流殍而諸璫進勸未已江北清野而內庭木妖方興陛下儻以襄失蜀敗為恥必志於復襄保蜀以荊援淮危為憂必志於固鄙場以民愁兵怨為慮必志於護根本又曰理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大臣也救其源者諫臣也若但曰誠如聖諭曰非臣所能及固恩戀寵大臣之恥也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則又訖了學淺膽怯臣實有罪焉又言陰滃連月都城雨色有異昔河北赤雲諫官孫

刖志四卄　十四

甫謂其端起於女能後貴赤雲非雨比也河北非京城比也臣身忝此官目覩此變所憂有甚於甫者上嘉納遷起居舍人直前奏事言陛下汲汲然責群臣曰大言傲誕者有之肆行欺罔者有之豈不以兵冗財殫而未有能畫富強之策歟群臣又切切然望陛下曰淮南之封尚稽輪臺之悔不聞陛下何不自為其所易然後責群臣以所難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嘉熙改元復直前言朱熹嘗謂政宜大臣如早用揚時諸人可救一半今天下之才皆使遠答斤之餘嘉定以來權瀆極力刬鋤僅存德秀了翁二人而已陛下當嘖太息

徬徨之使而三十年劫火不燼之精英一爲天所奪一
爲人所沮豈不大孤人望哉乞還了翁以重朝廷又曰
今日獨一言路雖沮不亟有齊南史相繼之風然向者
清叟去中使宣留至再同列留之給舍留之侍從經筵
之臣留之曾幾何時範去内斬遣留之使外乏交留之
章聖意日異士氣日靡臣侍清光宂跡不勇前愧臣清
叟後愧臣範惟陛下聽許臣去兼權直舍人院重琳知
滁州公言琳奴才不可臨郡罷之京尹與權以火灾乞
削奪公乞俞其請以謝百姓詔與權鐫秩火後求言有
李子道鄒雲孫者上書御筆並補將仕郎公封還曰昔

別文四　十五

方仲弓勸章獻立七廟范亦頗請濮園稱親章辟光欲
出岐王于外皆爲先朝所斥今實人與士揣摩希旨傷
陛下之友睦反從而官之乎卒寢其命初遠相諱言綱
常黨論相望世以爲戒及上親政復故王爵召眞魏洪
三公發贈前評事胡夢昱於是猶有續前說者殿中侍
御史蔣峴惡之疏劾四人而以公爲魁緋立職上移時
請置重辟賴上至仁權從薄譴公退而杜門謂同志曰
其諫省第一義贖矣猶擢記注宰執書侍軒陛年餘斥
去乃峴意非上意也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俄起知
建寧府中寑四年除秘閣修撰福建路轉運判官固辭

文清李公當國以書諭上意公亦以歲荒閩人艱食建
視事首發常平賑糶白鄉郡始至建則上四州尤貴糴
委寓士蔡君抗措置糴事且勉之曰昔文公嘗以諸司
檄走山谷所以煩文公者非諸司也百姓也部内有指
粟平糶者必言其狀于朝漕計命脉在鹽公務存大體
福之支邑不獨禁私販公行長溪縣民請抱鹽稅公曰
倘不可作俑人既食州鹽縣復抑賣運城科夫擔運求
福縱卒搜捕公悉禁止淳祐改元除集英殿修撰知廣
州廣東經略安撫明年至廣四年陞寶章閣待制經略
安撫使再任禋霈封莆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六年

別文四一　十六

進寶章閣直學士因任治先風化不鄙夷其人以兼司
倅湛送三學按朱氏所定禮更造冕服爵俎彞罍籩豆
簠簋得編鐘十於南恩鑄足之取石於英韶以爲磬行
釋菜者十鄉飲者三廣俗過時不嫁曰老女無媒而合
曰拖伴喪家享客曰鬧齋有不葬而暴窕柩于野者長
大不巾笄者無男而立女户者贓獲病死而誣主者皆
曉以義理束以條約雖鄙事必究極原本貫穿禮法書
判多累千言少亦數百字廣人珍誦增摧鋒軍春衣錢
舊水軍出戍借一年糧公命別給免借剋郡計素窘公
節儉節縮爲備安四庫各積緡十萬先是楊公長孺嘗

會州用歲少數萬至公歲羨十萬改創清海東門樓鍾
鼉爲諸道冠城樓櫓郡苑囿堂榭皆出新意營繕華好
如中州而民不知役四庫外羨錢尚十餘萬公儒者未
嘗行巧取豪奪之政亦莫知其何以致此也公初南轅
或曰傳長沙者卑濕牧始安者數瘴癘人之情也公
此行能樹樹久居乎公曰君言過矣上付吾方面不已
重乎自公去國大臣之明揚近臣之密啓群臣之造辟
士人之舉幡皆曰公宜在天子左右然朝廷每難其代
久之改知隆興府遣吏七輩新帥未至七年五月庚申
感微疾乙丑終于州治年六十十五積階至朝議大夫公

刻文四十　十七

在鎮五年晨出治事午未小憩復出夜漏上數刻乃休
已病猶自力屬纊語不及私官吏軍民如哭親戚朝野
嗟悼吾黨相吊皆曰無以繫世道當人亡矣還表闕贈
四官爲通議大夫公娶林氏侍郎簡肅公栗之孫能與
公同廿苦先九年卒贈碩人葬嘉禾里之仁山一男演
孫承務郎一女前卒奉議郎新知瑞州新昌縣宋雁先
其壻也孫男女各一人公父子無跬步相離投代有日
命演入京銓注既發月餘而公捐館演觸三伏走萬里
扶護哀動行路俚俗客死者不返舍演獨奉公喪還第
以其年臘月壬寅與碩人合祔公葬皆用古禮公少溫

潤玉立眉目如畫晚節清癯特甚不以官達爲樂自號
鐵菴平居問學抑畏自言四科之目最訥於言七情之
中所少惟怒一旦立殿陛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賁
育不能奪也遺文皆精妙可傳有奏議外制雜著若干
卷公性孝友兄大輿弟大鏞早卒經紀孀幼恩誼甚篤
前葬演奉家傳諫草來曰知先人深者惟一二執友臞
軒王公邁既狀其行上之太史矣銘以累子某受讀而
有感焉自昔論諫之臣泛則人主之意不悟切則言者
之身常危以本朝數大節目觀之論濮事獻可最切攻
新法坡公最切諫瑤華道鄉最切排和議澹菴最切是

刻文四十一　十八

數君子者前雖坎壈流落後皆遇合光顯列聖涵養作
成之也端平以後言綱常者衆矣公最切然公未嘗坎
壈流落外使鄉部帥臣屏内列法從陛下涵養作成之
也始其得罪與公同傳歷數宰輔皆言峴中傷深未易
解晚被收召辭不敢進及對上顧問甚寵因奏公等數
人淹留將老矣惟陛下記省上不以爲忤即日出宸翰
擢少蓬俄而侍書惟補詞掖矣以上之於某如此知其
於公無他也使公無恙上必引以自近善類有復合之
理世道有將興之候矣烏虖天也銘曰　偉哉方公士
之準的色夷氣溫外若可即其内方嚴鐵碑玉尺入居

遺補出歷方伯迸析諫草近有治績雖古人物莫盛焉
國孔氏尚論指不多屈曰僑遺愛曰肸遺直惟公所立
今之僑肸世無左氏眡此銘章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

墓誌銘

劉君方氏壙銘

君劉氏名文禮字君防故工部尚書諱棐之孫倉部郎中諱煒叔之子母恭人方氏以父任注漳州長泰縣主簿侍倉部守溫陵嘉熙戊戌七月庚寅卒于州治孺人方氏鄉貢進士君采之女母劉氏淳祐丙午四月癸未卒于家年皆三十一男一人吉孫君事親孝刲股和藥近起危病內行雖貽見稱家庭倉部之言曰兒王也孺人奉姑謹蚤起晏眠因得羸疾婿居介衆不闖戶外劉宗之評曰婦冰雪也宜福厚且老壽而脆薄奄忽州里之人聞而哀之二家尊老相吉翁治之以淳祐戊申正月癸酉合葬于常春里之父嚴京翁幼未能詳考二親之言行姑書梗槩納壙中以俟其長焉銘曰　悲哉其無年也幸哉其有傳也

刑部趙郎中墓誌銘

淳祐丙午六月辛丑永嘉太守趙公以疾卒于州治喪歸表之里筆戊申三月己酉葬于宜春縣修仁鄉長豐山之原諸孤奉家傳使來致治命曰必以後村銘我乃叙而銘之公諱汝鐩字明翁濮安懿王七世孫曾祖士

翁武略大夫祖不倦少師父善堅户部尚書贈少師母
齊國張夫人忠文公孫女擢嘉泰壬戌第主東陽簿辟
崇陵橋道頓遞官易諸暨簿帥稼軒辛公羅致幕下辛
性嚴峻公獨從容規益去爲湖南刑獄司幹官使者悦
齋李公先疑重盜發洞庭委公討平之悦齋建閫就辟
機幕虜掠荆門守將委郡而去公單馬視關隘修守備
流徙來輯始城沙市塹湖水以濠之悦齋方爲上功會
歸蜀但用考舉改秩知臨川縣訟險財匱昔號難治公
發擿如神黠胥頓清鞭笞不試賦版自足稱提令下民
間疑懼建陽令闕峕樂安令史本新淦令趙崇照皆坐

奉新書不法錮從亡人斷招徠告訐簿錄冒侵規以免
責公但謹識戒董無犯令若臺閫文移監鎮江府榷貨
務舊注右選至是改用文臣公與葉崇俱以邑最被選
秩滿課羨三十萬增兩秩添差臨安倅獨建皇子府已
闢上矣公曰講堂宜在左君興然易圖以進丁尚書公
憂服闋須舊職既而廟堂議曰北倅歲入百四十萬非
趙某不可改北倅遷諸軍審計司軍器監主簿出齋内
附公獨拜疏請防後患邊臣以寶璽獻加恩中外公語間
列當流涕藏之太室可賀乎知郴州兆浦高埈峒猺方
結連跳呼郴六邑殘其半矣公馳入郡賊踵而至公令

民入保嚴扼清隘白于朝乞制司兵飛虎軍爲助賊劫
民捷渡舟以濟公命設覆要之賊大半溺死遂收餘燼
攻桂陽入書夜官軍苦戰賊大敗公命官民兵躡追俘
戳其衆諸司以賊衰議撤戍公力爭得留千人未幾高
埈餘黨復出我師夾擊前後破峒七降聃五十四縛酋
首斬巍下者數十人公以盜賊起於賦訟之失平宜章
令姚德驥貪殘失衆遂去之委倅佐行所防除苛細賦
飢之刻催科條式于石增州學兩廡補萬石倉耗米三
千斛以討捕功增兩秩歷湖南廣漕去貪戢暴風行一
道移漕廣東鮮絕損餉擢鋒之外節有餘財帥倉船座

帑公佩數印材力綽然舶舟至吏請抽解公曰以俟新
使者南州場屋舊以賢書爲市公獲行賄者黜之海選
者官明年合春官程度者倍於常舉時清獻崔公與之
以書與今觀文相國游公稱公有乾淳監司之風改知
安吉州江東提刑皆未上以刑部郎官召對言今内治
病於玩心外治溺於幸心公去國久白首爲郎新貴人
無知己者歸奉崇禧祠差知温州仄熟輒爲有力者所
奪如是者八年甲辰改紀申命趣行適鑑之絕公曰賦
不可增民不可剥也稍嚴酒禁私酤者不便之動衆當
詣其剥借以摳府功德院辭公曰延見父老俱刻事耳

開何傷郡人始猶疑議久乃信伏而公以勞爲疾矣得
年七十五積階中大夫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令
人廬陵羅氏普州太守仝存之女先十九年卒子男三
人崇灝從事郎新喻主簿崇淡承奉郎崇常通仕郎女
二人適宣教郎將提行府幹官彭夢漁將仕郎曾擬初
尚書公待葬公猶丱角從諸生拜呂成公于家歸能
誦所聞於呂公若東名早聞人多及接前一輩文獻議
論其脩身齊家牧人御衆皆有准繩常誦朱文公之言
今人以事事不理爲寬寬之義豈如哉故公之治尤容
發所薦多佳士吏非甚發惡者不忍汰始余以檄留臨

川後以使事至番禺於公行事得之聞見又嘗刺表公
方遠官郡人言公居鄉北門如處女終身無一字半語
干郡邑任于表若或自到至罷不識公面而去公行能
高一世言語妙天下而爲人深厚恥自炫露余每歎嘗
世用公不盡之未足恨而議者知公未盡之爲可悲也
別墅曰野谷在城西五里竹樹茂密亭館樸素公樂之
不厭往而忘返年餘七十登陟如飛賦詠外課子孫講
學而已在郡每以定力不固輕出爲恨公博記工文尤
深於詩有野谷集行於世余大病起視筆研如仇聞公
葬作而曰公四十年故交也銘公非余而誰銘曰　士

之生兮遇合難材或淹兮時命慨瞻前脩兮方冊間進
多悔兮退差安孰慮終身兮樂乎盤谿公晚節兮懷東
山野谷之竹脩脩兮其泉潺潺昔於此兮考槃今安往
兮不還嗟乎明翁誠知其如此兮必不以一節易兩轓
幸有詩之可傳兮余銘之不刊

潘庭堅墓誌銘

庭堅潘氏名枋字以字行所爲文脫去筆墨蹊徑秀拔
精妙語字有類簡柳骨小楷尤工自其鄉之交游達于
海內之士友見之皆擊節曰庭堅太白子瞻後身也及
廷試第三遂傳京師皆貴向之擊節者愈衆曰庭堅

子韶龜齡輩人也一時名流爭願交下風庭堅亦益進
德鍵奇崛趨平淡油然可親寘將大受之也調鎮南軍
節度推官衢州推官皆未上歷浙西茶鹽司幹官改宣
教郎除太學正旬日出通判潭州守官下年纔四十三
搢紳逢掖之士聞而悲哀相吊曰天乎庭堅之止是也
葬在紫巖之麓距家十里許夫人黃氏二子初明仲明
初遠相擅國諱聞綱常責其洪賢胡銓以成言有端乎
親攻奈發獨斷耳故王收人望汲遷客乙未策士有疑
天命人心之語庭堅對曰陛下承休上帝敷德匹夫
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拓豪奴悍婢爲

因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宜紺荆舒之所往秦燒之狂散鄒嶋之藏以釋天怒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余死哀及不得視上庶人此如一門之内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坐侮宜有東海之冤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庭堅語最直熙寧丁巳士民因火災上封多訟故王資者距庭堅奉對時三年矣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併誣庭堅姓同逆賊宋語不順請寘其論以漢法輔天子仁聖復獲保全庭堅以此留落既而稍進爲學官通守人謂其且抑久從劉深非昔日之庭堅矣至長沙

値日食求言庭堅對上曰熙寧初元日食詔郡縣搶骼著爲令故王一抔浅土其爲暴骸亦大矣臣嘗悲夫流俗之論辛卯丁酉之火皆謂故王爲之此何異左氏之誣申生也夫以無所逃而待烹之申生而忍以晉獻奉哉故王得罪於權臣有之矣於陛下無間言也豈忍劾尤伯有以憂陛下哉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游丞相曰天下事當論是非不當論難易而非吾吾不爲固也難而是吾吾往矣其既以身許吾君不敢愛其死而變其說公以爲非耶不敢以爲公果以爲是耶願公毋病其難游公心善其言未幾庭堅卒矣夫庭堅不以前之

一鳴自足惜爐之忠垂死而未已固已賢於人矣至於論申生必不忍以晉獻奉故王必不忍爲伯有其言皆根據義理不詭於聖賢一洗深刻暫吏之陋則自左氏以來言論紛若之所未發也使其老壽奉前席之問效潁谷之對上意其有不惜天理其有不復者乎嗚虖悲夫庭堅爲舉世所愛惟爲一峴所惡峴亦人也本善余三人者余爲玉牒所主簿峴爲癸卯省試出考余曰君可酌酒賀我余請其故峴曰吾爲國得一士問其姓名則庭堅也是時峴不特善余三人亦善庭堅後擢臺端希旨論事持兵戰於胸中議論變於頃刻其意不過欲釣

取高位爾然天子察其爲人終不大用其鄉人言峴晚殊自悔前死一兩月衣冠飲食亡甚而時時詭譖持甚志者余曰峴之譖語久矣追懷疇昔四人同傳成晚惟余獨存故詳著之庭堅初名公從從竹從均避上嫌名改焉世爲福清關縣人曾祖懷英祖子儀修職郎邵武軍戶曹父釣伯榮州助教母陳孺人其卒以淳祐丙午八月癸丑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公議如元氣兮入乎人之肝脾有一時之塗壓兮有千載之是非昔在有周兮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異爲乎此所謂世數兮所謂民彝持庭

堅兮奮而莫斂修兮翼有神身雖詘兮志則伸骨兮
朽兮名永垂

陳安人墓誌銘

子友尚書郎吳君謙將合祔其母夫人陳氏于考府君
贈承議郎諱元度之墓界謂予曰叔告幼失怙自孤童
至成人自寒士至郎吏二千石非己之能惟母之教夫
罔極之德莫報不朽之傳可圖也敢以狀上之碣惟子
按吳陳皆永南著姓世姻也夫人父諱某溫府君男也
初府君孤身從父多子及舉從爪分先業府君終無一
言生淑儀疏財發績四十始稱盈室夫人以嚴督己以
儉葺安誨二子皆知名偕伯察上春官叔告少與兄同
薦端平乙未遂冠多士嫁六女皆故家朱璞吳鼎顧樵
余孔璋柯齊賢朱師古婿也偕伯與上三女前卒孫男
三人起潛淳祐丁未進士起聞起家夫人以子陞朝封
安人得年八十六卒以甲申三月甲戌葬以明年閏二
月丙辰墓在國清里之葵巖距府君之沒四十有八年
葬二十有三年矣夫人靜專與紛華高簡有識度言里
母之賢者尚焉叔告佐節度府登館閣牧臨川皆奉安
輿以行福唐多甲第名園然夫人出游之日甚少在舍
下厭市背朱歸故其子不敢久于朝視其子之進爲未
嘗以及其失臺郎而再于麾也又失麾而界祠也俄復
召而復尼也夫人泊然未嘗以爲戚故其子能卽安于
家若夫人者可謂賢已昔荆公銘錢母之墓不書其子
之首甲科而以其母勸其子接乎身而不動其心爲賢錢
氏欲稍損益其詞公毅然不許嗟夫立身揚名以顯父
母聖人之格言人之至情也公之書法毋乃大嚴乎按是
時錢公方爲太常丞校理公所書止是爾其後爲治平
舍人以封還樞密副使詔頭謫官去爲興寧諫官以劾
薛向忤旨去錢公所以顯其親者愈偉而銘不及書矣
余然後知公待錢公之厚而托錢母之遠也君謙勉之
余又將執筆以俟銘曰　在昔柯夫人內則若閨閫堂
堂乾淳揖確論等母家龔林數大老俱爲秉彤管吾家
太史公和以關雎亂其惟慈愛陰悲哉百年短孰云變
滅遠存者千歲遠爲母延陵母奕世有賢媛未知後村
銘何如中郎碑

方潛仲墓誌銘

潛仲方氏名清孫幼敏悟絕出端平甲午生十七年矣
與父太東兄澄孫同拔胄解父子聲價一日喧輦下明
年父擢乙科潛仲攷中春官以策場小誤報罷其年入
太學丁未兄擢甲科潛仲公私試每得雋幾校外優人謂

其成名當不在父兄下戊申正月戊辰以疾卒于家年
三十二凡鄉之交游與四方之朋友皆聞而哀之初族
叔祖瑞州通守祖同長子駐溫州雙穗場元吉無子欲
子潛仲父兄莫許也既而通守以潛仲之父皆予潛仲
卒後元吉事所後父若本生父待兩家骨肉情義如一
雖少年高才然性易良色謙抑意天之所擁培長養以
貴達其身而光大其宗者而摧之見奪之條如此愛潛
仲若求諸理而不得其說則曰才與命不相值也福與
慧不兼全也嗚呼有是夫才者乃災身之具而慧者乃
賊性之本歟潛仲自丱角出不經意語輒驚人程文既

工詩句多警策有味然未嘗見其苦吟也楷法尤端勁
可觀然未嘗見其臨書也嗚呼人稍學而不能君不學
而能豈獨人之所甚難造物者固有所不樂於潛仲耶
娶舶使黃公非熊之女嘗有一子不育兄蒙仲以閏二
月壬申祔潛仲于本生父主簿之墓銘曰　兄掩此坎
兮永抱仲氏之悲友書此石兮以慰伯氏之思

司農少卿王公墓誌銘

紹定之末上始親政相舊學收名士明年改元端平王
公邁自南外睦宗院教授赴都堂審察既至丞相鄭公
字公曰學官掌故不足淹吾實之館乃試學士院巢以

楮幣公援據古今攷究本末謂國資楮多斃始於兵乾
淳間行楮數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開禧撫擴廣增
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加山東一撰增至二億九千萬
矣議者徒患楮窮而不悟兵禍始以今之尺籍校之嘉
定增至二千萬八千有奇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
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它策核軍實安邊鄙
救楮弊一義也又言修內司營繕廣內外宣索多宴施
緡黃濫于嬪御凡此之類未嘗裁撙抂閒有獻括田推
鹽之議者向使二事可行錢紹之相行之久矣攺絃伊
始奈何取前日所不肯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時

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
心未服昔章惇言執政舉臺諫非故事以攻馬呂是小
人而能爲君子之言安知今無此言乎司馬光改役法
蔡京爲尹即日奉行是小人而能迎君子之意安知今
無若人乎范純仁以國用不足欲復青苗是君子而効
小人之尤其事験見矣此小人所以不心服而君子
亦不能以自恕也時臺端王公遂攻喬樞或言王公主
鄭而援員又方議攝敵收楮故公之言如此末言執事
排闥國拓地之謀是也而迂正心誠意之言則過矣發
策者趙公汝談也讀之瞿然改去正心誠意等字除正

字參與文忠眞公時已病余與門人陳容端甫問疾公
曰貢之策好進德未已公出所與化眞仙游縣之皇洋
曾大父諱贄大父諱汝舟父諱鑑庚戌進士終於古田
主簿贈朝散郎母安人傅氏少有場屋聲以嘉泰甲子
貢于鄉嘉定丙子再貢丁丑擢甲科第四人爲漳州觀
察推官丁內艱調浙西帥司幹官所事帥師應龍趙潛
汝謂袁尹部以最貴倨公與亢禮不少屈俱嚴憚之俄考
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等公顯擿其謬元
春怒嗾諫官李知孝誣公在殿廬語聲高免官其教南
外也眞公作牧相從甚驩每渴史公告以裨郡政其召至

郡也眞公典舉公爲初考與奪升降必咨焉所取皆老
於文學者入館數月上又拘喬公或傳舊鄉其人復用
公封上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其必寘寘之中
有爲之地若且舊鄉姦儉刻薄天下所知復用則諸君
子空於一網矣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踰月輪封首
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今危機交急所倚二相左
曰春衰宜去右曰謗興宜去昔有譖趙普者上責以鼎
鐺有耳云春衰者蓋自反曰吾何爲不能堅上眷如普
乎留鄉以賓官宮妾不知名而相寘麻之日百僚舉笏
云謗興者蓋自反曰吾何爲不能副人望如鄉乎外若

推遜中實已猜又爲比周交信讒諂大臣倡群臣和是
以從宗經筵有容悅無誠微諫官御史言不行身不去
非欺君歟陛下[illegible]臣非有酒果如禹乎不邇聲色
果如湯乎罪己[illegible]與乎比司皆已從乎抑猶未也非
欺天歟又言宰輔臣而虜同氣爲欺天之大者宜紕謚
改葬以回天意公由此遂見天子咨臆無隱惟誹如家
人語上爲改容言者彈公論邊事過實鶴山魏公侍經
筵爲上言惜其去改秩通判漳州詔以裡祀雷雨求言
公又封上曰天與寧考之怒久矣紬蘇致疾妖治伐性
初秋踰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

也濟劓斷絕攸遠安寵網論法毀上行下傚京弄外兵
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
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遂相與之
臣恐與之不至魁柄它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
進退之機括也臺官李大同言公交結眞某洪某魏某
以收虛聲削一秩免蔣峴劾公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
非所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復官通判贛州改福州建
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改紀通判吉州右正言江公萬
里論疏擢用曰王某之才可惜不即召將有老不及用
之歎上曰當以爲文學官有尼之者改上知邵武軍在

郡詔以亢旱求言公疏奏十事而以撤罷别宮立故王
後爲先時鄭公再相以左曹郎官召公力辭除直秘閣
廣東提舉公歎曰吾老矣安能酌貪泉犯瘴霧乎再辭
改侍右郎官未行以諫官焦炳炎疏予祠先廬既燬借
居城中傳舍處之泰然日與諸生故人登臨樂飲一日
送客歸得疾經昔猶衣冠與門人語俄奄然而逝淳祐
上巳之翌日也訃聞上臨朝悼惜除司農少卿以華其
終丞相誄之甚累積階朝請郎年六十五將以明年正月十
六日葬于珠嶺之原娶安人洪氏三子長德肸以遺澤
奏次德崇爲伯父後次德瑁二女長前卒次適從事郎

監永平莊宗應起公本以學問詞章發身而尤練世務
佐一幕丞兩郡剖決敏速判健易尚書被戒潭上曰此
君不可犯奪勢家冒占田數百畝以還潭民至言無咎
削州倉斛面聽民自槩賑瀏水災推人德之然公學可
以經世而蒙召未試文可以華國而終老不售會奇腴
憤一切發於能啓戲逆旅行役之間其抑揚頓挫開
闔變化各有態度不主一體初若不拐思徐考其機鍵
密首尾貫串錯綜他人嘔心肝擢胃腎而成者子昂
太白之流也公素剛直尤惡諂子員公每曰貫之英氣
多和氣少面折權貴人不稍假借於賢者則推下之後

學則援挾之開講席持文衡士因公成名者甚衆交游
有過必規或痛詆責及其人有急難則又汲汲營護不
遺餘力故里中淹抑於公鄉縉紳若盡哀返柩送者空
巷公嘗語余君銘德潤皆實録它日無忘余也余不敢
咨前葬德肸能若來告焉虖公言果不祥乎夫遇不遇
天也知不知人也皆重生作上不遇之賦而虞誅有世
無一人見知之恨悲乎重生之不幸未若虞誅之不幸
也余於公竊有感焉初端平並拜二揆朝野知在必去
鄭公所致名勝滿朝不能助至有但右者公位寂卑獨
爲天子言更化以來郤餽而貴近怨守法而僥倖怨汰

冗而驕卒怨鐫貪而鬻吏怨皆鄭公謗身獨所致且引
唐雍戚不樂宋璟使優人爲旱魃之戲卒罷璟相冀以
感悟上意然鄭公迄不可留而公先逐矣方是時公豈
能前知鄭公復相於十年之後哉及歲丁未白麻告廷
談者皆曰騰軒升矣公方且拜疏申言鄭公有愛君子
之心而無主君子之力抗捐李公論公出館既而悔之
公評近世宰輔至李必曰賢相徐尚書清叟與公有違
言公晚應詔而徐有人望可用彼知孝也大同也覘也
其視量公或曰阿黨或曰忿隘觀其援鄭公於擯斥並
與之時發鄭公於衮繡滿歸之後阿黨者能之乎李徐

言公之失公與李徐之美忿隘者能之乎公與人交終始不變頃鄭公歸鄞十載公雖貧老走一力問安否鄭公後為余言朋友中可保終始者實之一人爾烏虖公有區別賢佞之功而受阿黨之名鄭公累公公不累鄭也有兩忘恩怨之意而蒙忿隘之譏李徐負公公不負李徐也余懼天下後世未有知公之心者故著其大節揭之李上使過廬而式下馬而酹者有考焉銘曰 昔有信不見察於世兮忠不見容于朝無變化而為碧兮氣鬱勃而為潮悲二子之積憤兮貫千載而未消嗟吾友則異是兮安一生之寂寥曰性命之相通兮賦予之相遠非余命之多忤兮余性之所招寓雅言於善謔兮散牢愁於長謠悟人間之刺促兮返物初而超搖生不嗅腥腐兮死寧淪於厲妖為霽之於銅池兮為慶雲於欻霄亂曰往真魄之倡和兮嘗迭奏於咸韶彼李蔣之喧啾兮又何異於蝘蜩

張碩人墓誌銘

碩人諱正因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諱槩令人趙氏之女中奉大夫南雄使君許公諱經字勳常之妻奉議郎通判漳州鎬從政郎行在和劑局鈞迪功郎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鍾之母以夫官五品封令人子陛朝加令封淳祐丁未五月己未卒於鍾官舍年六十九一女適紹興府法曹李珪孫男一人女三人明年七月壬申歸祔于永嘉縣雙牙鄉昭與原使君之阡張氏之譜曰天寶中公死守睢陽其後家焉傳七世至靖康擁旄統兵勤王扈從不返惟子婦祖夫人攜四子得脫其季遂寓杭人團練之父也碩人世傳忠節父有詩名於蔵史皆貫通家居京轂母生王邸於禮節尤閑習少有志操許君擢丙辰第行媒矣秀邸亦來求婚碩人竟歸儒家事姑孝未嘗自逸也坐立必侍傍飲膳必經手姑歿至哭哀動路人送之塋原上事夫敬然不苟順也俸入必問旁當得與否故其夫有廉聲閒若無必質成曰痛痒均也故其夫有遺愛許君嘗佐荊閫屬子同舍欲遣其孥碩人曰如觀瞻何衆愧而止未三十即厭世味修禪觀嘗有聞於清道者清書記暮年數偈皆悟透徹解外形見本性非但世俗人不能道雖大浮屠老居士未必能也常曰言吾死必於父母之邦又曰它日眩暈則行既而皆然三子記碩人言行千里謁銘其詞甚哀追念昔仕豫章並游矣後使君其一也視余如兄弟碩人視山婦如妯娌每詣使君戶外常有客饌宰中略無人食與聲須臾樽俎肴核不戒而具戶庭肅然鎬方垂髫已執禮

勑書余以是知碩人之有家法也余晚遂手刻交游皆散獨鍾戴酒追餞余由閩道過建劍等毗盆亦迂道出城相勞苦不曰遂登而曰父執余以是知碩人之有母道也銘曰　危不避地家之所傳死不恒化衆以爲禪豈曰僊哉儒書則然安子所立學者愧焉其人其骨其世必蕃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後村居士集卷之四十二

表

擬謝宣召入院表 代西山

君命不俟駕忽誤悉於招延王言出如綸俾進專於潤色光生閭巷榮動縉紳 臣中謝 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字之外責以論思獻納之忠始雖忤旨而斥容終乃棄瑕而復用脩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餘軾侍禁廷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經憂患則其慮長遂居鑾坡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不競愚魯自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越俎追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驅馳州縣之煩加廢放山林之久見聞寖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圖白首之重來過辱清衷之妙簡遂玷久虛之拜具成三入之榮茲蓋伏遇陛下肆筆成書解紘調瑟謂王者之志見於詔不亦大哉而天下之動鼓乎辭豈容默已宜有文章之宿老俾專典冊於明時奚取臣愚延承人乏臣敢不推明上指播告多方小技未爲尊良有慙於詞禁大節不可奪冀無負於聖朝

擬謝學士表

擬謝學士表

召還禁密委以利害功擢長鑾坡遂專典册寵光特異感
懼交深臣中謝臣猥以鄙生奮于下土少而掌制命莫施
潤色之工老矣談經冀有補緝熙之學人或譏其迂闊
上獨察其樸忠迹似牧之方一麾於江海才非應氏乃
三入於承明況九重新政化之初而册制極文章之選
鴻筆固資於摛掞輿言尤賴於論思歷考名臣具存故
實陸贄於詔書之外每上奏而歐陽雖帖子之微不忘
規諫臣何爲者心竊慕之茲蓋伏遇 陛下湯德又新
堯文有煥震雷劃地報蟲各動於百機杲日中天螢爝
奚施於末照顧容孤士謬冠禁林臣敢不圖報塗知勉
殫薄技念念爲學士豈無時政之可言儻號曰私人則
延微臣之素志

擬謝衣帶鞍馬表

燕歸奚取掌中禁之絲綸殊澤有加輟尚方之服御寵
綏攸逮捧戴曷勝臣中謝臣纔纓寒蹤廸隕暮齒向也
賜之鞶帶竟招三褫之九政惟範我馳驅未有一禽之
獲敢圖朽質復玷恩光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藩飾治
功攬以咸納帑不以待士尤感於招徠特策而臨材豈
歸於駕馭不然衰骨曷致輕肥臣綿力雖疲丹心猶壯
顧言補衮輔時政之闕遺未忍執鞭求此外之富貴

代西山丐祠表

臣頃因拙惹屢乞叢祠仰蒙至仁曲垂殊眷今則假寧
將滿湯熨未瘳臣上則係累於 明主之恩下則怵迫於
輿人之議夫留矣戰進退兩難雖以采薪之憂力辭纖
粟之禮然而身方憊甚力弗任於造朝心固皦然迹有
如於徵寵用茲是忒愈甚況綿亦恐政府位高書生命
薄惟知足知止者天之道欲生欲安者人之情與其貪
戀以擬盈滿之災孰若勇決而希退閑之福兹復具文
而有請仰希造命之必從欲望 聖慈察臣不欺閔臣幾
殆姑停新渥速畀外祠俾得暫還山林豈竟盤樂大恩
未報固難袖手以即安宿疾或平所願捐軀而未晚

代西山辭資政殿學士京祠侍讀表

疲瘁弗任乞投閑於田里眷留未替俾養疾於京師待
遇過優疏危愈甚伏念臣才能素薄分量易盈累載退
藏頗健頑之自若一朝進擢乃衰病之交攻無所歸尤
可以言命惟力求於閑燕庶少假於餘齡至如秘殿經
筵以處舊臣宿老臣未嘗就職於祁籍以非宜既已乞
身又復徊而不去非獨有傲君之罪抑將貽固位之譏
念平時講貫之謂何乃晚節昏而至此瀝彈血悃仰

賚皇明欲望聖慈俯矜危蹟抑臣之寵以消弭其災眚
容臣之歸以保全其出處收還殊渥改畀外祠俾還山
果遂於再生則報國豈無於他日

代西山上遺表

疾不可為用力斃於大任死之將至猶未泯於孤忠顧
假須臾以陳悃愊臣中謝伏念臣迂踈一介際遇兩朝
固無赴功趨事之才施諸當世獨有憂國愛君之念對
越上蒼寧皇調琴之初陛下飛龍之始俱承寵獎叠進
讜言雖聖主隆寬納以如天之量然柄臣積怒陷於傾
月之機栖遲故山轉徙外服不圖華髮再覩清光從容
便殿之對揚密勿細旃之顧問賜之親札等泰陵遇越
之恩讀所著之規神廟待光之禮臣惟國上之知未易
報而天下之事尚可為每殫千慮以開陳冀有一毫之
補益豈謂病乘衰至命與時違昨畀文衡晉參政枋貂
璫及門而臣不能迎揖車馬陳庭而臣不任馳驅累上
封章力乞骸骨玉音記憶至諏訪於近臣李書寄留甘
寵寢於舊弼中嘗小愈俄復弗支升附之力已窮膏肓
之證交迫昔楚之受尹將終有城郢之言唐則房喬垂
歿進征遼之諫臣雖懷其心竊恭之欲望陛下以剛
健濟文明以知行充學問勿道用兵之二字休養民生
常思有生之所感慎防物欲篤信君子以逆杜小人復
進之漸堅持正論而無使邪說得乘其間求文武之奇
材講兵財之實政至若沃心之要旨備於衍義之一編
燭覽觀不廢於燕閒則理亂昭如於龜鑑上以副祖宗
付託之意下以慰生靈望治之心臣餘息甚微丹衷不
昧闔棺事定豈惟盡之敢求戀闕心存悵軒墀之永隔

擬謝吏侍兼給事中表 為洪文作

武卿之職尤重於天官兩省之班特高於夕拜榮甚九
重之擢惕然數器之兼中謝伏念臣蚤忝當權晚逢親
政每謂求嘉之未無復微言不圖正觀之初樂聞直諫
旋繇烏府躐拜鳳池雖弗居擊搏之官猶欲舉封還之
職然而精誠未能感悟議論無所建明車轔轔馬蕭蕭
苦口莫回於輕舉印纍纍綬若若病軀徒愧於久留曼
闔户以控章亦扣墀而還笏未拜王音之俞允反蒙御
筆之超除銓部文書猶規程之可守銀臺封駮豈風力
之克堪而況翰苑辭林經筵史觀名臣森列柰何越樽
俎而代庖高位疾顛實恐因負乘而致寇上無以彌吝
蕩蕩乾坤之造下無以慰塞悠悠風塵之談祗服寵榮
倍深發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舜聰旁達堯哲周知
蠹壞一新更膠柱不調之化福威自出收太阿倒授之

權綦臣與蠆援之私其臣有論恩之時臣敢不深惟脩
在益自勉猶不改丹心常若端平之初節勿汙青史庶
爲元祐之全人

代謝兵部尚書表爲余子壽作

貳卿職諧兼以緝閒入陟班高乃谷次補誤渥至加於疊組牢辭莫許於循墻仰戴雲天俯臨淵谷臣中謝伏以周嚴九伐以振國威晉命六官必先民譽矧在修政攘夷之日允難制軍詰禁之材如臣至愚於世寡偶蚤更憂患惟義命之是安晚竊顯融非心思之所及屬當宁更新於大化舉在廷絕企於末光顧當斯時服在適

列韓貳奏從官之捷莫望昔人王吉云俗吏所爲茹識臣輩敢圖大猷超拜夏卿方疆場之閒未寧而甲兵之問日至上無奇策可以獻納下無精力可以簡稽又況掾史之叢最瑣編體大材能素薄僅堪智効於一官委任特殊邊使身兼於數器龍光所逮蚤負昌勝茲蓋伏遇陛下親攬威權旁求俊乂謂臣雖無高論然粗達於時宜察臣不爲清談或可施於實用遂令迂拙亦玷高華臣敢不精白承休靖共好直陪輔朝廷之遺忘所願竭忠奉行臺閣之文書豈爲稱職

代曾知院上遺表

瘥蘇請行指意弗移於初志拖紳垂絕猶欲獻於遺忠臣劾謨諸冒下愍憐伏念臣蚤鮮孤學被遇先皇前多士以策名越群公而輔政當宁繫其平實昭示哲懷權門甚其異同甘從閒退寧於一壑十有六春晚逢聖主之解絃俾護陪都之留鑰申過閥累疏議趍蹇叔奚知將止殺陵之役猝談遊計不勝江表之憂誤簡宸衷載陪國論 陛下欲長駕遠馭而臣不能輔贊 陛下欲更化善治而臣無所建明比者商吏擾吾疆場毋佀羽書之交至仰瞻玉色之不怡茲主憂臣辱之時既叨按鐵惟朝聞夕引之誼敢後耆艱屬有司之調度不齊且

在廷之議論無壹勇往有輕揚之悔徐行懼逗撓之誅旬月以來寢食俱廢始終一意未改風雲之壯懷百感萬端忽罹霜露之不疾臣年六十不爲夭官二品不爲卑今將溘然無可恨者獨君父之恩未報國家之事方艱敢陳易簀之詞冀動凝旒之聽欲望 皇帝陛下修德以回天意施忠以周人心親君子而勿搖於小人合衆謀而又決於獨斷一輪奉人之詔興起觀瞻拔泥水赤壁之才掃平氣祲從卑隊無一壘之警則宗社有泰山之安臣景迫崦嵫心存軒顧鞠躬盡力之志莫効驅馳將死深悲之言或冀采擇

袁州到任謝表

漕肯言而去國自外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叨無地已臨封城具布詔條臣中謝伏念臣本起鄉生敢為拙宦偶逢纏攢遂忝旁招猥塵公府之像嘗奉使軺之對莫旋螢爝裨日月之清明雖批龍鱗覺雷霆之開霽惟小臣之孤立恃明主以少安及速抨彈尚蒙涵貸支離賦粟方此養痾衰因符珠俄而起發惟袁為郡舊名安靜之區與盜比鄰今亦孤危之地城空無備兵少且羸以安庸繆分千里之憂恐倉卒難待一朝之變而況別慈顏於膝下魂夢屢驚旅隻影於天涯宦遊奚樂徒有君親之一念若為忠孝之兩全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奮發主威作新吏治謂多壘艱虞之際務使民安凡録屏臨遣之人率由聖擇延如臣等亦在數中臣敢不厚培本根申畫封守長江之險與我共願為強敵之防四境不治如之何此則微臣之罪

廣東提舉謝到任表

起廢袁州從天而下便私易部道海而南具布漢條初行粵俗臣中謝臣竊稽使指備載聖經君之遣臣也有光華臣之報君也以忠信今百端之供億猶偏國中餘一發之本根獨惟嶺外方且羅丹之發衝尾羅沙之取

及曆空熙豐以來之儲僧紹淳未有之額使貨仕而及見哀痛詔何錐劉晏之復生發通安出乃如臣者豈其任哉嘗試絃歌本從戢言游之緒論迨分符竹蒸蕩城元結之遺風久聞涩而里居尤闊疎於時務疚心徒切着手實難惟有清修冀彼龍苑之類訟宜諉巧取諸荷箬之間民生或不自聊臣死奚足塞責剝郡邑之三風猶熾與閭閻之五瘡未蘇嘗是久微欲其身率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記功忘過含垢錄長謂一男子之女上書本緣愛主偏見大夫無可使遂取充員庶令荒遠之情悉達靖淵之聽臣敢不恭惟而訪草奏以聞惟無瑕者戮人必先己責以不貪而為寶必戢于橐

廣東除運判謝到任表

使氏命官法可久任漕臣之使恩許驟遷外攜光華內叢嫌權臣中謝臣恭惟列聖尤重遠臣在裕陵時命端順之前輩及淳熙世用光朝之老儒非取其趨辦之能蓋責以將明之事如臣迂拙荷上使令慎士風之垢汙慨國計之殫之雖有范滂之志終非所長豈無韓滉之心不勝於力君命幾於辱矣臣罪猶自知之曾謂選掄就令飛輓衆下之餉方急湟中之糴復與海外安民相結語之鬪俱言朝廷不得已之意然而東南之勢久矣

司刑中之家今臣輒敢莽鹵味其可愛而為獄讞據恐
因刑而兪傷況詔書之丁寧欽恤意之惻怛若為展究
稍釋顛隮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德照白日明見萬里
並收多士莫非建功立事之才不棄諸生有取開本深
根之說迺如孤臣亦在選中臣敢不益秉公清少蘇淵
療驅馳原隰務開達於下情臨履淵冰庶不羞於晚節

江東提刑謝表

寂寞之濱粗安拙分光華之遣特出聖知蘧僕為之激
昂捧拜至於感咽臣中謝 竊言江表寖迫風寒常情但
急於防邊刑罰尤先於固本蓋式敬爾獄須知王國之
長而能察以情可以饗人之勝所以孫諸生而推擇為
其察一道之戚休伏念臣昨尾百僚莫裨一書所言妄
發未究素著狂名於疑求長杜牧尚堪蘇使不惟寡爾
獨英抑且搜栗賈生文俗之事飽更筆墨之道都欲上
前誦賦諸老賞雕蟲之工省中濡言寓里獲池魚之禍
以今天三緘而避謗恥於一字之辨誣不圖改瑟之初復
忝乘軺之選課事功則臣已試之見深斬慶於庭堅受
論風力則臣抓立易危别欲動搖於山獄疆頑一出擧
職極難徒抱書生濟物況覓之心庶為明主祈天求命
之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有建隆之神武有乾道之
英明拔士不以一途觀人於其大節謂山深林密宜為
久避於網羅俗下原馬老馬粗諳於道路迎之閉廢假
以寵靈臣敢不精白乃心咨詢所部容数人則善者奚
勸懼大吏則小且有辭無瑕可以戮人首盡礪律身之
戒靡監不遑將毋終當陳及哺之情

貢布表 袁州

舜紡方奏適當被袗之時高服攸同爰謹貢絺之忠意
均芹曝禮寓篚苞臣中謝 恭惟 皇帝陛下實以儉德
麗惟道德粹溫薄厭首損布縷之征固本深根尤紬繭
絲之說凡受重城之寄謹修任土之宜臣叨守春臺遠
將重貢寓留余流之候初御織涼雖非火浣之良庶存
故實

謝戒諭贓吏表 江東憲司

皇之數言莫既訓舜之大官之大德實由寵賂之章賴
聖天子之仁賢士大夫而更始臣中謝 竊以建隆創
業溢臣必具於五刑乾道殺精污吏罕從於三免伏覩
一札丁寧之意仰合二祖英明之規茲蓋恭遇 皇帝
陛下張國四維辨王八柄謂恭儉與貪婪兩偽乃在位之
與常懷風伐有一于身是甘心於暴棄豈特羅朝家之
重辟亦永為名教之罪人臣敢不倡率屬封恪共明詔

昔踞康瓠潤人或息於自修今聖封阿方孰不强於爲
善

賀明堂禮成表

基二旬於明禋邦儀八舉練中年之洌日祀典一新溥
率均驩顯幽並服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道禹勤儉
法文謙雖立重屋以饗天若稽古制陟茂陵而配帝蓋
取羅經側身弭灾漢之武治外嚴采薇之衛既交精禋
遂致休嘉臣限隔闕廷阻陽載馳江左之官□□之間雖莫
奉於末光清廟顯相之時□尚能形於善頌

賀皇后牋

匹能婺女任姜盡之賢規王假有家實椒塗之內助驩
騰宮縣慶洽宮闈臣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體樛木之
和躬澣衣之儉齊姜任嗣大姒聿追治古之隆身玉女
鄉媛妃不待詞臣之風既受多祉遂形四方臣跡遠闕
庭身馳原隰瞻翠旗之旖旎空想禕儀秉彤管以形容
共施薄技

進銀狀

黎周禮之二旬祀典聿崇獻禹服之中金邦儀敢廢上
件銀寶容發地治匪盤山奉酎有緩愈失侯之罰貢
珍惟謹且殊遺使之求

謝明堂赦表

在國之陽既成熙事配天其澤爰下寬書凡屬覆臨悉
蒙蕩滌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憂勤庶政抑畏小心
稽典禮於累朝薦馨香於重屋周禋明潔致裸鬯以告
神漢德沾濡與吏民而更始歡聲動和氣春回臣猥
以暮齡逢茲盛旦身方遠外莫瞻依玉輅之塵職在平
反願推廣金雞之詔

除將作監直華文閣謝表

淑問周咨崇奬事稱宗班歟職不以次升簡記出於清
衷寵光萃乎晚景臣中謝伏念臣方心泥古浮與衆身
系之蛾眉愧時粧之不入譬猶蟲臂聽元化之所為非
上聖如天之并容則孤臣何地以投足然而弓旌每下
增繳亦隨北有斗南有箕靡堪挹取高曰原下曰隰甘
老驅馳貫索未清埋輪興勇客嘲雄之拓落笑良之
往來至若大匠名曹重華奎閣已隨鳧雁而去矣乃兼
能魚而取之從雲氣消逢萊雖歎風帆之引夢鈞天游
帝所尚聆廣樂之餘畏嗟十載之漂零今喜九重之賞
識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既新庶政尤體群臣憐杜甫
之丹心不忘明主閔馮唐之白首猶是潛郎未許退藏
復叨進擢臣敢不堅拙守仰答睿知君遣使為之歌皇華

敢憚驅馳之遠役臣無毋何以至今日終懷慙

謝賜同進士出身表

臣某言伏准 御筆特賜臣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已於九月十六日祗受賜出身勑命者奉身去國甘當一飯之忘君錫第登瀛誤遇九重之知己承學之流咸勸明主之恩不肖臣某中謝竊以儒科至榮史筆尤重藉經廷試不就因見遺仁祖之朝曾鞏綜叙既成几莫副 神宗之意如臣者少雖勤苦晚益惰荒苗劉實未嵐之時莫拔一第及宗元久斥之後絕意復收起廢徒中奉使江表不圖白首尚躋清秩招屈原於脩門憫其憔悴見賈誼於宣室訪以治安入領咫尺之不違雲章昭回而下飾遂舉朝廷久虛之典如裕巖穴特起之材無同進與爭時名有至尊以為座主昔先人掌太史兼管窺金匱之書今天子詔諸儒復使游石渠之論遭逢出於千載況采裹於一時人以為夸臣之所懼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改絃更化決策消謨斜得小於衆選之中猶拔才於尺度之外臣敢一千之懷始謂報聞只洪六十之年遇蒙親擢寔非不世之遇愧匪能言之倫臣敢以暮遲悉茲優渥不顧矜文章之小技但當蹈節義之大閑惟孝惟忠念君寵毋負之難報此筆刑削奚天刑人禍之足憂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

經筵進講禮記徹章謝賜官表

禮毋不敬用終典學之功主求多聞爰舉說經之賞光生仍觀愧極鴻私臣中謝 自漢中之傳失真而野外之儀因陋齊魯兩生之泥古或遂許以大臣并汾諸子之違時尚有慙於明主於皇朝代取則遺編內而踐脩身齊家之言外而詳班朝治軍之制策進士賜儒行瞻淳化之全文幸太學講中庸踐重華之清蹕拜爵辭不承於前列命群儒各誦其舊聞風雨不渝星霜屢易生而知之上也發明殊待於切磋臣何力之有焉傳習未離於佔畢例還華秩祇覺靦顏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藻旒之尊資龍澤之益每稱制而臨決亦刺經而參稽仰止高明一洗后倉戴聖之訓詁頗如汲陋莫傳胡安張載之緒餘偶際休明繆叨優渥臣等敢不俯殫退情仰贊緝熙漢臣考稽古之榮不過俗見孔聖戒事君之諂求佩格言

除秘閣修撰福建提刑謝到任表

操觚入館貴以舊物秉傳起家榮於書繡雖慚循陵之忘詎忘存闕之心臣某中謝伏念臣蹤羈旅而立朝侍

君父爲知己擢髮數世卿之罪道路誦傳造膝禀明主
之言天日臨照及㝡歎詞頭而抗論果收還遲賀之除
書然猶受求疵責備之衆攻譏賣直患失之一謗擠排
甚力記憶僉曠疾驚而行固難追防風氏之戮出門有
礙懼見加棘草子之名方將耕緜田而終身敢作乞鏡
湖之妄想不圖昏淫就擢皇華嗇於爪牛廬之卑被以
駟馬車之寵慈毋一笑喜附不疑之平反故人相爭勿
犯孺文之公法思仰副朝家之隆委非直爲閭巷之美
觀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更大化以作新體羣臣而任
使謂臣已侵暮景有百年期頤之老親察臣見齒旦評
無一飯斯觚之烈怨拔諸閑退處以便安臣敢不絶爪
牙之嫌盡桑梓之敬內存孝謹常保垂魚之歡外落鞿
縶庶免沐猴之誚臣無任

後村卷之四十一

玉牒初草

皇宋寧宗皇帝嘉定十一年

正月癸酉朔御大慶殿羣臣朝賀 辛巳眞留守氏距
壬午樞密院奏李全劉全楊友季先李先歸附剋復
東海漣水等處詔李全特補武翼大夫京東路副總管
楊友李先並修武郎京東路鈐轄 癸未吏部引見某
人等三十九人詔並改合入官 贈武信軍節度使畢
再遇太尉 賜故天章閣侍講胡瑗謚曰文昭 乙酉
臣僚奏今後有司議謚當博采是非之實不可專據行
狀從之 臨安府奏獄空詔獎之 己丑朝獻景靈宮
乙未右諫議大夫黄序奏納諫用人等五說 臣僚
奏三衙江上諸軍并兩淮忠義義勇民兵令主帥制置
司郡守各嚴閱習從之 丙申雷 殿中侍御史李楠
奏比來朝廷治贓吏失之寬 上曰朕亦治贓吏甚嚴
贓吏害民豈可不治 丁酉吏部引見 等二十四
人詔並改合入官
二月癸卯朔 甲辰禮部侍郎袁燮奏今日邊陲不靖
非朝廷有意用兵緣被其擾不得不應 上曰既被侵
犯若不能應何以爲國 庚戌月入井 癸丑復李埴

元官與祠　甲寅大風　丙辰白虹貫日　丁巳進武
翼大夫不㮚福州觀察使襲封嗣濮王　丙寅日有戴
氣　臣僚奏朔望非休務日及公事衆議不得出謁
黄序奏史館宜擇專官修帝紀餘官分撰志傳過史官
闕不拘資格或補外許以藁隨歷上之詔從其議
三月壬申朔趙方奏知均州飛諫之因虜犯江漢郡入
山頻統制馮杞捍禦始定詔諫之降兩官罷　庚寅詔
今歲明堂惟事神儀物如舊制具乘輿服御中外支費
並從省約有司條具以聞　壬辰工部尚書兼國史實
錄院修撰任希夷等奏乞修孝宗皇帝寶訓　丙申禮
部員外郎李珖奏乞令太常寺將慶元元年以後典禮
編纂成書　丁酉徐應龍等奏進讀通行敕卷乞宣付
史館並從之　詔法有標撥為祖父俱亡而祖母與母
有前晚嫡庶之分設今後應一母所出子孫及祖與父
年老抱疾者並不得抑令標撥雖出祖父母與父母之
命亦不許用州縣毋得給據從大理丞沈繹請也
四月壬寅朔　癸卯朝獻景靈宮　乙巳監察御史盛
章奏減米外國之弊乞下淮東漕司沿海州郡措置關
防犯者嚴以軍法又奏撫州歲起米綱守臣移易水脚
之費抑進納富民部餉乞下江西漕臣考覈水脚錢出

入之數令後輪差見任官從之　辛亥月入太微垣
甲寅以倚晴舉行寬恤之政　己未以經筵進讀資治
通鑑終篇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于秘書省　癸亥閤
門舍人熊武檢判　上諭武曰卿是東宮官太子如何
武奏云殿下賢明仁孝勤儉節用人之才否事之是非
無不盡知每日講讀之暇無他嗜好手不釋卷且勤如
節度又不喜飲酒臣每輪當宿直絕不聞宴飲之樂上
曰此天賦也　丁卯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　戊辰
黄序奏兩淮湖北京西守倅之擇悉取銅會州縣小吏
或折酸酒或以鐵錢而又積壓不支乞令逐路運司下
所部增小吏俸將鐵錢并交子銅會作三色按月支給
從之
五月辛未朔　丁丑以明堂有期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宮觀　戊寅臣僚奏乞修復義倉舊制歲終令丞合一
縣所入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數上之常平常
平合一道數上之朝廷令承替移必批印紙效其盈縮
議其殿最從之　壬午潼川路提刑兼提舉丁必稱奏
知資州李耆碩磐石縣令宇文之寅輒移城外南岸浮
橋於西津竹木纖弱溺死十有四人乞並罷黜從之
丙戌臣僚奏知天水軍黃炎孫偷生誤事詔炎孫鐫二

狀罷　壬辰御射殿閱新舊行門射藝有差　壬辰監
音奏法科鋪陳斷案舊以五十五通為十分以所通定
分數以分數辨等級別恩例凡七等上四等除評事餘
三等循資占射比年偶一中選不問等級皆可入寺有
司以其仕進太優遂難其題在下者病取放之數窄在
上者患精通之士少乞復七等之制上四等除評事餘
三等初任注司法經任注檢法取之寬則得者必衆用
之精則濫者不容從之
甲午詔前淮南轉運判官方信孺特鐫三秩以給事中
任希夷言其鼓倡儀真官民聽其奔迸私賂山東首領
意在邀功故也　丙申大理寺丞趙彥械輪對乞擇守
令上曰守令難擇監司則每路只消擇三兩人　丁酉
命從臣日一人禱雨于天竺山　戊戌黃序奏前知江
陵府直祕閣趙善培昨以憲節兼帥襄陽虜騎犯境驚
畏成疾易鎮江陵不聞有一施設乃帶職名奉祠而歸
詔善培落職
六月辛丑朔　癸卯盛章奏乞令諸路憲司歲終比較
州縣獄囚死亡多者痛懲一二從之　乙巳臣僚奏新
知忠州呂祖平頃以珍玩取媚權姦祖儉乃其堂兄祖
平恐為所累圖寫宗枝指為疏族用以自解守江陰無

善狀乞罷括新命從之　丁未李安行奏近選受臣
奏法者為郡守若成有風力者為監司從之　袁樊進
對奏蜀中不靖上曰秋高馬肥是能侍川尤當為備樊
奏云今日事勢迫切不容少緩上以為蜀帥不可不易又
奏兩淮荊襄聞近頗稍靜然不可忽上曰夷狄姦詐何
可輕信樊奏云講和却是省事但虜人之意不專在歲
幣難與通和上曰他國探所得已數倍於歲幣樊奏云
誠如聖諭虜既不通和中國尤當預備　庚戌月入氐
辛亥指揮留守亢　乙卯有流星大如太白　辛酉
詔兩浙賑恤安吉縣被水之民　丙寅録行在繫囚
七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壬申右正言李安行奏陛下
變更皆稽朝而延訪之時不及早晚皆講讀而作繹之
日不常聽納雖不倦而議論之見於施行者無幾豈蚕蠧
雖有節而好藏之耗於侵欺者不容豈非安於小康而
有怠心乘之耶願陛下謹終如始以興治功從之　給
事中任希夷繳奏成都路運判梁綸輕信浮言妄議邊
臣舍人黃宜奏知天水軍黃炎孫負印先遁梁綸奪兩
狀罷炎孫追三秩居于辰州　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
府趙彥𢹂為寶謨閣待制旌其職事修舉也　甲戌監
察御史蔡關奏兵部侍郎黃序遍歷臺諫嗜利無厭詔

□祠採監察御史丁夢龍奏國子司業兼侍□徐□貪鄙乞行罷黜從之歲星入井　辛巳詔知潼川府許奕與祠提刑丁必稱罷以侍御史李楠言其卑猥之擾宜奏失實故也　乙酉以袁燮爲編類　孝宗皇帝寶訓官　壬辰詔進知泉州真德秀官一等旌其擒捕海寇之功也　丁酉詔諸以贓罷毋得輕受文狀速改正必檢會元勘罪犯輕重爲之處分從李楠請也　戊戌左司諫盛章奏乞戒飭監司郡守凡日前差入倉廒之人並令回任違者御史臺覺察受差人罷黜所差官例責罰從之

八月庚子朔　辛丑臣僚奏年來贓吏罰輕自今罷免者勿與祠禄者勿叙復寘斥者勿近甸永不與親民者勿改正已生過則施杖配佑籍之法乞下有司著爲令甲從之　癸卯權工部尚書胡榘奏軍兵殘虜本無能爲陛下愛兼南北初未日征伐意內因廷臣擴議外而邊臣邀功遂邊境久未安　上曰皆邊吏希望爵賞爲開生事不可不戒　以右丞相兼樞密使史彌遠爲明堂大禮使參知政事鄭昭先爲禮儀使簽書樞密院事曾從龍爲儀仗使吏部尚書李大性爲鹵簿使戶部尚書薛極爲橋道頓遞使　甲辰以安德軍節度使師睪提舉萬壽觀　詔平江府新涇嘉定縣分置五鄉可易以依仁循義服禮樂智守信爲名從守臣所請也　丙午歲星入井臣僚奏祈除起居舍人留元剛立朝傾險治郡荒淫乞侵祈命詔與宮觀　壬戌寶謨閣待制新知興元府充利州路安撫使聶子述內引朝辭上曰朕將付卿全蜀子述奏臣材識凡下深懼無以稱塞陛下使令之意　戊辰登□李安行進對論敵情變詐類陛下毋以虜退爲可喜日與二三大臣講明備禦上曰邊備不先理會却遲安行奏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曰極是　臣僚言二廣大州城池甲兵僅足自保至於小州城低池淺兵或不及百人而俗易動中州姦盜率多配隸于此猝有竊發何以待之今世言武備者類於兩淮荊襄介意而置領南於度外臣恐如唐人無備西北不知其禍在於東南欲望朝廷不惜小費於二廣要害去處葺浚城池練習民兵以備緩急從之

九月庚午朔　癸酉臣僚奏今後聚斂之臣永不列於親民剝削之臣永不使之取軍從之　己卯朝獻景靈宮　庚辰朝享太廟　辛巳大饗于明堂赦天下雷

丙戌月入畢　戊子月入井　己丑歲星守井　壬辰
監察御史王夢龍奏三邊移運之苦謂如某州縣云某
州運米又指某州出卸涉歷三州所運不過捌斗計其
資糧雇僱點摘誅求之費常十倍於八斗之直中産之
家率皆一夫爲錢四五十千下户一夫受役一家離散
乞責諸路漕臣增價就近和糴以省陸運又奏朝廷近
科降官錢委淮西漕司雇夫移運而官吏奉行不虔所
給不敷樂就者避未免驅迫乞嚴飭典饟之官凡所雇
募必須寛計其程給卸以時從之　丙申李樀奏二廣
四弊一右選不問有無出身不顧格法違礙皆辟脫行
二武弁雜流冒辟縣令三選人入嶺例求速化既就
此得一削又改辟它州四嶺右獨桂林以中州官游來
者往往職隷諸州身留八桂乞令各路帥臣監司有右
列求辟守令與夫改辟選人苟圖厭削不安本任者按
奏鐫斥帥臣監司自違戾者降責從之
十月己亥朔　庚子李安行奏曰者郡縣肆赦未幾雷
發陰然皆由奉行之吏不能祗承德意督責已納之租
淹留應釋之囚汎抑祭遷之官敗將當誅而幸免逃卒
成貸而不問掩羅陣亡哀卹不顧既失軍民之心遂激
上天之變乞自與二三大臣講求布德修令之道仍內

委臺省外令監司郡守覺察如奉詔不虔者並從之
壬寅恭謝于景靈宮　癸卯如作禮　以趙方爲龍
圖閣待制仍舊京湖制置使大理丞游九功遷官一等
直秘閣知金州　己酉崇政殿說書袁甫中行進講奏曰
所謂唐國風以後詩諸侯之事也何足爲陛下道顧其
所述有是非得失興亡治亂之迹可以爲後世規鑒者
上曰卿以名儒勸講宜開忠讜　壬子蔡闢奏科舉差
官每患科名負少令傳求科舉學識爲所推重者以備
考官之選從之　王夢龍奏邊郡幕職令佐雖考第舉員
已足並須成資受代　癸丑恭謝于太乙宮　甲寅賜
武臣宴于貢院　丙辰端慶節羣臣上壽　丁巳賜文
臣宴于貢院　戊午夜大風　己未大燕集英殿　戊
辰盛章奏以太祖太宗真宗高宗孝宗講學爲法從之
詔兩淮江浙監司帥守所部災傷州軍令蠲放賑濟
去處並從實以聞違者臺臣劾之
十一月己巳朔　庚午命從臣日一人禱雨于天竺山
卿監郎官禱于霍山祠　辛未親命禱雨從臣卿監郎官禱
雪　壬申蔡闢奏今後慶宴毋得託疾避免從之　廣
西經略鄭應龍奏知欽州林千之殺人而食卻千之先
罷仍限一月具案來上　癸酉袁燮進讀高宗寶訓至

爲上極難處一事不合人情則人得以議上曰人主作
事豈可不合天下之心又讀至凡進一人使人皆以爲
當用退一人皆以爲當去廼爲允當因奏高宗聖意以
爲進退人才皆當合天下之公論願陛下以爲法上曰
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此便是公論又讀至朝廷多是
事急時許人賞典事平後不能如所許與之非不可也
因奏向來諸軍曾經戰功者賞猶未及遍行上曰人無
信不立若賞典不信何以使人又讀至功過不相掩則
賞罰信上曰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自是不可相掩　甲
戌袁燮進讀寶訓至王㙆專事交結因奏將帥交結非

知文四之　十

能自出家財不過掊刻軍士上曰今日將帥亦有此弊
何以成功又進讀至堯功賞寶訓云政有賞罰如醫用
藥不及則不能治病太過則傷氣要須適中燮奏詩曰
古人君治天下只是中道剛柔皆不可不中上曰柔而
不中爲姑息剛而不中爲霸道剛柔皆得中爲王道燮
曰誠如聖諭　丙子塡地入氐宿方口星　袁燮進讀
寶訓云土豪等賞似太輕宜遞加一等上曰此民兵邪
燮奏曰即民兵也蓋炎閒中原陷沒土豪多有能據險
自守者虜不能破高宗所以優賞之因奏王平者亦土
豪也去年光州破兵首立功以此知土豪可用　四

川制置使董居誼奏殘虜犯關知成州羅仲甲知西和
州楊克家皆棄城不守詔各削三官克家送道州仲
甲常德府　己卯以左翼軍統領楊俊爲統制於其連
捷賊破海道賊清故也　辛巳刑部尚書徐應龍進讀
續帝學下詔求讀言遇不開講日輪進漢唐故事有益
政體者二條仍句錄申二省因奏近依此進一條而不
復申省乞間以一二付外施行上曰所進故事便與輪
對劄子一同若有益於治道者當付出行之　壬午蠲
皇后殿置平江府長洲常熟田自嘉定十一年以後稅
租科敷等二年　袁燮進讀寶訓至仁書後漢光武紀

知文四之　十一

賜右諫議大夫徐俯手詔曰卿近進言宜熟看光武紀
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過之爲愈也
燮奏曰高宗所謂讀十過未若書一遍此語有益聖德
臣聞陛下龍潛時親書呂公著十事宜時以此等語覆
之宸翰上曰呂公著有十事司馬光有五規崇中行臣
言臣向於宗寺恭覽玉牒載陛下日書三百字不勝歎
仰　甲申校書郎袁甫進對言欲圖外治當先內治所
謂內治無他辨邪正而已忠實者爲正人諛佞者爲邪
人知有主知有國家者爲正人知有身知有私家者
爲邪人上曰然又奏陛下若得正人以爲國家用則朝

廷根本既正外患何憂不平上曰然　徐僑進讀續
帝學至元祐三年五月詔權住進講八月范祖禹言昔
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乃爲臣等獨何罪之
言則便奏其如陛下何僑讀至此奏曰祖禹意謂人主深居
簡渫接見儒生之日少恐爲近習所移故發是論大凡
人主之學當以此心爲先祖禹此後又有正心之說蓋
心正則無事不正惟陛下留神上曰祖禹愛君之切如
此　乙酉袁焕進讀寶訓建炎元年手詔言而曰宣仁
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衊聖德
其令蔡確蔡卞邢恕蔡懋取旨行遣焕奏曰高宗所以中
興若只爲能辨宣仁之誣治蔡卞邢恕等之罪君子小
人至此方見明白此所以爲正國之本上曰邪正皆可
不辨向來止爲邪正不分所以致夷狄之禍又曰今日
自是可爲之時焕中行奏曰誠如聖訓天下事未有不
可爲若中行又奏曰更在陛下當大有爲之志上曰然
丙戌太府少卿曹洪奏惠民五局以僞藥給貧民監
官增淵附乞罰從特各鐫一官潘師文展磨勘二年
徐僑進讀續帝學至蘇軾所讀淳化二年太宗皇
帝謂侍臣曰諸牧監馬多死近取十數槽實殿庭下視
其芻秣軾因進言馬不能言無由申訴太宗皇帝深哀
憫之民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四海之
廣又非如馬可致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
賢疎遠民之疾苦無由上達僑讀奏曰昔齊宣王不忍
一牛之觳觫孟子謂其恩當及百姓蘇軾因殿庭飼馬
事遂言及民之疾苦是皆遇物見義廣其君之仁愛者
也上曰昔人開迪其君類多如此又奏曰今日之民困
亦甚矣作牧民之官知此理者十無一二望陛下與二
三大臣講究可以寬民力者至於除授守臣之際亦乞
審擇上然之　庚寅皇太子講堂奏乞講尚書從之
袁焕進讀寶訓云自古小人陷害君子至爲朋黨之論
焕奏曰慶元初攻汝愚者謂之謀逆所用之人謂之逆
黨汝愚所以其逆者上曰此時天下洶洶焕奏曰賴陛下
聖明察見誣罔復奏曰逆黨之說既不足取信又撰一
名謂之僞學上曰此謂道學也若不立此名則無以排
陷君子焕等奏誠如聖訓次進讀續帝學元祐元年司
馬光講尚書洪範至用三德哲宗問曰只此三德爲更
有他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王言請書于冊焕奏帝王
之學要發明周易言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中庸言博學
之必曰審問之臣亦願陛下勤於訪問上曰問則明
日南至上不視朝

十二月己亥朔李楠奏知楊州晁紘之亦守山陽背公
徇私捨將士功以私其子乞賜黜罷從之　庚子徐應
龍進讀寶訓以昭慈皇后戒瑶華宮事應龍奏曰兹事
其初也人衆勝天及其後也天定能勝人矣京城之變
昭慈以廢居瑶華不與北徙既而垂簾聽政以位授之
高宗豈非宗社之援之靈護佑之乎上曰當時宮中所
謂厭勝日爲有此理應龍奏曰惟其不信即無是事若
漢之武帝惑莫甚焉李楠奏曰陛下聖明逈然見無是
理　癸卯李安行奏乞將今年綱運應入浙者就江東
三司截留科撥理爲和糴之數却責三司以元降糴本
入浙西出糶州郡就便收糴徑解豐儲倉或平江嘉興
和糴倉收還元撥之數其江東諸郡如建康太平池寧
國廣德等處有科撥隸司農寺交納者亦許元撥應副
江上軍糧却就行在支撥和糴米還司農寺支遣其部
糴賞格當照此畢差次與推元賞從之　盛章奏祖宗
之世內藏所積或至三十庫三司有闕於此假貸陛下
躬行節儉而內帑空乏諸州合解之數以囑託而寢虧
主藏出納之司以肆欺而侵盜先朝從內司文移令赴
比部驅磨元祐間御史上官均請復舊制令戶部太府
並主行內藏撿察出納今士大夫頗忘無敢言者不過

以左右近習恩澤閑是說願陛下參酌成憲令外廷撿覈
內帑從之又奏雄勝軍統制侯汝揖御軍無律赴援畏
怯部轄二狀送軍前自効　甲辰以禱雪蠲大理寺臨
安府三衙私酤茶鹽贓賞錢　丙午臣僚奏安豐軍教
官何知昂化軍教官張殺然各擅離任入朝貢舉乞並
罷黜仍乞下諸路監司郡守今後教官不得妄作訪求
遺書差出及入貢舉從之　己酉御射殿閱軍頭司武
伎　庚戌月入井　辛亥應龍進讀續帝學至劉唐老
言大學論入德之序應龍奏曰能知是理然後可以推
而達之天下國家唐老之言是也上曰大學之言其切
治體　甲寅袁甫進讀寶訓至上跋王羲之書蘭亭
詩叙云覽此叙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
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
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登臨放懷之際不忘
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變因奏士大夫虛談廢務浮
文妨要最計利害高宗當紹興元年金虜方強中國多
故之時發爲聖訓今殘虜未平邊烽未息願陛下體高
宗之意激厲士大夫上然之
丙辰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三年殿中侍御史常同
言六曹長貳拘守繩墨宜少假以權使得隨宜裁決上

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有司奉法而不敢以私意更令祖宗成憲不敢改也懋龍奏曰常同之言誤矣若使得從其誠決其後有成法乎上深然之又讀續帝學至呂大防等奏人君之要在乎知人君以正爲邪以小人爲君子則不可懋龍奏曰姜公輔天下皆以爲君子而德宗乃以爲賣直盧杞天下皆以爲奸邪而德宗乃以爲忠亂亡相繼未有不由於是上曰君子小人最爲難知彼小人者亦能發君子之言當即其事而觀之　己未以積雪命大理寺臨安府三衙決繫囚兩浙州縣亦如之　庚申徐應龍讀續帝學至仁宗皇帝與講讀官講詩至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謂侍讀丁度曰老子云治天下若烹小鮮謂此也應龍奏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詩言誰能烹魚者乎但滌其釜鬵而已仁宗皇帝四十二年安靖之治豈非自此言而推之耶今日爲陛下牧養斯民者以苛察爲明以督促爲能望陛下時有以丁寧訓飭之上曰然　壬戌給諸軍新炭錢　甲子以雪賜輔臣燕于尚書省　是歲斷死刑一百六十八人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玉牒初草

皇宋寧宗皇帝　嘉定十二年

正月戊辰朔上不視朝文武百僚詣大慶殿賀　壬申子述除寶謨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己巳不視朝　癸酉臣僚奏以己見進對論豫常燠若時雪未應由逸豫之故願陛下至誠感格庶幾天意可回上曰每日在禁中焚香致禱又奏古人應天以實要須修政事進忠良屏邪佞此應天之實也上曰人臣來說者少不來說者多朕只要人來說　乙亥大風　戊寅袁以進讀寶訓至御史中丞趙鼎疏論宰相呂頤浩過失燮奏祖宗立國規模以大臣爲股肱心膂任以大政故大臣得以行志以臺諫爲耳目無所不言故大臣不敢爲非上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上下之情不通則爲否卦若臺諫不言何緣得知朕只要人來說　吏部引見試刑法等二十九人詔並改合入官　蔡關奏乞申嚴百官出入局之節及常朝後殿四參之禮從之　壬午下詔責舉　甲申盛章奏朝廷每給和糴糴賞並以銅券而兩淮州郡將帥率以鐵錢折支物價錢輕實原乎此乞嚴行戒飭　李安

行奏近有指揮凡逃絕田產為民冒耕者請佃存戶者
並令召賣搊錢解封樁庫官吏奉行過當開告訐之門
立剗奪之令所在咨嗟且逃絕田已經紹熙間置局出
賣並無明當再根括為錢不過一百八十萬緡而已乞
下諸路應紹熙四年以前請佃之家不分稅課者並免
估賣其內近降指揮為人剗買者給價還剗買之人並
從之　甲午吏部引見馬壬仲等二十三人詔並改合
入官　袁燮進讀續帝學至上官均言明君操術自有
至要蓋好學則明天人之道通古今之變好問則察群
臣之情達天下之政燮奏上官均之言可謂切當臣竊

太二十四　二

陛下勤於訪問柴中行因言亦須觀其所問之人問於
正人必能盡忠問於邪人反為正人之害上深然之燮
奏人之邪正亦不難知但觀其所言為己乎為國乎則
邪正判矣　丙申李安行奏知婺州趙與秉衰繆祈秋
毫每日輸官安輸別貯此剩即其多寡以課能否其折
價也每石以七貫而回余軍糧也以三貫二百軍民悲
嗟怨詔罷之
二月戊戌朔　庚子太白晝見　袁燮進讀續帝學崇
寧二年幸太學遂幸辟廱御製辟廱記宣和四年幸秘
書省次幸秘閣燮奏當時興學崇儒如此未幾乃有

狄之禍何也皆由邪正不明是非顛倒雖崇儒學亦無
益柴中行言當時所作事不過只是觀美初非務實何
以能遏夷狄之禍　辛丑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八
年上謂輔臣廣南去朝廷遠宜精擇郡守奏云臣前此
兩試廣郡親見其間武臣為郡者狼籍殊甚李安行奏
云右科人止三任便可入廣郡比文臣甚優上曰此等
人未練歷不宜輕畀以郡　癸卯徐應龍因進讀奏云
前讀資治通鑑所載仇士良事陛下能記之否上曰士
良歸老語其徒云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
則納諫智深慮遠吾屬恩澤而權輕矣應龍云陛下能

太二十四　三

記此天下幸甚　庚戌曾從龍除同知樞密院事江淮
宣撫使禮部尚書任希夷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
事兼太子賓客　癸丑以武師道為池州副都統制
甲子臣僚奏前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料敵無先見臨事
無綏備蜀人怨之深入骨髓乞寢召命從之
三月丁卯朔太學博士樓昉面對讀劄至事力不敵猶
當捍禦攻劫只奏云屬欲求和皆非實意若不能自立
崔岸伎當首退聽上曰當立此　崔岸又讀至京東官軍怯
懦之習只奏云若朝廷能駕馭將帥能激昂官軍人人
敢戰山東一邊自然不會頭重上曰然　己巳鄭昭先

除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並兼太子賓客　戊子大理寺丞梁丙降兩官罷以臣僚論其暫守楚州短於御衆激使携貳故也　辛卯夕有流星如太白　壬辰知沔州兼利西安撫丁焴特轉朝奉大夫直龍圖閣賞其誅李好古之功也好古為利路副總管擅斬統制張斌領兵二千徑下沔州或言其謀害張威張虎焴執而誅之故有是命其後乃有言好古冤者　癸巳徐應龍進讀寶訓至建炎三年環慶帥王似言陝西六路帥乞皆用武臣帝曰如范仲淹亦不在親臨矢石應龍奏云如丁焴在沔州臨事深識權變若邊頭需得若人而用之復何患上曰此人殊有謀略　甲午袁燮進讀寶訓至御筆督諸將進兵事燮奏近日諸將多不肯向前有領兵數萬端坐兩月更不出城一步者宜戒勅之又讀續帝學至程瑀侍讀邇英事著明其說上曰近年侍讀不進講義得御每事敷陳甚善燮因奏觀程瑀事則知向來讀官亦進講義也上曰只讀一遍則無益於事

閏三月丙申朔袁燮進對因賀生禽偽駙馬燮言若當時與虜講和安得有今日之事上曰若講和則銳氣銷鑠燮奏人主銳氣豈可銷鑠　乙亥臣僚奏吏部郎官康仲穎以儒自名中實峭深前守天台無善狀詔仲穎與祠　辛亥柴中行進講蒹葭大夫以道去其君之詩言古人三諫不用而後去之此所謂以道去其君也上曰人主容納諫行則人臣得以行其道　壬子袁燮進讀寶訓至言劉錡順昌之勝未為善戰封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又稱吳玠雖號勇其心術亦可倚仗燮奏高宗進退將帥惟取其用心此乃萬世人主擇將之法柴中行亦言安豐受圍長人初未嘗出戰却稱大捷十數上曰被圍七十餘日乃敢欺罔如此　庚申袁燮進讀寶訓至手詔三省今後侍從有闕選帥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有政績者燮奏高宗下此詔可謂得人主用人之要蓋必經歷外任然後通練世務上曰更迭之法誠不可廢又讀錄忠義門燮奏蘇軾有言平居有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有伏節死義之臣今日立朝之士偷合苟容者多只觀輪對便自可見上曰此只是為爵祿燮奏陛下更宜崇獎節義

四月丙寅朔　丁未前知袁州鄭自誠奏事論苟同之弊上曰雷同最是今日大患自誠奏轉移之機全在陛下　壬申填入氐方　癸酉月入太微垣　臣僚奏成都提刑周居諒被召纍月遷延營私乞寢召命從之　甲戌臣僚奏知池州華凱以贓濫貪乞行鐫斥從之

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理囚徒　癸未朝獻
景靈宮甲申亦如之　辛卯參知政事曹從龍除職與
宮觀　太常議故相余端禮謚曰忠肅　壬辰知樞密
院事鄭昭先兼參知政事　盛章奏太府卿四川總領
王釴奸險貪棼隱匿案本祠牒科諸路夫錢數百萬蜀
民怨咨皆謂一年而取十年之賦制帥庸懦釴每侵撓
其事搆禍流四蜀歸裝綱載舳艫蔽江乞重寘典憲詔
鐫三秩罷之　癸巳李楠論曹從龍被命當歲還廷
日乞寢除職予祠之命又奏董居誼誤國害民出蜀席
卷乞重行黜責並從之居誼褫職鐫三秩　甲午福州
觀察使李貴進右武大夫爲興元都統制
五月乙未朔以鄭昭先權監脩國史日曆同提舉編脩
勑令　丁酉詔朕紹累聖之統撫九有之師信不足以
睦鄰威不足以制敵醜虜肆如輕啓兵端生民何辜
重罹荼毒空國以還仍年干戈往來迭擾於三垂大
小不知其幾戰賴天意厭亂之久而人心助順之多我
武用張彼氣自奪果連鯨鯢之戮遂空狐兎之群漸底
晏清少寛憂顧然念創殘之後尚多愁歎之聲室廬既
墟婦子不保民力困而轉輸未已農時失而賦役未蠲
扞邊死事之家盡卹典臨陣無戰之士當議優恩或
失律而逋逃或棄時而嘯聚悉蠲禁網用穆奮於戲
除戎器戒不虞敢廢脩攘之政發德音下明詔其爲安
集之圖咨爾群倫體予至意應兩淮京襄湖北利州路
沿邊諸州軍府縣鎮曾經蹂踐驚擾及轉餉勞役去處
恤死節赦罪囚蠲租賦各有差　辛丑以武功大夫忠
州團練使張威爲右武大夫揚州觀察使依前沔州都
統制　癸卯袁燮進讀續帝學至通功郎朱熹辭召命
乞嶽廟上曰熹安貧樂道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
燮奏熹累召不至而孝宗益重之自初官即與改秩可
見崇儒好賢其後入爲侍從出典方面又嘗擢置經筵
當陛下龍興之初實爲講官上曰記得朱熹在經筵即
是未在之久燮同說書柴中行奏陛下記憶朱熹如此
其子猶在選籍未與大過陛下能拔拭而用之亦足以
見不忘忠賢之後上然之　臣僚奏監司州縣期會不
報動涉歲年乞詔省部攷覈稽違必罰無赦從之　甲
辰以扈再興爲鄂州副都統制　乙巳利西路安撫司
言西和州鄉貢進士何大用等二十四人狀乞將權知
郡趙彦呐優加旌異詔彦呐特轉兩官知西和州　丙
午袁燮進讀續帝學孝宗皇帝聖訓云朕常語東宮德
性已自溫粹須是廣讀書潤以英氣則爲盡善燮奏人

君之德固以溫粹爲本然不濟以英氣則無以立大事決大疑惟有英氣則有英斷而人主之德全矣欲全此德非學問不可此孝宗所以言修讀書也上曰此事全在學問　丁未徐應龍等奏進讀先朝范祖禹所進帝學徽卷乞宣付史館從之　己酉詔安邊所設入寶慶縣韓侂胄田五十九頃撥充忠義人耕種從淮東提刑賈涉請也　辛亥以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安丙爲保寧軍節度使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兼知興元府利東路安撫使　己未秘書監柴中行輪對奏近上官贓須親出陛下手然後權歸於上又奏古之用人謂之尊上帝上曰只是要無私不用非人也又奏三學伏闕此事不可含糊須早處分大抵公是公非合於人心則人心自平上曰然又論邊事臣覩邊庭種類至多使殘虜滅亡亦須數十年不定朝廷卒未有息肩之期安可一日少忘邊備今偷安之徒只欲苟目前富貴豈是復顧陛下宗廟社稷子孫計哉又今日大患最在虛誕使邊備失措置難倚仗上曰須是覈實理會因奏山東人雖受節制就招剌狀亦不可置之腹裏況陰謀難入是再添一山東也又論公生明偏生暗此心一偏邪正是非貿亂雖欲知之不可得矣此是

知人之法然必在人主先明其德然後邪正是非不能亂上然之　癸亥以進讀續帝學終篇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于秘書省　詔今侍從兩省臺諫各擇文武可用之才二三人姓名來上籍于中書隨才任使

六月甲子朔臣僚奏尚右郎官陳天宜昏眊跛倚與宮觀　乙丑臣僚奏新除太常少卿蔡開未嘗試邑罷除臺察皆然居之彈擊多私意出臺有怨言詔與宮觀　丙寅錄行在繫囚　丁卯權工部尚書胡榘禮部侍郎袁燮並罷以右諫議大夫李楠殿中侍御史盛章右正言胡衛監察御史徐龜年張次賢言其和戰異論待班漏院胥食公堂紛爭求勝幾開朋黨之釁且國家故有是命　庚午以隨州棗陽縣爲棗陽軍從荊湖制置趙方請也　辛未太白晝見　乙亥以嗣濮王不娪薨輟視朝　庚辰太白入井　壬午臣僚奏軍器監黎伯巽循詐兵部郎中高不當華髮之年有嬰孺之嗜刑部郎中趙彥适權姦之甥乞並與郡著作郎陳翰情僨無聞與參議官大理正沈繹丞蔣誼與宮觀並從之　詔朝士補外惟殿試前三名省元釋褐狀元朝請稍深許之爲郡餘未經作邑人非三丞一考權郎且與通判差遣　癸未李楠奏前江淮制置使李珏權重謀疎泗上之役

寶延遏行損國家威重啓戎狄輕心乞候服闋奪職仍
乞沿江两淮各命制置使其有官序尚卑資望猶淺則
姑命以副使從之　丁亥命從臣日一人禱晴于天竺
山卿監郎官禱于霍山祠　詔二廣監司應闕官去處
不許白帖差攝已差人限兩月赴本州陳叚違者追留
請俸給計贓坐罪　己丑張次賢奏申嚴冒試假託宗
枝遷就服屬之弊從之　辛卯太白經天
七月甲午朔　壬寅進信陽軍守臣趙綸官二等旌其
守禦之勞也　太白歲星合于井　辛亥宣繒奏董居
誼誤國罪大僅降三官落職未足示懲詔居誼更降兩
官送居永州　甲寅盛章奏乞先降羅本令臨安府兩
浙漕司差人運至極邊諸郡廣糴米斛以寬淮民從之
臣僚奏池州副都統制武師道誕謾無勇詔罷之
庚申竄天水軍嘉定十一年分貢瑞麥節銀絹以經虜
寇焚蕩故也　辛酉光州奏虜犯光山縣知縣許泊權
統制韓貴叶力捍禦貴鏖戰屢捷以寡不敵衆陣歿泊
守城不屈而死詔贈泊武翼郎貴脩武郎並與一子承
信郎仍各給其家錢千緡
八月甲子朔　丙寅胡衛奏今後該封襲嗣濮王安定
郡王之人令寓居州軍審驗堪拜跪者津遣至宗正司

銓量都堂審察令奏事記取旨除授或序官衰殘不堪
拜跪者特轉一官與一子恩澤却於以次人選襲又奏
選擇老成更練之人爲知宗並從之　詔戶部申嚴州
縣受租苛取之禁漕臣察其違者劾之　庚午臣僚奏
江西浙東等處和糴並以一色官會近乃抑配乞以金
銀品搭從之　壬申太白犯權御女星　甲戌詔四川
制置司依舊利州置司令安丙往來興元府等處措置
邊面　丁丑太白犯權左角少民星　壬午蠲建寧府
七縣嘉定七年至九年第五等戶積欠稅租爲緡錢一
十萬從守臣史彌眇請也　癸未月入井　甲申月犯
熒惑　庚寅李楠奏朝紳進對監司守臣條上五事與
夫草茅獻議多有可採而未及行乞置籍記錄委官考
察其可行者條列取旨從之　九月癸巳朔　庚子侍
讀徐應龍進讀寶訓有自東京來者云張九成投偽齊
帝曰朕固知其不然應龍奏曰非高宗聖明九成必遭
中傷上曰飛語焉足信又讀張常先汪召錫莫紘范洵
等告訐帝曰可並與追削編置應龍奏曰詩云取彼譖
人投畀豺虎高宗可謂深得詩人疾讒之意上曰此誠
可爲子孫家法　甲辰李楠進讀寶訓至帝諭輔臣曰
朕欲治贓吏須檢舉祖宗故法先告諭庶行之不暴上

曰祖宗治贓吏至棄市徇奏真宗皆曰不必至此哲宗
足矣繼今有贓敗者乞並遵真宗聖訓以存流之嶺表
乙巳徐應龍進讀通鑑至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
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應龍奏曰昔之
將帥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今之將帥事掊尅而不
恤士欲其臨危效命得乎惟陛下嚴戒敕之　癸丑詔
令皇城司招刺三百人配填親從等闕　省衢州西安
縣西尉買龍游縣主簿從臣僚請也　乙卯以皇叔保
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秀王判大宗正事師禹
為少保保寧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楊石為保寧軍節度
使奉國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楊谷為奉國軍節度使
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二十六年挺光遂進對云近
投荒者還宮職物故者復資品錄子孫又常諭輔臣曰
往時士子或上書忤秦檜押往本貫或它處聽讀致妨
應舉可並放逐便上曰當時秦檜用事在朝賢者斥逐
去盡應龍奏曰高宗既為之復官職錄子孫至於聽讀
士人亦令逐便恩亦厚矣陛下觀書能察及此公道幸
甚　丙辰月入太微垣　己未建康都統許俊奏前軍
統領張世忠策應濠州畏怯逗撓委棄衣甲詔世忠鐫
三官降準備將　辛酉臣寮奏沿邊令尉須年六十以

下方許差注見任人令各州察其疲老不堪任使者赴
部別行注授從之
十月癸亥朔　甲子朝獻景靈宮　丁卯臣寮奏乞戒
敕監司郡守各察其所舉賢糾惡歲終具數來上省部
置籍稽考違者臺臣覺察重罰從之　己巳詔推殿前
司事務王端理獻錢會六拾萬貫令本司樁管　庚午
月入羽林　辛未張次賢奏淮西陸運舊分兩路東路
自安豐運至無為無為運至廬廬運至濠西路自蘄運
至黃黃運至光地之相去各不下三百里半月可以往
復民亦樂趨近歲邊吏措畫并方東路之夫遣往西路
甚或不給路費顛踣道路乞戒敕諸司勿得越境借夫
諸邊吏假軍期科擾者必罰無貸從之　甲戌工部郎
中張午進對奏前此方面之臣及江淮諸將類無可恃
當急收賢望拔用智勇上曰然又奏內帑之積無餘版
曹之用不繼上曰內帑誠不及向來午奏聖徳恭儉宜
貫朽粟紅今中外之財皆若不足必有其故當節用不
當取民上曰誠是又奏邊事上曰蜀中兵火可念午奏
陛下軫念遐遠如此天下無十全之利圖事揆策固當
惟目前之安而銷患制變亦不可不熟計其後上曰當
慮後　戊寅以瑞慶節賜武臣宴于貢院　庚辰羣臣

上壽　辛巳賜文臣宴于貢院　癸未大燕集英殿
丙戌李𣏌奏乞下提舉常平司申嚴州縣措排陞降之
法違者憲漕互察以聞從之　辛卯胡衛奏知彭州林
千之殺人爲饌乞送大理寺官審勘上曰然又奏乞令
四蜀守臣各修軍政明禁軍弓手之籍闕者日下招塡
仍令逐路帥臣督察其奉行不虔者從之　辛卯臣僚
奏淮東提刑兼知揚州洪伋退縮畏難乞別與州郡從
之時朝議移帥閫于楚州伋有異論故也
十一月癸巳朔丁酉以雪賜輔臣燕于尚書省　徐鹿
卿奏前主管川秦監牧公事趙彥縮斷吝本錢不盡支
散致四川都統司戰馬闕數乞從彥縮召命從之　己
亥日南至御文德殿羣臣朝賀有流星大如太白　癸
卯詔臨安北山劍門嶺今後毋得於其所鑿山伐石以
張次賢論其泄山川陰陽之氣故也　甲辰遣大理正
孫澡鞫林千之獄于全州　辛亥以少傅岳陽軍節度
使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楊次山爲太保安德昭慶軍
節度使進封會稽郡王致仕尋薨輟視朝二日贈太師
戊午以前四川安撫制置使聶子述爲寶謨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給事中宣繒奏子述入蜀之初
不能撫定潰卒乃悉誅之激而爲亂害及王人驚惶奔

竄僅以身免乞將子述奪職罷祠從之　己未李𣏌奏
於無事爲有事之備上曰極是常有備而無患不可無
備而事至無所措手𣏌奏殘虜雖已垂亡當加意設備
上曰固欲猶闕　壬戌詔置安邊所幹辦公事一員
臣僚奏今後宗室監試無官應舉照鎖應以七人取二
人省試乞下禮部將三舉所放數上之朝廷如取應例
立爲定額從之
十二月癸亥朔　甲子臣僚奏鹽官縣海潮衝突沙岸
傾圮去縣逼近人皆皇皇乞行下浙西諸司築捺仍撥
上供錢米爲工役費從之　丙寅著作郎陳德豫進對
奏畢上曰人主緊切無出敬天親賢二事御言極當
辛未詔以歲晚嚴寒出豐儲倉米三萬碩賑贍臨安貧
民
詔省闈增置點檢試卷官二員專考宗子試卷
辛巳胡衛奏權刑部侍郎何劉久苦末疾并爲去就詔
劄與宮觀　乙酉臣僚奏乞飭泉廣二司及諸州舶務
除依條抽分和市外毋得和買違者計贓論從之　丙
戌臣僚奏乞諭三邊制帥逐路帥臣搜訪偏裨之有武
勇智慮者奏聞令樞密院審察陞擢從之　丁亥臣僚
奏前知瓊州楊炎正大言無實激成黎人之變知貴州
陳士廉專事欺誑妖寇跳梁副吏何彬爲賊謀主而不

能察詔炎正士廉各鐫一秩罷之又奏中嚴京官臺參之制謂如有過犯未改正者不臺末與放參銓曹注擬亦視臺關爲準今或於未應參選徑欲參臺乞下吏部自今京官劾罷元犯應二年者一年半參選者與仍舊外其有限半年放參者並罷作一年從之　戊子臣寮奏戰士歿於行陣者增支請給一年半因傷歸柵身死者增支九箇月而老糧兩月在其外此開禧二年嘉定十一年指揮也近歲主將諱敗陣歿者申逃亡因傷歸柵者云病死請給截日住支老幼轉爲乞丐乞下諸軍痛革此弊從之　己丑以陳立爲興元副都統制程信爲利州副都統制　是歲兩浙路户二百八十九萬八千七百八十二口五百八十三萬九千七百八十七福建路户一百六十八萬六千六百一十五口三百四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八斷死刑一百六十八人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後村居士集卷第五十五

書

丁丑上制帥

竊惟今日重戍在邊兵力疲於暴露民力病於轉餉國力窘於調度此中外痛心疾首之時也士之欲進言于戲下者多矣往往竊嘆私議相顧莫肯發曰不在其位也曰交淺言深也某之不肖廁于莫下之一士不可謂之不在其位矣又蒙幸於左右者有年不可謂之交淺矣默而不言誼不可也情不忍也夫官以江淮制置使爲名府事但兼之爾而足迹不至淮甸自江以北付之文移晨起晏罷坐曹據案與治州縣無異精力耗費於簿書而閫外之躰統未明智慮周匝於事物而天下之名義未講此失臨遣之意一也官軍按甲不動而籍山東忠義之力以收舊疆彼皆以殺人掠貨爲事欲其秋毫無犯所至牛酒開門迎勞其可得哉沿邊守宰誘致降附騎淮惡少俘奪人畜義旗所向有抹拒而無嚮應有堅壁而無倒戈此失吊伐之名二也衆魏公泰丞相雖邪正不同然終身各守一說今也知戰之必不可已而不敢力主也知和之決不可爲而不敢深詆也若攻矣而又欲守既守矣而復欲攻内無執持遥有禀聽擇

善不勇虜患太深豈以去位為難乎此失去就之義三也凡此三失愚請極論其所以然若夫欲有事於仇虜此天下之公憤也非一家一人之私憾也柰何不昌言於朝不博採于衆彼與二三君子籌之彼唱甚高之虛言我圖甚難之實事不出力以助我而持論以律我或漸文為知難而退之說或遂誤為潔身而去之計古之君子與人同樂必與人同憂今之君子預吾成而不預吾敗共其安而不共其危此愚所未曉也先生能以一身受公議之責而不能以公議所欲為者精白言之于上何歟蓋自南渡以來國家畏虜之病何其深入骨髓

也昔也畏虜之新焰今也畏虜之餘威有可強之勢而自取以趍弱有可勝之理而預憂其必敗誤國至此可謂拙矣自古任責大臣其胸中必有卓然不可易之見至於成敗利鈍雖以諸葛亮之明不能逆覩然討賊之義不以成敗利鈍而遂廢也今帷幄之籌無所堅決疆場之吏無所稟承欲乘機進取則上制乎廟謨欲偷安退保則下畏乎公論聚十數萬兵境上退縮如處女之不窺門戶也謹畏如彭祖之觀井也日月逝矣機會坐失如天下後世何誠使吾之國人畏名義甚於畏仇虜通上下為一心合中外為一家勇者請行而怯者不講

其後君子叶力而小人不撓其成又安有下作而上不應外欲為而中沮之者哉凡今之持論者有三怯者欲和勇者欲戰持重者欲守虜亡無日吾誰與和和不足言也試言戰可乎下哀痛之詔以誓衆移和買之幣以犒師使名義暴白如此則可以戰若陽諱其名陰喜其實與大舉之勢而姑為小偷之事則戰未易言也三制關脉絡相通連衡並進使聲勢穩合如此則可以戰若二邊不動一方用事如人之身四體不仁而一臂粗舉則戰未易言也姑舍是言守可乎有張巡許遠之忠義使登陴之兵暴創飲血而不怨如此則可以守若勞佚無度甘苦不均士卒凍餓而將帥歌舞娛樂軍心解體則守未易言也有羊祜杜預之恩信使並邊之民知安居與撫之樂如此則可以守若杵築未乾鑿之穿濬穿濬未已驅之營造民心胥動則守未易言也夫戰守大事也先生何不於此時與君相精講而熟討之因以立一定之規模或謂方今廟謨淵深外間莫測如陣亡功賞暴露犒賜蓋有司細務亦而奏請累月不下况於爭大事乎愚謂體統正則條目舉大事之不爭小事之所以不報也先生何不亟言其大者次言其小者按行兩淮以聚軍實激犒三軍以作士氣求老成有方略之

士興之共謀議勿使之懷材抱道而有不吾以之歎閑廢有人望之將與之共功名勿使袖手旁觀而有不盡用之恨移江上諸屯之半於江北以省餽運收北來流附之人於江南以示恩信罷兩淮土木之不急者以休民力旌沿邊吏士之死節者以勸戰功使風采精明人心興起開關可以戰閉戶可以守雖以之抗新造之胡可也況於支吾殘虜哉夫臨大事決大議存乎擇義精立志果而已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裴度所以平蔡羣疑滿腹衆難塞胸劉表所以覆荊州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先生言而用則留不用則幅巾還第大節不毀孰與得官職而失名譽若此哉某日夜念此憂思旁皇不自知其言之出口惟赦其狂簡幸甚

戊寅與制帥論海州

某竊見楚州再發攻具令李全等進取海州某愚暗闇於事情不敢借古爲喻姑以燕山之役言之自石晉失盧龍一路以藝祖之英武欲復其地不可得至宣和興師燕山再入版圖可謂不世之雋功矣方其告捷天子御正衙稱賀拜王黼太傅童貫蔡攸第賞有差未兩年燕山再陷而亂華之禍作肖謀誅沉社稷隨之烏乎眞得燕山眞成不世之雋功而後禍如此今海州殘僅存孑遺二三十戶未及燕山萬一克城之後海無兵進之權廷有餉海之費憂自此始某不敢深言區區之愚爲制閫慮非謂攻城未下也政恐旦夕得城第功行賞大吏必須而後日始無詞以自解矣其事近則目前遠則救底是時雖海城勝何況今人料事雖千歲可知下猶爲百年難持之計豈以諸賢識見高古而思慮不及於數歲之後哉愚謂不得海城雖目前無美觀然它日無後災欲望鈞察利害審擇禍福便置此事於度外萬一楚州以捷來告宜推其功與之勿爲其餘波所及若已班師則乞明告朝廷早行下楚州收拾及今猶或可也

庚辰與方子默僉判

某初入幕朝野盛言虜衆及泗上一跌始息進取之謀以守易戰某隨幕府至淮東見劉琸擁兵三萬端坐山城而維揚之兵不滿數千始喟然悟築城之害妄意欲抽減極邊戍兵使屯次邊以壯根本其說不行至今春虜騎犯安豐攻滁游騎已至宣化飲江某與同幕王中甫輩至龍灣點視舟師虜旗幟隔江明滅可數于時金陵人情震動外議以邊面無備歸怨幕畫某在幕最久得謗尤甚二月二十二日滁州圍解江面亦定三月三

日宣成轉麗丞相傳天語制𢼸訪恭江淮事不可去吳方敢控南嶽之請制帥始令謁告然後書米範已爲求祠蓋在幕之人未如此幹貽也二三萬安豐也二萬濠梁亦不下萬人而合淝維揚戍兵不滿五千虜至宣化非人謀由制理勢然也諸賢之意豈謂大將在極邊虜必不敢深入耶許俊受圍七十日不敢出於劉琸何尤彼兢兢保一城且不足欲其蔽遮江淮難矣山東事端甚微今已横流失復何説劉越石祖士稚乃是出門向外就別人地盤上做工夫不該本領今日招納山東是撥錢撥米出去做事其法當有限止本欲用此曹取海邳海不可取遂納五萬人於兩淮把自家地盤充作踐一遍此曹名爲忠義實以飢驅先段忠義副帥宛驛選擇兵向南渡門自芋家寨至盱城貿旗境内焚掠一空遂恭震動王議者過採掩護而不敢詰慢書至制司極可愕今又有濠梁之捷氣勢愈王蓋舉國聽山東自此始矣共朝廷打開門户分曉做將去以雪恥爲重成敗利鈍爲輕猶云可也但高華二宗辛勤積累之業恐難付之一擲今山東虜口既閥諸豪復引韃靼與我相間騷騷有結連夾攻之議安知山東諸豪無郭藥師輩後生間隙已有帶韃靼牌號者制帥堅宜請故樾深知其非第恐任責則自有人去年杜叔高獻策北通韃靼豈特不逝今古者發此謀哉今將帥之才極少劉琸敗衄之後別無可言許俊威名今年大減李申之就郭貴誠石俁先後戰死王辛只堪偏師小敵去春迎大敵幾不免向來淮陰今者濠梁之捷皆是山東人立功可嘆可嘆山東已納者歲費緡錢五百萬米四十萬斛其在東海漣水二縣者不與焉言之可爲寒心

辛巳答傳諫議

蘄黄二守死事不同誠如尊諭然何憲初護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却以身還承齊安固守半月城破爲虜騎擁入大江死於赤壁磯下見於安陸通判石孝淳躬究申狀如此許遠不死於睢陽且獲與張巡同傳蓋自古於死節之士例不求瘢方何憲再絶江僚屬莫之從者而單馬獨往彼寧不知往則必死蓋知所處矣今齊安逃死官吏士民反合詞以攻死事之守將偷生無責守死有誅近於太史公所云全軀保妻子之臣媒孽其短者矣疆埸之事至危至險兩勢相當然後可責人之死節漢高帝不誅守符謂其力不足爾昔人於大棄官守之臣猶爲之説如此況殞身喪元者哉劉鈴一生從童貫及河北死事即謚忠顯李若水恨靖康遠狩及青城死

事自吏侍贈執政謚忠愍呂祉覆淮西一軍及淮口死
事自兵書贈資政立廟合肥此皆近事恨四者猶無愧
錄忠況未嘗慢國直以力不足抗捍衝而死者哉蘄黄
素無備虜十萬大入江軍二千守閩皆百戰創殘之餘
其何以當所痛者赴援大將擁重兵迂曲逗撓坐視二
城覆沒聞朝廷將明眞典刑是矣然死事者無恤典有
煩言何寔就如簡書所云李茂欽死守孤城不知又有
何說或言其不知變坑陷一城生靈然則究竟如何則
可某愚見始終如此未審先生以爲何如

乙酉答眞侍郎

頃承大行遺誥率土悲隕念以尺書奉慰繼聞新天子
諒闇召公來至除命已四五下又念四方賀書必盈几
按遂併前書不果作誠足至伏領誨翰拜對驚喜聞以
此月初發仙里不知入對清光定在曷日向得陳益夫
湖南書謂侍郎近於心上做工夫出處語默方寸間必
有成說然猶慮心下問仰見謙虛悠悠之談皆以不出
爲是但侍郎挾蓋世盛名潔身亂倫之事自是做不得
逆知一出决不能免世有一種人好持高論責人僕不
敢效尤姑言目前淺事以答尊意上孝友聞天下近日
之事綴朝不恰聖意可見昔永熙之世廷美貶卒德昭

某覺明受之變元懿太致此則誠有可恨今故王廷是
爲益迫脅在朝廷宜下哀痛之詔流涕慟哭致孔懷終
鮮之恨可也厚葬美謚盡送往飾終之義可也今皆未
之聞爲在東朝則非鳲鳩平均之意在上則少鶺鴒在
原之情萬世謂何哲廟之待徐邸祐陵之待簡王即是
本朝家法誠能將明此事以扶人紀第一義也其次邊
事某從前以爲大將不當在極邊今併制帥在極邊矣
夫嬰城固守守臣之事也提兵出戰軍帥之事也發蹤
指示制帥之事也今制帥處軍帥之地矣又兼守臣之
事矣自昔制帥必居形勢之中以應援四面事機料敵
而不臨敵者也解圍而不受圍者也設自臨敵使誰料
敵設自受圍使誰解圍譬如下棋必安排數着制帥在
極邊是有第一着而無第二着也猛虎出沒無常所以
可畏若棄山林而即城市則人將烹食而寢處之矣自
移司以來天下之勢偏重於一郡帳衛單寡手足盡露
巢地孤絶氣脈不接知受極邊而不知受次邊知防邊
城而不知防江面極非長筭今盍少徙於內乎不特制
帥當從內潤帥當在淮揚不當在盱眙帥當在合肥
不當在安豐騎帥當在滁不當在濠江池帥當在蘄黄
不當在浮光極邊諸郡城堅粟多只合付之郡守極邊

有守臣次邊有軍帥江西有統府自然國勢尊安方今人物眇然所用皆無擅新進愚謂守臣要須得如田琳李郁輩能守得一城若軍帥要須得如李寶趙撙輩能殺得一陣者統帥要須得如鄭亨仲劉彥修輩能道得諸將下者耳目既不來儲人不知此三數十人侍郎而上已有幾人頗曾留意否若夫初政合行之事尚多夫講歷觀前史或焚錦繡或出宮人令未聞也或訪故老或求直言令未聞也前日非不褒崇耆舊但隨人着少恩意而已未嘗乞言也非不收用名勝但置之禮樂文字華選而已未嘗與之周旋揆策也上下簡結諛悅取容廟堂之上不聞有如召公之於周公邃子方趙閱道之於王介甫者禁闥之內不聞有如嚴延年之於博陸侯王樂道之於韓魏公者此等風俗雖難驟革亦不願諸賢薰陶漸漬之也天下常恨公等三數人不用令皆用矣唐人有言萬代瞻仰在於此舉願公無改初節益進昌言以答天下之望某極知侍郎非愛做官職之人但魏元忠少立名節未後不免捧制嗚咽歐公當新法之際有宣徽使并門過闕之命韓公深憂之曰永叔莫被牽動及聞歐公力辭方大喜呂居仁末年云好相識惟恐其老壽錯做了陳圖南亦謂种明逸曰名者造物所忌恐有物敗之惟侍郎勉旃某父無一字御又都非侍郎寄聲此書亦自懶作

丁酉答傅諫議

某竊備輔塵與恩騎書趣召始有安卑蒲輪之命後有進職內祠之除既為朝廷喜又為先生憂向使門墻不見問亦欲獻其狂瞽況諫諍之志謗讒之餘安敢不竭愚衷以答尊旨竊謂先生有決不可出者三有至難言者四召彼故老雖是主上初意此番適因一從官建言而出命一不可出也不苟合於為方諫議之初而還起於謝事十年之後二不可出也自古及今少全人先生晚到這裏須為天下後世深藏此璧勿使少有瑕纇三不可出也此為不出論爾出又有事在夫有立主之功豈惟人謀亦是天數一難言也當國二十年習熟多矣而欲使之改志虛變規摹以從我二難言也禮下絳侯尊異博陸漢之文宣皆不能免今遽以攬權聽斷責望主上三難言也當世要務貞魏略豈之矣下於兩賢則太甲高於兩賢則太伯四難言也然則先生將何以復于上乎昧嘅小臣固不足以知君德每聞天下稱頌堯言蓋閱古今識治亂之賢主也諸公不積誠意以感悟乃張危言以攻激諸公之謀甚矣何況上方委政大臣

諸公乃於此時專攻上躬謂之不中機會不切事情何也如時事何為先生計惟有堅卧不肯起一着可以有辭永世但力辭恩數之後恐不免有棄封手疏之類莫若為上言賢士不可逐直言不可罪彼造膝附耳之語乃宣播于外下之失不可追矣此設鼓立木而求乃譴怒其人上之失不已甚乎若夫忠義陵梁宿有姚襄侯景之勢江面单弱不及扶充王權之時識者方有被髮左衽之憂而在廷諸臣莫有深言此事者

乙酉與胡伯圓侍制

高孝二祖盡淮立國守淮因以守江尤嚴觀戎帥置司之所則此意可見矣然則虛江面以實次邊且不可況又虛次邊以實極邊乎夫潤帥在盱眙昇帥在安豐馬帥在濠江池帥在浮光此向者調發之誤猶有緩急盱眙高枕而眞揚攙潰浮光按堵而蘄黃失守安豐濠滁堅壁而秣陵之人為之荷擔而立十年禍根乃在於此執事者塊守死法莫肯變通又併移制帥於山陽其誤甚矣近聞忠義人大掠舳艫相銜出境而去此猶虎入人家攫食牛畜主人姑幸其去而不暇計其復來一旦突然而至楚既無兵揚又無兵江面必是震動是時沿江制置使外何以待敵內何以固圍所謂水軍果可以防扼衝戰艦果可以遏飛渡乎然則徒虛名而受實禍其必沿江制置使當之矣為今之計惟有還戎帥於次邊還統府於江面而已惟揚者淮東一路之根本也合肥者淮西一路之根本也今盱眙安豐浮光各屯二三萬人而惟揚合肥僅有些小人馬受極邊而不受內地受偏壘而不受重鎮獨何歟蓋調發之初諸賢氣鋭但欲為推鋒渡河之勢而不知鷙鳥將擊政不如此今鋒不可推河不可渡重兵貴將塊坐淮頭智勇俱困孰若稍徙於內乎惟揚實則淮東安矣合肥實則淮西安矣兩淮安則江西安矣極邊諸郡只合付之守臣仍令諸戎帥各留統制官以輕兵守之昔人有守兵必有援兵惟今日無援兵還戎帥於次邊則有援兵矣夫三軍諸將所以稟畏統帥者雖係德望亦由兵威苟兵威可恃則鈴轄總管亦足以彈壓若兵威不立雖都督宣撫可得而玩弄山陽南兵萬人而北人多至十餘倍許國者乃欲以制置使虛名懾之其愚甚矣歴考前代未有開大幕府於山陽者往往朝廷誤倚山東人為重爾嗚呼目巨猾為忠義認孽為遺黎撤去藩援引入堂奧導之以韃靼可以來之塗示之以官軍不足畏之狀邊臣誤國之罪上通於天矣今忠義叛矣遺黎掃地而去矣

山陽空空一壘不知制置使束手城內制置何事哉豈
其弊在江北江面蕩然一人雖杜充王權之將苟而亦
未至如此危急謂宜倚閫閫國拓地之虛談講行保境
衛民之實務能兩淮沿江制置別於江上建大帥盡護
江淮聚精兵數萬大使自將時時以輕騎巡行沿邊使
沿邊江面旗幟之容金鼓之聲隱然相接則姦雄不肖
之心可以少殺國家必至之禍可以少紓

戊子答眞侍郎論選詩

昨承尊旨令編選詩今取百十三首作一冊中納古詩
九漢詩九魏十二晉五十二宋二十一齊八梁二古詩
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三百五篇多淫奔之詞若使後人
編次必皆刪棄聖人並存之以爲世戒其流爲後世閨
情等作幾於勸淫矣今皆不取五言祖蘇李首句云結
髮爲夫妻若俚而嫵然下文云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
期深合援抱忘身之意末云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首尾皆有意義不涉邪僻班姬團扇之作怨而不傷臣
妾之誼當然張曲江嘗取其義曹氏父子所作雖非遭
沛播汾之比後世帝王筆力罕及此者太宗英偉蓋世
其詩乃似書生無復氣焰水心譏其二曹大甚此論未
公王仲宣轉側兵戈諸詩略備時事謂帝承明處篇意

多悲哀然孝友之情備見乎辭阮嗣宗云寧與燕雀翔
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世亂憂深言近
指遠似不可以人廢張華答何劭自謂使游宦歲久安
知晚節之禍足爲持祿固位者之戒補南陔白華二首
規三百篇固懸絕比之韋孟豈不簡而勝乎韋孟太絮及
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其言粹美
東坐又不能道漢作近古處直是逼眞觀晉以後不及
遠矣陸士衡嚴君廣末光照妾薄莫年君臣之際深矣
劉越石時哉不我與夕陽忽西流每讀至此常哀其忠
憤不衰之志盧諶雖不會做事猶能上書雪主將令
時賓客止會貴主盧諶豈可輕譬越石亦非之愛僧問
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延是發而不朽之義景純明數知
死非眞有羨於龜鶴也陶公是天地沖和之氣所鍾非
學力可摹擬四言最難韋孟諸人皆勉強拘急獨停雲
榮木諸作優游自在有風雅之趣五言尤高妙其讀書
考古皆與聖賢不相詩而安貧樂道遺世無悶使在聖
門豈不與曾點同傳但素標揷人頭前淙澈就窮家爲
逆旅舍我如當去客謂之達亦可謂之放亦可與古詩
古墓犂爲田一首欲並刪去世以陶謝相配謝用功尤
深其詩極天下之工然其品故在五柳之下以其太工

也優游栗里傲死廣市即是陶謝優劣惟詩亦然顏不及謝遠甚五君詠却是不易之論鮑明遠詩體與左太冲相類古意浸微矣元暉又工於盤運登孫權城一篇如錦人織錦下人琢玉非年歲經緯鍛鍊不能就但夠公於短章稱句中美則棄脫雖寸只服而此篇押了十八韻竟無歸宿此豈可以智力爭哉別范安成一首盡離別之情休文得意之作也須見阮嗣宗曹子建鮑明遠江文通之類皆有全集陶詩篇篇可取而蕭統止取五六篇無緊要者則諸家傑作擴遺絀落者豈可勝計某本不敢當此差使但先生長者諄諄命之止得迫勉祇去未必仰合師指更望重爲將全集子細看過勿使觀者得以譏議幸甚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書

與鄭丞相

通者朝廷大黜陟大發置莫不犂然當於羣心凡前日臺閣名流犯嚴觸諱力爭而不能回山林孤士隱憂太息長往而不欲返者吾相得政以來事事罷行人人收拾昔有所謂快活朝報於今見之天下幸甚抑草茅書生猶願有獻焉留一鄧温伯李邦直於內卒能爲諸賢之禁阨一役法匆匆猶使小人得以藉口我公規摹全似元祐自此堅凝初志開拓遠圖純用君子毋使一憸人得厠其間力行好事毋使一事一物之偶失其理則我公相業煌煌赫赫與温公相望於國史矣某自幼固已服膺道德文章之望二弟希道充遜隸業持志又獲親炙書冊琴瑟之前憶昨試邑建陽適爲要路所嫉組織言語攟摭中傷幾逮對御史府矣時大丞相方在瑣闥深惟國體力辯當權謂文字不可罪人謂明時不可殺士某之所以獲全要領我公之賜也茲聆廷告韞綴儷語且勤惡札以贊今者秉鈞當軸之慶以叙向來生死肉骨之謝筆硯荒廢文義鄙淺皇恐死罪

某茲以吉倅闕期迫近挈累之官行至福州承與化宣

逝至省劄某叨被恩旨令赴都堂稟聽關成命深惕
危衷仰惟某官與從登拜宰衡以來尤以明揚士類為
急璧帛首延於故老弓旌歷聘於遺賢莫非采當世之
公評極一時之妙選知某門蔭入仕人物冗瑣州縣奔
走無一毫可取之長里巷浮沉無久幽不改之操頃遭
讒某愈自退藏常恐終老山林不覩天日敢謂江湖留
落之迹亦在廟堂記憶之中自非某官開誠布公哀窮
悼屈出之于溝壑抗之于雲霄則某何以有此前乎此
未知仕進之榮當泰道亨通之時挺頸拔茅連茹之數
而後知其榮焉少之時未知遇合之難及晚涂齟齬之
餘始知有榮喜帝駿之遇然後知其難焉此某所以捧拜
公鈞之誤屢尋繹吾相之大恩不自知其肺肝之激烈
涕泗之橫流也

某骨相多屯謗傷易得頃罹語既愈自退藏忽逢真宰
之登庸自揣微生而忻幸庶可仰竊霑壽俯謀稻粱敢
謂某官力援孤蹤過采虛譽既挈出於內溝之內
今茲又招延於闕閣之初未上謁於趨朽已挂名於除
目朝野之論皆以為我公當軸序進百官動守尺度稱
量舉才不差銖寸獨於某超阮糖而為職事官躐守貳
而為議幕不計資級復階顯榮奉慈母之安輿食元僚
之厚祿化飢寒為溫飽拔沉賤而高華伏惟某官此恩
此德至深至重雖無奇節可效報於衆中獨有孤忠願
終身於門下

某昨蒙大造陶鎔俾以朝銜就非議幕將母攜挈竊稍
累月全家溫飽無非吾相之賜一飲一啄不敢忘恩惟
是帥閫召除遂無依托去則有畔官離次之罪留則有
寡廉鮮恥之嫌又況庭闈每懷鄉井惟有歸投吾相改
畀祠官已蒙本司備申東望鈞慈矜允俾得暫休故里
稍讀舊書不惟使慈母之旨甘亦可全孤生之去就

某伏準省劄令某日下前來供職厥闕朝命跼蹐靡寧
伏念某孤外小官庸常下品久矣山林之屏伏偶然廊
廟之記悔將母攜挈全家就祿方懸便安之私計敢萌
便覬之躁心第以帥既改移身無依托去未容於潔已
留頗覺於厚顏遂投化鈞力丐祠廩豈謂書猶在道命
已臨門拔之泥塗之中抗之雲漢之上靡勞連帥之建
請不待孤生之歸依特加招徠倍費陶鑄某遭逢盛際
自當亟赴於弓旌感激異知尤欲進聆於鈞屏以親
年篤老畏暑幾鄉某與長舍弟克遜既俱蒙吾相褒擢
膝下不可無人小舍弟克剛撓俸令歲班改已注沙縣
旦夕可歸歸則某可以奔走就職矣

某自辛丑秋出嶺再叨召除再被綸列擢髮難數罪是以
省愆明知實之虛走介上我公書某終不能首尺牋效
寸芹豈心力不如實之哉癸卯仲冬實之僕歸返奉大
丞相先生親灑翰墨俯存危蹤嘉獎微尚又於受子師
於高弟殆不能過某平時於敵已以下書疏登時酬答
而況於拜大丞相先生之貺乎其所以遲徊瑟縮至今
良以無狀蹤迹尤能累人而來鄉又羅罥黜涉之所從
出凡人之身豈能無過苟欲加罪何患無詞而某每遭
煩噴必有數語波及恩地覺得謗石介者意不在石而
在富攻蘇舜欽者意不在蘇而在杜此某所以居常恐
懼惕息而不敢安者非惜身也慮爲我公之累未已也
以此四年之內姓名不至鈞門然所得祠因謝時相又
子書明言某申公客也不可畔去又與其門下賓客之
尤親密者書云某除擢皆出申公實事不可諱又每語
子弟曰我廢棄於時矣汝曹世世不可忘申公亦每每
發之詩文循跡觀之書附跡於實之而心懷朝宗則有
甚焉近鄭幹德言歸居相鄰日相過能言大丞相先生
心甚安體甚康趣味益深願力益弘自恨肉身不羽安
得攜杖屨扶書冊侍洛下深衣之側從鍾山騫驢之後
乎因與德言共說大丞相先生退處十年非惟國人父

歆周公居東之望聖上亦有甘盤遯野之歎今茲春新
赫然時事一新我公舊學也名宰也雖欲挹浮丘而從
赤松得乎旦夕必出而圖吾君矣
某敬惟某官有大勳勞於王家發大願力採斯世嘉定
初潛之策不減魏公端平一更之功何慙涑水鴻業既
定成功弗居不待誦魏處士赤松之詩已先動裴晉公
綠野之興惟一念隱憂於宗社益重來整頓於乾坤凡
朝夕輔台納誨之言皆疇昔尊主庇民之學少留勸誦
有尤紹興趙忠簡之前聞遂拜辨章將舉元祐文潞公
之故事世方有望公亦何心某一生齟齬歲晚尤甚頃
由嶺嶠貺輕言歸因山避謗加以親年高宦情薄自分
此生不復出鹿門過虎溪矣豈料殘年復見天日犨臯
弓旌旁午四出某庸瑣何物亦蒙記憶起廢帝州向非
我公造膝開陳極力薦進則空谷縶臣何以臻茲然而
心慮困衡精銳銷愞小何以發摘姦伏大何以廉立懦
頑庶幾藉手以見前修聞人之萬一乎
某敬惟某官格天之業浴日之功兒童走卒所能稱誦
某獨以爲涑水公用元祐止九月我公用端平僅年餘
然熙豐以後無元祐寶紹以後無端平則國之爲國未
可知也去之十年然後士大夫有知公未深之恨明天

子有用公未盡之懼安車強起溫詔苦留飛狡孤御挽
旌鄉國備物典冊凝懼一時至於賜第京師錫帶上府
先朝惟荊公以洮河之功史相以潛邸之舊皆此異數
至公則又尊寵過之然公之心以世運否泰爲己憂樂
世之論乃以外物去來爲公所戚均爲未知公者何當
解蔥珩脫孟勞超然物外使某輩得以追攀於半山蹇
驢之後哉某承之將指忽十閱月望雲念母箋天乞骸
尚閱俞音反叨誤渥自量忝竊方此控辭昔出麹材今
垂暮齒獨有脫御尤當愛惜蓋嘗祈哀諸公冀爲解卸
鞍馱放逐水草而悠悠不報今天下惟公緇衣之好綿
袍之念終始不衰一聞某此語必爲惻然動心也
某歷觀先正諸公相業雖異要必君臣如魚水之契同
到如鼎鼐之和然後能相與以有成富公有人望一夏
竦甚之於內遂至終身憾劉金陵有主眷一惠卿撼之
於下雖再至訖不能久惟某官則不然端平一變追配
元祐社稷長久終必賴之不容而去袖手十年靈光巋
然天意所屬聖上有知公未盡之愧天下有用公未盡
之恨一旦金腜啓白麻出壞局振膠絃調同堂合席者
有下殿不失和氣之美分陝授鉞者無纏床措置兩事
之憂至公血誠可以對越奮張天步康濟時艱雖韓范

之於先朝韓張之於南渡元勳碩德未以加矣某負
去國狼狽以歸豈無交游散如風雨獨荷剡薦勛舊之
望再訪江湖放逐之臣都人聚觀以爲創見自山林之
蹟遠徙軒陛之戀深今茲麹材重開多士復集而某猶
先有物推之而去所謂命與昔李少游身在絳霄之北
留子孟少叔府事不覺失聲此豈有絲髮世念哉士懷
恩舊情有感觸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某起畢漢据高華
如人夢游鈞天忽然夢覺本無所喪奚足追恨獨是負
明主之知辱師臣之薦常恐沒世莫白此心舊揆予塵
瀰辭未報吾相播物啓擬曰俞蓋深諒孺慕之情且欲
剡譏懕之口刻露微祿仍直小龍人知罪累之已輕自
覺身心之俱泰今而後入有辭以白其大人矣出可以
見魯縞之上沒可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矣
某自端平去國絕無再入之念去歲獲隨召節望威顏
猶震灼不自持然一對之後旬月之頃偏歷平生夢想
不到之境界躐取他人十數年躋攀不可上之官職雖
曰遭際君父然一二年間便朝迹英明揚密啓我公之
於某可謂不遺餘力矣負罪而行衆所唾棄我公獨餞
餞之又臨訪之恩意綢繆如惜其去者士懷知己中夕
上心未嘗不慨慨泣下也願佩服承君道鄉之訓一字

不入帝城耿耿此心我公必垂察焉某自聞黃麻告廷
喜而不寐然為宗社喜為善類喜為天下蒼黔喜又為
先生憂它人當國於安閑之際先生得政於兵旱之後
某之所以憂也昔仁祖再相富公又謂歐公曰鄉須為
人所譏今必顧慮不若堅守前志竊觀近事愈加謹重
豈非有所懲創歟溫公天若祚宋之語固昭然守道在
己成功則天亦名言也某昨在講筵每因無見必進辨
姦之說言語比之他人尤為苦切我公試覽之於上必
尚記憶及受畏禍摸稜之名冤乎哉玉音鐫諭使為平
詞某不奉詔自當誅矣安敢更播之于外進不敢枉道

文正五　八

退不敢潔名所以竭小臣之忠愛報明主之知遇也奏
稾具存天下後世必有知此心者前揆知某決不能出
漫畀左符方以辭免未俞為苦一旦我公提筆推榮至
情笑職真祠不禱而獲所以保全某晚節末路者至矣
盡矣自我公再持魁柄當世士大夫以至朋友親戚皆
意某死灰再然某獨謂宰相當收拾天下士豈私於門
下客乎某老矣願如种明逸歸華山楊大年歸陽翟不
願如不守道蘇子美累它杜富二公也祠請既俞識與
不識皆曰是子知止皆曰吾相至公然則某之不出要
亦有微助於廟堂矣

某準省劄一道除某宗正少卿寵光遠逮感涕交集某
竊惟當世賢士大夫不合而去者多矣或終而不復返
或久而後見收獨某甫去國即除職予麾再辭麾即晉
職奉祠甫食祠即起廢為卿中外之論皆謂某何人乃
辱聖君賢相記憶如此拂拭如此拔擢如此猶記端平
初趙履常山小謹遷此職某視趙無能為役而序進乃
與之同可謂極書生之榮遇矣某厭退閒而喜進用時
甚於它人放逐以來闕庭翹館常在夢寐自當躬走而
就列豈敢裴回而控辭實以老親今年八十八歲母子
相依為命跬步不容相舍臨漳近在五百里內尚不能

文正六　九

往涖區區情實去歲兩申朝省言之悉矣謹具免牘一通
專人詣元龍門投獻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亟收新渥俾
奉舊祠使士論皆曰先人老母有辭官養志之子亦曰
安晚先生有招而不至之客某死且不朽
某以月初再具免牘未至間恭領三月末鈞翰一通丁
寧告戒勉之一出且知聖上曾問小臣何時可至某自
幼識字即知不俟駕之義安敢稽留君命徘徊顧望況
在列諸臣或以科目或以材學自致通顯惟某無科目
而錫第入館無材學而侍經掌制此身秋毫以上皆君
父之賜而吾相之恩也神馳魏闕夢繞翹館肉身無翼

恨不啻飛實以備親垂垂九十耳昏足弱卧起稍艱須
大扶掖每朝暮上下床呻吟殆不忍聽常在膝下則喜
出稍久則尋覓一郡皆知君親一致忠孝一理設使某
知慕君而不知慕親能為臣而不能為子通國議論譁
然而起彼以康章子之名是時吾君吾相雖欲保全不
可得已區區丹赤具如前申欲望鈞慈更賜敷奏先為
某擢謝聖恩次及親年大耋迎而行舍而去皆不可之
狀陛下至仁必惻然從欲矣

某七月十二日准本郡遞至尚書省劄一道奉聖旨某
除祕閣修撰福建提刑者游盼異渥罙惕危衷論譔之
職至高舉刺之權尤重矧鄉郡未嘗輕畀在前修間有
此除如某菲迫况年力彌邁到任但欲避康章子之謗不
知犯防風氏之誅荷君相之寬庶備牧守之遠次謝積
未登於翹館除書俄下於窮閻使家廷綵戲之娛動閭
里觀行之慶九族相語一城聚觀皆云吾相之成持諸
生有其慈視之節復愛子丹心激烈變涕滂流某粗從
師友聞理道之言素與鄉井無親免之累萬萬不至於
等翔得意報復任情以狐使令以媒啓擬第兆職峻恐
物議未允苟籍近亦今甲所禁當辭一也先朝如蔡君
謨林子方皆以忠直有節操嚴冷無所回被選某為人

大風力臨事少斷决頑有披襟不勝任之憂當辭二也
既具措牘一通復齋戒熏沐勤此懇札專人恭詣政事
堂欲望鈞慈特賜處分

與喬丞相

某伏準勑劄差某主管華州雲臺觀不由祈請貴出記
憐切自省循第深感擢某頃縣凡品擢預俊游獎遇特
殊謗傷交至及收朝蹟尚忝州麾叔心未補於前愆擢
發又遭於新劾蓋以書生之習氣不量事體之重輕輒
因對揚冒獻狂瞽孔門惡訐以為直漢法誅非所宜言
以至流傳尤乖恭謹咎雖已往罪則如新仰荷化鈞止
以郡紱某於是銷聲息影甘為聖世棄人矣叢祠之命
飛落九天自昔名人多有一斥而不復者如某庸瑣何
足深惜今也什而起棄而收倍費大丞相造化如此虔
老之母襁抱之孩歡喜相告感涕交下

與李丞相

某伏准九月七日省劄除某江西提舉逊閭誤渥戰灼
聚首伏念某一介孤臾三年閑廢蹤跡久淪於畎畝姓
名不至於廟堂朝無更相稱譽之交身負不敢辨明之
罪居常循省盡求棄指不自意貞宸登庸舉材奮起顛
如困躓亦荷記憐擢諸祠官授以使指不由寸援盡出

至公它人放逐之而吾相招徠之它人發錮之而吾相
援用之仰惟其官天地父母之恩何以論報拯救除目
厭滯交流惟是江西名部臨司高遷恐非庸瑣可副使
令謹因省逅之回輒露控辭之請欲望鈞慈特爲數陳
俾安愚分

粵從某官爰立以來國人之論以爲廉如公儀休公如
孔明敏如李文饒好賢樂善如崔祐甫裴垍而又持之
以正鎮之以重允天下第一義皆欲舉行當世第一流
皆欲收拾疑其閒或制於獨斷求於逼言然海內孟已
諒我公之心矣觀其黜陟百官進退羣材苟有可采雖

嫌且憎亦不終棄如其不然雖親且暱未嘗超用有上
書投贄守門而不省者有掃迹滅影相去千萬里而見
收者某嘗妄謂它人爲身計故分門庭立黨與我公爲
天下計爲人才計故泯恩怨包同異昔在雍熙用心實
然惟先生足以繼之方當內建皇極外清邊塵守國家
制度紀綱之舊延江表禮樂衣冠之脈煒煌相業與宋
匹休某罷郡未久奉祠未滿杜門訟過絕意榮塗忽準
省劄除某江西提舉課叨進擢勇切兢惶伏念某以甚
瑞之才負不韙之罪每與二三子者恐悸循省慮有後
禍自吾相當國然後喜而相告曰罪戾者可以已乎山

閒林下所望不過如此至於技杙之飢錄之本無此念
亦無此夢何者雷霆叵測之威一難也和鼎鼐新調
之味一難也韓公不能援尹洙富公不能置石介又一
難也今大丞相先生之於某把三至難者一轉語遂由
祠廩便畀使華它人欲磨銅其終身吾相獨哀憐其末
路此生有限此德無窮王通有言通於夫子受罔極
韓愈亦云死於閣下之門無悔也某於先生亦云
某昨蒙陶鑄江西漕節已兩具稟牘控謝惟是閤命之
初雖以從衆希仁同在一路爲疑然遠方尚未知希仮
被論將謂窮大故控辭中狀止言資望輕淺不敢以棄

乞姑嫌爲詞十月下旬忽得舊吏附至十月初七日省
劄一道前備某自述後載改除旨揮伏念某一介孤寒
旁無寸援旬月之內兩蒙某官啓擬甄錄恰驚造化如
此大允自江制入廣則爲遠自閩入廣則良便益鈞意
深念某將以恤其困窮安其抗隍雖使某自擇何以過
此剗蒙威命令不得再辭令疾速之官罪廢餘生一旦
進用甚超臨遣至嚴策既受除書感泣不已東廣仕者多
爲風俗所移鮮能自潔某愚無它長此行但當糜食氷
飲以革貪濁銖積寸累以裕財用庶幾不負公朝遴使
之意不累吾相知人之明抑可圖萬一分之報也

與游丞相

某伏准九月七日省劄除江西提舉踰閑歲尾戰灼靡寧伏念某曩從罷郡淡若自知罪多稍重始以滅形匿影爲辛部無復昭起發之想天日在上實知此心諸公間並不敢通書戚一再寄声於鈞門問寒暄而已敢謂某官主盟公道彰記孤生方在從班有祠廩之授繼在經帷有史筆之薦及居郎廟乃賜陶鑄拔諸徒中授以使指生成列翼恩等所天雖甚頑冥寧不銜戴惟是江西名部監司高選某非九駑可副使令謹因回遞輒具免牘欲望數陳俾安愚分某因旬恍懷敢私布之某晷

文集六　十四

因詩案不調十年晚遇端平暫出復退以清談妨世法猶未害也因拙宦耗生計中年始受其敝矣今冬男冠女笄家火窘迫環堵蕭然若蒙某官品化之乃對不獲請遂可挈家就祿陳湯甫貸尚平兒女庶乎有所指擬矣更乞常以鄙言責之約抱如做文字之類某酷所不喜其素無科第只合依本分做官居位置一差犯衆怨忌爲世傑笑是某官愛之乃所以禍之也豈若在外面做粗官有俸祿足以仰事俯育哉

某伏蒙鈞慈寵賜古律詩一編若以爲孺子可教者某即募人事細讀旬日述懷八首體大而思精詞嚴而義寓成己之餘推以成物未嘗緊緊然與朱文公意見之所相爲發明者也蓋其始嘗爲人子矣讀東平自叙生日感懷之篇而後知承順之道未嘗爲人夫矣讀故妻李之什而後知伉儷之誼未嘗爲人門弟子矣讀與後溪父子諸詩而後知師友之際有可愧者嘗爲守令矣讀臨民未經術之句而後知政事有未善者至於以自脩爲未足欲友朋之夾持以獨善爲未足欲頑鄙之皆化所謂與人爲善者也分人以德者也及云去草寧容櫱滋蘭亦厭多人云不然辨鼎中可復加煎烹自昔能爲此言者鮮居此位相公今居此位庶幾可以行此言矣

文集六　十五

昔葉水心嘗云洛學起而文字壞此論傷於激如游揚胡文定父子之文皆極工竟若水心未之覽耶向使水心及見相公四百七十五篇必悔前論譬之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前輩亦云對明不爲詩焉其胸中之妙耳其妄謂相公句律尚可求之於上若夫滿腔惻隱之心一團沖和之氣學者焉能得其彷彿乎向來彼相求之先生囊槖不輕出某賤且廢于世而先生辱教誨之既已懸藏巾笥傳示雲來敬勒短札仰謝私淑因有無厭之請某以序跋之此編之外雜文凡三百五十一篇蓋與寄在詩名節在奏箚言論風旨在記序題跋筆舌之尋

叙事在誌狀游戲翰墨在騈儷其所見者詩耳寄斯文
高宗廟百官之富其獨不自拔頗卒受業於門惟相公
幸矜許之
某茲者伏奮擢從本兵進輔大政首儲無敵吾國有人
伏惟夔魁日者鄭衆去東府虛我公杜門謁告覲大位
若將浼己聖上察其忠實嘉其恬退而就拜焉蓋衆國
以聽公矣某前引鄭侈有所開說良以其人本不欲婚
而人主強之婚本不欲官而人主強之官惟其滋味澹
而嗜欲少所以人主別作一眼看待今我公亦無心於
富貴庶幾諫行言聽實澤可下於民矣

某前蒙誤恩畀以江右使節其時猶未聞命俄奏差謂
是待次故辭免狀不敢直以弟兄同路為辭前月末聞
某辭免命下乃知已有何公朝易節東廣大兄自江浙入
廣則為遠自閩入廣則為便矧此闕在淳熙間以處楊
廷秀林子方其何者而廟堂俾繼前修後塵顧雖駑鈍
無以逾人至於蘖食氷飲以革汙濁銖積寸累以裕財
用差有一日之長異時解印而去使廣人皆曰是能業
已奉公者即所以報我公之知也第有一說不敢不預
以告如作文字之類某實不願如此位置不過又為人
彈射飢餓至死耳如八十老親何如四兒一女何惟其

官終念之人情各有便不便其便於外不便於內區區
血誠梵志倒著韈之說也併發王喬一笑
某前春十六日準省劄除付台郎官此皆某官念舊晉之
誼高憐才之盛功因元會之除再以孤官而竊名恩德
甚厚親朋咸喜而某獨以省愆未久起廢太驟為憂方
遲免牘之回已有責言之及尚從覓其仍畀舊祠某死
罪死罪凡人負謗必有罪名使天下曉然知之惟某所
坐最為黯黮不明今年之劾曰圖作南宮也明年之劾
曰圖作西掖也其惟國朝清望官選於高科異等而不
選於任子選於館閣而不選於俗吏流品成異途轍亦

殊誰俗此名鑿空架虛嫁其禍於米鹽之俗吏塵補之
庸夫此言流播非獨某之恥也其有朝廷縉紳甚矣
蓋避之嶺海不得免焉避之田里不得免焉作之十年
之久而不得免焉其實雖蒙紫組童年所嗜今將耳順
一字不記而惡名看人如膩不可洗濯如癩不可重沐
每自傷悼曰身不死謗不止焉庶幾哉又自寬釋曰聖
上方開數路以取士大臣不以一眚而廢人罪垢餘生
苟未溘先但當掃去浮華歛歸平實以待清議之見察
而公朝之不終棄耳
某屏居郤掃山深林密踰年無一字至於門獨有某君在

泰山之瞻朝夕不替去又聞經筵之召辭又聞帝諭之
拜昔李少卿陷落異境絕望天日及聞程子孟諸人冥
事不覺動色某亦人耳其於相公之入也烏能無動焉
予和宮動商應之喜哉願今爲國計則當勸勉一出爲
公謀則當從史功行賀書奏緘實以此故既而傳聞異
續至於十數凡小生所欲忠告在明公略已盡言然而
上迫趣於催行之令下牽絆於同升之賢則又有不可
以常法論者曰本兵曰大政它人一着脚此地必報之
不肯去惟相公昔也先諸老而去今也後羣公而來視
荆公晚歲頗畏不對而至若賢之遠矣某竊嘗思起

廢念既有充贖申省不敢不道諸將言之矣人言相公
未至遂先作二揆書令以添參中乞推其惡相公因與
二揆議政采擇而施行焉其善其在我中當告相公第
一不喜做文字令中子摘一二首是弄筆硯時及相公
諸君子當朝寒士得職之時凡公在外遷轉一兩任略
改換十五前官翻即可納稅奉親脩身俟死以從先大
夫於九原矣過此若有它望天厭之天厭之

書

與游參知

某恭惟端明以參預之劇任非一相相之登庸非一人
然皆不出長安城致身於政府者亦嘗不然始在廷以
不合去後得歲又以不合去貧病擊刺如渴唾然天子
固已簡識而注聽之矣名益高進節近得報早眾寵遷
公之素心益如此一旦聖意先定告廷爰立仕者舉笏
曰吾輩有宗主矣耕者擊壤曰天之欲平治矣人心不
齊天籟自鳴此豈可以聲音笑貌求者方今急政要務
曰君德曰國本曰朝綱曰邊防它人所不敢言與不能
爲者竊意吾相必以身任之某獲罪鄧揆退耕下野有
百千億劫不下山之誓且奏記鈞門曰此字索性待公
當軸安知今日其言遂驗孟子不豫謂公折簡未足以
喻喜也然晚節末路曲荷陶鑄內陞朝序外擢職名既
某分劑言之千足萬足今無所欠只是反哺情切欠一
歸爾吾相昔有牽掣今造化在手爲某解卸鞍韉放逐
水草俾爲太平之幸民可矣
某初五日準省劄奉聖旨某令赴行在奏事成命驟盼
危東增悸伏念某素無扳援積困中傷但思空谷之逃

不作脩門之夢然且延久廢而居按察微才劣而忝要
途取數過多乞歸未遂敢圖收召俯及沉淪孤忠所旹
相之照知遠跡煩朝廷之記憶思私所迷感涕零某
之孤危人所共知及其常當國務勿啓擬不進不休追
致出命倍費造化某以十年之戀闕當倍道而造朝況
明時豈易遭逢而近比不許辭免但於其私計則有未
安蓋以六十之兒上有九十之母前謂蕃易去鄉差遠
力求祠廟或改闕郡天日在上實聞此言設若貪仕路
之向榮望親闈而愈邈既犯天下之公議亦為名教之
罪人輒以月忱形之公牘欲望鈞慈特賜裁酌或尚可

數陳改畀一麾不惟母子暮年相保亦某官加惠諸生
卵翼成就之初心也

與范丞相

某十二月二十日承本貫興化軍遞到省劄奉聖旨某
除江東提刑聞命震駭莫測其繇內念去歲被論畀祠
實勤懸札短啓拼淵猥蒙鈞慈親洒若翰誨複溫厚固
已默寓哀窮悼飢之意及茲旋斡乾坤造化在手首蒙
啓擬不待歸依拔諸散地之沉淪付以外臺之雄劇此
乃在朝卿監郎官所欲求而不可得者某方在廢錮安
敢有此夢想仰惟某官噓拖卵翼之恩可謂勤矣某先
白家尚次當親闈聚族百口一詞衛戴某筋力尚堪驅
策向若不憚入廣今江東距閩為鄰部況一門叨載乘
不急祿實緣孤危多畏一旦吞相當國後站太驟深慮
微蹤又將不安謹具免牘一封歸命化鈞冀獲許恩敢
乞鈞念速賜處分
某今月念六日準省劄奉聖旨某除將作監驟聞成命
祇惕危衷伏念某昨聞戶而投閑未磨暇累茲起家而
司臬無補涓埃事功繆悠風采消靡養親有請方藉曲
成播物無私忽叨峻擢由郎曹之秩序陞匠監之班聯
以王官積累而後遷豈外臣夢想之敢到仰惟某官振

淹拔滯之真超資越級之恩雖隕微生莫酬洪造但某
自揣孤危而多畏每因召用而輒災況新命之過優慮
僉言之未允見具免牘仰干化鈞
某前月二十九日因繳遞尚書具稟劄退而屬草擬辭
匠監之除忽得郵報聞已改命惕息以俟至十二月十
一日伏準省劄某除直華文閣依舊江東提刑某竊惟
大匠亞班以待郎官之久次先朝奎閣以程監牧之有
勞豈伊名論之卑乃併沐寵光之殊異旁觀駭歎內省
兢惶此皆某官記夾袋之備遺紹求之好解十年未躋
解之辱調衆口至難調之言回白日之照於覆盆息蘇

毋之疑於投杼遂令踈逖坐致踽踽求惟吾拒此厚之
尤深雖蓋今生來世而負報重今某自收朝蹤屢蒙
華前此當軸數公貽書盈篋或便朝之寄薦或賓坐之
誦言徒有空談孰為實惠某亦固窮而自守不少屈而
有求及某官登冠元台兼收多士因鈞門之下及竭部
情而上訴者恃吾相道廣而無黨偏也心平而無恩者
也恃吾相之追念長公而未忘先人也某官雖受之深
主之力然前後所賜鈞翰未嘗少見幾微一旦擢前省
掖中書東掌乃超資越格出人意表如此乃以朝士積
月累月而不敢望者度外拔擢之如此乃排群議而一

文卯七　卯

手挈提之如此身可隕恩不可忘昔王文正公權士而
士不知其言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誰其繼之某官一
人而已某初意實以親年高家山遠清溫既隔夢寐不
寧欲辭綈斧之榮復返綵衣之樂冀將見祿換一虛稱
以俟歸塗以全晚節今為身計者皆遂為親謀者未諧
仰戴洪鈞之曲成俯畏清議之交責望鄉材而猶首具
免牘以陳情敢丐鈞慈特賜處分

與范杜二相

某仰惟聖天子一旦躬攬大權收卜群公以相印屬之
眞儒華渭之舉也制麻一出學士大夫至於舉芴相賀

文富之拜也然今日之事至難今日之相尤難大丞相
登庸之初將慰人望必痛革時弊將革時弊必先收人
心請試條前日之所以失人心者以備采擇有旨朝廷
必長養士大夫氣節而成就其聲名比年猶敢言者為
清節為賢而有人望者功名與己相軋者皆為一說以
訊之求一罪以加之曰是空言無實也是嘗誤某事也
是嘗主某人也甚者毀其素履如溫公押妓東坡販鹽
之類初年有三十餘人之薦其後取三十餘人若是矣
而縕崇之賢者掃影滅迹吏用一種刀筆俗吏聚斂小
人或瑣瑣姻婭以根據津要布滿郡國一當革也自昔
立賢無方比年乃狥鄉貫因噎一夫遂惡其類因惡其
類併惡其鄉喜者推連扮揄憎者錮及州里夫惡閩士
如呂吉甫章惇可也不有蔡君謨陳述古乎惡蜀士如鄧
綰章可也不有范景仁淳夫坡穎兄弟乎二當革也孔
明所用皆巴蜀人材國家駢蹕吳會既未能混一西北
銓選科舉多得閩浙之士理勢則然今進退人材若曰
吾惡福建也與掌文衡者曰吾抑閩浙也昔了翁彈□蔡
京云重而輕北分裂有萌況版圖日蹙又於已蹙之
有所厭薄何其甚不祥耶三當革也公門庭植黨與非
盛世事比年以由我而進者為賢由它人而進者為不

肖夫子翁非曾子宜所引乎道鄉非呂希哲所薦乎請
鄉陳不及知於曾呂則不可謂爲曾呂之黨也不可爲
得以其始進議其終身以當壞也收鹽袋錢變經總制
法而守倅懷增斛面例義分而山里空括浮鹽而盜賊
起奪天下利源歸國用勞而版曹幾發先帝邦本大失
民和此其行事當革也自昔爲國必有兄弊背斂之臣
淳化景德間以王元之楊大年重慶曆以四諫重熙寧
以三舍人重元祐而後以元城了翁諸人重比年居緊
官者一則譽真宰之圖回二則贊世臣之把握至於卑
關綱常名教之大相視噤齘莫敢發口向非諸生昌言
諸官蠢啓國無人矣公卿大夫大不敢論諫小不敢駁
議乃以捃摭細微爲守法以沮抑孤寒爲奉公千堂參
部者貞貫客邸或飢餓而死狼狽而歸起道涂之怨咨
傷祖宗之仁厚譬如巨室積善起家一旦業微爲子孫
者不思力行好事增廣陰隲而一切反以鍥薄欲家之
肥恐無此理此其大者當革也臣於格非去佞之機括
修政振弊之次序夫丞相固以身任而無俟於人言矣
昔人有云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自昔相臣挾私
筆之士作王褒之頌獻徂徠之詩者必已帷床盈几然
而未必皆有益於吾相也某懼昔受知之意與今起廢

之恩既自課一啓爲天下賀而啓所不能言者又爲此
裁爲此書少效芹曝之私

與李帥

某昨者叨恩入奏嘗具尺牘少伸推謝共想已塵電覽
某賤迹行至泉州聞有告劾歸至田里方見彈文罪惡
如此宜肆市朝以爲世戒而明主寬洪大臣長厚不忍
加誅賦以祠廪館進黃堂天顏於軒陛然退循躬子職
於庭闈仰繫廟堂委曲全護之力寸心耿耿寧不知恩
伏念某去國六年之久而又游宦万里之外本爲公論
所怒止緣某官獎書過當汲引尤力及被收召果觸危
機某少時雖以章句小技浪竊虛聲年將耳順憂患摧
斲託志都盡常願歸耕以全晚節大臣欲進擢之見其
盛壯時也言者遽攻擊之亦見其盛壯時也向使大臣
知其指芋情學必不仰累生成言者知其倦游念歸必
不重勞驅逐也凡此皆平日於踐履上欠功夫文勝質
衍掩德之所致反復循省無所怨尤但當改已往之過
勉方來之善庶幾上不辜殊知下不羞先訓它復何言

與尚樞密

某戢首伏準省劄除侍右郎官此皆某官陶鑄啓擬之
賜始有知敗某自度孤危必生悔吝即具先牘力言無

惟彼緬不敢就列之意假聞又汙臺評矣尚岌岌然仍
畀舊祠某死罪死罪伏念某浦之鄙人二大父知名隆
乾間先君諸父皆擢世科惟某幼而失學門蔭入仕嘗
世眷舊猶以其故家遺俗多所獎進葉齋侍郎袁公竹
隱諫議傅公屢薦于朝不報西山真公帥閩以識幕招
內史洪舍人初除以月代奉益諸公假借之私而非天
下議論之公也立朝之初衆以爲喜獨以爲憂未久果
遂起盤守未數月又遂移除廣鹽兼省以麟史之筆當
鳳閣之制雖本其家世師友及其奏對議論王言一
出多士盛傳衆以爲榮獨以爲懼未幾召則遂除郎則

又遂訂其所坐別無過犯亦非贓私卑云欲作文字官
而已魚鳥至微猶戀弓餌某亦人耳端平之劾此罪也
嘉熙之劾此罪也淳祐之劾亦此罪也一何頑不靈
久而未知悔悟哉況夫朝廷之大科目之廣乃使一米
鹽俗吏實受此名豈特某之恥其羞當時辱後世甚矣
某弱冠筮仕今將耳順於獄訟米鹽粗有一日之長屢
屈素志願以綵毫實用自見不願以文字受知於人願
堂荷不遐遺筋力尚堪粗使豈必加種於刖施髢於僧
食馬肝而俟河清乎良由某命運窮薄爲人鑿空嫁此
惡名尚賴天子聖明大臣忠厚俾從閒散以避樣傳殺

年幾何但當內訟而自新固守以待盡耳

與鄭小坡

某伏念端平甲午起下土登朝行忝與當代名流同一
除書是時人海中雖不及盡接前輩之盛望而知爲吾叔度
也明公如齋宮璧璜之不可某其器之彌而後去每懷清
標想爲致未嘗不起敬起慕也自其出而臨之某敢以其
官平昔樹立見謂第一流人一旦從臺呈貫國人皆喜
而相告曰是必能與天子宰相辨是非可否者是必能
判別忠邪者是不可以官爵詩利害嗜者及諫垣一出
則又喜而相告曰正論明矣後人去矣人心不齊天籟

自鳴識之不可掩如此前世小人害君子或與黨錮或
設學禁各爲一說以掃空其類至於妄引經訓倒植綱
常禁人不得說天理民彝則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向非
明公正色闢之萬代謂何韓愈有言孟氏功不在禹下
某亦謂正言之功不在孟氏下自此序遷諫大夫中批
決天下蓋行其言天下幸被其澤矣某初元召審行至
三山願留西山先生慕府蓋自審不堪立朝爾牽聯一
出非本謀也師死不去或者罪之所以有丙申之逐又
撥拾師之緒餘見之對揚或者怒之所以有丁酉之逐
西朝年除延州數月誘私山積退而杜門自分老死田

豈矣然猶孤危凜凜不敢自保及聞朝陽之鳴甚後與
友人方右史私相語曰仁川端人吾輩之罪戾若曰以
已乎矯首瞻雲不忘暗戴

與吳叔永尚書

某丙申六國錫衙尚書與洪大端明聯騎訪別歲月易
得昔未知命今耳順矣張公九尺之身曾林萬丈之文
何嘗一日不在心目揚右司任郡時每欲附拜又書又
念得罪少公所登門未已雖合於善不合與將強而附
之論然恐非君子上交不諂之義況傳云親戚不悅不
敢外交近者不獲不敢求遠竊意尚書篤於友愛非但

某不當自通而已前和高詞末章所謂洗空皆只是柔
用退之聽琴之語韓與穎師豈嘗有纖芥哉足意謂尚
書樂府之妙不異穎師之琴實無他眼昂昂大者
作并洪都相距僅三百里豈不欲修書札問專城琴絲
至今猶前志也敢謂大君子高懷曠度超出古今精鑒
妙墨俯遠卑既捧對驚喜如蔡邕之得論衡辨才之獲
禊帖而今而後尚書既無訑訑而拒之色某亦安敢不源
源而來乎端平從官皆已東東指惟尚書猶以真學士
臨大方面向者尚恐當地未相呈東山既相道同志合
聲應氣求竊意旦夕必聞兩社矣某官情薄親年高杳

素為苑拉二公好語牽挽一動非所能也自六春厲告
果山力求清漳以便親養已有陶鑄消息矣聞貞翁辭
越亦求此州遂失指擬鼻事書已又踰兩月已除陳叔
方為代但此亦求康千餘里猶未能全天氣向熱觸熱
奔走其何以堪凡人皆有劑量其門蔭入仕內至郎監
外至麾節劑量極矣更求棄之從井乾沒無已時嘗
進無止法也以此方對入奏不足陳於尚書之前比聞
令嗣知丞不起妙年玉樹朘折上悽愁抱誠何以堪然
斯文命脈繫於元身更望玩光易齊彭殤使之漸達漸
次可也

與鄭郡試

瞬昔親炙每聞餘論謂它日必當君瑞明府之子以拔
大監閑極之恩某與子敬左司聞而歎伏逾年以來此
說稍斷續莫曉其故豈以君瑞既殁而寒盟耶閣下為
人磊磊落落決不忍如此意者婦人女子有以動搖之
耶或宗族親戚有來破闘者耶吾輩處大事當斷諸心
豈可謀於人閣下之官受於大監能為此舉止是常情
未為卓行萬乙不能然則閣下許多英風誼槩晚節掃
地盡矣當大監奏任閣下時君瑞雖已登科下面猶有
三子舍子任弟是托抓於賢弟矣今大監直下遂無嗣

仕版若手足之情寧不動心一又憶君瑞在時嘗於父
如事父今於父以它人爲子孫而擯大睦小孫於門墻
之外其心納竟不安於閣下心安乎知此事然未推子
敬與不肖子纔近矣非不肯諫啓發閣下者傳曰使死
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然死者無復生之理生者有見
死者之時吾輩壽非金石此事不早定它日閣下何以
見大監其何以見君瑞於地下哉去冬運嘗頗見席上
嘗聞其端閣下頗似感悟別後不知又作如何商量凡
人爭嫡謀宗無所不施其智巧若不以大義自裁斷而
圖於它人智巧之內未有不顛倒錯亂者曷不隱之於

文卷七　十二

初心求之於公論乎又聞令嗣新除學士力主君瑞一
房蓋其材雖不足以望嚴君而其德宜爲鄭氏之子矣
敢拜手爲閣下有子賀惟閣下反復愚言而熟分焉此
事於亞孫無相妨華屋良田與吾之孫獨以一命與吾
兄之孫兩得其所矣其言之閣下行之人必曰潛夫景
輔之益友也以道義相期有過必規某不能言之閣下
不能行之人必曰潛夫景輔之狎友也平時酒食游戲
相追逐而已如景輔睨諦何不竟因書歷吐露之知我
罪我席藁以俟

答南雄翁教授

僕端平初爲郎與直翁侍郎徐公同舍相好也向來侍
侍郎書誦足下及河源令君之賢侍郎素強直不輕許
可不待親而固已心敬矣使厭府書候爲其高委教其
富者取於侍郎取友之端而恨僕納交之不早也人情喜
而諛惡至親背而閒猶有隱情足下於僕風馬牛不相
及而意氣傾倒攻瑕指病慨然以訂頑砭愚自任推足
下之心將以其美諸身者而淑諸人也僕雖驚怯敢不
佩服然足下所以教我是也其所以自處非也自昔聖
賢著書立言者多矣曰百世以俟聖而不惑曰後有子
雲必好之太玄是當時之人皆不足以知必俟有聖賢者

文卷七　十三

出然後知之知不知聖賢之書與言自若也今足下之
詩幽然以深其文固然以長而又頗自貴重知者尚寡
足下以知者之寡也遂有望當世責時人之意抑亦老
可也又望其不知者爲責故交可也又責素昧者是爲足下
論者如此竟其中必有大然自得者而又搭科第爲師
儒末曰不遇何至遽致阮籍之慟唐衢之哭哉斷使足
下徒步取拜相白衣入翰林其足樂乎否也僕下尤以
僉人但遭詩禍以來灰心仕進其後復出非心思巧力
所能致也然幾文益深謹嘿益甚天眞益斲喪足下當
責其栖遲爲使而反譏其嗷嗷難全乎噫足下所責乃

於我非今我也僕立朝逐于朝補郡逐于郡起廢受廷
者車從數月尔所得俸賜斤斤然事負之不足何以致
珠璣而供車魚乎足下引四賢之事以相勉彼皆立名
者建事功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僕力不任此故當行議
論於身後尔況黄卷之中皆吾師友四海之内皆吾兄
弟僕之季何嘗獨而寡何嘗孤乎聞當撥冗儻肯過訪
不惜面商榷也

荅林公揆監場

僕與足下同里閈又與賢冰翁寓菴舍人接交游閒後
聲仰下風之日久矣顔壯老不相謀蹤情不同調常欲
覿炙而不敢自去歲至今足下以所著易李及詩文教
語之者二以書開曉之者亦三時先親已病僕之方寸
已亂曾未一酬答而大禍至血氣摧傷性靈銷鑠十事
九忘不可以人理責而足下尚復不棄勵以前輩房度
講學之事誠足下待朋友之厚望朋友之切然僕豈其
人哉昔人有云人言當指實處可面諛僕少時讀書粗
於治亂成敗未嘗窮經析理爲文字多諧世趨俗而少
古意前諸老過聽後聖上誤知猥以文史叨進因及侍
迩英力以不通經辭迫於成命每一進講面汗心愧然
後知學力如弓分寸不可勉強也足下之所以誨僕者
州學也詩文也僕於易或未能分其句讀况能究其精
微哉理學至伊川致學至漢上亦云至矣然致亭已微
與二家異鶴山又微與致亭異南塘處齋只求新義於
諸儒未發之外皆以其說陳之旃廈雖肯爲侍從加以
明主耕制臨決而承學之士未之能信然則足下之書
縱使有鴻儒碩儒見之明主之力尚恐未能劃鑿一世之
辭嘗統壹羣儒之議論如僕庸瑣何足以贊美其萬一
乎諸文雅有韻與無韻之作爲近古偶儷最俗下不必
苦求工然不工又不可讀先朝孫明復胡安定俱以經
爲人師曷嘗有一篇文字行世哉致亭詩判公東坡門
人嘗取呂吉甫而不取秦少游輩其說以爲吉甫猶看
經書少游翰墨而已足下既爲易學亦得地位已高而
又欲求工於文無乃反自狹小自卑陋乎足下又條易
卦數端俾區別以對若主司策進士之爲者僕聞程氏
拚殺自言易傳只說得七分足下以程氏之傳爲然耶
當補其三分之未發者可也以爲未然耶當自爲一書
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聖可也上起鄭康成王輔嗣韓康
伯下至鶴山南塘處齋諸家之說皆當以程氏傳爲準
可也兹事體大他日足下學成書傳僕此膝雖不屈於
他人將爲足下屈矣

行狀

有宋朝請大夫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林公

行狀

曾祖格故將作監簿贈通議大夫

祖適故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

父崧故奉直大夫知沅州贈金紫光祿大夫

公諱瑑字景良世爲福清人龍學忠節著于朝廷沅州清德聞于州里公少入太學與兄靖安令君璟今容州使君環同中淳熙十一年進士第而公臚唱第四擧登以爲盛事教授鄂州舊例從州家乞緡錢助養士公曰是不可愧耶謝不取節縮浮費更有餘力增置之幹辦江西轉運司公事丁母郡夫人憂服闋再幹辦浙西提刑司公事丁沅州憂服闋幹辦兩浙轉運司公事運使沈公作賓倚於吏職特重公事非公書擬不下筆公詳審清介吏法據理雖貴勢無敢干以私者秩滿得旨侍堂故闕沈改而諭欲越次升除公謝不顧既歸四年不通問執政怒遲用此久之除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嘉定初元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歷疏朝堂降除授請謁之弊凡言臣待罪班行吏化前後以所目擊不知今日立政用人盡出於公乎抑猶未免於私乎孔視前日有以異乎抑無以大相遠乎臣觀今日自上至下由內達外猶可逆私邪所不至良由陛下眞誠有餘剛斷不足名爲更化而實未嘗更化始欲善治而終不可善治列劄言民生凋瘵極矣散內帑之儲省後廷之費戢戚畹之橫息濫賞蠲貂璫之營繕施奉以裕民可乎又言今日之財不在官不在民獨積於贓吏之家破數十贓吏之家可活數百萬之民矣寧皇嘉納改國子博士請外出知興化軍世吏所謂擊斷操切之術一不用專以教化拊循爲主時措令初變惠民坐獄落官吏坐奉行不虔被罪者衆前守泌此罷去告訐蠭起與公下令曰貿易未受價者未爲行用告者以騙論已受價則予者受者俱坐罪如詔書於是無告指者以前使者令民間各以產高下藏指於家而委官點撞爲公曰民未孚也請爲期既而盡寬其期又撞點又使其戶摘語之民得以爲備比去不刑一人措價日增郡多名刹主僧例以貨取名目實封守偶闕僧乾沒其穀以佐經費名曰拘椿惟公與秘監樂公未不實封不拘椿而郡計沛然詳科覓縣令不識詞問細民不識追呼又取三縣吏稅一錢至六十錢戶全蠲之

第三至第五等戶減半第一第二等戶減三之一寺院
減五之一以撙節錢代輸亡人偏州若不過問略寡盈
笑觀惟公於未催之前預為約束民懷實惠詩吏民以
君子長者未嘗設機械而造情偽一覽洞見書判典嚴
切中隱伏然其本意歸於忠厚悖理之事便化之民或
接乎前公應之以靜勝之以定終無忿怒之意有挾勢
懷私而來者見公容色辭氣莫不爽然自失而去郡人
愛公如父母前後太守莫能及差知今州其治如前下
車甫兩月公提點廣西刑獄公事足疾力辭新命全人
聞公當去皆嗟惜一日有峒獠數輩結集老幼造廷云云
公使譯其語曰好知州難得願公奏乞人乞勿去公慰諭
遣之改知宋州於是疾愈而家人折諸公公六十乃辭遠
節得近畿可乎力請祠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既滿再任
改建康府崇禧觀紹興府鴻禧觀公素清約視榮利如
糞土壁二郡守業不長尺寸居室苟完無廣夏突兀之
想田園僅足無才算算計之入宅前雖撥略成門徑舍
後花木粗分行列公翫之怡然萬鍾五鼎不與易也朝
廷每欲收用常患公不可致今上御極召赴行在再辭
再不允公又言臣進無術事功退無預世教直緣拙懶
歸卧山林衰悴之餘不任朝謁惟聖朝哀憐上知不可

奪除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制詞有曰獨懷恬退之節成遺
俾來歸而抗章三四尚請懇辭以遂閑適倍恬
養夫勤身謹行為郡廉平若脫屣詩如此則貪刻躁競
之習亦可少媿矣明道祠滿詔再任公時年八十是歲時休
時令紹定二年八月疾動涉秋不愈食減力益從終
日默坐無惰容顧子孫訓飭無一語及私辭屏藥者累
日整襟拱手俯閉息定以至于歿九月三十日也年七
十一積階至朝請大夫公負高材著美聲名恬澹耻奔
趨翱翔無表襮故華名二十餘年纔為掌故學官去國
幾二十年始復召卒不往故其業不盡見於世每謂人
不可有勢不可有名平生不喜為要官勢之所在不
願交聞人曰名之所在其意如此公蚤貫于載文章
典麗條達顯不肯以文名手藁皆焚棄惟廷試策與奏
稿偶存又有通鑑記纂若干卷凡朝世大節目大議論
悉著于篇取宋司馬公范太史胡致堂諸家之評傳以
己意旨奉至薄然無新衣庖無盛饌得喜施予族戚蒙
賴號食何祿歲取白千別貯之更九化得千緡置義田
百斛以贍貧宗公兄弟四人皆安海豐二令君先歿公
與谷州使君秀晉甚莪消搖里閈時人以方二疏公臨
終家人問所欲言公曰無一語但恐戚吾見耳娶宜人

黃氏福安人通直郎雅之女幼孤隨母歸夫人依兵部
侍郎簡肅林公簡肅爲人勁峭獨與夫人語多合意甚
奇之擇配得公尤相賓敬宜人識度高深達義趣疏食
素飾安於淡泊事舅姑至孝傾橐奉小姑奩具無吝色
先公二十年卒葬于清遠里福勝山之原二子公還迪
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選孫男四人曰觀曰同曰合曰
新一女適承議郎新通判潮州軍州事劉克莊自宜人
逝二子朝夕侍公出入坐起跬步不離側家廷講肄意
有所合輒喜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內公還始調家
化尉不忍去其親白之獄祠遂諸孫述其家法然也二
子將以是年十二月初八日奉公合吳葬哭謂克莊子盍
論次先人遺事乎克莊亦哭曰大人振宜高吳實重宜
屬筆於能言者二子曰此先人意也克莊遂不敢辭初
公年彌七秩堅悍不衰自克莊悼亡公追念賢女始衰
始病跡夫尚忍言之然二十年翁婿知公深者宜莫如
我狀所述公出處去就言議風旨性質之當世公論參
以鄉閭見從之君子庶有攷焉謹狀

宋故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前淮南路轉運判官
提點淮東刑獄兼知真州寺丞方公行狀

曾祖淵
祖夔文林郎南恩州陽江令累贈朝議大夫
父崧卿朝請大夫京西轉運判官累贈宣
奉大夫

公諱信孺字孚若系出河南縣叔而下代有聞人琡自
固始遷莆田至金紫公廷範六子皆貴顯而少監公仁
岳之後族齒公其八世孫也生有異質襁抱中能誦書
九歲從宦爲文京西公守舂陵公猶丱角周丞相楊誠
齋見而驚曰天才也以郊恩補將仕郎京西服闋授番
禺縣尉諸公爭致之幕下才望傾一府盜有胡海賈者
公曰鼠子敢爾自拏舟往盜方聚沙上分鹵獲見公至
皇駭欲遁舟取械公先使人負鹽舟去矣悉縛上府不
軼一人秩滿改承務郎丁嫡母葉碩人憂服闋知蕭山
縣丞制東帥錢公象祖提刑傅公伯成被旨措置變元
海道撫公往來區畫悉有條理二公亟稱于朝差兼淮
東隨軍轉運官未幾從還蕭山先是權臣首事既得
泗州謂中原可以驅及諸將潰歸虜傾國大入淮漢騷
動朝廷悔禍會虜亦厭兵數駐軍濠州先遣韓元靚來和
議有萌芽矣督師丘崈在公宗一再令帳下壯士遺虜
書最後陳璧吾往皆至濠而返終莫得其要領近臣
多薦公可專對有旨赴都堂稟議開禧三年正月三日

也既至公諭以使事公曰多事之際不敢以毋若辭但闕
戰有我虜問首謀當何以對措撫然起謝借公朝奉
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知樞密院參謀官持將帥知院
張公巖書還聞金國行省元帥府公驟至濠虜帥紇石
烈子仁有焉且答于獄露刃環守絕其薪水官屬或濯
淬公叱曰汝淺丈夫欲威劫乎豈五事要我公曰返俘歸幣
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例稱藩割地臣子不忍言虜愠
曰不望生還耶公曰某來時已實死生禍福於度外矣
論辯甚久子仁不能難遂至汴見虜左丞相都元帥元
顏崇浩虜以天獄二字揭傳舍曰此非濠州比公曰事

須商推何至以威脅人崇浩使二省龍逵者來持五說
如初且以興故興師咎我公曰本朝不旋踵追悔所以
效兵約和虜曰再為興兵可歟公曰昔無淝水之于之
役虜曰縛送事既無例若置稱藩割地其有故事否公
曰惟靖康消割三鎮紹興以東朝之故暫屈已今日額
可引用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特適
議以蜀附虜龍逵服公雄辯有張儀舌在西蜀曾亡之
則公請面見丞相決大事崇浩坐幄中陳兵見公使人
傳諭曰五事不從旌旗南指樓船東下矣公欲稍前白
事崇浩曰事止此無可議者遂授報書期公再來決和

議四月公至在所詔公通問宣勞轉三秩御札令侍從
兩省臺諫條奏所以報虜者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幣
五萬如紹興公再往龍逵來迎虜問賊誅氣頓索然猶
執初詞公曰本朝諸臣已謂增幣為罪況分地界
哉虜問其故公曰議者以用兵勝負較之皆云本朝與
兵在去年四月北賊書誘議去年三月也若纔得滁濠
等州我不得泗漣水乎君有胥浦橋之勝我不有鳳凰
山之捷乎若謂我攻宿壽不下若圍廬和楚竟何得乎
且五事已從其三猶固執不見聽不過再交兵耳揚行
密尚能以數州之地自立本朝幅員萬里江東將相豈

又下人耶龍逵見公辭慨忠烈始微露其情曰稱藩不
從當以叔為伯地亦不必割議幣外別致犒軍錢可也
公謂虜疑止此力執不許密與龍逵約定數事如還虞
草誓書之類龍逵取公手記為信崇浩面授公書六月復
命再聘三秩用于朴例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議官奉國
書議以許通謝百萬緡至汴虜盡變前說易二省差
頒客龍逵不復來矣崇浩怒曰所畫事未從何遽以誓
書使名來而責公不曲折遽白且有誅戮禁錮語公不
為動一日使甲士捕公庭下答狀公曰侍行人如此耶
崇浩遽謝公歸館一再著來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

出畫定策曰公曰正緣歲幣不可再增故以通謝錢代
之今得此復求彼某有頭璧俱碎而已二人曰龍爲諾
公公曰丞相誤龍趣又曰丞相欲留公等公曰等命歸
亦死不若死於此識不決會蜀又取成關虜益疑講和
非廟堂意且屢詰權臣無書公摘說帛以移私覿書帖
若權臣遺其浩者九月公還自物付宰朝廷謂公失事
體奪三秩臨江軍居住公自春至秋三往返炎沙烈日
僵屍蔽野公仗節轉仄蟣虱身蔽閒俾從道傍相爲公
神閑意定自若始受命入白太安人曰王事不可辭願
勿以兒爲憂公知虜內閒幾斬雖罷勉出兵與我抑持
而力強情見勢不能久所起皆拒不予直欲以口舌弭
兵又每詰自以其意指權臣公但以鄧友龍輩爲對虜恨
公不少屈措故其議壞於垂成而王公柟出使矣公雖
貶方奉使之名滿天下時年才三十至臨江以詩酒自
娛江湖士友蔡公盛名多襲耀從游明年和議成與虜
禮幣函送權臣首皆公昔持不可者王公既以功擢用
奏記廟堂云方其辨折虜酋於彊項未易告語之時乃
柟往權臣誅矣事皆勉從矣方其當其難柟當其易每
至軍前虜必問方某安在且謂若行者三不委頓車上
已可伏矣公論所在敵人亦不能掩詔以公自便除通判

肇慶府復奏議郎洞寇竊發經略司檄公督捕雄韶而
諸臺辟知新州未上有旨令同摩提刑紬明措置收捕
就知韶州首封崇張北江余襲侯盛時江湖屬邑多燬
于賊惟韶境晏然會赤水峒賊首戮之又謀募鄉導擒
渠魁元布置已定朝廷用招降之說而止轉承議郎移知
臨江軍以省諭居鈔知道州郡有不檢七十輩號十虎
力能使監司逐太守公下車捕首惡飾廉溪祠作太
史閣與萊公樓對峙亢以山谷遺墨要入除提點廣西刑獄
閣屬郡滯獄有踰四十年不決者有一事株連數十家
者公件畫條析以聞部下一日破械縱數百千人始揚
公方按部以風力自任疑南官例有贓發摘無虛日守
令寘禁尤衆公弦罪逐實多奏釋之單馬行部內訪民
疾苦荒鎮惡縣無亭驛飄張幔野宿以爲常足跡未及
者海外四郡耳轉朝奉郎除轉運判官紹熙間京西公
齎持曹郎定瞻決路各販爲官般奏罷歲解鄂漕錢十
一萬緡蘇民徭之及公踐世職父老即永寧寺西爲祠
京西公文公詞伯俱有歌詠紀述焉公深知瞻與利害
操斡我掉自出新智漕計沛然以其餘新學宮增上庠
劍類試院又鐫諸郡鹽酒三十六萬緡曰此皆積歷目
前吕吏之附之數蓋有身死家破子若孫拘係未脫者

椓伐國家元氣多矣吾捐此錢所以蔑聖恩承先志也
遇僚屬有恩意歲舉先孤寒後貴要雖小校裨將皆能
得其歡心有不幸者公必歸其喪與婚嫁為弭節四年再
攝帥閫威信行於一方除提點湖北刑獄未行召赴行
在奏事入對除大理丞於是邊事復動除淮西轉運判
官未行改淮東兼提刑兼知眞州始至眞州城曰是中
惟官寺營既峯廬背民旅皆居江下城誰與守請築翼
城圜上不報嘗登高覽望知城西北當風寒即北山瀦
水焉繚以石隄廣六里長二十里決之則西北可為海
身率畚築而以貴成設幟賞諱屬郡兵新旗幟金鼓
增繕礮台關石渠管深壕塹高羊馬墻日不暇給然賓
客觴咏之樂亦不廢郡人先燬閙積事多聚保沙上公
攜百口奉太安人居官淮民復業日衆醋酒之利倍增
減官私屋賃直十之二徙瘞戰骨二十七營于高阜軍
民感奮轉朝散郎虜入盱眙游騎出没天長六合閒公
乘小車尉拊令民勿清野帥司移文報揚州已乘陴公
方就寢鼻息如雷通判求撤攜家渡江公劾其搖衆客
曰公以死守是也如壽母何公曰吾母雖髦殊有昔人
伏劍之風制帥尚書李公珏趨揚州督師公夜乘小舟
撇舞巳浪會於黃天蕩中秉炬劇談謂盱眙擁重兵閉

壁不出揚楚昕坐自保彼深入不足進公言虜鎮兵月
餘過城不攻掠野無獲乃且夕出剽民作飛舟復皆日
之虜哉誠得尺寸柄婚召諸將刻日為上策先勇可一
戰平也李公擊節曰君言若彊人意將撤公督戰虜拔
寨去矣山東始内附公抗言曰虜祭不可以虜盜馭英
雄不可以弱勢填壓宜選有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
莫府山東以主制客重馭輕磐以歲月盡剗榛為沃野
化盜賊為耕農不特外包山東内固江北而兩河固在
吾目中矣朝廷未宰也歸附人李全新立功公遺以金
盤戰袍舟載參鑑自卅饋其衆節制司疑公撓權公又
論勤豪吏所觀多誤止公正色荅曰彼以勢此以理吾
賞罪捷行矣既而讒者交起詔別與州郡後省駁奏公
徙家沙上以為民望遣鎮山東是謂僞官降二秩免歸
時公家固在城内未嘗徙也其後虜陷儀真守將浸水
遁從退城全異城竟築山東河北建節制鎮撫大使皆
如公言公先卜第城南至是奉母居焉中曾作複閣扁
以誇境勝曰為壽湖中累海石為山環植荷柳松菊間
著茅亭木楼倘佯其間若與世相忘者差主管華州雲
臺觀叙承議郎實被授朝奉郎詞而改建康府崇禧觀
公氣粟索強初得疾實大熱以寒拌梨橘漿盜飲之踈

是胃弱厭食或勸迎醫吾鄉公曰吾貧至此豈復有人
復肯卧閣八句神情不少衰病革賦詩憶字兆如意
顧小史張武侯像升閣又喚入太安人卧内嗚咽閣起
居以危定于午臘月二十有六日卒年四十六朝廷嗟
惜特朝奉大夫直寶謨閣致仕人知君利待公之厚而
悲公之不及見也安人葉氏丞相正簡公孫賢淑有志
操素病治公後事哀痛不能起後半月卒太安人林氏
公生母也悼念兒婦閱五月又卒二子在鉞迪功郎德
慶府司法參軍在繩文林郎昌化軍司户兼録參孫一
人在鈸等將以癸未十一月三日壬寅奉公及太安人
安人之喪合葬于侯山公自號紫帽山人又曰好菴葬
處蓋紫帽之第二峰而以好菴命其廬云公美姿容性
疎豁豪爽幼及交辛稼軒陳同父諸賢安公向素不識
公一見握手如舊晚開宣幕辟公參謀不就與李公璧
異公彌傳公伯成尤喜公才高事方橫潰衡決他人莫
敢措手公譚咲自前當之常恭丁景略劉稱之字文饒
爲人又擅不用袖手怡然亦無憤憤不平之意自以狹
終其身不乞年勞服色濟於榮利如此人視公若磊落
宏放而公内行極飭事母盡孝粥藥必親太安人苦風
痺常自扶挾卧起默禱于天願減算十年益母壽事兄

如事父疏姻遠族皆收䘏貧不能婚葬嫁娶者須察助
之素不營台屋廥倉帛如糞土山僧時流以遯緣公以
千萬盡散賜貧弱之尤好士所予借若以平生門客數
家無儋石而食客常滿門翁頭廣見多散而之亡僅存
侍妾數人後亦給去殘飢猶作書畫者餞從相以惠
流殍處錯葉安人粥飪頃乃克殮公行山水癖好遊羅
浮一月忘歸既探禹穴觀黃河度桂嶺浮沅湘登衡嶽
而涉洞庭彭蠡矣由淮東歸度晨霜泉與黃寺永絲李
司直孺縱遊南北兩山豪舉淋漓天下有山水處鑱刻
殆徧道泉與員公德秀留公元剛登九日山距城二十
里西宗瀑泉千丈蜚落雲秋公見之大喜曰此豈應隱
爲開元而千百年無人知者即募壯夫乘險通道絶顛
銀河觀下爲于虹亭曰吾老于此矣匹馬一童興至即
往一月中率半宿瀑上公貫穿群書爲文未嘗起草初
若不入思細視皆平夷妥帖無斧鑿痕嘗從山陰陸公
游問詩法公爲大書詩境二字龍泉葉公適靳許可晩
有文集直甫中之句蓋爲公發陳郎中孔碩見公近作
曰漸趨平澹矣平澹詩之極致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有
南海百詠南征奉常南轅拾稿由江嘯咏九疑漫編桂
林丙三集擊缶編好菴游戲集皆板行出嶺後詩文三

卷壽湖稾一卷通問語錄三卷藏于家克莊少小親
公晚受公薦公退居克莊亦奉祠日相從于荒原斷
澗之濱歸自嶺外公已危殆尚擥衣起坐相勞苦因
泣下數行訣曰以後事累子墓有日左鍼請狀公之
行克莊曰公門主故吏多宜擇所付辭既不獲念公
枚選使虜先君爲樞屬實預其議淮東事須游江淮
幕府目擊廣右事聞之桂州父老故詳著之以俟君
子焉謹狀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行狀

有宋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開府儀同
三司傅公行狀

曾祖 諱之故朝議大夫贈太子太保
妣盧陵郡夫人錢氏
祖察故朝散郎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待
制累贈太師謚忠肅
妣齊國夫人趙氏
考自得故朝奉大夫直秘閣累贈太傅
妣秦國夫人李氏

公諱伯成字景初其先自大名徙鄆高伯祖獻簡公再
徙孟之濟源至忠肅公死節宣和中府難傅氏流寓
泉之晉江家焉公幼凝重不妄嬉笑方參忠肅櫬權厝太
傅與客擁爐語及時事公忽指爐炭曰是非嘗灸公者
耶坐客皆驚異年十一秦國殁華然骨立居喪摧毀齊
國州而殺之公發憤自厲與兄樞密同業起看書至夜
半未休齊國常扣其語之曰俯火於某所有餱子或餅
餌在焉太傅守甫參政龔公茂良年尚少太傅命諸子
從游既而龔公仕于泉每訪公兄弟肅寺視其寢興撫

然曰人不堪其憂及觀其文則又欣然曰咄咄逼人矣尤為鄉先生寺丞黃公某所稱隆興初元與樞密聯名擢第調福州連江尉試中教官教授明州以年未壯不欲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材雖多士登朝著居館閣者相望也秩滿入都梁丞相謂公曰君盍為祭酒屬適其拘鄉嫌閩史太師欲薦君此可以進擬矣公避謝乞教授南外宗學首以語孟中庸大學次以它經子史立為次序俾士誦習其尤秀異者別創大雅齋居之以薦者改宣教郎知福州閩清縣丁太傅憂服闋改連江縣眾湖聚九谿之水溉田餘二千頃歲久隄壞公即下流浚伐石為新堤三百尺迄今蒙其利罷海錯之饋禁官買之價以身為準萬公宗姓莫敢異者連帥監司相繼上公治行有旨赴堂審察今侍院轄閣於是名在公上者十餘人留丞相將越次出命公固辭踰年始丁管官告院建言遠方陳乞磨勘為吏邀留中間歲月并不可用披受少緩或妨奏薦請以馬遞法計計書于告背俾為被受月日士大夫便之至今除司農寺簿屢拜疏請 光宗過重華宮除將作監丞韓侂胄擁翊丞相去國呂祖儉以上書貶黨論漸起公諫寧宗曰陛下踐祚之初忠讜者未褒狂妄者或譴小大之臣懷惕恐懼臣願披聽遠覽毋使下有自諫之名上有戢言之謗又奏淳熙之末進任兩相引用人材各有向背至於今日彼此相攻不極不已夫天下之勢猶擲舟平則行偏則側前日之勢有所偏今日之勢有所激激而已甚臣恐前日之弊偏於左今日之弊復偏於右此前對日有折簡諭公行誰用矣其贊於奏篇少婉其辭公曰此言胡為至於我哉迄上前疏以親嫌改太府寺丞出知漳州治以律已愛民為本推朱文公遺意而遵行之始創惠民局以革機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為橋二十五治道千二百丈郡人鑿崖甘棠道旁以紀其惠一費一出於所却例卷知撫州未至除湖北提舉常平茶鹽事舊以義倉錢佐用度公曰此豈使者公帑耶一無所取梁興古故隸岳侯軍官至橫行遙刺死無子鄂州以戶絕法沒入之公為立後以其貲分給諸女軍中感悅辰守慕容純備韓侂胄姻援貪恣不法公將按治有洩其事者改成都路提點刑獄公事慕容織公既易節猶發廩粟寓士董君追隆丞往賑民免流徙遠地寓于嘉定地接蠻夷虞恨部族在峨眉縣牟山大江之南並江省地尚多土丁耕種時遭剽掠而撫之寨乃在江北不能援一日土丁追殺蠻之犯境者七人制司逮捕

甚急公移書曰界為綰報仇也制司就以護公八村於
書劃寨柵三所以護江南耕者繼不復為進犯州不以
時支軍士糧錢爲變公攝漕事發本司錢撥鄰郡倅吏
散且戮爲首人然後劾其守臣因考見郡計匱乏之因
爲請於朝焉召對言國家中興僅有天下之半而養兵
數十萬民力弊矣山東西將相所出之地皆非我有人
才不如昔矣請宜勸而興之養而用之以備緩急而牧
養之吏聚斂干進貪贓營私者有以傷陛下之民力議
論之臣好惡不公是非不明者有以壞陛下之人才臣
願選擇良吏以培固根本耀用端人以保全士類又言
蜀自行錢引貫收頭錢三十紹興初增至三十八今增
至六十四矣宜若減損其數或謂所虧二百萬贍軍之
費出焉非可遽減臣嘗會一界凡引二千三百餘萬實
收頭錢一百五十三萬銷折不至者又六七萬今若減
半再減一分總所歲折纔三十四萬若總計之臣能節
浮費歲認若干朝廷給度牒以補若干則當免之年引
價不至甚低矣上嘉納除工部郎時權臣將開邊語尚
秘密公輪對首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凡八十年
外而望之舟若堅好歲月既久罅漏寖多苟安朝夕猶
懼覆敗乃欲徼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行都
大火延及相府同舍郎相率唁相君有以為偶然者公
正色曰天意如此官師相與規誨之時也乃以為偶然
耶會相色動詔求直言公陳三事一曰失民心火災之
餘商賈已困官市民物乃不與直州尹曰也役有餘後
尹曰非我所市版曹所當給者亦復展轉歲月非禦人
於國門而奪其貨乎二曰壞軍政方今諸將非由才進
例以賄取臣在蜀道則聞關外之軍以掊尅而幾變道
建康則聞御前屯駐之兵以掊尅而多死何以責士卒
用命乎三曰啓邊釁分命重臣大發錢粟人情洶洶臣
固知朝廷無輕舉之議然恐邀功者有包藏之心持才
者起迎合之意陛下與大臣不察而聽之則天下岌岌乎
殆矣於時應詔者鮮從臣亦未有請對者公極言朝廷
無骨鯁之老班列習掩媕之俗一時從臣咸愧其言除
右司郎官初公受李文簡公燾之薦與其仲子參政壁
游素厚李方直舍人院公謂李邊事至重外傳將出元
樞宣威江淮有諸李曰有之公曰用兵之法當審彼已
內治不立何暇外圖君宜此謀非獨一身一家利害舍
人宜深思所以爲家國計者李感悟既而元樞不果行
兵議亦暫止一日會相為僧繳詞牒求擬判公堂白其
不可蘇師旦方承密旨公屢却其私請貴近皆不悅除

司農卿湖廣總領始至痛陳害曰見宜上旨以害除之發處境騷動令頒爲備義鄂戍帥往往逃忠義人出境奪戰馬殺吏民公爲朝堂言探報未必皆然爲天下者惟信與義大義苟未能伸莫若守信待時今兵財俱困而妄動以疑敵其實受之有荆鄂軍逃者聚爲寇跳河爲虜嚮導公折言國家既未能滅虜不宜輕敗盟約盜由我境彼則有詞乞戒將帥毋生事繼與江陵帥侍郎劉公甲聯名論之不報俄爲長書反覆深切而鄂帥文龍以搖動國是劾公罷矣後籍權臣家公書尚存權臣題其議二字於其首起公除浙東提點刑獄公事越多富豪

賄交權要公犯法前帥嘗發一塩商之姦遂除邊郡公既攝帥不爲動遂竟其獄時調兵戍邊所至剽掠縣姚令亡闔户不敢出公行部適至捕繫其倡亂者餘挑驛務遣之自是往來帖然又鑴手投募兵府誤涅其手指其徒譁譟公呼官吏詰責叱吏下曰縣汝以謝譁者少止猶以誤涅爲言公笑謂曰當改爲方勝取勝之義皆欣然列拜于庭朝廷以憂海道命公與制閫協力備禦公條上便宜數事除直龍圖閣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先是團聚民兵以數海舟無巨細皆拘集户然一燒以戒夜公曰此徒煩擾皆散民兵還保伍縱海舟之不

及丈尺者罷然權民情大悅諜告虜將鄧友臣至賀州與烏龐相持用宣帖令遣間探公言鄂州近襄陽賀州在黃龍府東北相去遼絕必虜傷此虛聲欲使襄陽兆備況烏龐俱巨海萬里之外虛實難知但當謹固封守或言僭臣有與國公曰彼首興兵端兵敗方請身不暇安有此同官有請結豈實備公有乞結民兵當要害者公一鎮之以靜後果如所料嘉定改元召對一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於和小使雖返邀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矣使和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爲今之策雖以和

爲主宜措日爲戰守之備二論權臣之初畏人議己竟所欲爲天下雖知其非而舉朝莫不以爲是及其久也是非顛倒而不自知竟以此敗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以前事爲師以至公爲心則是非明而利害審矣三論本朝治效之盛度越前古非獨帝道之隆亦有内助焉惟光形史既發罕有紀述乞命儒學之臣於本傳之外博采文書所載先后懿美以爲后範上皆首肯除太府卿充殿試詳定官尋除權户部侍郎會相臣曲江詔沒其貲有司併錄其行橐公聞之曰已甚矣請給還之版曹比較之法率用新錢填舊久歲額既虧殿最非實

經總制錢額有重輕催有難易減鄰郡皆殿台秀當
居寂之會諸郡皆發之額紐計分數指揮而行賞罰焉
朝廷從之四川總領所乞以金銀收回九十界錢引六
百萬仍令起赴封椿庫公言蜀自兵興財竭宜椿留以
備緩急經筵進故事引夏侯勝燕見宣帝乞用儒臣出
入禁中應對顧問初公自鄭召鄭人或來見曰諫坡之
命將出矣公曰昔聞之梁丞相宣諫若與廟堂異議則
天下事無一可為若使其居言路事求其是固不敢立
異尚欲知近世言官穿鼻之為者某有去爾冀其以此
語達廟堂而其人不果達也除左諫議大夫公謂諫官
以拾遺補過為職今殫摘細碎官失其守莫此為甚首
論吏化暮年前弊皆在此猶大病方瘳所以致病者不
能盡去它證或生莫之能療矣又言禁中賜予間或過
差儉於身而侈於人與不儉一也願愛惜內帑以佐邊
用史丞相彌遠初拜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倪尚書思
方帥閫以為不當用乞貼麻御史劾倪公能之公因對
及其事上曰倪思過當者再公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
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勿以思為
戒高似孫嘗獻侂胄九詩皆有錫字公論其有無君之
心丁常任以嘗諫用兵棄復公言常任始結曹顒後結

蘇師旦前日之議非真知兵之不可用蓋發於師旦解
李參政璧知撫州公言侂胄之誅璧以有力小贖近功
乃追前罪它日自贖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公之未為
諫官也嘗言方史公謀韓事不泄其家必欲韓誅而
史代之敗也諸公要仰叶和共濟國事若立黨相攻必
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錢丞相象祖安危大事當以死
爭小小差除何必苟異及拜大坡朝士有善公者來曰
宜先擇左揆之客公答以不敢章公良能為中司以二
相不咸有所左右公不樂其如此益堅壁或致右揆之
意云旦夕除執政也公嘆曰吾豈傾人以為利且可以
官職頗若哉遂力論朋黨之弊曰比以此為善類孰肯
甘於為黨彼以彼為君子孰肯安於小人今在朝之士
與四方宣力之臣其進用罔非一轍臣願陛下公聽並
觀不以某人所薦為賢某人所引為不肖略所從於既
往責實効於方來可也又乞催修后妃黃侍郎度出知
福州上疏留之閩人吳回坐與侂胄分[illegible][illegible]官寶物
貶竄產入安邊所俄有旨給還其孫俊卿公爭曰漢序
石顯資弟妻子徙歸故鄉俊卿罪人子孫不宜侍禁中
貲產宜勿復給疏入改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以集英殿
修撰知建寧府邊民之流徙者單伍之逃亡者賑恤區

賓客得其所錢楮中半之令既行復令以三七分支運
公曰它費猶可如兵何乞以一色見錢給諸軍又請綱
運全躰會子至今行之孫聘君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
陽公雪其冤於朝贈以初品官陞直寶謨閣待制知鎮江
府全活飢民瘞藏野殍不可勝數制司欲移焦山防江
軍於圌山石碑公謂焦山實彼利害孚耳乞港居焦圌
之中不若以兩寨之兵迭戍焉制司不能奪圌山寨兵
素與海盜為地公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黥之無一
逸云者獄具請貸其死縱隸諸軍提刑劉公鑰譔客至
郡密語公曰侍制趙公布憚焉公子東宮矣公最在連

江趙公為郡戶掾雅敬公既別不相聞者數十年至是
莫知所以相薦者因慨然曰吾平生出處有本末今老
矣哉明年當致其事何以薦為哉請祠至再三進煥章
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嘉定四年也八年召赴行在
再辭不獲行至甫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
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十年告老不獲提舉鴻慶宮十
二年復請老進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今上御
極陞直學士落致仕予祠錫帶公因辭免力進昭明天
常扶持人極之說曰陛下思大舜事親之心常存於不
及推帝堯睦族之仁益求其未盡天下將翕然從之豈

待加恩一二老耄之臣而後知勸哉疏累上最後獨拜
進職之命詔進一官允所請寶慶改元俞筆傳其胡讀
此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召赴行在令所在州軍以禮津
遣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辭力以老病
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
竄吳潛所親曰變元初呂祖儉之謫吾為小臣猶當抗
論今家國恩叨竊至此吾而不言誰當言者遂封上曰
陛下比詔內外大小之臣有所見聞極陳毋隱且命之
曰言或過直毋憚後害臣欲條世務少裨萬一而耄及
智昏莫知所言忽聞小臣有以上疏削籍投荒者詔墨

方新遽反初意孰不驚駭夫論事而加之竄逐求言而
繼以威怒傳播天下豈能人人知所言事但以謂沮詔
上封之故轉相告語鉗口結舌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
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愁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
又廉恥道喪風俗益偷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
上下發憂恤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事未幾而
斥之明日某人言事未幾而又斥之甚則如上疏者以
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祚
短促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羣裴度以至戚里諸貴
皆為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內徙今上疏者不應非可愈

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為言者萬一死於瘡瘍陛下與大臣有致諫者之謗世之史冊有累聖治臣平生之年與斯人相去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劾其曾言不報累辭新命至二年六月除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宮復辭公年雖高飲食起居皆無異獨耳聽差重弱每稱人之善不啻如己出語及姦人誤國小人害君子詞色俱厲不少假借聞朝廷行一善事則喜悅寢食有味或不如意則憂憤黙然竟日達旦卒以此致疾屬纊索紙筆自草遺表始述遭遇不陳時事略曰在廷鮮骨鯁之士持論之重厚之人雷霆多震驚之威雨露少沾濡之澤殷勤惻怛之意未孚於中外安靖和平之福未集於家邦遂使既退者雖佚而多憂苟容者貪榮而競騖爲此不已究將若何伏願陛下深思丕業之至艱不以天位而爲樂獨觀萬化博詢群臣上言者明示其是非獻計者先審其趨向退速旌直進善斥姦激賢彰而人知勸懲上下孚而事無壅蔽以群心之懽動隨上意以作興內治既修外虞可弭臣形神久瘁藥石罔功將即夜臺猶慕尸諫昔史魚命繼寫時啓詔下盥櫛更衣將力疾祇拜因發先擬遺表既衣朝服覺眩暈不支就寢猶口授别親舊數字遂不起八月十二日也年八十四詔依前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傅氏自獻簡以論諫顯忠肅以節著太傅以高才稱公篤志學之編傳備家庭之令業而又受學於朱文公嘗以君親為重利祿為輕業名三十年始登朝列㝡貴在前未嘗少貶以求合為都司總餉以汩邊議大爲諫諍又以俟責近天自嘉定辛未至寶慶丙戌杜門却掃者十有五年晚被聘召正張禹孔光顏措子孫不敢斥言王氏之罪也公方歷疏時宰弊政極論綱常倫紀毅然以不貲之軀犯不測之禍欲以挽還苦炎荒之死亦獨不爲身計亦不爲子孫計矣至於遺表詞氣慷慨伸明不亂豈非洪毅忠壯鞠躬盡力死生禍福之變皆不以入其心歟公有至性言及先大夫輒流涕太傅贈官台司公拜告墓下號慟幾絕歲時為享如臨其上筋力既衰拜跪猶自力奏為先從子後諸孫族有零丁孤苦者皆收字而經紀之常謂世俗多厚妻黨若父族知親睦者尚一二至母族則不復顧矣故公於趙李二家恩意彌篤平生廉儉歷官五紀始營數椽於祖居之右自爲上梁文曰田里交雖尺地倍費鄰之責子孫可守一椽皆賦祿之餘人以為實錄小圃植竹千個雜以花卉扁曰竹隱池可泛舟堂可讀書幅巾杖

與陳北山觀舊閣半其間安如也公博極群書爲文師法
大父粟翁李公溫潤條暢晚筆尤健有文集若干卷奏
議若干卷手記朝家故實前輩事迹曰晏志若干卷藏
于家所薦多知名士朝廷氏未拔擢有屢薦而不已者
娶某國夫人某國夫人皆王氏禮部尚書大資之女子
男三人某某官次某故某官次某某官女二人知海州
王彥廣故通判紹興府連三從其婿也孫男六人某某
孫女三人某嫁宜某某婿也某年月日諸孤葬公于南
安縣金雞鄉崇順里蘇嶺原門人陳宓已誌其壙某僅
撫其言行之大者以告太史氏謹狀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後村居士集卷第五十

行狀

宋資政殿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真公行狀

曾祖某贈太子少保
妣陳氏贈咸寧郡夫人
祖某贈太子少傅
妣周氏贈始興郡夫人
父某贈太子少師
妣吳氏贈縉雲郡夫人

公諱德秀字希元浦城縣遷陽鎮人四歲受書立成誦
入小學夜歸猶置書枕旁燈膏所薰帳皆黑羣兒休
沐聚戲公并取其書卷抱熟之矣官師教以夫人力貧
躬織紝持家公得一意于學弱冠再貢于鄉擢慶元己
未乙科調南劍州判官攷致職業不以自勞勝流自居
中開禧乙丑博學宏詞科閩帥蕭尚書逵羅致幕下陳
相自強家盛著訟人求倪金公判其牘曰丞相方憂邊
思職顧何暇及此乎時余華李公誠之莆田陳公宓皆
仕于福唐公與游其樸嗣歲以太學正召嘉定改元遷
博士爲禮部郎兼檢試卷官樓公鑰倪公思方典擧獨異
待公樓公試告以文獻之傳且許其致遠倪公必言立

朝行己本末甚詳公終身佩服嘗轉對言剛者當示
人以難犯不可示人以易狎柔者當示人以不可斷我又言
慶元以來柄臣擅制立爲名字以訓天下之善者有二
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有爲者從之以傑銳敢
言爲貴亂以清修自好爲不情而矯之極至於北伐舉
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尚同之習
召試學士院奏篇言古今之變非一則之足虞而國勢
人心之可憂宜防近習用事杜小人後進以維持國勢
撫淮民流徙以係屬人心除秘書省正字爲御試編排
官兼玉牒檢討官遷校書郎輪對言暴風雨雹蔡武蝗
蝻之異因條上四説漢初元延光間暴風雹蝗以爲左
右邪臣史臣以爲親讒曲直不分之驗今名雖好忠實
則喜佞災異所繇而起也陰氣之精凝而爲雹劉向以
爲陰脅陽孔彦秀以爲陰乘陽之徵今一二詔旨或從
中出致災之原其或在是災或南方爲禮爲視禮虧視
失則罰見意者事幾未盡察邪正未盡知乎春秋成公
五年蝗漢光和元年蝗説者以爲貪虐取民財之以爲
貪苛所致意者贓吏尚多而苞苴未戢乎兼沂王府教授
每因誦説迪以正理兼學士院權直遷秘書郎輪對言
近畿州縣水災以類求之内而女謁近習外而夷狄盜

賊陰盛陽微之證更化未幾俊賢者或引去相繼言良
之士復不自安寇賊未張不早撲滅及其披猖乃草薙
而禽獮之世豈有斃千萬人於干戈而天不爲之變者
惟開公道塞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
以扞寇盗方張之鋭又言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萬世
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昔雖甚無道之世能使公議不
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侂胄用事能顛倒
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爲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侂胄
違之則違天矣故善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佐之
天助之遷考功佐郎始公登朝同進有相其者每譏公
以謟時相擢駸駸要公恬然無競其人後爲時相所厭將
除公言職使逐去之公力辭不就劉尚書爚聞而歎伏
曰不過遲作從官十年爾改禮部郎官輪對言星變修
德行政者本也禬禳祈請者末也閒者内廷戲武雕事
舉末遺本未足格天又言金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
國憂者一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已怙下嬉則憂不
在敵而在我設或外夷得志邀我夾攻豪傑四起奉我
爲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内附之可懲如
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偷安以此爲謀
尤非易事議者多謂夷狄之衰乃中國之利抑不思五

卿于之爭淡作僥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警反為之藉資之資何耶時余公嵘奉使至涿州以燕城拔闍約回始知金人有犍輖之援除重常少監學推直學士院輪對言雷雨損物人賴以吻而遊頓損勝傳取故事於納歷句淡而後行雨信宿而遂已以此動人猶且不可況於天乎除起居舍人戒既進封王爵公適當制詞寓諷意令及共凶之事公不從而以建儲為中宮功故均慶后族且有異焉其深遠掩前闕之語既告廷後草奏曰漢出賢戚無出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與冰不富貴有極人當知止二人之言外族所當察也許侍郎奕時兼瑣闥遂援宏興前聞一語以為詞臣之筆如此是本朝前此所無也許奕公竟以此去戚晚以公名重屬對客頗一識而公正色拒之直前奏事言自頃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人之常情易於難勉彼見數人者非能大有論拂已皆不容故多默默以自全不肯讜議以賈禍侍從之臣未聞有以已見求對者集議則閣筆相視不措一詞喑嘿如此豈國之福又言陛下延納羣臣有禮然咨訪率闕玉音記注所書殺寥無幾臣願昕朝賜對時出聖訓又言古者大事謀及庶人

而惟將帥鈞軸受承獨決於朝誠又言仁宗以北直用季滿以侍從去郎綱明主所當法也當時給舍指九嘆盡言拾遺獨孤郁等因遷致諫指揮責職休復曰耘異夫二人致孜獻納者休復大敗人臣所當法也又言新楮初行雖有遵令從楮之民然違楮者必聞于朝以僥報可毋得專行今州縣奉行過當有一夫坐罪而併籍其第之財有錢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捐鹽商之舟以產高下與民藏楮自出於朝廷約束之外臣閩人也所謂家產滿千錢藏券五十閩中之新令也夫產滿千錢田僅百畝安有餘貲可以市券往往鬻田宅以應令凡若此類宜悉蠲除兼太常少卿直前奏事言比慶垂亡此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之始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為心劉向有言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臣謂不然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眾而戒未必不安今歲以來二月飛雪六月積陰地震水涌災星隕流而況重以蝗旱之異皇祐五年雷發于孟春下詔求言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聞宜思所以通下情召和氣者此祈天永命之一事也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

用人不以才勝德任役長遠類此而以陛下學術淵深
未嘗輕改成憲切慮或者進國勢未強而欲振以威刑
惡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
不如刻深有一于此皆伐國之斧戕民之鴆毒也惟
陛下察識之謂言以開閔之家法此所天求命之一
事也唐制外叛逆不諸其家今隣林細民小有註誤輒
沒其貲產情輕者不自勝頃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而
斃強者至欲剚刃于時此以自快宜思所以收人心解天
怨者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安富卹貧王者之政而郡
縣往往抉提富民多方破壞不盡不止有餘之家貧於
昔欲推於告訐皆高然有不自存之態睨得窮貧民
益困願陛下詔戒飭有司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藝
祖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之專殺范祖禹謂國家以仁
繼仁家務于民寧用中典為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下
仁恕同符祖宗臣所欲將順者二一自今非重辟毋輕
下大理二寺官宜參用儒者三尚情觀斷所以重輔推
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
行宜明具明以杜藩鎮專之禍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追
命在任臧古流放之刑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
玩令間或擧行累刺文官或西重辟蓋欲按劾來上未盡乎

公領部有司博參物論酬濟源其可行者行此祈天永命之
六事也又言出居上流為東南之首宜預蓄人材以備
緩急時相當國斷久言路偏買私人雷積亦不能可胡
薛之徒始用事鈔法楮令既行古司繁興吏民爭新書
抵罪者衆公自上是奏直聲動朝野然蠟數月數犯顏
進勝天下相聞其風采故老表公墓誌公中行父無條
之敢言者數人稍稍和之時相始不樂朝討尤切齒然
籍沒之蓬以剿給遷士大夫傅發遷徒者亦稍稍寧後
公發之也時相忌公與左史李公直數論事於是二公
俱出禮公為金國賀登位使從臣中有以公親老留行
者不聽至盱眙留兩月凡兩淮山川險易古今要害扼守
將賢否邊民疾苦皆周觀諏訪識之于冊慨然有為國
經理之志嘗謂苟得自見平地可使為至險曠土可使
為良田弱卒可使為精兵惜不及用也當務文比賀使
還朝入對言邊事有深慮者三亟當為者一欲移沿江
列戍於兩淮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緒城池樓櫓大修
聚田之政又言金雖相持戰鬪離合不知其幾而吾俱
罔聞知宜飭邊臣捐金募間時朝論方事苟安謂公張
皇乞補外不允直前奏事言敵其徙汴我急方深自立
之策無出於用忠賢修政事可以攬收衆心而已今河

濟風行號為多士既悉見小異已成朋黨議論小散目
以詩張夫平居工文墨使刀筆名儒術業或所不能至
於正色折姦萌談浙大事則又非小有才名所能擬
惟陛下以身先天下正色爲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而後駐
蹕何異越漢會稽而安擅行以識知務飾太平亦大夫
委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禾黍之歎此
擅之罪所為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危機交急不同
常時乞罷不急之務總略常程之細務惟大計是圖則
勾踐之功可希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羣臣雜議卿監以
地界建炎議防秋或訪舊部或令侍從臺諫各上利害

又三十　八

今處從而商宜詔有位俾得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擇爲
定論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宜選循吏革虐政以收百姓
之心拔用荊淮當立功之人以收豪傑之心已募後歸
之卒擇其健者分配戎行以收忠義之心斷利調以收
商賈之心推恩信以收中原遺黎之心所謂自立之本
也昔李綱建議欲於江南當其地淮襄爲家計孔明駐
漢中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類於近臣中
擇二人於荊淮建帥府如其前任二臣故事所謂自
立之具也又言虜必邀截帥臣竊以爲不可與上曰不
當與未幾對境果來索從臣劉綸李珏皆士不與上曰

眞其之論亦然時相方以爵祿籠天下士至有譽望盡
人折節營進反爲所侮公慨然謂劉公錡曰吾徒須沒
沒引去使朝廷知世有不肯爲狀官之人遂力請郡時
相曰其除在通判爲去也公合曰老親在長田間但知
太守之樂不知從官之榮除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
時山東亂離朝廷淌與文員通聘而士大夫多言五福
在吳公朝辭論國耻不可忘鄰盜不可輕苟安之謀不
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金陵旱蝗留
守適卧病公乞祠闕一稱大講荒政約當平使者李公
道傳共議李公至自池陽合詞之分所部九郡委三司

刻一十　九

公自領太平廣德李公宣池徽提刑令憲南康饒信
而建康以帥會留守發總餉論事公力從吏之於是
建康奏行如列城分畫既定通選一路僚屬籍人戶爲
五等甲乙出米丙自食丁糶而戊濟之朝廷捐米數十
萬石守令以使者切於爲民躬履阡陌家至戶到父老
歎息以爲劉樞密荒政之後所未見也公素與李公志
同道合謂諸卿司與爲善雖南康二郡區畫精密不速
然所及亦不少惟金陵用講行新留守至竟不發粟而
總餉自賑城中戶口焉時廣德守取其郡公再至其郡請
以撥到百萬斛米萬石救一郡之民且易糶爲濟未報

公與守臣魏峴議以便宜發廩委教官林岸賑給而劾
疏待罪坡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公抱道傍叛坡泣謝
曰此皆君定我輩未餓死者微公我輩相隨入此矣黃池
民旅訟頓省吏猾迴伺隙不決公令親鞫而未當涂郡
吏創大斛發司農斛斗不用公索而毀之新徐守林琰
為臺諫與眾聲援因守張忠恕規匿賑濟米公兩劾之
忠恕罷代以陳廣壽公言宣民遭涸守之虐自李道傳
承攝方有生意今忠恕甫去廣壽實來所謂逐虎逢狼
也廣壽之命遂寢公雖不容于朝猶以忠實懇惻為時
相所重雖積忤未至疏斥惟都司數入目為迂儒試以
事必敗及至江東益有民譽小人無所售其喙遂竹以掌
傷本輕藝司好名振濟太優之語時相不能無惑言
申請遂落職魏峴始與公共發廩米既為都司所嗾劾
罷林岸以撼公公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宮觀岸復官
都司怒無所洩徑從省中奏罷徽守詹阜民以撼李公
道傳而李召還矣江東二年凡上所劾冊及豪猾戎司
之饟以至太夫人誕日諸司所奉壽禮皆不入私家專
儲之以助賑施公雖在外挍歐陽脩自禁林出漕河北
上疏論兵故事附奏言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其滅
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今天下之勢無以異於政宣之時

臣嘗論政宣致禍其失有十京黼蠱上心一也貫俅蒙
攸啟二也簡忽天變三也以言為諱以論水災者貶謫諸
花石役作四也老成鴻碩不以蔡黨發削以邪等斥
五也豐亨館殿非奴事奄尹即賓附權臣之人六也邊
臣捷覆寇至不知七也改鹽鈔法利免夫錢八也聞廣
董師九也徇女真之欲召悔取輕十也陛下憂勤恭儉
無愧仁祖之風而群臣盤樂宣徽乃有宣和之習臣恐
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又二數年來誤國者不惟良等遂
有三誤厚既播越猶使吾宋臣子拜犬羊於祖宗殿廷
之下一也歲幣不遑是矣然不正其詞而護曰漕渠乾
涸二也上流制閫括拒流民來者勤殺西州擾戎戍程
孝暉一家於黑谷山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聲氣
談索然矣誤於前者不可悔懲於後者猶可為願朝廷
無再誤而已昔孫氏與乎氏皆能以江表自立國家帶
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吳晉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
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相顧失色不知所為
少定則又恬然矣國家平時尊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
見有毅然以勠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大懼也時議
以西掖召還都司尤忌公者密洩其語以相鉤致公曰
某雖不肖決不由匪人以進乃上此奏除右文殿修撰

知泉州郡以番舶爲命然商人畏重征苦官吏和買至
者絶少公蠲税額戒官吏毋得買一物雖諸臺委倅發
市物必申州始得奉行是年舶至者十有八明年二十
有四又明年三十有六征税之入遂及紹熙舊額秋苗
令民執槩兩造示姓名使自請然惟正公十册與公能
行之海賊王子清趙郎以十八艘横行且浸劫晉江縣
圍頭澚距州僅百餘里公調左翼軍捕逐撥發官王大
壽力戰無援與隊將秦淮等六人死之公爲文以祭且
請贈典于朝出宿中和堂討賊彌屬或言沿江諸㴱澳
民兵可用而同安管下烈嶼其尤也公議遣官勸諭寓
否賞嗅懲公用且請行得民兵四百舟三十二與官軍
犄角併拔之薄侯庭厚曰官民一體有功並論逐賊至
漳浦境内沙淘洋敗之獲大舟四賊首八趙郎者在焉
子清遁去誅馨賊于教場設王大壽位令其子剖心以
祭磔者三人殊死者二十餘人脅從者候械繫夫趙郎
自稱萴徼故闕于游孫希卻也斃于獄子清尋爲台州
杜門巡檢所禽詔以賊平增一秩公委僚屬徧行海濱
審視形勢創脩沿海諸砦增屯諸砦水軍復水教定巡
邏地分後皆可行左翼軍受守臣節制公所請也時相
生日四方爭獻珍異公大書閑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

忠益十二字以餉且將以書曰丞相勤身動政而中外
之心未孚願已空言而上大夫之情猶不能以自竭願
因某之言考武侯之爲勉其未至則功業日盛福禄日
隆不報泉多大家或席貴勢虐苦閭里公嚴繩其僕不
雖貴其主持繩之而不敢然始至郡之先達有田訟閧
公語自慊赞其契不復争曹公從龍貽書寓里曰此人
視守執如小兒宜謹避之傅公伯成方退居公每詣之
以移日虚心問政受其規戒傅公亦以世道期之除集
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前政積寛稍稍以嚴尤
留意軍政嘗謂夷狄外患盜賊内憂皆不可忽遂條五
事可爲上一郡長久之利一令屬城各做豫章於禁軍
内團結其强壯者别爲營且乞推行之於八路二抽江
州水軍人船十之三分屯興國之富池等處抽鄂州水
軍十之三屯武昌縣三移豫章城四總管鈐轄闕於統
制中選差州鈐將副則取諸統領以下之知兵者五通
廣贑於贑南安以弭汀贑贑子之害儲蓄未已以吴夫
人憂去官明年衡黄失守陞武昌縣爲壽昌軍其後盜
起南安延蔓三道竭國力討之數載始平人乃伏公先
見公嘗言所歷諸鎮惟江西惠利未有及吾民者有
遺根蓋開府僅數月云公性篤孝吴夫人嘗疾病公析

天而愈瞧詞之詞有曰願損臣算以延川齡盧叢之燼
未銷叢藥之功巳應其除泉守此告詞以祭忠惠公襄
便親爲比公在郡刻蔡公上壽儀于石歲時率家人奉
觴爲壽如此袁州民有毋年百者爲立壽母坊及孰老
毀瘠柴立侍妾壽逾六給事左右惟老兵蒼頭飲量舊
無筭自此終身飲不過濡口服闋除寶謨閣待制知潭
州湖南安撫使再辭不允對次對又不允赴鎮詔賜金
帶以康仁公勤四事勵其僚以周元公胡文定公父子
朱張二先生學術源流勉其士長沙自南渡初民自醞
酒而稅於官其法簡便至劉公珙討郴冦增親兵始量
從官賣私分臨户之利辛帥弃疾創飛虎一軍專未利
源奏改爲榷酤給事中芮公煇持不可而從至趙帥善
恭又榷焉曹公彥約修復舊法至安撫密公又摧焉公
奏自彥約行稅法每歲淨息率不下八萬餘緡視昔之
榷無大相過而不和糴不抑配不搜捕薪水之費官吏
之給皆十去其七而一定之息踵門而至何憚不爲部
可其奏潭人歡呼舊例秋苗斛面外有所謂拵撮米者
日增月益前帥定增爲一斗既增而拵撮如故每三撮
取七升公併革去之朝廷歲降度牒和糴州配之縣縣
配之民率三四户受一牒昂其價以市米每斛比市直

僅四之三公乞免降度牒不許則遣人貨於都城而自
任其折閱所糴纔十一會米貴遂止以乞米補其數明
年奏請罷糴歲春夏郡民艱食竭公家之力振贍既而
曰此姑惠耳郡有折糴錢本正苗也後折錢佐郡用闕
米則輸本色合正耗五萬餘石公別貯之名惠民倉歲
歲出糶倣張公詠成都之法什伍其民以相保受有罹
於罪與衆任糴保受同之因養寓教魏公了翁記焉又
以撙節錢易穀于總所得八萬石益以乞穀爲九萬五
千石散于十二縣置社倉百所其斂散息耗之法一依
朱文公所立條約具上其事朝廷皆從之著爲令又創
慈幼倉立兩義阡教諸軍習射月再按試前帥以官錢
付親兵回易又撥東西兩莊令軍中自佃公捐其租息
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者娶者給散有差定王
臺據一郡最高處向時元夕帥漕張飲其上諸營家揭
一燈竿杪爍若萬星數夕乃止公榜罷之置贍軍典庫知
壽昌軍朱寨建請飛虎軍戍壽昌且欲併致其家口
公力爭之朝廷不能奪江華縣賊蘇師軍去州十里殺
人巢穴接賀州公檄廣西共討平之武岡守司馬遵不
得軍情卒將宗等倡亂公劾去遵使僉判吳某攝郡事
授以方畧亂卒伏誅今上登極召赴行在未至除中書

舍人兼侍讀改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修國史實錄
院修撰辭免不允以寶慶初元正旦發長沙過家乞祠
不允給告一月六月辛丑入對上迎勞曰久聞卿名公
奏三劄一修子道正家道立君道略曰三綱五常者扶
持宇宙之棟幹奠安民生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
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夷狄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
興唐廢三綱而朔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
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
寶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
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

狀灼然本末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
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然興滅繼絕
在陛下耳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公奏陛下處變
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也
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
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
法上曰亦是一時倉猝公奏此已往之咎臣所以言者
欲陛下益進學修德以掩前失二乞收人心略曰太平
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
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

求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必求簡在帝心焉進以
重任不可輕也作名霅川之獄未聞有參擬于俚揀之
下者又如淮閫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
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
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
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
使一毫私意介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
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為
羞今貪濁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
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

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衰世者以亂言之箝揩有譏呵之
令或議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僇焉都城之民
摇手相戒完辭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三曰
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
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徵柴中行以恬退用
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危稹
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省記錄願勅伯成簡於內祠置
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又奏蕃宰舊德之臣不獨
人主賴其存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
踰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變封進忠言又奏長人

之官捐棄未聞以憤日甚上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
以革之公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明示人以意 又
問卿曾見有何廉吏以表守趙設夫對御史趙設夫首
祕閣蔡監司姜遵公手劄謝上因言往歲之師蜀楊長
孺帥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以對乞賜加咨訪
如公在道猶未聞游郎之訃以書達時相請以有官聞
淺見之人托納忠除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
時相既還聞其言至范村使左史楊邁來見問所欲言
又遣所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公但唯唯洎入國門都
人聚觀皆以手加額益見忌矣辭內制者四從之上移

淵五　十八

御清燕公因進讀奏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也仰
瞻楹桷俯視階墀當若二祖實臨其上又言陛下前所
居處密迩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也今宮閣之儀浸
備以一心而受眾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上曰當以
於微芒公奏惟學惟敬可存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維
持此心蓋理欲相為消長篤志于學則聖賢雖遠常若
與之從容游處天下之樂何以過此上曰朕在宮中無
它嗜好止是觀書又奏古者終設不處于內宜防微謹
獨見先帝於美璠向者日侍慈明今其見有時宜益隆
孝養又奏先帝視朝常在卯辰之間臣侍蠲陛二年實

所親見陛下視朝差晚上皆嘉納請對訓陛辭門至落
陵公廷美卒具陳其所以然因奏太宗於孝王於憐憫
惻怛盡其至陛下所當法又誦太宗聖訓曰同氣之親
不忍致於法又曰以廷美之惡豈當如此但骨肉之情
有所不忍觀此則親親之恩不可以有罪廢上頷之寧
考小祥詔群臣服純吉公爭于朝曰自漢文短喪至我
阜陵獨出宸斷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以
下蓋未之有惜當時輔臣禮官不能使在臣下執喪之
禮此千載無窮之憾也迨紹熙甲寅阜陵上賓從臣羅
點等建議乞令群臣於易月之後朝會治事權用公服

淵五　十九

黑帶朔望時節朝臨奉慰皆衰服行事大祥始除有詔
從之佐曹務及慶元初政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以
會要諸書考之群臣禫除從吉舊制也後易以升祔紹
興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其制四變
皆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佐曹更甲寅之制是
自遠而之近自厚而之薄可乎哉先帝臨御三十年與
同天地臣子號慟泣血未足洩哀帶不以金鞓不以紅
佩不以魚襆鞹不以文綉此於群臣何所損朝儀何所
妨即詔行在職事官侯大祥從吉諸路依已降行公既
屢進鯁言上虛心開納時扣以其負人望有主眷優誘

怵以禍福使附己公不爲動乃與少監洪咨夔公給舍王
塈偕章繳駁濟邸贈典且請追議其罪公始杜門求去
殿中侍御史莫澤疏語稍見侵公自請紬責章三上不
允竟以澤疏除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辭不允以諫
議大夫朱端常疏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疏降三
官先是右正言李知孝論公首倡邪說以其章錄榜播
告天下迨成大請加竄責上曰仲尼不爲已甚時相雖
怒不測公竟獲里居上保全之也初從臣推魏公了翁
庶僚惟業功咨夔胡評事夢昱與公議論略同時相折
簡言路曰禮侍強辯不已洪魏和之胡尤無狀故論列
交上胡象臺公與洪公皆逐而魏公亦有靖州之行
矣公歸修西山讀書記以六經語孟之言爲主而揚諸
子附焉諸老先生之言爲解經而發者附本章之注甲
記曰性命道德之理學問知行之要凡二十有七卷乙
記曰人君爲治之本人臣輔治之法凡二十有二卷丙
記曰經邦立國之制臨政治人之方其書惟兵政一門
先成丁記曰出處語默之道辭受取舍之宜凡二卷公
自退居究心此書博覽精思手抄日數千言紙藁如山
嘗謂門人曰人君爲治一門告君之書也以范唐鑑爲
法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它日得遂乙覽死無恨矣
又曰吾兵政一門而無此書天下方多事所以汲汲
成之又取周程以來諸老先生之文摘其關於大體切
於日用者彙成編名諸老先生集略凡七十有八卷又
以後世文辭多浮學者識其源流之正集錄春秋內
外傳止唐元和長慶之文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否則
辭雖工亦不錄其目有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
賦名文章正宗凡二十餘卷盜起汀邵蔓延數郡公
雖閑居爲倉漕二使者言陳倉部韡有文武才必辦此
賊二使者言于朝其後蕩平閩寇本公謀起陳公之力
也紹定辛卯慶壽恩復寶謨閣待制玉隆祠明年除徽
猷閣待制知泉州辭不允迎者塞洛陽橋深村百歲
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公曉士民曰太守去
此十四五年雖泉山一草一木亦時入思夢郡寄衰
病本不能出念泉人相愛之深勉此來欲爲此邦興
利除害復還樂土之舊而已謂官僚曰昔前帥長沙嘗
以廉仁公勤勉同官今所當勉無出於此今屬邑各以
崇風教清獄犴平賦稅禁苛擾四條揭之坐右海寇犯
境遣左翼軍將官貝旺破走之先是諸邑二稅或預借
至六七年永春德化二邑又爕於寇公入境首禁預借
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

太縣公謂民困如此求之當如解倒懸吾寧以一身代其責不以此爲悔也除張又辭能任事無細大必躬親之每據案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以爲大任公謂郡計州縣供力惠此民僅有政平訟理二事可勉苟有不加意即爲不治之州矣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宗子僅三百餘人令漕司與本州均任其責朝廷歲給祠牒五十助焉乾道又益三十焉後屬籍日增漕司上按舊額餘不復問祠牒亦不復給紹定末宗子至二千三百餘人每歲錢米本州自備十四萬餘緡而一司官屬與宗學養士尚不與焉公奏郡不可爲矣雖有材健之守智力無所施不過預借重催或抑都保代輸或估籍無罪泉民憔悴爲日已久惟朝廷哀憐詔歲給祠牒六十會故相死上始親政除顯謨閣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明日詔歲賜泉州祠牒增四十焉七宮宗子爲佛事以祝聖壽公書曰溫陵庶幾可爲矣以端平初元正月赴鎮戒屬邑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毋通關節任胥吏州倉受輸斛取樂費錢三百公減去六之五罷市令司毋得以官價市物革閩縣里正督賦之害建福興泉四郡貴糴乞回糴百萬倉米十五萬碩賑糶不俟報先發福州常平米均糶下三州劒州常平米糶建

州民未及飢食已沛然及上可其奏運吳粟補之海僑比歲役橫島嶼之民凜不自保公預於險要增兵船給糧械勸諭總緣後賊首相踵禽殄姦蔡方與韃將攻滅蔡城遣吏奏露布閣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公憂之封上曰自有載籍以來與夷狄共事者未嘗無禍而況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効未期根本之虞立見臣之所甚懼也新元以來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涂方開善類吐氣儻能持以堅忍守以兢畏毋姦聲亂色不汨清明倖臣懿戚不爲威福廟堂常公而無私臺諫有直而無枉則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致若乃釋樂成之業而覬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願陛下審之重之毋使臣竊知言之名四月除權戶部尚書與廟堂書曰比者一二言事官之除識者以爲四十年來所未有然正直之士不無矯拂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秉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如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可不懼哉昔趙中令有顯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謗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勳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今天下孰不知丞相用心

其何嘗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
所以增光德美又何傷焉時諸賢已盡收召公尚留外
服上見羣臣屢問公安否而朝堂寄聲者亦公謝曰前
帥半年而去郡計已背吏吾若求又忽忽而去此州益
瘡痍矣士大夫行者矣今中外顒俟歲月俾得展盡力
辭不允丞相復書曰聞公素發弘誓濟物願亟就道以
副中外之望六月發三山邦人競爲絲維以送白龍門
至舟次彌望數里不絕公歷一節四麾治以教化爲先
闢貢闈增學廩江東祠范忠宣公長沙新賈傅廟晉譙
王祠溫陵祠朱文公及林公攢蘇公緘于學而紀其不

當祠者三山迎聘耆儒月臨講席所至必搜訪人物天
下士鮮不及門其所薦拔後爲名公卿者不可勝數再
辭新命不允九月己酉入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
賢時襄閫代去江淮出師取三京王師果潰于洛陽退
守泗州公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主政是上天鑒觀四
方爲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格天天必命陛下爲中原
之主不然則天命將歸之他人臣向爲先帝陳祈天永
命之戒此説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
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
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其可

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
向背即天心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既竭民
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
之然塞賄道而倖進者尚存懲贓吏而嗜多者漏網江
淮軍興調度騷然宜戒郡邑掊刻停邊關科調此祈天
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
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
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
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材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
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

以迂闊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
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
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
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
願以收歛羣賢爲主又言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
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矣兢業戒謹尤當
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爲國元祐中康庶向治
惟羣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
爲戒每奏上輒稱善公言士大夫狃于舊習上曰往往
革面而未革心公乞選監司郡守上曰閫御所至視民

如子公巽謝又言恢復名義甚正但說捐不曾做得工
夫上曰朕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別紙進大學衍義
曰近世大儒朱熹所爲章句或問備矣臣不復思所以
羽翼是書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
之爲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
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
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人情者致知格物
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
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
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每條之中首
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有發明之
論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輙因召對以獻因
奏推臣之時斯周成習講筵官亦然臣記一日講官講
易蝨爲姦言臣深不平欲闢之又恐紛爭傷事體退而
自咎若使程頤未亡當此必與之辯上憮然公奏陛下
須做致知格物工夫於天下義理無不通曉則姦罔之
言自不敢進臣於是時便欲纂集此書上裨聖學緣去
國不果閑居八年方克成書上喜甚曰此書便可進入
衍義即乙記中人君爲治一門以唐鑑爲法者上又問
福建鹽法公奏此致寇之本也福鹽溯流至劒邵又自

邵溯流至汀既難且貴所以汀人每私販廣鹽以其自
潮梅來者頗近且賤也而禁故止販者千百爲羣皆挾
兵械官不能禁名曰鹽子賁與盜無異臣叨閫帥深欲
更張緣事隸漕司方與漕臣袁甫商推而臣與甫皆召
還遂不及爲公自三山道家飯于仙遊山青詞云既不
敢矯激而近名亦不敢低徊而徇利惟罄集精誠庶幾
於感悟而密陳忠益冀見之施行奏篇既出或疑其激
烈不及前時公笑曰吾老矣豈更効後生求暫名直須
純意國事期於有濟耳然至於啓沃經帷獨罄關論則
外廷固有不及知者乙卯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再辭不允韃人遣王檝來通問公言不可恃此緩於修
備十月乙亥進讀大學章句從公請也上曰自此望卿
時迪毋或有隱又問韃使來聞外議頗紛紛公奏兵交
使在其間今或欲卻絕或欲拘留皆不可行但當以禮
遣之萬一露遂和之意卻不可信己卯進讀知至而後
意誠章公奏非待知至方誠其意大學必以知爲首者
須了然見天下之理此爲善此爲惡此爲正此爲邪則
私意邪念自不敢發願陛下自今對儒臣論經史與大
臣議政事若省閱章奏之際聖意有所未安不妨反覆
論難考究須見得義理分曉可否利害明白方是格物

方能致知上大悦曰卿所進衍義便就今日進讀公奏
進本已入禁中而經筵無別本則以未辦爲對俄有内
侍捧進本第一第二帙而前上曰已在此矣公再拜謝
時以比司馬公自讀通鑑云既展卷讀畢上閱楮價曰
低皆是監司郡守不留意公奏物少則貴多則賤少減
印造可也恐有以嚴刑峻法爲言者切不可用上欣然
聽納王檝言其國欲和公謂和之一字易於溺人遠則
宣和近則金虜皆墮墜也檝離虜庭已久所得觀酋之
語在吾國未進兵之前我既進兵在彼豈復更守前說
自古未有受人之兵而不報者檝與劉溥鄒伸之諸人

之語不無涅合惟此閒有云韃相移剌楚材曾上平南
之策與王檝議不合又云李寔獻策韃酋勸其先謀犯
蜀順流下窺江南凡此却似實語願朝廷於其語之涉
虛者勿遽輕信於其語之近實者深念而亟圖之時邊
臣尚欲深入公言是以前月之敗爲未足而又求敗也
又欲羈縻泗宿漣海壽亳蔡息唐鄧諸郡公言新復之
疆如的然可守尚恐虜由他道擣吾腹心雖能堅守數
城無救於敗况未必可守乎又言進而退師老失衆多
蒙蔽不言宜早覈實塡補甲申進讀明德新民二條因
及顧諟二字古注謂常目在之朱熹深取其說陛下君

知天與時不暇觀人君雖欲一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
可得又言陛下親攬更化甚直一時悚動未幾又復
玩弛未能作新士大夫何以新民雖使久留公進吳越
故事以諷略曰言萌之口藏鋒刃於節發也禮殺之卑
設機穽於履舄也斂兵退去鷙鳥將擊之形也委地不
爭芳餌致魚之術也上曰此說極是十一月癸卯進讀
格物致知章言前日鄭虛止見得理之一偏此物未格
知未至之故也今若一向退沮自安又墮一偏須知前
日不合輕敵今亦不可畏敵論誠意章引詩人稱文王
之德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漢成帝臨朝若神其在宮
中則湛于酒色委政外家惟陛下法文王而鑒成帝焉
辛亥進讀忿懥章引朱氏語上曰如此須如槁木死灰
可也公曰不然聖人不能無喜怒哀樂但要因事而發
不可先有此横在胸中若都無此四者則此心遂爲無
用之物釋老之學也論衛莊公唐明皇事曰莊公惑嬖
能而聽嬖人明皇遠正后而寵嬖妃卒召禍亂願以二
君爲鑒上亦無忤色癸丑進讀脩身在正其心章曰前
玉音有槁木死灰之問公退思之心當如明鏡止水不
當如槁木死灰鑑明水止其體雖靜可以鑒物是靜中
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如此若槁木不可生死灰

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矣心者所以具衆理應萬事妻之無用可乎論繼絶世公條陳古今興滅末引漢宣帝封昌邑王賀詔曰骨肉之恩折而不殊言雖有斷折而無可絶之道臣恐同姓近親豈無絶世而不祀者惟陛下訪問爲置後焉己未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壬戌進讀因言兵興之後三陲戍守方殷當此大冬陰寒之時窮閻委巷有飢凍踣僵之慘極望絶塞有風沙眯目之悲願擇良吏時賜以撫綏之癸亥以已見求對言難人歸我之深其思報也必力舉兵愈緩則其爲計愈工我方創艾前事幸其實有愛我之情豈不誠哉須自強以亢國母自沮以畏敵又言王檝挾金使例冊自隨小使敢爾他日使介果至何以待之又聞檝求金帑以媚其妻妾若從所請何異故相以侈服遺逆全之妻而畀其不叛也上笑曰此舉極末是又奏乞用藝祖孝宗閱武故事以作士氣及選東朝士通明詳練者數人分治邊事凡三邊山川險要將帥能否士卒衆寡糧備虛實各令討論朝廷擇而行焉因言先朝內郡專任軍實近臺臣李鳴復郎官鄭寅各論此事乞行其言置司考覈爲犒師之備十一月丁丑進讀畢乞御寢朝諭邊臣飭備因言神宗留意邊事夜御燈火作書賜邊臣上曰高宗孝宗亦如此公奏孝宗於民事亦然至歷數郡皆有孝宗親筆石刻或問麥禾或問旱潦雨雪或問街市有無遺棄嬰兒孝宗一念止在生靈故勤勤訪問願陛下以爲法辛卯進讀大學末章引董仲舒之言曰皇皇求仁義大夫之意也皇皇求財利庶人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君子之事也負擔小人之事也居君子之位而爲小人之行故相彌遠是也位冠百司而獨貴朝廷之官爵貴極人臣而操奪平民之貲產貪風翕於上汙俗成於下舉世之人皆趨於利乎居則欺君以自售張禹孔光之於漢是也有難則賣國以自全華歆陳羣之附魏張文蔚楊涉輩之從梁是也其君若不奪不饜如莽操之所爲故大學於末章明義利之分孟子於首篇嚴義利之辨惟明主在上亟思有以返之又奏已見論致壽之道五一無逸則壽二親賢則壽三以孝奉先則壽五有德則壽末言仙經萬卷不如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静壽之兩語時近天基節故公有此疏一年元日太史占風有兵起之兆公言兼黃昇楊倒闢釁隙浸萌此大可慮宜勉以康顧李郭之事又言河北州郡非北兵北將不可守宜抽回南兵厭後邳徐諸郡失守唐鄧亦繼叛卒如公言丙辰夜進讀奏已見言風起

乾位月犯太白晝見爲兵象丁亥嘉有應天以實不以文
夫無不敬思無邪陛下筆之宥小者也持敬焉而有以
害之正焉而有以消之雖至昔時發於以金字日接於
目非實也用人聽言陛下嘗詔之自辟者也若禮之而
所縕不及究容之而所陳不盡於此鋪要龍之武日接於
庭鳳凰之鳴日聞于耳非實也惟陛下本之心脩之身
推之於事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觀美者又乞命
兩制近臣或兩省都司官二三人看詳端平以來奏議
撮其要語各從其類凡關於君德帝學者進入禁中關
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密院繼今臣下章奏悉用此法

廿二

陛下與大臣擇焉上嘉獎又曰近觀卿所上殿奏劄子
可見愛君與張九齡同意又曰士大夫少任責者公曰
亦是不曾入久要之以事又問有辭職者否奏曰詞臣中
惟臣要退如趙汝談洪咨夔吳泳皆辭職又臺諫亦多
辭職上曰卿眞心體國朕所嘉歎又曰煩卿典領文闈
新宿弊收實才公奏謝又曰科舉之弊極矣如傳義被
書不可不革又曰致君澤民卿之素志侯典舉畢當大
用卿欲退上留者三既歸得旨宣論卿所論張九齡事
甚契朕心今以御書九齡進金鏡事一軸賜卿公奉表
謝已未差知禮部貢舉公先有劄子論文弊乞專以醇

正質直取士其涉譏怪者黜之是歲場屋稍嚴突疎不
學者多望風而去挾書絶少公旦起必焚香禱天願得
忠良平實之士爲係後異之材考校必合論策以觀器
識其間有風切時賢者公批其卷云諸賢當爲法受素
向時知舉皆先立已見定高下去取惟公使參詳點檢
各自伸其見然後徐徐商以議論之公所取多老成實
學困於名場者拆號同洪侍郎咨夔王殿院遂奏事乞
於科舉之外訪求遺逸二月戊戌感疾謁告乙巳除參
知政事同提擧編修勑令經武要略再辭免不允詔云
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甚憂之夏侯勝謂必痊果然後

刊 子 十　廿二

遂至相朕之賢卿其於宫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
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黄門召見卿矣乞
祠御筆再給一月己丑三乞祠辛卯除資政殿學士提
擧萬壽觀兼侍讀辭不允五月甲午疾亟乞謝事自中
大夫轉一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是夕薨年五十八公
氣體素強然平日勤勞不能自逸非躬理者書即憂念
世事脫守泉福勿悴滋甚前者趨召道中刋修衍義雖
閉户服藥舉筆流汗不以爲疲禮闈考閱數覺頭旋亦
不經意出院賓客雜集新進士來謁人人與爲禮得疾
之日猶對客至暮二鼓後風眩忽作病中猶夢與鄭左

同寅論指撤旣而小愈延講官徐君清叟至卧內令奏
上前求去上固留之且遣對大臣講讀官問公疾今何
如宣見王色丞相數遣人諭上旨公感上眷遇故不敢
决去每指公言曰天知此心無一點富貴之念屬疾兩
月日常冠帶起坐易簀猶神爽不亂遺表聞贈銀青光
祿大夫上震悼輟朝士大夫無親疎遠近莫不相弔都
人往往失聲痛惜如元祐之喪涑水公也喪歸八月壬
寅葬于縣南十五里珠林配建安郡夫人楊氏太中大
夫圭之女公方丱角太中公奇其風骨許以夫人歸焉
翁婿因義甚篤後同擢第夫人尤賢先公二十四年卒

子志道承事郎新監南劍州稅務孫某公內行早至於
倫紀最隆奏薦先弟後子弟德林猶子以道務道皆公
所任也自豫章歸未有居室先築精舍以奉先塋旅睦
亭自記之曰凡人所爲薄於宗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
本一也誠知其所出之本一則雖由長爲而功由功爲
而緦由緦爲而至於無服之親譬之巨木百圍枝葉雖
疎而根幹則一豈容以異觀哉事叔嫂姊孀孤甥里中老
病之絕待公舉爨者常數十人律己清苦雖貴無餘貲
自長沙歸始有卑山新居又越數年聽郡乃具學易齋
共極堂但卑朴無華飾負郭游產皆出下堂捧賜後出

審入後無所增益常以廉儉誨子作指衣銘焉公少以
文詞獨行中朝所草大誥令溫厚爾雅才高樓公鑰賞
重立螭以後言議出處動關世道課書傳四夷名節暴
當世三十年間天下莫不以爲社稷之蓋臣道德之宿
老故於其爲學士也惟恐其不秉政既得政惟恐其不
久于位皆曰道之將行斯世之欲乎治矣而天遽奪之
烏虖悲夫公博極群書而精勤不已垂臨一代而執謙
愈甚聞人之善忻慕獎譽自以爲不及也聞人不善顰
蹙嗟意猶冀其能改也故君子宗之小人亦信伏焉常
以窮理致用四字勉學者有新第者請益公曰讀好書

做好人而已每謂其徒曰一生短千載長不欠名位止
欠德業公之學本於誠敬因孟子夜氣之作而知曰晝
所爲其本在夜故操存之功於夜尤嚴必寢必肅如臨
君師作夜氣箴焉中年猶謂戒謹恐懼之意多而優游
泮奐之意少乙酉退閑探道專一始覺清通和樂入臆
玲瓏嘗曰天壤之間横陳錯布無非至理雖有道者不
待窺牖而燦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怡靜壽
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則天道至教亦昭
昭焉可睹也晚集聖賢之語爲心而發者曰心經作贊
焉略曰意必之萌雲捲席徹子諒之生春嘘物茁盡公

原缺

之所造至是深遠矣其記兆堂之言曰始吾果蘇於己
若之不忠也故立朝不敢不以父事君君嘗長人者之
不仁也故居官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掾作吏之屬
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為長吏必思所以通下情嘗
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帥一道而
於使者之命未嘗敢以勢屈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於
其所屬不敢以毫髮干焉大家而陵細民吾嘗不直之
故於鄉黨鄰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公之直
內以方外如此自出身事主忠國愛民纒綿固結不以
進退易慮每謂近代名卿如了翁梁溪皆以得罪謗辱

為虛幻而以濟時及物為真實自泉而福則恨不得盡
力以謝泉人自福造朝又恨未有以及一路天子將舉
國以聽之矣而公則曰諫行言聽雖為從臣可也否則
倘國終始如一非至誠而能若是乎公生後於朱文公
而自謂受先生罔極之賜資深守固異說不能入晚歲
論文尤尚義理本數化於古今之作視其格言名論多
者取焉若徒華藻而於義無所當者不錄也所著書外
有西山甲集若干卷對越集若干卷翰林詞草二卷其
政事則有江東救荒錄若干卷清源雜志若干卷星沙
雜志若干卷公既薨上思之不置御筆令有司議謚以

雪窻先生文集二卷

（宋）孫夢觀撰

附録一卷

清初鈔本

雪牕集二卷附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孫夢觀撰。夢觀字守叔，號雪牕，慈谿人，寶慶二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後求外補，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乃明嘉靖間其裔孫應奎所校刊。有劉敎後序，云集凡二卷，曰奏議，曰故事。其誥贊誄文爲附錄一卷。故事者，徵引古書於前，而附列議論於後，更番進御，因事納規。同時李曾伯集亦嘗載之。蓋當時體制如是也。其奏議自嘉熙庚子以迄寶祐丙辰，正宋政極壞之時。所言皆切直激昂，洞達時務。如謂理宗能容直言而不能用。又謂士大夫有寬厚之虛名，非國之福。尤切中宋末之弊。視當時迂腐儒生，高談三代衣冠而拯焚溺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雪窗文集叙

古之君子之于言也求盡其心而已矣以宣志而達猷也君子蓋慎之言行于君[illegible]利大之可以謀王經世次之可以格事勸功飾詭而遠實遂物而隱情則狥冨貴者之所以自壞也吾讀雪窗孫先生之文而知君子之心矣先生〻于宋季事穆陵其立朝議論有格對有概納有建白有論進故事忠愛之真所以志也予見其拙聰納之原辨忠邪之界闢得失之故極

興亡之幾焉耳是故人主能審于其言而治可幾也知聽納之原然後可以廣善也知忠邪之界然後可以論相也知得失之故然後可以更化也知興亡之幾然後可以令危也其言抑而不阿抗而不激悖故而不迂練務而不瑣有數與之達焉蓋先生不以利害怵其素故其言盡不以嗜欲詘其剛故其行危鄉貴柄朝可以藉位而府而先生弗爲也屢承邸敘而終身爲踈嘗晉恭法從位未紓其用時未殫其言然先生之心則罔不盡矣斷國論者可以徵謀爲稽行實者可以徵節爲識道術者可以徵學爲信先生之爲君子也嗚呼穆陵于南宋可謂僅治然多怠内訌匪人外附動色于殘金之既殄而忘大敵之壓境也蓋先生獨懷隱憂而舉朝方然泄〻其何望于諒先生之言矣先生裔孫文卿甫思斯文之或湮也將傳之梓自江陰走書金陵俾埕叙埕惟先生之賢雖先昭史冊然世更二代年歷三百而爲子孫者能寶遺編而不墜

使夫喬木增蔭流風敎穎則孫氏之賢可徵矣祖宗有美而弗知〻而弗傳可謂賢乎孫子吾近閱邑志則先生之名無聞焉乃知考獻難諉大獻易缺今日之傳之也吾得無憾憑乎文卿肖吾浔也舉進士爲給事中以言落職恭江陰是無忝其祖云

嘉靖歲丁酉九月丙申

賜同進士出身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陳埕撰叙

雪窓先生本傳

宣文閣授經郎文林郎兼經筵譯文官危素奉勅撰

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桂陽軍教授淛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爲武學諭輪對言人主聽言不容有所悖尤不容有所玩悖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差通判嚴州主管崇道觀召爲武學博士太常寺丞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

少監知嘉興府仍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欺罔之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珠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滋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改知寧國府獨蠲減賦無實之入者盡歸于公帑户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闔郡皇駭莫知爲計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匄祠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所遣官聞之夜遁他日夢觀

去寧國人言之爲之流涕丞相董槐乃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悅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内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逃其拙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蠲廢幾郡國家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言遷大府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兼權舍人起居郎八上章辭免以監察御史

吳燧論罷直龍圖閣予祠校秘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公事甫至官即復召爲起居郎兼侍右侍郎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蓋切以罷賂彰仁賢遊貨財偏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既易相之後弊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誰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蠲租稅省刑罰郡人徐清叟蔡抗以爲有古循吏

凤氏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
也俄而夢觀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帝
悼惜久之賻銀帛三百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
義所當為奮往直前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
而重名節云
論曰陸持之學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喪徐鹿
卿論議明達克施有政趙逢龍之清操汝騰之
不拔孫夢觀之平直洪天錫黄師雍徐元杰李
伯玉皆忠心直言不避權勢孫子秀政績著見
皆當時之傑出云

雪窗先生文集卷之一

宋通議大夫守集英殿脩撰致仕贈宣奉大夫孫夢觀著
明賜進士禮科給事中出知直隷江陰縣事裔孫慶奎校刊

奏議

庚子輪對第一劄 聽言

臣一介踈庸濫叨儒紱誤蒙恩命分論右庠茲
因輪對敢陳一得之愚惟陛下裁幸臣聞切直
之諫人臣之所難言而人君之所難容也蓋嬰
鱗之患從古所戒而受人臣之盡言者惟明主
為能恭惟陛下不自神聖樂取諸人以為善自
登大寶十有七年炳丹之奏不知其幾什百矣
臣不暇遠舉姑以近事言之旱暵為雪下求言
之詔真從諫如流之實德也改元更化下追悔
之詔真改過不吝之盛心也士生斯世孰不欲
披肝瀝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明四目達四聰
雖堯舜之世不是過也自昔人主諱聞直言于
是有謂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者矣今奏疏
有曰箴戒之切不能止醉歌之訌溺愛之偏莫

能掩道塗之議而陛下未嘗罪其言之過于直者自昔大臣多護己短于是有專攻上身傅會失臣者矣今奏疏有曰頃藉去就自作于禮義廉恥之維曲意調娛奠洪于陰陽內外之際而陛下未嘗恚其言之幾于訕也雲南喪師反以捷報昔有以此而潰于危者矣今乃謂淮襄一百餘州三分失一而任其自如川蜀五十四郡一擲俱亡而聽其自若固未嘗不及于境土之日以蹙也山東盜起謂不足憂者有以此而速

于亡者矣今乃謂江陵之捷方急而毗陵之閫繼作毗陵之閫未已而青陽之寇已聚固未嘗不及于盜賊之日以繁也或有言諸夏瘡流天降衆異者矣或有言茶鹽更法和糴科抑者矣或有言民不安居而至於散民不得食而瀕于死者矣不寧惟是言國步多艱危機交急者有之言事會已極政弊已窮者有之言何等氣象見于京城京輔者有之殊其性言雖偏以舉憂治危明繫鄰于激昔劉蕡一策當時考官猶以

為嫌今陛下不惟赦之又優容之略無諱忌此非漢唐以來諸君之所可企及者也然危證存臻壞形層出有如群臣之所奏幾于禍至之無日宣其言果無補于事功歟大抵人君之聽言固不容有所悖尤不容有所玩悖則雖有言而不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今日之失毋亦陛下容納之量雖闊而施行之意實少警悟之机雖生而翳吝之私難絶有乃訓而未克遷有所聞而未能尊故雖日聽盈廷之議而莫有執

其咎者不然憤悱之心惜然而作將卧薪嘗膽可也將朝不食夕不寐可也將無日不仲儆国人于天命之靡常而民生之不易可也尚忍坐視天下之駛之至于此極哉臣雖暂叙天亦何益狀惟陛下少賜清燕之間犒閱奏篇擇其切于今日之急務上關君德下關民命者剛決而力行之庶幾天命之將絶者可續人心之將去者可追不惟足以昭吾君聽言之實而又足以激臣子敢言之氣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

陛下睿神

第二劄　分别試

臣恭惟國家南宫試士與以從禀臨以臺臣事至重也爲士子者窮日夜之力幸脱于筆硯間不可數計也幸而得與計偕蓋有數矣又幸而無疾又幸而無故則重趼來京誰不覬夫旅進旅退而角勝于鵠立之場不幸而蔑筆之親仕于中朝或司文衡或司簾外拘于條令則例皆驅爲别試之歸天爲之宗族者困所不論甚者

雪窓文集　五

毋黨甚者妻屬稍涉於服屬之末亦皆不免别試且夫平居未必露其餘瀝之潤自服而勞自中而還及來省闈禀望遥隔聲律之習稍衆猶可覬倖其間蓋有試一經而四三人者六七人者纔有出類之才句于額而不可得則私相告語以爲何若自接一試于陸沉之域涕泗送旅之中怨詈有司之室間有飲氣而疾遂指情親爲仇家者人之常情豈不愛其宗族愛其親戚于是一遇差官或托他故或祈幸免忽被選差則彷徨而失所措不知朝廷果何憚而不爲之處也紹定五年省試今鴻舉甫舉人因避親人就别所混試所取員數幾四十人士子既無孤經之患有司又無避嫌之憂不過撥大院差官之數及取士之額耳于朝廷初無所損而上下惠蒙其利成規尚在可舉而行此去省試不遠欲乞聖慈下臣此章送禮部看詳臣不勝拳

丙午輪對第一劄　結人心

臣一介書生比叨膺瀛分踰石渠獲侍天顔曾

雪窓文集　六

邇來議疏又負丞宗寺攝事整曹次當陛對敢陳一得之愚惟陛下裁察臣聞國之所恃以立者民也民不得其生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盗賊公行莫之或止此非昔人之所以擠于世者耶海瀕遐遠不霑聖化猶或有之近而幾甸白晝剽金此何景也績衣之使至煩臨遣而猶未聿其臂弓腰刃之習設或加之師旅因之飢饉則又將何以處此流離之子攜負相屬今且衆、然于江之南矣襄者朝廷頗以爲慮或遣朝紳

戎戎郡縣必欲寬其安宅而後已誅國之人失
于區處非從之費未嘗均節猶于此而屯施爲
則遺至于今宜也今期年矣玩視習聽似已相
忘于度外陪都之邑近幾激變則其他僕[?]而
發者直需時耳彼其退無所歸進無所倚豈能
枵腹而聽其自斃天相國家則亦幸其僅爲小
盜而已且使闢之淮甸之間兵不足以衛民啃
騎突來蘇聞寒者春夏之交驅掠我馬牛裝累
我子弟哭声振天聞者惨如也國家平時高爵

重祿以奉邊將美衣豐食以賂邊兵一旦寇至
縱之俘掠此固不容于誅矣然臣之所謂大可
慮者則又不止是嗜利嗜殺夷狄之常今乃以
吾女之閑于紡織者而使之縫以吾丁壯之業
于經鬪者而課之以耕以吾藝事之習于舟車
鐘甲者而役之工重捐金貝以易之廣置田廬
以安之生聚教訓幾欲以中國之民反害中國
而吾民乃困于盜賊困于流離居則無以衛之
生則無以養之是殆類于爲淵敺魚者夫有民

斯有土民不之恤何土之能保吾方　　彼方
耕桑吾方困守彼方迭出吾之民日以翦焉彼
之民日以富庶吾之國日有鋒鏑之憂彼之國
日有驅掠之利既據我襄蜀矣又擾我淮甸矣
又声言襲我廣右矣我日以弱彼日以強士大
夫方且豢于燕安鴆毒之域略無秋豪存臻之
意徒幸夫祖宗之所以得天得人者尚可憑藉
苟爲偷安以覬吾身之不及見不思危逆遑遑
危机已露日星雷雪之變今歲特異殆若與事

變適相符者火已及燃若何而不爲之痛哭流
涕也先民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
諸陳亮舉以告孝宗皇帝以爲今世儒者之所
未講正此謂也嗚呼人民吾祖宗之人民也天
下吾祖宗之天下也聚散離合之机間不容髮
至可畏也吾君相其可不旰食乎然臣竊謂盜
賊之變是緣懷之而已耳流民之變是安集之
而忽耳吾祖宗受命民無以誕保之而誘之來
歸乃出于犬羊腥膻之類想其引領南望之心

天地鬼神之所痛也為民父母其忍付之無如之何而已哉有頑無貳不為不義丞者涵能有幾萬一含其畜養習其風土挺戈反噬將有撫我虐我之分事關宗社未易輕言甚非祖宗在天之靈所望于陛下者也陛下而一念及此則凡上而君德下而民隱內而朝綱外而邊備其得以玩心處之乎臣不敢泛舉以瀆天聽惟陛下毋以為迂愚而忽之則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貼黄 推邊報

臣聞兵詭道也在彼者我可知在我者彼不可測則攻守可以制勝狡焉猾敵擾我邊陲自間諜不精而倏去忽來皆不能以豫為之防吾謀亦已疎矣甚者即閫之中明廷紳之奏請所以為國圖之計者則夫人皆知之不幸而有漏師之人則彼得以窺吾動息諗吾堅瑕軍志之所謂先聲後實者反足以鬬吾之机閑矣幾事不密恐非獨害成而已也臣愚欲乞自今以後應有言及兵事者付之備府密為區畫特免報行庶幾有合于宥密之義惟陛下裁幸

第二劄 通鹽楮

臣聞今日之急務莫理財若也生財之路窮獨倚辦于楮與鹽耳楮之為數近如敕書所奏稱者已及四十二千萬新者已及二十三千萬方來者偽造者盡又不知其幾多則賤少則貴理勢之所必然者今新楮之價較之下方亦且劑于裒之半矣稱提殆幾無術毋已則権之以鹽筴乎爰自鈔法屢更民鼓滿腹主為高價商旅

不行作鹵之地鼓庶克積課國者國書建損價求售之策矣或者乃謂累而計之所損不少嗟夫損者固不少矣不知通此以往所損其不益乎淵下作鹹易復其性積藏日久既往有司稀覃則消折之咎孰執責價亭下適者逃矣究詰司存舊者新矣此其患一也食鹽之家止有此數熬波所出額亦有常陳陳相因無所發泄縱于此時損價以售則食者有限外此何需非惟舊鹽虧價而新者亦與之俱失此其患二也官

賣之價既窮則私鬻者愈得以奪其利積害之額既折則續納者必求以補其虧此其患三也朝廷方窘于用度之不足而寄命于鬻官之楮苟若損鹽之直使之流通于積滯之餘則商者願出於市可使亭丁無失業之憂可使官吏無虧額之患可使姦民無販鬻之私可使異日新鹽之價不至于相因而愈損鈔法漸通國用漸裕或以之裁造新楮或以之收換舊楮一舉而數利兼執事者何憚而不為此也不然私價猶

故商人巧于心計者必不肯為無所利之舉矣昔者蘇軾進策先朝以為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亦謂使今日而無積賒之鹽則亦將行價而沽之乎臣竊料及今而損其直猶可為也日復一日價日益損鹽日益消二者將胥失惟陛下亟圖利之

戊申輪對 論寬厚之獘

臣聞士大夫無寬厚之實德非國家之福也士大夫習寬厚之美名亦非國家之福也夫寬厚國脉之所恃以立者也苟惟習于其名而不察其所以然則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漢初諸臣議論務在寬厚因循綿遠終必賴之而或者且謂後世多行之者非也國朝以仁立國列聖相承恪守家法社稷靈長之計在此而不在彼也比者大化既更正人在列一時敢諫之士孰法之臣稍適于激相維引去于是意嚮潛移氣象隨異上下相仍遂一轉而為寬厚之歸矣國不害于政也時患今之所謂寬厚者非古之所

謂寬厚耳司馬光上言于仁祖之朝謂景祐以來國家怠于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多行姑息之政且當是時朝廷清夷群臣輯睦宜若不容少貶而光所憂乃在于此矧今國勢日輕民生日蹙變故日繁疆理日削人才日少財用日虛而士大夫乃欲習寬厚之美名得乎臣竊妄謂今日士大夫之習俗性〻謙沖退託之意多而運量把握之意少懲創悔尤之意詳而奮發激揚之意略因循苟且之意重而作新

振起之意輕含容隱忍之意厚而是非可否之意薄未必有常思之心也而不敢任怨未必有好名之心也而不免惧謗風憑之他迫于掴侍未聞有一疏而攻一椓者封駁之司亢于宣論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奉三尺法職也或至于循弊倒以患于僥倖忘私公義也或至于狗人情以為圖獻宜乎在外者習見內之積輕于是而懷玩侮朝廷之心在下者灼見上之慢容于是而進動搖固是之論威弱而人不以為

畏則謂其不至已甚也恩褻而人不以為恩則謂其將以貿靜也故此不已習以成風法度必且陵夷紀綱必且淪斁禮樂教化之具必且廢弛職分之所當為者將有所避而不肯為天下之所不容不言者將有所沮而不敢言矣習熟見聞視為常事旁觀袖手莫肯誰何原其寬厚之初心豈知流弊之至此事勢所趨亦有不得不然者蘇洵謂久而不治則將有大于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于不可救止者案之

矣惟陛下奮乾之剛行夬之決明詔二三大臣群工百執使之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有含洪之量者濟之以直方之志有溫柔之德者加之以容察之功必如富弼以盡革家弊之心為心而勿以生事為戒必如歐陽脩以執奏白批之心為心而勿以賈怨為懼必如張浚以控制諸將之心為心而勿以召募為憂剝破牽制之心洗滌弥縫之習不必一于任怨而不可無不避仇怨之力量不必輕于紛更而不可無改紀其事

之事功一轉移間神觀頓復則寬厚之實政得矣不然漢之所以基禍者正是物也可不畏哉可不懼哉

戊申輪對箚一 論消沮之弊

臣一介疎庸備員亞監兼領郎曹三入朝班涓埃無補茲因輪對薦控愚忠臣聞事物之变有條于至微而不可不察者消長之机是也善于覘國者不觀國勢之重輕先觀吾道之消長方吾道之日長則國勢雖輕而終必重及吾道之

日消則国勢雖重而終必輕群枉盛則正士消
劉向所以知漢之必衰聽小人則君子道消陸
贄所以知唐之必亂消長之机至可畏也恭惟
皇帝陛下親攬大綱更新庶政登庸舊學俊異
相摧收召諸賢盡寘清要天下孰不改視易聽
曰此小人道消而君子道長也然臣竊迹近事
似于否雖傾而泰未開陰雖衰而陽未盛小人
之声迹雖寂而君子之事功未彰得非小人之
道未嘗日進而長而君子之道已自不能不日

退于消沮之域乎請舉其大者言之論道經邦
不親細務以身狥国助理萬机宰相之職重矣
陛下欲還政柄之餘似有獨運天下之意造命
不盡由于中書密旨或間傳于省府則謂臣等
将順之而不暇者宜也故其一吏當除動嫌親
故不肯以除官八百之事自任一獘當去即疑
怏怨不肯以盡革衆獘之志自期則廟堂之意
獨凡于消失言及汞與天子改容事間御廟宰
相侍罪臺諫之言重矣陛下于作逐臺臣之後

似有輕視言者之心月課或泯于留中風旨或
承于面命則言十事而去五六者宜矣故其論
峻不行則泯然而已未聞有十九疏而論一章
事者言事不報其具文而已未聞有力爭不得
而請解言職者則臺諫之風未免于消矣指揮
已降許以封還除命既頒俾之駁奏給舍之權
重矣陛下有留賢之心而不能無疏言之病疑
其駁正則宣諭以先之畏其固執則改命而行
之銀臺一司自謂失職者宜矣故其封駁之報

至屢月而不見于郵書又安有援例而論清臣
之不當过者繳納之上或中命則復為之書檳
又安有三舍人不肯命詞者則給舍之氣節尭
于消矣推原其由臣竊謂陛下有立賢無方之
公而未能盡無亦欲除吏之私有總攬權綱之
得而未能盡無政由中出之失百司庶府非不
知力陳時病之為患而不能不以直言去位者
為戒非不知痛懲禁倖之為當而不能不以執
法見件者為疑臣之所憂實在于此而又有大

可慮者爲易稱否泰之反一以消長占之此消彼長不能兩立吾道日消則必至于下陵上替外重內輕道揆不明法守濫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矣況今法度不脩紀綱不肅外而帥閫萬一玩視朝廷則誰爲陛下之張浚樴而近習萬一擅作威福則誰爲陛下之杜衍下而小人萬一動搖國是則誰爲陛下之王嚴叟此正賈誼所謂陛下雖賢誰與領此者也可不慮哉漢時有宰相而反詘于左右之嬖諂

者卒以基後世近習專權之禍唐自諸道良之選中外以言爲諱者幾二十年然則公卿百執之間其可使有一毫消沮之氣象哉臣願陛下明詔任事言事之臣各揚乃職爲宰相者必曰朝廷用捨安用我爲、臺諫者必曰受旨言事實所不敢爲給舍者必曰不經門下臣爲失職則朝廷之上庶乎可以振揚風采而無依違牽制之患也不然劉向陸贄之所深憂者啻今日所當鑒惟陛下裁幸

第二劄

臣聞漢王吉有曰公卿未有建萬世之良策其務在于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臣竊謂今世之士大夫求其留意于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者亦不多見也夫以縣遷數易之官而御夫長子孫之吏已不出其上下手矣重以遲食自公之餘多欲取暇而姦吏愈得以行其私于是公牘之行移或窒其月若日小官之書擬亦不于日月而權書爲遂使胥徒柬時射利可其意者則

速與施行咈其意者則因爲藏匿未幾而疵是官者轉而之他則或毀其籍或剗是爲或顛倒其後先必欲遂其所志而後已由是詞訟之滯者日益繁伺候于旅瑣之地者日益衆賄賂公行咨嗟滿道又下而監司郡守之庭咸令易行期限尤峻赴司點勘非一處所或申或展俱有定價故其縣鎮之遲慢者紛如也不知夫立限之餘爲吏者因滯而不發繼則違限而責之略有加之詰問者則不過誅其責于置郵甚者縣

鎮林送之徒取賕未満則藏之累日而後出之居官亦不知其何如也引問之時則已落于典吏交通之後情偽百端未易致詰使其在我者明註其所發之日在彼者又明言其所承之日則違期之罪必有所歸而吞吏不得以行其姦文移往復自此亦可以稍簡矣継今而後能于此加意焉則上下必不敢以文具相應居長官者既有所考核為沉滞于所屬之久則小吏何所容其身為小吏者既久于中明而吞徒輒或

為之稽滞則為長者亦得以知其罪而懲之况官無崇庳食焉而怠其事誰肯甘心被此名哉此亦勉其勤政之一助也如臣言可采欲乞付外施行

壬子輪對 改元

臣恭惟皇帝陛下奮發英斷更張化絃命大臣以開明公道責臺諫以振起頹綱用正人以奠安国勢迹來且春年矣臣竊覌今日之治效非不差强人意而未足以新天下之衆聴非不稍勝前日而未足以洗積年之舊汙歲月悠悠識者共嘆此微臣所未喻雖陛下亦不能不自以為疑也比者誕頒御札爰改新元豈非復欲以此而為作新之机乎何則使吏化而必改元則不待于碁年之後使今日已收更化之效則雖不改元可也臣有以知今日之改元未必非聖意之不足于前日之更化也雖然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不足于更化而復改元聖意為何如也作事謀始故無終凶思患豫防故能既濟

此猶不可不加之意也倖門未窒賄賂尚行梵宇羣飛蟠脩不已是更化之後未能不為聖治之累今將改元矣其可不思改過不吝以進君德乎内批特旨稍侵相權節貼宣諭莫弭言責是更化之後猶未能不為公道之梗今將改元矣其可不思改紀其政以根朝綱乎平原出水大為洮郡之災淫雨薰旬幾成害稼之虐是非（此下有脱誤）所以祈天命乎蠲税有詔未蘇則內醫瘡之苦救灾遣使無補流殍暴骨之人是非所

謂詔書每下民若更生乎自古固有改元而致升平者今可不思所以固人心乎愉人固已作矣而弊効之章多至覆護康更固審擧矣而貪殘之習不爲少衰則是與士大夫更始之意未白也高宗皇帝改元必作誡國害民之臣令其可不甄別人物而肅吏道乎提猪之令固申明矣而有司折納多至取贏言利之臣固已去位矣而利孔既開未寘者罷則是議更錢楮以蠹用之功奚成也哲宗皇帝改元必變青苗市易

雪窓文集　廿二

之法今其可不思所以寬之一分而對固用乎事事而固之物物而思之如易所謂先甲三日而預期元亨之治如書所謂平在朔易而預思平秩之規如記禮所謂共飭國典以待來歲之宜而預爲孟春布德和令之地則歲乎昔之更化非虚文今之改元非故事也不然王春肇始是爲元年日邁月征歲不我與陛下更化至于三矣陛下改元至于六矣今日惟不足于更化所以改元他日更化不足于改元則雖復欲更化而事已往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臣竊懼焉惟陛下裁幸

癸丑輪對第一劄　論事勢無可恃

臣一介疎庸備員司府輪當陛對敢瀝愚悃惟陛下裁幸臣聞國家必有所恃而後立無所恃而猶足以自立者幸也非可恃以爲安也臣不暇遠引姑以近而易見者言之天雖謹斯天本不可恃也我朝受天明命以撫方夏此今日所恃以立萬世之基者也京邑之翳攸甯息而淅

雪窓文集　廿三

濟之衝突雖閙人心皇皇莫究安宅未可恃之以仁愛人君也民心無常民本不可恃也我朝得天下以仁此今日所恃以爲泰山之安者也近日都城家自警夜非征行之苦非戰鬬之危而怨声載道至形歌謠而卒爲之寢罷設有役之適乎此者則將必有辟甲而誘鵝者矣未可恃之以民無二志也大農月違入不支出户曹歲計取足臨時破楮莫售而未盡毀焚欽法屢更而惟見積壓則國用無所恃鳳鳴朝陽相繼

引去鶴書赴龍來者次且内批除吏多祗畏之
杜外闒冗才茂重予之備則人才無可恃邊備
方嚴徒聞有清野之說徒聞有守城之說亦藉
之虞不暇問戎器之除不暇察是恃夷狄之不
來而已固紀未張徒有重相推之說徒有根壁
經之說易置或判于頃刻之間施行頗難于繳
納之後是恃福威之惟辟而已天可恃者如此
不可恃者如彼有可恃而猶不當以自恃環視
四顧無一可恃以苟安可乎昔人有言曰室如

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今日之無可恃豈
直此二端而已哉此臣之所以爲國凜凜也陛
下毋謂資稟獨高洞諸事變聰御既久熟知物
情吾之聰明爲可恃也然細行不矜德之累也
陛下毋謂蠲租賑貸不靳緡石革貪去暴憂搢
紳吾之德澤爲可恃也然小惠未徧民未懷
也而況故舊敢于恃陛下之簡眷貂璫敢于恃
陛下之使令士大夫之不肖者敢于恃陛下之
知遇乎居暇日未有動容變色之警固可畏然

而無憂猝有不虞之患寔如其來臣又不知陛
下將果何所恃也臣愚不識忌諱惟陛下憐其
愚而垂聽焉

第二劄 論州縣財計

臣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也先保障而後繭
絲故鐸得以損其戶數而有以固民志于危疑
之頃然後知郡國固不可不爲斯民計朝廷尤
不可不爲郡國計臣近者出守于宣嘗考五年
版籍歲二十五萬餘石除災傷檢放運司寄納

諸縣截留遠年逃閣人戶拖欠之數所入多則
十萬餘石少則六七萬石若併以解面而輸之
農寺總制所以苦不足而截上供以支府用者
止萬餘石官兵請給宗子孤遺歸養濟囚糧雜
支乃至六萬餘石移東補西委難支吾宣爲藩
府猶且若此其他小壘抑又可知真宗皇帝朝
大臣語濬臣謂東南權利已盡今總制經制月
椿等錢供非國初之舊手契則奪于上司之拘
權酒課則彰于歉歲之頻仍上下煎熬無復生

意于是宗姓請給綫于放行而無以廣陛下睦
族之仁兵籍单虚悍于填補而無以佐陛下之
武之政是豈天下之吏皆無一毫為民為国之
心哉勢有所迫于上志有所不得伸于下其獘
固應尔也于是朝廷因催數之浩繁而反有租
額失陷之憂州縣利上司之急索而反為囊橐
自豐之計文移旁午徒飽悍卒之欲版籍殽乱
徒售猾吏之欺国家将何利于此而使斯民至
此極也臣愚欲望聖慈申命大臣應自前主計

之臣季州縣之利而埽版曹者量其輕重稍与
退還及有截數少不足以供一郡之用者量其
多寡更与支給庶几郡国蒙一分之寛而斯民
亦皆受一分之賜其于国家命脉實非小補

癸丑後省奏劄乞召還李伯玉

臣聞瘅恶者必彰善去凶邪者必登俊良蓋善
之不彰与不瘅恶同俊良之不登与不去凶邪
同頃臺臣蕭泰来小材足以為悪强辯足以飾
非自為言官見之論列多知名之士雖何澹胡
紘之徒曾不是過善類托疏至以蕭艾目之若
其究攬闇節特屬擧状則其罪之彰者耳群議
滋紛衆怒難犯李伯玉嘗不顧身肯發其悪陛
下以紀綱所繫姑鐫兩官初非謂泰来為君子
而伯玉為小人也近者天啓聖衷罷泰来言職
天下莫不頌陛下之明適臣相繼論奏略盡姦
状陛下不崇朝而出泰来於外天下又莫不頌
陛下之斷臣於是時謂大姦幸已既距善類可
以安心遂不敢復以贅瀆天聽今泰来罪状既

以明白則伯玉前日之奏不為謬妄審矣況伯
玉心乎為国書于庭卯使之主朝必能直辭正
色上格君心謂宜朝然泰来而夕納伯玉可也
今縱未能還之本朝亦豈當處以論籍歲月悠
悠施行若此果何取于瘅恶而去凶邪哉陛下
即位以来崇奬直言其間固有以訐而得罪
者或罹薦擒旋即超遷且伯玉蓋嘗得罪于臺
臣陳垓亦遭斥逐陳垓前去陛下即召之入秘
府任都曹于正人可謂無負矣泰来之去且將

數月伯玉坐論亦已及泰而鐫秩之罰尚仍元降指揮未蒙昭雪臣恐為善者懼矣臣愚欲望聖慈將伯玉已降官資並與叙復速賜召回以橡公論以杜羣枉不勝善類之幸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甲寅後省奏劄 論蕭泰來

臣聞紹聖之初有董必者所為刻薄奉使嶺外欲釋憾于元祐之諸賢而不得逞後緣除授給事中陳次升封還詞頭必訟次升嘗謂元祐黨

諫哲宗怒其輒訟言者詔送吏部臣讀國史至此恭惟哲宗皇帝何其重朝綱而惜善類也蕭泰來向為言官不能區別邪正以報陛下親擢之恩乃倡為邪說取陛下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一網而盡之曰是虛議論也是非常人之吉士也蓋王安石欲去熙寧之君子則名之以流俗京卞欲去元祐之君子則名之以邪黨秦檜欲去紹興之君子則名之以異議何澹劉德秀欲去慶元之君子則名之以偽學泰來之為此言是學安石京卞檜澹德秀輩而甚之也且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論諫雖未免于大切而其意不過于忠愛人君褒貶雖未免于太白而其意不過于扶植善類當是之時泰來豈無他人之可言而乃汲汲于當世敢言之士得非珠玉在側覺我形穢而肆為醜正之言乎得非己無骨鯁疾人有之而陰進排詆之計乎掩義隱賊毀信廢忠故以陛下之好賢樂善或者謂其不能無投杼之疑皆泰來以邪說誤陛下之

罪也周官有議賢議能之法春秋有為賢者諱之事本朝趙抃亦謂君子有過當扶持而安全之而程頤見論人之短者則曰汝曹且取他長處縱諸君子之過盡如泰來之言求之聖經之格言先朝名臣之芳躅已不合矣況非如泰來之言乎由此而論泰來真誣白成黑指正為邪者也臣昨具奏乞收叙李伯玉嘗及泰來之姦此天下之公言而非臣之私言也泰來長惡不悛怙終自是辭免之疏有曰近臣無公是非誣

白成黑誣黑成白小人有私朋比指邪為正指
正為邪又且曲為相醜詆之詞直欲反昭回之
翰不思朝廷之置給舍正謂制勑或有未便而
許封還初未嘗以反汗為嫌也臣之夸官自應
汰存而忝柔擬劾董必之訟言者豈容無董必
之對乎臣而不言紀綱掃地矣欲望聖慈特發
睿斷將忝來褫職罷郡以彰公論以振朝綱所
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丙辰直前奏劄 更化

臣主端無補去國踰年被命提衆業已就道自
天錫寵俾復舊班再望清光實在陛下易相之
後敢以更化之說上稗時政之萬一試垂聽焉
臣聞徇更化之名而失更化之實固非有國之
福也蹈更化之名而忘更化之實尤非有國之
福也臣嘗觀先儒程頤釋復之義其于頻復則
曰頻復而失危之道也其于迷復則曰居復之
終迷而不復其凶可知也頻復而失固不可迷而
不復其可哉恭惟皇帝陛下以不世出之資撫

大有之運紹定癸巳易相則更化淳祐甲辰易
相則更化淳祐辛亥易相則又更化廸者奮發
英斷作遂大臣當此之時壞證叢熾不可一二
數如司馬光所謂救之如救焚拯溺惟恐不及
可也然朝廷之上不以更化為局面而縉紳之間
不以更化為國論前後之易相一也而局面與
國論則有不一焉故臣得以妄議今日諱更化
之名也夫所以諱其名者得非習見前日已試
之弗績遂知今日改紀之無成定見轉移于境
變情遷之餘銳意銷沮于志勤道遠之頃故向
之所熟講者乃今之所厭聞者也使今日果能
剗除宿弊圖集事功雖不以更化為名未害也
乃因諱其名遂併其實而忘之架漏目前苟延
歲月亦終于淪胥以敗而前日狥更化之名又
將有迷復之凶治功何時而可成世變何時而
可回乎且去相當國無杜衍封還內降之節有
王珪三旨宰相之風于是宣諭內批焉行相事
崇階美職閒投私人幾有人主與臺相爭除吏

之失今易相矣謂宜政事必付中書手筆不廢
朝令可也然而瑣姻膴任明示恩私倖門捷徑
頗多得志無以異于前日也去相當國無歸倚
冀作奇忠之勇有丁謂私庇允恭之欺于是依
憑城社潛作威福陵轢搢紳敢啟公論幾有而
預之勢重于南衙之漸今易相矣謂宜一宮府
之體而昭平明之治抑内侍之權而妄掃除之
職可也然僥倖之家寵賂益彰修内之私聚斂
未已無以異于前日也去相當國不能以呂夷

簡不念舊事為意而異己者亦乃欲擠既淨大
臣偏重之弊于是異鴻高飛不免增弋之盼空
谷不顧場苗今易相矣謂宜衆賢之進如茅斯
拔可也然前席之思方切本不當以傳長沙今
知名之士當居中而予外者何其倒植也蒲輪
之召方趣本不當以舍壘卻今既召之賢未赴
闕而中畫者何其從事于虛文也則猶前日之
未能用君子也去相當國不能以陳恕不進三
司錢穀之數為心而應奉事上乃欲覆宣和大

徒已覆之轍于是榮閣邀嚴錢神可入瓊林充
溢稅陌不知今易相矣謂宜寬之一分民受一
分之賜可也然詔書之督上計本非漢之令典
今賦額之復上煩御筆末流之弊何如也内藏
之有進奉本非唐之美事今非泛之取猶賴内
庭常賦之外何所從出也則猶前日之未能寬
民力也然則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也既易
相之後弊政亦自若也特移易而已越半期快
活條貫未聞一二謂非諱更化之名而忘更化

之實不可也陛下所以勇出前日之相者正以
其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偏而不起眠而不行故
耳以今視昔相去幾何是無怪乎非時之當食
日之月隕石地震之妖天災地變之禍于前日
也光化之域愬利之戎大理思播之攻敵國外
患之急于前日也今何時也雖深陳既往之悔
而下哀痛之詔可也陛下聰明之資卓冠百王
慶賞刑威之權盡在一己帝王盛德大業惟所
欲為顧乃因循苟且之意重而震厲奮發之意

輕　　多而明白洞達之意少為善
不勇疑事功之未必成歷變既深謂天年之可
數得不為弗慮胡獲之思每特毋動為大之見
羣疑衆難視為故常危言激論或並扞格是以
陛下帝位三十有三年正當道久化成之時方
且有風興夜寐未知所濟之歎非特天下之人
為陛下惜之雖陛下亦不能不自以為惜也蓋
前日狃更化之名而失更化之實故雖更化而
不足以成天下之功今日諱更化之名而忘更

化之實故雖易相而不足以救天下之弊然則
何為而諱更化之名或曰改過之悖也立志之
早也天理未純而為善不能充其量人慾未盡
而除惡不能去其根也周惇頤有言人之有過
如護疾而忌醫其害不可勝言者前日尚存更
化之名既止如今日之所觀今日盡去更化之
名又未知他日之何若覡國者直為此凛凛也
陛下視今日之天下其務因循重改作之時乎
抑為政不行必變而更化之時乎不與滯補弊

雖宣王無以成中興之名不改之以終善道雖
太宗無以致貞觀之治況乎紀綱翕而不張威
令玩而不肅當更化而不更化此正董仲舒所
謂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者也然豈特不能善治
者哉長此不已他日蓋有大可慮者存也臣願
陛下察世運之既極念國事之已非顧省闕違
斷絕牽制如易之見善則遷如書之改過不吝
怵惕惟厲思免厥愆以加側身修行之功引咎
責躬布于境內以立修政攘災之本補綻決壞

文特耶傾以為濟時扶世之術明詔二三大臣
捨其舊而新是謀毋諱更化之名而蹈迷復之
戒天下尚可為也不然世變日下如江河臣懼
焉而已矣惟陛下留神

丙辰後省奏劄一　論常挺

臣聞由臺與禮之職實為朝廷清望之官必清
約如揚綰清潔如賀循而後可以居之苟非其
人不在茲選臣伏見新除太常少卿常挺科名
雖峻識見甚卑自登仕途蔑有善狀其出守三

衙也折苗之羸則攜入私囊捻積之來則變爲路費邦人具能言之其入分六察也聽其兄歸尸究占挽物致鄉人之稱寃纖縮客據其姓者交通關節使平氏之溺死通國無不知之宸斷如神已鮮言職貪夫無恥載入修門以清望之官而畀之若人非所以重禮樂之司也欲望聖慈特挺新命特與寢免不勝公道之幸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讀

二 論張濟之

臣聞君無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著在古禮昭如日星所以扶持世教防範人心至不輕也故以國廢名以官廢職名可廢職可廢而諱不可廢也隋書以韓擒虎爲韓擒唐文以丙辰爲景辰雖以武二思之不道每對人言猶稱世爲代非君所而且若此況前旒黈纊之下乎臣伏見新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張濟之奏對次篇引用書語其一從丙從亞正犯哲宗皇帝嫌名臣一見之不覺悚息猶恐書吏筆誤載于省房聞到奏御正本所犯一同採觚異墨之生尚以此見黜于場屋搢紳搢笏之士乃以此昌言于朝廷是敢于君所而無公諱也無禮于君莫此爲甚忽視除目典教東序論其科名因不爲忝第直講王邸教育宗英顧使不避祖宗之諱者爲之天下皆知其不可也臣愚欲望聖慈特發宸斷將濟之罷黜以正國法以肅官僚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讀

三 論張某孫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黄一道中訓郎前添差淮南東路兵馬鈐轄揚州駐劄仍舊務張某孫差知袁州帶行環衛官臣切惟袁之爲郡實江左名邦以法從之　其選至不輕也今忽畀之一小使臣殊駭觀聽雖惟辟作福無所不可然除授之事亦當按之舊典參之公言其他宜與武人可得之郡稍令近比則天下莫敢議其非臣職分所在不容自默

四 論周世蕭恭表

臣聞傳有之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
信之言為嚚為惡不同為姦則一憸使嚚叚之
蹢躅必成滋蔓之難國臣伏見朝請郎周坦雅
忝掄魁全無學識不念榮進之素定惟知溫飽
之是謀初牽朴侍罪臺諫之職也坦則藉妻舍
之通家使內言之出相相為表裏變亂正邪參
言責甚矣內而臺諫外而監司皆天子耳目之
所寄也坦則溺婦翁之私情推部使之風采公
肆躁動不畏嫌疑壞紀綱甚矣繳公植私附下

罔上此傳所謂不則德義之經者也朝散郎蕭
泰來粗工于文不明乎善良由氣質之偏敗不
知議論之四邪再為臺官已逞貪虐自登言路
益務蔽欺無瑕可以非諸人枉己未有能直人
者也泰來則以司憲之府為欲窟以聽訟之權
為利源請託公行是非倒植汙清臺甚矣人臣
惟不言言則入此六事聽言之道不可豫為一
說以禁切之也泰來則指敢言之人為虛議論
指好脩之士為虛名邪說武行一網殆盡誤上

聽甚矣忠直醜正靜言庸違此傳所謂口不道
忠信之言者也臣考之國史有曰庶官之外別
加職名所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得之為榮選擇
尤理又曰祠祿之官所以佚老優賢祖宗之時
員數絕少其選俱不輕也坦泰來昨以臺臣論
列褫職罷祠庸旨一頃公論惟允今許之牽復
或者謂之忠嘉大明當天罔不復用履霜堅冰
尤當豫防臣愚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泰來依
舊職予祠新命並與寢免以正國法肅官僚所

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雪窻先生文集卷之二

宋通議大夫守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宣奉大夫孫夢觀著

故事

仁宗皇帝聖訓先盡大臣之慮

皇祐二年諫官韓絳嘗因對言曰天子之柄不可下移當閒出睿斷上曰朕固不惮自有處分所慮未中理而有司奉行則害已加于人故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出皇朝儀要

臣嘗讀周禮至于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而窃有疑焉夫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其權似不容有所分也而顧以大臣參之何耶蓋嘗拜手敬觀我朝仁宗皇帝寶訓而後知聖人之所為其計慮固已深矣事從中出一時若足以快人意他日流弊之極則有不可勝原蓋人君出言自以為是則羣下孰敢矯其為非間有敢于嬰鱗而犯雷霆之怒者固已難矣廹于宣諭怵于憂畏則百鍊之剛其不化而為柔者幾希雖然用行舍藏人臣固無所輕重也人主而為社稷謀其亦何使于此哉韓絳徒見仁祖之時威權不主而乃以間出睿斷為請夫豈知仁祖正欲一付之公議也今觀聖訓乃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毋亦曰威曉于求盡吾法也貂寺嬖昵問吾隙也一撤其防趨者瀾倒斜封墨勅職為厲階豈若外廷之公是公非哉不特此也內降指揮詔之執奏內侍宣傳許以審覆固非待于社稷之封還而後知所自謹也陛下享孚之德與仁祖同符而天造神斷置癈予奪莫不自我又無仁祖朝威權不主之患則天下之事尤當盡付之公議可也夫何邇年以來群下奏疏一則曰臺諫之節帖也二則曰勅使之調停也又否則曰內批除授多瑣瑣之姻婭也夫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皆非人君所得而私也願陛下深長思之毋使群臣之言得為聖德之累則天下幸甚范祖禹謂法仁祖則可以知天德惟陛下留神

高宗皇帝詔籍記贓吏姓名

建炎二年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贓人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罪至徒者永不叙用指察失于舉劾並取旨科罪 出繫年録

臣嘗謂財用之在天下昔非豐而今非嗇也今日之困用竭矣民力困矣財用果安在耶亦在于士大夫之家而已矣自貪風熾禍彼此相誇自一命以上性〻皆以爲胃于貨賂之共貴爲公相者田連阡陌子女玉帛充牣其家欲于上逼米與下至一郡縣吏解組言還無不囊金匱

帛奪人田廬此皆通國之所共知者由是民日益病國日益貧神理降罰間有聲跡綜觀之罪然在上者則詔曰勿推在下者則每以貲免否則以改正復用矣嗚呼欲以此而求天下之治難矣辟不能也祖宗盛時所以待贓吏何其嚴也或真次或杖死或配之沙門島祖宗不以是爲不仁也不仁于贓吏乃所以仁于民也故高宗皇帝在御恪守家法悉贓吏必令中書記姓名至徒者永不叙用其于舉劾者亦必罰無赦蓋以贓吏害民其烈有甚于盜賊也盜賊之犯法例不得免贓吏之犯法或託以不曾伏罪或託以曾經赦原或託以及期指揮經嘗聞節率皆叙復是輸之爲盜賊也陛下于愛庶民惟恐有以戕其生而貪墨之吏不惟不能任蜀牧之責反敢借陛下之名位以行其私陛下何負于此曹而此曹忍負于陛下也此而不懲民愈病而國愈貧矣爲今之計宜詔中書令如建炎之制悉天下贓吏曾經抨彈者纂爲一録于內編節

緊切罪犯其重者雖赦不原庶幾小人有所忌憚而中人之材亦不至陷于爲惡于國無損于民爲利臣不勝拳〻

司馬光謂衆言紛〻乃朝廷好事王安石謂公議爲流俗

司馬光登對上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之好事也王安石爲參知政事入謝因爲上言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變天下流俗今喜臣欲賦先王之

遒以沮陛下之所爲是以陛下與流俗之權
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
天下之權已歸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 並出三朝名臣言行錄

臣聞危言激論固人主之所難從而法家拂士
乃國之所恃以存者也人主未必有拒諫之心
而推動之以納諫之善此君子之用心也人主
未嘗無納諫之資而陰導之以拒諫之計此小
人之用心也非特君子小人之情狀由此而分

盡忠文集 五

而國家安危治亂之机括實由此而決也君之
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虛己受人猶懼
不能犯顔敢諫曾何幾人惡其訐則忠直者疑
厭其激則奮發者息十事而去五六勢所必至
也君子安得不力爭而深辯之以明忠言之眞
有益于人之國歟小人惡人之有言則必立爲
一說以誤人主之聽然後舉天下之言者皆可
以是說罪之其端甚微而末流之禍有不可計
此乃大易入于左腹之戒所以示萬世者不容
不嚴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仁宗所養之君子
方日進而日盛也遇事輒言微過必諫幾于南
衙羣臣面折廷爭不得舉手之時也故以神廟
之好賢樂善亦不能無紛紛之疑賴司馬光忠
于愛君以爲朝廷好事實在于此神廟不罪其
忤旨且諭之以欲朝夕討論以規遺闕不幸王
安石用事乃病其紛紛而導其君以與群下爭
勝負應言新法之不便者一切指爲流俗然神
廟之朝君子嘗暫退矣而終于用正論嘗少詘

盡忠文集 六

矣而終于伸雖安石欲深罪言者而終不見聽
神廟之所以愛惜善類者何如此其至也陛下
即位以來恪守家法崇奬直言士氣以涵養之
久未免大聲疾呼于旒冕之前雖陛下聖度如
天曲加容納而亦豈能無神廟紛紛之疑惜乎
憸壬之徒不能推廣司馬光好事之說以回天
聽顧乃規倣王安石流俗之說以塞人言聲嗟
氣嘆之間微有不悅意論色授之頃疇不致疑
故陛下未嘗不好忠言而群下自不能不以逆

耳爲媿陛下未嘗不導人使諫而群下自不能
不以嬰鱗爲懼徒見諫書之稀而托于聖朝之
無闕事而已神廟以前朝所養之君子既能力
加愛護于群讒交攻之餘陛下以即位以來所
養之君子或者乃謂其積年任而信一朝疑而
斥長此不已則賊然相師而欺詆成俗與天子
相可否爭是非之意不可復見臣直爲凜凜也
惟願陛下恢寬容之量以開衆正之路揭陽明
之鑑以杜群枉之門毋使先入之言得以售欺

毋謂忠告之論勢于太激庶乎邪說不得爲正
論之害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

仁宗皇帝罷左藏月進助祿官

慶曆二年五月罷庫月進錢千二百緡上語
輔臣曰此周官所謂共王之好用者朕宮中
無所費其斥以助祿官 出仁宗皇帝長編

臣嘗聞春秋書天王使家父求車何以書譏非
禮也夫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一車之求
若未爲過而夫子筆之以爲萬世之戒傳經者
且曰天子不私求財也蓋財生天地間固皆公
上之物九貢九賦則有周公之典在此外則私
而已矣且內府所掌者不過貢賦耳必曰以待
邦之大用爲大府以充府庫者不過萬民之貢
耳必曰邦之賦用取其爲有以見周之全王其
于邦用非惟取之公用之亦未嘗不公也嗟夫
關市不征澤梁無禁路中有委積館有積此周
所以王也後世藏富于國視古者藏富于民之
意已相萬萬況又欲以國之富而供天子之私

奉養其可乎仁宗皇帝慶曆之際天下之民同
己家給人足而歌舞太平在帑月進爲數至微
初非剝床及膚之舉且共王好用其說不至背
經方且斥之以助祿官焉此仁宗所以能用周
禮也陛下修身齊家强志守度掖庭之費若可
以白之天下而無愧竊迸近事不無隱憂瓊林
有庫見者怨望今用度果能盡出于公乎常賦
之外安得羨餘今進奉者果能卻之乎責官錢
入私門固不爲晉武然亦豈無效劉毅之言者

乎從東序入西序罔不爲唐憲宗然亦豈無進
李絳之諫者乎甚者則爲推置之取或指爲每
歲之定額瑣屑之利或援爲內廷之案名期會
跆額乎有司主進不慊乎職宜蘇軾有言人言
雖未必皆然而疑似亦有以致謗臣甚爲清朝
惜也今縱未能如仁祖罷有常之賦當思推利
之盡足以病民縱未能如仁宗之捐進奉以助
縣官當思用度之無節足以病國竊惟今日之
事勢視仁祖全盛之時十無二三乎詩云不愆
忠憲文集 九
不忘率由舊章敢以此規

呂蒙正言都城外飢寒死者甚衆願親近及遠

淳化五年春正月以上元節御樓賜宴從臣
上曰五代之際生靈之凋喪當時謂無復太
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
之貺致此繁盛呂蒙正避席曰乘輿在上士
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
飢寒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
遠蒼生之福也 出皇朝備要

臣聞天子之事接于所可見則雖庸主有所不
敢忽伏于所不可見則雖聖主有所不及知蓋
四方有缺必先知之古人以爲父母斯民之道
實不外是信乎其非易事也四方異聞逆賊風
雨之變向無魏相之奏則宣帝惟見其爲無事
法令不能制者五十餘州大戎近接涇隴烽火
委驚向無李絳之言則憲宗惟見其爲太平二
君豈不明不敏之主哉特以所見者在此而所
不見者在彼耳夫君門遠于萬里斯民憔悴困
忠憲文集 十
踣之狀歎息愁恨之聲非能遠徹于前旒黈纊
之下也日前之事若有可喜出于意料之外者
實有可憂因其可喜而忘其可憂此固聖君之
所不爲而亦賢相之所不容不言也太宗皇帝
躬覽庶政以輯寧邦家天下久安民物滋殖上
元之宴見其繁盛而喜此與衆民之樂者同一
意也蒙正則以爲所可見者繁盛之地而所不
可見者飢寒之民所可見者御樓之下之衆所
不可見者都城以外之事都城且然況遠而四

方萬里于今觀都城之氣象天災既息棟宇翬
飛有兩都紅塵四方之富年穀粗登羅價不踊
無長安斗米千千之憂彼此相賀稱號太平以
陛下仁孚愛民閭之望無太宗繁盛之善乎然
兩上劉殘狀雜方職尤當念民命之美保湖湘
猶飢食新尚遠尤當念民力之孔艱江左疾疫
死者相枕尤當念民瘼之良苦謝惟近旬之間
或困于水災而賑恤之未有其具或擾于盜賊
而翦弭之未有其方獨可謂神宗莫枕而遑以

為持盈守成之世乎臣區區愚忠敢述家正親
近及遠之說以告惟陛下裁毅

孝宗皇帝抑僥倖

乾道九年八月上曰僥倖之門蓋在上者多
自啟之故人生覬覦心 出孝宗聖政

臣竊惟三代而下有國家者未嘗無湯之官刑
而不足以儆有位未嘗無周之八柄而不足以
馭群臣是非法之罪也不自敗其法于上則今
之法猶古之法也天下之人道義之念常輕而
功利之念常重靜退之習常少而躁競之習常
多（此下脫缺）有而後足以用吾固無是理也不遇多
慾之主則自需之書自不可得而上不遇規利
之君則鴻都之錢自不可得而入不遇側門用
事之世則斜封墨勑之官自不可得而求曲爲
之防事爲之制其責蓋在上而不在下也孝宗
皇帝所謂僥倖之門在上者自啟之大哉聖謨
真萬世之龜鑑也且親卻門客乞理選限之請
雖趙雄以為不可而非孝宗謂朕每守法不敢

放開則友悌諸王之愛孰得而議之禁庭宮屬
未一年而遽轉之事雖金安節以為不可向非
孝宗詔其回換以示僥倖之不可數則依憑城
社之人孰得而正之一代之治光明俊偉職此
之由也陛下聖略如神陶鈞獨運天下咸曰今
日之孝宗也或者猶謂內批聖旨稍侵相權曲
徑旁蹊敢干宸聽停廢之人或無故而起家微
賤之吏或無故而特筆一佳郡之闕局嘗不欲
擇良牧而議者則曰厲門可以貨得也一單職

之援蜀嘗不欲得賢將而擴者又曰節度可以
債取也賢否不免于混殽賞格將至于紊亂視
孝宗之時果何如也臣願陛下主一無適以義
季情謹天子之微言燮明主之嚬咲心君志帥
自作主張深念孝宗之聖訓以正內朝之本百
官正而遠近莫敢不一于正矣臣不勝惓惓

漢賈山言人主威勢

漢文帝二年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
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

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
萬鈞也震之以威壓之以勢雖有堯舜之智
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
聞其過社稷危矣 出通鑑

臣聞好善忘勢賢主之事也滅德作威末世之
事也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
渙而萬里奔走舉天下之大國惟我聽從惟我
服役也然必有建極之君而後可以言威勢否
則君以為雄孰敢不惟不能免周辟之誚君出
言自以為是群臣莫敢蟜其非不能免于思之
憂威驅勢迫一時若足以快人意而他日之患
蓋有出于威勢之所不及施者矣文帝天資仁
厚非有秦人尊君抑臣之風也賈山言人主之
威勢曾雷霆萬鈞之不如帝嘉納之其成後元
之治者宜也陛下寬裕有容謙卑自牧天下咸
曰堯舜之主漢文不足比德也側聽與言猶有
足為聖德之累者密旨閒傳于省 造命不由
于中書而道揆輕抒稱多見于紬傳繳奏不聞

于付外而言責失胥觖之臣不可終棄也難以
公論之明料而待之如棄梗思澤之徒不可濫
加也難以言者之類劾而去之如拔山藉倚息
婺之餘民居豈堪于載壞或撤而為觀守之通
衢公私萊卸之秋財賦豈堪于苛取或撥而為
內庭之探類他如代木以事無益之營繕斧斤
或恐及于松楸給田以聽無用之緇黄逮釘或
不問于民產諸紳憂疑田里咨怨得無如賈山
所謂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者乎嗟夫慶賞刑威

曰君國也然無勞封爵有罪不刑可乎聖人富有四海國也然殫其地之出竭其廩之入可乎以是知威勢者人君之所固有也而非人君之所可恃也欲令出推行則當謹于未出令之初欲言莫予違則當繹于未數言之始苟能制命爲義不患群臣無承命爲信之慨苟能祗台德先不患天下無不距朕行之意陛下而能行此則藏威勢于不用而天下亦自以當遵萬鈞視之矣臣不勝惓惓

實惠文集

十五

真宗皇帝戒舉人他途進取

咸平中學究李德明表獻水磑之利上曰舉人當修本業以俟科舉他途進取尤多躁競即詔勸出舉場 出玉朝寶訓

臣聞取士以法非古也取士而出于法之外尤非古也漢人猶能辟舉孝廉至本朝而專上經術詞章之科然不如是則蜀泥之訊復見于今矣唐人猶能薦採譽望臣本朝而乃有糊名考校之制然不如是則李絳段文昌之私屬可以復行于今矣科舉不足以得士而士不得不由科舉以進不然大名猶居而人心未易厭服也故我真宗皇帝因李德明之進表俾其專修本業戒其旋出他途非抑其進取也所以涵養士子之心術也嗟夫黃金束帛上書非不富貴也而貴不可布安車玄纁隱士非當不舉也而舉不可倖倘如王素种放之高尚而擢之諫省程頤尹焞之理學而置之經帷是固不害其爲出于法之外也今日之士子或以遺逸舉或以說

實惠文集

十六

經進或上所業或條便宜大者得官次者免解一藝必膺群策必舉豈非朝廷之美事也然未嘗不足以振淹滯之人而亦足以開爭名競利之路未嘗不足以得眞實之材而亦足以長浮虛僞之風流弊易生長急侵失本無務古之力已有卑爲之裨本無苦口之言已望藥石之報註莊子者必非郭象之手條世務者必非常何之文朝廷既難于察詳不材者亦得以得意甚者朝扣天閽莫干要路掃門求見而不以爲

怪慣道乞手而不以爲羞此其志將以明道耶
抑以謀利耶將以爲吾國耶抑以爲吾身耶且
所責乎箪箒言天下事者以其出于衆尊得喪
之外所見明而所言公也倘未言之前已懷希
恩澤之謀則議政之意必奪于阿時好之習是
未救得士之效而開道求諫之意先壅閼而不
通也臣愚欲望聖慈應士子封進之書並付侍
從臺諫給舍看詳不足採録者罷之其有能條
陳政事之闕失發明經傳之指意上之朝廷取

旨推賞仍俾試而後命之盡革陳乞冒濫之弊
既不失聖朝好士之意又以養士子廉介之風
其于世教實非小補

唐杜正倫論謹言語

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帝曰朕在朝不敢言必
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右陛下一
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悦

臣聞人主之言天下惟忻頻戚之判萬世榮華
污辱之候也蓋言而不善易于長翔書而不法
何以示後一言之失始則天下被其害耳而國
史書之雖人主亦不免乎後世之譏夫雜霸之
言累宣帝之治也非識之言損光武之德也責
直取名之言虧元宗之明也樞机之發固不可
不謹也唐太宗謂言有利于吾民乃出諸口杜
正倫極論其失且謂非止百姓之禍抑以貽千
載之譏理有固然非過論也以陛下之號令文
章編之周誥商盤而無愧也聽與人之論寔無
足以爲白圭之玷者瑣細之跡縣仕裝政也今

或命之進擬彈劾不避權貴美事也今或諭之
調停戲神可以排紫闥雖瑣屑之訟而剖決或
煩于聖斷貢物欲以實瓊林雖經常之賦而宣
取或見之指揮內廷營求恩澤爲擬條令則出
于特旨近習憑依戚勢爲犯有司則壓以玉書
直士當用而不盡用則謂其頗涉于大言小人
當去而不盡去則謂其姑存于事體大臣與天
子相可否者也今天子乃與大臣相可否臺諫
與天子爭是非者也今天子乃與臺諫爭是非

凡若此者果太宗之所謂利于民者乎善乎苟
悅之言曰二史君舉必記得失一朝榮辱千載
果若人言豈特害當時之政哉千載之下為聖
德之累亦不細矣臣願陛下思道揆之重念作
獻之難內朝外朝無所不致其謹因如綸之義
則知自儆之必至于著明晚顧之象則知己出
之不可復入號令必使民悅頻笑必待有功內
降于求許所司之執奏指揮秉快意史冊之必
書軍之帝紀使後世以為法而不以為戒則天

下幸甚臣職在紀言故敢以正倫謹言語之說
為獻惟陛下留神

孔子對季康子問盜

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

臣聞天地之間惟感與應我以此感彼以此應
斷斷乎不可易也蓋好善好惡惟上所使德風
德草其机如神民吾赤子欲生惡死趨安避危
亦均是心也氣商農工賈素習之業而甘心于
鴆毒之為以父母要子仰賴之身而自陷于怙
終之典豈無所自來哉臧武仲有言上之所為
而民歸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良以上行下
効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有非重賞所能勸
嚴刑所能止者叶可畏也季康子患盜問于孔
子孔子以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對之釋者
謂民化于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其發明孔子
之意何其深切著明也今以邦畿之近地輒効
潢池之弄兵始則逞身陂湖繼則攘臂市井始

則殺越縱民繼則驅辱官吏據有權酤聚黨之
具也製取舟艦爭疆之漸也外示恭順內實跳
梁以緩捕逐之師楚為散群伐而嘯聚以為苟
延之計大家殊無固志類多相率而逃生細民
不能自拔將至相挺而為變事勢如此通國憂
之而臣以為可憂者固不專在此也何者魚釜
偷生自知非可久之謀繡衣遣使未必無擊斷
之略無拘文法寬以安之可也設格斬捕嚴以
治之亦可也特盜平之後尚有當勞聖慮者耳

京州可憐吏道多端南山可移民怨莫雪羨餘之進皆入時多量出時減耗者也今或指從索為定額而每歲拘催也田產之獻皆已不能有而以與人者也今或指民業為官物而一遂釘矣是可憂者在近習也詢貸無刑漢埶不厭名田無限阡陌相連府庫之藏已為屬民以自養也今乃視公帑如私財而暗中移易矣賦稅之類已為重于堯舜之道也今乃視民財如外府而百計漁取矣是可憂者在官吏也然則欲民

之不為盜其可乎臣願陛下深念孔子之訓正風俗之樞機納斯民于軌物知朝廷無過可以杜姦雄知善人在上可以無幸民知選用廉吏可以使民自不為盜則區、癬疥之疾有不足慮者不然漢能平琅琊負固之黨而不能清五侯貪濁亂政之源李之山東之地悉為盜區隋能破河北數萬之衆而不能除郡縣刻剝州上之吏卒之洛口之粟亦為盜有病據難除病根猶在天下紛、之故未知所終也惟陛下亟圖利之

富弼賴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捨

富弼上疏云賴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捨　出三朝名臣言行錄

臣聞之傳曰君所謂可臣獻其否此臣子進言之法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此人主聽言之法也夫以人主之尊托于公卿大夫士民之上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固無有不摧折者然將順之言若足以快意者而訑、之色易至

于犯人以武帝之欲聞至論而狄山之敢言不能不退縮于作色之時以光武之夢想賢士而鄭興之直諫不能不避辞于詰責之頃蓋雞鳴風雨之晦砥柱波濤之衝此犯天下之至難者也開納獎勵猶恐不至排擯譴斥所存幾何此富弼之告神宗皇帝以為同異者喜怒之招也喜怒者用捨之決也人主謹之重之可也故神廟之待群臣率用此道好為異論如司馬光猶進念于引去之後不附新法如蘇軾復收敘于

遠謫之餘一時諸賢如劉摯范純仁呂公著輩
皆能獲護存全以為他日之臣雖神廟之愛惜
善類亦繇之一言有以啟之也陛下天顏和粹
每霽威嚴聖度寬弘羣聞忠讜炯惟祖宗以來
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陛下恪守
家法因敢失墜甚盛德也夫何一二年間有論
事而于外者或謂太息之疏不能免外傳之行
有抗章而乞出者或謂還笏之疎不可無歸田
之請除宮而去言職者或謂其因論延齡之聚

歛而遂逐司業也敗秩而頗聖斷者或謂其因
疏鄭注之姦邪而謫歸東都也然則繇之所謂
以同異為喜怒以喜怒為用捨者得無近似之
乎嗟夫韓休之堅正異于蕭嵩之順旨而元宗
任之李絳之鯁直異于吉甫之悅媚而憲宗嘉
之下吏之李宣帝常怒夏侯勝而復俾与朝廷
之大議殺此田舍翁之語太宗嘗怒魏徵而不
失為社稷之良臣陛下好賢樂善高出前古寧
肯處漢唐諸君之下乎不然嶢嶢者難全則難
有君子亦不肯以抗直賈禍、者多福則不
待小人亦皆持以迎合為欺銷刪為柔數方為
固終婦子委嬰所謂濟水之同而已有國家者
將何便于此臣願陛下元容納之量忘絜累之
私由學阿世者必顯賜然責以杜小人之隙有
犯無隱者由加獎借以安君子之心則好惡不
作而皇極之論出矣臣何幸身親見之

歐陽脩言朝廷有懼虜之色無憂虜之心、

慶曆五年歐陽脩言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

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實殊憂者深思極
慮而不敢輕忘懼者臨事皇惑而莫知所措
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机者懼虜之意過
深矣　出皇朝編年備要

臣聞中國之不能自強皆由畏敵之意有餘而
憂虜之意不足也蓋敵存而懼通國皆然先事
而憂常情所忽有國家者苟能明其政刑儆其
軍實則敵患之突如其來卻之一談咲間耳何
懼之有哉不然狼戍未警妥然無異于平時羽

書方馳懷然不能以終日此謂之懼可也謂之
憂則非也憂者畏無難懼者則畏多難而已憂
者思患豫防懼者則患生而防而已憂者制治
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懼者則待其將危將亂而
左支右吾之不暇而已雖謹已蔽于長江而昭
明接覘之役未歇晉所以平吳也五牙已指于
上流而臨春結綺之樂未艾隋所以克陳也忘
其所可憂固有大可懼者存也歐陽脩進言于
仁宗謂憂之與懼判乎若霄壤之不相為非類

為是區別也憂者不必懼懼者未必憂理勢相
為也敵為不道薦食上國蕩析我城邑驅徙我
人民连年犯蜀幾有順流結筏之謀方秋入淮
殆用輕騎蹂稼之策邊吏有告急之書則朝廷
旰食大臣上科頊之奏則當宁不怡擣海巢穴
送難守之曰齊今將築薛矣益昌陰要北軍城
之曰晉人戍虎牢矣襄樊故土屢啇啖之曰魏
人將復取河南四鎮矣謂之不以外患為憂不
可也然臣則以為未嘗憂也何者使今日果以
虜為心則必如漢光武之平羣盜不忘滹沱麥
飯之事可也何為有後宮排當之修乎則必如
衛文公之侍狄人不忘漕邑野處之難可也何
為有內庭土木之功乎則必積金帛以為恢復
如我神宗有為之志可也何為富藏內帑而供
一喜千金之賞乎則必不以手筆發朝政如我
高宗中興之規可也何為而出內批而啟斜封
墨敕之漸乎徒聞戰艦不葺真有紙船之譏焉
政不脩祇取小姍之姐樓櫓不足以嬰矢石糧

運不足以贍熱蘇將帥之材無二矛重弓之備
士卒驕惰有釋甲投兵之風環視四顧一無可
恃月往日遠視為故常殆若置此虜于度外者
故臣敢妄議以為今日未嘗憂虜也較之歐陽
脩之說寧不寒心乎方仁祖之時中國尊安有
侍泰山坐平原之勢以遏人之強大而請盟以
夏人之崛強而納款脩之所言猶且若此使其
復生于今日又當何如其痛泣流涕乎惟陛下
深念而亟圖之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趙簡子使尹鐸保障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爲保障乎曰保障哉

臣聞國家之本在州縣州縣不可爲則國家無所庇蔭矣自朝廷不思節用而思生財不思裕民而思足國桑孔之流日夜講明必欲盡籠州縣之利而寡無焚林竭澤之憂酒税茶鹽坊場河渡凡絲粟之尚遺者悉奪而歸之公上不恃此也隸總所則總所奪之隸制府則制府奪之

甚而縣鎮經常之用則州郡又從而奪之或置專官或遣專使專核妙幹不遺不餘彼其焉來惜纖黑綫者萬萬無毀家紓國之理環視彷然特乎無策惟有奪吾民事育之資以自逃其責耳于是賢者化而徇俗不肖者資以藩身而生民之禍酷矣重以地狹人稠員多闕少名藩必郡多處貴游下邑僻州亦無近次不安義者以謂人壽幾何且或飛貸貴近之門納賂依憑之地既而悖出必思悖而入以償之未及交待已謀庫裹是何異于脫餓虎于圈檻而責其不可血人于牙也嗚呼如之何而使斯民至于此極而自戕其根本也欤近者浙右之民相挺爲盜至于顯書官吏之貪暴彼亦豈不知自賈其身哉蜀牧之非其人與其來手以填壑固不若偷延旦夕之命殷鑒不遠又當于不見是圖可也昔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而必先爲保障之計吁何其知言也惟陛下裁幸

歐陽脩乞重斷逆將贓汚

歐陽脩奏臣伏見近日贓吏葛宗古王克膺宗諒相繼贓汚事發竊見爲邊將者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中取其膏血今乃盜朝廷賞勞蕃夷之物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憂國忘身破賊之人何足愛惜若律文已重即乞盡行更不減法若舊法尚輕仍望特加重斷 出慶曆三年奏疏

臣聞國之所以爲國者紀綱存焉耳紀綱不存而國猶得以自存者幸也我朝立國以仁未嘗

戮一士大夫而獨于賊吏不貸者蓋以殉貨不
刑雖聖王不能以化天下而況至于誤國殄民
者乎仁宗皇帝朝歐陽脩之論邊將葛宗古等
罪謂其不可屈法者不過以偷譎減刻要擴蓄
克軍士之物入己而已向使毒民而激其俗亡
之念剝軍而啟其等死之心盜賊藉以為資矣
狄階之猾夏生靈殞于塗炭廟堂資于處分京
情定罪雖杖脊于朝廷殺之于市井未為慘也
任害窮寵近報國法幾于蕩然債帥之子親己

雪窓文集　廿九

勤招而追究或罔于遷延恐盜之橫指言貪剝
而行罰不傷于毫末盡掩公庫之交承而尚煩
對定累勤合臺之請中而來啟嚴誅君子則曰
姑事含容小人無知至形疑謗任不知朝廷當
此周步危急之秋何所顧忌而不為明正統綱
之地哉惟陛下留神

漢李尋言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

李尋曰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
脉胳通偏黨失綱則湧溢為敗（出前漢李尋傳）

臣聞盛德在水于時為冬水者北方終藏萬物
者也至冬而失其性豈偶然之故哉六龍南渡
駐蹕錢塘長江蜿蜒朝宗王所以壯京畿之
勢者不為無助近年以來屢失故道或壅而塗
或匯而溯甚者侵齧隄防蕩析廬舍民之淪胥
以沉者無所哀籲聖心惻然乃命司存築石度
材鳩工簡卒其回狂瀾于既倒者靡有餘力視
溺由己吾民固有以諒吾君之心矣今森水洶
石出之時新堤所築俄蕩而空天以積數月之

雪窓文集　三十

勤勞而不能反一沙之衝激信乎變出于天非
人力所能勝也李尋謂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
理取有旨哉陛下澄澈心源寅畏天戒屏除私
情防濫恩也固已合于王道矣然美官好爵洊
及近親是隙穴猶未窒也果盡謂之公正否乎
報罷內司恩賜澤也固已合于王道矣然羨餘
供億溢入私藏是蹊徑猶未清也果盡謂之脩
明否乎淺池之憂未釋淮甸之施方流碩人懷
在淵之安宦寺有漏師之漸陰長陽消物難偏

舉若是者皆非先王之道此臣得以妄議水之所以失其性也繼自今真能事為之防物為之準隱之于心必求無一之不合于王道則天變可回水性可復矣不然偏黨失綱涌溢為敗臣尤不能不為春水將生之慮惟陛下留神

董仲舒乞限民名田

武帝初仲舒上言曰秦除井田民得買賣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出前漢食貨志

臣聞三代之民所以無甚富甚貧者以井田之法在也自秦變為阡陌而兼并之禍起矣夫兼并之初若未見其害也然貧民既無立錐之地勢必至于聚而為盜以延旦夕之命固非三代之民皆好善而秦之民皆好暴也井田之制既未易行而正經界亦一良法也柰何便於小民者強宗巨室之所不便隨議而輒廢欲行而遽止斯民所以不被三代之澤是豈一朝一夕之

故哉無已則漢初限田之法猶可行歟迩來富貴之資力者或奪人之田以為己物阡陌聯弥望千里囷倉星列奚啻萬斛大則陵轢州縣小則武斷閭閻遂使無賴之徒蟻附蠅集特為淵藪甚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因嘗隨官品以定頃畝之限出于所限者仍同編户充役今因未嘗過而問之嗚呼此富者所以日益富而貧者所以日益貧也為今之計莫若申明國朝成法應有官之家所置田產不許過于所限之數康者欲足此數因莫能及貪者既得此數夫又何求止不必立為限外充役之説以縱其兼并之欲也夫如是不惟使貪夫知止而貧民其亦瘳矣惟陛下裁幸

唐高鍇中詞科知貢舉

高鍇建中進士宏詞科開成元年權知貢舉帝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于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頹俗而鍇乃能為陛下得人 出唐書本傳

臣聞詞學之選其難尚矣非其選之果難也自
夫為士者無家藁戶習之素其能以此試于有
司者蓋絕無而僅有也惟其絕無而僅有也故
司文衡者亦每難其人邇來南宮發事請於科
舉三場之外願試詞學者聽王音俞之固足以
新美天下之士矣歲當大比科詔將頒其為收
拾人才之計尤不容不加之意也夫明月夜光
暗投則疑高山深水知音者少是必有非常之
識而後足以察非常之材非常之材固不易得

而有非常之識者又豈多見臣嘗觀諸路漕司
差官考校多取其手見任之人雖假手叨第徇
情拘法皆取不弃繆種相傳無有窮已且識窮
彩覽過眼終遂有司之明者猶不免況識聞寡
見之人而責其求絕類離倫之士天下固無是
理也唐朝進士得人為盛鄭覃以為知貢舉高
鍇之力鍇中詞科者也今天下郡國固不多高
鍇然作新之初選擇而使亦豈可不為之地臣
愚以為莫若戒諭漕臣見任官文墨議論不足
動人者權與免差于寓居中精加遴選以足其
數庶幾命題校藝皆有源委則丁度程琳之徒
將彈冠而相慶矣罔俾高鍇專美有唐

吳育言西北邊事甫定未可恃以為安

慶曆四年時西北邊事粗定吳育因上言今
夏人納欵契丹講盟朝廷為息肩之計則可
未可恃以為安也　出仁宗皇帝長編

臣聞敵難孔棘雖庸主不能無惧心邊塵不警
雖明主不能無縱心唐李翱有言大功之後逸

樂易生乃自昔人主所不免也桑田之勝滅虢
之符也鄢陵之捷亂晉之媒也知匈奴七百餘
里亡秦之階也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非不務于
戰多為克也然治外固難而自治為尤難決勝
固難而保勝為尤難僥倖之不可數得也禍福
之相為倚伏也觀文皇問李克以吳之亡顧以
數戰數勝對夫數戰數勝豈非國之福哉勝則
驕、則縱、則其禍不可勝言者矣仁宗皇帝
夏人納欵而邊定矣契丹講盟北邊定矣君臣

上下宜可歎雖太平矣吳肯上言謂之未可恃以為安非慮遠也帝王有大功所以興治与亂可喜者在是也可慮者亦在是也敵人不道稱食上國天心悔禍眷佑中華向有順流結筏之勢今則波濤不警向有問道幹腹之虞今則蜀無恙謂之西邊之定可也向有輕騎蹂稼之患今則田野肅清向有閉城危坐之迫今則將士賈勇謂之北邊之定可也駟介百乘獻克楚之俘先路三命行伐齊之賞洗積年退怯之習

成不世奇偉之功孰不為我國家賀也然淮西既蕩非無削平僭亂之効而聚歛之事起今其可不如仁祖之出內帑而助國用乎吳會既平非無一統海內之績而後宮之寵牽今其可不如仁祖之戒嬪御以勿通饋遺乎吐蕃屢敗邊功非不可書也而監門驃騎之禍作則嚴內臣選用之法其可不如仁祖之杖朝綱乎漢南遠適國賦非不可書也而柏梁建章之役興則省宮掖浮侈之費其可不如仁祖之愛民力乎知惟西征雖捷而彭亡中夜之痛方深江右雖安而春歲巢木之慘可念姚襄小敗而其強自若鈔人歛戍而他日復來又未可與仁祖之時並論也今未為安而遽恃以為安可乎唇火積薪難乎安寢大寒索裘後時噬臍則及閑暇而明其政刑申儆軍實而千勝之不保大臣以勿恃不來為政事將帥以常如寇至為規援庶乎今日之可喜不至為異日之大可憂社稷之利也生民之幸也不然敵存而懼敵去而舞臣未知

其所終也陛下留神

雪窓先生文集卷之二

雪窻先生文集附録

墓誌銘

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禄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兼管内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九百户食實封一千七百户吳潛撰

通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同提舉編修勑令申國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姚希得書

中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兼資善堂翊善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皮龍榮篆蓋

嘉熙丁酉余以工部侍郎領吳牧適常平使者

闕被旨攝事始與鄞人孫守叔爲同僚即之久見其人溫純肅潔心異之未幾守叔果拾級而上青雲矣其在朝廷則請共之度正直之節人尊而仰之其在郡國則廉平之譽愷悌之風民敬而播之然年未六十遽棄明時其命也夫其可悲也夫君諱夢觀守叔其字雪窻其號也曾大父俊人故登仕郎泗州招信縣主簿妣嚴氏妣張氏大父才冠故承信郎監臨安府于潛縣祖妣劉氏考參贈奉直大夫妣陸氏贈令人君登丙戌進士第與兄同俱占南宫龜對校連功郎調桂陽軍教授制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武學諭添差通判嚴州台州崇道觀復除武學博士太常寺簿諸王宫大小學教授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嘉興府仍糴班兼右曹郎官將作監國子司業知泉州兼提舉市舶事改知寧國府除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太府卿充御試編排官宗正少卿兼給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直龍圖閣予祠

慈溪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秘閣脩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公事復除起居郎兼右侍郎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集英殿脩撰知建寧府積官至宣奉大夫君世居郡之慈溪奉直公質直而好義以善人稱于鄉慈湖先生楊文元公嘗誌其墓積慶報豊遂生君爲聞人初與二兄同閈自爲師友既中第益留意古學爲郡博士專以孝弟之書淑諸生州境有重寇帥康君宜于士而習其俗越次命君攝事寇

即定浙右鹽筴嶽浩繁為幕官者諸場歲時例
有餽君皆卻絕戶庭如水王侍郎遂以侍從典
州以其學行才美薦于朝甫登載輪當面對首
論人主聽言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
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切中
千古之病時鄉袞執國柄武擢美官可芥取君
力請員外治中以去旋引疾歸踰年復召積
朱邸皇弟太傅嗣王嘉其三益之助愛敬彌篤
復當陛對援周書撫存譽及文中子戎狄之

雪窗文集　三

德黎民懷之之說懇懇為上陳之尋以戎監轉
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詠者封
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且謂道揆
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
患作當路者浸不悅出守泉州旋易寧籓通戚
賦不計緡石凡有泛入盡籍于公藏食布衣如
若行僧衲時雖供億甚繁而郡不告匱收曹專
官督賦如星火急閩郡皇駭莫知為計君曰吾
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丐祠且將以郡

印牒專官專官闕之夜遣室人至今言之尚流
涕之董丞相槐以樞密召還上問江東廉吏首
以君對上悅除司農少卿適資善講官缺員上
遴選端良之士亟命君兼贊讀輪當陛對奏謂
國家必有所恃而後立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
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為寒心次論
郡國當為斯民計朝廷當為郡國計乞命大臣
應自前主計之臣舉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
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

雪窗文集　四

分之賜其言一一如蓍龜上首肯且奉玉音卿
在資善吏煩盡心先是有以越職言事削秩者
踰年黃猶在牘君曰此非法也即日塗歸且乞
叙用其人時有為公論所指目者除職予郡君
奏謂王安石欲去熙寧之君子則名以流俗京
卞欲去元祐之君子則名為邪黨秦檜欲去紹
興之君子則名以異議李沐陳賈欲去慶元之
君子則名以偽學某人復倡為虛議論以盡去
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非所以為世道計也

月以資善堂滿歲遷制詞有曰雖含章從事有聞、佩、似不能言之風及批勅奎黃乃謇、諤、有凜不可犯之色蓋上意也當國者忌之是月免兼殿閣進右墻八上章引退乙卯正月進左墻免讀三四上憸人吳燧摘而擊之除直龍圖閣予祠十月升秘撰提采諸道丙辰正月甫械司存復以舊班召公聞命几泉司供帳悉付之護印者歸疾蕭然抵門奏事抗論益切大衆以賄賂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爲言且謂未易

捐之前弊政固不少既易相之後弊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君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未幾　侍郎右選仍兼殿閣贊讀如故皇子忠王聞君再爲講官喜甚君每入講必援先儒格言反覆開陳王亦多所諮問七月進大司成旋真除二卿權翊善君親被主知屢膺天獎兩地可以拾級而升然雅志恬淡入從僅三月即三疏祈閒辭甚苦至上留之不可二月以殿撰宅收武夷夏五

領事皆以孝亭先生潔紲之義諭郡人翕然穀之積逋不翅以萬計不逮一卒下屬邑兩造在庭決以公是雖罹于罰者無怨言布衣蔬食之操視守宦有加焉建多君子其達官顯人徐知院清叟蔡參政抗皆相推以爲有古循吏風君每摺諸邑月解自鹽運不續壑空取辦展轉痛民方欲爲千里赤子祈哀于上國所以變而通之者遽以微疾至大故未屬纊前猶攬衣危坐曰吾荷上奇遇忠言無不售雖屢爲柄臣所排

獨主上保全以至于此今疾不可爲論報已矣以投遺表忱實懇惻不出于大學末章人才貨財之二事革畢歎然而逝七月十二日也享年五十有八訃聞上悼惜久之貤恩如律加賻贈三百疋兩制詞有曰貳銓省以掄材其清如水登瑣闥而批勑有力回天深悼遺忠再加褒飾嗚呼君之報主未終而上之眷君蓋厚君有遺憾而上則無遺憾矣君未薨前三日郡人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自郡治出視之則公也俄

而君不予閩郡士民相與驚異多至泣下君娶
葉氏平菴項公宣撫之親甥躬務勤儉克相其
夫先君十八年卒贈令人子男六人五人皆幼
亡從孫將以公致仕澤補承務郎女二人在室
從孫九月辛酉葬君于邑之郎官坪之原并從
葉氏令人合隧潛菴謂孔子才難之歎以為唐
虞之際于斯為盛際者接也言自唐虞下至于
周而人才之盛方見于斯意者自皋陶九德之
目至周之九人而始備乎故曰才難不其然乎

書意文集

後世之才固未易與盛周時比然如君者亦幾
乎寬栗柔立愿恭亂敬擾毅直溫簡廉剛塞彊
義之大致矣其為人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
為喬性直前雖賁育之勇不能過故其立朝之
節光明俊偉與嚴霜烈日爭光至其治郡則純
以寬大奉行詔令在宣時教條簡使刑罰寢息
日未晡吏散庭空蕭閒然人不知其為太守治
所也古所謂循吏非耶廼若居家孝友居鄉退
遜處趙魏之鄉爭以陶朱猗頓相雄長而泊然

自好視貨財如糞土入都法從出領藩符不過
敗屋數間人不堪其憂而君處之裕如也可謂
清風高節遠邁董孝而遇慈湖矣瞻褒鳥之翔
飛恨祥鳳之孤逝佇不重為世道惜耶潛與君
交雖淺而意甚真其死也不克臨其棺其葬也
不克臨其穴從孫以狀來請誌其墓不忍辭而
為之銘曰有德之人然、循、內不足者驕誇
矜盈彼美宣寔抱德恢節退然無能厥聞四達
越三十載中外薦更不急不徐維義之行淳祐

書意文集　八

中年風憲消弭亂匪自他權貴所使誰能抗流
排雲數陳君子是時王吉貢進宝祐之初朋引
憸慝邪綾硋熾止理梵飯誰過其萌罔俾復然
君子是時潘翔李蕃方在卿僚里人當路頃步
要津掉頭引去強禦横行誰敢侮予直嗤怒虎
折箋喬吁身在南邦心在王室方侯東歸妖夢
隨入名山大川舒斂英靈明則為人幽復為神
不以存、不以亡壞亦理之常無足恠者千載
而下川陵變遷視諸斯文敬心油然

故吏部侍郎孫公既葬十有九年嗣子從孫手
故丞相吴公所纂銘劉應麟識遺事應麟切游
公伯仲間孝友若萬石君家心誠慕之惟先君
吏部為嘉興李宮淳祐尚書郎与公同升者三
同補外亦三出處偕鐵舍令先君晚侍經幄李
不逮寶祐公獨翔兩省騫法從而重名節如圭
璧輕人爵如芥糵嘉臣仇大學上書士將一綱
斥之公時立不阿力辞大司成振袂技綫鴻飛
冥冥遠引手建水之涌先見勇決公兼有之吴

公時有所避大節默而未載蓋有待也公没後
鴉集鳳沼止途蔽塞逸稔開慶之變易曰大人
否亨不亂羣也茲不可不書前脩謂保初節易
保晚節難為好官易為好人難公持身王雪一
志初終楊文公富貴非所願劉文定為元祐全
人仕不滿台鼎莫憾為公兄國文行魏奧仕至
朝請大夫諸王宮大小李教授子是奉直公贈
太中大夫陸令人贈碩人從孫極祿而孤宮教
君樹青蒲錫如己子以至成立今為承奉郎二
女長適某官史吉卿次適某官高畯其嫁皆宮
教君主之華鄂相扶之誼可為鄉閭法兄子辯
孫壯世科寄徵縣丞朝奉郎一門第進士入成
均者璉武雅德藝善固有自來公暨伯氏追琢
陶染之功為多清操素履不改布帛貽遺子孫
以安者在此昔虞仲翔封王景興鄭節句章有
士六人到今流芳簡冊應麟嘗論近世名鄉于
慈溪得三賢焉文元楊公文靖張公則聞而知
之公則見而知之先矣君子安直之遠德言不

朽千載之思往雖誄其遺信矣數難短其名長
矣識其大者著之銘陰以俟作家一經者攷焉
亦以附河東先友記云德祐初元朝請大夫權
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脩國史
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讀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户賜紫金魚袋王應麟記
壽堂載瞻諸生齋沐有請于文昌玉堂摩翁先
生既蒙賜之記為不朽之傳矣一日會堂上堂
賓孫君一子裘出鉅編則前丞相履齋吴公所

纂其先正吏部侍郎雪窓先生之銘而文昌王
堂先生為之補其遺事于後昔韓昌黎為張中
丞叙傳後柳河東亦為段大尉狀逸事　欲
以一絅室六館嘉鉢毒鍛甚于睢城之劉冤卯
营之驕帥公于是時位大司成少展意搆合兩
地之登一戟可攬乃毅然去之勇過賁育摩前
先生以一代韓柳筆發明去就大節足以伸公
志于九京之下使百世之後聞其風者頑廉懦
立且有以慰嗣子顯揚其親名之心矣識者先

伯氏賢可以含遠登壬辰乙科与李謂公繹先
生為同舍生同年進士故吏侍公之位于朝之
獲以李家子姪展芘面抠趨權今与一子又為
慈湖精舍同堂友遂獲肅襟圭復斯文儼前脩
之如在挹仰止于高山豈不摩自幸哉元然执
徐夏五月既望湖塾山人曹識炎拜手敬識于
蘂劍之堂

像賛

神氣完固胸次灑落雲鶴𣵀空氷藥在壑以敬

義為執持以經史為該博引君當道也則天開
日明為国除惡也若風驅電掃可托孤而寄命
識先憂而後樂惜乎年甫六十而今終夫此比
門之鏆鑰也噫
道契生吴澔題

祭文

徐參政　清叟

鄞山嵯峩鄞水清泚炎鍾才賢為聖世瑞惟公
之生陶和毓粹拾芥巍科蜚英膴仕其司封職

恪守公是其參庭從時有欲議戒均產席公為
師氏去就從容無瑕可指暨守建寧露綬未幾
不事急苛一廉如水使其為邦獲至滿歲郡計
必紓民生必遂于嗟云何二聖作崇建民無福
失此良吏余叨受塵恰為出泮匪私吾鄉抑慮
斯世哲人云亡邦国殄瘁

祭參政　杭

惟公稟識趣之高明篤襟度之粹夷李樹根于
正大政事尚乎寬慈信有為而有守亦不激以

不隨休休如有容而瑣闒封䟐則一事不苟恂
恂似不言而儲宮訓迪則庀善必規益有所謂
仁者之勇而無愧於帝子之師忠君一節歷終
始以不變治郡一廉舉表裏以無欺當教條之
甫頒即仁聲之四馳寬征薄賦一本以苦節之
訓止爭息訟惟去其無情之辭三月備殫於摩
撫千里隨見於轉移何上天之難諶而哲人之
遽萎嗚呼哀哉某叢幸於同班列夙起敬於羽
儀方期公於大用胡遽止於如斯聞靈輿之戒

道紛涕泗之交頋違一觴而致酹姑寓哀於此
詞

史安撫 高之

允與公同鄉仕與公同契惟是死生之殊為之
痛哭流涕致其憂愛則長孺宣公議論則仲舒
賈誼揍行則管寧邴原政事則黃霸龔遂粵躋
月卿直進螭陛鏤壐弄印就以節畀暨入倚門
終始一致分庭槀班精綜銓事風采振揚黃門
要地群玉召對學士國器䶒退急流而領竹使
謂即哀歸寧料蟬銳經綸萬端汔未盡試西風
吹訃善類掩袂我方駐轅公亦繼至丹碧數驛
倍勞鑒寐擬尋洛社歲晚陪侍子來幾日山頹
星墜痛鄉舊之彫傷嗟吾徒其何恃屬闈寄之
攸拘莫越境而赴義敬徃束芻將此掬淚公茹
其誠必歆此酹

韋運使 鑄
趙提舉 嘉

丹山黯兮碧水淒西風起兮白楊飛愁雲慘兮
素車馳薤露歌兮辰光晞昔旌麾兮今輀紛

祖道兮垂涕洟同僚盡心兮悵英規親友歸原
兮憶歌詩樂莫樂兮心相知樂未極兮已纏悲
奠束芻兮酒盈卮巫陽下招兮魂其歸詞有盡
兮哀無涯靈有知兮庶格思

嗚呼節山崔嵬實鍾異材公稟其粹琮璧瓌瑰
慈溪瑩澈實涵清節公屬其操玉壺氷雪學問
所至貫濂會伊標榜不立為世宗師文章所發
薰班擒宋機軸天成萬口傳誦蚤登清要兩拜
夕即藩房翊善晉佩荷槖綱常一說照耀百世

非沽非激職在獻替一出一處繫國重輕疏五
當去莫能留行公來建安實重閩粵民安訟理
甫及兩月式燕嘉賓心氣和平胡為越夕遽隔
死生攸攸蒼天皇未欲治將人其萎邦國殄瘁
某等或聯班署或尾瑣闥臺府雖峙輔車相依
辱知幾年抱恨千古痛念嬰兒驟失慈父賴有
猶子克紹名門上承先志下裕後昆惟公此念
淚語難盡天人之際窅不可問束芻薄奠侑以
哀詞為天下哭非哭吾私

雪惪文集　十五

林趙二倅

嗟嗟我公百世典刑和而不流直哉惟清其關
望粹乎如玉其節槩凜乎如冰其博洽歐陽子
之學其先見呂獻可之明其論駁蔚有三舍人
之風釆其去國殆如唐質肅一葉之輕把麾來
守於丹碧教令煥然而一新蒼生方被乎潤澤
紫霞忽見乎殞星聞者莫不咨嗟而哀痛況某
等叨陪賓從之趨承敬致一奠長號撫膺嗚呼
顏氏子已矣其盛德高行常存乎陋巷黔婁子
往矣其清風脩舉獨留乎布衾此又所以廉頑
立懦為公身後不朽之名嗚呼哀哉公之德望
如玉其純公之襟度溫然若春庶以立懦直以
全真寬以容物嚴以律身脩潔博習漢儒之醇
執德不回殷之仁人治家惟良晉吏之循論駁
守正唐之詞臣進持從橐編歷要津分符冊碧
條教方新條焉仙逝聞者酸辛家無餘財文正
旋親布衾覆殮司馬貧清公之素節視古無隣
嗚呼昔有賢牧惠我建民千載血食梨岳之神

雪惪文集　十六

公今往矣民懷其仁紫霞遺愛與梨岳均某等
趨承伊始半刺濫巾聞公之訃號泣于受靈輀
在堂芻奠薄陳公其監只淺哀詞展

趙運管

嗚呼山欝蔥兮鄂峯水清漣兮慈湖偉鍾美兮
名門多鍾英兮亨衢公挺生兮為五十年之真
儒國有瑞鎮兮道有宗主士有賢師兮民有慈
父鄙富貴而不慕兮安恬靜而有餘朝青瑣兮
執詔夜青燈兮繙書業業兢兢兮王事申申夭

夭兮燕居蔬食自給兮謙然淵明之高趣大圭
無玷兮凜然溫公之清規方擁騶以南來兮冀
寬君子之憂顧曾下車之無幾兮洽德風而敷
而政清簡而不擾兮心矜惻而不侮至六旬之
未久兮民相孚而按堵儼初筵之宴賓兮公溫
顏而笑語何一夕而相去兮倏蟬蛻而輕舉豈
死生之了然兮本無間於去住抑歲已而賢嗟
兮乃厄運之逢過顏跖壽夭兮理固不能以勝
艱嗚呼哀哉人才寥落兮梗余心之欷歔國步

多艱兮嗟綫急其誰與公兀然而化兮音容絕
於千古悵師德之未由兮惜依仁之無所率同
條而入奠兮各潸然其涕淚

建陽鄧寀　孟之

嗚呼素商慘兮秋聲白露淒兮夕鼯耄倪引襲
而處頌道路讀碑而墮淚是惟某人方輪載途
道出乎東陽之屬隸也惟公泰山儒宗南宮魁
第自金耀之陛華暨荷囊之入侍夕拜而凜批
勅之風晨入而倡舉幡之義進退莫不有度富
貴不淫其志晚政地而部立請守虔而出試碧
水潛落考亭闕里以絜矩之道新其民以誠已
之學淑其士方補和櫛梦覺景象之頓異使少
遲歲月之久將盡吐民物之氣何建人之無福
我公不幸而即世也然人知為建民惜不知為
天下惜知為我公嗟不知為世道嗟也維今局
勢猶棋國事如蝟方衆芳之彫落更一賢之淪
棄豈天其舍我不欲當今之平治耶抑賢人之
[illegible]竟莫逃乎已蛇之歲耶某負笈道傍甫為屬

[illegible]接誨言於從容樂教條之簡易倏焉訃聞傷
此珍瘁憶公之來煌煌千騎悵公之往依依舟
旆豈不爾思潸然出涕敬帥吏民有嚴路祭蓋
非獨以哭吾私實為斯世斯文而一酹

崇安趙寀　時錄

公之學問淵止水深公之節行雪霽氷清公之
文章玉振金聲公之政事鑑空衡平自魁蘭省
闊步脩程鸞臺麟閣迭著香名杜幨虎符緋有
稱尚憑熊軾來鎮龜城麥岐興詠竹馬歡迎

丹山碧水与有光明謂宜促駕均福蒼生天不
慭遺遽殞哲人施者未烽青其已乜基邑之屬
吏与言涕零晦望弗及觴酒盤盂莫覓如在監
此赤忱

門生上元尉翁泳　　監岳蔡公亮

孟子既没聖学不傳棼、泯、千五百年宋德
休明篤生濂洛天俾先覺、其後覺中興三哲
海内所宗集厥大成則惟文公同時亦有邪說
[illegible]行窃取佛老文以孔孟　其傳之翼、絲

[illegible]生其間獨曰不然周程正傳乃在朱子躬耻
四書日求厥理宏綱机要既會于心茫、墜緒
力期往尋以事聖君以翊帝子以之庶民以之
取士謂公亮三世賓与斯文謂泳從師正傳早
聾品趣褒惜薦于天子不求而得公實知己帝
命我公出鎮于藩民沐深仁士無間言曾幾何
時訃音忽至感念殊知有淚如水昔迎公車乎
洲之頭今哭公柩錦溪之敞哀痛無憀莫名感
德之一二傳述言行當有遂門人之志

黄制幹夢松、
儲教授撰
趙節推
施知録晞祖
趙司理時玲
趙司理与卓
池監場伯琦
唐推宰慶遠
林尉開祖

陳制幹一忠
趙察判善雅
趙察推
建安王丞珉
趙司戶希遠
蔡司法應載
趙推宰梁
趙簿与岷
饒尉夢得

[illegible]同之脉、以諸賢賁備其間誰歟德全皎、
天清或激而偏務、恵和或流而圓不激不流
惟公獨然恐湖其鄉泰山其傳渾融一致孰後
孰先擬拜入仕踰三十年服閲餘子紛、乞憐
榮尊頃刻如滕壁瀾豈無砥柱頽波不迂結知
九重謝絶夤緣出藩入從[illegible][illegible]鸞歎指日可見
竟集飛蝉公謂富貴如風中烟萬古不磨名義
爲聖蒼佩辭去有覌卿纏青瑣歇奏逐雀者鶴
身輕一葉祈閒屢牋帝不可留惜重蕃宣丹山

峨々碧湾潺々氏彫土瘠時致哉前公古元結曰我所便觸熱南来赤帷甫褰氏物蘇醒露潤飛鮮頌聲四起壽公歲千黄堂深觀賓之初筵曾不越宿玉棲已仙仁胡不壽疾胡不痊民之無禄俾公逝川凡我僚屬日指周全公今往矣中流失船盡瘁一醉注涕漣々善類星稀如何蒼天

通判兄

嗚呼四海之内孰無兄弟惟予与汝相与之情劇未易殫形方其周旋于膝下之養也自經營菽水之外勉以讀書盡朝斯而夕斯也暨汝登第得配于京則罷私其財惟以供同堂之費無二心也初調冷官則恪守廉介所得奉餘惟以給宗親之貧而不以奉口体也甚而一飲一食一絲一縷必与衆共雖自困于飢寒晏如也始得賓延誰不私為若子若孫之計而首及于季弟亦既抱子矣而且及于予之子固不恤其後或有或亡也得官于三十年而一貧如故兄弟

聚居破屋幾無以容欲構一室度用新楮二三千緡而竟不克就則以急於用亟於無貲而自不暇故也若夫待人之和盎然可掬臨事之節屹然不移則得於性能而天授者也暨躋從橐駸駸柄用而力祈閑康則不以富貴累其守也出麾藩郡闡其彫弊矣而自恃勤廉則不以難易阻行也幼年多病懶於應酬度其所以遯祿者則以家貧不能自給而篤於兄弟宗族之誼也臨別賦詩其卒章曰不知癡事何時了風雨牀頭養莫齡執手傷離有淚如注家問往來僅閱三月耿蘭之報何爲乎忽焉而前嗚呼痛哉嗚呼痛哉誠知其如此則予將從汝之行猶得省汝之病與兄訣見汝歛然豈料至此耶七月既望得汝六月三十日書筆力剛勁自謂可以保其無恙曾謂未得書之前三日而汝已死耶汝之躬行天奪之速耶予之不孝不友獲戾于天而致汝之死耶

六子姪 在建寧成服時

鄭山嵯峨鍾此耆英應奉五行武子囊螢性資
物表退然不爭富貴分內澹然無營待人如同
胞事親如奉盈見不善如探湯應萬物如履氷
宜致仕路之高騫不改書生之舊盟不必書張
公藝之忍字和氣萃一門之弟兄不必置范文
正之義田俸入以活族而無奇贏他人有容於
勉强叔父皆出於安行士曰孫公今之獨醒歸
而求之德宅神庭民曰侍郎今之真清所受用
者蔬食菜羹振熙寧三舍人之風來起紹興兩

賢講之芳馨丹心一片之耿耿絲髮一握而星
星上方有意於大用顧乃屢疏而辭榮必得請
而後已遂出守於丹碧之城正將守一分之素
以寬民無情之詞而省刑以如此之盛心晚節
亦當壽考而康寧孰信夫兩月之間乃遽弃於
遐齡又孰信夫一日之間醫藥遽至於弗灵闔
於形者固莫逃乎數而仁者必壽雖理亦不可
得而明嗚呼哀哉有女既長有子方生無屋可
居無田可耕胡為宗族親黨無所不用其極乃

獨于此而不用吾情豈彼蒼者天亦知吾叔父
為身之念輕抑平日尊德樂道之如許先哲特
令一則于考亭又豈獻世溷濁潔身而逝抑又
豈天上玉樓于乙歲而往成嗚呼哀哉小姪不
天少也孤婢施恩鞠哺課業繼燈在家在官每
令合并其如成我知我始有父母之所不能豈
知大恩之未報而嚴霜之夜零嗚呼哀哉叔父
之來竹馬歡迎曾幾何時白旆央央御貫惆惻
于周身之具畫使光寵以弔唁之誠盟郡同寮

之宣力後事蓋無一節之不精雖高誼古心之
不可及亦遺德餘澤之有可思嗚呼哀哉望峴
首之碑者莫不相顧而失驚況乎友者欲久存
其道觀者欲久存其戚如之何其不嗟嘆而失
聲又況乎脩為叔姪誼均父子又如之何其不
涕泗縱橫所以不敢即死以從九泉者蓋欲護
旅櫬于故鄉陪令子之一經

雪窗文集序

雪窗文集者宋吏部侍郎孫公之所著也公裔孫司諫君將梓行之出以示予予讀之喟然而嘆盖傷夫宋事去夫忠臣之事君豈顧樂有是名哉遇不遇庸不庸故臣或享直名而國無救於禍敗若公之所遺是已夫宋之亡也理宗寔速之何則金虜雖殄元兇方張輕信寡謀日尋干戈而蹙疆土謂宜悔過厲精植良屏奸之沒汲也顧崇信奸回疏逖俊彥使國是日非士氣日挫長玩愒之習以成消沮之勢欲祚之永得乎公之仕也適當其時立朝多所建白皆援古證今指事陳勢鑿鑿可施之行事而理宗聽之如水投石卒無一言之入豈非有臣而無君也哉嘗以歲月撰之公之解司成吏侍出知建寧也其當丁大全逐董槐之後乎是時理宗之相惟槐差強人意而大全鄙夫得以逐之雖大學生顯斥其奸反得罪以去公直前之奏蓋體婉辭切而事已不可為矣矧奸臣仇大學又非司成所能一日居也懇辭要階力請閑郡人皆高公之節而亦豈公之所樂耶夫理宗要亦非昏庸之甚者而舉措若此心窒于欲而蔽于諂故爾公如彼何哉集凡二卷曰奏議曰故事其誌贊哀誄為附錄一卷讀是集者可以論其世矣

嘉靖十有六年秋八月丁卯廬陵劉教序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嗚呼可以觀臣道矣夫惟不欺故能犯犯非亢也誠之不容已也應奎讀我公之集仰窺其爲心葢自委質後已不知有成敗利鈍故其言懇切暢達直以身任天下之重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是故臣非忠之難難在立誠耳嗚呼茲集也可以觀矣是用刻之以永其傳焉嘉靖丁酉歲十月朔日裔孫應奎百拜識于江陰之敬止堂

按公所修譜牒自鄮始祖至公凡十世又十一世至應奎則公葢應奎十世祖也距今餘三百年于茲遺稿猶幸覩之噫休烈䏻存家法可繼其所以籍我子孫者豈直遺安已耶草廬吳先生世之聞人觀所撰誌銘則我祖之在當時可知矣先是應奎懼其稿之逸嘗壽諸梓已乃出必載之因竊窺其淺而測其深知其志貞而靡固也其行危而厲激也其言核而可迪也其學稽而適宗也其才宏而練務也生不苟祿死不忘君古所謂純臣者非歟顧屢召屢黜用不償志豈有宋末造非我祖一身之不遇耶抑天地浩氣聚爲正人國將昌則使敷之事功以康民物國將亂則使著之節義以扶人極未可以遇不遇論耶嗟夫寧爲事功不爲節義君子之心也乃若有道而數亦無事功可見將焉用之應奎對越遺編羡墻我祖葢惴惴焉懼以忝世幾自安矣嗚呼祖宗有美而弗知弗能繼也其如子孫何哉嘉靖二十五年臘月二日寓汴崇正書院不肖孫應奎再百拜謹識